中江先生文集序

傳曰文以載道非以侈文辭而已也間按六籍益繇天地自然之音與其象之所播錯而成章或鼓之為雅頌之什或發之為

易象春秋与夫左史氏記事記
言之什要之其體例不同均之
化工之著與其人心之至者而
為之耳孔孟殁而六籍散百家
異同之旨紛然襍出乎其間壯
猶未遽隆也秦燔經坑儒以律
為師兹文之厄不絶如帶矣漢
興始詔求亡經招學士鼂錯賈
誼董仲舒司馬遷劉向楊雄輩
出西京之文號為爾雅晉宋頴

謝以後則又沿於靡矣唐且百
年而開元天寶之間李杜稍〻
以詩歌名而韓愈氏崛起按六
籍以求之而柳〻州又從而羽
翼之或得西京者之近五代以

後則又萎薾而弱矣西崐之體
詩且凋落宋又百年而歐陽修
及蘓氏父子出王安石曾鞏輩
又從而和之始知非古六經不
以讀非先秦兩漢之書疏不以

觀間或馳驟勛勸以逼於古宋
南渡及元以後則又微矣弘治
正德間何李出而詩聲大振嘉
靖來徐薛高唐及近日歷城以
下說〻嚮風矣然抑特大曆以

還謌詠之響所及耳其於文章
之旨即如王文成論學諸書謂
千年來周程左袒而它所著述
於古位之旨半合半不合非不
能也日不暇給也予竊謂茲文

繇漢以来殆三阨矣昭天之未
喪斯文當必有絕起者而予同
年莫方伯中江先生令海内名
流也少嘗師事唐武進公故一
切宦遊所鬱並以経術餚吏治
出處進退嶄然不失尺與寸其
所敷之為詩歌文章之什並本
之仁心質行而機杼獨出予伏
讀之不敢遽謂炳然六籍之旨
同風而要之並本其心之所至

於以觸而成聲氤氳蒸欝而為
文辟則名山邃谷其間虬龍虎
豹之中藏者不可盡睹而蒼然
之色淵然之光則又令人望之
弥深炙之彌近而非諭〻所能

及者古人不云乎仁義之人其
言藹如較世之琱琢句字剪截
尺幅標市人而攫之金相去抑
亦遠矣百世之下覽之者無論
其知與否而其冠冕珮玉當令

鄙夫寡薄夫敢而懦夫且有立
志者余知公深亦知公為詩文
相與醞釀而拊衷處故特按六
籍以来廢興之旨為功令于以
推公之赤幟所持而矣之首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河南按察
使司副使奉
勅整飭大名道兵備事歸安舊
治年侍生茅坤撰

莫中江先生全集序

始余以進士謝病歸而從莫先生相與脩古先生最余曰而来而嘐嘐然而不馴道而詣其閫哉余蓋視為表掇矣別先生去而列郎曹什九屬學自媿不能為役既謝政歸而先生門人董其昌與余姪大受輯先生集若干卷將為副在計

以余雅嘗禀誨先生請為序余幸卒業
而嘆曰文其在茲乎文章之為用也表
聖軌經人代俾萬古不冥行非小物也
而學士大夫乃務馳騁戲豫以是佐粢
醍而銷歲月無恠乎世之雕虫其業矣
乃先生所稱說奚然哉讀是集而知其
言信矣哉

明創宇二伯餘年休養生息天下如覆
盂然而磊落瑰瑋之英無所自見其奇
則往〻託之論著謡誦以寄其雄心而舒
其逸氣于是槃悅競工笳鼓迭奏浸
淫于今日而躡影傳響徧天下矣然黠
者濫竽而悍者汎駕竊胠篋之糠粃而
負為玄黃之奇秘抗手軒目緩筋散

神酣嬉淋灕顛倒于綿幕之外而以自
恣也則豈惟雕虫實螟蟘矣先生不事
豪舉落〻稹〻動止造次矩于儒者其
為文章本之經術發之天倪當其思致
所放驅馭百代睥睨四宇颺舉海溢不
可追躡障捍而才約于研範氣斂于體
裁規日表月盤璣握璧未始尺踰而寸

戾也其感慨時俗則若與燕趙男子相
悲歌其論說理道則若与齊魯諸生
相揖讓至其抵掌經綸則鑿〻乎切當
世之故而又若下上董賈也所謂表聖軌
經人代先生有焉自是而文章始不為
雕虫矣先生自學憲謝病歸十餘年而
召用稍歷至藩伯浹譙疾病歸〻又十餘

年而先生亦既老矣
國家方陰着碩而不能以王事待先生
豈亦以雕虫視耶不知先生固人龍也論
者謂先生碑誌倣班范記序法韓歐古
詩宗漢魏近體本王孟然皆得其神髓
而非竊其糠粃能為古人語而不為古
人語者也歷下諸子知無能以雕虫治

地下矣

賜進士第中順大夫貴州提刑按察司副
使奉
勅提督學政前兵部車駕清吏司郎中
晚學馮時可撰

莫中江先生文集序

昔文太史祝京兆伯甫履吉以氣誼文章高唱武肅之季望者以為冥鴻威鳳黃鍾大鏞矣至屈指而進吾郡之風雅于諸先生則若勿敵也者夫平原清河二俊之靈其

辟未盡碎于人手作者虹合顧何所勿敵而下諸先生為也曰諸先生之以仁義道德澤其文則勿若也雖然吾嘗進而求先輩之典型則有莫方伯中江公公之學本于經術其文上自咸陽東西京而下不廢夫廬陵眉山之父子詩自開元大曆而下不廢夫錢劉書法自右軍大令而下不廢夫李處州趙承旨蓋公之名落海内者數十年既沒而殘行斷楮流傳縉紳間者人又莫不奪之蟲魚之口而讓之

篋笥之腹嘻其亦可謂盛矣公八十時余嘗操詞壽公謂公之文章詞翰業已折庶角之嶽長鷄林之價叫無足為公難而公之難有五公綺歲赴家明經高第翱翔握蘭之署者十餘年進為憲大夫而曾

不異為諸生時既投轄歸用有司累薦再叅方岳以至右轄爵上大夫而曾不異為學憲時難一郡邑大夫式車下廬者非問奇則問政是相躡於公之門公第為指陳疾苦或一商確大雅而已不敢以他

端進也難二拈讀古冊獎拔後俊
垂老屹屹如進飴蜜然難三公之
制作寧若歛若藏若訥若樸而不
欲為蠅鳴蟬噪以媚時鯨嘯龜擲
以駭聽難四以百和練字以萬錘
練句以千鈞練格或一言而輒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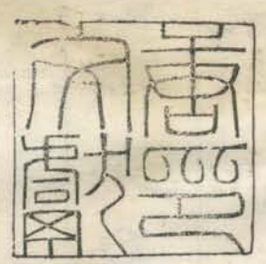
數牘或一牘而輒更數年久副名
山之中晚懸國門之上今卒業而
其言藹如也醢如也難五夫所謂
五難者公不獨以文昌於時盖其
澤於仁義道德之功居多故出則
嶽嶽處則皦皦生為名臣沒為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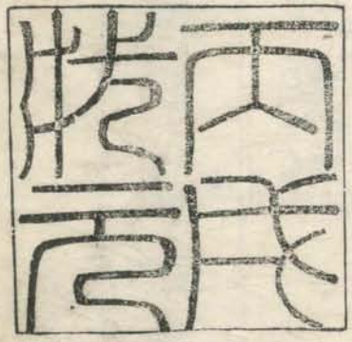
先生嗚呼此豈可以聲音笑貌為之哉公在朝與豫章羅念菴先生武進唐荆川先生及今陸宮保平泉先生既迺相師友博綜古今天地鉅麗之文及退而言迺初服則進何元朗張玄超董宜陽徐伯臣

婆娑里社相與周旋於麈尾蠅壺之側風流自命清虛日來迄八十而成其為中江先生夫以方伯之粹而及元朗玄超之各自為家即令進而雁行於文祝諸君何勿敢也吾故曰讀公集而卒原清河二

俊之辭未盡碎於人手也公曩者
郵書長安屬以糠粃之道若以後
宛望余余雖不文然不敢食公地
不辭而為之序
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

同郡後學唐文獻頓首謹





中江先生文集叙

門生馮大受撰

吾郡之文學蓋二陸先登矣已論古昔即明興二百載而作者代興開國之際倡於景文弘正之間鄔於子潤迄於今人慕風騷家譚秦漢矣豈無駿朗之士蓀

偉之章彪炳秇苑蔚為人文者哉有則
騁其迅利搏風駕雲有則務極徵搜徂
繣五色有則假託自然不勝柔曼有則
隨附影嚮含糊支梧獨往無階群和為
政習之愈多去之弥遠已恠乎古道之
寥〻也乃若直追作者振古邁今則惟
先生乎先生既海上世家師承有素而

又抱汪洋之材宏博之氣緼藉之韻深
湛之思自童時即發上世遺書讀之上
自天文星曆下及稗官野史靡不探玄
咀菁窮其旨趣掾筆為文語必驚其尊
宿蓋未離諸生業以古文詞擅名矣已
而成進士郎禮部校文貴竹藩臬大邦
歷中外者廿餘年然早歲移疾晚便挂

冠軟所出處家食者十八先生既恬憺於榮祿性又ㄈ他旁好一室之內左圖右書諷誦不輟蔬食水飲意豁如也至一搆思則凝神澄慮體事傳情出入於意象之間斟酌於質文之際即其才ㄈ所不騁而不敢外法以自恣其博無所不綜而不敢玩法呂自多吐之以雍〻

而無所抑持之渾噩而無所矯句度字衡劌心縷肝而絕無追蠡之迄文何必減西京詩何必減開元則何者非才也何者非學也乃何者非法也假令二陸而在與之較短長於薄蹏之上亦未必超乘而前而況景文子淵乎哉先生制作之雄乎內行更自淳備郡邑之士推

尊先生若日星華岳而先生復不自高
亢提携後進惟恐不及吕故士之歸於
門下者如百川之赴大海矣以受之無
似亦與弟子之列時幸竊其緒餘矣芭
非人先生豈直子雲乎屢請稿布之同
好先生輒以霞詭辭不得已而與董生
玄宰各出平日所手錄者私付剞劂是
集海内須之既久一出便當家誦而戶
習之不復俟汝哉矣
萬曆丙戌季秋日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一

五言古詩　四言併擬古樂府附

白雲謠

穆天子謠

名都篇

勗志詩

贈劒

過楚鳳山吟

上陵

巫山高
門有車馬客行
雜子遊原澤篇贈陸少宰
雜詩四首
別侯子舜舉
送王子汝脩楊子翼少二給諫募兵河南
山東
悼沈叅軍純甫
公讌詩
江上
遊僊詩
海虞觀吳公祠
出都還寄所知
滄洲城北樓望海
述別一首
項王祠題烏江驛壁附林學憲作
岳陽樓登眺
楚中回車一首

冊几閣
再入洛
入關
和曾學憲春日同遊一首 附曾學憲詩
贈萬左轄
與王子裕飲俞汝成所涇邑王郡伯亦至
余感離違之久聚會之難口占有云一
別三十年相見成隔世汝成因續成篇
余三人各和一首 附汝成作
武吏部毋畢六十壽
玉泉觀魚
同郭左使王大參二丈泛湖值風雨異常
廻棹賦此 附王大參作
諸郡公春游登圓智寺以詩見遺和韻作
周柳塘郡倅有從圓智寺度鍾賈山道中
見村落絕類桃源志喜之作余悵莫從
和韻奉荅一首
山行

曉矚
對酒偶然作
與金文學陸山人約遊君山余後期途遇
還舫因携復遊
九日同莊進士林太史二丈宴龍潭佛閣
新葺崇蘭館言適二首
憂遊山庄一首
題四皓圖爲沈大參
絕交篇
爲郡諸大夫索贈袁太府
贈別張少府
漫賦
贈李義士仕惠還贛
劉文安公榮哀録十首

崇蘭館集目録卷之二

七言古詩 擬古樂府附
秋風辭
易水歌

虞姬和歌
朱鷺
戰城南
城上烏有刺
將進酒
君馬黃
擁離
有所思
芳樹
上之回
聖人出有感作
箜篌引
隴頭水
與劉少叅吳袁二郎中泛南旺湖湖亘數十里中有名小蜀山者靈異可賞與三君覽涉竟日興寄多奇還爲短歌以識良覿 附吳比部作
望廬山

王喬洞歌
同諸君宴集高吏部瑶潭別墅
友人有報予將結巢雲窩者賦贈之
松下對酒
文泉歌贈楊君
梅花帳歌
古藤篇贈朱文學
天馬山歌
潞河逢朱子价言別
小赤壁
雲溪行贈戴憲副
送張比部奉勅讞獄江淮
贈邊將李意與余同鄉偶逢都下
送龔子大令慈溪
壽朱封君餘山五十
題壁間滄江圖
曝日
送鄉進士張君似軫南還

迎仙謁賀李封君南臺及楊夫人同壽
贈馮汝言憲使一首
觀浙江潮歌
紫雲洞與王大參王僉臬徐閩師同遊醉
歸有述附王大參鳳洲作
賦得月明千里故人來爲吳山人
題雪上王茂才憶素道卷
送蔡明陽補任桂陽

五言律詩上
江上登天寧寺觀音閣
龍潭驛
公署休沐
遊甚禪房
病卧清凉門謝喬景叔同年見訪
謝病寓城西清凉寺
秋夜同蔣大參宴郎中官閣附蔣大參作

真州送婦翁楊公還吳
觀王蘗谷中丞射
江上送客至青山二首
江上王龍溪唐荆川二先生見訪奉贈
天寧寺訪友不遇雨後偶逢僧話
中秋月夜同王中丞蘗谷鄒宮洗東郭蔣
大參南泠三先生泛舟鑾江忽至金山
作
同吳峻伯比部沈純甫參軍五日遊射林

附峻伯純甫
作
重遊射林
戲題雪燈一首
容閒閣爲楊水部賦
人日
禪房小憩偶閱神僧傳
春日有懷
沈參軍移居一首
問吕沃洲侍御在告

八月十三夜譚鴻臚平橋第同謝四溟山人李石麓太史張鳳原給事各賦得材字

客中蚤歲有懷

代書荅唐大行子迪山中見寄一首

明月引

聞蟬

碧雲寺

功德廢寺二首

和袁太史休沐見懷二首

送省僚朱客部鎮山督學入閩二首

同馮冶泉進士及次公汝言少參謝山人茂秦禪房夜話二首

送李進士北山尹分宜

韋錦衣宅晏集鄉同年二首

庚戌邊警

與徐吳袁三比部聯舟作

宿河西務遲吳比部不至曉發有懷

梁座春暮見雪
張湫南發謝沈水部追惠生魚
聊城
次東昌感先大父宦跡
淮陰吊古二首
金山寺四首
巢湖亭四首爲王尹留宴賦
桐城題呂公井
與楊濟之少府朱鳴虞太史會於漢上三
人皆同鄉賦以識之
漢陽尋郎官湖故跡
旅懷
冉憲使招同張民部宴漢上玄鈔觀登大
別山
嘉魚公館在郭外與學官爲隣戲贈二博
小園漫興
嘉樹林
拂水巖

惠山
江陰小君山
陸少宰平泉招同夏司諫陽衢遊白龍潭
禪林各賦二首
贈醫者
贈張濟之賛憲還山二首
訪客還經山家
崑山合璧
閒居四首

吳伯材莊元育集崇蘭館風雨忽作少焉
開霽對月志喜
林居晚興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四
五言律詩下
送錫山施子羽丞海鹽
送內弟冨子恒貞落第從師毘陵二首
入山
落日

山庄夏晚
次王弘宇憲副韻賦秋晚四居二首附弘宇詩
和徐奉化長谷寄題園居韻附長谷詩
贈衡山文翰林一首
秋夜城西禪林同莊玄育得花字
山庄寒夜携周山人二首
贈沈徵君宜山
題董子元龍淵移居二首
賦徐奉化村居一首
秋日龍潭禪院同吳山人莊玄育作
寄懷鴻臚三弟時有太學生二弟之變
詠雪
同諸友過從兄園亭訪陸氏放鶴灘遺跡
謝顧文學師潛雪中惠畫扇
贈吳山人之山
期莊張二君山行不至附莊玄育張月麓詩
夏日友人莫文學從吳中來訪
范方伯招集嘯園分得人字

玄墓山
聖恩寺宴天開圖畫閣
贈黎陽盧山人柟
和張贊憲期避暑小園作 附張西谷詩
村行
同陸禮部遊虎丘寺
入林採漁竿作和韻
初會朱邦憲
顧京兆園居二首 附陸少宰次韻見寄二首

春日閑行
訪成上人不遇
過唐行懷周靖江山人
悼周山人虛巖
王憲使陳太史同過小酌有作和答 附太史作
訪李南湄水部新園一首
出山二首
初至洛從萬僚長借公服戲題
渡滹沱河

鄴城
望太行
同王憲使元美與其弟進士敬美及張山人五岳晏集天寧寺
少林寺二首
送梁憲使鳴泉之任山西便道歸省
送姜對陽憲副擢苑馬卿之平涼
延安道中卽事
瑤池
與曾確菴學憲言別
登固原城閱武上王司馬總院
荆山道中
余從省下與諸公別既各有詩見贈及行次渭南諸公復有別後贈言一冊追寄途中因爲次韻附之還吏
和栗健齋左轄二首
和馮少洲右轄一首
和曾學憲二首

與張婁二都閫
和茅鹿門詩二首 附鹿門詩二首
斗門橋夜泊
同郭左使陳少參泛湖值風雨大作俄焉
晚晴
石屋寺
弔岳武穆祠
飛來峰
宋御教場俗傳女教場戲題

柳洲亭二首
詠蓮
賀鄭謙山明府生子
菊月望日偕諸君過訪高吏部表弟園居
登樓玩菊遂携酌過瑶潭待月而還賦
此紀勝
題萊賓卷贈方士
王憲使鳳洲麟洲昆玉見訪山中留酌遂
造龍兒讀書所二首

洛中劉生以謝茂秦書來訪比別賦贈二首
上巳日同諸公郊遊各賦二首
舟行苦旱偶作
送張山人還越一首
因張山人寄懷侯二谷吳寤齋二丈一首
同王憲副弘宇馮山人萬峯夜泛黃龍浦
楊明府羅山上元前二日招燕別署二首
和皇司勳以范太卿先與余有約不赴其招以詩見寄
送李文仲遊豫章因懷徐使君
范太卿園晚宴集和王觀察韻二首
登嘯園閣
仲秋日陸宗伯招同陳太史盛吏部燕集龍潭佛閣二首
送郡理范岫雲擢南比部二首
范太卿携榼要予及馮山人泛舟郊外訪顧氏兄弟兩園返棹和韻紀遊四首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五
五言排律
茂陵　泰陵謁拜一首
同吳比部沈參軍限題賦得澗口落花
同諸省僚宴集夏戚畹山庄
南歸自楚
途中春行憶江南樂
沈水部邀登顯惠觀戊巳山亭同吳峻伯
賦附峻伯作

從呂亭取道廬江抵巢覽所過林巒之勝
放舟龍潭因棹城西觀蓮有賦
諸老席間和韻
嘉禾三塔
贈胡總督平倭一首
聞秋聲有感寄同社諸公
七夕前一日宴集董大理新居
送何比部改官南都
送王水部榷稅武林

顧少叅宅觀燈
尚侍御出卷索和韵漫題
送沈光禄采藥閩浙
諸鄉友招宴虎丘時龍兒北上應試言別
與客遊慈福寺
杜邑尹祖母壽詩
雙壽詩爲劉考功二尊人索賦
送大中丞谷公由浙督撫晉少司馬還朝一首
贈徐方壺一首

戲題走馬燈
茉庭重壽遥祝
賀國子助教張君父受封
和王憲使盛吏部秋日宴集韵
許大夫輓詩一首
壽鄧文野明府
嵩嶽鍾祥用為胡郡侯賦
七言排律一首
鄭明府入覲還會赴召宴別朱氏園

七言律詩上

留都四首

南都夏至齋宿荆川先生有贈次韻奉酬
荆川先生原詩附
送王葵谷中丞卜居陽羨爲脩煉之所
鑾江同蔣大參南泠陳山人鳴野譚朱二文學夜集因送山人還越
補官祠部一首

立春省中作
送晁太史册封周府
大内瑞雪應禱
長至祠部齋宿二首
送高郎中從内直改禮部出守平凉
長陵謁拜
和答袁懋中太史禁中雪後見懷
西山道中
贈人應武舉至都
王槐野太史奉母至都用見示韻還贈
送吳民部陝西邊郎
暮春同陸平泉太史楊抑齋大行都門外
憩集池亭亭作流觴曲水之景識遊二
首
送蔡白石使君補官衡州
送袁定山員外奉使金陵發帑錢頒賜倭
夷便道歸省吳門
同謝茂秦山人蔡子木太守張汝王元

美二比部過集吳峻伯比部宅即席各
賦得飛字
送同年王汝脩補官大名郡理
送故人吳伯材莊玄育會試下第南還
送茅吏部順甫謫官廣平
送沈大參入覲還楚
謝吳山人以所著集及裁定天文地理圖
寄余京師
潞河解維別謝山人一首附謝山人茂秦詩
與吳比部飲延禧觀醉志約辱追贈遲之良久悵然還寄附比部作
太白樓
望嶽樓
雲龍山登覽因感楚霸王故都
渡淮謁天妃祠一首
黃鶴樓
五祖寺
寓城陵磯有感
謝張少參問疾

楚中還別房考張憲使先生一首
遊大崖山寺一首
尹都諫介石同鄧饒雷三進士期余會大崖山房相過各百里時嘉魚諸文學咸至相與講藝信宿而別
得還山報一首
陽邏題蓬萊寺一首
江浦謁莊定山先生祠
江上阻風遥望金山因懷秀上人
同陸少宰董文學馬嵴寺避暑和前輩韻
各賦一首附少宰文學詩
贈啟無美讀書九峰二首
攬鏡
答謝山人茂秦寄訊海寇消息
贈吳郡伯貞石
飲陳太史宅和韻
和龔給諫人日觀迎春之作
張比部新構園居和韻遺贈

和韻酬袁比部右史見贈　贈見作
飲鹿門茅年丈有感
賀陸宗伯親家得孫并與伯達壻二首
遊長水塔院三首
秋日同馮子潛宋初陽沈侯璧蔡幼君馮咸甫董元宰及余子是韻泛泖四首
謝陸宗伯惠菊
和盛吏部見贈詩韻
秋日飲子潛馮友宅
席間贈子潛用韻
秋夜同陸宗伯范冏卿馮京兆飲董廷評毛和宗伯韻
仲秋既望同諸公夜集陸宗伯第和韻
早秋一首
題明妃圖
除夕
次施比部見寄詩韻用酬附比部原作
寄包蒙泉侍御戍所
即事用朱邦憲韻

和答朱九江子价見寄附射陂原作
贈方山人
和贈張幼于一首
和韻酬董比部戍粤途次見懷
贈馬生
題二陸祠和陸宗伯韻
試新茶
代柬荅郡大夫
出山一首
立春真州申尹招飲山房
鎮平世子西亭招集園居出所著書見示
從洛藩恭上
登極表
至洛尋別諸僚友分署北行
途中寄懷諸弟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七
七言律詩下
中嶽

謁宋太祖而下四陵
太華
春日咸陽道中覽古
渡河
同曾學憲春郊寓目附學憲和篇
周文武陵謁拜一首
閱金鎖關遺諸將領
祈僊臺
題大佛寺
紫陽庵吊丁野鶴
同浙省諸鄉先生太虛樓晚眺一首
題嚴陵釣臺
泛舟西湖遊天竺寺
諸鄉大夫招飲孤山謁林和靖處士祠一首
夏日遊虎跑泉和先哲蘇長公題詩韻二首
省下諸同年招飲有感

題松里圖爲馬太史
荅皇甫司勳聞余浙中上疏見寄附司勳詩
送陸宗伯應召入都
寶雲寺吊顧野王廢宅
山居
登虞山懷虞仲隱居
送陳給諫由左遷松郡理尋擢南兵部主事
酬馮進士文所
白龍潭禪林
黃耳祠一首
寄荅謝山人茂秦
盧山人栖自黎陽來訪
荅皇甫司勳相訊
何禮部還山有贈
徐奉化卜居吳興詩以招之
何翰林解官南都寓吳門久之還山有贈
秋日率龍元二兒北遊至虖行饑舟遲友

未至先以詩枉賦答
梁中翰來訪貽所作字畫瀕行餞別
張月鹿還海上有贈
讀馮友咸甫詩
題李道士山樓
小秖園爲王中丞作
詠玉蘭花
長至後一日晴與諸友同賦
冬日賞菊於范六卿宅以詩見枉用韻酬之
卧病遣懷
病起二首
賀賈太毋七十一壽將就養郡僻會拜
封誥
壽陸宗伯
壽王憲副
贈朱道官一首
送范郡理貢進冊立中宮賀表因道梓

里入洛
和萬宗伯韻贈王龍溪
次撫臺張崐崍公夏日宴集朱太史園亭
韻
上巳日郊遊和韻二首
秋日與范太卿陪姜司成宴集山園小閣
九日與客登高
和王憲使同朱太史過訪值立春作
戲題班竹二首

花影二首
花朝對雨有感
鶴燈
張山人持侯左轄吳中忽書來謁
楊邑侯羅山過訪張山人與諸君限韻同
賦得春字
正月十三晚楊明府招宴中丞行臺
送郝郡丞齋萬壽表入都二首
馮咸甫進士留都省親遂卒業成均贈別

一首
萬深書屋爲龔邦伯玉淵作
范太卿辭皇甫司勳招自吳門歸赴余約
二公各有詩及和韻
與范太卿約賦元日喜雪一首
陸黃門出使藩封便道南還值初度即席
偶贈
贈高達觀表弟
送楊雲樓令君應召入都
送陸壻伯達入國子應鄉試
和韵荅蔣山人
贈錢掌教之官楚藩
椿萱並茂二首為陳令君壽其二尊人作
送陸壻伯達應會試入都
送張郡丞進表入京
送王見齋學諭擢國子助教
和韵荅陳方伯五岳見寄 附五岳原作
送鄭靜軒學博擢連州學正

賦馮京兆西臺一首
壽富光祿和韵
送葉學博擢泰順
送丘半巖遷山東威海掌教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八
五言絶句 擬古樂府附
折楊柳
江南曲三首
七夕四首
博平驛南岸見桃花盛開有感
二祖祠
面壁石
閱僧兵較藝
少林僧月空嘗以劍倭有功松郡追賦之
仲夏馮山人别余遊太湖漫贈四首
西湖十景
避暑
詠茉莉

詠竹屏
賦璇生讀書千將山四首
蘭谷爲項子賦
樹下
過西林寺
移竹
强飲
待月
不寐

方僧自然來自新安過虞山傳陳太常玉亭公語趣予方中丞采山公扁額余與二公雅辱契誼而僧復淄流之英兄翰墨細事余何敢辭因僧歸附相訊爾
刈薪八首

崇蘭館集目録卷之九

七言絕句

秋日望西山六首
送朱司成迎父餘山就養南都

綠牡丹爲范中方繪圖作
答陳貞亭三首
題劉二尹畫鶴
湯總戎平海寇八首
諸友談禪一友獨跌坐無語衆笑其不知
禪余爲之解
送高郵龔子來會試四首
謝徐長谷惠瓜一首
盛吏部席間冬月見菊用馮京兆韻紀興
二絕
粤梁中翰至郡境與所識同訪之中翰戲
用夜半鐘聲到客舡起句作詩四首索
同和之
陸司成寄詠蓴鱸二絕句
送侯良醫之徽府二首
楚中戲和萬中丞同年題壁雪中過温泉
二首
送喬中翰還内直

送馮子潛遊匡廬武夷四首

四月有餽蓴者感而賦此

贈張羽士二首

宿沐堂山房

訪妙有禪師

客邊見河柳成陰可愛爲賦二絕

舟抵澄照塔院山僧出肅坐間一友戲謂余曰山僧來爲宰官身其一友曰不然還是不令僧識宰官身其一友曰不然還是不知身是宰官身余總應之曰不然還是不知身有宰官身衆聞而喂然拊掌余因足成二絕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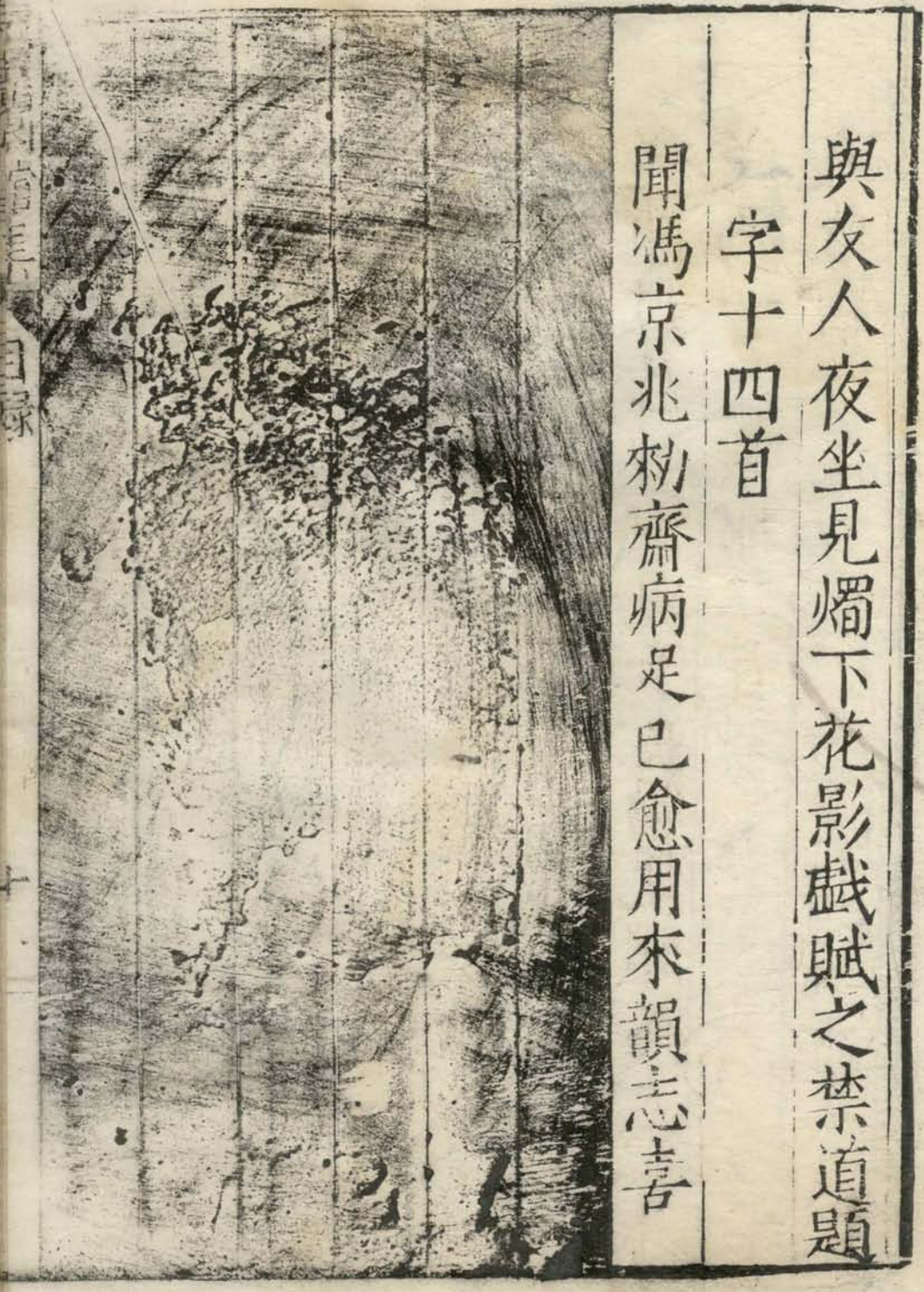
省署得畹蘭一種戲題

吳比部便道歸壽其祖南山翁九十絕句四首

楚中口占二絕

潤州同馮邑博姚進士法文學三君即席催梅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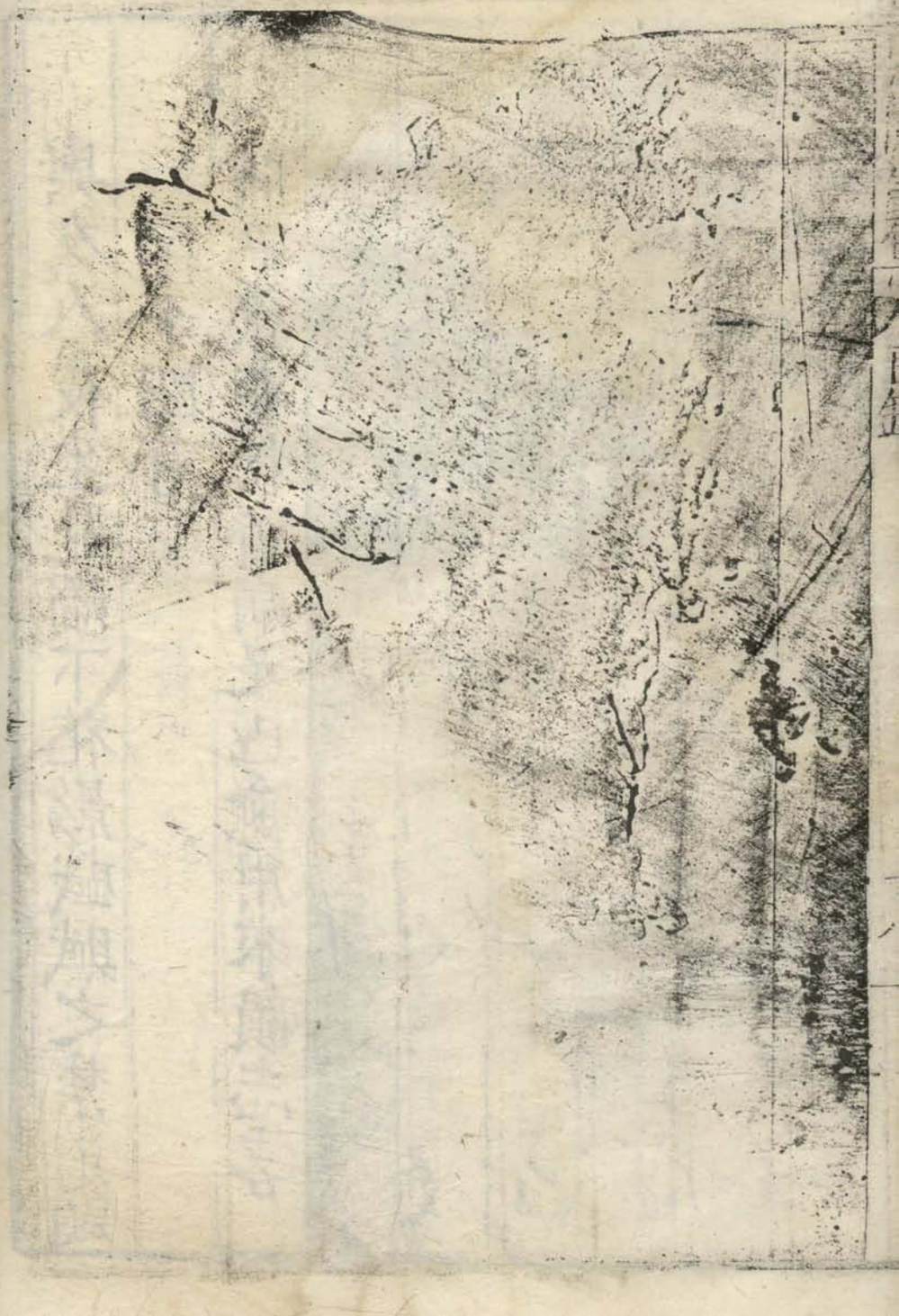
邯鄲呂公祠四首
汜水覽古四首
姜女祠四首
崆峒山詠玄鶴六首
新得盆荷二種喜而有賦
禪院避暑
送陳封君所恒視子長錫比部入
送馮子遊燕都二首
有感四首



與友人夜坐見燭下花影戲賦之禁道題
字十四首
聞馮京兆粥齋病足已愈用來韻志喜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十

序
古文原叙
吳淞詩委序
何翰林集叙
東嘉王氏世録總叙
三一測叙
河南鄉試録序
河南鄉試録後序



包侍御集序
范太僕詩集序
馮咸甫詩草叙
兼葭堂集叙
江峰集選後序
下車錄序
贈吳霽寰中丞巡撫貴陽叙
壽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毅齋孫公叙 爲鄉進士諸君作

賀封君高松石翁莫安人並壽叙 爲鄉諸親友作
壽待封可泉先生林公六袠叙 爲其弟平泉阜南作
叙率庵世德
贈國醫後山王君叙
贈石汀殷大參擢江西總憲叙
宋山人前津君叙
賀大宗伯平泉陸公七袠壽叙
贈中丞明厓張公平寇叙
送中丞見海翁公叙

崇蘭館集目録卷之十一

贈郡倅韓雙泉擢蘇郡丞叙

送李雙峪督學山東叙

贈楊大行逸少使楚叙

壽方伯笠江潘公六秩序 爲上洋諸文學作

賀徐長谷六十叙 爲郡諸文學作

壽姚母李孺人八秩序 爲同志諸友作

爲周生送高郡推赴召叙

壽大封君素岡陳公七秩序 爲邑諸紳作

南京禮部郎中大壑君壽文叙 爲諸友作

壽淞南瞿先生六秩序 爲上洋諸文學作

郡憲楚石陳公考最叙

賀郡丞成吾熊公擢南駕部員外郎序

贈張雲山邑丞旌奬序

壽滇野張中丞序 爲上洋諸紳作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十二

序

贈總憲修吾馮公擢湖藩右使敘

贈參藩完愚楊公擢江西憲使敘

奉賀大光祿一齋臧先生暨太安人吳氏雙壽序 爲郡諸文學作

送舒太參繼峰公擢山西憲使序

送龍池王先生擢陝西參政序

贈郡侯黎黃門先生敘

送郡侯雙江方先生敘
郡伯春容賈公考績序
送郡侯紹亭查公序
贈邑侯鄭謙山入覲序
送郡侯沂東劉先生考績序
御史大夫笠江潘公八十壽序爲上洋諸文學作
壽顧少參左山六秦敘爲邑中諸親友作
贈邑侯倪東洲先生榮膺臺奬序
贈郡侯克菴胡公四臺交薦序

送郡丞豸山郝公入覲序
賀邑侯雲樓楊先生三載最績序
邑侯陳養自二尊人同壽敘
盧進士國禎時義稿序
書陸壻伯達燈窗稿首簡
賀郡侯颯谷翁三載最績序
賀邵武郡理貞石吳君最績得贈二親序
贈鎮樓李學博應聘赴蜀省校文序

壽侍醫東江顧君六褒敘爲部下諸同鄉作
與張大行枝麓敘別
贈張君似軫序
賀給諫方川龔先生榮膺 勑贈令先公暨毋大孺人敘
壽肖山沈先生五褒敘
封工部員外郎王蔗江先生太安人杜氏同壽序爲子弘宇君作
許孝廉序

雲浦李翁黃孺人同壽序爲子南湄君作
栢舟遺烈冊敘
寤齋彙篇敘
雲間校士錄序
馮咸甫窓稿序
送郡侯春容賈公榮擢山西參政序
賀大郡伯貞石吳公八褒壽敘
誥封鄭母李氏八褒受封序爲鄉紳公舉
敘榮壽贈言

邕餘稿敘
陳比部詩序
復陽書院訓語序
汰礫集序
贈華亭司訓朱小野膺臺奨序
郡博胡似庵榮膺學院鹽院旌奨序

記

遊古赤壁記
重脩鄉賢祠碑記
貴州開科記
重脩關王廟碑記
梁文康公祠堂記
濬河壩存耕倪公祠碑記
沛縣磚城碑記

董氏世墓記
五城六學記
陸氏義學記
見賢堂記
秋日泛洳記
碑記
御史中丞西蜀張公靖皖紀事碑
松江府節推悟齋吳公紀功碑
傳
孫省祭傳
林氏女傳
旃奚子越人傳
論
禮刑合一論爲秦中作
正名論
孔子爲東周
論方正學先生有後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十五

書

與張半洲周石崖二公書

與翁見海公書

荅呂侍郎沃州

與蔡白石書

寄包蒙泉成所書

與陳中丞我渡

與侯二谷書

又
復二谷書
復侯四谷書
與皇百泉書
與王鳳洲書
復王大理書
與同僚王鳳洲大叅
與王麟洲書
與吳川樓書
與茅鹿門書
又
又
與吳霽寰書
復朱鎮山少宰
上荆川先生書
復王龍溪先生
荅張浮峰書
與唐一菴書

與唐禮部凝菴
復洪靜菴書
與郡大夫論許一菴何麟窩祠鄉賢書
與張雙鶴論王戴兩家解仇
與周觀所書
與邑侯周三泉先生因叙別
徐覺菴書
與耿楚恫書
與王少月民部書
與蔡龍陽書
與陸五臺書
與陸少宰平泉書
與何大墜書
與陳雨泉書
與俞是堂書
與王仲山書
復宋中丞陽山公書
寄大司成同野郭公書

與陳文峰中丞書
復徐龍灣書
與張三峰方伯書
楊夢山中丞書
復張崐崍中丞書
寄吳寤齋書
再復吳寤齋書
慰唐次梁書
與陸平泉書
寄陸宗伯
復周三泉吏部書
復周柳塘書
寄楊鹽城羅山書
與王靜泉書
寄唐凝菴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十六
上浙督撫谷近滄先生啓
謝浙督撫谷近滄公遠遺題額啓
與蕭漢冲內翰
復陳楚石侍御
寄范岫雲比部
復曾確菴中丞
謝巡江林侍御繳還驛傳書
復李兵憲及泉書

嘉定邑令書
與倪雨田駕部
與林石洲學道
與徐仁齋都閫
荅董潤陽宗伯
寄趙麟陽南冢宰書
復潘笠江公書
與張原靜觧元書
與西亭世子書
復西亭世子書
復江操張滋東書
復抑所唐太史
寄周三泉通參書
與大司空舒繼峰書
復滕少松操江
復傅兆野父母
又
復寇兵憲理菴書

又
與陳後梅
與浙總督方采山書
復馮文所學憲
寄邵梅墩
與汪少泉年丈
馬通政松里書
復李五華少參
與錢推邵漸川書
與章公覲進士
復梁兵侍鳴泉書
復王陽谷兵道書
與董栢山
與宋遜菴憲副
與季鴈山
與盧元宇書
與陸伯生秀才
與龍湛淵郡丞

與盛南橋書
與丁敬宇書
與馮勑齋書
荅萬履菴書
荅吳貞石書
寄王元美禪關書
謝劉羅陽侍御
復李葵菴學憲書
與徐魯源書
與胡梅林年丈
與吳學愚年丈
又
與吳貞石書
復中丞彭可泉蔡草亭書
與尹介石書
與王白崖書
與林梅墪書
與莊石坡書

與樊北萊書
與徐鳳竹書
與陳我渡書
與陸五臺書
與姜鳳阿書
與張崌崍書
與高南洲表弟
謝都下同鄉諸老見遺壽章啓
答董玄宰

寄蔡敬齋中丞書
荅王後陽書
復龔玉淵書
復陸皐南書
與倪東洲納言書
與陸五臺吏侍
與萬楓潭年丈書
復查紹亭書
與蔡龍陽書

與李毅懷書
與張壺梁文學
復劉文學

雜著
嘉禾頌一首
孝烈皇后謚冊
海表同文冊引
乞致仕疏
陳言稿
公移數條
諭所屬各府州縣人民檄

鄉約議
里社議
社飲讀律儀
義倉議
軍政議
河南按院戒徵試錄序報啓
陝西勘過邊情緣由
附各參語
總督王公帖

三司會請巡按房柬
總制王公徵予報帖
浙江督撫谷公校詩帖
復彭草亭蔡我泉二中丞集議禦寇事畧

雜著
世濟錄引
姚氏正名錄引
叙北上稿引

跋平胡凱曲
觀風圖詠冊
題王元美懷素草書
文裕陸公書跋
跋漢川賦
跋沈鳳峰臨刻章草千文
書焚笛詩後
跋蘇東坡小像
呻酒解

湖社搏虎圖解
題篠菴贈言
觀菊小燕序
書大宗伯孫文簡公像贊
大　潘恭定公像贊并序
僉憲周來峰像贊
書程鄉德政碑後
書吳峰越隴冊後
陸中丞塟錄總叙

屏銘
題海嶽道人卷
爲董子元遺上洋相知諸君
慕建玄帝行宮疏
西禪興福寺新建大藏經閣募緣疏
城隍祠疏
善應菴疏
族譜序
譜後錄
故勑封先太安人朱氏行畧
烈婦張氏事狀

墓誌銘
明故福建建陽縣知縣雲川張公墓誌銘
故承德郎江西瑞州府通判八峯施君墓誌銘
明故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屏岡金公暨元配劉孺人合塋墓誌銘
故鄉進士歷齋姚君墓誌銘
明故恩例儒官漸川李公墓誌銘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覽菴徐
公暨配淑人宋氏合塋墓誌銘
明故誥封太恭人常母龐氏墓誌銘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漳州府知府景坡曹
公墓誌銘
明故太醫若谷楊君暨配周孺人合塋墓
誌銘
杜隱君墓誌銘
李母黃孺人墓誌銘

俱光祿配唐氏墓誌銘
太學生董公光裕妻李氏墓誌銘
陸三湖誌銘
封太孺人盛母宋氏墓誌銘
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張公墓誌銘
故文林郎鄖城縣知縣墨江陳公墓誌銘
勅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明故太學生源泉唐公墓誌銘
明故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

太安人錢氏墓表
明故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墓表
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大墜先生碑銘

崇蘭館集目錄卷之二十
行狀
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富公
行狀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志梅林公行狀
龍待御考西荷公姚陸孺人行狀
鄉進士五泉董君行狀
明故勅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一默
宋公行狀

誥封曹夫人行狀
明故誥封宜人曾母袁氏行狀
封宜人楊氏行狀
誥封通議大夫南原工部右侍郎海觀董公行狀

祭文
同門同年十七人祭房考張貢所先生文
祭吳石湖先生文

祭婦翁春山先生文有序
祭唐荊川先生文
祭陳後岡先生文
祭婦翁楊五川文
祭座主廖洞野先生文
祭董海觀文
祭楊抑齋文
祭何栢湖文
祭曹雙槐文

祭少宗伯許龍石公令嗣文爲部同僚作

祭董玥洲同年文

奠何氏室女文

崇蘭館詩集卷之一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後學俞安期
陸應陽校

上海圖書館藏

五言古詩　四言併擬古樂府附

白雲謡

白雲皚皚知予之來駕言旋歸息乎崦嵫匪眷東土實惟予故

穆天子謡

我觴既行汝驂既駕還視我師和洽諸夏豈難
汝從徯余中野

名都篇

翼翼邦畿惟民萃止紫樞正中通位帝紀絳闕
瑶宮翬飛鱗次多士斯皇九流雜遝轂擊肩摩
日中之市越予小子来觀國光車旗禮器辟羅
明堂駿奔在列濟濟蹌蹌抃會率舞樂胥無康
我　明啓祚遘茲昌期祥風協應甘露繁滋皇
輿求奠百禄攸宜願言矢頌以耀華夷

勗志詩

蟄蟲振翮斥鷃槍榆蛾子時術蒙鳩養愚蠕動
之微尚靈於族矧伊人斯愨不是勗道若大路
豈云難知弗思弗求是為棄之燦彼懸黎有如
明月匪探重淵云何可掇既勤麓蓑乃亦有秋
鍥而弗舍金石可鏤咨爾庶士若時靡懈冉冉
馳暉盛年不再朝為蘭苕夕為蕭艾不聞聖謨
寸陰是愛百里之行半於九十累高務崇防落
務植靡不有初鮮克終卒謂力弗任展也自畫

予生無類長而顓蒙實藉朋友胥匡其聰善具
是迪悳具是攻罔俾踽踽創艾無從人亦有言
意長晷促怠荒自今其何能淑

贈劒

我有青萍其鐔雄伏求之千金怵弗忍鬻持贈
夫君道以心曲斬蛟剸犀恣所意欲勿亡延津
勿埋楚獄永言寶之式如金玉熒熒斗墟精光
特燭倘俾爾思常著予目

過楚鳳山嗌

楚歌易狂有酒盈觴羇人苦寒雨雪其滂憂來
不飲若濟無梁式歌且舞聊以徜徉駕言行邁
陟彼高岡臨流吊古喟焉沾裳鳳兮及尔將翱
將翔青青子衿惠我好音入門覯止孰知我心
惟山喻高惟水喻深亦又何求托此素琴

上陵

夫君住何許乃在山之陵下津路汙窳隨風躡
陵兢牽蘅爲余佩駟虯爲余軿羲和爲余策巫
隆爲余迎我有匣明鏡黃金錯其英欲以貽所

懷睎彼日月明陰靄忽翳之長路阻且傾睠彼
赤翅鳥滄海以遐征願君億萬壽慰我擊壤情

巫山高

巫山高不極江流逝安適欲濟津無梁中心愴
以奠故鄉杳何在目斷歸飛翼天長楚澤深相
思夢魂隔願爲神女雲飄颻近君側

門有車馬客行

門有車馬客麗服燿吳鉤超乘騁意氣九陌恣
遨遊日暮將安歸名妹列青樓容輝燭綺筵趙
瑟間秦謳哀此窮巷子索君無匹儔鶺衣不掩
形脫粟恒不周出逢輕薄兒入息但懷憂矍矍
恥無聞歲月忽已遒繁華洵爲美名滅同荒丘
富貴苟在天執鞭將焉求路人徒嗷嗷焉知彼
所謀已矣勿復陳烈士多苦辛

雉子遊原澤篇贈陸少宰

雉子遊原澤園林非所任飲啄聊自適卑栖戀
蹄涔仰見黃鵠舉矯矯凌千尋顧慙麥壟雉未
聆寥廓音伊人秉高介振衣睎山岑屢招乍不

起華組薄秋陰揮手謝三事抱膝獨長嘯席珍
一何貴蓄德一何深大度越千古別有天壤襟
區區沮溺徒亮節焉足欽

雜詩四首

鴻鴈西北來隨陽下其宅游鯤順風翔千里振
矯翮氣熠物所憑歛爾騁逸迹中林有羈禽一
枝強栖息高雲鎩羽儀暮田不飽食匪必擇丘
嵎爰止聊自適類彼薄遊子踽踽志甘寂回首
望要津榮名何赫奕軌轍一已殊人心邈焉隔
去去各有營申辭亦何益

二

曠覽周八埏狷行專一隅豈不異分量志適寧
願餘朝登南山樵夕返西溪漁緑槐蔭歸路紅
蕖應時敷和歌行或偕獨徙神亦舒窮高怯嶇
嶔眺遠倦縈紆居卑物靡忤知玄谷恒虛營營
慕羶子處志多不愉德宅曠弗守末路將何如

三

東家有少女顏姣傾名都令儀曜迴雪轉盼揚

橫波微薌澤錦衾七寶懸流蘇明月雙垂鐺纖
羅燦華裾盛年嫁高門婉孌侍君闈貞心誓氷
玉寧惜捐微軀一從去君側空閨守嫠孤倏忽
二十載春秋遞遷徂倚市豈不售媿彼秦羅敷
千金買詞賦靡曼薄相如棄置昔共然妬寵寃
名姝所希幸察識匪石誰能渝

四

弭節登高樓俯視郭門外車馬騖脩坰來者日
皚皚重陰翳朝暾飄風翕然會蓬斷飛天空野
曠鳴虛籟舉目隔層阿吾將遠行邁欲濟津無
梁鉛華詎相待豈不戀故丘出門覺途隘已矣
行路難終然委蕭艾

別侯子舜舉 予乞官南部與舜舉爲別舜舉亦云欲乞南賦此

二鳥從南來飄飄隨風翻文采炫朝旭飲啄栖
上闌豈不惜連枝致身霄漢間晨栖擇爰止暮
或倦飛還形影當乖離憂來悵無端感君金石
要永矢相追攀牋題字不滅貽我雙琅玕兩都
並天造雙闕鬱雲盤江左盛文英遲爾南飛翰

始願終當諧合并諒非難

送王子汝脩楊子冕少二給諫募兵河南

山東

皇明盛文軌武偃不復張雲中一失險雜虜遂縱橫甘泉照烽火穹廬薄城隍遇創殊死走枕戶盈路傍登坤賃市傭格猛驅群羊養兵百年來國恩竟誰償　天子赫震怒徵發無留良王生募臨淄楊子搜大梁千金得猛士桓桓奮鷹揚願欲一當百格虜擒名王丈夫四方志徇國在邊疆無專職青瑣揾腕談慨慷

悼沈參軍純甫

巖巖大山側有虎當路嵎咥人日不足格者無完膚伊人稟忠亮謂謂偉丈夫首非冠惠文法乃執金吾借劒於上方志欲剸險膚力殫勢不捋自令投網羅覆氷豈不戒大知乃若愚當熊豈不斃爲君遑恤軀昔我同袍友凋瘁日已多秦人賦黃鳥尼父嘆臨河軋坤有正氣兀然障頹波傷哉志不就涕泗揮滂沱我欲鳴斯冤天

遠無柰何

公讌詩

南宮啓豐宴獻歲發禎祥盛明翊文運肅肅賢羅張蘭臺聘時哲坐列金貂行叨陪尚書履接席睎清光華榱翼紫樞列饌盈瓊芳遷鶯度歌曲鳴鶴舞廻翔廣樂聆鈞天琴瑟間笙簧桮行禮有節當懽戒無康逝將秉衡鑑爲國揚珪璋吾黨幸與榮端甫趨蹌蹌願頌太階平永祝皇圖昌

江上

令節屆清秋江樓啓高宴凉颸激空冥重雲覆廣衍游響沸絃歌旨醴犧樽薦波紋漾淪漪山容寫蔥蒨蘭枻擊汰飛疾如躡驚電日入浮暝煙望舒忽相禪塗塗霜露零蕭瑟寒威淺永懷擊檝人[illegible]髒情難遣

遊僊詩

陵苕無冬榮木蕣不宿槁何如歲寒姿松栢常矣好矧伊智且靈愁不遺壽考羶穠溷神明憂

思迫衰老嗜慾尋斧柯榮名喪其寶曷不悟前期思玄觀道妙離塵解天弢披霞坐長嘯逍遥七眞間縱浪八維表與化俱無窮下視彭籛夭千秋旦暮齊學仙苦不早拘拘戀委形靡滅良足悼

畏途行九折負轅良獨艱念爾躄蹩子壤壤不言還達人慕高潔冲舉青霞間衆眞儼然列皓齒燦酡顏銖衣岌雲冠星幢九龍幡素女發雲璈金童翼飛軒誰云寡儔侶踽踽謝人寰不聞高明生訪道入華山一遇安期子餌之九華丹白日凌矯翮形影不可攀

徐市無仙骨驅石獨安之漢武稱雄才豈悟文成欺仙靈洵何許彼愚徒蚩蚩吾將遠行邁負笈尋眞師川浮窮委澳巘陟歷崔嵬絏馬登閬風稅駕入奄茲夷猶太霞標汗漫八空陲庶幾異人遇授我大藥資辛苦二十年欲往還只且安得赤龍御長揖與世辭

海虞觀吳公祠

兩儀斡靈運文學在鄒魯褎然二三子含英萃
中土爰自勾吳來餘風沿左語卓彼間氣豪宏
朗邁千古負笈遠行遊依歸得尼父斷斷泳泗
間吾道若大路昭回耿雲漢經緯彌寰宇伊誰
導斯文流波日南注遂令江介區禮樂紛馳騖
余本希賢徒未展平生慕桑梓歷遺墟俎豆觀
章甫再拜景令儀徘徊不能去

出都還寄所知

中歲遭盛明朝榮濫軒冕再入含香班蘭署容
遊衍司存惟豆籩雅好在文翰十載竟何庸一
命還投遠日暮理寒綈晨興履霜霰前期良阻
修沿流還陟巘操觚任所之盻睞聊獨遣平生
任踈豁處心寡尤怨量乏懼爲盈恩深[illegible]承譴
蘭馥被幽深桂榮厲徂宴羈人懷苦心敢受緇
塵變勗矣崇令猷爲謝當途彥

滄洲城北樓望海

岑搆麗城陰疏櫺抗溟渤凭軒四望開神州渺
窮髮陽侯鼓怒濤天吳來髣髴浴日乍洄沿驚

颸俄沸潏膠戾天輪摧馮陵地維缺居卑百川
滙含虛萬靈窟諒哉造化工精衛勞已竭如何
亘寰區持將尾閭洩寸鮒泳涓流坎蛙多井渫
嗤彼夸毗徒沾沾未濡沐

述別一首

繁霜薄秋旻歸鴻歲將暮我征無前期蕭條即
長路一與家人辭出門涕如雨匪云行役勞但
傷居者苦爲養狥微祿我轍不得住朝還燕北
都夕發江南渚瞻雲起遐思歷坂郤前步浮名
亦何庸絕裾寧不顧曷爲靦余顏媿彼烏返哺
行行渺川途且焉復延佇安得忘憂花函之寄
情愫

項王祠題烏江驛壁

周網解以頹力政橫四海逐鹿走群雄風雲倏
然會楚跡奮彭城漢圖曜豐沛雌雄互相持兩
大寧俱在師貞先伐謀道否行開泰追兵集崇
朝蓋世資何賴轉戰七十餘一蹶俄奔駭誰爲
艤舟人豈悟田畊紿匪騅疲自今當塗失其轡

激楚揚哀音捐此情欣愛縷血汗江流吞聲振
巖籟廟貌委丘墟乾坤有遺慨惜哉鴻門猷君
王志何忕格猛踵不旋操鉛斷寧再端令千載
間紛紛議成敗

余壬子之歲過楚覇王廟題此壁間踰二十
年巳巳余從巖卧起爲浙右使而粤石洲林
君大春實視學於浙謂余曰某遡年道江上
見覇王廟爲人跡往來之所前題剥落壁間
某爲特留二日買木數株作欄護之無憾而
後行余知公始此余鼈然曰噫士重知已信
夫余自未交石洲而其用情若是且石洲所
爲余片長録者僅漫評尔藉令余善有進於
是而君得之覩聞所及其爲加護以成其美
又當何如感而因附録其作

附林學憲作序云右西楚覇王廟舊題
廟中業已有崔顥題詩在上頭矣余復爲此得無類於
窺豹之誚耶九月念六日

四壁歌聲起凄凉入楚宫清宵開武帳殺氣
動長虹壯士泣俱下嬌姬山未終重圍疋馬

度百騎一朝空澤國身仍健田畊計亦工始
知非力屈信乃是天窮子弟嗟亡北君王耻
向東霸圖阨垓下遺恨失關中玉斗謀臣怒
金甌漢將功蒼茫易代後寥落竟誰雄世事
隨流水乾坤一楚弓諸陵翳禾黍古廟立崆
峒山色彭城近川原豐沛通惟餘百戰地千
古尚悲風

岳陽樓登眺

悠悠我行役歷此楚山川崇岡既崒嵂脩阪何
綿仟驅車倦遵陸稅駕憩臨淵飛甍麗朝景疏
櫺薄雲煙凭高多所懷曠覽浩無前七澤互吞
吐五谿相縈纏中流矻孤嶼隱約居聖仙我欲
從之遊寤寐聆鈞天舟檝不可假騫騰路無緣
諒乏羽化術耿介何由宣

楚中回車一首

寒冬月當季飃飃晨風翔嚴霜被中野百卉無
遺芳四郊曠無廛江流但湯湯行役日以疲去
路阻且長跕鳶望赤水廻鴈度衡陽牂牁萬餘

里在昔淪鬼方風謹雜雕題皇輿間要荒功名詎可邀閭涕辭高堂翻然悟前期返棹涉江湘近闕道邊瑗峻阪回王陽思玄賦平子不材安蒙莊達人貴自我逐物均亡羊壤壤當路子示汝以周行歸與歲云暮憂思何能忘

冊几閣

往哲既淪亡斯文亦云斁煨燼龐秦餘蕪漫稗官語遂煩博士求挾自蠹魚蠹韋絕竟非完壁藏並傳誤於爍遘　皇明圖書開冊府海內覩全經學士爭馳騖典墳倚相諳記載天官署熒熒七畧篇犂犂百家著人誇破家遺家寶鳴金賦蹇余椎無聞敏求常好古先世有詒謀徵言在緗素葆笥百年來玉笈緘如故甲乙更屢讐殘闕還時補下惟自髫齡白首成儒腐茂先昔徙居載書十車富曼倩奏牘千公車僅能舉量乏二賢資直比農家譜媿彼金蒲籥敢要封萬戶庶賢博奕心聊藉操鉛耘

再入洛

黃河界南紀洛邑古名都驅車駕言邁瞻望首陽阿昨來發春華今至凋霜柯遊者既已倦勞者亦已歌回首睠京闕太行嵯以峨君門遠萬里歲月忽蹉跎浮雲西北馳日暮憂思多

入關

入關此伊始殽函鬱秦都鄧公昔杖策終生魯棄符幡幡一耆老屹屹三勇夫閉門謝東顧說士揚其謨媿以蓬藋子緬懷斯人徒揮戈向白日縶馬臨路衢行行歷險巇舉世嘲其愚末路豈無成吾志在桑榆

和曾學憲春日同遊一首

平生性疎慵世寡所宜廿年事嘉遯麋鹿相與期一行作吏來百務紛纏徽對珪意不懌持牒力以疲青陽忽改候流光逝如斯驅車偕所欽玩物迨芳時出郊騁遐矚草色何離離新禽鳴磵中群卉敷華滋亭輝翳圓景天際浮雲馳瑶篇互欣賞鉛槧相與携猥以樗櫟庸綽約披璫枝意氣千載要暢然歌莫疑

附曾學憲詩

騁望出郭門褰帷任所之元氣自東豁周原曠無涯芳草含客心初綠淡華滋雲山互明滅黃鳥時能窺乘春走士女筐筥紛相持古意諒在野皇風洵可怡回睇簿領間日夕空何爲且得奉高駕頓鞭以逶迤一息如有獲將要千載期

贈萬左轄

達人講慝遲肅肅漸鴻儀令聞表三署高節雅不羈神駒軼群志雕龍掞天姿出牧九州伯表儀庶僚師畫熊爽輪轂飛隼驚圻郊旬宣達民痼雨露遍膏施政成奏承明借寇綏黔黎翩翩振鷺容鳳駕還只且會方陟鼎鉉三事待疇咨勒銘萬嶽巔庶以徵遐思

與王子裕飲俞汝成所涇邑王郡伯亦至

余感違離之久聚會之難口占有云一別三十年相見成隔世汝成因續成篇

余三人各和一首

一別三十年相見成隔世同林感昔分敦好在
末契出處道未齊歲月俄已逝薄遊類觸拙
守慚鼈技行役倦路長銜杯散憂滯杖策偕清
辰松筠叩幽翳偃蹇山中人彷彿巖下桂隱德
令彌衍素心此重締何必藉絲竹操音諒無黷
頫卒平生懽深衷繫分袂

附汝成作

一別三十年相見成隔世詎意俯雲期適邁遘
聚星契遠憶曲江花近覩春原棣方伯來汴
河郡守從涇濯愧予與仲子久作棲遲計聚
首復何言分袂有餘潸南北東西人吾儕豈
匏繫忽復感萍蓬依依共延睇願言各努力
出處俱善詣歷世更三旬重逢攬長裙

武吏部毋卑六十壽

燕趙古名區遺風尚奇節士多任俠聞嫗抱貞
心烈懿哉閨閫媛清芬蕙蘭茁憶爲君子侔婀
嫵情欣悅琴瑟鳴以諧喟焉悼中闕茲矢永靡
他栢舟志方縶茹荼甘若飴匪石堅靡裂豈不

計同歸忍此如綫絕否極通還來岐嶷誕時哲
婦道既已終毋勞亦云竭送往與邨居斯言兩
無缺何以樹休聲璇題日行揭居歆鵅食榮秩
弁琅函埒景福介修齡冲融邁耆耋嬪燭宵
光瑶池迓朝轍婉彼姑射群形神瑩氷雪遐蹤
籍仙流徽音播朝列圖將海嶽懸誦介蓀蕘擷
願徵彤琯編千秋字無滅

玉泉觀魚

揭來鳳林遊還向玉泉憩孤亭面嶽峯靈源泛
清泚遊魚多且嘉五色燦文理望若炫雲霞就
之辨鱣鮪瀲灔互相呴差池亦鱗次乍看麗藻
浮俄若馴波逝曰余久忘筌感物悟觀止樂將
游衍俱心無去來滯豈乏任公綸腊之適東市
神物詎可縻安行不驚餌曠彼造化功置之忽
如棄已矣全其天羨者徒爲爾

同郭左使王大參二丈泛湖值風雨異常
廻棹賦此

方駕出城闉素心偕所遇斟辭簿領煩覽彼山

川趣是節朱明初林皐景風聚弱羽戲鳧鷗微
芳展蘭蕙嘉會欣始從冥搜渺然去頓轡依崇
阿陽舲鶩脩渚欻驚氣候移晴陰逈前異原野
扇狂飈有渰興雲雨四澳決迷禽千巖盡沉樹
不辨樽罍間焉知寥廓處寒威薄絺綌跳波濺
巾履未逢西子憐鼓却陽侯怒榜人不得操客
子詎相顧媿以駑駘姿叨陪兩賢御郭公眴王
公將子無怖懼王公肘莫生慎尔寧其宇行逢
溪上翁一爲理前語廣我無生言因知達士軌

萬有皆狂華起滅由意慮不觀風波人日與風
波侶順逆惟所如頹乎目無覩手共承蜩閒心
槁虛舟喻

附王大參作

錢塘帝都會西湖地靈傑天目日夜輸神瀵
滙蒜穴山擁三面螺城彎半弓霓謬余長五
湖斯遊信所闕左相咏紫薇右樞和白雪銀
榼渟宮醪湘縢載珍飶籃輿日駘蕩皂蓋風
飄瞥稍出清波門榻聲狎啼鴂色界紛送奇

目疲不得說舟子方進篙黃衫浪花擊俄然
兩高墨頓使萬象涅天咲眵不收塊噫鼓中
裂縠紋剪破碎鐵冠冐巇嵲羅刹怒欲飜鷲
頭奮仍掣此輩逞狂恠西子頩不悅驟雨面
面來蓬窓時時揭莫君如謝安麈尾手徐挈
微謂郭長公雖奇泛宜輟仙舟固所慕角巾
毋乃折郭公笑王生此變爲疇設昨夜真宰
過頗畏靈秘洩袖君斵輪手更卷雕龍舌不
見渼陂行雷雨亦愁絕玉立山未頹鯨吞海

仍竭携與逼暮歸萬燎吐明滅

諸郡公春游登圓智寺以詩見遺和韻作

君侯多道情自公日休暇省方及春耕言稅東
林駕冥搜歷崇阿曠覽齊物化偶探方外蹤遂
理無生話俛仰宇宙間超然空四大別徑轉幽
深齋鐘近相迓蘿幌肅禪關琅函插高架信宿
殊有緣胡床爲僧假興闌促歸徒倚杖懸崖下
微雨變晴陰遥峯矗圖画行詠暢和風垂陰覆
如厦夕暉散餘霞纖月遥林桂髣髴虎谿還飛

流石橋跨那論五嶽遊縱浪窮盆華

周柳塘郡倅有從圓智寺度鐘貫山道中見村落絕類桃源志喜之作余悵莫從和韻奉荅一首

武陵楚奇跡君家舊林泉却從剖符處誤覓桃花源忽往人境別依依見墟煙簪纓桂蘿薜衣帶青霞還余本放浪人濡跡滯郊廛因君騁遐躅悵望空懷仙

山行

詰旦理輕策冥搜任情性偶窮山水源轉入蘼蕪徑鷄犬自爲隣嘉禾被千畛珍木無凋柯風泉有清聽邊邊兩三翁蒙葺髮被頂招我盍來乎焚枯具杯茗暢以域外談頗矜山中勝俛仰千載蹤欵歔意彌競我聞心冷然遺世若漂梗諒哉聖仙徒始悟迷靈境所憂迈吾廬滄桑變俄頃

曉矚

晞髮山之阿朝光泛朱明群苗鮮遺曜衆禽相

與鳴徘徊騁遐矚冲襟鬱以怦樂此澹忘歸鳳歌有餘清意豁內無滯神凝外奚營因思古靈智昭曠多遠情楊雄守吾玄莊周達其生睨彼人間世栖栖竟何成

對酒偶然作

孰云天地仁斯言哲所疑馳暉遍徂晏大鈞無停機膏沐潤萬物霜露亦已摧營瘁反覆掌衆動誰久持以彼亭毒功獨復不憐期營營勞其生僅免渴與饑返者毋乃真來者毋乃疲彭殤本同調失路同所期忘憂藉樽酒貧或耻空壘飡霞住頹齡遁天吾誰欺那如任情志浮雲隨所之無論生與滅至道良在茲

與金文學陸山人約遊君山余後期途遇還舫因携復遊

予從君山遊駕言事窮討我行適云後遇子已返棹去來互相逾輕舠疾於鳥已復各延住還擬共携眺弭檝忽遵麓歷險更窺奥興隨地勝遥境以神曠妙江流浩湯湯雲樹何縹緲幽磵

鳴珎禽層阿被瑶草一雨潤群芳巖際餘返照
凭軒澹忘歸踈鍾動林杪

九日同莊進士陸太史二丈宴龍潭佛閣

芳晏敞東林圓暉在西樹岑閣迥寒潭俯瞰潛
蚪處佳辰九日臨朋儔偶薄聚聯輈鶩脩垌歷
覽山川趣緬追昔賢蹤言採登高賦曠懷薄秋
旻翹羽思冲舉廻軒激層飈蕭然浣煩慮興闌
坐跏趺還理無生語刼窮千地餘心空四禪喻
睠彼時菊芳燁如散花雨梵響發崇阿解赴繁
絃會行樂及辰良冥心欣所遇始知靜者蹤俄
忘醉鄉侶從茲去來頻并與心無住

新葺崇蘭館言適二首

偶然葺斯宇窈窕垂堂陰度廣取容膝爲高不
逾尋中虛隱昭曠薄帷間幽深小閣俯數廛巡
檐易窺臨貯水激流泉簣土列遥岑游儵有餘
樂鳴鶴來遠音蘭苕乍盈把嘉木未成林何以
延永日素書與瑶琴倦輙欹枕眠醉或據梧唫
非將恣踈放聊以舒煩襟

索居感節候馳暉遞徂晏始見青陽移復此朱
明變高槐蔭扶踈圓荷冐清淺別館傍幽葩繁
香坐來遍一雨几簟清崇朝徑蒙蘚鑿牖支胡
牀迎風代紈扇軒車日以踈荊扉晝還偃夢寐
羲皇遊俛仰適所便已矣懷采芝永謝區中羨

夢遊山庄一首

憶違故山遊夢寐在山麓古木入青谿緣源凡
幾曲蒼莽望始迷逶迤路應熟負杖出荊榛悠
然憩深竹絕壁四無隣縱橫兩三屋斷斷窓戶
間白日下麋鹿瞰險石妨墮探叢鳥驚宿乘月
棹前流披雲嘯空谷耿耿懷昔娛依依暢今矚
忽覺聞曙鐘虛堂壁篝燭神往形獨牽意長晷
仍促端媿塵中人曠覽未遺俗

題四皓圖爲沈大叅

落日園綺倫豹隱深山霧長歌行采芝浮雲薄
珪組人主高其名招之不肯顧智哉畱侯謨蒲
輪遵蕙路朝野覯容儀褎然成四輔哲士厄嘉
運握瑜混儔伍出處亦何恒所倚安危故服食

事長生世爲神仙誤何如應休明策勳照千古

絕交篇

古人重交期生死逝共之如何金石要一旦成睽攜伐木歌未竟投杼志已疑令終古所難並立多町畦郢人不可作惠子寧我知寄言得朋者憧憧從爾思

爲郡諸大夫索贈袁太府

中夏變氣候膏雨浥煩蒸土踈草木茂負耒閱巖耕倦歸未遑飯閭胥遲中庭鍾畆不盈篝公輸日繁興民勞亦已甚卒歲終鮮營入山廿年來時事迄屢更所希司牧賢日夕播仁聲忽聞易長吏去住關我情蘧蘧攝衣冠招搖望飛旌把酒臨路隅夙駕鶩脩坰惜別既云已睠言返柴荊索居良獨難有抱孰與傾憂來不能寐何由計昇平

贈別張少府

微薰播清和群芳一以茁感時懷所欽瑶草尚堪折喟然愴離筵踟躕乍弭節張旃集群寮煌

煌具時哲疇咨神理方寅恭戒陳列余本放浪
人投簪窟巖穴珪組幸追攀蓴羞蒙采擷民瘼
迨詢謀聖謨屢宣說坐每右裁冠門或停高轍
喟焉歎聆携參商間吳越群公互欷噓予懷愴
仍烈達人矚前期兒女戀將別願以羔羊篇相
規代歌闋

漫賦

妾本名家女被服耀明姿中歲奉君子婉孌時
有宜錦衾懽未畢傍人妬蛾眉逝當遠行邁毋

氏方倚閭因之乞歸寧寫言守空閨罷啟匝來
鏡慙纓結時離強顏對綠綺莫緩生別離棄置
那復道貞亮耿不移

贈李義士仕惠還贛仕惠與唐進士元仲父少梁逆旅交少梁卒於途携其櫬歸事甚悼吾鄉人義之余故有贈事詳詩中

古道久不振流波日靡漫雲雨反覆掌緊誰障
狂瀾虔南有高士亮節獨桓桓中歲走東粵挾
貲冶遊盤傾益薄所欽金石締交懽把袂一嘯
歌傾仰天宇寬奄忽厄嘉遁中林鍛羽翰永言

間存殁慭不途人看倒囊具含殮携櫬返江干
艱哉五嶺道駛矣瀟湘湍陟巘降原隰胈頸膚
無完行者勞已竭逝者魄乃安主人逆之野籲
天涕潺湲碎首謝明恩里巷胥來觀胠篋歸所
遺手澤勒未刓衆咤客子晳孱然藐儒冠氣槩
一何雄能爲古所難還珠鬻乘馬青史同不刋
志將鬼神泣義凜氷霜寒吾景斯人徒擊節起
長嘆

劉文安公榮哀録十首

阿保極崇階鴻名詔殊典匪伊功德隆兼茲良
獨鮮猗與文安公誕起明時彥八座既登庸三
曹遞更踐崢嶸石渠編紬繹蘭臺獻存没具哀
榮　皇情眷彌腆
秩祀國有常隆殺亦異數公抱匡世資所倚安
危故傷哉愍不遺陟降在茲宇勲將垂鼎彝禮
合登尊俎秬鬯薦明禋琅函籍天語洞酌溉重
冥洪波浩如許
嶽降既儲英山頹合藏魄　聖王念耆黎崇封

賁玄宅金錢內府頒秘器東園給綿綿尚書阡
詵詵省郎役九原不可作宿草春暉易馬鬣臨
路隅瞿瞿過者式
伊人既遐逝騎箕叩天闉三事已登陟寵渥屯
未申　帝心不憖遺悼往旌貞臣鳳誥騰煒煌
渙汗一以新遺忠耿無寐幽冥路何因明良德
終始千載揚清塵
浮生等栖塵不朽在金石君侯遘嘉運揚休樹
明德歿齒歸令名穹碑表遺蹟　宸藻鬱雲蒸

鐫詞屹林立允詒甘棠思寧慙峴山勒巋巋隧
道旁聲光耿無斁
微言息已久大雅何寥寥斯文竟誰嗣蛙缶群
然囂卓彼文安公蜚英譽時髦藝苑六十載摛
詞放瓊瑤撰述屬宗工爾雅追風騷尺牘世爭
購高名薄煙霄
崇德禮有初祭社文沿古哲人既已淪匪是靈
焉妥卜宇城西隅平生燕遊處紫巖鬱嵯峩疏
櫺抗孤嶼子孫既駢羅章縫亦時聚太祝儼司

存溪毛薦行路

世德齒荀陳專經重韋杜棣蕚盡朱輪蟬聯耀
金紫遡彼三晉來奕葉芳誰嗣文安既鴻騫後
先遞鱗次星纏奎壁墟亦聚仁賢里鼎甲籍雲
仍聞家照青史

式廬景商賢彰善存周道矧伊三物俱輿望歸
元老榮名鏡當年高朗終壽考表儀肅群僚兢
兢德彌邵華榱矗高雲璇題揭行曜於以樹風
聲庶俾來者效

黌序禮教區閟宮閑且雍別營簡儒哲祠事儀
孔崇公守尼父訓劬劬奉君終爵匪章服貴賢
豈鄉閭椎德音遐不渝洋洋被笙鏞盥薦肅端
甫多士爭趨風

崇蘭館集卷之二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門人許兼善校
張星

七言古詩　擬古樂府附

秋風辭

秋風凄兮霜露零百卉腓兮鶗鴂鳴鷺予檝兮
遨遊絲管發兮中流瞻京室兮鬱崔嵬予去此
兮將安歸心摇摇兮獨未降思佳人兮限河梁

矯予翮兮云徂又奚懷兮故都生行樂兮盡有期老冉冉兮徒傷悲

易水歌

商歌激烈易水飛生刼萬乘當來歸

虞姬和歌

侍君幃兮在戰多出鎧甲兮歸笙歌君已今兮妾安從將九原兮奉君終

朱鷺

鷺振振河之湄飲且啄鳴有時誰扼其亢魚嚪之不食不吐將何爲茄下非爾托訾邪非爾儀局不刷羽矯矯橫天衢問諫者應吾之

戰城南

戰城南潰城北矢石交奮衝擊壯士捐軀膏斧質肉腐不收烏下食烏何虐甘噬膚觀者頞蹙顧謂烏田有禾黍水有葦蒲爾飲爾啄無已夫彎弓射烏還傅肉傷哉逝者命不續願爲良臣時已暮將子爲忠臣忠臣誠獨苦豪謂之何死無處所

城上烏有刺

城上烏尾畢逋一人舂十人餔躭躭下視張網羅駔儈居間臨大都朘我膏血骨立枯憑高喑啞聲易呼聲易呼千夫廢一夫嗛嗛死無處誰叩重閽上訴帝懸鼓而攻鉗諸市

將進酒

將進酒觴莫停故歌間揚新聲擊鼉鼓吹鸞笙願君萬壽齊岡陵將進酒登君堂君之臣起賡明良西有太白連朝光夜如何其戒無康歌有節德既和使禹良工何爲乎

君馬黃

君馬黃我馬紫並從東道來牧向天閑裏君馬服乘輿我馬行戎壘服乘輿以南駕濡如六轡閑而冶行戎壘以北駕霜阪穿蹄沫流赭南北駕伊邇去之日千里九皐逝不作應誰別離此

擁離

擁離趾中信可築宮既已藝之蘭蕙芳曷令當戶不上堂而與蕭艾同摧傷擁離趾中

有所思

有所思乃在天之涯欲往從之路逶迤何以問遺金襜褕繚以珊瑚明月珠望君不來何遲遲君不來匪有他蹇脩無因將柰何妾欲就君還辟易顧見豪狶在君側晨風欲厲鷄犬譁君竟不來妾安適蛾眉媚俗俗所輕惟有望君精英化爲石

芳樹

芳樹其葉何芃芃結陰華池側其下藉之蘭蕙叢凡鳥不敢托惟有六翮來翔鴻何爲乎終風忽起搖其枝鴻鵠斯舉鴟梟居之鴟梟乘風惡聲疾衆鳥灕然成羽翼衆鳥焉知鴻鵠心顧見還將腐鼠嚇無何灾及焚其巢梟母之肉梟子食鴻飛猶能遠繳羅妬人之子愁柰何

上之回

幸回中逶迤複道蕭關通雲之龍百辟從詰朝上御甘泉宮觀兵百萬驂六騑月支欵塞匈奴威千秋萬歲樂只且

聖人出有感作

聖人出六龍乘甘石筮太階平美人會起符昌期功含萬寓調四時峩峩登崇表群辟暱怨疏分路訾窄謂艾而張竭山澤鵷鶵韝饑抑不食美人美人何由免天子以祚我王國吁嗟乎聖人出

箜篌引

公無渡河湯湯其波公前欲渡妾後呼下有習坎深莫測鯨鯢利喙食人骨公不妾聽命奄忽仰天絕吭妾何及箜篌彈罷歌轉哀含淚含啼逝俱沒觀者謂公良已愚妾何敢尤惟殉軀妾知戒公不可渡覆轍還尋那自顧

隴頭水

隴水日悠悠征人度隴頭逶迤凌九折朔候邊風烈刁斗晝常鳴兜鍪夜不脫羌兒刼壘帳前驕壯士磔人車下裂關河十月蹈寒氷萬死要勳出塞行借問艱哉悲蜀道何如度隴戍邊城

與劉少叅吳袁二郎中泛南旺湖湖亘數

十里中有名小蜀山者靈異可賞與三君覽涉竟日興寄多奇還爲短歌以識

良覿

蘭橈盪漾春堤轉夾樹飛流繞一線須臾振步覓林芳咫尺靈源忽然變萬頃環洲面面奇一片平湖淨如練依微遠艇若無人搖曳中流望漸真兩兩沿堤遍相續欣然來結煙霞親言是洲中捕魚者綸竿日掛汀蘆下相逢爾汝便忘形問有酒無來共寫我懷骯髒顧劉郎吳君逸興不可當手招袁子刺船去隨風一瀉凌蒼茫蒼茫積水望超越漾碧含青鏡光徹棹歌聲起遥震空湖榜皆鳴爭赴節湖半小山尤可憐孤峯隱暎高插天聞說飛來由蜀道凌兢恍趾峨巔山上嵐蒸互明滅山下魚龍時出沒懸崖古刹兩胡僧抱樹空巖一啼狖歷險攀危徑屢迷落日欲盡巉巖西起促三君理前棹袁生已入煙蕪杳山前覓舟山後來脩然神往那能料徘徊興極忘故吾歸途但信投林鳥乍憶入花

還出花回首相看劃然笑問君蜀山遊樂乎對酒莫惜朱顏酡古來湮沒何其多

附吳比部一首

春日南遊眞可娛盤桓復泛魯門湖誰能邀賓遠置酒水監風流馳傳胥呼來小艇四五隻首尾繩聯成比翼日麗風清川不波百里湖光淨如拭此際劉郎思爽然袁君逸氣殊翩翩更有莫兄瀟灑甚手揮玉麈凌蒼煙湖裏漁舟亂無數鳥飛只有鳧與鷺東穿汶濟通徂徠七十二泉暗吞吐蜀山數畝嶢中央白石齒齒草木香恍如灩澦江中出不見驚濤三峽長山僧徐迎掃松下古殿廻廊藤盖瓦問之似欲隱姓名恐亦當年避秦者同心爲樂浩未涯拂石作枕眠清沙謔戲還能鬬百草幽懷頗覺聚三花我與袁君倒接䍦山前私解酒船維乘風吹笛杳然去直入漁人隊裏嬉漁人見客施網罟頃之得魚一尺五買魚廻船山後來二君忽見笑傴僂從政十

午無此樂醉眼高歌望寥廓更喜王程寬簡書招携尚有江南約

望廬山

我浮沅湘道汚鄂夜宿潯陽江上郭郭外澄泓月浸波繁陰一片横江落乍疑陰山雪半披還似燭龍啣火光芒不照崑崙西我驚起視仰攝息試就村翁訪奇跡朝從城上望城南云是匡廬今始識匡廬山高高入雲千盤萬疊羅錦文瀑布空濛相映帶香爐煙靄時氤氳昔賢已羽化矯矯離人群黃鶴去不返青猿啼或聞行人不道滄桑變却指名山表鄉縣彭蠡西來闕地維巨鰲合湧蓬壺獻吳會山川入楚多荆衡遥下向祥祠攀危陟險路不極我將何處巢雲阿山靈爲我言畏途君莫前只今陶謝風流地期爾歸來問白蓮

王喬洞歌

昔日仙人王子喬入山學道此逍遥天邊捨寵辭金軺雲外怡情弄紫簫手泥丹竈跡未滅劍

刈飛泉地爲裂一日瑶臺控鶴遊長留勝事人間說窅窅深山春復春我來還覔洞中人松關明月懸宵影玉匣遺編網暗塵暗塵欲起愁將暮索向桃花認歸路林光一道炯然開回首青山不知處

同諸君宴集高吏部瑶潭別墅

吏部名園谷水西良朋三五遥堪携纔從柳市問津入忽轉花源愁徑迷到攀重閣青冥上裊裊飛梯凌屨杖雕窓洞啓絶纖埃往往烟霞獻奇狀天外三山巧削成黛紋一抹前峰横種松盡學龍鱗古放竹纔容鳥道行瑶潭潭影澄如練萬頃淪漪寫葱蒨對此泠然心境開恍疑縮地瀟湘見處處窮懽倒接離風流那數習家池分曹縱博標爭奪枕石狂呼醒者誰起撥蘭橈杳然去嘈嘈簫管中流沸須臾屬網得名魚氷盤饌出銀絲膾主人愛客能張筵美酒常拚斗十千更言近受還丹訣豈乏黄金供酒錢主人信賢客亦好就中兩生尤絶倒隔谿相送不相

隨別有歌聲動林杪聞道園花不斷開看花百
遍好重來瑶潭君比瑶池勝吾黨應誇七萃才

友人有報予將結巢雲窩者賦贈之

主人欲結巢雲窩先煩折柬遥謂吾人間福窄
厭弗處飄然逸思凌虛無樓臺豈不足君所何
爲好奇無已夫主人自言吾樂此天地邊廬聊
復爾洞天小有寧頓餘混沌鑿來差可擬淮南
百尺何爲乎鄴下五層存者幾雅客惟容一二
曹彈棋散帙靜無囂坐來隱隱雙白晰貌如人
世看焦佬無梯可接行高下有木難支影動搖
此中靈境居然別見說令予神爽越心驚窈窕
八窗虛夢想差峩九峰列何當携手共登樓對
酒高歌問明月

松下對酒

古松喬柯倚天半松下藤花開歷亂黃鳥群喧
栖借枝騰踏瓊英飛片片對花命酒及良辰葉
底傳杯笑語頻相顧只愁芳樹歌相知誰恨白
頭新主人有酒但斟酌我能十石爲君釂眼底

春光不易消醉來那問花開落

文泉歌贈楊君

山人住傍虞山麓雅好圖書常滿屋自恨操觚文未奇日引泉流浣心目虞山山泉天下聞迴風噴壑千淙分飛來乍雜風雷迅流出還成綺穀紋騰空忽逐驚飈舉濺入冥濛散如雨侵肌撲面寒不禁眩目怦心咽難語文泉文泉真奇哉坐對泠然心爲開與來洒落揮藻翰直與天漢相昭回地靈端合醞詩英虞仲曾聞此避名吳公文學邁中古流芳尚與泉爭衡山人卜築如有意道心澹泊泉堪比御風時吸清泠淵濯纓日詠滄浪水爾祖當年搆蜀亭常甘寂寞偃巖扃青眼人今望吾子文成須擬太玄經

梅花帳歌

素練輕勻巧樣裁墨花妝點亂春開雙鉤靜掛綠窗月姑射神人何處來幻出橫斜破烟景羅浮夢遊渾未醒含嬌倚惜脂粉香抱影猶憐肌骨冷絳蕚瓊英片片眞無端彩筆爲傳神乍驚

月殿孤眠處陡覺氷壺濯魄新庭下閒芳誰不掃無如斗帳藏春好蕙帷鶴怨礪户寒翠被鶯聲江月曉君不見漢殿流蘇飛鳳凰一百二十羅夜光又不見紫綃隱隱煙霧空綺跼雲母盡飜風名花祇自供愁絕夜夜蘭缸暈微雪

古藤篇贈宋文學

野田古藤寓叢棘引蔓垂條幾千尺左拏右攫紛蒙茸虎踞龍驤驚辟易緣柯一上一迴盤猿猱攝息愁相攀忽墮空中躃地起隨風演漾波濤間鉤連雙樹尤絕奇裊如石棧橫飛梯客來下馬蔭雙樹還坐古藤行酒巵古藤信古樹亦老居人莫辨千齡姿吁嗟物理各有附得志青雲假當路朱生磊落無相知可惜蕭然守環堵人言兎絲附女蘿朝霜夕霰殊榮枯蓬麻相植理或然世人那信直如絃不若古藤寄生喬木自年年道豈逶迤與化遷我酬爲賦古藤篇君看古藤應自憐

天馬山歌

天馬由來出西域騕褭何因至南國聞道渥洼
產此奇牧向天閑自重驛七寶裝成立仗儀千
金比價連城璧爾時意氣抑何雄棄置一朝曾
莫惜脫銜卸轡溷泥塗不走不鳴亦不食我行
見之一憮然獨立山頭心悚惕古今神物本難
馴不見秦皇昔鞭石須臾莫遣五丁嗔拔却雲
根去超軼還言稅駕閬風巔天長海濶知何極

潞河逢朱子价言別

憶昔相逢自彭城與君聯轡遊帝京甘泉上書
不得意長安彈鋏無知名以茲蹭蹬返淮甸高
情合向貧交見擊筑悲來有和歌鳴琴索共知
音鮮射湖春深魚正肥維陽日煖花如霰到門
五柳識君家信宿邀賓幾停幰薄遊余滯鑾江
城千里命駕殊有情夜舫移樽山月白秋空搖
筆江雲生君懷磊落何壯哉高才豈合終蒿萊
一朝入赴公車詔驤首還登市駿臺只今作吏
懸銅墨百里絃歌宰名邑霅川地勝古遺風一
棹煙波錦帆疾蹔訪名山願不違掖垣奏最遲

未歸莫學丹成鴻海別雙鳧不向帝城飛

小赤壁

憶昔黃州赤壁遊還向長江遡上流忽過嘉魚石頭驛魯探古迹紀千秋始識黃因赤鼻誤寓言偶入蘇公賦當時余目已小之培塿九峰安足數雖然縮地來亦奇嵯峨恠石江之湄洞門不有靈仙窟丹鼎藥爐留爲誰

雲溪行贈戴憲副

東吳沃野連滄海萬壑歸流趨渤澥直疑挽水接銀潢洒落重雲相暎帶夫君卜築傍雲間雲外清溪對掩關琴書四壁日何事悠然昭曠怡心顏萬里澄光淨如鏡湘潭洛浦蒼梧影當其窈窕冲融時去來無着皆靈性知君樂此意自足溪與周旋雲與宿一朝牽組繫鵷班雲自無心溪自閑獨有玄情常不改手携山水披圖在時從象外擬逍遥索向毫端摹意態雅志由來不羨名每從朝市說遺榮廿年宦達雲俱薄一片氷壺水共清余亦長安留滯者迹在風塵心

在野功成勒鼎聊待君何當共卧溪雲下

送張比部奉勑讞獄江淮

書生自是明經者偶爲法吏沈金馬聲譽籍甚動西曹冠盖追遊傾洛下飛文染翰縱復橫與來掃筆雲煙生能令尺牘傳好事予每見之心神驚計日輶車使南國詣孟共惜離筵促驪藻行逢名嶽多明威幷與秋霜肅共言殷網用三驅不任刑書却任儒昨夜斗間看劍氣遥知幽籥動圜扉兆復江淮舊幾甸民愚忍向流離見知君藝復擅丹青歸來圖獻承明殿

贈邊將李意與余同鄉偶逢都下

材官莫是李輕車曾逐元戎出建牙揭來奏凱承明罷逆旅逢人不問家立語斯須杯暫把胷中韜畧懸河瀉還言未縛左賢歸別余便策驕蹄馬

送龔子大令慈溪

煙霜日夕沾秋草蕭蕭落木桑梓道客子飄然賦遠行向予握手傷余抱洛京冠盖盛追遊此

地扳君君不留幽蘭未及同心語明月分爲兩
地愁憶昔馳聲多士中與君骯髒氣何雄席上
連城常自許會須一顧燕群空憐君十載栖幽
谷睨謁承明還出牧曠士寧論百里才公車詎
少三千牘朝捧除書出建章蕭蕭晨曷指河梁
商歌韻逐離筵促墨綬榮分實劒裝看君顧我
只自笑知君螻屈殊常調操刀豈憚割鷄勞理
人解識烹鮮要四明地勝吏情宜句章區奧尤
稱奇雲生繡嶺彈琴處月滿花潭載酒時海上
風謐復隣比出郭望鄉惟一水卧治聊將大隱
同清時薦達多知已

壽朱封君餘山五十

君不見神人之生乃在藐姑射脩然氷雪鎔顏
色逍遥海上詎知年姓名不掛三山籍由來山
靈不在高金華王屋俱蓬蒿餘山山餘一拳石
翩然御氣招松喬餘山山人住來久石林茅屋
清溪口眼看滄海變爲田復見垂楊生近肘世
人試問幾春秋笑而不言惟掩口向來學道空

茫然始覺知非四十九吁嗟乎山中日月與世殊榮枯千載成須臾借問春秋逾半百只今人代幾秦餘

題壁間滄江圖

是誰爲此滄江圖青天匹練搖虛無淜瀁沸滴勢不極恍疑萬里來岷峨西園逸叟吾鄉彥丹青藝絕時爭羨揮毫洒翰決成川鬭石穿雲俄頃變峰巒點綴縱復橫林墟映帶俱有情寒生四壁凜相詫憑凌欲作秋濤聲回首金陵遥入望鳳臺鵲觀臨高掌無山不借水增奇有色皆憑空索鑑白露蒹葭灝氣侵孤亭天末倚蕭森青冥萬籟聽逾寂惟有楓潭落葉深煙霞結侶何爲者蘭橈忽漫中流瀉不聞牛渚和歌人應是新波泛舟夜余亦滄洲早拂衣扁舟昨向五湖歸披圖莞爾心俱遠白鳥何情亦倦飛

曝日

天地支離一迂叟少小窮經成白首朝來曝日倚柴扉瘦影離繼自看醜恨不當年早致身歸

無儲糗計常貧但留故我還元化牛馬呼從世上人

送鄉進士張君似軫南還

張生弱冠知名久文采翩翩後來秀先達爭聞倒屣迎英標競出時髦右片言傾蓋偶相推問字玄亭頻載酒予堅負笈意良懃孝先經笥吾何有一朝挾策入長安追群冀北紛馳驟轅下從來識駿駒蛟龍得雨俄驤首相期天路共彈冠却憶故山還拂袖渺渺征途到及秋飄飄衣錦看行晝閭里應傳題柱名斑斕喜動稱觴壽只今待詔湔公車春風遲爾鶯花候鼂去當來謁　聖明甘泉有賦須裁就

迎仙誼賀李封君南臺及楊夫人同壽

人言郢曲難爲和我歌白雲調尤古一歌張樂洞庭墟再歌接宴瑤池圃方朔先生侍漢闈金門扈蹕沐恩歸啖得蟠桃佐宸宴持將華袞製斑衣是日求仙到滄海寰中別有丹丘在鶴髮龐眉有至人翛然御氣行塵外我歌欲闋舞且

酬仙之下今鸞爲驂巫隆排雲帝閽啓鳳凰衙
出雙琅函琅函玉笈長生語佩取三山覓傳侶
迷花乍入武陵溪解佩應過漢川渚家在名區
是帝鄉石城京嶺遥相望靈槎夜發犯牛斗尋
源直與天潢長樹得瓊枝遍庭戶蒙葦輝映桑
榆暮荆南實靈定有無八百春秋詎須數

贈馮汝言憲使一首

君家兄弟稱聯璧慚余偶附青雲翮宴罷看花
出上閣朝回緩轡過南陌當時行樂有輝光一
旦分爲參與商廿年人事互代謝天涯不見遥
相望相望相見各頭白却恐形容誤相識余本
支離蹈海人君寧落魄干秦客揭來偶共縛塵
冠豈料巇嶮世路難老馬自知悲道遠神龍誰
更惜泥蟠試將白眼看交態海内同心幾人在
慇懃且共醉離筵世上功名塵與芥

觀浙江潮歌

八月秋高灝氣澄涼颸動壑颯有聲須臾忽報
江濤生飛流噴薄來滄溟列缺爍爚雷霆雪

山推向西南傾離奇紛詭殊衆形素車白馬無
留行鞍龍鼓鼉亂揚翎射工伺水雙赤睛萬艘
辟易舉國驚誰與崇者何憑陵或言烈士含忠
貞羆鏤伏劒冤填膺夜叩司閽訴　帝庭帝爲
震怒驅五丁彷徉有鼃招未醒吾今酹爾吊爾
英獨不見勾踐滅夫差麋鴟夷蹈海伯嚭烹古
來萬事皆浮萍霸業雄圖空復營又不見我
明聖主稱中興波馴鯨海黃河清梯航萬里揚
威稜曷不効順觀平成語聞響荅溘已靈狂瀾

欲走鞭還停流到城隅勢轉平粼粼粼似纖纖羅
輕冲融倒影相鮮明落霞片片紈錦曾我狂起
舞酣復醒劃然拊掌心怦怦廣陵之觀安足矜
枚生齒舌不敢評

紫雲洞與王大參王僉梟徐閩師同遊醉
歸有述

紫雲有洞秘靈跡來到經年今始識捫蘿得徑
徑轉迷擇步紆迴身欲反洞門石扇儼中開一
線天光炯然白舉頭睜目見無前有峽嵯峨亘

千尺面勢離披似欲傾萬疊煙霞撐不直遽思還走愁及之褁足攢眉過仍疾數武遥聞僕馭譁爭傳別有靈仙宅洞霄華盖上孤懸下可千人坦磐石聳身趺坐真奇哉恍脫巖墻置衽席四營玉溜凛生寒石笋嶙嶙間離立景象從前忽復殊落日虬龍半銜壁此時逸興誰能當狂呼六博杯如織披衣束帶意轉慵醉拚科頭交履舄扶歸忘却出山時神往泠然猶惕息

附王大叅鳳洲作

手抉藤封踏斜日窈窕玲瓏石爲室幽泉伏竇涓不枯半壁噓雲梟難出野夫絕叫稱大奇爲君痛釂三五巵醉即今宵解衣卧祗畏此中猿鶴疑

賦得月明千里故人來爲吳山人

西樓月出烏栖時故人千里遥相思今夜還逢故人至入門到屣跫然喜明月照人應照心清光此夜看逾倍流水高山遲賞音瓊枝晤對忘言處三五佳期缺復盈會難莫遣別離輕試問

關山千里思何如此夜故人情

題雪上王茂才憶素遺卷

湖濱有賢稱宿儒壯懷自負凌天衢當年志苦窓經史雲霄入夢空馳驅終天有恨泣親遠含意何成竟偃蹇高隱雪溪溪水西怡神養素甘娛晚傳經欲作濟南生里中士子爭相迎安貧自得性中樂營名直等浮雲輕篝燈教子夜復夜燈滅鷄鳴猶未罷秋風萬里待雛飛雛未高翔親已化嗟哉郎君痛轉深含悲苦憶勤劬心

披圖自說恩未報雪水空流更堪悼

送蔡明陽補任桂陽

我投簪纓歸白社東林正喜招陶謝捧檄君還作遠遊溪上綸竿共誰把去及江濤八月中吳帆遥掛楚帆風桂陽卿月開官舍嶽嶺晴雲眺祝融中郎才本非常調載綰銀黃一何好時過梓里共酤杯晤對青山余未老

崇蘭館集卷之三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門人 褚効忠 盧夢錫 校

五言律詩

江上登天寧寺觀音閣

寶閣鬱岧嶤羣峰雪正銷城蕪楊子邑江瀉廣陵濤蜃海看明滅鮫宮俯泬漻欲知人境絕千地出煙霄

龍潭驛

閒說飛龍邸龍潭此日過草腥蜑蛻壑雲起出潛窩驛路懸江險潮聲到海多因悲貪涉者壤壤在風波

公署休沐

退食常多暇悠然水竹居據梧觀物化卧閣檢方書樗散慚能薄榮名與性踈亦知兼吏隱終異汲吾廬

遊憩禪房

行路難如此禪栖好是閒白雲紆竹徑清梵偃松關鳴法燈明滅看心鳥去還遲希遺世網卓錫老深山

病卧清涼門謝喬景叔同年見訪

秦淮郊卧久秋氣動襜幃露重丹楓落風高白鴈歸乞身憑短疏驚節理寒衣不是憐同病誰能數欵扉

謝病寓城西清涼寺

北闕書初上南山歸未能當關稀候吏問疾有

閒僧名嶽隨雙屐殘編頁一勝飄然埃塩外長往興堪乘

秋夜同蔣大叅宴郎中官閣

江上同行役招携興不違目凭官閣送心共嶺雲飛就日孤帆滅兼秋衆籟微坐看纖月吐林杪動清輝

附蔣大叅南泠同賦

公堂烟遥夜華月滿青霄樓閣盤空迥關河入望遥蒼波浩渺渺碧樹冷蕭蕭幸接群賢飲何辭酒一瓢

真州送婦翁楊公還吳

隔江問征路知返闔閭城赤岸揺舲去青山載夜行到家逢社燕候館聽春鶯延首瞻喬嶽絲蘿無限情時余已有悼亡之感

觀王蘗谷中丞射

野燒秋原曠言觀騎射遊控弦驚月滿鳴鏑眩星流狂兕踩車避窮猿抱樹愁看君矜絶技應憤未封侯

江上送客至青山二首

葭菼滿江秋征帆不可留青山一爲別碧水悵悠悠平野蕪城戍殘煙瓜步洲因君問歸路俄起望鄉愁

乘流送歸客返棹鶩清溪遠岍迎帆疾前峰出浪迷雲兼秋葉下鳥競夕陽西不醉杯中物如何慰解攜

江上王龍溪唐荆川二先生見訪奉贈

曉駕來聯璧翩翩款署扉煙霞蒙道氣蘿薜學山衣羶行人爭慕雕談理鏡微玄風披拂處魚鳥亦忘機

天寧寺訪友不遇雨後偶逢僧話

禪扉踈俗駕窈窕獨招尋法雨空中幻齋鍾定後心風搖鈴閣度雲覆石床陰却笑王猷興翻將訪道林

中秋月夜同王中丞蘗谷鄒宮洗東郭蔣大叅南泠三先生泛舟鑾江忽至金山作

絲管中流發空江斂夕霏月橫天漢寫帆競海濤飛寒入風醒酒宵分露濕衣東林俄在望雲杪曙鐘微

士論歸三老懽悰聚一時偶同牛渚泛忽與鷁峰期出險驚帆疾衝寒恠酒遲獨慙君子侍莫效榜人詞

同吳峻伯比部沈純甫參軍五日遊射林

五日出新豐幽探與偶同泛蒲臨水曲解帶就花叢風午鶯聲細林暄蝶戲通調弦還射柳歸騎綠陰中

附峻伯詩

共展佳辰賞言逢霽雨天開筵細柳下繫馬落花前鳥喜新來客苔封舊鑿泉大平那用武相戲學鳴弦

附純甫詩

不忍負佳節相邀出郭遊誰知馬蹄熟誤入虎林幽射有垂楊映杯同曲水浮何妨擬三徑從此日相求

重遊射林

閒曹稀吏牘復此避煩諠問信驚花落頻來識鳥言草深驅馬磧秋曠射鵰原誰道觀兵地飜成日涉園

戲題雪燈一首

解惜膏蘭質持將縞素粧雲封丹鼎候星射白榆光就燥寒應歛溶煙濕不妨尼珠誰幻出願假照迷方

容閒閣爲楊水部賦

含香辭省署息駕向巖阿案免牽文牘衣從結芰荷塵中清夢少原上白雲多矯矯冥鴻翼虞羅柰爾何

人日

令序迎韶月欣欣動物華霧中難辨柳勝裡忽驚花攬鏡心猶壯揮戈日未斜所嗟聞道晚端媿此生涯

禪房小憩偶閱神僧傳

風塵休吏牒雲木叩禪關客轉琅函坐僧搖錫

杖還湧蓮承足下驅虎出林間誤識生非幻飜疑空是頑

春日有懷

開軒坐幽獨百卉競芬妍時物佳如此離愁倍黯然遷鶯啼密柳膏雨釀重泉何所無芳草懷人佩可捐楚詞何所獨無芳草兮

沈參軍移居一首

開逕鄰西第移家賦卜居門停中尉騎床積茂先書巢燕窺簷下栽花繞砌疎主人能愛客吾醉亦吾廬

問呂沃洲侍御在告

海上移霜節天邊隔禁扉望疑駟可御憂繞隼俱飛玉笈長生訣玄言杜德機　聖明須獻納莫便解朝衣

八月十三夜譚鴻臚平橋第同謝四溟山人李石麓太史張鳳原給事各賦得材字

懸知吏隱地合共素心來漫托煙霞契應慚侍

從材銀河低捲幔璧月照行杯斟酌秋將半新詩取次裁

客中蚤春有懷

朝日散輕陰林芳藹已深澤蘭初試莢谷鳥未調音遽喜韶光轉還驚歲序侵故園瑶草色應解別來心

代書荅唐大行子迪山中見寄一首

美爾遺榮早安貧獨晏如頻年居鄭圃長日奉潛輿與世甘爲谷逃名欲混漁亦知招隱意不是絕交書

明月引

寶鏡中天寫氷輪大地浮濯輝高掌露拂影絳河流古木烏啼夜遥空鴈度秋關山聞笛處誰不起離愁

聞蟬

嗟嗟蟬聲急將非飲露謀有冠曾觸法入鬢總驚秋易聒因風急難尋爲葉稠閒窓饒客夢恠爾亦何求

碧雲寺

香臺何處覓倚杖躡層巔出樹凌飛磴穿階響
瀑泉洞陰碧戶林靄碧於天到切歸依想無
勞更問禪

功德廢寺二首

功德何年寺開山紀釋曇諸天迷宿莽雙樹網
晴嵐逕掩花空落壇墟鳥不參寥寥禪誦侶穴
土自爲龕

蒼山餘古木云是法王宮何物生無滅寧煩色
喻空殘經收貝葉遺梵響秋蛩吾欲逃禪去彌
高飲者風

和袁太史休沐見懷二首

冲襟何處寫休沐下蘭除攬佩群芳狎焚香一
室虛服將冠製鷁心薄帶懸魚誰識東方子金
門常晏如

十年淹執戟誰念老爲郎問信勞仙吏緘詩出
建章投來珠未報題處墨猶香寂歷蓬扉暮幽
期阻一觴

附袁太史作

積雨開新霽空庭暑欲除雲兼孤鳥沒天入小堂虛綵筆慚搏鳳滄江憶釣魚時驚傳麗藻絕似漢相如

君本青華吏今爲玉署郎真詮懸悟乘逸思妙含章衣護宮雲綵毫翻蕙露香近成金鏡録持獻萬年觴

送省傑朱客部鎮山督學入閩二首

籍甚珪璋譽同遊媿未如差池趨省日磊落論交初建隼爲儒吏橫經擁使車君行信得意能不念離居

閩俗盛儒風菁莪教易通層龍看學試倚馬羨才雄鄉路三江外官程九曲中文章須世用知爾薄雕蟲

同馮冶泉進士及次公汝言少參謝山人茂秦禪房夜話二首

蓮社逢三益蘭襟挹二方由來多寶地翻作聚星堂僧榻留雲卧山樽和菊嘗況携招隱士一

任性踈狂

興逐煙芳遠相將憩給園池光兼日瀉庭卉競秋繁就餉分僧供繙經晤鳥言一皈禪寂理頓隔市朝諠

送李進士北山尹分宜

齊魯多文學君才早出群冲襟知韞玉藻思欲凌雲萬里看逵漸雙鳧惜羽分武城弦誦理好去化江濆

韋錦衣宅宴集鄉同年二首

甲第披瑶席中林繫玉珂紛瞻鴻漸羽重聽鹿鳴歌禮接南宮近光分上國多昇平期歲歲此地一來過

燕市曾招駿群材感奮庸看花百輩籍泛梗十年蹤偶合豐城劒同聞長樂鍾飛沉分手隔茲會倘難逢

庚戌邊警

邊警先秋動諠諠逼近畿星傳烽火急電逝羽書飛飲馬空胡壘輿尸損漢威四方無猛士何

以慰宵衣

與徐吳袁三比部聯舟作

何意南征侶相携有數公夜深連席雨明發趁潮風名媿應劉似舟將李郭同翻嫌鳳城陌分省限西東

宿河西務遲吳比部不至曉發有懷

伊人悵何許野泊望迢迢明月孤帆隔停雲一水遥夜闌催短燭瀨響問歸潮臨發逢漁父慇懃寄語招

梁庄春暮見雪

三月梁庄雪飄風鯽拂岸斜非關應寒食端合競韶華着柳先飛絮沾梅後落花誰憐兎園客遲晚向天涯

張湫南發謝沈水部追惠生魚

遠惠嘉魴至兼程驛騎難桃花春躍水玉膾晚充盤忽引投竿興遥承接席懽短歌將報尔長鋏詎須彈

聊城

濟北爭衡地遺墟不可知風雲疑陣影鼓角動秋悲一矢論功日孤城委命時雄圖共消歇憤世意何爲

次東昌感先大父宦跡

椎藩古博平河潤四郊明野泊城南市春疇雨外耕雉馴停傳路碑勒去思名祖德嗟何述空餘謝客情

淮陰吊古二首

徜原仍穴兎釣渚自飛鷗昔日營高敞於今共井丘歸帆淮浦月落葉海門秋別有英雄恨堪輕萬戶侯

太息王孫里猶傳漂母村荒祠依古堞獨樹表衡門揮霍千金事凄凉一飯恩人今兩賢此難與世情論

金山寺四首

倚棹寒流外尋山曉漲前未論登彼岸先已渡迷川汲井濤翻窟留雲岫吐煙邊欣塵市隔堪托靜中緣山頂有留雲之額

到海飛流急回瀾砥柱孤塵緣窓外斷色界鏡
中殊魚躍朝聞柝僧歸夜渡蘆坐看漁火集一
一綴尼珠
試覓人天界盈盈水一方珠林浮作筏寶塔矗
如檣振鐸驚龍卧安流攝象狂自今知滅度寧
復假慈航
一望浩無前空江夕照懸連山分水脉遠溆上
墟煙影浸菩提樹光垂寶相蓮潮聲時到岸弁
作梵音傳

巢湖亭四首爲王尹留宴賦

昔賢曾洗耳湖水尚名巢鏡裏安臺榭窓中盡
泬漻停波連夢渚飛沫漲江濤豈必尋箕潁逢
奇興可邀
浴日鏡波明煙霞逐態生群峰飜借潤雜樹遠
含清漢水懷捐佩滄浪詠濯纓何如招隱地繫
我倦遊情
複岫皆成障孤亭復面奇楓陰秋色裡荷氣晚
凉時帶月飛烏鵲衝波浴鷺鷥忽忘羈旅迹一

與白雲期

茂宰勞相重江皐暮宴開渚花嬌墨綬山月照琴臺離思繁絃急嚴程擁傳催襄陽猶在望先醉習池杯

桐城題呂公井

廢井不知年名傳自呂仙劒鋒離片石玉溜寫重泉挈綆和雲汲流膏助鼎燃丹成人已去何處訪真詮

與楊濟之少府朱鳴鳳太史會於漢上三人皆同鄉賦以識之

太史浮湘日王祥佐郡年以余羈旅跡似有聚星緣時菊芳樽湛幽蘭麗藻傳還同望鄉處結思楚山川

漢陽尋郎官湖故跡

昔聞南寓客到處有逢迎異代山川在遺墟草樹平風疑飜浪起月似映波明今日重來者誰題漢署名

旅懷

秋氣何蕭索離心正鬱陶王程催擁傳鄉淚積
征袍計拙懷三畝年侵感二毛親闈無夜隔始
覺夢魂勞

冉憲使招同張民部宴漢上玄玅觀登大
別山

窈窕群峰裡鳴篋叩法宮星臺聯上客江漢詠
流風釀粒傳松醥迷花狎桂叢不窮登覽興誰
識禹時功夏書載大別故云

嘉魚公館在郭外與學宮爲隣戲贈二博
儒官貧固爾誰似兩生貧絳帳棲風雨蒿宮禮
棘蓁出無假蓋里居有絕糧晨笑我躭玄甚還
來卜爾隣

小園漫興

曾乏千頭橘聊安半畝宮白雲移枕上流水韻
琴中就石留孤榼行畦策短筇嗒然時對客不
語似鴻蒙

嘉樹林在鍾賈山九峯一奇也因賦

雙檜何時植齊梁紀歲來龍唫風振葉虬偃石

攢荄並幹搖青漢分陰卧緑苔傍人從善譽不敢借掄材

拂水巖

虞山臨眺處拂水日潺潺噴壑高仍下隨風往復還春雷喧石底晝雪洒松關不是探奇遍靈源詎可攀

惠山 舊名九龍山

行盡尋山路俄披遠俗襟琳宮千嶂裏玉井萬松陰振策凌飛磴穿雲過別岑九峯蟠屈處風雨或龍唫

江陰小君山

島嶼憑江險帆檣觸浪來波疑洞庭接樓借岳陽開楚樹連天塹吳雲鎖帝臺春申迷處所日暮嶺猿哀

陸少宰平泉招同夏司諫陽衢遊白龍潭禪林各賦二首

共解幽深理言期汗漫蹤出雲攀絕磴倚閣眺諸峰禪寂餘啼鳥經聲起卧龍非因遠公社誰

得兩賢從

策杖探奇遍燃香燕坐闌玄言酬物外清嘯發林間蘿月疑窺定松風爲掩關坐來移永日彌使道心閒

贈鹽者

仙客家何在煙霞晦迹深茹芝堪代糗種杏欲成林日月將壺貯鉛砂犯海尋未能遺世去剩有濟人心

贈張濟之賚憲還山二首

聞君趨幕府數月即抽簪豈乏干時策終多出世心采芝青嶂曲倚棹綠溪陰平子歸田賦清風一至今

委巷居何陋遺榮道故尊心輕五斗粟書撰一家言雲白垂蘿幌風踈插槿垣尊鱸秋及饌高卧好加飧

訪客還經山家

山陰歸興盡停策訪愚公徑反苔全滑林枯葛易蒙灌畦忘漢械力稼有函風因媿幽深裏靈

源未始窮

崑山合璧松小山實古崑山而婁城梁伯龍来與吾鄉諸雋夜集因各賦彼美荆人璞由来韞櫝藏是誰揮利劒分映兩崑崗並許連城價雙含徑尺光會方持照夜飛藻總琳琅

閒居

卧病返衡門聊因避世諠誅茆宜負郭葺槿已成垣不柰烟霞癖彌親農圃言行畦常抱甕誰道懶窺園

端居寡營慮獨往謝塵氛疎懶遲聞道顧蒙故少文住山諳鹿性行野狎鷗群散髮長林下時時醉夕曛

珪組情逾薄林泉興復饒業貧資藝植生寄信漁樵月下移孤舫松間掛一瓢索居非慢世物外可逍遥

結廬非必遠屋後亦栽麻瀑水分畦注叢篁引逕斜帶經鋤緑野留客釀黄花日入荆扉偃何如五柳家

吳伯材莊元育集崇蘭館風雨忽作少焉開霽對月志喜

披襟申契濶移席傍藤蘿捲樹涼颸入鳴荷急雨過林踈雲掩映窓小石嵳峩坐轉西樓月清狂向晚多

林居晚興

松扉關竟日飲罷即臨湍就月頻移榻聞花暗倚欄星光踈竹裏籟響空林端斟酌朝慵起無須理籜冠

崇蘭館集卷四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五言律詩

送錫山施子羽丞海盥 名漸選貢生文行優著雅與余友善就選時余嘗以荊川仲山書力言之當道而生不肯往見余亦不欲強之及除目下竟注斯秩信知己之難也

清時宜蚤達遲晚却牽卑爲瓠嗟何用懷珎翻見喤官程臨海嶠別路遶江蘺今日千金劍無然耻獨知 用函冶事

佐邑無嗟屈甘貧足遠囂民勤宜斥鹵壤接辯
風謠閱畝輸湖稅穿渠受海潮只愁妨吏隱役
爾簿書勞

送內弟富子恒貞落第從師毘陵二首

濩落無嗟屈青雲未後期且傾南市酒莫詠北
門詩客路丹楓外鄉心白鴈時清才誰不惜豈
合數長奇

明發道毘陵言趨問字亭才知優入室志苦抱
遺經侍幄依壇杏翻書聚案螢漢廷方貴少勗
矣及芳齡

入山

共道河清日吾當守薜蘿黃金知可化白石罷
哀歌多病思玄甚無聞柰老何還嫌婚嫁累不
得偃巖阿

落日

意長輕少壯垂老但茫然事着浮雲外心餘落
日邊漫將碁賭墅翻托酒逃禪無那多蠅候閑
窓攪獨眠

山庄夏晚

村墟帶落日遠見前林山啄屋鷄已下趁花蜂未還孤煙白水外涼吹緑陰間飯罷科頭坐秖妨人叩關

次王弘宇憲副韻賦秋晚田居二首

白雲掛西嶺蒸日忽成霞獨樹鳥雙下片帆天一涯野人雕胡飯舊業青門瓜東皐自可悅隨興返田家

知君遠行野愛此沈凄天落日澹流水秋風催故年比隣一以訊饑穰相與憐茲抱了無滯晨炊方晏眠

附弘宇憲副詩二首

一鏡寫空色新晴報晚霞青宜獨鳥滅落日盡天涯傍水偏宜林東陵舊有瓜自看明月意閒照野人家

萬里服中盡白雲連江天風吹落日暮人逐東流年江月稍欲動寒光清可憐此意靜無語還就茅齋眠

和徐奉化長谷寄題園居韻

幽深未可尋卜築擬巢林門對孤城僻庭分衆木陰小園花易遍片沼月常臨忽枉瓊瑤贈知同靜者心

附徐長谷詩

高人不可尋結屋向中林草樹迷晴靄溪光生夕陰藥苗三過採禊帖幾迴臨愛爾況冥意悠然塵外心

贈衢山文翰林一首

天上辭中秘人間識少微諸侯曾擁篲文學半摳衣名嶽圖將遍陽春和者稀猶龍吾有嘆此日望清輝

秋夜城西禪林同莊玄育得花字

秖苑秋逾寂幽尋興復賒笑談參佛偈衣帶惹天花倚閣諸峰外移舟一水涯濛梁今日趣翻寄道林家

山庄寒夜携周山人二首

山庄不到久夕棹訪川源拍岸寒潮小攢籬落

葉繁田間尋古道竹裡認衡門豈必期農圃終
知異市誼
茅齋傍水濱雲木自爲鄰林暝鼯啼壁垣低犬
吠人焚枯成野餉藉草代重裀此味嘗應慣知
君好共貧

贈沈徵君宜山

是叟知玄旨踈狂祇見真病何妨習靜與不減
憂貧借榻分青靄留賓饌紫蓴蘧蘧忘老至天
地一畸人

題董子元龍淵移居二首

避亂移家日蘅茅背郭營卜鄰僧梵近洗耳石
潭清市隱心偏遠郊居賦已成園蕪從不理知
有下帷情

小隱城南陌悠然寄傲餘三遷非擇里一畝即
安居老葦藏山業貧資種樹書倘容陶處士終
日過簪舉

賦徐奉化村居一首

高士幽棲處蕭條一畝宮門深芳草逕窓貯紫

霞峰出郭惟招社逢人或話農閒心時獨倉啥
眺倚孤松

秋日龍潭禪院同吳山人莊玄育作

龍宮開窈窕與客一躋攀砌菊當筵媚溪雲到
榻閒寒流深護竹落日遠沉山解得逃禪理何
妨取醉還

寄懷鴻臚三弟時有太學生二弟之變

遙憶江亭晏係依感去留鴻飛孤唳月木落兩
驚秋投紱吾將老分珪爾薄遊可堪論急難書
報淚雙流

詠雪

江雪衝寒至霏微遍草堂乍憑風作態寧假月
爲光入竹俄含粉沾梅欲染香還疑鷗鷺伴縹
渺下銀塘

同諸友過從兄園亭訪陸氏放鶴灘遺跡

偶與朋簪盍言過仲氏園鶯遷林木遍魚唼水
萍翻郭棗聞樵唱甕中隔市誼悠然感遺事把
酒說平原

謝顧文學師潛雪中惠畫扇

遲晚人方棄慇懃見爾情獨持紈素質別與歲寒盟坐障驚颸入光交片雪明今朝桓胤筆書罷有餘清桓胤嘗書其友贊雪之語於筆故云

贈吳山人之山

恠爾巖栖者翩翩節俠風雲霞身不繫詞賦氣何雄匣劒逢人脫囊金貰酒空經年懷散剌長揖向王公

期莊張二君山行不至

茲遊憐二仲汗漫擬前期明月相望夜青山獨暗時入林停策久弭棹出花遲少別遙成憶蘭苕折贈誰

附莊玄育

芳時坐離索心賞寄情人花事行間好鶯吟聽處新攀舟遥羨李縣榻重懷陳悵及言歸日家山欲送春

附張月麓

五湖君獨往三徑我乃留別夢迷春樹離心

逐暮流未尋梅福市空 姜李膺舟勝迹應題
遍歸時好卧遊

夏日友人莫文學從吳中來訪

悵憶吳關別清宵夢屢懸何期素心侶忽枉考
槃船染燕向人語石榴當戸燃願言消永日共
尔竹林眠

霽景明朱夏幽期晤白雲窓紋清展簟閣暑謝
迎薰五岳圖堪載千金劒許分看君意何達猶
自重離羣

范方伯招集嘯園分得人字

園林多暇日洞壑賸藏春紀勝惟花事爲曹盡
酒人樓開當睥睨石出擬嶙峋清嘯凭虛發悠
然隔世塵

玄墓山

循溪攀翠巘振步躡蒼苔孤島凌波出飛泉觸
樹來石衣蒙葛藟僧供摘糁梅太息雄圖盡千
秋掩夜臺

聖恩寺宴天開圖畫閣

梵宇芳筵敞仙曹清讌娛到聞宣磬鐸供出寫
醍醐寶閣凌千地雕窓瞰五湖巨靈何歲月山
水並開圖

贈黎陽盧山人柟

之子煙霞侶翩翩逸思飄按圖尋五岳倚馬賦
千言恩抱玄珠泣情銜白璧寃逢人時脫劒猶
有俠心存

和張贊憲期避暑小園作

無地避煩暑幽栖傍水湄空林流宿霧小閣泛
層颸倦展窓間簟閑成竹下碁由來河朔興偏
與醉鄉期

附張西谷詩

溽暑無能避幽栖憶水湄山堂臨緑沼虛幌
捲涼颸勝賞非須酒閒情但較碁科頭趺坐
久思與故人期

村行

墟里間林塘原花斷續香巢雲紛鳥道堰水坼
漁梁居有桑麻業人多薜荔裳別成淳朴處疑

入養鷄鄉

同陸禮部遊虎丘寺

野服乘春暮雲林索共攀臺陰雙樹杪梵響百花間試劒龍鳴峽藏經虎抱關不因陪妙躅誰得禮名山

入林採漁竿作和韻

斲杖分龍種裁簫協鳳喤亦知蒙采擷終異托幽深彼美羊裘子持綸枉見尋所期雲水適永忘得魚心

初會朱邦憲

吾鄉推士傷之子籍玄風志述詩云後神存目擊中輕寒杯泛醁細雨燭箑紅良覿今宵倍通家得孔融

顧京兆園居二首

經春淹枕席出郭見園林紉草聊攻佩臨流一洗心雲垂蘿幌影竹隱石房陰到愜幽探意尋山豈必深

地隙芳亭搆林深雜樹繁窺窓容鹿過度曲有

禽言洞靄藤枝掛池風荇帶飜不因尋竹興誰叩辟疆園

附陸少宰次韻見寄二首

端居嬰俗鞅結思在雲林擬並高人駕還諧靜者心屏虛山入坐徑密樹交陰彷彿還迷路幽尋不厭深

窈窕城隅隱陰森灌木繁地偏宜避俗興愜自忘言雲砌花陰覆風堦草色翻偶來淹勝賞吾意亦丘園

春日閑行

倚杖步簷楹悠然覽化生藥欄初罥蝶柳陌乍聞鶯陰谷回韶律遊人感麗情江南春色蚤處處踏歌聲

訪成上人不遇

一徑鎖筠松伊人悵不逢入觀疑有相出定已無蹤几淨香留篆堂虛簨掛鍾杳然飛錫處知隔幾雲峯

過唐行懷周清江山人

谷日來尋處高情悵憶君投珠言未報傾盖意
虛懃野館啼鶯樹春帆隔岸雲柴門看漸近何
事恨離羣

悼周山人虛巖

與子神交久風期阻合并藏舟成往事開卷見
平生當戶蘭堪薙栖塵草漫榮虞山埋玉處經
過若爲情

王憲使陳太史同過小酌有作和荅

放情同傲吏式燕有嘉賓惠子能知我曺子建
云恃惠子之知我也用楊公本懿親余與弘宇爲親家故引潘楊事峯荷成
酌易擊缶引歌頻痛飲毋辭醉俱爲澤畔人

附陳太巖原作

問字因更僕投壺亦序賓倚酣歌欲放相謔
意彌親蘭室含風暮荷筒吸酒頻濬沖情不
淺故是竹林人

訪李南渭水部新園一首

經春期出郭暇日叩郊扉竹徑蕪纔剪楊園葉
尚稀安橋通曲沼鑿牖引斜暉知爾榮名薄先

余已拂衣

出山二首

憶以慈闈戀田車岳麓年無因追短日有恨抱終天世路還誰假山樗祇自全生慙逢　聖世徵品亦陶甄

昭代掄遺逸予旌遍海濱誤開金馬詔驚却海鷗羣心動成灰日身隨出岫雲慙無青玉案持取奉　明君

初至洛從萬僚長借公服戲題

紫徵叅省日滄海輟耕餘朝服從人假程書覺宦踈濫隨雙建隼笑綰舊焚魚衰晚慙通籍迂頑祇似初

渡滹沱河

問水欒城北滹沱始識名飛流來紫塞濯地瀉滄瀛飲馬春氷薄褰帷曉練明津亭飯客處漢將古行營

鄴城

城邑臨漳水蕭條故國風玉魚疑葬地銅雀指

行宮計盡貽謀日恩留望幸中當年橫槊意千古更誰雄

望太行

太行雄朔郡終古屹如斯表裏稱天險東西割地維山東山西以太行名省疏峰雲不斷絕磴馬堪遲望望心應折愁聞出塞詩

同王憲使元美與其弟進士敬美及張山人五岳宴集天寧寺

南郭期高士東林結勝因風踈聞梵處雨過散花晨小酌傳趺坐玄言喻法輪蕭然成市隱那更說離塵

平生躭浪迹結客任踈狂酒索僧厨供棋銷佛日長入門皈勝相登塔覽迷方歸騎何妨晚尼珠有夜光

少林寺二首

緣源攀絕磴迤邐入禪林樹影將潭貯鍾聲隔院沉亂鴉殘雪外斷碣古藤陰萬籟聽逾寂寥寥空此心

蹔緩遄征旆言叅大士禪開山標魏代面壁記
梁年樹長書經葉簷飛卓錫泉西來無剩語直
指一燈傳

送梁憲使鳴泉之任山西便道歸省

蘭臺馳譽早薇省策勳多君嘗以大叅行邊閱武秋憲俄
專臬春風欲渡河匣隨龍劒去門向鯉庭過蹔
着玫襴服還聽白玉珂
太行縈別路分手悵悠悠按節龍沙月聞笳鴈
塞秋東征家莫問西顧　主方憂開府相知在
須君幕下籌楊中丞夢山在邊君知己也故云

送姜對陽憲副擢苑馬卿之平凉

古凉三輔地別路未成遥吏道原同牧仙曹更
遠囂秋風蕃苜蓿春酒釀葡萄青鬢君方競無
然戢寶刀

延安道中即事

原野類鴻濛寥寥四望空人家穿穴住官道鑿
山通遺壘孤城戍荒祠獨樹叢到知邊候異暑
雨沍寒中

瑶池

瑶池源自別覔處隔層阿降毋懷遺跡臨觴起和歌色迷青鳥下影送白雲多七萃當年士還誰扈輦過

與曾確菴學憲言別

相見嗟何晚斯文今在茲道將眉睫示言以肺肝披薇嶺橫秦望川源入會稽風煙千萬里能不悵分岐

登固原城閱武上王司馬總院

鎮城椎百雉度隴一奇觀地扼三邊險山圍四面寒材官橫玉靶甲士擁雕鞍虜戒無南牧中原有范韓

荆山道中

偶紆名岳駕陟降歷崔嵬苦霧林開曉長空峽隱雷玉橫雙澗落戟立五峯來神鼎何年就龍髯遂不回

余從省下與諸公別既各有詩見贈及行次渭南諸公復有別後贈言一冊追寄

途中因爲次韻附之還吏

和栗健齋左轄二首

誰伴孤征客愁心與去旌昨宵原隰宴今日渭陽程詩向頻賡苦杯從既醉傾相違各努力斯是久要情

聯轡纔分省驪駒又在門新知真若故生別易銜恩忍作東西羽堪傷去住魂誰當既分袂寄語數加存

和馮少洲右轄一首

芝蘭原有托桃李更同門何意三秦地俱銜一命恩易多遲暮感難返別離魂兄弟中原少知今復幾存

和曾學憲二首

憶自投簪久辭家强出門豈知鷄鶩品亦感稻粱恩遲晚江淹恨飄零宋玉魂天涯懃慰藉惟有石交存

已分淮南卧還停灞上旌忽如迷客路不覺緩王程蘭茝芳俱握蒲萄酒漫傾平生無別淚於

此獨含情

與張婁二都閫

秦邑稱天險長城倚數君留田因寓武罷戰即論文西第邀賓醉中原草檄聞他年麟閣事願爾策奇勳

和茅鹿門詩二首

爲憶青門隱相將白首歸心期垂老見音問隔年稀新草能傳賦殘荷好製衣思君烟樹濶獨立倚斜暉

彷彿曲江春俱成滄海人鬢催新點雪衣浣舊淄塵計拙疑浮瓠家貧耻負薪朱門向時客若箇報平津

附鹿門詩二首

從君乞山後我亦罷官歸萬里江湖逈三秋鴻鴈稀雪殘別後髩雲綻夢中衣此夕雙龍劍清秋共落暉

試問看花伴洛陽能幾人鵷行盡凋落鴈塔半風塵我已甘投壑君無歎積薪秋來樓護

輩聞已散平津

斗門橋夜泊

林薄晚來晴維舟坐月明春星低柳岸賽鼓出山城市小三家裹橋危一帶橫風謡聽漸別知向越中行

同郭左使陳少參泛湖值風雨大作俄焉晚晴

湖上風號野沉冥萬壑殊雲容全鎖黛雨足亂飜珠咫尺迷難辨炎蒸坐頓祛餘樽移返照還似輞川圖

石屋寺

是誰開混沌飜署法宮名洞豁霞栖棟峰廻霧捲楹慧光乘晦發梵響應虛鳴豈必皈琳宇方知入化城

弔岳武穆祠

宋祚嗟何及英雄志已孤涅膚期盡瘁蹀血誓長驅未得生還主先將死謝胡忠魂知不寐曾叩帝閽無

飛來峰

縮地來琅島憑虛積翠微只疑星乍隕誰假翼能飛矯矯龍遺蛻翩翩鳳覺輝不知天竺路爲幻幾時歸

宋御教塲俗傳女教塲戲題

別館戎裝罷君王杖鉞看嬋娟驅荷戟簪珥解勝冠宮月隨弦滿朝雲捲旆寒中原如有意應借汝曹難

柳洲亭二首

落照澄蓮浦孤亭面柳洲闇黎何代跡冠盖幾人遊移榻窺飛鳥揚舲起宿鷗坐看漁火集疑有夜珠投

看軒開負郭曲榭遶崇阿坼水分湖小褰帷受月多風條疎振葉露盖偃殘荷歸興煙霞趾還聞起擢歌

詠蓮

芙蕖開水榭裊裊冒金莖薄露花逾潔翻風盖屢傾幻疑舌上吐態似步中生別有衣裁製那

言被衮榮

賀鄭謙山明府生子

聞說充閭報琴堂喜氣盈政方歌雉乳慶已兆麟生綽約姿堪把岐嶷器早成明珠歸合浦先向掌中呈

菊月望日偕諸君過訪高吏部表弟園居登樓玩菊遂携酌過瑶潭待月而還賦此紀勝

元亮幽栖宅求羊索伴來藏雲松徑杳遲客石門開坐列羙尊饌樽浮釀菊酤登高傳麗藻誰是大夫才

既成籬下酌還造水邊居林籟杯前發秋光柳外踈明樓斜吐月深竹暗通渠昔日瑶池宴風流恐未如

題萊賓卷贈方士

之子神仙骨遊蹤遍海隅到來風作引行處石堪驅青鳥迎爲使瓊漿湛作酤飄飄定何日長揖謝人區

王憲使鳳洲麟洲昆玉見訪山中留酌遂
造龍兒讀書所二首

今朝來重客何異握雙珠作供烹山茗容車掃
徑蕪小樓登竹裏別館步城隅借問茲遊興山
陰得似無

名嶽探奇侶清時擅藻才通家交父子委巷訪
蒿萊白雪飄成調黃花取佐杯慚非明陵第漫
枉二方來

洛中劉生以謝茂秦書來訪比別賦贈二
首

一自滄江卧天涯信問疎何來遠方客忽枉故
人書朔雪長河鴈秋風震澤漁非君通憶夢何
以慰離居

之子意翩翩三河俠少年豹韜平世戢龜策異
人傳好客無崔瑗憐才媿茂先莫嗟歸計薄知
有洛陽田

上巳日同諸公郊遊各賦二首

疎雨過春城郊原景倍明黛橫山遶郭綠暗柳

藏鶯蘋渚停橈坐蘭皐結佩行江南自有樂非
必歲時情右秀野塘
偶逐尋芳興翻成不住蹤閣凌千地出入比七
賢從曲水疏龍藏崇山表鷲峰本來無垢穢非
敢抗塵容右龍潭禊飲

舟行苦旱偶作

入夏常無雨炎氛異往年火雲流亢日赤地槁
連天愁劇三農望貧懷二頃田桔槔聲徹旦倚
棹不成眠

送張山人還越一首

把酒聽離歌無如歲晏何客衣江上薄鄉路雪
中多鴈嶺標天柱龍湫寫鏡波欲窮靈跡去從
子卧煙蘿

因張山人寄懷侯二谷吳寤齋二丈一首

所思成越絕仙嶠渺滄瀛宅近浮丘結山高綺
夏名三朝歸士譽四海頌河清信美懷連璧能
無獻主情

同王憲副弘宇馮山人萬峯夜泛黃龍浦

薄暮棹孤舟歸潮咽渡頭雲啣殘月上江帶斷
氷流截險防蛟窟衝寒宿鷺洲何如牛渚夕興
接和歌遊

楊明府羅山上元前二日招燕別署二首

茂宰行時令清曹卜夜分交疏淡華月逈棟宿
寒雲酒酌椒蘭氣屏開綺繡紋忽瞻鳧舄近疑
擁列仙羣

芳宴移華館輕陰歛夕氛階蓂開冒雪庭木上
千雲列炬驚春艷徵歌達曙聞武城弦誦里今
日在江濆

和皇司勳以范太卿先與余有約不赴其
招以詩見寄

憶過高士里遄返野人航問客來何處懷人思
與長音傳霜外鴈香泛菊前觴千里聲元和吳
歈況一鄉

送李文仲遊豫章因懷徐使君

芳春催物候遊子意何如彭蠡鴻初動章臺柳
正踈離心江上月行李篋中書遥想依劉處停

雲目湫予

范太卿園晚宴集和王觀察韻二首

爲訪名園勝因過柳市南山光片霞結樹影一池涵樂意魚相入歌聲鳥觧叅坐深歸騎晚華月吐層嵐

登嘯園閣

何處堪招隱青門路向東開園方鄭圃留客醉山公逈閣松蘿架遥峰睥睨通憑高清嘯發裊裊薄雲空

仲秋日陸宗伯招同陳太史盛吏部燕集

龍潭佛閣二首

仙侶聯驂出禪扉接席懽峰紋看欲染秋色攬宜餐虎踞藏經閣龍叅演法壇群諠坐來息清磬發林端

叩寂行將遍凭高景倍幽雲將潭影瀉風雜梵音流處處飛泉壑山山落木秋爲心會不住到此獨淹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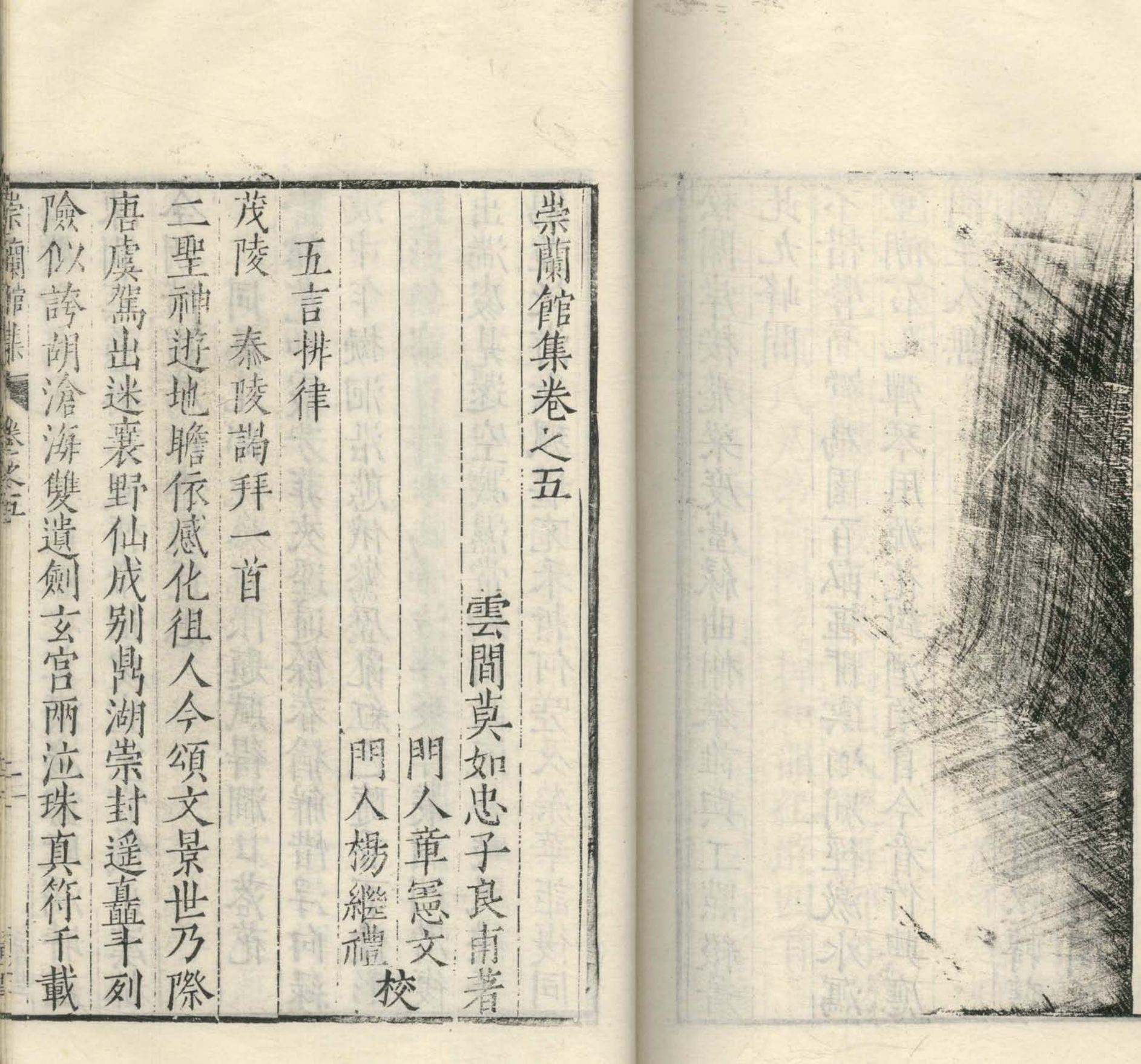
送郡理范岫雲擢南比部

數載見心期能無重別離愁縈芳草路夢繞白
雲司漢吏驚田叔吳都待左思連城方在握應
不廢明時
宦轍偶夷猶無然感滯留青山畫裏署明月鏡
中秋恩並棠陰永言慙玉案酬書郵應不遠時
可訊滄洲

范太卿携榼要予及馮山人泛舟郊外訪
顧氏兄弟兩園返掉和韻紀遊四首

有客期招隱行唫入小山丹霞深菌閣白石偃
松關岸接飛梁度臺緣曲榭攀誰與工點綴着
此九峰間
不惜營高媚爲園百畝區開雲通別徑激水瀉
重湖石几彈琴用源花對酒須自今看竹興應
問主人無
別構煙霞外相輝棣蕚間偶窮新磴道忽轉舊
溪山幽磵蘭仍馥崇阿桂可攀絕憐躋迥閣孤
峭俯人寰
興罷蘭橈發遙林日已晡憶歸始寧墅載得輞

川圖帶月飛烏雀隨風偃荻蘆漁郎相問姓欲
道已忘吾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門人章憲文
門人楊繼禮 校

五言排律

茂陵 泰陵諸拜一首

二聖神遊地瞻依感化徂人今須文景世乃際
唐虞駕出迷襄野仙成別鼎湖崇封遥矗斗列
險似誇胡滄海雙遺劍玄宮兩泣珠真符千載

秘嚴衛萬靈趨是節春之莫瀼瀼露既濡時羞陳澗藻懸樂奏風梧帝悃虔宣室宦儀出漢都今朝陪盛薦何幸濫臣愚

同吳比部沈參軍限題賦得澗口落花

野館花如霰芳菲夾逕通餘春猶解惜浮向綠波中乍擬洄沿態俄驚歷亂紅色隨香不住形逐影無窮胥荇牽爲帶沾萍聚作叢洞門潛復出湍處見還空濺濕常疑雨乘流易颺風襖亭觴並泛游女珮堪充采折何嗟及榮華詎復同

獨將幽怨意零落御溝東

同諸省僚宴集夏戚畹山庄

省居多暇日相索訪郊坰聯騎花間出聞蟬樹底行名園開戚里遊客擬登瀛鑿沼跧金穴爲臺眺玉京逶迤松逕密窈窕竹房清輪扇揮炎去鳴餞引籟生藤枝須掛袷葵茹待炊羹展簟雲依席徵歌鳥和聲醉來交屨舄興極薄簪纓一遣諠煩累兼諸吏隱情味歸城析暮休沐荷昇平

南歸自楚

南荒初被命北闕好投書連客今歸矣衡門故晏如子情慚棒檄　帝意惜牽裾入楚遊先倦歸吳計未踈隱尋梅福市貧憂子雲居望望鄉園近行歌御扳輿

途中春行憶江南樂

遥憶五茸城群芳日向榮青陽迎臘改韶律應和鳴有動皆呈色無生不麗情窺園花歷歷出谷鳥嚶嚶飲蜡村多釀嘗新市有餉尋山籃舉便棹水木蘭輕南陌聯歌袂東皐促耦耕青樓車馬跡白苧管絃聲樵采皆吾適琴樽寡俗營江南信有樂歸去偃柴荆

沈水部邀登顯惠觀戊巳山亭同吳峻伯賦

仙家何好異簣土學三山邊覺蓬瀛近言同水部攀遂迴凌石磴隱約叩松關出岫層雲卷冲煙獨鳥還四營連象緯萬井隔人寰汶泗懸林杪龜蒙入戶間紅塵心不染白日思堪閒便合

期揮手脩然擬駐顏官程君莫問余性本踈頑

附峻伯作

過魯懷靈嶽臨河見小山秦松吾未訪淮桂此疑攀躡蹬凌蒼靄憑闌俯綠灣石模峯勢疊門帶竹陰關眺遠危厓立搴芳曲逕還千家分樹裏三觀倚雲間座挹天人氣尊開地主顏日斜遵去路送客有綿蠻

從呂亭取道廬江抵巢覽所過林巒之勝

詰朝紆僕馭取道愜幽期野館聞鷄早春星送馬遲曈曨初日上幕歷片霞垂山靄沾衣潤林容轉嶂奇人家青壁裡亭傳白雲涯映水千花色迎風萬柳絲樵歌聞比里賽鼓出東菑遺菓村童獻行厨野鹿窺到來風別似深處境誰知疇昔踈頑性常要汗漫期武溪應遠近茲地已堪疑

放舟龍潭因棹城西觀蓮有賦

挂帆雲水外放溜谷城隈既泛龍潭曲還攀鷲嶺臺炎暉行處滅秋色望中開漾碧淪漪轉分

紅茜茜來葉團千盖密花學九枝栽倒影潛鱗
唼繁陰浴鷺猜飜風疑麝氣泫露泣珠胎十里
全披錦孤根不染埃撩人清可挹懷遠興難裁
釆釆江皐暮將誰寄贈哉

諸老席間和韻

誤作淮南宅言來厠八公沐芳芸閣啓就煖地
爐紅綺席全披靄長裾欲御風階敷迎日莢杯
挺冐霜叢衰晚慚仙侶惟堪取醉同

嘉禾三塔

三塔倚霄半凌兢躡紫煙分標依淨土列搆指
諸天一一呈金粟亭亭間白蓮光搖龍藏日刼
數鴈王年珠拱慈雲合雕楹法雨懸攀危超上
界眺逈鏡迷川舍利存仍幻浮屠起亦緣我心
元不二証取一燈然

贈胡總督平倭一首

熈朝開景運萬寓際休明窮髮來重譯雕題欵
四征小夷何反側蠢爾自縱横駕浪逾滄海揚
帆過赤城羽書時不息刁斗夜常驚于越愁雲

暗勾吳虐焰盈拯民勤廟略遏亂屬師貞異命
申中閫軋威假上卿轄兼諸省重部署百蠻弁
薄伐追南仲臨戎邁智墨乘時孤憤積許國一
身輕電逝稜威迅神藏紀律精奇方六出變動
以萬全成決勝摧鋒入先登負石行一麾剸虎
兕五夜掃攙捨捷奏裁戎幕先聲動漢京扶桑
堪勒頌銅柱待標名優詔承　天寵酬勳軫
睿情秉樞參密勿錫羨嗣簪纓余憶南宮謁曾
聆上國榮漸無劇孟策空學子真耕喜值烽煙
息長謐荷太平

聞秋聲有感寄同社諸公

原野音何厲虛堂聽漸真驚眠偏入夢起視閒
無人誤比泉奔壑非關籟轉頻到來纔殷殷迸
處忽驂驎鳥雀栖難定風雷薄未馴入林濤在
樹隱寂谷名神有觸堪形槁無攄不數迴可宜
慘慄況值此變衰辰亭毒寧遺物庱劉亦少仁
清商一夜動白髮幾莖新寄語同遊伴無辭酒
入唇

七夕前一日宴集董大理新居

偶挾同心彥言登別構堂落成光燕雀延益媿
求羊入坐雕譚發分曹綺席張日交蘿薜影風
散芰荷香泣露玄蟬急衝炎白鳥翔楓飄過一
葉槐古蔭千章嘉耦星將聚窮愁夜故長金閨
新罷杼銀漢趣爲梁習取揮毫興來晨賦七襄

送何比部改官南都

翦冠論交者君才最夙成屬辭追大雅馳譽邁
時英海內何平叔雲間陸士衡孤標推後傳雙
璧許難兄材貢南州美光沾上國榮羣公誇得
駿學士望登瀛猥以分曹寄空淹題柱名珠投
人易眩蘧屈氣難平遂戢圖南羽彌安處下情
心隨江上鴈望引雪前旌蘭省銜新命金陵訪
舊京觀迷鵁鶄影臺佇鳳凰鳴有寺多臨水無
山不抱城追遊神共往悵別思逾縈況復姻連
契相期義分傾天南遥倚望劍氣斗邊明

送王水部榷稅武林

粉署星文動江皐使節宣言征山澤賦用助水

衡錢地爲探奇去名隨振藻傳緣巖尋古刹就
水畝芳筵故里吳歈接遥封越絶綿楩楠通禹
貢舟揖濟商川俗有輸賓稅村饒釀酒泉棄符
人不競剖斗政稱賢吏隱聊乘興王程遲早旋
獨嗟萍聚迹爲别又經年

顧少參宅觀燈

鐘鼓動嚴更年光賽洛城誰家春色麗此夜月
輪清緹騎穿林合芳筵傍水呈風流朗陵會豪
爽辟彊名蓮炬千重出蘭膏百和成枝枝蘂珠
焰片片綺霞輕妬柳叢金縷侵梅鬬雪英辭紅
迷舞袖散采晃飛觥火樹攢空暖星廊奪曙明
虛無帶河漢深淺綴簷楹駘蕩懽情洽微茫老
眼驚客移花谷賞人踏絳霄行選妓登蛮錦徵
歌列鳳笙曲池供汎酌閒墅待携枰醉狎陶彭
澤狂呼阮步兵不妨窮宴賞常此荷昇平

尚侍御出卷索和韻漫題

時康鯨海晏兵戢島夷平羽檄搖秋色鐃歌動
凱聲瑶圖千里斥文德九功成雲從仙班輟霜

臨繡斧清烽煙消夜警甲士散春耕令出羣謀
絀談蜚四坐傾勞謙虔禮下履盛戒持盈濫許
垂綸侶俱叅入幕英栢臺乘興出菊岸攬芳行
命酒還移棹臨流且濯纓天晴孤月逈波淨片
帆輕珠斗懸如綴銀河寫欲橫來遊皆布惠別
去總題名計日驪駒發趍朝振鷺鳴及瓜催驛
傳喻藎急王程宣室思才子中朝假上卿獨餘
歌子聊漫切榜人情

送沈光祿采藥閩浙

軒皇宣寶籙漢使擁星軺采藥窮巖逕尋方犯
海潮春陰滋澗草雪後長山苗玉粒侵雲摘璚
芝和鼎調出從丹洞口歸獻紫宸朝莫入天台
去逢仙別路遥

諸鄉友招宴虎丘時龍兒北上應試言別

朅來虎丘下一禮鴈王臺芳宴羹蓴候群賢掞
藻才攀林尋澗壑拂石坐莓苔竹裏琳宮敞藤
陰石峽開雨花侵坐入梵響和歌來鵰鶚秋當
奮驪駒晚正催莫懷兒女別勉作棟梁材價入

千金市人看駟馬回青雲元自致白璧豈無媒
顧爾名龍義慙余老蚌胎捷音須早達待覆掌
中杯

與客遊慈福寺

息徒躋鷲嶺窺偈俯龍宮谷杳林光晦山廻石
徑通覺花交砌客寶樹覆堦紅法界人天接禪
關水月空爐薰浮竹氣講幄敝松風高士慚玄
度幽尋憶遠公未能投白社先與素心同

送大中丞谷公由浙督撫晉少司馬還朝

一首

皇輿表東海惟嶽誕生人禮樂推名彥文章簡
異倫蜚英依日月振履躡星辰干越堯封絕勾
吳禹會陳命監移憲節開府借儒紳百辟驅前
弩諸侯拜下塵撫綏江介戢畧定島夷賓文軌
三驅布稜威九伐申胠邪驚掣電嘉善藹陽春
信出垂金石風行動鬼神艱難蕃國計肫切濟
時仁墊溺吒安堵謳歌俗返醇受成清吏道秉
哲照沉淪憐茹茅俱拔材樗梓並掄謙撝忠益

廣勳列口碑新　帝眷虛丹地台階陟紫宸入
叅樞密務秩右鼎鉉臣禁衛須平勃中軍佐郗
荀瓜期行傳迫巽命簡書頻夭矯看飛隼扶携
擁畫輪蹇予曾忝竊分省濫宣旬晚沐幃幪賜
生全畎畝身德隣心獨邇知已報無因秋草牽
離緒關河渺去津履絇空在望几杖竟難親願
附昇平頌情均擊壤民

贈徐方壺一首

聞君曾學道受訣自長桑蜩化看生達鴻冥羨
羽翔山同綺季隱俗表鄭公鄉共許連城價終
含照夜光傳經宜有子題柱早爲郎國典優三
老時名景二方綸褒何日下待介紫霞觴

戲題走馬燈

何物輕猥少提兵夜度壕片煙明斥堠寸葦揭
干旄縮地羊腸近行空馬足勞窮追寧畏伏轉
戰詎因挑一一皆擐甲紛紛盡插貂怒螗殊賈
勇鬬蟻不聞囂蠻觸爲鄰敵焦僥帥爾曹執俘
成捕影清野借焚膏決勝終何益雄心且自操

詰朝知偃武誰爲賞功高

萊庭重壽遥祝爲林太僕弘齋遺頌尊人賦

賢聲光閥閱瑞靄溢幨幃壽毋期初屆寧親願偶違情非令伯疏心動老萊衣詎緩慈烏戀難廻駟牡騑書從綸並下觴逐羽俱飛冬笋迎炊茁炎薰度枕微承懽時正永駢慶古應稀忽報瓊枝茂彌騰寶婺輝繩繩緩福履籍籍嗣音徽今日看榮養誰云羨錦歸

賀國子助教張君父受封

不堪聞輓曲行路欲沾衣

壽鄧文野明府

河嶽鍾靈運文明誕鉅賢一行紆墨綬百里動朱絃政協烹鮮喻才看製錦妍風猷殊卓爾端雅更翛然飾吏緣儒術平生抑利權閭閻恩漸溥臺省譽方延鳳集爭占瑞鳧來喜御仙縣花迎雪媚庭樹得春先曆紀星爲歲樽開綺是筵還應採輿頌持獻　聖明前

嵩嶽鍾祥冊爲胡郡侯賦

露冕諸侯貴專城四十强乍疑仙作吏會是嶽
呈祥問俗能輶式褰帷鶴馭翔才當遊刃睽政
擬解絃張時雨千家潤仁風九夏揚南樓庾亮
月北海孔公觴壽域時清晏春臺惠溥將榜人
歌予晰髦士譽斯皇奏最先諸道掄材重洛陽
璽書褒卓異汗簡記循良柏府題名舊棠陰化
日長行看飛絳節謁 帝五雲傍

七言排律一首

鄭明府入覲還會赴召宴別朱氏園

舊卜賢人里飄然物外怡不將榮祿競偏與水
雲期折券仁聲溥還金古道維棋枰從雅好樂
府播新詞有子揚千路承家儼令儀珠含淵有
潤玉産石生姿詩禮儒紳譽人倫士者師占星
扶杖處就日舞斑時 聖代崇褒典臣工恤爾
私鸞書輝奕奕燕喜晝遲遲寵借芹宮渥波含
壁水滋詎疑綏祿養從此眉期願

和王憲使盛吏部秋日晏集韻

白雲深菌閣涼吹度湘簟客願諸英集筵開四

美蕪隔林延霽景濯霧吐新蟾珠簟方流靄氷壺不受炎蚩險踈砌急葉避隕霜嚴令日推能賦憐君苦道鹽鹽韻竟苦難和故用張融海賦事一謔耳呵呵

許太夫人輓詩一首

右族仙媛錫幽芬令德稱閨儀光閥閣宸眄炫台微象服遂何好殲良理竟非珮環猶籍響英爽悵何依鏡掩瑾臺魄星沉寶婺轜綸言垂渙汗玉節動驂騑寵渥濡朝露恩光照夜扉風移萬嶽去神化洛川歸金谷花餘泫燕郊草正腓

漢代循良卓魯才璽書光寵動三台天邊倘挾雙鳧去海上還携一鶴來退食自公朱篆集名園選勝緑樽開山成疊石當窓墮橋學浮槎犯斗週比屋絃歌化理繞城桃李屬培栽風生蘋沼吹天籟雨度松關點砌苔蔓草知榮承墨綬片雲邀興傍琴臺行穿芳杜裁爲佩坐擷紺荷取佐杯觴以陳人參讌喜許偕仙侶濫追陪只言孔邇瞻依切無柰嚴程簡命催振鷺千飛看天矯驪駒將賦合徘徊欲知宣室招賢地延

首瞻依終闕限

上仙

一自　先皇勑守臣千秋魚鑰鎖流塵班休禁旅譏訶卒頭白中璫給掃人泰畤有基松橡合寢園無狩鹿麋馴祗餘雲氣時來往想憶離宮望幸辰

虎踞桓桓古石頭眞從赤縣表神州地連幸沛歌風里水學橫汾泛舸秋甲第千甍交輦道垂楊九陌隱粧樓長安衣馬輕肥者今日周南豈滯留

淮甸龍飛誕　聖期禨祥先報鬼神知黃金夜識千年氣白羽朝麾百戰師畫野祗憑天作塹控夷翻借海爲池小臣頌罷思文烈洒淚　皇陵認卧碑

南都夏至齋宿荊川先生有贈次韻奉酬

遥聞大報啓玄宮千騎星陳扈輦同建禮衣冠分省隔汾陰鐘鼓夢魂通群心戀日重華表瑞氣瞻雲五色中賈傅未還宣室召（時先生巖卧未起）敢將樗散恨遭逢

附荆川先生詩

萬乘親郊幸北宮千官齋祓兩都同靈光正想泥封上清夢遥依輦路通煙散玉爐知晝永星分銀燭坐宵中聞君已就汾陰賦猶向周南嘆不逢

聞王蘗谷中丞買山陽羨以爲丹室寄贈此篇

早辭華衮爲求仙晚卜荆南地更偏澤國波涵滄海嶠洞門春釀紫芝烟爐飛藥火諸真衛枕

發丹經別指傳此去君窮人外境星槎何日是歸年

鑾江同蔣大參南泠陳山人鳴野譚朱二文學夜集因送山人還越

青郭林扉暮靄多滿庭涼思在藤蘿月雜天漢當杯落風帶秋濤冒檻過遠跡直窮沙鳥徑新聲忽送榜人歌淮南信美遊仙地興動山陰未爾何

補官祠部一首

抱痾廿載卧林園再上公車荷　主恩自顧涓埃無術補却因籩豆媿司存名趙漢署常休沐朔罷尚書每晏温敢道陸沈聊復爾君看方朔在金門

立春省中作

東郊迎氣翠旛飛還視明堂闔左扉令月一夜條風蘋末起萬家春色柳邊歸波添太液經殘雪露泫金莖泛早暉忝竊祠官隨聽禮已聞耕籍戒宵衣

送晁太史冊封周府

曉辭閶闔啓嚴程太史銜綸向洛京遂有圖書開冊府言將河嶽表宗盟晴原雪避鳴珂色候館花嬌擁傳行若遇諸侯門下客莫教枚馬擅才名

大内瑞雪應禱

星壇祠禱夙精禋飛霰崇朝捷有神爲絮乍驚宮外柳散花應滿域中春氣先農扈占年曆恩到關河挾纊人爲問黃臺賦遊日何如表瑞

聖明辰

長至祠部齋宿二首 己酉歲作

齋居西拱掖庭垣月出高陴樹影團　天子受釐扃萬戶圜丘有事肅千官玉爐香散宵鐘永蘭署霜清曉珮寒想見盛明文物久夢中僊樂下和鑾

南宮秘省應文昌耿耿星河逼曙光風度嚴城遲鼓角月驚虛幌問衣裳甘泉獻賦文誰似宣室留賢夜未央端媿腐儒叅省彥十年學禮始爲郎

送高郎中從內直改禮部出守平凉

曾侍明光握綵毫南宮聽禮接仙曹望之試郡仍三輔潘岳論年未二毛草白涇河秦塞闊天青石峽隴雲高古來保障須循吏西顧當分聖主勞

長陵謁拜

群峰百轉更攀危圭璧群將薦寢儀路指齋壇嚴鑰啓星傳燎火曙光遲重關迢遞風雲色萬

木細編雨露私悵憶　文皇仙駕遠遺弓千載
望中疑

和答袁懋中太史禁中雪後見懷

紫宸朝罷啓巖城旦下彤扉晝漏清三殿日高
香霧斂千峰雪霽曉寒輕楊椎天祿讐經暇方
朔金門避世情僵卧故人驚忽起何來郢曲振
希聲

西山道中

路轉朱城入翠微落花啼鳥競春輝天開疊障

西隣簫管動韶年瑞雪薰庭燭吐煙金馬詞臣爲令子瑶池阿母是飛仙搴來佩即忘憂草捧處杯成獻壽筵菽水有懷應媿我報君愁擬白華篇

送吳民部陝西邊郎

分曹此去莫躊躇出塞榮名使者車萬槖裹糧煩會計兩河擐甲望旌旟温綸好布令知德便事應條幾上書今日關中漢畿輔鄧侯經理復何如

暮春同陸平泉太史楊抑齋大行都門外憩集池亭亭作流觴曲水之景識遊一首

五雲城闕曉菁葱別有仙源一徑通行野風煙寒食後隔塵軒盖禁林東魚吹靈籟搖蘋末鳥送春聲出柳叢試向永和論勝事不知千載竟誰雄

送蔡白石使君補官衡州

寒催栢葉夜樽虛興引雙旌雪外驅宣室有懷

方側席潁川何事又分符山連巫峽猿朝暮書到衡陽鴈有無莫倚雄詞少雲夢郢中今日漢西都

送袁定山員外奉使金陵發帑錢頒賜倭夷便道歸省吳門

重譯翩翩欵　聖明仙郎持節賦南征島夷并服通炎海大府金錢發舊京木落長淮秋月迥帆開楊子暮濤生王程即是寧親處羨爾吳趨畫錦行

○同謝茂秦山人蔡子木太守張汝王元美二比部過集吳峻伯比部宅即席各賦得飛字

選勝乘春興不違翩翩五馬退朝歸含香署裏逢仙侶列宿光中隱少微歌管相和城柝起譚鋒欲競酒杯飛古來行樂長安地莫遣良晨此會稀

一

○送同年王汝脩補官六名郡理憶同獻賦入甘泉羨爾才名即仲宣霄漢分飛

常異域音塵相憶動經年一樽燕市悲歌裏定
馬黎陽祖道前早晚知君徵禁近只愁蓬跡又
茫然

送故人吳伯材莊玄育會試下第南還

燕臺同客悵分襟驟旅蕭蕭起越唫獻賦不蒙
金馬詔抱書還卧白雲岑官橋楊柳離亭色春
水蘼蕪故國心疇昔彈冠何骯髒莫將年鬢使
愁侵

○

送芳支部順甫謫官廣平

清朝籍籍攬英奇君去漳河衆所悲最是高才
多負俗非閑明主不同時離愁對酒顰人淺
承謦之官策馬遲莫向秋風太蕭索少年分手
易前期古詩有云少年輕離別分手易前期

送沈大參入覲還楚

腰章執璧氣何閑振鷺來儀自楚關奏計定推
群牧最入朝先接上公班白雲舊署尋遷墨玄
衮新恩拜賜環此去浮湘聊載筆空聽鳴玉五
雲間

謝吳山人以所著集及裁定天文地理圖

寄余京師

秦阜山人何好奇談兵博物且弘詞知玄自許支離德獨往長要汗漫期赤縣廣輪圖禹跡玉衡星野按周髀上林賦就還予寄媿似名因狗監知

潞河解維謝茂秦山人送至天津爲別

萬里銜恩下紫宸關河回首隔京塵心懸魏闕危明主贈乏綈袍枉故人曉月揚帆辭潞渚春風折柳向天津慚予去國猶牽組朝市何如一隱淪

附謝山人作

美人解纜移河浦野老扶笻出薊門原上晚風吹白幘水邊春草對青樽海天一望高歌起吳會終知古調存千里心期仍皓首江淹有賦莫銷魂

與吳比部飲延禧觀醉忘聯舟之約辱有追贈遲之良久悵然還寄

同遊何事滯仙槎負却青春覽物華不醉盃中

眠藉草定過洞口出迷花關河背關停雲逈野
館乘潮落日斜欲寄賞心無處達轉憐前路入
烟霞

附吳峻伯原韻

千里江程並使槎與君結約自京華詩篇夜
送衡蘭氣酒盞春隨桃李花登閣早時雙蓋
駐乘潮何處一帆斜亦知李郭風難及極目
前川已暮霞

○太白樓在濟寧即任城令賀知章觴李白處

太白樓雄百雉開兩城山色並崔嵬莫因仙
令君東道合有星文謫上台天遠鶴巢珠斛下
月明鯨泛海濤來秦碑魯殿俱消歇未覺浮名
勝酒杯

望嶽樓樓在東昌曰望嶽者蓋祖杜少陵
望嶽詩也余作是詩時猶存舊額
而近聞改爲光
嶽失其指矣

麗譙百尺倚嶙峋面面凭虛火四隣忽向望中
低岱嶽始知行處逼星辰雲迷漢武函封石雨
洗秦皇輦路塵別有所思勞極目迢迢梁甫欲

四愁詩云我所思兮在太山欲往從之梁父難

雲龍山登覽因感楚霸王故都

徐方名岫此躋攀兩岸河光窈窕間樹杪層城高睥睨帆前急峽寫潺湲白雲良爲從龍起落日誰招放鶴還千載雄圖遺恨在荒烟漠漠草斑斑

渡淮謁天妃祠一首

春深淮甸草離離渡口維舟日暮時巖桂未投招隱賦渚蘋先薦女郎祠潮迎法鼓風中斷帆背仙幢樹杪移試問天涯名利客歷波如此欲何之

黃鶴樓太白登黃鶴樓無詩者後世徒以爲推讓崔顥之意而深味其言實以黃鶴樓蹠然江上所見惟鸚鵡洲漢陽樹二景而爲崔道盡故不復作爾令姑以其遠景一賦之則誠漫也

崔顥未題黃鶴樓昔賢曾此揖浮丘乾坤俛仰人俱往江漢朝宗水獨流赤壁燒痕千載杳梧雲色九疑秋登臨自有無窮慨況復狂歌入楚遊

五祖寺寺有五祖手植松及白蓮池

迴坂千盤掛碧岑偶紆玄覽一登臨層臺躡景凌飛錫別境藏雲杳梵音松壑雨餘秖樹暝蓮池水淺刼灰沉西來欲問傳燈事寂滅仙蹤詎可尋

寓城陵磯有感

楚澤經旬滯客船羈愁黯黯忽催年身甘畎畝思投劾病掩詩書學坐禪鄂渚濤聲秋樹裡沅陽山色瘴雲邊不須吊賦臨湘水聞說遺墟一惘然

謝張少參問疾

經旬旅泊懶之官病起朝來強自寬白鴈影稀衡岳近丹楓葉落楚江寒愁中客鬢驚秋易夢裡家山拂袖難世事茫茫惟有醉對君慚着貢生冠

楚中還別房考張憲使先生一首

一從蚤歲辱披掄山斗瞻依道故尊跡濫明珠因長價春同寸草亦知恩吳關憶夢寒迷鴈鄂

渚離亭晚嘯猿廿載薄遊今尚尔慚稱高足馬融門

遊大崖山寺一首 寺爲先賢李大崖故趾

春光杳藹遍山村半嶺煙蘿護法門入問遺風傷往事坐宣諸品晤玄言堦前忍草承携屐雨外空花墮洗樽笑睨塵纓還自縛却來此地避煩喧

尹都諫介石同鄧饒雷三進士期余會大崖山房相過各百里時嘉魚諸文學咸至相與講藝信宿而別

昔賢嘉遁有精廬折柬相期百里餘雲壑藏幽香界聳石房流響梵鐘踈杯前逆旅班荆話袖裏先朝諫獵書不薄淺才令荅難同心何處有離居

得還山報一首

沉病經年客楚關恩波幸許遂踈頑曾無犬馬酬明主又橐琴書返舊山海上群鷗驚乍定淮南叢桂往將攀寧親不用求萊綵笑拂塵衣

染欲斑

陽邏題蓬萊寺一首

遂萊海外列仙巖縮地何因結此菴紫氣乍疑東望合白毫俄向上方衆識空五蘊因觀妙降盡諸魔始現曇二氏本來無別相雲霞隨興可投簪

江浦謁莊定山先生祠

梁園夫子漫儒名濮下卮言祗叛經世降幾人聞大道山高何處仰遺靈千秋薦藻荒祠在四壁懸蘿故宅扃借問九原如可作爲君投紱等浮萍

江上阻風遥望金山因懷秀上人

孤峯迢遞迴難攀野色蒼茫夕照間一水即分人外境諸天那辨霧中山心隨急峽江聲斷目送亭雲鴈影還盡日風濤驚旅泊可宜深處有僧閒

同陸少宰董文學馬蜷寺避暑和前輩韻

各賦一首

炎蒸何處托幽深香界來過一散襟偶借風旛
訓慧辯還因水月鏡禪心天花墜處沾飛錫地
籟時應撫琴用釋伽天王事齋罷卧依雙樹下滿庭
涼露夜沉沉

附詩二首

城隱雙林一徑深揭來風壑共披襟未驅白
日渾忘暑始信青蓮可喻心空裏花飛優鉢
雨定中雲護石床琴漫言仙掌能消渴此日
空門且陸沉　少宰

雙樹摩空歲月深靜臨德水濯塵襟浮生偶
解安禪性爭士空成出世心法雨有時霑座
塵慈雲長日覆牀琴人間湯火應如炙秖覺
清涼萬籟沉　文學

贈殷無美讀書九峯

挾冊尋幽避俗氛九峯高躅迫離羣滄江暫寄
龍蟠蹟玄霧先窺豹隱文投謁幾人迎倒屣卧
齋有客爲書裙通家不厭吾衰久時許巾車叩
白雲

招隱非關問白蓮知君自結靜中緣朝登絕嶺雲隨屐夜課寒窓雪映編神駿未鳴猶伏櫪雕龍有辯輒驚筵山川異日徵流寓記取班生負笈年

攬鏡

朝來攬鏡坐層軒靜對松筠獨掩關近事可堪思往事酡顏俄已變蒼顏日斜葉影過墻角秋至蛩唫入戶間薄暮商歌何處發有人憔悴老深山

答謝山人茂秦寄訊海寇消息

雙魚傳訊故情多鯨海年來久息戈春雨荷鋤耕隴畝夜鍾高枕卧烟蘿寥芳南澗堪招隱岸幘中林好放歌敢向端居忘　帝力清時箕潁總恩波

贈吳郡伯

在璞連城世豈知只看搤腕一呈奇逢人達節堪相許垂老貞心耿不移漢法三章分省日秋風五馬賦歸時當杯試共論交態肝膽從披近

向誰

飲陳太史宅和韻

面水堂開曲抱城隔林晴色片霞明卜隣喜傍
僧齋靜選地偏多市隱情槽發新醅逢歲蜡詩
成遥夜擁寒檠東南此日看人物肯讓名山作
主盟

和龔給諫人日觀迎春之作

節月回寅斗柄臨龍城淑氣曉來深繞逢人日
宜求友未覺陽春寡和音霧罥仙萸凡幾莢風
歸變柳欲成林迎祥浪逐兒童喜不恨蘭騷短
鬢侵

張比部新構園居和韻遺贈

題柱才名撫壯餘輒輕葦組意何如千秋擬就
藏山業五畝聊營負郭居到檻溪流添沼滿隔
林峰靄入樓虛慙予老作滄洲伴莫訝過從禮
法踈

和韻酬袁比部右史見贈

序轉三陽百禄適舍人高[illegible]精脩爐飛藥火

金將化匣隱吳鈎價未酬起草祇今留漢署曳
裾早已重諸侯慇懃好語勞相慰潦倒滄江總
白頭

飲鹿門茅年丈有感

曾携挾策獻金門濩落還同守故園賦就千言
名早立家無二頃舌徒存問年那復臨青鏡感
舊惟堪倒綠樽莫向榮枯論晚節慙將蕭艾比
蘭蓀 時報鹿門子已舉進士

賀陸宗伯親家得孫并與伯達壻二首

蓬弧家慶及青春合并椒花入頌新瓊樹又傳
天上種驪珠爭羨掌中珍岐嶷器早生如達燕
喜堂開瑞有麟敢向吾衰誇宅相好繩爾祖步
芳塵

寒傾栢葉醉芳樽歸理懽悰與婦論得事伯鸞
憐幼女却看車騎有聞孫老年一爲加飡飯餘
慶常堪倚德門最是登堂先賀客還留曲室把
蘭蓀

遊長水塔院二首

寶塔差栽別院開烟蠹面面水縈廻空中幻出
無生界鏡裏鎔成慧照臺衢菓鴈投沙磧下聽
經龍帶海潮來欲逃人世須行樂試辨沉波幾
劫灰

乘興方舟一水涯偶隨風引過僧家到嘗菰米
分齋供坐擁爐薰檢法華仙梵依微何處樂香
臺縹渺聚成沙濤聲入夜驚還定起步寒塘月
影斜

秋日同馮子潛宋初陽沈侯璧蔡幼君馮
咸甫董元宰及余子是龍泛泖四首

極目蕪葭興渺然澄泓一壑水連天誰排震澤
来千頃轉向滄溟注百川濤氣蒸嵐遥吐岫波
光浴日黯生烟蘭橈薄暮憑虛發直似乘槎犯
斗邊

四郊秋色滿楓林澤畔聊爲楚客唫夜寂凉颸
起天末烟消華月湧波心高丘不辨雲沉樹空
宇時聞鶴在陰莫向平原訪遺跡臨流灑酒易
沾襟

五湖煙月舊爲盟興引扁舟汗漫行胃水殘霞
延夕霽叩虛靈籟起秋聲時當釀菊堪成供興
取臨流好濯纓借問帆前和歌者相逢誰得似
袁宋

漁樵伴侶芰荷裳鼓枻中流興欲狂轉眺群峰
疑海嶠遍探名刹禮空王泣珠有室潭千尺捐
佩懷人水一方若紀茲遊傳勝事好奇應不數
浮湘

謝陸宗伯惠菊

名花傳自慶麟堂雅稱幽人釀酒嘗閱歲久來
知晚節隨風分出帶餘香東籬處喜看生色南
澗寧須賦采芳解道頹齡從可制明君白首傲
羲皇

和盛吏部見贈詩韻

相依白社五葩西策蹇慚抆逸駕齊招隱未捐
芳草佩驚筵忽覩綵毫題興臨秋水成濠濮棹
入花源失武溪何處不堪期杖屨謾勞林鳥嗔
人啼

秋日飲子潛馮友宅

半畝爲宮昔鄙斜王人留客飯胡麻興揮麈尾催椎辯抱土驪珠入大家委巷經秋深落葉孤城帶月起悲笳相逢不與公榮飲壤壤車塵鬢易華

席間贈子潛用韻

爲憐秋色就黃花誤比春風隔絳紗到喜階除馴鳥鵲坐看衣帶滿煙霞無魚未減盤飧供有竹偏宜市隱家却笑楊雄耽寂寞翻來索酒向侯芭

秋夜同陸宗伯范冏卿馮京兆飲董廷評宅和宗伯韻

于尉門高夜未扃廣筵開處應占星鳴琴就月文成綺列炬焚膏燄吐青身健嘉平新甲子人瞻建禮舊儀刑興來劇飲商歌發涼露塗塗月滿庭

仲秋既望同諸公夜集陸宗伯第和韻一首

一秋佳景會平分嘹唳排空急鴈群北海尊開過子夜中林歌起遏行雲露零叢桂花光濕月上高梧葉影紛笑折蘭若相問贈倘披襟抱此清芬

早秋一首 因徐孟孺作有感

高城砧杵報秋時覆井桐陰曙色遲萬壑驚颸鳴磵葉一天涼雨濕江蘺歸鴻欲動書堪達詞客當悲興可知獨有願豐關蓑食又看流火戒幽詩

題明妃圖

琵琶馬上不勝秋目送交河出塞流悔乏黃金買顏色忍言青草謝旃裘宮人掩鏡千行淚甲士和戎萬戶侯獨有無期妾薄命玉關心斷大刀頭

除夕

空齋不寐起凭欄坐擁爐薰刻漏殘幽意何成慚匣劒浮名爲累悔儒冠燈前柏葉催春釀檻外梅花試歲寒一夕流光須倍惜來朝併作故

年看

次施比部見寄詩韻用酬

傾盖相逢歌莫疑當年已惜論交遲歸心不繫陶彭澤直道何慚柳士師練川以刑部郎解官靜偃衡門娛泌水興尋芳草賦江蘺天涯忽漫來金錯愧乏瓊瑶報所思

附施練川原作

江海風煙日日疑衡門那得任栖遲清班久切中朝望大雅真成近代師潮落平灘眠子鶴雨過曲渚濕香籬十年舊好空時暮落木飛雲重有思

寄包蒙泉侍御戍所

遠謫河湟逼虜塵觸邪有志竟難伸十年親老無家別九死天全報　主身神物豈終埋獄劒皇恩應許借波臣故山叢桂攀何日相見俱愁白髮新

即事用朱邦憲韻賦瓦氏統兵從廣南至松助官軍平倭

少婦提兵出建牙報恩來自日南賒身矜艷舞

揮戈捷髦學新粧墮馬斜劫壘宵羣穿虎豹按
圖朝陣識龍蛇勳名肯讓蓬桑子不掃攙槍不
問家

和答朱九江子价見寄

河梁携手別来情延想玄風孟比清錦字緘從
天上落劍光看近斗邊明握蘭漫枉論交契抱
遺終堪隱姓名白首生涯那復問空然宦學兩
無成

附射陂原作題云從張月鹿扇頭見中江新詩感寄

夫君洵美富才情度得新詩字字清出水鮫
珠秋月瑩落天瀑布冬氷明歸飛自覓林中
侶適軸渾拋世上名二十年前同採藥白頭
驚覩大丹成

贈方山人山人名道成能詩知兵復解禪理遊諸縉紳間取重

早嫻詞賦已知名慷慨仍看氣不平酒後嘯壺
常自擊匣中雄劒有時鳴結交家散千金盡報
國身堪一諾輕蓬戶朱門心等視到揮塵尾說
無生用竺師事

和贈張幼于一首

霜城落木鴈歸聲谷水秋深駐客旌倚筆賦傳金石奏振衣人比玉山行名高季野堪驚坐年少終軍未請纓片語成懽呼手別不知傾蓋異平生

和韻酬董比部戍粵途次見懷

耿耿孤標自性真膠東儒喆豈前身盛名題柱年方少華組聞家代有人忽作鳳鳴驚海宇翻成蠖屈走風塵獨醒已甚緣何事憔悴江潭問隱淪

贈馬生

翩翩江海謫星辰片玉驚筵藻思新一自高雲摧落羽空懷明月暗投人鄉心迢遞家無產客舍蕭條甑有塵潦倒十年余尚爾平生推轂意誰陳

題二陸祠和陸宗伯韻

雙玉雲埋何處丘平原遺事水東流飛鴛沼竭蘭先萎鄭曼季贈二陸詩有鴛鴦于飛朝遊蘭池之句故云唳鶴亭荒草

易秋恨不姓從吳市隱空令魂返洛京遊江山
文藻依然在祗益登臨萬古愁

試新茶

仙茗初分穀雨前山家獨此得春先傾筐採去
侵朝露擷綆歸來煮澗泉晤語香生揮麈坐清
齋品入獻花筵沈冥却笑高陽侶底事餔糟日
醉眠

代柬荅郡大夫

身名幸以不材全一偃蓬扉息萬緣歲蜡巾車
過里社春菑抱甕汲山泉回瞻北極天應遠漸
老西河世所捐獨有吳公今治郡憐才誤比洛
陽年

出山一首

谷口歸鋤枕石眠足音聞處忽跫然自知政府
無書達漫道公車有詔傳豹隱深山飜澤霧螢
依腐草却生煙定慙滄海投竿日即是鷹揚報
主年

立春真州申尹招飲禪房

序逼青陽淑氣迎標梅枝上雨初晴驚春鼓角三更報應候弦歌百里清月轉花宮宵宴罷風踈江閣曉寒輕祗因物候牽行役敢借臨邛重馬卿

鎮平世子西亭招集園居出所著書見示

賢聲海內重璠璵千里過從願不虛忘貴早知連禁臠憐材何意及山樗金丹鼎熟無心火鴻寶家藏舊著書借問梁園招客後可容今日曳長裾

從洛藩恭上

登極表

聖明新御敞蓬萊稽首羣方頌喜哉七萃成行仙仗引九斿嚴衛玉顏來攝提紀歲占堯曆韶舞儀廷介舜杯洛土藩臣何以獻願輸河嶽比涓埃

至洛尋別諸僚友分署北行

晚沐恩波一命沾英僚俄喜盍朋簪紫薇分省推聯璧畫板行春幾並驂媿似平原過洛下敢

嗟太史滯周南無端却作離群羽回首嵩行思可堪

途中寄懷諸弟

祿養翻成遠別離天涯回首憶連枝嶮巇行略難猶爾磐折隨人力已疲結屋谷爲終老計釀泉須及獻春時佩茱芳草經霜晚忍向青山拂袖遲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十言律詩下

中嶽

靈嶽盤雲陟處危羣峰那敢向爭奇周圭目倒千尋影漢栢霜封萬歲枝野色中原龍戰地鄉心南國鴈來時西行欲寫登臨抱猴嶺仙人不可期嵩岳西境爲其猴山故云

謁宋太祖而下四陵

宋代諸陵蔓草叢廢臺高下舊行宮天潢直取河源接王氣全爭嶽嶺雄立馬斜陽水掛劒聞烏清夜想遺弓亦知明主爲謀儉不與驪山厚葬同

太華

華嶽峯巒勢欲翔凭虛轉眺入微茫希夷峽古雲封榻玉女盆留雨洗粧函谷平臨天險出河源暗與地靈長興來直擬攀奇絕醉倒仙人露掌傍

春日咸陽道中覽古

驛路紅梅始着叢春光將半未全融蓬扉曙色經冬雪麥隴餘寒盡日風殘劫有灰秦故國踈鍾罷月漢離宮古來何限興亡慨莫以崤函百二雄

渡河

木蘭朝擊大河湍客裏貂裘感歲殘雪浪捲蓬風力勁氷鈴下瀨水聲寒候津人吏遥聞語炊粒兒童勉進餐無柰老於貪涉倦簡書催急路

行難

同曾學憲春郊寓目

偶同休沐謝簪裾興寄煙霞任所如渭水風微凌畫舸周原草綠度香車參差御柳還春色高下離宮幾故墟君是郢中詞賦客勝遊名蹟可教虛

附學憲和篇

嫋嫋東風吹客裾蹔辭人吏意何如方舟古渡搖仙佩飛盖晴煙傍使車上苑猶存新草色咸陽空指故宮墟明時賡和卿雲調不比文園賦子虛

周文武陵謁拜一首

周家王業競無前聖子神孫祀配天文德未衰鳴鳳日武功猶記躍魚年山川寂寂橋陵閟禾黍離離洛鼎遷獨有衣冠瞻拜處千秋鍾簨日同懸

金鎖關遺諸將領

漢家終歲事防胡百二關山似此無懸棧祗疑

天欽正封九真覺鳥難逾全資鎖鑰維三輔曾慕貔貅守萬夫今日　聖明求上策可忘西顧謂無虞

祈僊臺

祈仙臺畔四山橫漢武當年此駐旌雲向日邊疑紫氣露從天表憶金莖齊人忘怙侈語王母何知亦世情一自鼎湖傳好事却令千載誤長生

題大佛寺

蓮花丈八湧金身寶相光中現法輪山借巨靈開色界波揚慧海濯迷塵三生欲度無窮劫四大翻成有住因試閱往來岐路客好將衣鉢與何人

紫陽庵吊丁野鶴

紫陽樓觀鎖烟霏上界鍾聲落翠微無地可逃車馬跡有山即與市朝違林端遠溆千峰影郭裏晴嵐萬樹暉試問昔人能羽化前身寧是令威非

同浙省諸鄉先生太虛樓晚眺一首 有序

隆慶戊辰孟冬念有三日余從
諸君登太虛樓悠然遠眺萬象前陳因
馳戀於流光益呈奇於落景嵐蒸半嶺
而綵翠重敷日吐殘霞而晴陰互變林
鳥迷而暝歸煙樹漁燈下而影動潭巖
此皆西湖殊詭之觀與吾黨覯遇之一
奇也諸君各賦一聯並工意匠興不容
已因秉燭趣綴成篇以紀勝事次第列

書於左

選勝聊披塵外襟晚晴樓閣共登臨四營颯颯
生秋思萬寓寥寥見道心動壑暝煙漁火集隔
林餘響梵鍾沉何來片月波千頃對落高峯兩
岸陰 西湖有南北二高峯

題嚴陵釣臺

賢達芳標迥不羣千秋祠屋大江濆逃名久已
翔黃鵠遺跡還來禮白雲日月光懸高士傳鼎
彝心薄漢家勳南陽諸貴門好爽肯借清泠一

勺分

泛舟西湖尋天竺寺

方外招携亦勝緣晴川風日艤樓船折來秋色皆成供聽去泉聲總是禪九里栽松紆磴道六橋鳴榜下潭煙淵明錯訝東林社逢着僧床欲醉眠

諸鄉大夫招飲孤山謁林和靖處士祠一首

偶乘幽興覓山來漫枉諸賢命駕陪半嶺藏雲孤島嶼中流倒影瀉樓臺林間過客時招鶴洞口栽花不辨梅莫是德星今夜聚綺筵先傍少微開

夏日遊虎跑泉和先哲蘇長公題詩韻二首

野寺幽叢入徑香風幡浮動坐生凉飛殘法雨天花亂消盡炎暉佛日長坐久小亭探古碣目窮飛閣覽迷方老僧托鉢歸何處汲得山泉與客嘗

呪罷靈泉俄湧上噴薄珠聯孟午仰捲幔吹來
虎嘯風支笻卓去龍吟掌瀰瀰繞看習坎盈淙
淙忽作千山響披襟莞爾挹清泠一洗塵勞空
萬想

省下諸同年招飲有感席設於故禮侍
疊石叢雲相蔽虧見滄茅同年園名園招客錦筵披九霄儀鳳
差池羽四海離鴻汗漫期對酒憶沽周鄙宴看
花笑比郗林枝獨知舊侶凋零半不似公車奏
牘時

題松里圖爲馬太史

古松蟠徑勢紛披桃李成陰未是奇膏助靈仙
千日酒根移溫室萬年枝濤聲暗逐商飈舉蓋
影高凌寶露垂不是巨材成合晚貞心那與歲
寒期

西湖西畔萬松陰中挺孤標更鬱森早列大夫
依日觀晚齊僧臘卧雲林兩山夾徑懸蘿接九
里藏扉積翠深偃蹇惟看鱗欲起有時風雨作
龍唫

答皇甫司勳聞余浙中上疏見寄

吳門煙月悵離居尺素能煩遠慰予三仕何成真忝竊四愁緘臆屢躊躇踏遄歸已稅秦關駕漫興聊探禹穴書不是倦遊謀獨拙沈痾無分綰銀魚

附司勳詩

使君佳政近何如轉盼流芳一愴予坐對薇花渾爛熳遥思瓊樹倚躊躇踏西湖正可供題詠比關寧須苦上書報道秋風正蕭瑟溪家猶及膾鱸魚

送陸宗伯應召入都

聖主凝圖寶曆開微垣紫氣象昭回廣延典禮醇儒用漢詔安車驛使來興引星槎乘八月聲携珠履到三台共言綸閣方虛席好及春調玉燭臺

廿年蹤跡共雲涯出處何心世豈知敢以吾衰希大雅即看賢達許明時公車載牘三千日光嶽開人五百期擊壤有懷無處達常依北斗望

旌麾

寶雲寺吊顧野王廢宅

空山斷碣古苔侵高士風流此舊林不爲尋僧投白社豈知施地布黃金讀書臺畔香雲宿洗墨池邊劫土沉寂滅遺墟千載後到今江總獨傷心江有懷顧野王詩云傷心獨此時

山居

一投白社解朝衣轉覺踈頑與世違押闔無能爭笑拙逢迎習懶不知非臨流燕坐歸常晚拾穗行隘和者稀門巷果疑羅可詼翻愁驚却海鷗飛

登虞山懷虞仲隱居

虞山佳氣曉青葱轉嶂穿雲興不窮壇擁七星全掛戶泉飛百道總成虹山有七星檜拂水巖遥看海色疑天盡倒聽鐘聲悟谷空一自昔賢招隱後人今仰止說高風

送陳給諫由左遷松郡理壽擢南兵部主

事

昔年青瑣職絲綸曾叩彤墀犯逆鱗　天子股肱思汲黯尚書期會及陳遵泰淮地勝含香署幕府賓延借筯人共道東南方厲武運籌端合倚儒臣時有倭寇之備

酬馮進士文所見贈韻

會乞身名解浙藩還山揮橦已成樊行營二頃非心事出處三朝亦主恩贈我漫勞推轂意報君惟有握蘭言清時好策千秋業莫學疎庸老灌園

白龍潭樟林

春潮瀰瀰漲成湍倒瀉中流萬折盤亂壑總迷龍窟宅空潭惟見水洗瀾化笻飛去沾雲濕繞鉢歸來帶雨寒惟有驪珠呈慧海不知明月起林端

黃耳祠一首黃耳犬爲機雲自洛寄書還吳死埋於此香火至今

獨留敝益表山門遺迹千秋感斷魂無計可明孤憤臆有生還戀主人恩荒煙四壁殘經案落日三家遠市村試問當年首丘者却誰埋骨向

平原

寄荅謝山人茂秦

賦遊京洛憶交歡曾以風流擬建安天上忽分雙匣劒海濱同老一漁竿鴈迷澤國書堪斷馬度關河夢亦難聞道旅貧猶寄食相思惟有慰加飧

盧山人栖自黎陽來訪

中原才俊別來多荏苒年華嘆逝波身卧文園成獨往客來燕市有悲歌山村作供芹堪煮荼草閒門雀可羅不是神情千里合足音那遣到巖阿

答皇甫司勳相訊

兵戈海上未全休生理蕭條漸白頭儉歲湖田常苦雨索居門巷早驚秋姓名與世從呼馬榮進無心學飯牛惟有同聲千里外相憐不惜夜珠投

何禮部還山有贈

廿年名迹並蹉跎先後投簪鬢未皤經奚君應

迷舊業無材余合偃崇阿犧牛好共看榮官野
烏那能繼網羅把臂入林相逢久不須回首道
風波

徐奉化卜居吳興詩以招之

移家遠適意何如風木瞻依舊有廬潘令閑居
堪擬賦茂先行李獨携書園中藥草經春茁湖
上桑田帶雨鋤還憶山陽舊時社莫投茗雪老
樵漁

何翰林解官南都寓吳門久之還山有贈

去任無心早悟禪獨將蹤跡寄雲煙陸沉金馬
身仍乞市隱吳門姓不傳倒篋圖書遊倦日滿
園桑柘賦歸年知君別有名山業那問蘇君二
頃田

秋日率龍元二兒北遊至唐行艤舟遲友
未至先以詩枉賦答

千林楓葉滿秋聲隱映群峰郭外橫病起呼兒
扶杖侍漫遊分日暴糧行空濛暎鴈沙邊下野
戍殘陽樹裏明聞道稈珪工勒草莫疑逋客懶

逢迎

梁中翰來訪貽所作字畫瀕行餞別

名書珎品恵新裁未語先令客抱開筆下魚龍驚體變興中丘壑逼人來三江艤棹寒隨鴈五嶺歸驂暖向梅浮世萍蹤逢是適可教携手不銜杯

張月鹿還海上有贈

天末瓊枝憶爾頻海邊消息喜初真千言賦就遊將倦五畝歸來計已貧倒屣即今誰下士懷珠豈合暗投人故山叢桂堪招隱歲晚相過好卜隣

讀馮友咸甫詩

瑶緘俄喜寄新詩竟日行唫手獨披頓覺驪珠堪長價空談白馬媿稱師心從喻法窺三昧語到驚人吐一奇解惜雅亡千載後吾衰青眼近看誰

題李道士山樓

芝蓋星幢倚碧墟飄颻笙鶴度霞裾雲疑望氣

常栖棟逕轉飛梯欲步虛白日誰堪同羽化玄情吾亦好樓居焚香試檢名山藏應有當年玉笈書

小秖園爲王中丞作

城西別構逈塵寰永日緒經獨閉關自是給孤新施地漫同廬嶽舊開山樓堂半入慈雲裏花木常懸法雨間誰似王人多道力頓超名欲寄高閑

詠玉蘭花

群卉紛菲色滿堂獨標純素曉疑粧誰將和氏連城璧幻作靈均九畹芳影動日邊薰麝氣姿從空外想霓裳楊州浪負瓊花觀此種多應出上方

長至後一日晴與諸友同賦

窮愁之後畏愁生故着懽悰對酒傾昨日葭灰驚逝節詰朝雲物報新晴寒芳得氣梅先領幽谷疑春鳥解鳴不是書祥餘綵筆何因振藻集群英

冬日賞菊於范太卿宅以詩見枉用韻酬之

高人卜築傍烟霞別館邀賓興復賒麗藻傳來先白雪孤芳開晚見黃花全勝酒力知寒早數引棋枰趁月斜相過自今應不厭看君風味即陶家

卧病遣懷

支離不敢問形容隱几蕭條事事慵降盡勝心聞闘蟻覺來多枝悔屠龍裘帷就隙延朝旭入西毋駕氷肌綽約藐姑神衝寒林笋先萌甲逼歲江魚已薦新帷底君侯多惠政祇將慈鞠布陽春

壽陸宗伯

海天春望日菁葱峰湖含英屬鉉公出處三朝關奕運師模一代仰高風人間有瑞占威鳳世外何心感夢熊却帷上台千氣象光躔南極正宵中

壽王憲副

早尋叢桂得追攀玄髮相看拂袖還一自入林
招白社幾同携酒問青山心知假寵潘楊後才
忝齊名李杜間聞道九陔期汗漫更容何處接
仙班

贈朱道官一首

寶笈蒙茸老氏玄帝鄉歸夢憶鈞天降魔劒伏
龍將化渡海書來鶴與傳問歲只看松栢古遠
心真覺市朝偏玉清久整諸真籍剩有寰中未
了緣

送范郡理賫進冊立　中宮賀表因道梓
里入洛

千里星軺並列侯入瞻嘉禮近長秋漢后妃宮名會
將龍枕禛符獻試接鵷班秘省遊魏闕天高新
鍊色燕山月出絳河流皇風采罷關雎後莫向
周南久滯留

和萬宗伯韻贈王龍溪

千里過從豈漫遊剡溪高興五湖舟登壇到處
陳師說垂老憐交爲道謀應笑俗儒誇腐鼠漫

將勸學喻蒙鴈知君早受長桑訣倘許沉疴一七瘳

次撫臺張崐崖峽公夏日讌集朱太史園亭韻

曲磴盤雲轉石梁紛紛珠履集池塘擁旄南國人瞻嶽偃蓋西園客滿堂綠樹迎薰吹解帶綵霞流閣映飛觴風行到喜鯨波息疊鼓鳴鍾樂未央

上巳郊遊和韻二首

翩翩仙侶集衣冠十里春堤破曉寒芳草薰人元似醉瓊筵就水合成懽牽風柳陌縈飛絮過雨花源響激湍今日禊亭吾等在可無揮藻慰幽蘭

春光杳靄遍林丘到艤扁舟攬勝遊陂管有時來度曲羽觴隨處好臨流倦投僧榻和雲宿愛聽山泉盡日留寄語諸賢休避席莫疑余興減南樓

秋日與范太卿陪姜司成宴集山園小閣

翠竹叢分小閣懸到階流水曲通泉門停結駟
知賓重饌美羨尊爲地偏講德雕龍叅辨駕解
願白雪在歌筵虛疑開逕成三益端媿掄材厠
兩賢

九日與客登高

九日登臺望五茸接天秋色暗江楓霜因落帽
知侵鬢菊爲開樽着滿叢招隱山南高士駕放
歌人外上皇風迨時行樂還吾輩戲馬空傳一
代雄

和王憲使同朱太史過訪值立春作

梧葉寒催獻歲卮郢中白雪和新詞只看靈籟
噓蘋末遂有晴光着柳枝幽谷陽回遷鳥悅膠
河氷解涉狐疑相携好試登臨展五岳重爲汗
漫期

晴昔同合漢署香鑾輿此日扈迎祥驪山雪照
千旗出興慶花先百卉芳太史書雲傳紫禁省
郎除蹕啓青陽王曾爲工部郎衙恩一自歸田里幾閱
年華感　帝鄉

戲題玩竹二首

蒼筠幻出種無如望斷湘靈淚雨餘受涅幾曾妨勁節多文常自抱中虛真人捉杖鱗生掌仙女裁簫綵映裾恠有戲魚窺洗墨臨池清影最蕭踈

誰卜居隣有此君獨標奇質倚江濆笋根剥落蹲螭首葉底繽紛隱豹文忽訝飛灰葭有迹還疑列宿管難分翠華想像當年事夢繞蒼梧嶺外雲

花影二首

躶地輕陰解作叢光依日月轉玲瓏生機似蛻形交魄寶相難名色是空踏去屢騰衣袂上捉來還墮酒杯中春風似薄鉛華巧別寫新粧意外工

幻質奇葩訝許同偶過欄楯上簾櫳巧勝剪綵憐難執品雜披香畫未工欲問移從何處月翻驚落盡曉來風謾將生滅疑根別即是從前檻外叢

花朝對雨有感

花時零雨變春寒徒倚階除感百端身乞兩朝雙白鬢囊空四海一塵冠卧深門巷繞舒柳行遍江皐未紉蘭近悟莊生齊物旨花開花落等閑看

鶴燈

六翮裁成勢欲翔熒熒肌骨傲氷霜驚魂月幌栖珠樹矗影天街曳縞裳陽烏遂群疑煖候燭龍銜火讓宵光分明洛浦迷烟下却指遼城是故鄉

張山人持候左轄吳中丞書來謁御風何處下仙槎逸興翩翩自未嘉錦字忍傳青玉案山衣猶染赤城霞投人誰困如張儉留客余貧媿阮家稍喜雪深聯榻夜詩成一一綴瑶華

楊邑侯羅山過訪張山人與諸君限韻同賦得春字

幄卧蓬扉白髮新偶携樵采自爲隣虛疑北海

開樽與漫社南樓命駕人香動梅花偏入夜寒
輕梧葉早驚春不緣仙令心能遠誰叩煙霞問
隱淪

正月十三晚楊明府招宴中丞行臺
別館張燈競歲華紛紛賓從引鳴茄却看烏府
臺前栢盡作河陽縣裏花曲倚瑤琴傳白雪酒
分仙令總流霞不知此夜江南樂領畧春風幾
萬家

送郝郡丞齋 萬壽表入都二首

聖主乘離景運熙使君馳節叩彤墀涼蟬驛路
催行色振鷺天遠漸羽儀祝罷華封寵湛露詔
留宣室問黔黎階平爲道 皇明福鯨海年來
息鼓鼙

江亭殘暑動高秋上客離旌賦遠遊身泛星槎
依斗極手携金鑑獻宸旒甘棠去日應封植春
草歸期莫滯留民力東南應自見大廷何以待
謝謀

馮咸甫進士留都省親遂卒業成均贈別

一首

一夕涼飈暑氣清詰朝楓葉捲飛旌野人送客開蓬戶才子將車向石城璧水秋高鵬翼奮青雲日近馬蹄輕遄歸結束遊燕駕待爾抽毫賦兩京

萬深書屋爲龔邦伯王淵作

琅函玉笈案無塵萬壑叢林結宇新霄漢遺榮辭聖主煙濤長往任波臣書空咄咄非心事杜德深深養谷神世路嶮巇那復道高風吾亦

仰斯人

范太卿辭皇甫司勳招自吳門歸赴余約二公各有詩及和韻

吳門來往片帆輕一水兼葭客夢清蔣詡定開延益徑巨卿寧負隔年盟高天落木三秋思過雨空林萬壑聲恠有瑤華傳二妙光交永夜月同明

與范太卿約賦元日喜雪一首

經冬無雪遲衙門臘盡凝陰雪始繁未辨椒花

酬節序先驚玉樹滿林園千門色動朝元日五夜寒催獻歲樽老閱年光何所道端居惟有願豐言

陸黃門出使藩封便道南還值初度即席偶贈

經綸勲業照當年籍甚才名衆所賢入捧黃麻司獻納出啣丹券祚藩宣中朝價長連城璧南極光浮釀菊筵誰似君家棠棣好雙携劒履聖人前

贈高達觀表弟

居然獨行古原思骯髒平生興不羈半畝栖遲安委巷一官貧薄謝明時材同魏瓠嗟何用匣有吳鈎耻獨知（函冶氏有劍越人鬻之千金折而弗與曰耻獨知也）最是當樽狂不減輙將肝膽向人披

送楊雲樓令君應召入都

天書徵拜沐恩光飛舄翩翩指上方莫遣使車驚雉乳即看簪筆綴鵷行千家秔稻猶霑雨一路炎蒸已避霜別後儻懃三老問祗安耕鑿頌

甘棠

送陸壻伯達入國子應鄉試

翩翩文采邁時英搖筆江雲賦遠征未售千金酬國士先從六館最諸生秦淮水濶看龍躍吳苑秋高聽鹿鳴此去逢人相問訊莫因倚玉許氷清

和韻答蔣山人

崇蘭孤館結城陰霄漢冥鴻寄遠心曾乏小言供作賦祇須大藥鑄成金郊行杖履經春屢門掩蒿萊別院深不枉詩篇勤慰藉豈應空谷自爲音

贈錢掌教之官 楚璋

朔風吹雪渡江春三楚嚴程此問津海國幾年鳴鐸化王門今日曳裾人湧浮湘浦尋芳草莫過茗陰憶紫蓴 聖王憐才恩不薄倘虛前席待儒臣

椿萱並茂二首爲陳令君壽其二尊人作

萬井絃歌化日長雙開壽域引飛觴樹標晚節

高南極草解忘憂媚北堂三楚舊爲張樂地五
峰遥指望雲鄉吳歈莫鼇岡陵祝別有　綸褒
出建章
客星縹緲動江天翠葆霓裳羽蓋懸廬岳香煙
几杖外延津劍氣斗牛邊緑雲秘駕真人里青
鳥銜書阿母筵此日迎仙聞度曲南陔堪廢采
蘭篇

送陸堺伯達應會試入都

烟霜日夕客陽春黯黯香浮蕙路塵賈誼上書
祕謁王鮑生仗劒遠辭親選鶯茂苑看花伴立
馬江皐折柳人聞道漢廷方貴少策名須及
聖明辰
清才早已藴瑰琦共許明堂作棟資萬里烟霄
題柱志十年膏火下帷時潘楊世契慚予老建
慶家聲即爾師郎笑生男爭是女餘光先已借
門楣

送張郡丞進表入京

東南民力已凋傷吏道干今數趙張煦物陽春

恩不有許身金玉器難量撫綏政簡胥靡讋保障功多甲士强此去長揚歌萬壽璽書應　賜漢循良

送王見齋學諭擢國子助教

隔江春色待行舟莫戀津亭賦遠愁共道孫弘徵博士眞疑景倩是仙遊臨雍　天子明良會前席書生獻納秋倘憶門墻舊桃李好分雨露洒滄洲

和韻答陳方伯五岳見寄

敭歷勳垂汗簡青爭言四岳在虞廷諸陳世美看人物一代儒宗讓興刑麗藻定傳江閣賦嚴程莫問草堂銘五岳方從閩轉江西左轄因君忽動經年臆曾否雙魚到幔亭余昨歲曾有復柬至閩故問之

附五岳原作

蓴鱸歸去鬢還青岳牧名高自漢廷一代文章誰揖讓三朝耆舊有儀刑案頭半是來禽帖架上多藏瘞鶴銘獨憶天涯問奇者年年書到子雲亭

送鄭靜軒學博擢連州學正

官程漸喜近鄉閭猶是風謡限海隅五嶽仙遊今外史專經師說古明儒雲開粤嶺油幢過月冷吳關絳帳孤寂寞故人知有子遺書曾奏漢廷無鄭子爲予同年篁溪都諫子

賦馮京兆西臺一首

孤標遥抗郡城隈勢枕奔濤障欲迴逈閣憑虛雲外直環洲縮地水中來賓遊誤指招提境童監猶呼御史臺恠似主人能選勝不言到海有蓬萊

壽富光祿和韻

累世通姻古道存百年常許奉琴尊紫芝携去歌相和玉樹依來坐自温伏臘幾同招白社歲星何必隱金門山中日月同如此擊壤誰非聖主恩

送葉學博擢泰順

東甌文治古開疆瀛海環流道脉長吏隱名高秦博士風謡壤接鄭公鄉到逢桃李三秋實望

隔堂階數仞墻今日漢儒師弟子幾人相引入爲郎

送丘半巖遷山東威海掌教

鳴鐸正宣江上化傳經翻作濟南生望鄉莫憤書難達浮海非關道不行釜粟賑窮時割俸巾車過我輙班荊如何昭代崇儒日不借弘文任老成

崇蘭館集卷之八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門人 楊振之 陳國是 校

五言絕句 擬古樂府附

折楊柳

楊柳颺晴絲楊花作絮飛牽絲縈妾夢見絮憶夫歸

別婦青谿口問携馬鞭否反臂接垂楊非關去

回首

柳䑛綠烟濃官橋暗幾重只愁交戍道易滅馬蹄蹤

常年歸卒戍猶及見春華今歲徵兵急方春又別家

柳色解春還隨風度玉關郎應將忖妾亦復舊時顏

江南曲三首

今年春色早吹遍落梅風不是江南樂新聲按未工

芳草連天末落花深渡頭美人知遠近惆悵一停舟

堤柳千條碧江流一片明魚龍方卧穩估客未須驚

七夕四首

河漢流湯湯繁星亦何爛以彼嬋娟姝空閨起長嘆

瓜菓遲中庭心中自不平世人爭乞巧將拙笑

潘生

天路阻且艱佳期歲還渡積羽解爲梁有情莫相顧

長信今宵月堪愁獨望人君心應自察買賦妾何因

博平驛南岸見桃花盛開有感

步屧桃林下桃花春正繁倚花堪自醉何忍對芳樽

花開夾岸遥便與塵寰隔却笑塵中人見花不解惜

何恨春相借芳菲置水濱含顰嬌對客應共不言心

曾怪桃源客重來失舊津如何甘脱屣不遇避秦人

二祖祠

求人元護法悟法本無生莫以傳燈易須看斷臂輕

面壁石

佛性見非難乳峯一拳石林將法印心法同歸寂

閱僧兵較藝

戰心久已降杖錫聊相戲却令演法場誤作觀兵地

少林僧月空嘗以劍倭有功松郡追賦之

鯨海宣威日僧稠力最雄（借神僧傳）香花余山麓歲歲走村翁

仲夏馮山人別余遊太湖漫贈四首

終歲家峰泖煙波一釣舟猶嫌名未隱去覓五湖遊

一水匣天鏡兩山懸畫圖到堪消永夏烈日坐氷壺

澤國兼天渺那知汗漫期扁舟從子逝吾亦是鷗夷

五嶽蹤難定滄洲又問津題詩應滿篋還寄臥遊人

西湖十景

就日披烟柳含風笑露桃只憐春色好誰憫昔人勞　蘇堤春曉

萬頃摇晴練千淙瀉暮濤凉蟾如可拾吾欲縱輕舠　平湖秋月

林密午陰多因風欲起波黃鶯休急囀不柰客愁何　柳浪聞鶯

野老何爲者收綸坐碧潭無人知樂意索共戲魚詣　華港觀魚

葉艇停雲盒花嬌濯水姿莫矜寒切玉捐此愛連絲　曲院風荷

六橋停緩轡五柳閉閒門岐路看南北離人幾斷魂　六橋煙柳

一片南屏石虛無伴獨眠夜鐘何處動飛落萬松巔　南屏晚鐘

寶塔叢雲杪琳宮夕照間飛禽亦何意偏向飯僧還　靈峰夕照

萬樹流蒼靄兩峰皆白雲不逢招隱士獨自吊松筠　兩峰白雲

疊嶺綴瑶華溶溶返照斜不知魯雨雪誤對詠梅花

孤峰雪霽

避暑

小極常思睡沈酣不願醒煩蒸消未足嬾去續騷經

詠茉莉

愛此繁香種偏攢細樹叢時名重南國元不倚東風

詠竹屏

刻錦裁花似爲垣繚竹宜生香風不斷詎假障琉璃

賦瑗生讀書千將山四首

結屋九峰間雲霞護掩關無塵侵短几有藏發名山

窮巷無他僻詩書自討尋精脩非獨昔時見古人心

嘯歌清楚荅杖屨白雲隨不淺臨秋興空山落木時

卜築千將里誰知淬礪心鑄成函治劒不忍市千金

蘭谷爲項君賦

何處蘭偏馥春回磵底陰折來誰可贈千里結同心

當戶應妨薙孤根托有緣莫將蕭艾等誤使楚臣憐

樹下

野日淡荒煙風林坐來久笑睨古木枝還堪挂瓢否

過西林寺

行跡任浮雲自是無心者非關避遠公不入東林社

寶坻喜雲霞層標俯萬家不知經累劫誤比見狂華

移竹

先計千竿竹纔營一畝居不妨旋馬隘念爾欲留餘

強飲

強飲非關酒況冥祇見真倘逢漁父問免作獨醒人

待月

明月來何遲烏栖人亦悄古木蔭寒渠疎星自爲照

不寐

不寐聽更籌床頭隙光豁自感一以縈披衣遲明發

方僧自然來自新安過虞山傳陳太常玉亭公語趣予方中丞采山公扁額余與二公雅辱契誼而僧復緇流之英況勤墨細事余何敢辭因僧歸附相訊爾

蓬戶偃來深勞君兩度尋衡寒行敝屨霜霰恐相侵

禪客來何處言從兩驛遊篋中無一字免作寄書郵

有美連城璧雙含徑尺光懸知明主意早已

薦珪璋

喜得傳來訊偏驚別後魂慚無文舉望堪表鄭公門

刈薪八首

憶下紫宸朝逶迤揷漢貂那言歸計薄白首課山樵

涉險復攀危常呼帶鎛隨不辭身作苦念此負新兒

朝斸林多露晡歸突始烟爲謀非惡逸會誅伐檀篇

薙菅妨傷蕙芟樗戒及枌莫驚麋鹿起吾與爾爲群

束濕畦丁詈需炊穉子啼相存惟有婦不似買臣妻

漫道貧非病無如儉戚謀躬耕猶不任况抱采薪憂

就餉依林莽焚枯煑澗蓴怕逢漁父問憔悴是何人

何處歌聲發烟盡萬籟中歸帆獨此快十里桂
飄風

千盤壯不假長城隔塞煙
終南遥對漢宮城蒿嶽羞我眞洛京詎比西山
紫帝室分明玄圃眺蓬瀛
霜城落葉滿燕堂爽氣朝迎霽景開嵐翠隔林
看欲墮始知秋色自西來
紫宸朝下禁垣乘馬首氤氲入翠微複道離宮
煙霧裡長安行樂有光輝

送朱司成迎父餘山就養南都

金陵地勝舊宸居才子移官出石渠不是循陔

因始願何由千里得將車
冠鳥翩翩儼列仙白門秋水片帆懸遥知萊子
斑衣處不遠門生絳帳邊

緑牡丹爲范中方繪圖作

金谷芳魂招未醒巧將花色眩娉婷可知湘竹
斑難滅塞草萋萋塚獨青

荅陳貞亭

謾將金石喻交情世事滄桑亦屢更何似長貧
陳仲子獨持風節老崢嶸

從來我貴合知稀投劾當年意已微誰爲王陽
悲遠道只高元亮賦將歸
我亦城南半畝營留君信宿最關情清時箕潁
君恩賜擊壤將何頌太平

題劉二尹畫鶴

翩翩矯羽自仙靈劍閣琴臺入杳冥不擇卑栖
來萬里獨揚清唳向華亭

湯總戎平海寇八首

漢家材將重橫行赤羽分麾鎮百城殺氣三秋
生劒戟軍聲一夜掃欃槍
鳴鉦疊鼓逐奔流碧海鯨鯢盡避舟夜半騰裝
凌赤岸江濤忽送廣陵秋
蔽日牙檣出霧中千艘一縱若乘風弧丸東指
妖氛滅沙磧西來肩猴空
赤羽形弓寵錫榮漢家驃騎早知名登壇未盡
麒麟閣橫海先開虎豹營
玉門西去款諸戎銅柱南來貢篚通莫以一隅
堪負險天威不限海濤東

乘沙搗穴廓氛霾一咲成功耻暴骸遲爾平羌
都護印爲煩節鉞障江淮
紛飛羽鏃蔽雲天泣木窮猿避控弦一鼓先登
身百戰軍聲不讓漢樓船
平明鐃管沸中流忽報郎君已磔囚幕下論功
知將種何如襁褓濫封侯
諸友談禪一友獨趺坐無語衆笑其不知
禪余爲之解
教外何知別有傳羣囂已自墮言詮爭如兀坐
忘言者此是西來大梵天
逃禪即是皈禪路佞佛還嘲奉佛人大乘本來
無可說從渠萬劫數微塵
送高郵龔子來會試四首
湖帆來往廿年前高義無如父子賢却恠別來
巖卧久尺書不遣便鴻傳
清才少日已殊倫千里騰驤逈絕塵莫以吾衰
歸宅相知君元是外家親余母與龔君祖母同出朱氏
逐人春色動征軒驛路梅花雪裡繁共羨賈生

年最少一朝挾策向金門
公車詔赴攬英俊　聖主憐才網正收日下聞
鶯過上苑花邊走馬出長楸

謝徐長谷惠瓜一首

故園烽戍動經年翻覆人情更可憐零落山陽
舊時社惟君猶有種瓜田

盛吏部席間冬月見菊用馮京兆韻紀興
二絶

爲底東籬晚着花全收秋色到君家年來落帽
風多厲莫放樽空老孟嘉
日日相逢醉紫霞巾車明發更誰家頽齡已付
杯前菊肯道吾生信有涯

粤梁中翰至郡境與所識同訪之中翰戲用夜半鐘聲到客船起句作詩四首索同和之

夜半鐘聲到客船旅魂何事獨凄然三江木落秋堪賦五嶺書來鴈不傳
夜半鐘聲到客船蒼茫葭帶寒煙爲投山寺

依僧定却嗔離愁攬獨眠
夜半鐘聲到客船憂田歌枕一燈懸姑蘇臺下
秋濤急知隔瀟湘路幾千
夜半鐘聲到客船使星行傍斗牛邊吳斗分野南中
歸處攬槍掃明發仙帆鏡裏懸
陸司成寄詠萼鱸二絕句和答
霜落江寒萬木秋煙蘆到處艤扁舟知君不爲
鱸魚羨蹙捲絲綸汗漫遊
江南八月薦蓴時冉冉年華感鬢絲老去獨應

甘茹草勞君千里寄相思
送倭良醫之徽府二首
不辭藩僚喜慰親逍遥仙館洛川濱共言子晉
吹笙伴舊是長安賣藥人
羨爾獻方因得官薄遊何嘆路行難還將玉笈
囊中秘去合淮南鼎裡丹
楚中戲和萬中丞同年題壁雪中過温泉
二首
雪中曾詔驪山浴今日温泉雪下過頓覺瘴鄉

殊氣候朔雲迢遞阻恩波
千山飛雪斷行塵香溜氤氳涉水人此日平看
四時氣分明陰谷有陽春

送喬中翰還內直

海上新乘八月槎迢遥天漢路無涯揚舲稍拂
支機度紫極樞傍是帝家
旗亭客散酒初消江上秋風急暮濤莫向廣陵
誇麗藻絲綸閣下待揮毫

送馮子潛遊匡廬武夷四首

匡氏精廬鳥道紆幔亭蟬蛻有名區知君到處
堪投跡豈必遥披五嶽圖
布襪芒鞋竹籜冠放歌遥出萬峰巒歸來定帶
煙霞色分與嵇康石髓飡
期爾尋山二十年獨看杖屨興飄然好奇自合
推司馬向子空談未了緣
洞庭歸棹又天涯直以登臨競歲華飜笑當年
彈鋏者哀歌獨向五侯家

四月有餽蓴者感而賦此

水村珎産日嘗新五缶從荒計未貧鼈笑季鷹
歸不早秋風搖落苦思蓴

贈張羽士二首

鶴馭翩翩何處回石壇花竹爲余開眉間恠有
煙霞色曾向開門訪道來

客子南征路未休偶逢叢桂一淹留蓬瀛不似
桑洵遠翻得逍遥縮地遊

宿沐堂山房

叢雲閣迥學栖禪角枕匡牀日晏眠始覺本來
心木寂却須因境遣塵緣

訪妙有禪師

詰朝飛錫叩琳宮歷遍諸峰造遠公偶向無生
窺妙有免將眞際墮頑空

見河柳成陰可愛爲賦二絕

十里芳堤碧樹稠參差煙外隱青樓不緣横吹
中流發何事將春故傍舟

依依河柳夾花源葉底鶯歌送酒樽爲問垂陰
陶令宅肯教春住待歸轅

舟抵澄照塔院山僧出肅坐問一友戲謂
余曰山僧來爲宰官身其一友曰不然
還是不令僧識宰官身其一友曰不然
還是不知身是宰官身余總應之曰不
然還是不知身有宰官身衆聞而嘿然
拊掌余因足成二絕云
見相還應自起因菩提喻法總非眞試將澄照
從前照認取吾身未有身
萬有歸無法亦無忘吾應自見眞吾未論朱紱

浮雲事泡影看人總幻軀
省署得晚蘭一種戲題
暗綠叢中簇絳英品從仙圃舊知名何當濯頴
金莖露取佐含香奉 聖明
吳比部便道歸壽其祖南山翁九十絕句
四首
聞翁已邁尹椎年玉立風塵早晤玄日月山出
天子賜鉛砂海上異人傳
住來雲谷幾經春世代無論歷漢秦笑指千年

花作實不知若箇種桃人

庭飛白雪迎歌曲花發紅梅照舞筵九十春光看律轉仙家眞以日爲年

豁落瑤圖五色紋蘭孫新寵日邊分漫誇衣錦還清晝恰喜尋仙到白雲

楚中口占二絕

江上西風喚客愁可堪羈旅復兼秋故園搖落家何處一葉偏隨楚水流

三戶遺墟倚夕嵐楓林行盡見湘潭長沙欲近心先折客路那堪又向南

潤州同馮邑博姚進士法文學三君即席

催梅作

朝來靈雨沐香塵送盡寒威未見春寄語梅花應解意龍頭無限折枝人

小閣屠蘇對雪開問花還步水邊臺遥看作喜花如雪及至方知雪妬梅

萬卉華滋未露時天教先占上林枝來逢驛使須傳信莫待羌兒笛裡吹

嶺梅開處犯江寒莫惜芳筵倚醉看明日揚州
東閣興相思欲折寄應難

邯鄲呂公祠四首

傑搆崢嶸大道隈瑤宮絳闕儼蓬萊亭留丹井
何年鑿脈脈寒泉劒底來
百歲升沈總幻身浮生悔却誤風塵君看夢者
遠占夢舉世知誰夢是眞
出世飜嫌有世情欲將衣鉢付盧生傍人不識
師心苦拋却明珠掉臂行
一枕斜陽迹已陳問今人世幾經秦非關聞道
歸心斷祇恐歸迷舊四鄰

汜水覽古四首

縣城西去亂山橫故壘蕭蕭漢將營一自鼓鼙
來動地祇今汜水咽無聲
斷峽排雲鳥道盤當關截險萬夫難昔年虎踞
誰雄長殺氣憑陵草木寒
列嶂層巒百雉開洞門杳靄役風雷懸崖豁處
旌旗出疊鼓鳴鉦萬馬來

三戰威名惜浪聞將軍未勒漢家勳黃河東逝
看如帶爭忍雄圖羣足分

姜女祠四首

楚玉雲埋何處峯泠泠溪水助哀吟縱橫戰骨
堪俱朽千古難磨徑寸心
力竭萬夫從設險寇含匹婦已傾城咸陽烽火
來何處烈炬光中版牌聲
菱花獻石惟如許散作精光遍寰宇可憐秦鏡
匣深宮照心不照江邊女

追兵悔却來何遲妾心不轉石可移前峯咫尺
迷煙霧隔水芳塵渡者誰

崆峒山詠玄鶴六首

洞門杳藹鎖晴煙玄鶴来往萬仞巔飲露栖霞
多歲月養成六翮上摩天
仙禽隱處隔層巒客至招呼欲見難老衲惟余
緣獨偶迎來笑指御風翰
廻翔千里薄層氛影入青冥望不分徙倚峯頭
延佇久玉笙聲杳隔氤氳

珎禽矯矯氣何閑就日離雲似可攀憶自廣成
騎去後也應千載一飛還
全神伏氣御清虛豈合人間鴈鶩如奸事誤疑
招可下却將鐘鼓享爰居
煙霞色相自堪疑飛鳥依人若有期今日送余
過洛浦他年飲爾向華池

新得盆荷二種喜而有賦

兒童爭唱采蓮歌何處雙携並蒂荷彷彿金塘
開近戶微風動幕水增波
叢綠疊翠傍簷栽濁酒床頭爲爾開雲影離離
傾盒偃露華的的夜珠來
幽姿閒靜倚新妝暗裏時聞度異香不是來從
神女步何因涉水濕羅裳

崇蘭高館晚涼歸照水芙蓉摘未稀惟底搴花
偏護葉秋來欲取製荷衣

禪院避暑

赤日行天太虐晴炎蒸四座聒蟬聲香幡忽動
疑池影始覺風從大地生

送陳封君所恒視子長錫比部入都

惠風吹律轉朱明絺袷初裁事遠征寄語元方
扶杖侍真人仙駕正東行
五雲天遠切宸居佳麗名都錦不如君到漢廷
爲謁者定教掌故訪遺書

送馮子遊燕都二首

綸竿拋却欲何之回首長安已夢思惟道九流
爭結鞚亦知　明主好文時
四海空囊漫去來晚投燕闕更憐才逢人莫便
彈長鋏試過千金買駿臺

有感四首

當關無計避征科鍾鼓其如傾歲何室內嗷嗷
逾數口丈夫兒女亦情多
多岐擾擾竟何成骯髒平生百感并悔却儒冠
元自悞不如學劒好橫行
廉吏何曾蔽索居獨看垂老一床書叩扉猶有
貧交者乞向籬間倒宿儲
瞿公門巷少車音敝屨先生日見尋本謂素心

交不薄感恩終自重黃金

與友人夜坐見燭下花影戲賦之禁道題

字十四首

叢陰棲泊向黃昏莫訝移來別有根興慶池邊

曾翦綵明光宮裏合消魂

目成夭艷黯相親彷彿高唐夢未眞試踏煙蕪

尋起處綠荑丹萼是前身

行園歸晚境堪憐軃地幽姿望欲燃莫是瓊芳

開胥霧非關列炬吐成煙

若提衡之較物一不讐則簡而棄之又并其所從誰何而加譬焉譬之因噎而廢食批枝而及根噫其甚也且文以載道云者拘學之覩一斑非通論也不聞諸孔子乎曰文以足志曰辭達而已矣志惡其弗足也故足之意惡其弗達也故達之條貫無所不該而載道之言時有若求之備焉曰是得無非窮理性鏡天人剖儒墨無憾而後言乎則雖詩書所稱亦難以盡蔽而引義正辭緣飾於經術則人人能矣又可勝辯哉

古之立言者若包羲之畫文王之易仲尼之刪
述孟軻之知言洵不載道乎而所以爲羲文仲
尼孟軻不與焉蓋有論於文之外者下此則游
夏以文學名不無德行老氏言稱道德而儒者
非之董生號儒喆宗直不以正誼明道之數語
而其文著楊雄擅藻東都而劘秦美新之論猶
傳班馬稱良史才所撰醇駁參焉而迄今不朽
又其下者若逐客之論於李斯春秋之著於不
韋捭闔之辨於儀秦刑名之學於申韓機利之

談於桑孔辭賦之靡於相如若此類史不絕書
彼各有所長要非典訓抑亦游藝者之資也故
文之爲言也有曰經緯天地也者有曰威儀文
辭也者至文無文別之經緯今所談者文辭也
而經緯之察毋亦贅與嘗讀梁昭明之選六朝
諸議者悼文之衰幾淫於辭何知載道至宋大儒
眞西山之編正宗一洗六朝之舊是已而不無
矯枉之過膠於理格以隘作者之途及其濫觴
而輯古者鑾出總之不離弁髦往昔積薪後來

以相齮齕藉令復爲矯之說有如鑒混沌而語侏離謂之能古也則不知所底矣余慨焉故以卒業之暇妄意揣模掇拾放失斷自六經以來迄兩漢文之已經表章近古而可知者稍倣編年之例節其煩重益所未備而銓次之爲傳爲論爲王言爲陳言爲書辭爲雜著爲記序說贊頌誄狀哀辭祭文又各疏分其下而繫之文人無數篇則以篇紀篇更數人則以人紀皆叙作之所始而述者畧焉庶幾哉篤信好古之義其諸唐宋而後稱名家者甚夥別有輯與成學共之俾得洊委窮源知文章代變所繇以定作者之極而不猥隨俗之是非此余爲是編以俟焉之意也蓋存之也而非敢裁之也

吳淞詩委序

松故吳越區與江湖阻深環以瀛海中含扶輿清淑之氣鍾於人文宜有鴻鉅龍驤英儁鑾出振金石鳴大雅而應階平者猗與盛已粤稽遼古自陸平原兄弟開其源顧侍郎顧著作張步

兵諸贊揚其波迄於　皇明啓祚　列聖右文海內詩道益廣時則高楊張徐四子搖起後先其所撰造幾貞觀開元之逸響詩未云也而近世談藝之士乃獨稱李崆峒何大復二大家爲國朝風始前無古人至曰廣長數千里上下數千年詩得何與李其見慕如此豈不以二子詩律之工見謂一洗胡元以來之紕漏而遠追哲軌於杜少陵氏視三百篇指義特近哉余第遡自草昧最初如袁御史景文先生者抱孤貞於海濱歸卧之日志窮騷雅力挽頹靡詩非杜少陵弗道然乃得其髓不獨咀其華領其神不獨摽其格讀在野集即寥寥斷簡令人有一唱三嘆之思焉嘗試以戰喻何李則斬將搴旗之功而發蹤指示者繇景文始胡謂前無古人也顧景文方事韜晦不爲名高以故一時顯號且不列於高楊張徐間矧何李之炎炎者有不爲掩且絀耶自古稱立名之士於遇幸不幸時有之者固是今海內學士皆知道景文而於松尤著

何則景文松産也松自有景文而其後若錢子
思復陸子宅之曹子又玄輦斌斌嗣興爲之羽
翼松遂以文獻稱雄江南因斯以言松豈儉士
而士生何負於時第莫爲表章則有以湮泯終
者余爲此懼故嘗檢之郡乘采之風謡凡昔賢
托詠苟片言合作思盡挍括以傳與郡人士共
之而學慚博雅鑒乏取裁幾成廢閣近從友人
所偶覩一編案頭則先余而有是志者爲欣賞
久之因錄以歸考證其訛益所未備或詩與名

氏並存或名氏存而詩逸或名氏與詩具佳而
時論未許或生異鄉閭而流寓吾土歿而葬焉
者咸列有差總凡一數什家分爲四卷將梓之
而題曰松吳詩委志所自也嗟夫合浦之淵懸
黎是萃鄧林之野材木從生今松人士以揆天
擿藻之技相高人擅靈鼉者十室而九卽五尺
童子工爲咿哦有緩頰軒衡語必先士而志干
秋者松豈材木懸黎之藪而士之鄧林合浦也
與哉孔子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及在杞宋

悼文獻之不足士無論識其大者如欲討詩委於鄉而因文獻之徵以藉多賢之助則賢斯帙也可以憮然有興矣

何翰林集叙

何翰林集凡二十八卷予友何元朗著也君名良俊與弟良傅世所稱兩何君者集刻於今歲嘉靖乙丑冬工既竣予得而覽焉嘆曰何君之文至是可不謂宏朗博雅裒然名家者與夫文章高下觀氣之盛衰氣之盛衰係世之升降所從來久矣魏文典論曰文章以氣爲主誠哉是言蓋六經息而作者稱秦漢宗之至今豈不以去古近而變相襲醇龐汚穆之槩猶有存者降而六朝風斯靡矣自晉之機雲才擅江左而士衡文賦以述先士之盛藻至云會意尚巧遣辭貴妍西京風骨闕然弗講此何以訓焉及若唐宋諸賢造述彌衍斯義大明非不務譏訶六朝而斤妍巧本仁祖義刻意修辭一栽於矩矱乃其氣不無異於古所云而彼以遒勁之力險膚

之辭馳騖其間如峻峰激湍之喻者豈不曰氣
良在是第弗深究古作者之意乃獨以踈鹵椎
樸欵欵儃儃爲奇其淵泓渟畜若江湖之浸太
和之薰而重踰九鼎大呂則氣之完也世變風
移士尚互異非篤信好古心知其義者孰與於
斯乎予從何君遊每見輙語合嘗心偉君曰此
得無誠其人也至是讀所著集卽鑿鑿不謬其
指云君於文法劉向司馬遷氏詩本蘇李近體
出高岑間至其醞釀羣籍勒成一家意匠縱橫

不假繩削或直陳事理陶寫胷臆累數百言要
歸於質厚儻所謂醇龎沕穆之氣其在治古者
不自是可想見哉君嘗自言平生於文學性獨
近之少從經師授書輙覆古文其上私諷誦之
師弗是也亦不能變比長樓居憤發垂二十年
或挾冊行遊忘墮蹊坎葢其用志之勤類此宜
澤於文而自予所覩如君雋爽之資夷曠之度
蕭然物表薄視榮名至好惡取與然諾之可否
耿耿不阿有逵士之槩則所以養其直義而昌

其氣於言者甚設君之大過人者又獨文辭焉已哉君或以予能知言又知君也俾序其集故得備論之而本　國家氣運之隆有關於作者與同志共楊確焉

東嘉王氏世錄總敘

東嘉王氏之爲家錄世録也亦猶國史之遺焉夫曰世錄錄其世系者凡詳於記事則左史法也曰家錄錄其家藏者凡詳於記言則右史法也其稱名也質其立例也精其取義也師其意不過乎物夫非宗盟之典要保大之訏謨者哉而王之著姓於東嘉可考而原矣錄成於廣東按察司副使西華先生及仲湖廣布政司參政陽谷先生既就梓俾余序之在禮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猶祖其所出者卿大夫非公族而特起受氏得自別於爲宗若此者何明貴貴也貴貴之義明而親親之恩篤非以貴而加於親也其取數多則所憑者厚而聲實附焉故能翊其祚而昌之辟乘高而聲加疾自

漢以來稱閨家則莫不然矣王氏在永嘉遡自六世而上迄始基祖餘三百年碩艾遍興彼孳孳躬仁義表望鄉閭以締造稱賢者豈少哉乃至溪橋公子少參東厓公大司成鶴山公開其先載傳而西華暘谷先生伯仲恢其緒及若竹巖大中丞東華太僕與疏屬諸賢後來之雋羣起而和之而王氏之族始褒然表東海矣今讀二錄世美繩繩輝映簡帙其爲潛德爲鴻名爲奇節爲勳業文章類不勝紀固積慶之源峯而必發豈亦所憑之勢然哉或謂古稱不朽則首立德而余慨閭巷行誼身沒而名湮要不失爲獨行君子之德令後莫有亢容不免陵遲寖微矣以方王氏不亦恧乎東華先生余同年友義甚高直聲在廊廟尸祝在其鄉於奇節爲著而暘谷先生方備兵海上有大造於東南家食時業與伯氏築堡備倭以衛其里閈所全活甚多竟寃平不與計偕者再此之爲德於益光厥世以永令聞良不朽矣君子謂斯錄也寧獨可脩

家乘藉令采而籍之掌故登之世家以輔國史之闕軼不在茲乎不在茲乎故序

三一測叙

三一測者一菴唐先生之微言也先生倡道東南爲成學宗余自勝帶知高其義誦說其文辭顧未獲幸望見先生而其門人近輯是編因枉先生之教曰夫今學士斌斌其可與語上者非子孰徵吾言哉余不敏謹受而卒業焉敘其著譔之畧曰夫天人之學儒者難言之矣詩書六藝於載道一也乃其歸舉倫類切事情自日用之施始至若理性命之原終始陰陽之變極鬼神之情狀獨於易詳之何則明者通其意愚者泥其辭至道難名固不得槩諸雅言而滋聽者之惑也漢楊雄氏作太玄其言微眇難識世儒闇其大都詆之覆醬無所用今讀其書指義所託遠矣固難爲拘學道也論玄者曰泰中之策三十六其用三十有三而虛其三此太極函三爲一之數也至玄之中其贊初一混淪磅礴幽

測曰混淪磅礴思諸貞也余爲憮然曰玄之肯洩乎此矣夫氣始於子未分之初於候冬至於律黃鍾於數得一天地人之理昧而未判故稱幽焉會三於一故稱函焉三一者天地自然之數也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三三生萬物夫自一而三先天所以兆始自三而萬後天所以遂終是易教也易觀其深矣玄之有測言知其情也不幾於觀之深乎三一測後玄而有作也是故上則天經下理地宜中統人極其辭奧其義精

其變旁引曲喻詳於神化之難知以發先天之蘊彼代施化涉事爲措諸天下國家經綸之業則具矣而未始昭示也斯不亦測之深耶故曰先生之微言也先生平生他所著譔甚夥而是編之出獨後噫其慎也已史載漢興以來修文之士各以所言名家至是非不詭于聖人有補世教者賈董而下獨揚雄劉向司馬相如稱焉則雄之文固未可輕議況先生志於明道倣玄之義或反其辭輔玄之闕不沿其例是非純駁

之歸可覈而定也世有志古之士論列當代作者載其言附之儒林以明易教其必信且傳於世又何疑哉又何疑哉

河南鄉試錄序

今天子嗣極改元濊膏鬯流鴻運舄奕爰飭典制登崇獻黎茲當肇舉而洛邑特邇　畿輔厥稱二南著之風始夫斯三者咸一新之會也於興事也將爲天下觀噫其重也已巡按監察御史成某受　命監臨虔弗寧處飭憲矢公振靡刷弊視昔加慎焉令既具乃以聘至某官某暨某官某某爲考試官某官某某某某爲同考試官提調則布政司某官某某監試則按察司某官某某其諸執事咸列有差合提學副使達某所選士二千有奇如制三試之籍其雋八十人及文之尤雅者以　獻而某當敘諸首簡則進諸士而告之曰夫余何言余前所云一新之會者三匪以侈遭將爾規也而獨不聞士之新乎夫士方其未遇也偃卧蓬藋守環堵之宮兀兀

擁詩書志明先王之道誠欲有所用之即隱約窮年抱有餘恚一旦發潛振耀推擇而論於鄉以赴功名之會斯其時不亦蟬蛻污泥御風雲而翕變而云士之一新者與夫新浴者必振衣新沐者必整冠士之始進不直沐浴論也所當振且整者獨衣冠乎哉古之君子誠遇其時以弘翊亮功用章灼爲世普賢者非必積素累洽臨事而覩之於成則志豫立而新是圖也是故佩玉鳴璜以新其容澡身滌慮以新其德明作

奮庸以新其業今聞廣譽以新其聽聞夫是以蔚爲國光而士有完行若乃希勢而猶華曲學以阿世奸利不顧其義先身圖而後國家之急士行此而得志則下矣而國未有賴焉斯二端者辯之不可不早也女子之醮也佩而施衿瑱而流珠歸有日矣乃其心固惟父母之戒是勅而貞順是持故往則有譽不且以垢誹終焉士之從王猶女之從人也將獨餙其固陋以爲容好耶抑將比於女貞而不蒙世之疵垢恥成毀

榮辱賢不肖之途決於此矣爾多士戒哉余爾
觀其自今始矧
天子位在德元諳於萬幾方孳孳所以爲理凡
厥有位罔不仰承休德興賢尚能期廣忠益甚
盛而余以爾升將簡自南宮入對便殿　上方
樹九旂夾陛盾臚句傳而謁之爾多士匍伏諦
聽多耳目所未嘗廩廩焉懼不得揚眉睫瀝肺
肝縷赤誠於咫尺　天顏之頃雖欲無自新得
乎而余復爾規欲是心之毋忘其初也斯役也
巡撫河南僉都御史劉某宣猷翊運功茂保釐
督理河道漕運太子少保工部尚書兼副都御
史朱某拯世亨屯恭勤底績撫治鄖陽僉都御
史劉某威遠寧邇乂阜民听巡鹽御史劉某趙
某裕國綏疆詰回敕法督馬御史顧某觀風振
紀牧政蕃興查盤御史趙某布惠均民國服滋
殖某官某某官某某官某事布政司左布政萬
某右布政陳某左參政王某右參議李某按察
司副使鄭某僉事邵某都司都指揮僉事某某

等事事咸勤而右叅政沈某分守南陽右叅政莫某分部京糧叅議朱某分守河北僉事姜某分巡河北皆觀厥成者也於法得書

河南鄉試錄後敘

隆慶丁卯河南鄉試既竣事時巡按監察御史成某寔監臨之造諸士俾謁言於某以終始斯役某不佞謹受命而申之曰某聞徵物於聚徵士於儔何者物聚則良士儔則應古今之大較也余觀於洛而嘆河嶽孕靈厥稱區奥宏朗虎炳湛洪停淵其褎然洩之人者固以類聚而漸漬於俗久矣即質行純駁間以世殊總厥誕畀孰非明智之期而天民之秀哉余所覩者如伊呂申甫翊祚殷周秦冉曹卹原憲司馬牛顓孫師漆雕開稱於聖門高第尚已及若周道闕横議興學術流爲老聃莊周列禦寇韓公子非之倫然各以其說爲一代宗降自漢魏潤飾以文辭則招客梁園掄才鄴下兢雕龍而工藻繢學士且靡然騖焉葢至有宋理學大明諸儒輩出

倡自二程夫子而謝上蔡呂侍講尹處士輩群起而和之又何其斌斌也因斯以言洛豈儉士夫挹水於河鑽火於燧求柴胡桔梗於睪黍梁父之陰誠貴其聚也洛邑者豈士睪黍梁父之陰耶何產之良也　國家稽令甲申典制張賢羅蓋已跡至韓魏陳衛之墟亦惟士是急今所群而校之者且得眇眡燭照磨瑕吹疵計所入彀十不一讐可謂精矣匪徵於聚其誰應之爾多士起屈蠖而御　飛龍昭明盛之上瑞飈至

雲蒸旁午殷輳皆其選也倘亦有如伊呂申甫之儔出而名世者乎余甚欲觀之海內學術純一章縫之徒類能褒刺王霸摽剥儒墨以明趨舍其必爲聖人之徒而不惑於百家之指章矣所懼者有司方程士以藝而士匪藝亦莫由介紹而謁之有司此其趨容不無摭華病實寖以文敝而與梁園鄴下之風罔裨世教者同轍乎國家得士將翼爲亮采是資俾施於名實如以藝而已矣辟諸石田安所用之且以有宋諸賢

陸沈獻納之司研覈異同之辯爲力勤矣猶或詆之議論滋多而寡成事乃自今觀之直諸賢之不遇時爾多士於時遇矣其何以志古之道而自鏡乎夫物有同聚而殊品士有同類而殊能在審處之一決也爾多士勗哉其無負於洛產之良矣

包侍御集序

包侍御蒙泉先生既卒其子杞梓彙厥遺稿爲詩文總若干篇作自臺中者署之臺中集作自謫戍湟中者署之湟中集爲包侍御集云莫子曰余讀包侍御集爲閔然掩卷而嘆也侍御少負儁異卓爾不群抗迹千仞竟其志所自托以著於世者獨文辭焉已哉而文辭之存又多軼也於侍御撰著十纔二參嗚呼傷哉余嘗究觀古立言家固有挾名世之資耀當年之用片玉稱奇尺牘爭購譬諸順風疾呼者矣至謂詞能窮人身負絀抑羈紲無聊而姑托造述以發憤矢悲歌以通其意者亦多稱於世云何則夫人

所遇顯晦不同材質之造就亦異昔張茂先博覽好古勵志脩文方赫然顯遂矣而虞卿以窮愁著書則憤抑之所爲也後世祖茂先者矣廊廟之音而寡幽沉之思祖虞卿者發丘園之賁而闕補袞之章執轍既分趨舍亦異材質之辯孰體兼長者乎侍御之集於臺中見顯遂之致焉故其言麗以則於湟中見窮愁之蘊焉故其言婉以思時隨遇遷言以時變洞朗章徹衆美遞奏難以一節命之方諸二子殆兼之矣其集之傳無疑也侍御博總羣籍掞藻摛辭餘三十載嘗悼詩之闕佚葺漢魏以來迄有唐諸名家爲苑詩類選若干卷行於世其所裒次以辯其體裁詠哦以博其指趣亦既咄咄益聞覩窺作者之樊籬矧乎生高雅感遇宣情載筆而隨靡間遝遜遜本其篤好窮達一之至於直道取尤職以力排逆奄之故朝野咸惜以謂天假遐齡幸少須臾無死俾得白冤埋劍蒙恩賜環以竟其平生則功烈且不可勝道而獨以區區文詞見不

已悲乎君之子把梓梗校其詩若文列爲二編以序余屬余與侍御兄弟親且暱也於序君集義惡能辭君名節字元達別號蒙泉弟名孝字元愛號吳石嘉靖初一時爲南北兩侍御云

范太僕詩集序

夫人語生別者聞聲欸之音而喜矧存亡之永訣而徵言未湮發藏副於名山漓然至握可接而覩也不尤洵愉快乎范太僕中方先生之歿也其子某某等檢自遺篋得所藏稿爲詩

若干篇彙若干卷業付剞劂而奉太僕易簀之命乞余弁諸首簡余爲憮然已復解順曰夫語稱藏文仲歿其言立豈太僕謂耶余所不死余友而以爲愉快者殆是已遂不辭而序之曰太僕少負雋才起家髫歲翔翔王路幾三十年歷大藩者六所過名山川之巨麗固已醞釀胷臆裨益覩聞而當持牒執掌之暇不廢咕嗶如經生此其取材之富發藻之奇所從來者非苟而已也至於一時交遊往來相切劘者又皆海

內之選即余不佞雅辱定交郵筒返數千里歲不啻一再抵余及其謝事還里招社耆英則自對酒賓朋之筵移策登臨之賞會必有述述必累數百言傳之同好賡和殷輳余病或不能從而卮言時出見謂有當於心恒膾炙不置及各以業進有所攻錯瑕瑜即亦驩然莫逆也嘗曰詩以言志其教溫柔敦厚即事遂情言乎其所當言止乎其所不得不止至於變化筆端縱橫象外而忘其神詣之所從來則存乎作者之自得非假牽綴於一字句之工也今之談者往往玩心色澤不則蕩志空虛指非本來境無眞際而方自喜以爲獨擅驪珠雄視千古者吾不知之矣太僕語如是故其爲作篤信好古質而不浮麗而有則祖曲江之沉雅吐高岑之壯浪具韋孟之冲融體脩兼長褎然大雅而不委隨俗之妍媸自詭於平生之槩令讀其詩者渢渢乎若慷慨悲歌之及聞英爽猶視也而余謂太僕不死非漫哉非漫哉太僕故嫺於文所撰著尤

夥戒勿梓故詩獨傳余聞之善帥者不空壘以
嘗敵時而攜舍於郊獨以奇兵縱輒收折衝之
功太僕集出而先詩夫亦兵家之以一奇見乎
其所舍而休之者於善藏其用淵乎深矣

馮咸甫詩草叙

馮進士咸甫才敏軼群騰聲弱冠嘗挾冊從余
遊會余解珪巖臥稍葺舊聞郡中談藝之士或
謬相推因目咸甫爲高足乃余雅所稱說自傳
士家言而外不厘數數也而咸甫退以其私輒
好治古文聞爲詩歌傳自好事者余心奇之而
見謂多岐奪志時時有所諷規咸甫則起而對
曰先生無庸也受謹奉教終不敢工瑟而廢竽
則是時咸甫所爲制義鋟行者已數萬言矣居
無何舉應天鄉試高等得遍交海内之雋學益
博聲日益宏則復志述兩都討論風雅裒糧齊
魯之墟登岱宗謁孔林勒石紀遊而還即再不
弟欣然意得或肹蠁發所藏以示友生曰斯亦
余曼倩之牘千藉令挾以千世於博一弟即士

苴足用爾識者以爲良然余壯咸甫遊且不得以一節器之而咸甫所自叙猥以二業淵源或有概於余者則誠恧焉夫公孫龍好爲人師而技窮白馬郢人知望漫而巧不足於運斤凡余之抱尺寸寧詎咸甫能而咸甫之獨詣者余所短也夫安取爲咸甫役哉無已則余昔師事古老先生而嘗請益焉其終不可得聞出於二業之外以俟咸甫及之而更僕者竊惘然不勝其迂然是者方抑首避席諸談鋒間要無當乎大都而余佐咸甫以默其有焉及若檃括六義包舉百家盱衡論列以定咸甫之詩與作者相雄長則有登壇大帥建旗鼓而聲之者矣

蒹葭堂集敘

東吳文獻率祖機雲更千百年絕有間矣而少宗伯陸文裕公崛起瀕海入緯國華放辭墁琚旌視一世時論以方平原至其子楫思豫甫蜚英稺齡嫺於藻繢揮毫驚坐綽有父風載辟州里業冠棘圍而以忌者阻抑遂終轗軻鬱鬱以

死纔三十有八齡所存笥草詩文若干首輯自其子臺幕君某梓焉命曰蒹葭堂集零落殘編不能十一讀者以遡家學之自知文裕公盖有子云嗟夫美好不祥修名賈忌意長晷促哲士興悲若思豫君兼斯悼矣余觀自古以才而厄于年如賈長沙之治安上書過秦著論雄篇巨帙動關國體施名不朽固無復疑及若王文考禰正平酈文勝之流寥寥短章僅一斑見而垂芳來禩亦具稱奇何哉夫片石韞琦均資珪瓚寸株中墨不廢工倕古之總攬百氏定價於懸衡者惟工拙之問他尚奚擇哉讀蒹葭堂集詩不滿百而命詞道逸屬思冲融務嚴體裁弗矜色澤文不數篇而議論慨慷率依名節深切世務薄視浮榮總厥撰著非苟而已且君以彼其才藉令早致青雲得專治古則文詞之傳於世者宜不啻是否則或假之年以須追琢而優其成亦當深闖作者之堂矣乃造物咸靳之而姑有托焉以見於世所謂不能盡其才者與余慨

平原之後迄無聞家而文裕公殁其文獻之存乃有是徵如是故論敘之以明古今家聲隆替所繇俾後有考焉

江峰集選後序

隆慶己巳秋浙督撫中丞盛宗谷公檄所司梓吕江峯集時如忠承乏右轄以公命實校定焉既竣事申之曰如忠讀吕先生集爲三復而歎任也先生詩本初唐法二張而晚出杜少陵大曆諸才子間文宗司馬遷而有韓歐尺度且屬思冲融無摹擬刻深之迹此其著作之槩也忠自弱冠知慕先生名及長好遊則凡先生所友善諸名家往往獲通紹介而獨先生終睽平生嘗切恨之至是乃始得誦先生集蓋餘廿年所蹉跎者一朝而快焉豈非幸哉忠聞之乘高易呼順風易爽物理所憑也先生信良於言是不朽而流風綿邈久且寖湮士好互異不有賢當世之望顯號章灼者是憑曷由揭赤羽而麾之令趨者的哉昔馬季常傳學鄭康成而師道尊

王仲淹以房杜諸賢宗之而聲稱著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誠哉言也江峰嘗督學東魯中丞時爲諸生出其門藉甚迨今而有斯舉而世乃益知江峰先生忠於江峰集本其作且述者之相爲遇也交賢之故樂贊而叙諸末簡

下車録序

國家以時義程士非務記誦佔畢以文辭競麗爲也將使訂傳離經推明作者之志以觀理義之養其心者何如而舉錯之懸衡於是乎寄焉云爾厥初憲令損益前代潤色之以儒臣士操鉛槧而就繩約彬彬乎文附其質言多雅馴漸漬既久日駕華靡而遠本實則剽竊支蔓之弊興而多言繁稱以滋奏誦其諸師弟子之所誦說與士應有司之求者類勦陳言轉相襲襲而忘其將涯於辭茲明王之所簡也其曷藉以得士今

上御極志興斯文用廷臣議力挽頹靡以還淳古海内之士爭自磨濯瀡然嚮臻而 侍御豫

章見雲劉公適奉　勑來巡江南深惟吏治之原率先教化悼道之鬱滯士謀古而師今爰進諸文學相與考覈舊聞檃括羣籍總厥疑義罔不究極而折衷之一時章縫俄易觀聽而吳郡三庠屬公下車伊始沾化獨先固已朝劘夕括之凡有撰著親爲指授大都抑斥蘩蕪錄其雅者積若干篇余得而覽焉類能稱先王根理性六經孔孟之微言洞朗章徹余有味乎其言之也夫中吳文獻素雄海內儒碩代作相繼主盟

實開厥緒髦士萃止又多含英韞奇將出緯國華光嗣前哲未艾乃先生復揚其波委以導之譬夏璜楚珩遞爲世珎而匪由琢成其何能器然則公之加惠中吳者其功偉矣公間世名碩族多獻人至公益競又嘗陳乞巖栖者數年其於究觀天人之際以正其學術而養其冲和者甚豫固宜經綸出慰蒼生而作人造士之功著於過化之區若是速也錄成署曰下車識首事也將梓以傳公實寓書屬余序之余不佞幸公

之嘉惠東南既始於蘇業迨吾郡士待下車者方望塵而趨矣余願爲執鞭故樂道之如此

贈吳霽寰中丞巡撫貴陽叙

今貴州巡撫都御史霽寰吳先生余同年進士也初與先生舉同年以才著者凡一數輩莫不推右先生而余與先生交其始相切劘以文辭於覩先生盖淺也居無何余乞南曹於先生違遠矣而幸侍其尊君苕溪公同官篤行君子也公爲名御史言事謫外量移來留都留都人士

磬折下之公因與予爲通家驩而嘗語余士不通於經術闇於世務薄法理弗講穢戎旅之務弗學也嘗之弗知也則無所比數焉余念曰公教我矣而竊恠霽寰先生以家學顯宜有槩於公言乃其藝獨文辭焉著而餘未有以見奇何也比余陳乞里居先生令常之江陰余從荆川唐先生過先生於江陰及境農氓樂業賓旅如歸絃歌之聲相聞入其廨案無留牘鞭撻不施於庭會方厲兵待警陳而觀之甚設也唐先生

私顧余喜曰吳君之政起矣而乃不虞君恂恂
儒生耳及蒞事固卓犖也踰年先生徵入刑部
主事余亦再謁京師列在郎署當是時海內之
雋願交於先生者灕然而集而余與先生遊愈
益暱其覩之愈益詳先生間嘗爲余談古今之
變覈理亂之原考鏡人事失得與國家興壞所
由較若棋置可復也比部職法理先生即閑法
理已歷兵部兵部職戎務先生即閑戎務先生
嘗與余觀乎射林從語騎射思蹶張超距一見

其長登潞河毘盧閣指畫都城形勝嘆曰古稱
天府神皐殆是令余得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
外豈憂胡馬南牧如庚戌事哉其壯如此余又
因悟先生於學蓋博其才誠大而嘗興至發之
文辭於先生誠自其好乃固亦兼長云先生負
兼長之才以効當年之用是故始擢典學東魯
則東魯之政效再擢參藩湖南則湖南之政效
又再擢秉憲江右則江右之政輒效乃今晉都
御史巡撫貴陽矣議者謂朝廷方倚先生重將

大用之而姑嘗以貴陽似矣余獨謂貴陽置省
實國家設險以控制西南諸夷而臨之重臣固
天下要轄倘所謂提萬人之師當一面於外者
先生不自茲試乎夫自古外攘內安之策莫如
因其俗務利道之而毋與爭於兵革貴陽雖邇
夷患顧法制既久人心已安即不免跳梁孽釁
其間可檄諭而定不已則一創以遺數十年之
寧無難也先生之往第廣德意揚國威潛消不
軌之萌而無庸擾之如先王之制荒服此於先
生固兼用其長之日也有如
天子念先生之才大其望日崇不宜服在遠徼
旦夕還召以備三事大夫之列俾得盡見其奇
如周吉甫文武之翼戴王室銘勳鼎鐘則余所
未覩於先生者又惡能竟之昔人有智不搏一
鼠而見逐虎者從其旁指授格刺之方甚具觀
者必且笑之余嘗嘶一命貴陽而以親故弗克
往乃今爲先生畫如是苟以殉馮氏昆季諸君
請明嘗諗於先生則可而令先生聞余言也不

大噱乎

壽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

毅齋孫公叙 爲鄉進士諸君作

嘉靖庚申鄉老先生毅齋孫公壽八十高矣時公以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掌詹事府事歸老於家優游泉石廸康葆真享有遐祉盖名節終始云先是公在翰林職侍從會今

上初政公首以論思格心之業自許爰監古今治否興壞所繇著爲韻語獻

上上覽大悅日置其編坐隅諷詠不輟因謂公忠實有經術可任大事宜備異時東宮官僚以資輔導故亟進公秩迄凡五遷而在宮僚之日最久

上誠知公不欲煩以苛細姑處之尊顯以養其望慮至深遠也公亦知 上指日兢兢以其職圖所報稱其爲大宗伯及在詹事時念天下大計無踰儲貳疏請 二王出講經筵者三辭極懇輒報罷然其事有舉朝諸臣所不敢言者而

上獨於公弟讓固信之深也公竟以久於職莫自効者引年乞歸

上弗許會方論相次且迨公或謂宜少須公愀然曰仕貴行志敢濡滯以虛 聖恩益求去噫此大臣之道也公既得請歸越七年爲今八十壽季冬十有三日屆公誕降期而 朝廷適以是歲議藩封決天下大計蓋洋洋 聖謨淵衷停蓄非臣下所能仰窺而要有緊於公言者卽公之心積十載所未遂而驟聞之喜乃出於賜

歸祺褒懸弧稱慶之辰此其樂以天下獨倍恒情又老臣之心也夫老臣之心與小臣異小臣者弗遇於時或委而去隱丘壑甘焉老臣則不然故有在 朝廷則憂其民處江湖則憂其君者非虛語也是故公自懸車來迹雖在野每談時事慨然隱憂或聞 朝廷大政羣下所建明其善也則躍然以喜不則憫焉咨嗟久之何者蓋其志存報主計切匡時誠不忍以去就遷情而後杞人之懷也不然公自釋褐迨今餘五十

年其間再陳乞歸再召而起輙又引去其安恬
退而薄纓冕天下信之久矣獨耿耿不忘於遲
暮何哉昔張子房既定漢業而以儲位未安必
致四皓以堅上意乃得遂其飄然從赤松之情
公之爲心即何異此或以公既去國視子房時
方在漢有間矣而猶與其憂得毋亦典冠典衣
之喻耶噫不然若子房所謂於其身親見之者
藉令不幸漢儲未定而子房去則公之憂子房
先憂之矣此豈可爲衆庶道哉古今言出處者

高二疏之行乃余考其時廣爲太子太傅受爲
少傅當有不得其職而去者而既家居日揮賜
金與親黨相娛樂吾誠不知其心使徒恝然忘
世獨如前所云以具酒牢擊鐘列鼎爲懽謂之
適志也誠不以公今日之樂易矣鄉進士諸君
方屬觴入爲公賀聞余言也作而曰國有老成
鄉有耆碩士有典刑吾黨胥慶而有頌於公禮
也如君云爾則又有以獲公之心

賀封君高松石翁莫安人並壽叙爲鄉諸親友作

初嘉靖壬戌封君松石高翁壽八袠逾今歲甲子翁閫安人莫氏亦八袠與翁並壽盖異數也客相率入賀則翁嗣長君士方從南京吏部驗封主事歸侍其諸子姓咸列齗齗如也而翁內弟之子莫如忠介於陪儐之列翁峩冠緋袍安人御翟帔並酡顏色笑出謝客客次第起爲壽甚驩長君之同年工部李君彥潛少司成朱君鳴虞暨諸戚黨咸謀於如忠曰斯舉也信鄉邦之巨觀寓內之稀遘也子盍辭而張之如忠曰唯唯余固願有効焉顧余所覩於翁安人皆內言不可以先客而恩諸君雖然其敢辱命夫高氏之先盖以儒聞而不腆余宗自先大父東昌公與翁父武岡翁並舉於鄉且暱也余姑乃歸高是爲安人而翁在諸生間有聲其爲人負氣自喜慕豪士風耻淟涊婞婀卑論齊俗視功名可芥拾也一時與翁遊若大宗伯孫文簡公最著嘗目翁畏友而文簡業早第致顯赫余先主客君與翁聯業尋亦偕計上春官而翁獨偃蹇

弗售僅以歲貢詔待公車棄繻而弗就也安人者與翁處約垂三十年拮据佐翁可念而性解文義課諸子學親句讀如經師有忤督過之至跽請悔泣乃已卒成翁義方之教者安人也長君第進士既貴得　封典爲翁安人榮閭里艷慕之而翁安人乃固若不省其子之貴也客以賀至翁謝弗聞而日閉戶焚香屬好圖史適飲陶然口不聞譏訶聲安人雖已貴不厭布素不棄藜藿不殄纖縷不享特殪間坐小兜從一嫗

褁核過諸子及兄弟之子無問厮嬖所賤遇之欵欵無惰容凡余所覩於翁安人如是可謂貴而不驕滿而不溢孳孳累行錫壽之符者矣即今並享遐齡疇昔與翁遊者皆已寥寥而翁方強食久視如魯靈光巋然而獨存余先考妣及諸父輩皆齒出姑下而屈指尊行惟姑在焉又如芝菌特秀於崇阿陵霜雪而不凋也豈非難哉長君自筮仕歷推郡徵入祠部無何乞官而南已又以今官移疾歸寔惟翁安人是爲既歸

率諸弟扶輿製綵日承膝下懽即其志願有人事所不能齊而獨享其完者此豈以三公易哉長君嘗闢別墅一區稍葺臺池雜蒔花木數奉翁安人遊詒余詩有星輝南極仙集西池之語余爲憮然嘆悼知終不得同之於長君矧今摳衣趿履旅進爲壽於翁安人登其堂觀文物賓遊之盛心誠脉脉動焉益長君羨且固不能不以思吾親者思一効於翁及余姑之側也獨稱觴之禮乎哉諸君聞余言曰有以夫子之云也吾等幸交於長君而侈其遭以卜高氏之昌未艾然於覩外矣如子之云詳內言哉可以考德而徵翁安人之祐於無疆宜籍以獻

壽待封可泉先生林公六袠敘爲其弟平泉阜南作

古稱右族之裔非盡簪冕蟬聯以仕官顯也蓋亦有隱德焉即憪然篤行無問勢能之榮而仕且顯者恒藉之以共翼載其世此何也蓋車以耦乘舟以協濟勢之相須也諸侯必有所與共國故重宗盟卿大夫必有所與守家故篤分親

士庶人必有所與保其身故擇隸子弟君子誠志出而有樹於世而內顧其私非爲之父兄若子弟者固賢也爲維持夾輔之其曷有賴乎松俗故重禮教稱多賢然以文弊幾靡矣其或父兄子弟介於有位之貴盛驕倨以逞者容不免焉此如乘高凡麾順風易藝其勢便固然而忘盛衰更事批枝及根之殆於俱覆也不有賢者孰能辯此而無變於俗哉可泉先生林公今大司成平泉先生及嚴陵推郡旱南先生之伯兄

也二先生者既已聯標踵武策名當途而公席累洽之資當方昌之運稍令有挾以逾涯分豈其力難哉乃能雅志清脩隱居好義力耕而食蓬累而行耻紛華絺綺之御無濡跡城市走高門縣簿之勞硜硜然思以名節保其家聲初若不知二季之貴者可不謂卓然賢達秉昭曠之識者與夫二先生之行誼世方景如斗嶽以謂山川之英必且鍾於兩駿而惡覩夫滋培寧輯默賛其中俾連璧之輝弗黜而夜光無類者公

實與焉昔慈明叔慈朗潤並曜安丘安道進退兩尊君實伯康友恭茂著若此類史咸列爲美談今二先生蓋君實者倫慈明安丘弗道也而以公潛德自將功在家世視叔慈安道伯康之躬修玄默稱於逸民者又曷讓哉公今年六衰二先生適膺簡擢展其梓里會公初度並謀稱觴壽之屬言於姻氏莫子如忠如忠無以頌公者竊惟天道虧盈益謙其於人也祺履隆替之符弗能違焉余觀公志處盛而約賢而下人得謙道矣天必益之即自是令二季者日躋鼎鉉揚鴻休諸徹興於箕裘滋大林氏未艾而公錫用純嘏以百歲享夫豈倖哉二先生以斯言入壽公公屬觴引滿浥而損之以莫子入曰子云盈虛之理如是觴矣敢不飲德無忘子規

敘率庵吳德

天台率庵吳先生雅慕其鄉先輩竹岡趙公之爲人而學事焉從語繕性之旨公曰予之性近率矣亦知其辯乎曰未也曰爲欵欵儂儂簡以

直焉將漶漫不恭觕以厲焉則子奚擇曰吾寧欵欵儃儃簡以直哉曰若是則無惡於率矣先生乃退而銘諸庵而自號率庵公之教也先生徹子悟齋使君推理松郡數過莫子於委巷道先生平生其畧悃愊顓蒙靡事機械委心順應一返於自然苛禮縟節鄙弗屑也可謂能率而不謬其師說矣莫子曰余觀天台勝擅寰宇其以靈異鐘而爲人當不難於豪雋激烈之雄而褎然博大君子如所云竹岡趙公者余從縉紳間聞其人竊心嚮之晚乃從悟齋使君遊察其器偉然其辭確然而中冲然其治以經飾吏秉直任公務廣其慈惠循良之德而不爲攜摟刻深皆率教也是故上熙下恬政以最著即余不腆辱道誼切劘之益多焉以爲君第得於山川之助植自其性固然乃遡流考源則世德所由來也聞之先生蚤歲喪其室時使君方五齡而先生懲伯奇符起之事終不復娶以育君有成此其甚大盛節而瞿瞿焉義方之廸恩兼教育

良獨艱矣宜發祥之昌熾也夫家法紹聞世濟休美自古記之昔宋公璟見韋安石之子陟而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余非使君無以知先生之賢非先生無以知使君家學之自此之爲盛德遺範不殆於宋公之云乎郡人士相與播之詩歌以彰厥懿余故敘其事簡首俾入越而觀風者不惟明吳氏之世且以嘉此邦之多賢也

贈國醫後山王君敘

大梁松溪都先生以尚書郎出參松郡會海寇猖獗奉監司檄分兵守要害夙夜靡寧數月矣石歷寒暑凡二年所因瘁甚久之殫劇所從醫療盡郡之良持弗能決於是後山王君至自姑蘇一診視即明病所繇其治務去標邪而內固其本頃有瘥先生以王君能欲張之寓書莫子曰昔秦越人倉公之徒得太史氏而名垂吾子倘不余鄙豈亦有意王君乎莫子曰唯唯夫先生以吾民故不愛其勩余不佞無能著七發如

枚生以起之疾敢忘徼惠王君寄甘棠之思夫
王君於技稱良矣故居蘇而能使吾郡重因知
君以其技遊所至如松而能使他諸郡重史稱
秦越人鄭産也廼其至洛至邯鄲已復至咸陽
醫屢試無弗售者豈有他故哉所習審診起量
衡合色脈表裡有餘不足順逆之道明乎諸衆
醫所未辯而施之弗舛故至輒奇中視其徒同
術而效去之遠矣今王君即何異古所云余嘗
慨論時事謂今東南民罹寇虐其譬諸疾幾殆

而當事數易必且如求醫之良非有卓秉全智
燭於昭曠之外明事始失得所繇及今勢緩急
而善其所爲以求必然之畫未易卒辦也醫之
所患在任臆而務更張拘方而踵途轍此二者
凡懲於昔以僨績而務反之與襲其嘗試以爲
新功而忘病者之不可以須臾其施於醫無一
可者而况於圖事乎醫之所療係一人而事以
千萬人之命或聽於獨弗慎將大先生行與戎
議籌幃幄收王君之功於東南倘以余意質諸

當事者一決以活吾民余言之效過枚生矣豈特可贈王君

贈石汀殷大叅擢江西總憲敘

隆慶戊辰秋浙右叅政石汀殷公擢江西按察司使比行其僚三司諸君祖於郊宜有贈以屬如忠如忠念自承之於茲以至與公別之日閱月耳於公行事弗詳而嘗覩偉公大都俶儻魁梧有大畧卒藉綏急者其人也及從諸君誦公治浙之政於視篆督餉講諸道事所至多釐弊興利功炳然列也而郭公黃涯又爲予道公之素始益詳蓋公嘗仕給事中事

先皇帝數言事以直聞會方士用禱祠惑左右令公卿以下得倣漢故事附祠官祝釐且迫諫署而公等不與尋被逮榜笞闕下公於是因乞外乃遷督學粤西粤阻嶺以南去京師萬里非士大夫所請也而公怡然安之至則廣厲學官崇古右文所拔士多知名撫夷道缺公攝其事夷酋有郤起爭田格鬬甚者吏莫敢詰而

公以片檄散之願輸所爭田於官以益兵餉大中丞喜亟上其事而中有憾公者未幾陝滇古西南夷絕徼武定夷酋發婦姑閧而爭立事本激成公偵其然議撫之便而當事者欲以爲功趣興兵誅之酋走蜀無所得志徒欲詐以捷聞公憤不平移牒自劾以謂人臣建節萬里外不當相蒙閫上如是事遂寢酋亦尋自來歸而直公者箝箝於朝矣居數月以憂去服闋補楚臬未至擢參浙藩以至今　命此公歷履之槩

聞自諸君知公者夫今人情以禁近補外非信卓犖通方之才鮮不務矜體局爲名高多所弗屑及抑鬱久而懈生索然萎薾至變其初者有矣而公議槩著於立朝既杰然如彼及仕歷諸藩又各循循焉以其職効如此即三仕一官歷十有二載而志益競業益起曾不以摧挫抑鬱之故自詭其平生皆人所難也向令公在諫署少自挹損與俗浮湛顯身日月之際矣何至榜笞之辱及請外遷苟擇善地自便無不可者又

何至再投荒徼而不辭先是數年士行卑甚巧宦者苟不名節顧以鶩谿徑倏仆而倏興者多矣公不出此獨堅忍以累行遲久以俟時譬松栢處於深山零霜雪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也豈不毅然獨立落落偉丈夫哉茲行將總憲江西矣夫江西於浙壤接而輻員奧區也近歲中外有司頗競武健爲刻轢豫章之間兵革甫戢訊獄滋繁民幾罷矣

聖天子初御恭儉長厚之德益然海內外以公所持要爲識治體不謬於張弛至當宣

上德意破觚爲圜斲雕爲朴以和其民而懲捃摭刻深之弊此今日持法之衡也若乃考鏡將來之休績則有滇粵與浙之故在而又何難於奇偉通方之才如公者哉諸公咸曰然遂書以爲贈

宋山人前津君敘

宋山人前津君今御史賢之大父也壽七袠初度辰御史以余在通家奉其世系列敘山人行

事屬余文之將佐觴也余覽而嘆曰夫宋山人經世之德所從滋久其於垂禎儲祉翼其祚而昌者寧詎獨以年哉盖聞古昔有道之士敦土博資咸當四運雖曜質晦真殊塗異軌然養道各遵無戾成性故怡悅守終提挈天地和於陰陽多艾老以千萬計厥稱至人古之極也降而堯舜之世汾濟河洛之間比屋具美擅可封之德黎民上下咸耕稼飲食以壽終雖蠻夷戎狄采服荒化之民亦莫展其殘悍有若漢興百年

人民樂業百姓遂安自年六七十翁未嘗至市井見游傲戲嬉如小兒狀然猶有古之遺焉厥後士以知慮獧巧鑿其性物誘情好戕其生閭閻之行無係本實而江介沃土之民風流彌甚然而無完朴者況克壽乎況克壽其世俾永無斁若宋山人者乎山人家東海去市賈之習餘百里不見囂緇肫肫有上古風惟日務耕稼作苦民藝歲時伏臘或宰割爲禮以次上壽知樂利而已所居饒魚鹽海錯澤藪之民鶩焉山人

弗朘以爲利世變沿革多長短山人亦不喜聞人有不給則推巳畀之任所施反多折券棄責行誼當世務在損於制度盖七十年於茲矣卒用以常術起家保有後禄其子一默君烝烝慕義率其後以儒業而少宇拔頴藝林方任御史載簪筆入爲邦楨數廿年之間禮讓孝友爲世名氏四世種種上下相襲聚其天和而無所乖戾立隆古昔爲世難老亦生人之至貴也豈非其風可長哉莫子曰余讀莊生論單豹張毅悟

養生焉豹養其内而遺其外毅養其外而遺其内二者雖異其於弗克享云一也而善攝生者乃如牧羊然從其後而鞭之則山人謂矣山人含醇葆真怡然物表然而聲流乎薦紳胤系緜永興起未艾殆鞭其後者與君子以觀累行之效攝生之符而卜壽宋氏者必山人也

賀大宗伯平泉陸公七袠壽叙 爲郡中諸鄉進士作

萬曆戊寅仲春九日爲大宗伯平泉老先生陸公七袠懸弧之辰郡諸鄉進士若鄭君某姜君

某黃君某盧君某等咸謀稱觴壽公徵言於莫子或曰公負康世之畧而陟鼎鉉有年矣　國家誠急求舊不當處以密勿養用大烹明尊嚮耆碩之效而獨齒於其鄉在三老之列令弟子屬觴盤辟鞠踸爲容以煩長者禮與或曰公雅薄進取而安恬退即視大烹不若糒醪之甘也榮鼎食不若一獻之勤也吾黨於公里人也有相賓之禮焉以相賓之禮禮公奚而不可莫子曰不然誠若兩言者是槩公以出處顯晦之迹

而非達觀昭曠語儒者之功也人之言曰文武周公而上達而其道行孔孟而下窮而其道明非也古之聖人演易明疇而議禮樂即所謂得志行乎中國者不明道乎孔子雖不遇時退正學以誘世至作春秋曰吾將見諸行事故無行而不與二三子也孟子論士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悌忠信明二者有功於世均焉故孔孟之道無日而不明於天下即無日而不行於天下世徒見夫好遯爲高如踰

垣負石窩葦立槁之徒以方君子之不仕又惡
覩夫激頑起懦爲百世師持高節而慕侗儻奇
偉之畫策此賞不補衮威不鈇鉞而獨以其道
風示天下若揭日月而行之者其功可少哉公
少負才名成進士褒然舉首比擢中秘幾顯矣
而亟疏乞歸方慕隱約之義孳孳績文樹行遂
成大儒而以身任天下之重益不苟故自起家
迄今里居拜官者三而陳乞之疏凡六難進易
退之節較然在人推其志倘所謂達可行於天

下而後行之者耶余誠未覩其深而即其進不
隱賢語必依正與夫所至施爲之畧疏言上前
者數事而知公之擇於見可所自處者審矣是
以功用方興介不終日世遂以公誠重挹損而
蒙道大莫容之疑庶幾旦夕一出以慰蒼生不
知公之功在天下固不待緩佩盱衡日陪大廷
之議而後見也今公自大秩宗賜沐歸里泊然
遺榮乃斗嶽之嗟嶽嶽朝野鄉閭藉以表正學
士景爲師模議國是者以十人情仕於其鄉者

以咨吏治其爲維繫人心漸漬俗化而默賛於世教豈其微哉故謂公之道無日而不行於天下可也諸君不聞國家樹人之意乎夫樹人者非盡人而樹之也天地之道有以積於不用爲用者惟人亦然今天下俊乂在事非不斌斌至以二三名世大賢卓犖殊倫者姑佚而休之乎野辟鄧林之材不必明堂垂和之珎不必武庫其置若遺而還之也若取諸寄即其間得無有若師尚父鬻子園綺之倫出於一嘗試之奇者乎是

聖天子所以倚公於社稷之重而誇示華夷者甚盛又何出處顯晦之問爲諸君聞之曰然微先生詔之吾幾無覩乎大都乃今知所以壽公矣秬鬯既陳辭曰以社稷故願公壽而載莫予之言從

贈中丞明厓張公平寇敘

邇歲島夷猾夏荼毒元元有司狀聞天子震怒爰集廷議遣帥專征仍勑巡撫都御

史提督軍務與總督大臣合謀經略以光安攘而黠酋叵測鷙匿獸散伺懈則進薄城邑見危則退保阻深官軍無所得志撫臣數易咨嗟搤腕恫疑虛喝迄無成功何則兵疲於師久財匱於不貲力分於潰出禍積於蔓延雖有善者莫知爲計迨今大中丞蜀明厓張公奉　命而來開府松郡目擊時艱慨然有廓清之志天實厭亂寇稍轉徙公亟下令曰葺我牖戶愼我封守集我流亡寇聚越境大兵既會克有期矣第益發兵具艦以備要轄相爲聲援大兵攻其前吾扼其後寇欲奮則不格欲還向則有以待之勢將自促畫既定供命者各以其職從事公方坐策從容而凱報聞矣公喜再拜稽首歸功

廟謨越惟一二執事咸庶宣力之效而郡侯黎君暨其僚若屬仰佩勞謙還頌休德屬言莫子俾敘公伐傳之無窮莫子曰余觀前載所稱禮樂之化弧矢之威於用術固殊矣乃齊人譏儒者有禮無勇至夾谷之會一麾衛士而寒敵國

之心晉楚力爭是推而帥中軍者匪說禮樂敦詩書無畔也因斯而觀文事武備實相爲須不周於德非儒之通者也此惡可爲一節之士道哉明厓公與余同舉進士是時公以能文見推汗漫篇章懸河溢發非獨其才固優亦性之近也及宦迹所如湖藩以撫苗著淮揚以弭盜聞至掃除宿寇惠我東南其在今日尤功用昭灼可紀者也非誠材資文武體備兼長折衝於樽俎之間者孰能與於斯乎昔宣王中興尹吉甫佐之征伐詩人歌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今天子方弘中興之業誠願得臣如吉甫者而公以兼長之資際功名之會卽嗣是晉涉樞衡謨謀密勿爲憲萬邦視吉甫於周不足專美余懼世鮮全才謂儒吏第專經術而以非常偉績獨歸介胄之雄也故獨論著公伐云

送中丞見海翁公叙

東南諸郡瀕海沃饒民號樂業自島夷猖獗侵歲相仍有司告急安攘大計方厪　宵旰而東

南多故矣嘉靖己未寇犯我境嘯聚三沙官軍迎擊之未發今大中丞見海翁公奉　命督撫江南既下車會荆川唐公適來覲師公雅重唐公亟就圖事寇聞爲搗舍二公遂謀以兵威之一舉而有殄殲之績

上賜金幣嘉寵之公志益勵爰檄郡縣求閭閻疾苦軍國機宜所當興革者條上之凡三十餘牘無不一一當　肯見諸施行余所獲覩者如振軍威則有覲奏計功之疏飭兵防則有練兵置將之疏明法禁則有鋤強弭盜之疏寬民力則有乞免差官緩徵賑貸議處馬政之疏至論信賞罰以激士心精選閱以汰冗食嚴舉劾以繩吏治施爲次第可畧而言矣夫公以間世名賢撫運而出一時應變之才明練之識體國之誠固自其性乃獨任事未幾功用繁興如是一何速哉蓋公嘗以參政督餉蘇松當是時倭夷首難民未知兵上下囂然一時總帥撫巡諸臣非不有賢智負時望者經略其間顧上下之情

未孚軍民之紀莫統兵食匱乏而將卒之情素未相閑也公以一身負荷其間內賛樞幄外給軍需上宣德意下達民隱復以忠義鼓敢死之士惠行信孚人樂爲用故一舉而有得勝港之捷再舉而有周浦之追又大舉而有陶湖之績安攘大計公力多焉盖公在事久諳於咨諏芻蕘弗棄一切謡俗之淳澆時政之利弊賊艘之出沒津途之險夷條貫畢陳若指諸掌其所欲行而格於勢與時之未遑而姑有待者皆已嘗之其在今日批郤道窾動以神遇百司指受成事所向無不宜者凡以是故也譬諸射者貫則獲禽若未嘗登車操弓矢則敗績厭覆是惧而何暇思獲公其閑轡銜而役良基矣獲豈足云乎余間侍公聞語韓范功業謂君子欲有爲於天下莫患乎威望隆重然則忌者害其能敵人憚之而得以爲備故以偉然兩賢隨用隨阻不能迅掃西夏以展其平生余嘗識之今觀公所掀揭豈出韓范之下顧東南方賴保釐而忽有

別注之議仲不克究施設此得無亦威望隆重之故而與前所云嘗試之效易於立事者異耶或以方今天下之勢其理之緩急莫先內治上且旦夕召公入踐台衡以資內治故不欲久勞公外獨惠東南倘斯言幾是則吾民之不得私公也亦宜余與公同舉進士且睠也於其出處詳焉故得論著之如此

崇蘭館集卷之十一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贈郡倅韓雙泉擢蘇郡丞敘

郡倅雙泉韓君冀產之良也由選貢筮仕知滑縣事已乃遷教授於松至郡期月士交口譽之而余獨謂以君之才直不遇時且格於調故無以見奇倏今早獲一第而乘功名之會以見其長倘所謂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者必其人也居無何倭夷犯境所過披靡有司莫知爲計學士

縉紳先生輟弦誦以談攻守而登埤者逮章縫矣當關而譏呵者盡博士學官矣君乃與其徒分城而守賊猝至攻城急魚貫盾捍而進計必逞君雅善射第挽弓持滿時其卻射之一賊掊盾而斃餘繼進君又時而射中賊股斃既又時而射中賊面輒斃賊以城爲有備也悉引去境賴以安方是時朝廷未遣帥百姓不知兵卒然變興非君三矢之奇幾殆君因是有能聲數見旌舉尋以教授擢吾郡倅君既爲郡倅則奉當

事者檄日率兵經畧海上迄不遑寧視牒而暇則杖戈矛散吏而出則臨戎伍如是越歲巨酋穴境內合外援以萬計忽徙而南抵越境扼於大兵聲言還向當事者檄君以兵遮擊之君益勵武陳而前與大兵相聲援躬擐甲冑示吏卒殊死守無縱賊所如賊計乃窘大兵得擒滅盡其黨君受璽書褒美金帛之賜有差未幾晉爲蘇郡丞盖君之終始顯名者良以善射云昔人有言天下無害菑君子無所施其才天下無禍

函智者無所與立功余觀韓君恂恂儒喆日與博士學官揖遜讓庠責以作士而無奇詭秉張矢從材官蹶張嘗之禦寇而輒效此豈非材質之殊而士所自見者固有待耶則君繇斯而往於功名之會又惡可量也余承三公命嘉其懷賢願治之心誠閔然重君去故於君行事得論次其大者復焉而郡人士之公其詳在輿誦弗著也

送李雙塔督學山東叙

先民有言孔子之道大門弟子學纔一體原遠而流分故子夏之後迄爲莊周余爲廢書而嘆也夫莊周其學不列於聖人之徒久矣而云出於子夏余甚異焉及觀子夏在聖門以文學名嘗自謂入聞夫子之道而樂出見紛華而悅然則商之學固未純宜乎其難爲繼也而不當獨罪之周夫莊周其言崇黃老詭六經儒者類擯弗道至盜跖等篇幾於狎侮聖賢而不遜乃余竊味其指以盜跖而詆仲尼明非其類也而孔

子之道顧益尊此得無比世之非聖者於跖猶衛道之干盾耶周復有云魯國之儒一人爾夫曰一人者尊辭也則孔子當之安知周之意其不陰欲推附於聖人而明與抗衡以自背其說不殆於文學之支而紛華之爲悅其流弊固是耶今周之書具在總其實凡以脫屣聲利而逃富貴之榮冲然於得失之境有足多者世儒務孔子之道言而志騖進取誇矜勢能之榮如蟻附羶鴟鵂之嚇腐鼠者往往而有又周之所詆

也是故文學之好即比於紛華猶聖門所不廢莊周其靡爾今欲求聖門之緒而遡子夏之淵源苟不爲莊周則可矣而文學之務去此如壅川而止潦截繩而解棼其有能濟者哉何則魯在今日亦猶聖人之鄉也誦法孔子者方揭日月而行顧所師牧之者何如爾自昔秦任苛政儒術詘焉漢興稍以經藝潤飾其治即魯中諸儒講誦習禮弦歌之音不絕喟然復興於學魯之足用明也而當其時方用叔孫通爲太常公

孫弘爲博士學官以教子弟乃欲稽古作人誘世興學以臻於治不亦難乎故語文學者非所以背聖門而因俗與理善變以維風亦不必盡去其故傳云齊魯於文學其天性也今大夫學齊魯之學而身師帥之即不能捐益文質一變而至道乃博文約禮孔氏善誘之家法固存試踵而行之豈亦有漸淪之術鼓舞之機者哉昔太史公過魯至闕里見宗廟禮器徘徊留之不能去彼車服禮器於覩末矣尚有存者猶將以考洙泗之源而況衰然儒雅文章禮樂之觀爲多士日誦習者何莫非道而必更化易術然後爲教耶大夫往哉第慎所率之二三子抱遺經而談藝者履滿戶外矣

贈楊大行逸少使楚敘

余齠年從鄉先輩學士遊聞道邑右族才子弟則屈指楊氏云而自余挾策志進取書名閭胥聚邑之子弟固已途遘楊子逸少角方丱也乃端視矩武而止顒顒而言徐徐識者器之矣曰

玉峯憲副公是先正誠長者不當有孫如是耶於是楊子聲籍甚而有司閱士之優異輒余後先齒因締交焉楊長公晴川氏亦時之雋也性方嚴持議耿耿課楊子日有程諸願交於楊子者無所入而獨喜楊子余友也余先君義方之閒首慎交與余不敢私所附離每楊子造廬先君改容禮焉以故余兩氏遂爲通家懽獨自蚤歲矣君無何楊子丁內外艱歷坎坷而余幸以游優卒業領鄉薦取進士第媿楊子先而楊子

輒喜余先曰昔貢生彈冠吾以子自卜也越庚子歲果亦捷解畿輔尋登甲辰進士而余乃寢苫抱痾者踰五載迨復起家適楊子膺仕期即先後出處淹速之迹屈折符合矣豈不數哉今方聯轡長安遊相與驩甚而楊子且以使楚余別問贈夫余於楊子遊非昵也余有言於別則楊子規也使事有職馳駟牡皇華之詠備矣豈其觀美輿服榮哉春秋繫使於天王非一而終鮮與辭蓋其慎也及若列國諸侯聘問之役苟式

禮不愆闕於辭令猶足重其國而折窺覩之雄往往照曜史冊況儼然王人啣絲綸之寄賜含視遂恤覘宗藩者哉古之曰不辱曰專對曰觀風曰靡監可以思矣而楊子誠志於道多亮節間語世事及古今名碩輒躍躍動義色雅共期待之辱亦既有初尚胥有終也余敢忘楊子規哉而或以楚雅藩多古詞人賦遊迹逝將浮湘而歌郢焉助奇於山川斯亦楊子之閎覽極娛也吁其然乎

壽方伯笠江潘公六秩序　爲上洋諸文學作

昔者余聞今大方伯笠齋潘先生之爲人於先君子以嘗計偕京師舟同濟也曰是其養淵然深矣余不敏自是知潛心於先生而先生方仕籍甚初領州事歷郎署外補藩臬屢遷以迄於今其文章政事之所著列卓矣讀鈞州去思碑考其行事及若典試河南視學粵西惠利在今漸者咸可徵睹也余益心慕之既乃一再覲先生稍復披挹玄風飲醇噓和則見以爲悃悃愊愊欵

欵儀文之闕而寒燠之不申悵焉將莫開余也又疑先生以彼著列所至卓躒此其人當魁岸軒舉英辨泉湧就之意傾而顧未有以見奇者何哉於是退而諗於其鄉乃邑文學章縫之徒往往佩誦行誼其忠實心感於人無間言而子弟訓之率恂恂雅馴興起義方未艾余乃作而嘆曰夫先生者不殆於古稱君子有道術者與故出而潤色於文學以政事表見者如彼入而脩於家信於其鄉之人者又如此而闇然德容

粥粥乎若無能焉所以君之也可以觀養矣而余先君子之云有以也夫史記漢張叔其人以誠長者處官吏不敢欺萬石君居家以孝謹聞乎郡國此二人者皆祿上大夫以功名始終而兩家子孫亦各顯名累世古今以爲美談其他爲吏非不有過人之能史不勝書者而患莫自持詘詘然暴之務華而絕其根即君子無稱焉何者滿損謙益天之道也人惡夫上故曰聰明睿智守之以愚功蓋天下守之以儉先生所以

不出於彼而寧出於此也今歲丙辰先生自浙藩入覲
天子道其梓里會六褰懸弧之辰邑文學諸嘗所佩誦先生者徵余文壽之夫繇前所云先生之德盛宜永終譽固獲壽之符也而奚以余文爲余聞君子居是邦事其大夫之賢者有賢如先生余固欣欣願爲之執鞭庸何異於其邑人之情是余所以壽公而復諸文學之請也若乃叙顯榮卜勛烈介繁祉祈鴻休以徵諸天下則將有載筆之公如史所稱張石兩家與漢循吏不朽又奚以余言爲哉

賀徐長谷六十敘 爲郡諸文學作

奉化令長谷先生徐君少負儁才弗售耻卑論齊俗乃爲俶儻不經以軼駕當世世或謂之異人而間讀其文多雄深宏雅褎然成一家言於是又知君諸所學術咸有理緒非苟而已也是故上自天官象緯地理名物之數下至農圃卜筮之書而其秘攝精御氣神仙黃白之說靡不

涉其大都時出論列淵乎莫之能絀也故里中
文學之士凡以藝事相切劘咸樂交於君而君
蚤歲遊所至藉甚海内薦紳先生率知長谷名
矣莫子曰余讀東漢書嘉其世以名節風天下
乃一時諸賢嗣響蠭出心甚慕之及求其中隱
約行誼不假勢位之榮而聲稱尤著者得一徐
孺子焉玄風逸致百世而下激頑起懦可想見
也假令今之爲士適弗逢世無能建當年之勳
以明得志即雅負時譽如君者不殆於古徐孺

子之倫哉而或以東漢諸賢率多相標榜爲名
高而以君之才容未免務見所長以蹈諸賢之
轍則不知君矣夫士誠重其身不忍没没與庸
衆齒也古之達隱如劒術皷刀謳歌擊筑之技
皆欲有所用其長君以彼其才使得階尺寸展
其平生當攘臂而議功名於世何難焉乃窮其
道僅舉於鄉而弗獲一第晚獨嘗以小邑即稍
見注措而其大者辟學屠龍無所用之卒扞當
世之罔此其志有抑鬱而不得施也無寧姑有

托焉以自見安在其異於庸衆人乎蓋至晚而涉世稔也病諸學術之支而無成始益潛心於知玄守默之理閉關葆真專力於其所至蓋行年六十而玄髮蒼顏示道氣於眉睫若深有得者而僊僊乎將逍遥於方之外不可以竟其域雖目之異人奚不可也而吾黨同志於其初度觴之方相與以祺壽祝又惡知君技之有進於是而獨以其所不足聞者譔譔爲乎

壽姚母李孺人八袠序爲同志諸友作

莫子楚遊至南嘉薦紳文學能言其鄉前聞人孚大厓先生者弱冠舉於鄉慕白沙陳先生振學東粤而往師事焉卒不復赴春官歸養其母垂二十年伯兄大司馬及仲廷評君聞大厓風一時盡解官歸大厓因日與兩兄者奉母夫人甚驩每進食前起舞爲壽或擊缶而歌母夫人亦時應聲和之如是竟其天年而大厓之子二人爲諸生異等亦以侍養大厓不復就試里中傳爲美談名其山曰大厓識李所居也莫子聞

而異之念莫子有母不能養而徒嗒一命馳驅萬里無補

聖明有如母氏憂不食何養之及圖遂迺廻車南嘉亟上疏乞歸歸而得旦暮具甘脆太安人而時道大厓之行於莫子之友姚子隣氏子隣當上春官固以母老不欲行聞余言色黯不怡作而曰某之母八衰矣自先君東野翁早背某母煢煢婺居者餘三十年艱難育某有成而未食其報某誠願如吾子言得遂一日養即何有於三公而猶以微名羈紲未聞乎大厓之風某竊恧焉於是莫子慰之曰子隣未聞禮乎夫啜粥飲水盡其慱斯之謂禮言事親者因分以致其情而無假於外也子何患焉即大厓者於子爲之夫奚難姚子悟因絶意進取思以其力所至承膝下慱會母孺人李方初度偕其弟若子爲稱觴禮列笙竽且敍醴交酬於堂歌白雲而享之恍接宴乎瑤池而忘姚子之非禺食而養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大厓信純孝乃不

謂能感其兄若于又數十年而聞者興起彬彬若是於錫類寧有窮乎然姚子儁才卓躒毋孺人猶強食所親者或說之入對大廷徵一命爲孺人榮固孺人志也誠若斯言則姚子之孝且固有在又奚必大厓之迹同哉諸友既次第爲觴稱賀而言逮莫子因本感發所繇叙之

爲周生送高郡推赴召敘

里中文學周子子賓脩辭積行在諸生間者餘廿年矣嘉靖壬子當論秀於鄉而博士學官已吏蔽弗以聞會督學使者至思廣賢途以振滯抑招駿足也檄有司羣東南之士才而佚者校焉今蘇郡節推望梅高先生實司選選首得周子嚮之以薦而周子用是顯名遂捷畿輔一時縉紳之徒罔不服先生知人又嘉周子能伸於知已也無何先生以治最徵周子嘐恩感遇悵然於睽攜之悰問贈莫子莫子曰有以哉周子之焉於義也余讀史至越石父寄戚之事嘗慨賢達神交氣類相感此難與世俗道之故寄

達異逕趨舍異規蓬累之士砥行劼節脩諸隱約不有當途顯號特達而相知者誠爲之先卽茂材卓躒庸不免湮沒與蕭艾等爾盖幸不幸所從來也周子懷瑾握瑜當不廢於世方其闇然任質不能炫附時好以見其長則有排擯不録按劍於暗投者非誠遇其人秉哲閎朗心遊牝牡驪黃之外特達而相知是使越石負芻以辱而甯戚哀歌飯牛阨窮而無所入也然則周子之德先生而不容已於情者良有以哉余嘗識先生於傾盖一語披襟欣然有合知其誠志當世之務而於人材尤鉉意焉周子孱然一諸生耳行隱而未著志畜而未伸先生有味其言卒見甄別矧今內召待問衢室以脩耳目之司方將佐天子登儁乂拔異倫裨國計其所推轂士直此哉而周子之務增脩其業圖所未竟以荅知已者又不當規規於離違之蹤而無以進於是也爰叙其事致交勗焉

壽大封君素岡陳公七袠序 爲邑諸縉紳作

今歲甲戌　封翰林院編脩素岡陳公七秩壽其懸弧之辰諸鄉縉紳先生雅從公遊及交其子太史君者期入而觴公客有屬余言佐酌者余謝避席客問故曰余少也孱嘗志治古而晚詘於力間起操觚則蔚然欲眩氣湫底不得信余懼夫務華而絕根非所以慎攝生而養壽命之原也客聞遽曰止子云攝生而養壽命之原則惟公能請得廣子之志可無易言而於壽公也多矣余曰唯唯客則安覩而云公能曰吾覩之行事夫公長者於植性完其處心厚設誠而蹈中無町畦欵言卑卑直舉胷臆故與公居者若飲醇然亦不復以機智虞公望而知爲有德夫非其天者全而所養誠設也能爾乎天全故物莫庇厲養設故遇境而不遷余觀太史君所更歷凡爲升沈顯晦毀譽榮辱之途幾半平生於公皆境也有足以恩公者乎則物莫庇厲之效也初太史君舉於鄉財弱冠而數上春官不第幾困家食闕然三釜之養而公固安之踰十

年太史君始成進士成進士則簡中秘陟清華籍甚公以其時獲　封典被章服榮則幾盛已而公篾有也嗣是而後太史君承譴左遷已召還禁近已復不容免官里居何數數也夫屈伸恒理古今共然達者何有第幻形過睫如環無端倏而起倏而什皆世所謂可喜可愕足以移人情者公嘗之矣當其時賀者未竟唁者已及呫囁之狀紛然至前公兩謝之爲弗聞也者而獨囂囂然若有以自適無論得志即履拂抑等

爾顧日從耆英之社相索爲驩不寒暑間暇則引隣叟爲曹步屣過從任所如返或對奕終日額然忘疲性不喜封殖鍾畝所入僅埒中人取給朝夕餘以賙婣舊之貧者所居委巷負郭帶阡爲藥闌割旋馬之隙門逕蕭然皆豪慕者所不堪而公宜之不知其爲約亦不以贏詘語人至一切戶以外事絕不置唇吻即語之亦不耳屬公於涉世何泊然無心獨遊昭曠之外而不以形神自累如此公豈進於道耶抑亦質行之

偶合耶昔人語忘械則引漢陰齊得失則多塞上夫惟機忘故能齊物能齊物故得失無以嬰其情譬蟠木虡山雨露潤之而忘亭毒之功霜霰摧之而忘虔劉之志卒之輪囷擁腫以遂其天年公似之矣壽胡可量哉公今年七衰玄髮酡顏龐眉皓齒強膂力如少壯時此其徵也自余所覩於公者蓋攝生之符莫大於是而奚以易言爲乎客語既聞者莫不洒然易容而余得理前語爲公誦之退而喜曰客則開余而固不知吾道吾志之誠似公也傳有之談言微中可以解紛二客余難而賓主之禮成余有辭於不文矣

南禮部郎中大墅君壽文敘爲諸友作

嘉靖戊午屬大墅先生何君五衮蓋君由南京祠部郎中疏乞明農者踰三載矣先是東南被兵君避亂留都今年春仲始得歸理舊業問訊松菊卜築城南悠然寄傲秋九月望值君懸弧之辰歌太平而迓休祉同志咸爲君慶云君生

正德己巳與不佞犬馬同齒而以意氣相推結
盖自垂髫旅遘然矣歲甲午　國家新廢政詔
天下郡縣無限年得歲貢其士雋者如漢孝廉
茂才故事不佞與君並以弱冠徵偕計之京師
自是交與尤厚而平生出處利鈍始終之致以
余所涉歷又無不一一與君同者比疏歸巖卧
相從泉石並踰强仕時人即又兩賢之若此者
豈非奇哉雖然不佞則何敢望君也君少以頴
異聞挾策遊海内名公間闢中西玄馬公金陵

東橋顧公一見器之辛丑會試今相國介溪嚴
公知貢舉署名至君拊掌大喜謂得名士自是
君譽籍甚尋授行人時咸望君丞蹉華顯脩耳
目之司揚於王路而乃竟遷刑部主事已乞改
官南都輒又引去夫以余之蹇拙不遇時也於
退晚矣而君迹偶似之此其故余惡敢究論哉
大都君於爲人雅度曠夷不樂羈紲恥蠕選鞠
躋以附當世即於當世華組漫然視之譬鍾鼓
爰居要非其性不爾則以君才美俊以當路其

所樹可量哉夫出處進退之轍不必盡同各因其志以附所安故進不能致位鼎鉉樹勳伐於當年卽退而返其初服優游處休意有所托亦賢達所以與道汙隆獨馳昭曠之外者也魯仲連高世士也寧貧賤而肆志淵明賦歸彭澤或遺之錢鉅萬盡付酒家夫以二子之爲要不可槩以一節然各有所托也余觀君意蕭然物表纖嗇機利所欲不存至鳴琴散帙對酒悲歌或有所會興輒寄焉縈繫而不能已此其志豈亦有在而難以與曲士道與不俟生而拘攣昧於通方思以自廣久矣而君實開余儻所謂達生委順古稱知命云者幾是則余與君之年其自茲始逍遥引逸汗漫期於方之外者又寧有既乎先是首夏余初度諸文學先生既辱貺余今君初度其親暱董子直華將復爲君賀徵言於余余既自幸其偶同於君者而又嘉與情之公於是乎敘

壽淞南瞿先生六衮序　爲上洋諸文學作

上洋於松屬邑其地負險而隩其民沃壤而聚其風氣之流被於弦誦禮樂而其停者滀者龐且窿者鐘之爲鉅公名碩而間出於褒然大雅隱丈人之倫自余所覩餘三十年來斯俗之漸漬深矣王子某石子某劉子某三子者邑產之良也嘗挾冊交余父子間數道其交鄉進士瞿君寅及弟庠生察學行雅諸生與三子者同事鉛槧相頡頏爲名余竊慕之念曰此其俗弦誦禮樂之陶固生多士誌云鄉有麟鳳之彥不虛

哉三子者因又譽矍君父淞南先生賢大都如余所稱褒然大雅隱丈人者云今歲壬戌當先生懸弧之期三子儼然造余曰昔者吾黨嘗稱淞南先生於足下足下亦識之乎今其誕辰在是願假寵足下將徃觴焉余曰唯唯夫余雖未交於先生而因三子以知其嗣又交其嗣若三子而知先生賢余言不可以已也夫栽培傾覆損益盈虛造物之於人微矣江河之流更萬古而不息以其處下也松栢托於深山樵斧弗及

然乃獲全其天何則取數者愈約則其取償者愈多今先生世籍華簪聯貞弗曜萃孳積仁砥行以隱約終於取數淺鮮矣渙諸天道必若得當以明錫善之符則先生之靈壽與其享有祺穫方自茲始後且有亢矣於取償寧有艾耶余欲往觀於海上入其鄉問所謂巳人名碩二三大夫者方振休風培養元脉駸駸乎仁里幾戚鄒魯之墟余為具觴觴先生又屢來者之薰其德斌斌焉而二三名碩之懿範固存也亦願三

子者為之介紹也

郡憲楚石陳公考最叙

嘗聚學術於為理而知儒者之效大其於潤色鴻業光昭令聞必用為務輓而彼以智効一官才著一節不啻足者則篾矣史稱漢平津以儒飾吏翟方進用儒雅緣飾法律夫二子者皆古之良也由其道不當以吏為師一稟於律令而必假儒術焉重何耶夫議道制法所由適於治之路異也漢襲秦敝郅寧之刻深用而名法家

方與儒爭衡當其時而有達於治體若二子者其爲海內移風裨又曷可少哉　國家建官嚮意儒喆不直漢比而天下吏治責在郡縣吏甚詳顧邇歲以來東南諸郡政稍急矣吏務更張轉相創懲以免督過於是不給而奚暇語儒吾獨有感於郡理楚石先生陳公之爲政也夫先生司存典獄無論世所謂深文巧詆攫搏鉤棘爲能籍第令期對而入聽合神明議多平反不骫於三尺民稱不冤者孰與先生哉乃先生第

非是屑而余亦不敢謂先生之技誠殫於此則其故可言矣先生三楚之英嘗舉於鄉以尚書學冠多士已射策甲科又以尚書學冠諸同門生聲籍甚比仕涖郡與吏民親而余從縉紳大夫入謁先生語有頃猶未習也則見以爲冲然之思粹然之容凝然之度介然之坊不殆於古稱目擊而道存者既乃屬耳先生之行事又何其宏朗章灼可誦也當吏務更張時先生始在事即岳岳中立志挽頹波隱然不吐不茹之緊

諸所入白大吏出與民約法者一秉至公較若
持衡上下咸倚爲重而方脩揖讓之節虛謙容
之懷爲而不有德而不居善伺者無所得其端
而賢者樂與並立其於志念深厚質行雅馴遂
遂乎儒也而君子務挹損以處功名間者先生
有焉可以觀養矣及若嘗以郡篆而郡務鞅嘗
以計籍而歲計亟嘗以閱武而武事閑嘗以督
漕而漕政裨既已兼諸郡而代之理至造士膠
庠柄衡畿輔允東南文治之偉觀而先生所爲
緣飾於吏者果智効一官才著一節者班乎抑
亦儒者之効所藉於世者誠大與厪然能勝其
任者異乎故事爲郡理而厪以其職任者率多
被徵擢禁近以優之未有終三年淹者矧殊尤
之績乎而先生以三載考當與計偕格於例也
然而譽先生賢若中丞臺部使者臺諸大吏疏
薦於朝無慮十餘牘而茲復會疏乞留先生無
行以慰吏民甚善余獨以久任例行而令賢者
滯謂法意何無亦將因以招異倫則先生且亟

徵矣其於潤色鴻業光昭令聞者當復有在又豈吾吏民之得私於是郡之三老率其子弟爲郡邑博士諸生者千二百餘人矢頌中和頒敎公伐附之最聞而余得次第其語如此

賀郡丞成吾熊公擢南駕部員外郎序

古之施於仕官即其童而習之者故士有實行而淳龐之俗成其後稍馳鶩功利矣士或寄於一命輒自詭其平生而一切覩世所趨與之俯仰洎取具文苟以徇浮譽而需材者又多眩於名實姑緣是以考鏡能否爲官遷淹速之衡故士甘雅尚泊然無營者欲以自見難矣而猶或察之儕伍旅進而弗讐則君子且以爲遇曰吾道固是而以徼世其與幾何又焉往而不吾獲也今觀於郡丞成吾熊公者豈不然哉豈不然哉公以乙丑進士筮仕尹上虞擢丞蘇郡會內艱服除以原職補松又六年陞南駕部員外夫國家之故治邑最者得內召爲臺諫官而公弟丞郡丞郡最以載考遷率多持憲領郡而公弟

郎曹槩諸資伐亦少滯矣豈潘安仁所謂拙者之效於君子時有耶余嘗浙遊從父老聞公上虞之績而蘇於松壤接耳諗公善政狀尤詳然猶他郡邑無論及若松者則公閱歷獨久而淪洽之澤被於吾民者益深嘗專職兵防矣業三攝郡符載視邑篆矣更數年來所在陳列底奠靖之功輿頌攸歸國有勞典而約已劼節氷蘗始終之操皭然不滓此其彰彰誠信於士大夫下逮甿隸之賤無間然者公豈有遺行哉而涉世何邅廻也余得而言其故矣公質任誠恪逡逡躬行悃愊無華植自其性與物油然不喜怒形不寵辱撼是非可否之介井辨中嚴而恒涵之以渾厚持之以簡默退然如弗勝也者其治飭法奉公不茹不吐直躬事上吏莫敢奸而獨愷悌臨民相與休息不務苛棘爲非常可喜之聲由其道皆敦行自信欵欵儃儃盎然誠長者之心而與夫急功利爲名高世所愉快者方軌而馳其不相及明也要以奔踶寡鑾和之節而

時發命中必善息者能之此仕淹速之喻公審於擇所處矣今
天子方銳意興理海內吏治既已咸精其能有如側席之求誠思得古稱循良吏拊循其民以收成終之績議者必首及公當有以償所未盡夫非銓曹者遞進公秩而姑養其望之意乎鄉縉紳諸大夫入賀公爲道余語如是公第謝曰唯唯余荷　國恩不啻踰望余惡知夫久於職之爲吾淹也余惡知夫用拙之爲吾悔也而適來者之爲吾有也然則公之志念益淵然深矣

贈張雲山邑丞旌獎序

蒲陰雲山張君由選貢來貳華亭未幾聲績優著一時行部至者數見甄別御史胡公聞君廉不苟一介心異之會考覈群吏庭召君漫語云若一丞耳於資不得階顯榮而自苦若是何耶君憮然低回久之曰丞誠小吏無所致數顧嘗從學校爲諸生久所閱有司廉汚狀群而指之計異時從仕必爲此不爲彼愛憎之公弗爽也

令縱白首淹抑得一官誠不忍以秩崇卑而忘其初惡敢有覬於世語已胡君爲政容曰夫語有之匹夫不可奪志也丞之謂哉丞之謂哉彼靦然冠裳而立於民上乃莫自好者視丞息菴矣卽上其考而御史王公至復有郤例不擾之奬故君賢益著輿論歸焉先是凡縣官督餉京師諸長賦從者歲有供億卽不加益必取盈焉以爲例君當行有覬獨卻弗受諸相與謀曰君廉不可干以私顧當資行李能盡取諸其室

乎乃更爲主進實不盈一金君無所入或強之曰獨柰何爲皦皦昭他吏過君不得已轉餽邑庠師儒之賢者爲膏火費其氷蘗操類是質諸御史王公之奬異不虛焉莫子聞而喟然曰嗟乎流俗之弊其入人深矣上之取下苟非其有卽饋以禮賄也何例之云而彼遑遑焉溺志乾沒爲自肥計乃有藉口因襲之訛謂可塗民耳目橐載而歸者不可勝計而民亦遂忘其非若取諸寄而不爲虐噫其惑久矣雲山君之所蓋

稱而不爲者其燭於義利之辨惡可與俗道哉
聞之君性儉所食不過蔬食衣安垢敝中人或
無宿除有以廉歸之者歉弗敢承曰余所藉於
世至淺鮮矣卽饒溢無爲也敢踽踽以干譽乎
由斯而觀君之所以養其廉者甚豫非本始於
心術之微隱顯以之固不至是也古稱立名砥
行之士得勢而益彰彼一丞耳苟自信於已毅
然處世獨醒欲伸其志孰能禦之而又奚以勢
爲哉國家以資格待士謂小吏無所逮甄録而

居卑志伸者恒寡無惑乎吏治之不振而
不愛其身卽矜異能榮顯號於勝敗之數
哉雲山君有隱善諸監司能不蔽之而鄉
諸君復訟言於余余惟君子表微故不
叙以誘世勵俗也

壽湏野張中丞序 爲上洋諸縉紳作

余昔遊京師承乏郎署一時鄉縉紳之有
曹者彬彬盛矣而今大中丞湏野張先生
選部郎所係進退賢否匡翊化理爲[illegible]

得交於先生觀其行事凡以愛惜人才
擇吏爲務其有受成大僚弗獲專及所
知而弗遑者輙憫然咨嗟久之未始即
其爲心卒能達之於政而先生之在吏部
是有聲尋擢太常歷通政陞都御史巡撫
位望日隆而貴在荒服苗頑屢叛用師
無成功先王至乃設方略昭德威卒底苗
膺　寵褒余伏草野聞而偉之曰不遇盤
以見奇信夫才如先生固宜磊落如是而

贈總憲修吾馮公擢湖藩右使序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四明馮公以大憲使餚兵江南四郡甫及朞而
拜湖藩右轄之命擢異倫也先是公奉璽書而
南比至松余從邵諸縉紳先生後入謁公語有
頃見謂款款坦坦益然有道長者之容及退而
迹公行事則復綬固周詳動中共窾疾苦風霆
之不留余益以異公而因得讀公所著臬卓者

泝自分省池陽時諸所建明咸倜儻石畫創未始有以遺江介奠靖無疆之休甚盛而余始覩公之深蓋器蘊經綸文武爲憲覺然一代之傑也顧四郡之嘗功用方起而俄爲楚藩奪去俾弗竟其志如東南吏民望何宜郡諸大夫之重公別謀所爲贈而濫余言之及也余惟希世之珎不宿於肆以購之者衆也公以彼其才假令居吳則吳重居楚則楚重購者爭騖以徼馹會之權吳安得獨久公轍第竊疑之　朝恩如靳

借吳必不以公既試之能移畀四郡　朝恩誠竟借吳又必不以四郡垂成之緒爲楚而奪公且也今天下稱雄藩阨中原而臨諸夏者獨楚完數十年來楚無中外兵革之警沃野千里其民樂業無呰窳凍餒迫於征歛愁苦之聲可不煩公足也而吳自疇曩備倭苦兵後徵科日繁民不堪命加以松今歲穀一不登啼饑載道轉展流亡甚或矯虔偷生忤扞文罔以煩有司不可勝詰所與計此可一日無公等在事哉而吏

易者且數矣其無乃用人者之意念公久勞南服姑舉而逸之楚公治楚則效將復介楚而入之於吳此更事也不聞策上駟者乎芻秣而郊牧之非不時逸矣及還授鞭弭閑銜縻而馳則絕塵之技見何者有養其力而弗竭有用其所不足以遂成節宣之效然也公嘗邁迹池陽則貳新都守池陽者以爲之地及逸之晉而返之卒收池陽之功今之四郡猶昔之新都也公即捐四郡去如以已事觀之異時者必或爲東南地獨不可以晉之返返公於楚耶余嘗有諷於公願脩池陽之故以惠東南公歉然謝曰吾詎寧某大吏某僚若屬能吾職有專餘受成事而已余曰固也獨安所効之公頷而不言此其意不無在矣

上方志興太平求賢若渴無論即簡命公入秉樞要與海內共之有如南國撫臣旦暮入召而議代者所宜莫如返公於楚便返公則自畿輔諸郡於公皆過化區也欲以有爲如質而取償

其贏必倍豈惟吏民願幸抑亦公所未忍遽遺東南其頌而不言者之指與大夫試令於國中曰必無改而度易而心志封植甘棠以頌公來而則有賜而吾亦得以道楊公休保惠而無斁噫信斯言也則所以爲公謀厚甚余請得敬籍之以爲公質云

贈參藩宛愚楊公擢江西憲使叙

大參藩宛愚先生楊公行省江南者凡二年所而拜江西憲使之命公之屬若春容賈侯暨諸大夫將介如忠言入爲公贈如忠憂然避席而言曰侯知夫　國家掄材之意責在監司及所繇藉公緩急者耶夫公經綸偉業方階甸鉉以澤蒼生其視循資遍遷所至敷歷特過化之迹爾而要以視時緩急卒濟於艱亦銓曹者察舉所慎也是故明乎昔所借公於江南則今擢公江右者其故可得而言矣夫東南諸郡在開國時實邇畿輔軍須賴焉民胥力作凶號阜殷頻年以來賚日不訾民有逋稅奸胥積猾獘穴滋

多以煩當宁而歲計盈縮始有專官先是督糧道缺有間議者以爲拊循大夫之權與司牧親民之體勢殊禮絕多所壅淤而調劑其間上承德意下集衆思導利而布之民者必或任之於是復重糧道之設而簡畀益慎以詳且曰江南非公莫可使者公乃奉　命而來既下車首檄所司籍蘇松常鎮各府若縣歲計鉅數百萬日程而月會之既已銳志畢慮反覆疇咨及施爲次第姑與之期而後徵發以故輸者如市民悅忘勞轉漕更戍雅不慎選以啓侵耗之端公廉其故檄各衛研核力倍者以充而痛革軍民因緣乾沒之奸無重爲執役者困故自公至漕務肅清無相凌虐以煩決平運艦所過關津險阨河決無常公親督視利涉以時故洪流無警役者鮮以膠舟覆溺之苦聞累歲糧犯藉口完賍以逭文罔轉相效尤公曰是縱弗詰後將何懲令下加嚴仍禁株連之弊故完報甚夥而黠者莫售其奸凡是者皆公行事之實也夫催科之

政自昔無良固已胺民而辭曰愛之未有兩利者也而公獨用以有譽何哉蓋奉公者法輔法者情故區畫誠詳總覈誠密法行而民不擾此仁人長者之用情難與刻轢者道也余嘗侍公見謂易直坦蕩盎然長厚之風而日與二三司牧賢者宪論所爲寬民之力以保國家元氣甚悉至無如何而後督楚加焉乃復憫然憂形於色若或傷之此其心豈樂乎剝膚刺骨虐用其民以爲愉快者耶然則公之默相吾民有造於東南者端有自矣大江而西視東南諸郡勢實輔車郵程厘以旬計公仕江西憲副政故稱平茲復以公往夫非銓曹者誠重公賢而養其望俾無遠去吾民意故異時者江南撫臣缺度所宜授議必及公令假以節鉞開府江南總督儲餉率舊政以茂新功上追忠定文襄之休烈視由江右之歷憲司尋復專臬者轉移之轍同也公其往哉昔者夏書制貢並江左右咸隸揚州而揚厥田下下賦下上上錯視諸州歛額獨輕

責之民者甚約公自江南西渡覽觀輿服徒以
嵗爾之區待天下經費過半視厥初定賦之意
其何如矣夫民拮据而作之又倍出而償之誅
求戶及室且爲墟有道者獨無古今之慨乎因
斯以言則余所論次爲郡侯諸大夫復者其於
杞人之憂又不獨爲公行贈已也

奉賀大光祿一齋臧先生暨配太安人吳
氏雙壽序爲郡諸文學作

光祿寺署丞一齋臧翁今郡侯堯山先生之父
太安人吳氏侯母也侯爲松郡有古良二千石
風而於余折豫章之節余得數從侯語見謂肫
肫恂恂遂乎淵停莫可涯涘余異之念曰如侯
所謂褒然大雅有道術者耶夫安取陶鑄於是
從語其鄉之故其山川之巨麗則余所嘗夢遊
者其迳里之多賢則余所嘗景慕者又語海内
之儒其師事若某某則余所嘗問學而私淑者
其友善若某某則余所嘗交且睹者未覿而神
交者余意侯德之成必且或藉於是及考其世

於一齋翁與太安人之懿余益爲嘆且羨之夫累基有趾沂流有源世德之於人所承藉深矣豈特山川之凝毓師友之漸劘假於外者所得而埒哉一齋翁其先徙湖自魯之闕里於車服禮器之觀固已雅矣數傳而至翁考菊坡公禮部尚書郎季父澹菴公工科給事中伯兄損齋公禮部郎簪纓華胄輝映暉聯翩然皆以孝友廉退伏節効忠爲家法縉紳先生能言之至一齋翁雖卑仕哉乃其平生績文樹行慕義無窮爲諸生推轂與太安人拮据家難不隕其聲此於上承積累之緒下啓燕翼之謀以錫羨來哲固侯所以廸於義方而詒令名也夫史稱呂申公器度夙成本於家法之嚴宋公璟見韋安石之子陟嘆曰盛德遺範盡在是矣余於郡侯亦云而侯弟孝廉繼華文章爾雅與侯齊名其諸子姓千指咸雅馴罔軼於度皆翁教也今歲壬戌八月初六爲一齋翁七十一壽懸弧之辰而太安人壽六十有七悅辰亦屆是月十九蓋異數

也侯念不能奉翁及太安人邸第憫然西瞻有望雲之思其諸門下士合郡邑校章縫之徒將矢侯德還頌其所尊而介諸學博有謁於侯屬余言爲贈余既論次侯世卜其荐至且昌綸誥寵光永綏未艾翁安人雖百歲侯可也而又多士方辱侯造相與考德講藝湛英咀華采風陳詩而觀焉余爲興起於其觴且詠也宜頌中和之德效榜人之歌辭而導之故序

送舒大參繼峰擢山西憲使序

大參藩繼峰先生舒公督稅江南者三年所而有山西憲使之命且行郡大夫王君重其別也就如忠問贈焉如忠曰大夫知　國家所以用公者乎則無庸眷然於茲別矣昔公之始行部至松也余從郡紳先生入謁公公言東南錢穀之贏虧板輿之登耗一切利弊所繇較若棋置余有味乎其言曰公何練於事如此也已跡公嘗歷諫垣與大廷之議凡所建白盡天下計其何有於東南越明年公再至郡余偶以燕見

公問余安作得無嘗試問學乎余對語合因相與討究儒哲之微言還證身心之術業甚辯余文異之曰公何遽於學如此也已知公臨川產也其俗理學淵藪而公家食久日以餘力與二三君子相師承不問學道乎斯兩端者固惟公能亦漸磨所從來也方今天下大事於西北談邊防於東南語財計故東南財計之重於天下銓曹者慎所使之而以公來不曰其才誠練也則能周知境壤之故其學誠遂也則必達乎經綸之權故以東南事煩公蓋其選也而一時大吏之以拊循至者咸偉公甚任之公因得行其志既已畢忠盡慮知無不爲當是時郡大夫王公亦甫下車奉御史中丞撤問郡務所宜釐舉者數條大都出公指畫大夫爲酌輿情疏可否上之屬公覆議加詳焉其畧上急公家之賦而政不苛下培國脉以惠元元而事不廢故令下諸郡邑咸宜之奉約法惟謹顧當是時大夫所條上當指無論即稍異同公弗忤也大夫因謂

公知已而公伐之在東南者稱殊偉焉蓋錐先後所值諸拊循大吏及若郡邑有司非不斌斌多賢爲地方計慮甚悉而非公維持調劑其間無從吏無壅閼一稟於至公其何以入承德意出廣疇咨卒澤於理以資緩急如是人情喁喁感公德者方將禱祠而留之以終惠我東南之民乃竟爲三晉吏民奪夫三晉者非余前所云西北邊防其最要害者耶東南財賦之入既已竭數郡之膏脂以塞洪流而又不足司農方告匱於中民力不堪於下者凡以奉西北事也而西北之費有經耶軍實覈耶捄逃亡之禁嚴而主客勞逸之形均耶其不至糜縣官之餉以崇養兵之虛名如所謂貨市備以充尺籍而與邇年屢降　勑旨大謬者余惡能知之借曰王者有道守在四夷則今日之勢守在四夷之日也用財之途方百倍於昔以屢諸執事憂要以省不訾之需爲東南極溺救焚耶此實公耳目

所遠也公第往度可圖便事則昔年諫草具存
誠一轉聞於
上以寬吾民甚大幸願此得非　朝廷所以用
公意哉其毋曰吾職典獄遑及其他若是則非
公所以答三晉吏民而波及我東南者語云兵
刑之大者先王之制藩服有不至則修刑公聞
之矣願益爲天下蒼生計余從王大夫所將傾
耳聽焉

送龍池王先生擢陝西參政序

皇明德耀海隅夷醜竄伏時北界金焦狼福東
南亘震澤三江海塘沙島之境兵之坐食縣官
者以數萬計尺籍罔稽水陸關隘之所扼鑰孔
疎貪不逞者伺間竊發賦額滋多公私匱告初
朝廷勑憲副二人整飭江南戎務責以便宜調
度拊循其民而議者謂轄分地懸勢不相及宜
專　勑一人便上用其言下吏部慎選所宜得
原仕蘇守太原龍池王公其才足兼四郡公乃
拜　命當是時東南經略胥倚賴云公夙夜兢

兢簡任將吏首汰召募分選尺籍江海門戶布
列戰艦與墩塘步騎相爲表裏臂指伸縮犄角
形成倉廩城隍以時增濬手調弭盜方畧督所
司搜捕竟其黨與遣使偵閩中夷寇狀總其要
領密布成筭以豫不虞公神慮機捷從容拯濟
變化無方用使鯨波不驚萑蒲林麓之墟惡少
種殄冗食大消征額稍削民熙熙再生撫巡諸
公凡所釐舉惟公言是行郡邑有司之良奉教
檄從事惟謹雖台鉉紳絇之士下逮氓隸欣欣
然咸樂邦有屏翰卒底奠安踰載政成薦疏交
上
天子寵嘉擢陝西布政司右叅政華旌北指戒
行有期松貳守王大夫率其屬以詣忠曰公間
世名賢蚤登上第勳著東南臻茲至理某忝末
屬實須受成以免鰥曠輙欲俯述頌私追投祖
帳惟先生圖之予惟光嶽粹精蔚爲國寶兼才
並濟　聖世稱難公文學譽時髦膏沐被海甸
經文緯武秋肅春融施爲迎刃沛然有餘予嘗

覿公丰度凝遠欬唾醇確信其充養粹然邇復
遺予以所梓莊渠魏公論著益知公道術淵源
師資所自而歎古伊呂格天方召宣力皆緣心
學純明尊主庇民之念切於深衷功著當時澤
垂永久恒必由之至我　朝近如王公伯安庶
幾其人故莊渠亦稱伯安之功社稷是倚今公
德業川至日升國家將倚公於方來俾培植作
養數畀之艱者意必有在東南豈能久羈公哉
顧竊惟今日天下之勢中原數警幾無完區而
西北最邇虜患者莫如關中然向來猖獗之虞
乃在遼薊宣大而關中內境幾帖然數年以公
大畧往叅藩服內揆文教外脩武衛講求石畫
以備無虞即施於東南者足也若乃他日展其
鴻猷勒銘彝鼎以追古伊呂方召之躅而比隆
於伯安先生俾知吾道之果裨社稷如魏公所
云不尤有深望哉王大夫曰然是固某嘗祗佩
公義而願有効焉者非執事言孰徵當遂函之
以獻

贈郡侯黎漢門先生敘

余從縉紳先生考鏡當世吏治得失盖松自頻年來守茲郡者非不有以才節卓躒稱乃至操履之端充養之粹幾於聞道者不數數也於今得漢門黎公云公舉丁未進士歷兩曹郎吏有聲出守某郡朞月化洽會松被寇毒歲荐饑民失其業銓部推擇才望異甚者補太守缺以公名聞公乃更郡符至居頃之寇猝抵城下以萬計中外洶洶莫知所出公第登埤諭遣之數語中利害寇羅拜引去大振威德時權貴人視師恚公後至度文吏不閑於兵檄使督戰公毅然戎服就道權計爲阻已乃撫瘡痍招流亡蠲逋負議封守處兵餉矻矻盡瘁三載於茲撫巡吏以公能累疏論薦盖郡自被兵殘耗之餘非培養生息誠得公幾不振究所施設可以觀公之才公性耿介恪守官箴終如其始事上以禮撼之不撓耻淟涊附勢至於升沉得失榮辱之境輙引義命庶幾哉中立不倚者可以觀公之節

夫士非才節之難而不聞道之患公且粹乎其容也冲冲乎其思也顧行而言見善相下含弘簡諒和外而辦於中其治務誠長者存大體而畧苛節所建白當道惠我東南者甚夥而不居其功啓處隱憂義形於色不忘誠利天下國家此其處心行事一何雅馴要得於涵養學問之功而時爲諸生言離經訂傳咀英湛華又其緒餘也然則公所大過人者誠不獨以才節即槩諸聞道可不謂褒然大雅文之禮樂者與夫先王之造士也取以德行道藝而用之以修揖讓之治拊循其人民故當時士多自愛與執政者之課賞黜陟於朝也率以是爲差夫是以吏治興而國運昌熾也今國家求士非不孳孳焉德行道藝之廸而其爲課賞黜陟之公容有不出於是余竊惑焉藉令以公之賢即待以不次上之如漢繇郡守入爲三輔爲九卿以應古尚賢之制其誰曰不然否則姑擇地而處之令補內地藩臬吏闕亦足增偉華夏之巨觀以示優異

而不免循資敘遷又久而後得備兵滇南此其故余惡能究論之其無乃今之所謂才節與所謂道術也者異於昔所云猶之乎好龍而不好真龍則今掄材者過也余於公行而重有感焉故既酌而餞之又辭而慰之因復邑侯東洲倪君請

送郡侯雙江方先生敘

夫飾治昭文遏亂資略故優游之化可議於居安而通方之才以備非常之日二者爲用不同然因時馭變期於適治均焉是故文翁爲蜀率先教化古今賢之而皇甫嵩以北地太守擁兵討賊境賴以寧汲黯在南陽號爲卧治而龔遂治渤海以弭盜聞凡若此者要非偏於用長適所值耳武林雙江方侯嘗爲禮部尚書郎與余同官司存俎豆夙夜寅恭處友尊賢志同趍舍間視儕類之相徵逐爲附離者余不能改其固陋而侯亦切鄙弗爲盖彬彬儒雅志道遺俗自其素矣比者出守吾郡余適投紱里居聞之喜

曰侯來將行所蘊蓄以潤餙其治崇雅道嚮儒術興學官登俊乂俾化洽海隅以易觀聽甘棠之風可倚而竢也及侯下車僅不朞月東夷入寇犯我疆埸民罹毒烈所過爲墟中外洶洶侯乃毅然興曰四郊多壘大夫之耻也余職守土已亂安民計必爲之遑襲故常以後戎事即銳志經理建白當路裁總群策籍兵耀武輓芻峙糗增高塹深以圖安攘蓋晝不甘味夜不交睫者三年於茲故雖寇聚兵連徵發滋有而師不

絕餉歛不竭民崇墉百雉而寇不敢窺還集流亡與之休息緊侯保障之功也夫士守一節者不可與語變泥文法者不可以蒞民侯以彬彬儒雅之素出當排難解紛之時而樹烈較著若是豈不卓然通方之才卒資緩急者歟侯嘗有言天曹循例以余承乏茲郡豈虞寇亂非常適與時會何政之暇圖不爾則予力所及豈有靳也由斯而言侯誠志於文治中有所鬱抑而欲見其長者不直爾也夫傷吻敝策而馳奔蹏不

如騏驥之良也毀膚滌腸而起沈痾不如膏粱之適也批邪鋤梗而底乂安不如絃誦之雅也侯意得無然乎余聞之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苟利於民不一其用蓋言時也侯其如時何哉茲膺江西憲副之擢戒行有期民懷侯德如離襁褓而章縫之士願睹化成胥重侯去於是邑博焦君姜君率郡校諸文學詣余問所以贈余雅知侯惜其志有弗盡施者故序之

郡伯春容賈公考績序

萬曆丙子夏五月郡侯春容先生賈公當以治郡最入奏

天子大中丞臺部使者臺念松劇郡倚公方殷疏乞留公無行第以吏計上一時士民抃會交慶而公之同官若郡丞成吾熊公梅屋鄭公郡倅惠齋周公小溟王公郡理岫雲范公相率而造如忠曰某等承乏於茲幸藉長吏誠賢祗受成事而朝恩固借東南公且以最聞矣某等實與貺榮願須執事言入爲公賀莫子曰唯唯夫

先王之制三載考績非今之令甲與乃余遡自
公下車之日以迄於今纔閱月爾而功用若是
速也何居則余能言之矣公先是嘗以甲戌之
襆擢守懷慶踰二年所會松闕守因移之松故
公之績雖以松著而越在懷慶之日多盖先時
以首事後時以考成其大較然也昔漢黃霸守
潁川以治平第一則河內爲之階霸自未守潁
川而寬和之聲已動於河內史兩賢之故漢稱
吏治之盛始此今之懷慶固漢之河內也而今
之松庸非公之潁川也哉語云覩已事夫已事
之作後事之符也譬諸射者嘗試登車操弓矢
閑銜縻俄而載發必有倍獲之功郢人之質盡
曼而鼻不傷則運斤者習也聞公之治懷慶也
三月而令具民奉畫一朞而惠流載朞而郡大
治所未終三年者固閱月也當其時臺吏之薦
公者疏入累牘名藉藉朝著矣此已事之效也
及更符至松
上誠憫松敝矣非良二千石莫與共此故簡畀

公夫非觀載發之奇而嘗之以其習耶公既及境郡之三老子弟縉紳先生文學之徒郊逆之入而謁諸庭則見以爲儼然具瞻之儀溫溫恭人之懿有深致焉不啻景喬嶽而被玄風已心偉之矣既乃考覩其行事又何宏朗章灼可列而誦也松俗故龐漸漬日下若趨江河重以民競囂訟胥奸蠹興征科之煩朝督夕更責成俄頃松之難爲莫甚於今矣而公一視事悉得其要領首屬其民囂訟者庭立諭利害散之而哀其無告者捐循特至征科之令量劑緩急手條徵發之不度者蠲其額爲常叩閽有詰君庭肅然奸者無所伺間蓋公燭於事原凡所宜釐舉非不櫛耨疏分詳且慎矣而恒濟之以寬仁需之以遲久無樂乎武健刻轢非常可喜之功故其經綸之蘊有未究施設者而總其大都條貫犁然可畧而覩已令復竟此以觀厥成異時著功烈之施於松胡可勝道奚必借資他郡而後爲公最哉或曰公仕先朝爲名給諫居多論列

皆民社所以安危即今稍淹外服而觀
上意所嚮及若一二執政之雅重公將亟登之
者亦惟天下蒼生故宜不第規規焉一郡治之
能効者而于何願之深耶噫不然曲士難與語
達而君子之德龍蛇余慨今之由禁近補外者
率矜體局爲名高多所不屑已復振起則輙意
得以爲固然皆遠於達者也公以彼其才未盡
表見而方盎然渾厚之涵冲冲乎謙虛之勑曾
不喜慍見以所遇遷情此其度有大過人者豈

若是謭狹者之爲乎余以素位必之於公當不
以天下故而遺吾民即旦暮就徵入佐
天子爲理苟有意於東南松必與焉然則余爲
公願幸若前所云者非漫哉非漫哉因遂籍之
爲諸大夫復

送郡侯紹亭查公序

萬曆元年夏四月郡侯海寧紹亭查公領符來
守吾松明年當以計吏入　覲先期戒行余遡
侯蒞任初迄行之日纔六閱月也功用猶未興

夫安取報政
天子而以績最乎有如二千石得察舉其屬非
習於覩聞名實臧否靡得而覈也卽天官氏有
所　諮諏其何以待之噫不然比吏民之願治
而以其私借侯欲無行故爲之計慮若是乃侯
固當行而識者又胥爲侯慶焉曰往且有譽何
哉則予知其故矣夫積資以効能迨時而底績
者恒人之調也　迹邇以知遠覩指而究歸者
達觀之模也董子有云古之所謂功者以任官

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故有倜儻非常之
士則必有倜儻非常之功處囊之勢俄而頴脫
孰能禦之必若錙積銖累而後以尺寸見此胥
人之守也豈所以語賢豪間哉當侯之始下車
也盖方旬日於吏民顒然靖恭而未有以示也
於士大夫闇然循嘿而未有以浹也雖善伺者
莫得其端而侯獨俛焉孳孳深惟化理一切除
弊振廢係時政當急者條列而疏分之將與民
更始當是時不知忠之不肖緘遺忠俾覽焉則

有若正風俗革奸胥抑誣訟詰侵漁興水利重農桑而下凡十有五事甚具也余
之達於政而深覩事情蓋洞朗章
此者松其有賴乎乃從縉紳先生
扶杖徃觀者爲期日而需之則侯
凡爲聾且革者令且禁者皆行其所
爲戛然異焉而又需之又再踰月則
禁者止矣嗇頑斂跡而君子小人別
之間喁喁嚮風頌聲日有聞矣余所

如是卽竟
徒父老之
政起矣而
言而復衆
令者行矣
於途問左
記自爲

郡而莅吾土未有德行速而成功易若侯然者
此何故　或夫侯固所謂倜儻非常之才也士非
無才之患而善用其才之難昔銓曹以侯來松
也豈不曰東南俗敝民僞滋興將階於亂而侯
赫然譽望移自皖城蓋簡畀也藉令一蔪滅此
以爲愉快其誰曰不然斯乃世之所謂才者而
侯不與也故剸理劇繁所遇迎刃發蓁摘伏炯
若神明侯豈難此乃獨覆之以坦蕩潤之以文
爲君之以憂勤需之以遲久其施於理經綸誠

設鉏梗遏惡之法誠陳也要以培養生息務教化安全意肫肫甚厚卒之深溉人心以感則孚而成功易然者誠在此不在彼也漢渤海之亂匪武弗克而龔遂卒用拊循得民黃霸治潁川俗吏方以嚴酷爲名而能獨先教化此兩賢者於救時之術若悖矣及臻於理均焉故並爲吏治最侯於治松卽何異是而余所謂倜儻非常之才者非侯孰能當此者乎茲將入而報政上且亟嘉其勞當亦不異漢代所以風循良者郡丞成吾熊公郡理楚石陳公於侯同官皆一時師牧之良也將代侯爲政而重師師之義於其別也屬如忠敘之

贈邑侯鄭謙山入覲序

曰言官上疏乞免天下郡邑長吏入覲而以丞貳攝之便會江南瀕海多警撫按戶亦疏請量留境內郡邑之守若令得無行以待不虞可華亭與焉

上並下其議吏部吏部持之畧謂先王典禮於

國有初法不得攝即治境瀕海幸且休守令入覲如故議遂格而我邑侯譙山先生鄭公當行鄉之縉紳大夫相與謀曰侯茲行也非古述職所稱敷奏以言明庶以功者耶夫侯功在吾邑將入而敷奏

天子當上其考以應車服之庸無疑第侯長者即有功宜弗言即言弗悉也吾黨德侯而願有効焉其何辭之贅爲當宁告耶於是相與造莫子如忠於其廬俾次第其事或曰華以財賦雄他邑吏道之閑莫先律已侯歲計出納無慮數十百萬緡廩廩氷蘗不淄矣母已介乎或曰邑理劇繁吏牒旁午匪才弗堪侯當其難所遇迎刃案牘無留百度釐舉母已能乎或曰東南弊藪民黠胥奸紛莫可詰侯秉哲沉幾摘發隱伏即閭左之息耗戶口之存亡櫛耨疏分坐鏡不爽母已明乎言迨莫子爲滕席而起曰善夫子大夫之言似侯也雖然余亦有覩於侯者願爲子大夫誦之夫侯之爲蘊深矣此難以一節竟

也嘗試與之居而察焉見謂恂恂閑閑神凝以舒辭寡而辨群而譁焉而不爲亂怒而激焉而不爲撓上操急不易弦以詭隨上憑凌不炫名以刻轢蓋其中所持者定而爲器者誠宏也以是居介故介不矯以是居能故能不矜以是居明故明不察夫非休休焉燕人之度而愷悌君子之風者與其施於吾邑以培養元元而植千百年康阜之深仁功莫有大於是而吾不知侯將入言　上前若此類者能無姑孫於辭否也

而與頌在焉有如
天子誠志端拱之績以明目達聰於天下采民風而登之則以侯之茂異亟見甄別爲治吏勸其聲實可勝道哉諸大夫憮然曰如子之云於觀侯誠深矣吾等宜未及此如忠因得隨諸大夫後郊祖侯爲理前語而復申之曰書云以厥庶民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侯以邦君之禮行其曰大家曰庶民所爲聯屬其情俾無壅閼者侯責也第觀自侯下車來吾邑之故何如

而操急者病之賴侯相與休息幸少須臾迨今
年穀登盜賊息民漸有瘳矣其治莫如崇教化
美風俗以和輯之而無容沾沾擾焉則庶乎東
南完國本固不則吾安知其終耶侯即留侍禁
近列在耳目以陪大廷之議則東南事宜言者
莫急乎是不然而或幸復借侯於華終惠吾土
以須政成則侯遺愛固存吾黨封植甘棠俟之
矣

送郡侯沂東劉先生考績序

余讀史至漢汲黯爲中大夫以樸直敢勇之資
乘風雲之會抗利見之節數犯主顏色下慿百
僚聲動中外何其銳也及遷爲東海太守延其
治官率好清靜不擾務持大體而略苛細行之
歲餘東海大治既又出補淮陽即漢帝亦示誡
曰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欲君卧而治之黯至
郡治行如治東海時初若落落無所表見視世
之矜長衒智而務鉤奇者黯才豈足難辦然卒
自抑損若是而帝之望黯亦且卑卑遠名實期

守尺寸無擾而已此豈少黷哉其無弼以黷嚴
毅之資於立朝風采誠宜而以繩下則急帝之
所爲憂焉而黷卒能成其志以底眞靖之勣黷
其有大過人者夫化俗之本與道推移鷙鳥之
擊無前禽矣而畜鸚鵡者護之彌勤薙草菜者
務絕其根而不忍蕙蘭之蕭艾君子察此可以
通乎政矣吾松爲郡瀕海與區民苦作業歲額
輸公動以鉅萬而自逋逃多故取給滋繁民閒
聊生轉而流徙

聖天子廑宵旰爲東南計誠思得長厚之吏以
父母師師爲心者弘濟時艱有甚於淮南吏民
不睦之故而閩沂東劉先生由名御史來蒞茲
土與長孺之自中大夫出補郡守卽文不殊初
先生在臺中抗直自許踔厲風發時時論列皆
天下所以安危故而嘗有大議持不決者衆莫
誰何先生慷慨署名首發奸伏無避及廷詰寄
甚衆廩廩危矻不爲動因斯以觀才如先生者
豈固沉時遂事好托於無爲者耶至爲吾郡顧

獨能破觚爲圜化雕爲朴下車時第署度務一
整釐之令既行卽察民疾苦與之休息以濡遲
久而不爲煜煜杰杰取世所願歆希當路指故
始而搆之者交至先生處之晏如暇則稍親鉛
槧與章縫之徒興起禮教藹然先憂後樂之情
於願豐名堂見之所以培養元脉壽我民命者
其漸漬深矣雖古稱循良吏何以加焉鄉令先
生任其憤世不平之素爲一切整齊之政以賈
近譽稱賢吾民其靡有賑矣儻所謂通人之軌

與道逶迤者殆是乎今當上計之京倘　詔問
治狀先生對如前所云必有當
上意以應璽書之褒曰茲不廢朕命者而於昔
忠亮之節益光矣余故於諸大夫請爲次第其
語云

御史大夫笠江潘公八十壽序爲上洋諸文學作

昔嘉靖乙卯御史大夫潘老先生笠江公六十
壽其邑諸文學嘗有頌於公而徵余言獻矣當
是時公仕浙之右轄榮業方蒸蒸起其於祺壽

之符諸福之物未盡章灼似今者乃一時人心
屬公不啻海岱宗之爲禱祠而祝焉咸可復也
今爲萬曆乙亥公壽八十矣諸文學凡若干人
復儼然造余而請曰子言則兆願爲公申之將
往佐觴而可余謝不克敘之曰余觀天人之際
盖其微哉天道與善較若懸衡非不錙積而銖
累厪然乃勝之而世固有所憑厚而取數多如
老氏所云得全全昌者匪直德脩殆亦天授則
書詩載列猶或闕焉是故稱壽如彭籛希夷而

用乏經世勲業如越種蠡漢三傑而明哲者獨
全文章若班楊東都鮮儷而節義則歸之龔薛
叔敖楚相也卒之其後不振孰與荀陳韋杜之
家聲共叔東阿之不相保聞姜紘大被之風恧
矣安仁奉倩一時之雋而所不足者梁鴻冀缺
顧能得之何則亭毒無私與齒去角缺以爲全
者物情之大較也惟德福並隆交相爲待若質
而要之則極盛之遭曠世希覯豈若是程功累
效奇發或中徼倖於冥冥者之爲乎公當世名

碩顯身日月之際以勳伐聞不經世乎功見事
定鵠舉冲然不明哲乎文章施於造士著於撰
述一何斌斌而耿介皭然雅無附麗幾於遯世
而不悔者不節義乎年已登耋強力葆真方探
鴻寶事養生言未有艾也不棋壽乎胤嗣繩繩
起家經術先後登朝後不振乎及若嘉耦天作
媲德齊年棣蕚輝聯龐眉皓首此又家庭積慶
里中美談與古之處其不幸者不徑庭乎由斯
以言凡公所有皆人之所不足也而凡人之所

甚欲皆公之得兼者也總厥覃畀天實縱之非
甚盛德曷以臻此論者觀公於天人之間幾已
大定乃晚節兢兢無忘箴警撝謙虛受滿而不
盈若猶歉然於天畏之難忱者藉令捐益之理
較然不誣如曩昔所覩於今則自今而往吾又
不知其益熾且昌者爲何如忠生也晚卑卑無
所敢慕於公惟是犬馬之齒倘獲徼惠文學語
公願乞衛生之經而學事焉令得百歲侍則異
時操鉛槧以紀造化錫羨之符鳴光岳鍾賢之

風者必余也獨自今已哉諸文學欣然函余言以獻

壽顧少參左山六袠敘 爲邑中諸親友作

夫年之貴於天下自三代而上而俗化之本所係重矣及若香山之會於唐洛社於宋去古雖遠而皆以齒德相推其著稱當時者率多前聞人嘗有功於輔翼其世主而退身高卧以熙天年者此豈非君子之上願而攝生繕性之符者哉故士抱經世之蘊懷利見之資誠遇其時撫

壯而出膺章服榮而與社稷之計非不劬劬然以其身勞於天下乃至興僻烟霞願違朝市恬乎休焉樂考槃而歌帝力沐浴乎黃虞之化以靈壽鐘迹其始終之致翛然稱達矣此其係於俗化可少哉吾鄉顧先生左山氏早負雋才蜚英籍甚當其釋褐而起伯仲齊鳴時歸雙璧直諒耿耿竦動一時余自爲諸生則知賢二顧名矣而左山仕歷南北二部尚書郎尋擢僉臬山東叅藩西粵敭厲中外所至有聲逝將悉其蘊

籍樹伐於當年而以按詰官邪見忤中貴業用弗竟歸卧海濆者幾二十年廼日怡情樂志選勝探奇結宇臨池披園藝卉逍遥泉壑慕古洪崖松喬之風玄意所託淵乎微矣而復偕同好聯社梓里耆英碩彥縉紳先生之徒彬彬萃止禮讓相先俗歸於厚庶幾哉古香山洛社之遺廼左山在諸君間又雅以忠朴自許孳孳慕義語及時事搤腕慨慷隱然江湖廟廊之思有深致焉余又益信夫達士曠懷即薄簪組而逃之撫煙霞而軒舉乃隱然杞人之憂不忘於畎畝者世誠有之彼其視碌碌隱淪徒以黃髮鮐背推賢者何徑庭耶左山公良有契於斯矣今歲甲寅壽且六袠冬十月之晦其初度辰景福郅隆光啓未艾諸君嘗所遊與將往觴焉而其子正誼造余問所以爲贈余不佞忝竊姻婭而尚齒之義復後犬馬於諸君敢不敬矢頌言以迓休祉

贈邑侯倪東洲先生榮膺臺獎序

邑侯東洲先生倪公爲理三載治用底績先是
部使者廉其賢再疏名於朝蓋卓然顯著矣是
歲部使者朱公以憂告去例不得有所薦吏乃
第其考移檄從事者以禮旌異之其畧以爲宏
遠之嗇英雋之年撫字有方編署有法催科不
擾惠迫瘡痍此於先生行事可質已邑諸僚佐
若文君洪君邢君任君王君輩屬言於余爲賀
蓋寅恭喜起之情也余惟國家建置郡邑而立
之長使司牧焉則欲懷柔還定安集之無失其
所矣傳記所載如蕭牟卓魯之政靡不由斯故
論治者辟之烹鮮言急之則糜爾長民者將務
求其疾苦去之而糜民以逞可乎故取人之道
非不英雋卓躒之士盎然寬仁長者係老成之
思而英雋卓躒多至於輕事故嗇貴宏遠而求
宏遠之嗇於英雋之年尤難焉此才難之所以
嘆也先生冀產之良也裴英弱冠舉丙辰進士
脫跡泥蟠而應風雲之會此非有閱歷更練之
素長試而累積之也銓曹者慎簡以令吾邑亦

猶挈千鈞之重而聽諸所不知何人其任與否豈暇計也而侯既下車適境罹寇毒民望治如救焚而先生審於政體務相休息而不忍傷民之生是故於撫字必求其方於編更必當於法於催科必示之寬凡保我黔黎於殘傷饑饉之餘而俾不重其流離轉乎溝壑者先生力也然先生方粹然茂齡初試繁劇而百爲注措有不動聲色而潛收奠靖之功者我求其故先生以忠信之質和易徽柔以臨民上與之接而觀之虔鞏謙撝時言矩動淵乎其秉也穆乎其思也髦士斯皇大人之度偉矣所謂求宏遠之器於英雋之年爲尤難者先生固其人哉推此以飾吏其何有於爲邑臺檄所以亟嘉之也而余復有說焉周官用六計弊群吏動以廉冠諸美故吏道莫先乎廉矧華以財賦甲天下士涖茲邑主計出納侈心易滋無論才志卓躒鮮不爲所移易而其甚者且或總於貨寶朘民膏脂以賄敗者有矣即他美何稱焉先生在事氷蘗之操

終始不渝如女子持身未嘗示一嚬笑於伺者此其心誠信於賢士大夫而臺檄闕焉豈將有待令操觚之士得論著其軼事以永金石哉余復諸君請聊敘其槩如此云

贈郡侯克菴胡[illegible]交薦序

余嘗遊梁獲覩嵩行[illegible]轅之奇詭大河伊洛澗瀍之縈紆洵如[illegible]稱天地之中風雨會而陰陽和宜協氣[illegible]以全材著者代不乏人乃今觀於吾郡[illegible]胡公者可不謂卓然人群洛產之良者耶先是松守決銓曹方擬注公或疑公以弱冠登第膴歲專城容不無以銳氣見耶公爲名御史直道自持容不無矜體局爲名高耶公二宰邑以最聞容不無深諳練而事苛細耶公爲洛聞家簪纓累葉容不無席世資而畧民隱耶及迓公來望塵道左作覩顏範則盎然光明俊偉之淵度於前四者一蔑有也而羣心始日日望公且帡幪覆育我也松固澤國泱漭無珠璣竹箭蒲梢朱提之奇繫之職

貢惟歲轉河漕百萬爲縣官餉邊而頃年旱潦
相仍閭左失業流離轉展呰窳偷生將階於亂
議者憂之莫知誰何公下車首屬父老詢民所
苦滌去一切煩苛令鼩嫗拊摩與之更始圖上
四方流民狀及條荒政所急數事於監司若撫
按臺諸憲臣聞
上上爲東顧咨嗟詔下蠲昨歲田租之半民賴
全活以百萬計而公方霄旦靡寧率其僚若屬
日計其民而討之以求利弊之源脩早潦之脩

間發之秀褒然以全材表著孰能兼此者乎今
天子方飭吏治旌異倫有如垂旒之暇覽諸臺
疏慨然側席之思旦暮召公入宅鼎鉉其於肩
鉅勳時以乘利見之會必不以當吾世而後令
名有負於洛產之良矣余承鄉縉紳諸先生命
言不可以已也故論著如此夫古之人君務明
目達聰於天下則首觀風之使而復令士傳言
庶人誦咸得仰徹於朝廷故上廣兼聽之聰下
無蔽賢之患今疏薦公者采自觀風之使脩矣

而吾黨之公載在口碑以詠歌公伐者亦猶十
廢之誦言藉令可著廊廟而明諸玉之有徵則
尤當宁所欲急聞也豈特一時藍公遇相附和
爲漫辭已哉故受簡而叙之

送郡丞多山郝公入覲序

郝大夫之來丞吾郡也甫下車會留都大選士
京兆以幣徵大夫董棘圍之役則前守閩公方
擢倫兵冀遼行有日矣而請於臺憲監司使者
誰署郡事皆報曰必郝大夫可閩公既已嚴程
而爲大夫遂爲遲者有頃大夫乃還視事未幾
而令洛陽何侯來守松屬諸郡國當上計銓部
何侯至未浹旬例不當往則下牘上臺憲監司
使者問誰上計亦皆報曰必郝大夫可于是大
夫以仲冬初吉取道獻一郡之成于京師郡之
薦紳大夫交送之客有不驩於大夫之行者曰
郝大夫奚獨以賢勞也君未温席而嘗諸艱者
三不有寧矣夫　天子置股肱吏以佐百姓之
急無非事者而在吾郡孰海防重耶所轄樓船

將吏依飛奮擊之屬以千百數朝夕馳左右即
文法吏無受鉞寄而大夫分署於斯旌幢時臨
大海之洋一切徵發聲援實與鄰封相犄角蓋
干城任也日者颶風揚波海磧千家漂潰若梗
良悼矧春汛伊邇警備日亟疲兵悍卒玩惕禾
馴而境內頑不逞之徒竊發時有安得大夫之
重卧而治之乎國家衆建庶僚凡與共理今何
侯勵精維始方于大夫資書贊以光新政而大
夫業被檄馳即使事有職謂寅恭之義何此客
所不釋於大夫之行者而予謂不然夫茲役也
吾郡士庶所藉大夫寵光之者九鼎而重如皆
居孰與以民隱聞者大夫昔剌蘭州十道使者
交旌大夫之伐
天子特爲褒嘉移自西鄙保障吏以裨海防於
東南蓋嘗之也方今發德音下明詔務爲寬仁
博大以迓天和愍澤不下究而民萌疾疹上格
不得聞勤恤靡厭此當事所以布公下吏所以
畢議也誠得郝大夫之敏達長者述職上國將

入而侃侃明國是受計於　便殿臨御雍容清
問之間而出曰屬吏之治狀於天官氏天官氏
必且虛已受之與大中丞按所延訪籍提衡而
課殿最以爲黜陟決於大夫之一言大夫亦榮
哉斯諸侯之事也即一方時政之釐若舉俗之
善若敗歲事之登若嗇民之蘇若瘁兵之戢若
悍大夫又得盱衡搤腕悉所聞於大吏之前于
以重軫石畫之老布德宣惠俾嘅其實一郡受
大夫之賜而瀕海之區與焉此不干櫓而爲防

者百之所助于郡侯之新理又不啻以一職効
也則臺憲監司者不且以是寵大夫行而厚爲
東南計慮哉大夫雖勞乎夫庸非異時者積功
累行之地也不然大夫之來日月淺若處囊之
錐未全穎見而校文則大夫署郡則大夫以至
四方之事亦惟大夫庸無意乎而爲此數數然
也大夫之先中丞懿勛在朝著甚盛大夫往哉
試詢之國老檢之功令以脩弓冶之業於光昭
世美而邁迹循良者又可勝道耶則斯役也亦

非大夫所當讓矣客聞余言稱善久之余乃得酌以屬客相與觴大夫於郊載拜結鞅授綏而別

賀邑侯楊雲樓三載最績序

余嘗覽觀古之傳循良者莫著於爲令而令以數百里民社之寄榮瘁甘苦倚重於一人又與民最親苟有愛人之心可朝發而夕至於得行其志視他吏恒倍焉宜載乘之亟稱也昔先正楊文貞公三朝相業焯爍可聞而以身不得自爲令嘗切悵之豈不以立朝而佐人主議大政槩諸經綸之業則偉矣而窮閻僻壤或惘然匹夫不獲之思則其自視有不似令之得日拊循其民而措之安者如人膚革充盈而一指之痺弗脩也夫非經綸之缺耶余因有感於邑侯雲樓楊公之治華蓋誠仕而能行其志者而徵諸異時當無憾於前所云矣華故東南劇邑賦額獨厚力役日繁而侵歲相仍寇盜時發訟獄滋多號難治矣侯先令完以才優移今華慨然曰

用不通方難與更化吾即以治完者治華不可
平甫下車問時政所便不便於民度宜釐且舉
者數事令具而後布之若風行之必達而民知
有嚴父慈母之在上矣總厥操行雖日處機利
充積之司伺間者蠭起乘之迄不毫染斯侯之
首善也至臨政精懃詰朝視事日晏忘食抵暮
猶張燈治文書所斷獄必親衡決吏莫敢奸而
復虛心盡下蠢爾昕庶苟有訊鞫必庭造焉假
以辭色得情而後片言折之莫不慴服比歲霖

潦穀再不登爲考牒按圖郊行閱畝詢民疾苦
而去其蠹治者如禁科擾停積逋革羨餘戒勾
攝諸條彰彰列矣先是責逋者或令煩而弗信
日走閭胥於途公曰無庸爾也姑與之期而時
其入民得力於農畝賦不復逋而樂輸者若歸
市運卒歲以暴橫爲利乃先下令使主計者飭
儲脩稍禮進諸武弁俾約束戍卒無敢譁以故
歲運速完而軍民便之民告饑謂非大發賑不
可既得請撫臺復念曰使民就食幾不宿飽日

得無蔽不以聞者乎乃區分耶別出舍其地覈實而散之勒署犁然民賴全活者以萬計華故樂士鮮供億之煩邇歲除傳餽遺以給吏之有事境內者不呰用幾匱矣乃量劑緩急咸藉有經費不民朘賓至如歸世之巧宦者率務希旨遇合以要上知斯俗靡矣侯於所事大吏不激不隨惟視理爲可否即夫檄無留牘而有所持議矻若砥柱之障瀾以故大吏益信而任之而侯之能行其志者以此蓋侯器醞殊倫德周世用百所注錯要歸於懇惻愛人之衷以斯民欣戚爲已任夫是以培植深厚久道化成歷兩邑考三載終始令名如一日也當道者方以疆事疏留侯獨上其計簿　上覽焉必且下之冢宰縣爵待侯以當璽書褒美即異時者勳業之隆於趾美文貞之休烈詎有既乎邑之紳絢大夫習知侯而樂覩其成者思得一當論著以遺觀風俾輿人誦焉語及如忠因載筆而敘其事

邑侯陳養自二尊人同壽敘

泰和養自陳侯以癸未進士來令華邑會尊人
柱峯公毋王孺人年俱六十餘眉壽增崇神宇
並王時邑侯方將車奉公至自其里而孺人以
綜理壼務居弗果從邑薦紳大夫爲侯稱慶入
觴公而遥介祝於孺人於是郡諸學博暨諸文
學相率徵及余言余于公有世誼且辱知邑侯
頗詳其家世固當有言叙之曰葢聞史稱文惠
公典鎮壽其父秦公輙傴僂侍立河陽令以版
輿侍毋行遊郊縣兩事者余嘗榮之顧文惠未

聞將毋而河陽不及娛其父要以具慶之榮生
人難必即一旦得之而儒者所稱三不朽以貽
令名顯親尤難焉祺履之符天惎人承譚何容
易以今睹于邑侯年纔膴壯擢領大邑又邑當
荐饑凋敝後首諮民隱銳意拊循鷄鳴視牘迄
於夜分諸所衡決一切錢穀刑獄之務於東南
稱劇繁者按署無留動中理窾吏莫敢奸而復
持之以沈毅渾厚之體簡夷高朗之度以臨吏
民淵然博雅弘識莫窮其涯而具衆美以事其

親視世俗之言祿養云者奚啻萬之矧柱峯公
及母孺人之俱壽所自致者方川至日中駸隆
未艾聞公少負英杰嶽嶽諸生間每試有司輒
冠其曹偶而以數奇弗鵠晚授經邑侯廼自棄
去而脩素業築一室環列竹卉左圖史右琴尊
日吟嘯其中想見古人于千載之上性嗜剛直
或面折人過而中不設城府人尤服之時顧邑
侯曰勗之吾所不墜先業者在若乎蓋公遡自
五世祖司馬公某而下簪冕蟬聯嗣有令緒即

余同年進士兩湖公以文章名海內公並志之
爲義方誨也王孺人素閑父海陽令公內則比
歸公執嬪道彌虔宵旦躬女事拮据立家迄於
白首實與公媲德內外相成以慈訓著有古賢
母之風故以邑侯之令聞偉然德業方競而本
之積慶之源所爲栽培漸漬者有由然矣然則
余前所云生人具慶之榮得于天人之兩遇者
不虛哉且也邑侯之政日起薦剡相錯替轂下
行將入召禁近以資論思階綸寵貤及其親當

復有太史氏如椽之筆爲公孺人恢張潛耀施于無窮者而奚余言之徵若夫有美蘇堂賓御雲從觴詠雜遞相與要洪崖轡姑射而接宴乎瑶圃則一江襟帶星漢非遥余請得給筆劄從矢歌而佐鈞天之樂矣

盧進士國禎時義稿序

夫成學抱藝而遊志發先士之藻以不朽爲名高則莫不嘔心抑首殫力窮年畢其枝而後已即博士家語朝登而夕刊曾無當乎六藝而攻者蠭出童而習之非是無以爲媒世之具無論葉已得雋而猶忍弗棄去何哉則有味乎其言而嚅沫唾餘咸資神理今以函冶剸犀而歸折其鍔曰安用是爲必不然矣吾鄉盧君國禎髫年振頴家學淵源歲癸酉遇賞鉅公捷解高等待詔公車遲迴十載而下帷益憤期必樹於作者之林即余不佞亦[illegible]其鄙而時執經證焉余不自外稍披臆見相與揚確而日討之以先民之程有出於藝文而上者余誠不知其迂而君

夷度冲襟相下不厭每聞余語退輙充然日益如引勺濫淵非蹄涔之所能竭矣迄癸未成進士一時旅進盡海内之英提衡者號爲得士而君與焉屬以使事南還省于梓里余視其貌加温其氣加抑而砥行劼節矻矻皇皇視昔彌競且數就余計所量入策名始終之義其志念深矣及是胠篋發所爲時義稿若干篇余質附以禮闈試卷漓然而前總厥撰造宛有神詣大都洑隱括之陳編動創媺言可著廊廟是不可以

傳士家技非君至者同類而槩少之也既付剞劂乞序於余嗟夫余慨今之語仕而學者類多攘袂盱衡呫呫道古競麗于文辭已薄不爲則棄而經濟又棄而道德爲說屢遷日相齮齕藉令徒秅空文罔裨實際則石田也而如君用心不猶賢乎傳云實其言必長晉國君言固在第實之而往于長我　皇國又可勝道哉故不辭而弁諸簡首致交勗焉

書陸壻伯達燈窓稿首簡

吾壻伯達陸生少負穎特行誼夙成童年齒於
黌序即名冠諸生間而尊君大宗伯平泉公念
舉生晚絕憐之不忍苛責於學而生固敏不待
責計所呫俾日兼數人程而自攻爲撰著即多
奇語大宗伯喜時時手其藝頷之而間指瑕瑜
或以余言爲質余則何知顧不欲自外當前席
生有所論難必悉而生亦過而信之不余鄙已
復廣以師友之益入國子與海內之雋遊學大
就所積燈窓稿數千百言每一編出同業者輒

推轂焉因以是歲乙酉捷應天鄉試高等而前
稿遂並硃墨卷剞劂以專先是生十有七齡而
應壬午鄉試是時文已尉然有縱橫之槩而余
從宗伯所聞公稍誡生以俯就繩墨而賈時[illegible]
余謂良然生第唯唯而余意其退息之所發明
下帷之所研討必有概於前語者乃今讀其卷
淵泓停峙褎然大家似有懸悟於陶鑄之外終
不欲卑論齊俗以汙其光如君家士衡不患才
寡而左繩右墨固自其長也則余惡能器之哉

生方入對公車牘此以徵而虛其左俟余詔之夫余何言余日與宗伯語生必侍其所耳而習之不有出於藝文而上者乎而義方在是生有餘師又奚以余言爲言之者爲公車令告俾知生謁上前其所業而席之以待先資者甚設不啻如牘所載已也

賀鄱侯楓谷瑜公三載最績序

鄱侯楓谷瑜公由栝州守守松逾兩郡計當上三載績於天子松之三老子弟介諸廣文儼然造余而請曰侯之蒞吾松也視栝久近十一爾而須侯者與栝交口如出一辭若是乎德行之速何也余曰否否若不聞董生之云乎古之課功窾實者以任官稱職爲差非謂積日累久也神駒伏櫪三年而不鳴俄躍天衢則一日千里必若執歲月之更踐以槩賢豪間則胥人之守也可與語於方之外耶侯負宏朗卓爾之才起家郎署晚歷外僚名籍籍朝宁迨試栝州而栝山谷僻左訟簡民醇弟煩臥治侯殊易之因

得以其暇時時散帙操觚專力撰著上下千古
勒成大家讀淅游三稿及若蒞栝課藝生儒諭
各屬語諸所風勵指授較然先民之程余爲避
席而迹所注措要以與化移易爲相休息之政
未足盡侯之奇居有間松守闕銓部以侯借吳
更符而來余則喜曰此非用大者之以魏瓠涉
而士見於披郤導款之日哉侯下車咨民之瘼
知苦松者莫賦重甚立稽歲入登耗國服緩急
所繇繼日夜呰筭乎條浮額之當汰匿於積槖

者一數端議上欲更定之著爲令會有尼者不
果行而副在掌故實松千百年永利也又當侯
至之歲遇大侵境多流亡谷價騰涌杼柚爲空
百萬生靈嗷嗷待哺侯毅然曰我奉 上命惠
養元元以我能治栝必能治松也忍坐視赤子
相枕溝壑耶亟下令發公廩貯谷若干散之而
後以昌大吏廩業罄括諸有司贖鍰之羨益之
復不繼乃爲文以告於薦紳大夫檄鄉之三老
閭左好義者令出鏹以待緩急聞者樂輸因下

之諸邑分部賑貸有差仍具饘以食飢者而一二頒不逞伺間鼓其愚行掠里中稍譁侯聞單車馳赴以片言散之治竟其黨境以帖然侯之爲理如是大都先教化而後刑罰惠流禁壟臺剤而施有造於松爲　國家根本慮甚設而功收俄傾辟雨露之濡不崇朝而起立稿豈若彼拘攣之爲錙積而銖累厘然能得之者耶余故謂侯治松實終治栝之效不當以歲時之更踐槩賢豪也昔漢黃霸守潁川先後八年而後徵守京兆俄復徵入不聞論者之以潁川少京兆也當是時霸自爲郡爵關內侯迄爲相此已事也　國家之待循吏豈薄漢宣而侯方以兩郡之最聞有如旦夕入佐　天子以施於松者嘉惠海內而竟治括所未遑則霸之功名亡論而余且耄矣儻幸隨三老子弟扶杖往觀之不知司吏計者復何以籍公伐與兩郡最俱永也

賀邵武郡理貞石吳君最績得贈二親序

國家故事凡在外諸曹考三載績槩得以例乞

褒崇其親至
皇上憫勞念功務崇名實采廷議令外官秩滿
名三登薦剡者乃得請如制否則義格弗及盖
其慎也吾鄉邵武節推貞石先生吳君用是故
得追贈厥考竹坡公如其官妣李氏太孺人一
時以為殊遇諸與君遊者屬莫子言入賀莫子
雅善君自髫年操觚綴文切劘道術迄今餘三
十年知君尤暱也悪敢以不文辭叙之曰貞石
君余交之傑儁者也其為人忠任誠恪不尚矯

飾明敏沉毅磊磊有大節無世俗媕婀之行平
生所歷險夷亨屯之迹無不可舉示人聞人之
過諄諄忠告耻獨為君子至究心藝術洞徹領
要所造述咸中矩矱卓為名家方諸生時有司
校文掄材必置君首列已應選貢計偕京師領
丁酉順天鄉試高等學益宏肆鋭志經綸之畧
即施於家者咸可華國而顧阨一第識者謂以
君之才直不宜爾昔人運命之論豈誣也哉已
未投牒銓司除邵武節推郡武於閩僻左而節

推職法理所係尤簡獨君以才敵遇知諸監司
甚任之不惟卻武事倚辦即他郡疑獄檄君決
平無不迎刃立剖是時閩諸郡稱名郎推兩人
君與今刑科給諫馬君綿川實齊聲而同官者
心害其能傾以韭語君不為動郡中豪右梗治
君鉏抑不少假至訟言措甚而議者竟直君豪
右屏迹會有大事關君者懷千金暮夜抵君所
君厲聲謝却之而凡所治詰一聽於理亦不以
成心有所軒輕故持法平吏莫敢奸民懷其惠

監司交賢之薦疏數上皆一指咎亥素音滿詰
闕下吏部上其名例得與今錫典瑾函玉笈班
自內廷君即躬捧取道南歸焚副墟墓以榮
國恩時巡按直隸監察御史陳公亦慕君誼牒
下縣表其里門鄉士人益爭艷之夫士出為世
用階進取未嘗不欲尊顯其親而所值或乖其
志固有終涉華要而卒抱遺憾者今公膺仕適
遘茲會寵光泉壤使行坡公隱德久而益彰太
孺人內教徵有明懿所謂祿不遺親克振其家

聲者非耶君子平生自負誠大及沾一命所著
列昭灼如是其于世所稱難以明得志者君實
兼有之庶幾哉偉丈夫事矣譬之璠璵結緑韞
莫之售俄一見奇輝賁山澤而後庸賈恨收之
晚也藉令夙售以登明堂飾宗器又豈不為絶
代之珍乎今之挾重以取世資而不免貽誚燕
石鄙夷魚目者何筭視余友不少媿哉君之勲
名未艾余弗著而方幸其所際之隆可識而傳
也為著其大都云爾

宗蘭館集卷之十二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賀范母王太孺人榮　封光揚世美序

太梁岫雲范大夫推理松郡三載奏最
天子下冢宰司封氏議晉一階　勑贈考豫郊
公如其官封母王氏太孺人　綸褒舄奕榮鏡
幽明於人子願幸厚矣而大夫方用歉然念惟
太孺人慈鞠恩良瘁以迄有今而幸徼一命榮
其於爲報猶挹蹄涔而注决漭也罔極之謂何

於是述孝思抒感臆以賀客入而告之曰客聞子生而母鞠之而不聞乎鞠子之艱異甚有若吾母氏者乎茹荼知苦飲氷知寒予德母氏知母氏者必予也自昔先府君之背棄也母氏才二十有八齡而予生強一週歲即伯兄亦甫垂髫立煢煢爾又先是大父功曹君即世先府君生四閱月而祖妣李之稱未亡人視母氏尤少實與祖妣孟瞿瞿誓志同育先府君成而孟溘不祿先府君痛之絕自是毋罹先府君變殊不欲生而祖母李輙引大義責之以謂天不祚范亟矣而一綫固存不及不祀又兒生慧有異徵數極而反天其或者悔禍吾宗俾復有亢而若自棄之不祥必忍死而圖吾宗忍死而圖吾宗若姑之所嘗也母氏曰諾乃舍涕出理家人產奉祖妣李撫二孤如初當是時內無蜉蚍蟻子之援外有憑陵窺覦之雄母求所自討而不得求所以厭朘者之欲以免於侮而又不得艱哉乎剜膚刺心如不終日則予方在抱直未有知

能爲母躍而槍地仰而呼天也而今且長有知矣即又無能盱衡吐奇揚靈饋之徽言著在廟是予所以事吾母者才如嬰兒其何以爲子予惟古稱婦有姆行得列於世者必上之應圖書之褒樹風聲爲里俗勸下之倣寵立言者有所論著以附彤管之編斯不朽之效也而母氏未有一焉則以司觀風者之嫌以苟莫爲明之故 璽書之褒且固有靳而立言名世則惟客能竊聞與善之公矣而以三母之節身任綱

常勞施世世較然與烈日秋霜並操者而或闕焉非予所望也莫子如忠聞而改容念未由登太孺人之堂百拜爲壽而矢頌也顧嘗覽前代之載見謂兩世立孤迹與太孺人類者莫宋歐文忠公母太夫人鄭及崇公母吳國太夫人李若也文忠公之表隴崗阡也其曰先公少孤力學則崇公謂哉而歐至崇公猶未大競自文忠偉然以勳業文章爲宋名碩而後益熾以昌徽二母之惠不及此今大夫以天挺英特誕自淑

媛嗣弘而學博志潔而行芳其於奉公持憲脩吏治以道民和風夜駸駸以殉國家之急固一代之循良誠信於士大夫無間然者即方駕文忠奚媿焉異時者入緯國華顯身日月之際若文忠之踐樞密登二府可倚而俟也則自今基之而泝流窮源必本太孺人之憂教當令兩世三毋令問後先日光顯未艾以益張大其家世者是在大夫爾豈操觚之士所能置喙於其間哉矧大夫所自爲太孺人論著亦既粹然於文

忠公須之數十年始就者一朝而獲之立言孰大於是而莫子復申之者爲諸縉紳先生入賀者質幸或存之掌故俾閭巷之婦稚節於卑弱艱虞之日者亦足聞風而興起云

贈鎮樓李學博應聘赴蜀省校文序

國家錄士於畿省蓋成周所稱鄉論秀士之賢者而禮聘天下學博之優異使充校閱亦猶漢廣厲學官俾得薦士補掌故之遺焉惟是諸省監臨屬之巡按御史則校閱之權移而簾以內

不得登録所選士其以是聘至眡若具員禮而歸之以爲故事中有才志卓躒者恒搤腕而不能平弊所從來矣今歲戊午當天下鄉試期言官白　上引近例欲以兩京諸曹吏出典試事稍益廉以内權便而部議報罷其略謂考試監臨法不相越法久而弊振弊以人人不惟倍惟其賢也今諸博士學官不有當世英儁沉於下僚而才弗究用者乎愼其選加崇焉俾克自振斯任之矣安用益權議上事遂寢然自是諸省校閱之司其擇愈嚴而吾華邑博李君鎮樓適受蜀省聘盖其事視昔隆矣鎮樓粤産之良也家世其學著有聲稱擢丙辰乙榜進士來教吾華踰年士服其訓多成材數膺奬檄此余所稱才志卓躒英儁而沉於下僚者固其人也蜀去吾鄉數千里當道者不以介紹察舉鎮樓於神交徵畀茲任其爲一方文衡計思與賢豪共之必有意焉吾以是卜鎮樓之志行而得士之效其諸異乎前所云膉腕而不平者矣夫蜀自疆

理於禹開道於秦教授於文翁檄諭於相如化之漸漬良久代興名碩增賁人文郁郁乎大國之風也鎮樓行收其良與吾邑文學之就賓興者聲相眩曜彙征於公而鎮樓又將紆所未究率先多士並造南宮觀國之光以鳴我昭代文治之極則茲行也實階之豈獨取具校閱專一經之寄已哉昔叔孫通仕漢博士學官興起禮儀一時諸生弟子咸得爲選首所薦士率數十百人夫叔孫氏之學術余未暇究觀廼其事蔚然盛矣邑諸文學咸壯鎮樓行而重有望焉於其別也乞余言贈之

壽侍醫東川顧君六袠叙 爲部下諸同鄉作

韓子春江具列其舅氏侍醫東川君事狀詣莫子焉曰舅氏實子字盖臣惟是春三月念有六日其懸弧之辰而盡臣方披檄走蒲陰歉然無以爲祝敢乞一言于下執事將致之莫子弗克辭乃展狀讀焉其稱東川君之世與其懿行甚詳若睦黨給公賑窮憂世敦信腴聞皆世所謂

賢豪長者之行而余自識東川君其玄風雅致
聲所聞以質諸韓子之言不虛茲不復敘竊獨
以爲東川君者方其撫壯韙英遊邑庠升太學
鑒賞諸名公時會即振翼青雲之上以階通顯
宜無難者而乃淹蹇弗售晚以醫薦薄遊朝署
若欣然安之者此其志何哉夫賈大夫有言古
之賢者不在朝廷之上則在醫卜之間故士遇
其時彈冠紲組策名廟廊陪議公卿之列施聲
實於當年此號爲顯榮而醫卜之間則士有不
得志遺跡江湖之上蟬蛻於汚泥姑有托而逃
焉者此其事殊科適所值爾而古之達者乃復
有出於飯牛貧與劍術鼓刀以朝市爲大隱以
金門爲陸沉志伸於朝廷之上而名在醫卜之
間者是或一道也若東川者豈亦有意於斯乎
是故叩之醫則醫應叩之仕則仕應叩之農圃
錢穀軍旅則農圃錢穀軍旅應叩之古今名物
稗官野語神仙黃白之說則古今名物稗官野
語神仙黃白之說應其言屢變而氣益閑淵乎

莫之端倪也而或以其好古方書嘗輯醫說以自寓慨然若有慕乎秦越人韓康伯休之流而以醫遊縉紳間輒奇中曰是獨以技見者其然乎哉其然乎哉余聞之語養生家者有養其內而遺其外養其外而遺其內之說蓋滿於榮名以病心專於性靈以玩世二者失養均焉若東川君兼之矣故身在朝廷之上而不嫌於隨時名在醫卜之間而不嫌於違俗吉由然常無心以游於世夫是以神全而獨存今年且及耆而玄髮豐宇望之翛然以迓休祉未艾蓋其徵云於是韓子憮然進曰甚矣君言善道吾舅也彼且名其君以吏隱而期於方之外將古之至人是慕達養生哉敬佩吾子之言歸而觴之

與張大行枝麓敘別

張大行枝麓先生既竣使事報　命還　朝余別余嘗有言以贈行李余是時且東訪虞山未暇也枝麓艤舟必得請而後發余漫復之曰余茲行亦百里適也子獨何以贈我乎枝麓喟然

笑曰君居者適百里爾夫安取而云贈從律且爲千里之別非君言則何以示規而君誠漫耶且固靳也余曰子惑矣子視行千里者將百里異耶夫千里之行則既脂爾車秣爾馬導僕夫而告之處而適百里者亦必裹糧擔負計日而發期於至焉即千里心也使易百里可跂足及也卻而弗前何異棄千里耶語云行百里者半於九十盖其喻也此可以通於仕矣夫仕效一官終一事比百里行也彼引任致遠樹勳當年以垂不朽者此千里行也軌轍殊矣要以超距之勢竟則同歸畫則俱止直不千里而謂百里可易乎子何疑於是子方筮仕銜使命而還也余觀其懃詵詵焉有靡盬之思志兢兢焉有羔羊之節論議亹亹焉有采風之槩其交於人恂恂焉有緇衣之好凡擇地而蹈以端其趨者不咫尺詭將毅然必止其域而休焉千里之行此其軔發矣不已而進吾惡能竟之夫小者大之積也邇者遠之自也一節者具美之符也子於

前四者守之不渝以宪他日則自是躋華陟顯以弘詡世之猷若汗漫九陔取諸凡席也勉之而已子如少余言而余復易言爾聞則誠漫矣余百里資也恩不越乎旦夕譽不出乎鄉閭足不踰乎巖壑語千里則藐然倦遊而返余固居者且何以贈子哉於其行也姑爲之贈策

贈張君似軫序

似軫張君少稟卓特之姿擅珪璋之譽翱翔黌序志友天下之英乃以例貢國子需次儀曹當是時余方仕祠部君識余自同里及是彌睠時時來從問奇多所懸解因朞會向余作禮而白言願以師弟子相事意甚虔余爲避席而當嘉靖己酉歲試期天下士萃六館諸曹者咸得遴選入試於是君志益兢下帷發憤日課數百言輒就余定可否摘瑕瑜必當乃已而與君同事儀曹者於吾鄉爲吳子子信子信交余自弱冠稚相切劘至是有所著撰亦必偕君來就揚確如曩時余性故質不阿知忠於兩君而自忘其

鄙乃兩君者則誠詢於芻蕘矣用是兩君業日精籍甚都下並領鄉薦高等一時禮曹余諸同舍傳爲美談方彈冠交慶也無何余補外藩尋乞終養歸兩君數上春官不第而君更膴歲計且倦遊余激而行之復不第念以親老謁選天官初注任城守已調祁州而任城故當孔道四方舟車殷輳多顯貴人跡厨傳饋遺旁午不息吏於茲者日曠職業朘民脂給之又或以爲詈蜚語易聞此君所以不竟任城之績而祁之役又難言之矣時閩王公吾崖鎮撫北畿余同年也余書抵問故爲咄咄寃之比君行慰藉甚優而兩州吏民詠歌其澤迄今未有艾然則君雖負坎壈於時而跡其平生復奚憾矣君歸數年會今

上即位憫天下賢才之淪廢覃恩加渥君當晉階以膺褒典通邑大夫及諸郡邑博文學生徒莫不脩禮禮君君固辭弗獲於是鄉縉紳先生若枝麓張比部漸川董廷評等咸義斯舉詣余

問所以爲君贈者見與善之公焉見禮賢之勤焉見辭讓之節焉可列也余聞之曰榮華照當年夫士起蓬蓽以顯號終始榮鏡當年者豈不誠大願幸然而古今賢達多不遭要令其志較然慕於天下則有抱咫尺之義而蹈窮年之阨者君子以爲猶遇焉若似軫君者足當之矣故以三朝在野之迹藩景運而重光爲里俗勸以明國家待士之典良厚余故序而美之

賀給諫方川龔先生榮膺　勑贈令先公

暨太孺人敘

嘉靖壬戌刑科左給事中方川先生龔君考三載績吏部疏上其名得　勑贈父南嵎翁如其官母葉氏太孺人而是歲先生適奉使事而南躬承　綸渥展其梓里發函墓告焚焉以貺幽冥有司則爲具開讀儀甚設先生朝衣冠而待郡邑大夫陪位於前縉紳文學攝儐於後諸龔之子姓濔然而至咸事事而問里觀者負杖躡矯相屬也於是知南嵎翁有子先生能光孝云

先生之友所恒陳君望雲傳君劒峰金君玉山金君輩謂斯舉也可以勸矣徵莫子言之爲先生賀而莫子獲交先生自諸生時其情則猶諸君也始先生在諸生間固藉甚嘗爲余言太孺人之歿先生纔十有三齡而南嵎翁歿先生甫弱冠至泫然咨嗟恨之余知其志有在乃固自是始治也夫大孝顯親盛德資後方治之予能爲箕裘其貽謀臧也賈豎負橐入市志盈半菽以遺其親急所厚也矧仁明之系啓佑來哲計

垂無窮而通人顯仕持厚祿崇令名思報罔極其情萬之此耶顧善述之猷慈父不必得之於子可繼之緒孝子不必得之於親斯二者蓋若相待然而恒不相值也今先生蜚英藝圃亢蹟天衢岳岳立朝君多獻納令問焯焉俾海內之士知先生者因知南嵎翁既以蔚然光顯矣而南嵎翁之賢爲里俗稱述又多可著典訓其槩寬弘簡諒好義斯弛不事豐殖遺跡埃壎有古豪士風而業儒弗竟期課其子及兄子憲副全

山君必聞已而果聞太孺人視翁享年尤悼乃壺懿夙閑宗祊歸譽於先生有胎教焉故龔氏之澤所自滋培衍溢垂裕來胤者遠甚其至於今如挹彌沃如阜彌崇即翁孺人茂膺寵錫光被泉壤殁有餘榮矣夫論世德者必本其所自駬耳產自渥洼夜光來必溟海其售之也贏且萬鎰乃人不惟物而獨矜艷其所從得之難故渥洼溟海之名因駬耳夜光而益著蓋累基厚者孕靈必奇稱物芳者其取償恒倍故追遠厚終敦所自出匪直仁人孝子不容已之情亦還至之天若質而要之者也夫豈偶然之故哉余不佞不敢以俗所矜艷爲先生榮其論著如是要以先生行業方起且當益廣孝思而功茂匡翊明我國家待士之報以發潛德之輝當復有進於今日者即諸君褒然時彥事君哀往則莫不各有眷然顧親之思倘亦聞是風而有興乎則願以余言往致交場焉所以賀也斯錫類之道也

壽肖山沈先生五袠敘

嘉靖丙寅七月之朔肖山沈老先生五袠初度也先是其姻氏鑑塘錢君以先生冢嗣晴峰君指奉書幣謁予曰某知先生習盖褎然大雅君子學而聞道者也宜丐長者言以侑觴予拜命曰唯唯夫予自覩先生冢嗣晴峯君疑其盛德懿範之有自而晴峯以弱冠登第俾先生之賢益彰吳越間稱義方者必歸先生然猶未諗其行也或有言先生之行者曰先生賦性端嚴見義倜儻克閑有家動皆可範嘗廣祖墓公田以存宗法事父兩江公曲盡誠孝恤弟弘美病廢植其家爲立嗣無絕惠中外婣裔割産傾囊無所恡里中蒙其惠者既籍籍炙口矣然猶未究其學也已而有言先生之學者曰先生自少讀書好觀大指期於自得中歲親師處友銳志聖學讀易乾元悟先天生生之機以識仁體讀書洪範稽疑知聖人齋戒考占以神明其德讀周禮內廷之務屬於天官知聖人消患未萌之心

平生脩身齊家之槩一以所嘗講明者見諸施行較然不詭於正而訓廸晴峰君動遵禮度自蒙養迄長視聽必端與正人居不知人世有縱逸事材以大成聲流海內又不特爲吳越聞家已也夫予雅志問學垂晚無聞屬意家塾見兒曹業不加進輒訝然不勝其恚而雅不問生產當厮養有所關白蹙頞相向不能遣此無他職未聞道而束於教狷性狹中凡脩於家者悖也今先生方屆伯玉知非之年乃孳孳所以爲學

行義甚高廩乎有家之閑足示來軌又葆真履謙樂志怡年充然自足初若不知有子之貴而晴峯君亦以大孝承之既擢春官歸侍先生且六載公車再召廷對不赴獨慕古之善養以順適先生心吾觀於沈氏而知家人之宜百順攸聚可謂盎然全其天和矣先生業儒雖不究施用然頴發厥徹以大其畜方將出恢翼世之勳而少子嗣興蔚爲後來之雋先生獨以餘力立言垂訓以明繼往開來不朽之功則其所以自

壽而錫祐於無疆甚裕豈若是道家者流以練精伏氣不敝其形神求爲長生久視者可同日語哉客有入揖而觴先生於堂者試以予言誦之必有當乎先生之心亦余所介鑑塘錢君以復晴峰君者也

封工部員外郎王蔗江先生太安人杜氏同壽序 爲子弘宇君作

蔗江王先生抱冲和之質體雋特之才自少遊諸生間以學行聞顧厄於進取弗竟其志世方惜之而厥子弘宇君乃蒸蒸穎發籍甚藝林矣嘉靖甲辰弘宇舉進士官工部先生得 勑封工部營繕司員外郎及室杜氏爲太安人今歲癸丑先生與太安人壽偕五十有七春三月並屆初度而弘宇適還自桂林守得假嚴程稱觴娛綵以盡人子之情皆異數也而屬言於莫子以紀其盛莫子曰休哉余觀於王氏而知天人之際也夫世稱昌龐舄奕之裔本於積慶之原斯誠有之然篤祐者天也而承天者人也以蔗

江先生之才弗究於用宜有待以取償而其爲人且履謙守儉擇地而蹈之瞿瞿焉經術飭躬不詭于古之道則其仰承天休滋培停蓄大有裕於後之人以恢弘遠猷者於發源厚矣豈卒然倖致之福如世所歆艷以爲光寵者乎余昔遊京師與弘宇居數年觀其志念深矣故行脩言道儒雅恂恂人偉其器分曹榷務不避艱劇人推其能嘗以職事介乎憸邪跡廩廩危居之晏如人與其介未幾而外補又未幾而左遷乃其氣益伸行義益競不少阻喪余觀之久矣竊心異之以爲君信儁才讀書明道之助乃自今考之其世德之符漸漬於義方者有自哉夫史稱呂公原明器度夙成本於家法之嚴而君子知遡德考源之有自及若梁鴻冀缺夫婦齊眉北德以貽令譽尤人子所不能得之於親今蔗江先生之德厚益培靈壽之源太安人履純懿克相之作合自天使弘宇君得藉休祉光有令緒於古人所難實兼之矣豈不信一時之盛爲

里俗美談者哉余故論而序之以明天人之際知王氏澤深遠也

許孝廉序

余從薦紳先生聞越有許孝廉者切欣欣想見其爲人及是孝廉以進士來教授吾郡尋擢江西贛州節推諸門下士惜其行爲余道孝廉益詳盖其人椎朴坦夷薄于進取庶幾哉篤行君子也其爲教循循然敦尚本實以身率先首德行而後文藝推賢而上誘進其所不及爲喜不

睨爲怒不留持介耿耿凡歲時餽遺及新補弟子員以贄謁者所謝卻累千金自奉澹然不厭蔬褐及賑貧卹孤赴人之急率捐俸無所恡比行圖書數卷蕭然也嗟夫今之士大夫爲行最下者已淪胥于勢利而不返其爲俗所稱賢炫才飾貌取顯榮深文曲學以汚于世者豈少哉彼硜硜焉引繩矱脩孤蹇之行而弗已麗附方切詆咲以爲無能乃君子顧獨甘心焉何也盖逐世爲好浮沉巧利譬務華而絕其根而隱約

好脩崇長厚之風翼輔俗化寧適阨窮而君子固不以彼易此也勝國之末有郡博胡師道先生當寇兵入犯學宮正襟危言從容殉義以全廟寢先生無有土民社之寄不寧忍死而就此其衛道之心幽貞之志所自信者誠深而嗣是如廬陵孫君蕭山魏君南昌胡君輩皆能以名節禮教表著後先凡爲學士誦義無窮者皆是其選故吾松自建學來造士斯皇非不有潤飾文藻恢揚鴻業奕然名世者至如尚德雅馴蒸

蒸丕變約已自持默成俗化之本者不與焉今孝廉其行卑卑仕不過釁序官不越量移而能使德義之則遠紹前休近礪靡俗一時章縫之徒被服于教而重去其師若此其爲效豈與世之齪齪者比權而量力哉太史公有言季次原憲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蓋至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其孝廉之謂與余因以爲贈且于贛州之政有俟云

雲浦李翁黃孺人同壽序 爲子南湄君作

李子彥潛舉進士擢令蘭溪其行也詣莫子曰
昭祥季父雲浦翁母孺人黃實生昭祥今年壽
皆六十有五並壽且康初度期相距又僅浹旬
盖異數也昭祥將之官歷梓里稱觴焉敢辱貺
諸縉紳先生而願執事者有言敘諸首余感而
曰善夫李子斯舉也知本哉李子盖翁孺人生
而曰季父母云則李子以仲子出繼大宗而後
龍浦翁也李子與余弱冠遊則龍浦翁之課李
子劬甚而李子亦時時道翁恩育不忘致身通

顯承章服綸寵爲翁榮余嘉李子能孝也曰龍
浦翁其有後乎而卒弗李子之養待然李子行
業方蒸蒸所以榮報翁未艾乃其推恩錫類之
義所不能忘情於雲浦翁黃孺人率又若是豈
其用情顧先後爾殊耶余有以得其故矣夫古
人有事於川也必先河而復海非以河而加於
海也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謂知本故曰自仁率
親而上至於祖自義率祖而下至於禰所以親
親也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盖

由尊祖之心推之以至於諸父昆弟合愛與敬建德昭物分有疎戚禮有等威君子所以聯屬其親無胥絕遠而孝之大也況悼睦之序於其所自生者乎故李子斯舉也雖隆於所生而於推龍浦翁之意以明尊祖敬宗之孝特至焉使龍浦翁爲有後而不遺其親者李子也故曰可謂知本矣

栢舟遺烈冊敘

余自釋褐舉進士獲齒於今督學侍御翠巖黃

先生則聞閩右族有黃氏既而數從先生游聞太夫人張氏之懿尤詳焉夫理化之原肇自閨闈關雎葛覃標梅行露詩人詠歌備矣至如衛共姜栢舟之義永矢明信僅一表見豈以婦道止於閑靜柔嘉之則而務嫮節稱賢者非褻訓邪抑亦所遭常變難易之勢固殊而完行者鮮也嘗辟之爲士方其處順也擇地而蹈之師友之模日臨乎前絃誦之音不絕乎耳中人自好者有不慕義強仁者乎而或適然之遭至棄溝

壑蹈白刃而不震且仆者匪大賢奚責焉故女子育德於內傅母保母之助詩書圖史之規珩璜琚瑀之節輜軿結組之飾逶迤於琴瑟和好有閨門之脩而無境外之事者此豈遠於順柔之德而詭安貞之素哉至行役繫思婦之懷存亡表終焉之志毀膚示心籲天靡二凜凜金石不渝者是爲難耳宜載乘之寥寥也易恒之六五恒其德貞婦人吉孔子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夫貞故能一一故能終既已存亡死生矣

即烈丈夫猶難之此豈可與隸常履順者道哉太夫人之歸黃長公也未數年長公上春官不第卒於旅夫人聞訃哀不自勝引決者載而以二孤在鞠憫黃不祀忍死育孤以成垂三十年煢煢嫠寡終身以之可謂恒德矣雖栢舟之義何以加焉宜其垂禎儲祉廻有賢胤若斯之盛也夫詠歌文王之化者莫脩於周南蓋至風被汝墳江漢極矣翠巖先生方振風紀而南爲多士造以賛天子作人之功而士復以其被服於

化者反而頌焉其徽音之播寧有既乎余爲之序俾采風者知王道之有本焉

寤齋彙篇敘

太僕寺少卿閩八峯張公登嘉靖戊戌進士與予爲同年先是令上海有惠政其詳載去思碑內召歷諫垣不避權貴以陟明黜幽爲已任奉勑經畧三邊歸陳十策鑿鑿可行時有以羽人拜伯爵者力諍不可竟得　俞旨以直聲聞已晉今秩會彗星告變有　詔大臣自陳公疏乞休致　許之公既還里益脩隱操約節如寒士志明聖學務體諸身心未幾閩罹倭變公來將卜居松予方喜得侍君晤遊共究遺緒未果別去居歲餘客有言倭變之後公悼無家病鬱鬱死矣悲夫乙丑冬厥胤痒生槃以公門人所刻寤齋彙篇走示予乞簡其端予得覽焉大都是編推崇有宋諸儒碩而上遡周孔之原如論文王以中正贊易仲尼以正名定春秋曾子以好惡貫大學子思以費隱貫中庸周子以一

貫悟出太極圖可謂得其要領至如以夜氣培養浩然狀喜怒哀樂未發時氣象其於神解多近世儒者所未融由其心體既明義利素辯故發爲論議輒與道合而稽其素履匪託空言宜乎施之治官義槩卓犖退居著述終始令聞可謂愷愷君子恒其德貞者矣邇上海士民方舉公祀學宮以彰遺澤則是編之傳當與俎豆俱永又非不朽之盛事而君子所樂道者哉故敘之

雲間校士録序

雲間自二陸以文章命世而　明興定鼎比風雅於周南景運日開風流彌衍士擅雕龍而資黼黻者哲匠代興來儁鑾出至以五尺操觚之童誠一吐奇辭與海内之英相爲雄長一何盛也此無他被服於習而教化之漸磨然也余憶爲諸生時則士大夫之來吏茲土者率多嚮意儒術廣勵學宫求端於風化之本會寓内無警退食委蛇數進章縫之徒相與討論遺經讐校

文藝勞來激勸無異師保之日臨乎前及出捷
賢科涉要津者必嘗所見奇之高足弟子也後
數年來斯意駸微自倭夷滑夏井邑幾墟士輟
絃誦更不勸學而博士不擇官彼其視學校具
文耳故自亂已且數年來而士講藝吏屢更其
間非不有良二千石誠憫世教之衰銳意斯事
欲振而起之者顧未遑也而士猶能自致於青
雲以文辭表見茲豈吉所云豪傑之無待而興
者耶余甚慨之今歲癸酉嘗諭士於鄉而郡侯

海寧紹亭先生查公以家學淵源舉已未進士
高等從守浣城更符而來士已喁喁望屬公久
及下車即檄通郡五學諸生徒凡千二百有奇
及若民間之秀子弟又三千二百有奇期日而
試之及竣事計所閱卷每試越宿業遍標識褒
刺犖然悉當其指士咸神之而鄉之三老文學
莫不扑會交慶以占吾郡文運且復競云既踰
月公彙其文擇尤雅者若干篇檄華邑侯朗山
張君授梓以傳而如忠得卒業焉嘆曰猗與茲

豈非菁莪之濊澤珪璋之偉覩者哉總厥取舍要以則憲度遵軌轍理之不詭於正而辭流暢以粹者亟登之將偕計吏以聞而其佚弗載者公且曰崑麓闌池夏璜斯產須以追琢皆連城也因斯而觀公之有造於多士以俟來者意蓋蓋厚甚豈茲錄所能竟哉昔漢文翁治蜀率先教化一變鄒魯之風而唐常袞在閩聚子弟爲文章親加講導史皆列爲美談乃二公於閩蜀荒徼稍加潤飾業輒易聽攷觀矧吾郡人文

區與值運重熙而公益恢弘之以鳴其盛將光翼斯文之統於方熾而功在吏治者不百之於二子乎余故樂爲之序而胥贊公美以成厥志者則一時郡貳諸公及邑侯張君之力與焉不具列

馮咸甫窓稿序

自予林居多暇而兒輩方習博士家言余輒以一二先輩撰述指歸及爲諸生時所嘗臆說也者而示之乃好事者亦數數過從輩有發明而

忘予之耄也予以是偏得與郡中賢豪游章生公覲馮生咸甫董生玄宰彼三子者一時所稱雋才且同業也從予論文尤習嘗求以實歸者予應之誠漫哉而三子者聞予言未嘗不願解甚矣其信予之謬也今年秋馮子咸甫舉明經高等人士故慕其文欲裒而讀之成梓矣而馮子儼然造予請曰自先生有緒言而受得與聞之也世業以無墜雖然受讀班氏儒林傳施讐孟喜之徒所爲聚訟而爭者某某氏學也假令受遊長安諸縉紳間問受以某氏學則何質以對先生得無意乎其貺之一言世或知受得從侯巴之末幸也予惟咸甫少年愽雅才名藉甚大江之南自其皇祖暨父叔皆以經術致身甲科聞人接軫於光紹家學甚盛而猥問業於予也予則何能爲役又安取而以其言重乎無已則予與三子者周旋久能知其梗槩而咸甫之文方將與海內雄長予或宜爲之前茅即二子者且固揭干而從之也因述而弁諸首簡云

送郡侯春容賈公榮擢山西參政序

郡侯春容賈公以名諫議守亳懷將報政會松守缺銓曹以公更符來居三稔擢晉藩大參在令甲官給諫資及者得內補卿貳外列藩參而侯第郡守由郡守敘遷秩可副臬而侯遂參藩或以侯一時敗歷之跡疑若稍抑於昔而取償於今爲侯欣戚者噫是不惟不知侯抑亦不知國家官人之道所以待異倫而持衡於法之外者也晉漢汲黯以中大夫出補郡非其質矣而帝曰淮陽吏民不相得故以煩卿此豈少黯哉黃霸自潁川入踐京兆蓋最徵也宜待以非常爲吏治勸夫由黯觀侯其出也所以養其入也由霸觀侯其入也所以用其出也君子之德龍蛇倏而泥蟠倏而天游何常之有要以　國家儲材至意直不似錙積銖累較微於尺寸而隘賢豪之途也松故名郡東南輿區邇年以來寖以陵遲歛急民貧流亡轉展胥奸蝟集囂訟成風將階於亂視淮南之吏民不睦奚啻過之而

侯以偉然朝著之望廻翔外僚固黼匹也
上方嘉惠東南曰非是莫可使者故特移自覃
懷以嘗之劇誠重侯也而侯即以治覃懷者治
松深惟利弊之原察民所疾苦而賑起之諸所
注措早夜圖惟不遺餘力以潤飾其治者持之
有終民受侯賜謂松自有郡來非不有良二千
石先後遞興治行可紀者而公可謂克成厥終
矣先是撫巡臺疏其名聞者累牘
上誠嘉之擬待以非常如漢黃霸由潁川入爲
九卿以弘盟亮之業令海內覩之而第晉令秩
稍踰恒調又屢然以積歲及也於侯猶物之觀
升沉淹速等爾安在其取償乎侯行矣我華邑
宰鄧君暨海邑敖君就余問贈余自投劾里居
會侯以文章意氣禮於士大夫不余鄙數造廬
論心焉而嘗自述筮仕縣令事大吏惟謹及爲
郡選諸屬令則喜推誠盡下降素委心令後來
之雋得附款誠以自展布凡侯斯言視彼爲尉
陵守爲守易尉者用心淳薄不大逕庭宜係諸

邑宰之思而誦義無窮也邵君以治華效敖君以治海邑效則侯雖去而遺愛在諸邑固未湮余樂夫言之有從也敬籍所聞於簡

賀大郡伯貞石吳公八褒壽敘

余自爲諸生所交與者凡一數輩則或負豪雋其器有過人者或辨慧好脩比周聲引而人樂親之者或抱忠讜性剛果喜獨行而不回者或質行恂恂老成而練於事能以其才自見者咸斌斌焉至操觚染翰放辭璀琭爲時所推轂則人人能矣而太平守貞石吳先生在諸君子間其最著云先生爲文好深湛之思而遠俗尚之險膚討論經義移根本實道矩矱爲承學宗而予自弱冠藉切劘之益至於今有知者則先生賜也然斯於先生藝焉爾矣無論論其大者非所謂質行恂恂老成而練於事能以其才自見者與予以蘭然猥瑣之庸不敢與諸君齒獨眷眷焉思竊諸君之長以攻予短又輒不自量欲就諸君所短而附益以已之微長斷斷乎成已

及物之一念載誠信而行之不勝其懃也而予之幸亮於友朋不果予棄者亦或以是夫先生長於予九齡與予先後貢禮闈舉於鄉至出處差池彼此互異予西從巖居屬耳先生仕宦之緊莫不磊磊落落所至以廉敏任事持正侃侃之譽聞語在諸當途薦剡及士大夫之所稱列者可覩也今先生去隱海濱會予在野獲從晤遊又十年所先生每談當世之務及未遇時固窮之節達而見諸行事之詳猶洒洒洋洋溢腕吐奇一快人意藉令以先生之才得竟用於時不即引退其所樹列又胡可道哉此豈非質行恂恂老成而練於事其才能自見者之效與先生爲人直諒不阿予賴以免於過者不一二數及若先生於憤世不平之念時或未融而予忘其鄙有所獻規者則先生亦輒予違莫逆於心庶幾哉友道始終不渝金石一挽末世之波流先生足當之矣由今而觀昔所云一數輩者餘四十年凋落殆盡而歸然尚存若先生者指不

多屈儻所謂松栢之操凌霜霰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其天者全故耶先生自謂平生於技無他好獨從晚年端坐散帙時誦先代名碩之格言以觀　國家隆替人才盛衰所繇殊樂之而因諷予好之溺而無所成近復輯所藏六經示惠而觀予以近世儒喆往來論學之語一編漓然至前則盡先生硃墨手澤也予爲驚嘆蓋先生晚而好學至是其賢於無所用心若予者不遠甚哉夫人最難得者壽最不幸者無聞壽而無聞則孔子叩頸之徒壽矣而又求爲有聞焉此衛武公所以日儆惕而弗怠也先生豈有意於斯耶余又惡敢以嘗所望於先生者器之矣先生壽八袠郡縉紳諸文學之徒欲謀諸能言者入爲賀而先生固辭有待也予則不文而張君枝麓潘君寅所以先生胤子淑瀛之指來因叙其事

誥封鄭母李氏八袠受封序 爲鄉縉紳公舉

郡大夫梅屋鄭公母李太宜人壽八袠會大夫

以郡治奏最
天子予誥贈先大夫成齋公嚴太宜人如制而
太宜人以懸帨之辰躬承 寵命稽首登嘉禮
冠霞裾璜而流珠邊邊如也大夫昔抵二弟率
諸婦子姓捧觴稱慶於家走武林之父老及若
里嫗之歆豔往觀者事聞於松諸縉紳文學之
徒咸相率造郡大夫之庭再拜而致辭曰太宜
人恭勤聖善大耋伊始綸渥自天適大夫服官
政成之日備百順以承膝下歡休哉乎洩洩融
融慈孝之風遠矣吾黨與被徽音比於鵲巢騶
虞之響群情庶乎願矣頌言爲大夫賀大夫遂
巡謝曰不佞甫齠而孤太宜人茹荼誓志拮据
勗帥以督諸孤於綫絲欲絕之餘者垂二十年
不佞舉於鄉太宜人以先大夫嚴太宜人之弗
逮也賀賓盈庭慈顏未解不佞僥焉用爲兢兢
夙夜虔懃惟任職不效以辱太宜人訓將莫底
其豫是懼茲幸徼一命爲太宜人榮而先大夫
嚴太宜人且獲均膺 贈典榮鏡一時太宜人

乃始遷情回慮驟然色喜而不佞承重熙方振之緒益圖所光孝爲太宜人報者尚罔極也何以枉諸公重哉縉紳文學曰然昔者趙氏世卿幾及不祀而中興之業兆於孟姚天實命之不可誣也大都名家昌熾之烈恒翕而後張而植孤重任或屬之淑媛藐焉之躬以啓佑英賢紹美鴻業者自古記之大夫世譜簪纓自高曾來以勲業文章表著卿曹侍從爲武林聞家及既有聞而燕貽佑啓之責俟太宜人於四紀之後

而後復亢以完蓋造化張弛之權默運於亭毒者豈恒情能測哉今太宜人聿臻上壽錫貺方來郡大夫令望日崇晉陟伊邇而諸孫襁褓咸呈麟鳳之姿視淵源世閥若靈木重榮潛曦復朗更千百年可還至而覩也氷霜既歷泰運乃亨太宜人乘一宗元運之機寖微寖昌時見顰喜宜大夫謹覘之以臨民飾吏奉若周旋罔敢失墜故能令久道化洽松民永賴之而偉然康濟之成績騰於部使者之交章

上甚嘉之而本太宜人閫範所從張爲制辭示天下母道勸嘻其盛也已此於人子欲孝其親之情咸聞而興起矧大夫哉大夫即能讓盛美於其躬而俾太宜人之懿泯而弗彰也顯親之謂何大夫乃復憮然起而謝曰不佞厪以三釜逮吾母養而羈於官守闕然陟屺之思故於諸公不敢拜命如以泝德考源之厚俾母氏幸有聞也則不佞其何敢辭遂籍莫子之言亟致太宜人所爲舉觴者佐旹萬曆巳夘季春月也

敘榮壽贈言

杜大母王夫人榮壽贈言備矣盖邑侯培亭先生裒諸薦紳文學所撰文凡若干篇詩凡若干首將遺里第致遥祝焉以示莫子俾引其端莫子作而曰嘻盛哉余觀斯舉知母夫人之茂懿培德良厚吾邑人之樂頌禱焉有以也夫古稱首善自閨闥房帷之間始矣然以文辭槩見則別之女史詩歌所述莫辨乎國風總之二者於今可覩也廼余第考曲禮内則下逮世傳列女

傳女誡諸篇十二國風之詩繇二姜許穆夫人迄田野閭巷之婦細行委瑣必著盖其詳哉然皆不越近表女貞中籍婦事上嘉毋儀以昭奕訓固未有遡流考源至載世而上可表見者豈世道無成陰教隱微其於翼世永賴有不類君子之澤與何載乘之缺如也及觀塗山有莘之啓緒傳不泯稱姬周肇世姜嫄乃見乎雅然後悟曰夫壺懿淵源錫羨齊締造鴻業猶將係之況其下者乎其軼不書不勝書也窃窺淑女

公侯好逑行脩於閫饋教服於絃佩流風瀰湎以保我後人世多有之余以是益信士大夫之建家毓慶所自默贊於中培植深厚有如杜大母王夫人者是惡可廢也邑侯之言曰祖母王躬率仁儉撫余於孤用克至今匪余之能寔惟母德夫侯惠政在吾邑公論在輿誦弗可泯也然德侯者因德太夫人而佩頌之不衰則是帙之遺也匪特可以脩觴祝介榮壽已也儻所謂古女史之流輔國風之缺軼者其不在茲乎其

不在茲乎遂爲叙

邕歙稿叙

匆海董公仕

世廟時纔踰弱冠諤諤著奇節承譴南中當是時海内以讜直聞乃不知公固志於學也卽公與海内人士居語次藝文雕刻之技輒莞爾如不足爲人又以是窺公之學誠識其大不若是戔戔然與文士較雕刻者迨居南中數年感遇所發聞爲詩歌以遺同好則脩辭之士莫不爲

公歙社會今

上嗣極賜環登朝其撰著乃大出卽愈益佳累數萬言諸體犁然備矣自余所覩近代名家未有用志若斯之勤者總厥命編別爲四種其一曰邕歙稿云夫昔莊舄仕楚而越唫聞者知其思越也公邕居而吳歙得毋亦越唫之意乎故雖放流播遷不忘顧返眷然君父於憂國憫時之念有深致焉誠不獨望鄉懷土不忍其羈縶無聊而姑有託焉者矣予覽前載蓋士負奇節

而嫺於辭者無論三閭大夫而上即世所傳漢蘇子卿詩寥寥斷簡猶爲談藝者宗要以身處異域而述興於思也後數百年若杜甫少陵之寓蜀跡幾近之故其爲作離憂悱惻有屈之致而矯健慨慷有子卿之風今誦公詩或疑其矩矱蓋祖於此而余竊以爲公非獨祖少陵疑祖其所自出而不屑以一家之言自命志深遠矣不然則公詩有曰談經曰自號曰僊禪二家曰遊鵝湖武夷諸作指義雜陳及質以他編曰述

史景獻云者隱然錯綜綸明道術隱括古今剽駁儒墨之辯多詞人所未發又將誰祖耶余故知公之志於學誦其詩者不獨以文辭縣焉可也

陳北部詩序

武林貞亭先生陳君嘗典華邑教事當是時余方里居辱禮於君甚慇數往復以詩篇余因知君習蓋矍矍焉崇儒雅甘約節守道不渝之士也及是官留都迺盡
所著詩寄余山中曰自

雲司集曰復生子草曰北行稿各若干篇余啓而讀之蓋泠然大雅之音百泉皇考功吳門表學憲壹梁張文學咸一時名家能爲君定之矣而君顧須余一言毋亦謂余雅知君者良不獨於此也余觀君自起黌序則章縫之士誦其義至今迨余越遊過其廬委巷蕭然湫隘之安莫觳於此而士從留都來者言君在比部狀兢兢可念也余益以難之即君書抵余亦自敘其平生無他嗜好惟吟詠所托性獨近之因斯以言君之所以用其專一之志而不分迺其學之日懋而撰著之日益工者夫士抱固窮之槩而志甘薄遊若相如居徒四壁揚雄執戟而方朔陸沈金馬門於取數至淺鮮矣要以譽終而其言立斯賢達之素風不朽之上願也君豈以彼易此哉余未暇論次君詩而姑原其志明君撰著所繇俾誦其詩者因以知其人也

復陽書院訓語序

柳塘周先生以三楚之英歷夏官大夫量移來

倅吾郡未下車先聲馳士林矣及分職而理一再注措動關民瘼閱月而懲積蠹之伏於征科者凡數端輿頌翕習間從郡諸大夫進博士弟子文學優異者相與離經講德日省有程期於興起學官追古雍容文治之雅而其論辯之旨退必籍之漸以成帙無何拜曹州之命行諸文學重違師模請其言梓之以永誦法屬余序余於先生之學未盡究觀總其大都要以識仁之體爲務而指其觸處感通言下懸悟者爲斯道之真機故功用歸於易簡以聖人爲必可師此其較然不詭於道者而本其胷次曠夷獨超物表有昔賢浴沂詠歸之風至於任真待物盎然置懷雖井辯中嚴而坦無蹊徑人以是尤樂親之顓蒙如余傾盖語合亦且忘其陋而從之遊論難往來恂恂相下或嗒然晤對俛而忘言此其精神之感孚道誼之崇篤莫非仁與物共之流行亦既褎然博大君子之度矣何必誦說其文辭而後於先生有覩耶諸文學即其過化之

遺迹佩而繹之以觀其氣象倘真見乎天地萬物一體之機有不容息者則誠善學而獨求之於訊言佔畢之末則斯帙之傳也無乃贅與余感而爲之序

汰礫集序

霍山洪山人以采詩爲五岳遊凡三過雲間余因識山人久比余從洛藩奉表如京師山人遇余燕邸數存之甚懃令余忘羈旅之役而山人所善諸布衣能詩家跡山人所至而就余者凡一數輩別之日亦莫不慨慷悲歌導余都門之外則山人倡也而余既解官里居與山人音耗絕有間矣乃山人復爲雲間遊余得以九峰主逆之握手道故欵欵間訊山人常所善諸布衣則各往往播遷凋謝或以悔終余甚慨之夫以士稱隱淪躬獨行之節不獲世之淄垢宜其免矣而猶令名之難若斯何故彼各有所長而所以居之者善不善異也譬握瑜而處弗慎葆笥而辱諸塗則幾無類矣而山人乃獨約節謹度

韜光履謙擇言而道動遵矩矱纔如儒生無隨
俗浮湛比周忮求之態亦不似彼恣睢自放以
任達爲名高此其所長有過人者茲以訪舊來
則山人之名益起當途貴遊並推重客而山人
殊不自喜晚節兢兢御必麄糲行必蓬累僦居
玄宮僻在郊鄙門無雜賓出不妄謁余觀其志
念深矣而山人之以義槩終始稱於天下賢士
大夫不衰者有以哉有以哉山人爲詩渾厚晶
瑩檃括六義取裁於盛唐諸名家不詭轍迹以
趨時好詞林之雄也是刻也首從崿崍張中丞
公同遊諸篇而因裒近著附焉署曰汰礫集然
則集所遺者多矣中丞公既爲評而序之余不
知詩而能知山人本其平生所繇成山人名者
如此云

贈華亭司訓小野朱先生膺臺獎序

余始承乏越藩數從郡邑博士家綜品文藝知
錢塘朱先生者盖褎然大雅云時督學憲使試
武林士必首先生武林士因咸推轂先生第不

直以文辭蓋用世材也比余解政歸數年客有自越來者謂先生嘗薦省解不果已復屢薦而數屢奇今以廩次入對　大廷矣余重惜之既而聞先生謁選天官氏天官氏念先生才即無黍文學侍從而例當授郡邑博不爾且亦宜得多材地君之乃與華亭先生來華亭僅三月聲籍甚部使者梅墩邵公按吳中廉先生教在異等檄所司具禮幣褒之同官三溪李君豪江楊君率諸門下士若某某等謁余言爲贈余惟

國家取士自明經甲第外歲一貢其博聞方正之士才而厄於遇者俾得階序校自見而後次第擢補文學掌故倫有司之仕又或因就省試仍以明經第升諸禮闈財擇而使之其於勸士之典誠厚矣而郡邑博即何貴於明經哉昔人云州縣勞人謂夫終日僕僕車塵間而志弗行則胥人之事也此雖明經第者容不免焉乃郡邑博校迹聞散日廩縣官坐縴惟解經譚道所接皆一時文學茂材異倫他日爲邦之楨者往

往遊其門稱高足弟子有如待詔公車牘奏
上前問誰氏學曰得之博士師某也此不待安
車就徵立致通顯其道不已尊乎而俗矜勢能
一擢是官掄材者輒鄙之無奇而士或因以自
懈此何由招駿足於牝牡驪黃之外也先生弱
冠騰聲嘗從毘陵廻溪尤君遊廻溪學於官諫
唐荊川先生之門故先生雅所推結多海內名
流實與故相南宇高公並馳時譽而南宇公蚤
掇上第膺大拜先生乃屢屢焉就此於進遇淹
速何如而先生處之晏然方日聚諸弟子相與
揚榷文藝進退古今詠諭諄諄雅有端緒而一
言一動介然不苟咸足以端師模乃又嫻於文
辭凡所譔述傳諸經生間諸經生咸自謂不及
因亦能評騭諸經生文無不當人人心而襟度
夷曠蕭然樂群興至命酒詩歌若忘其卑仕之
謝嘗指所坐青氈謂諸弟子曰吾業固是豈復
願餘夫仕必尊官顯號而後振若庸衆人也不
假尊官顯號而見奇如錐處囊若大丈夫也吾

且何待哉因斯而言先生之能以道自尊而無慕乎外又可以占養矣余聞先生厥考莒州公以鄉薦高等擢教海門海門之士誦其義至今及剌莒州以直道不阿自劾去先生語輙痛之曰余所爲兢兢平生者凡以先人未竟之志庶罔佚墜云爾噫先生既安祿仕而砥行好脩務學不倦如不欲行業之第出於此者意有在乎意有在乎侍御公檄奬之辭有曰制行如蓍龜評文若衡鑑夫行以崇德德立則師嚴文以程藝藝成則士勸誠若余前所云此於先生盖録實也然先生之教吾邑曾不俄頃而化被於作人志伸於獲上如是則嗣是而往於行業之增茂又可量哉余嘉諸文學請又申之以門下士章子憲文宜序也爲論次如此云

郡博似庵胡先生榮膺學院鹽院旌奬序

似庵胡先生以壬戌之歲由選貢分教於松予始觀其言貌恂恂焉固未之詳也及多士誦述其課藝章程及諸範士律身之槩較然甚列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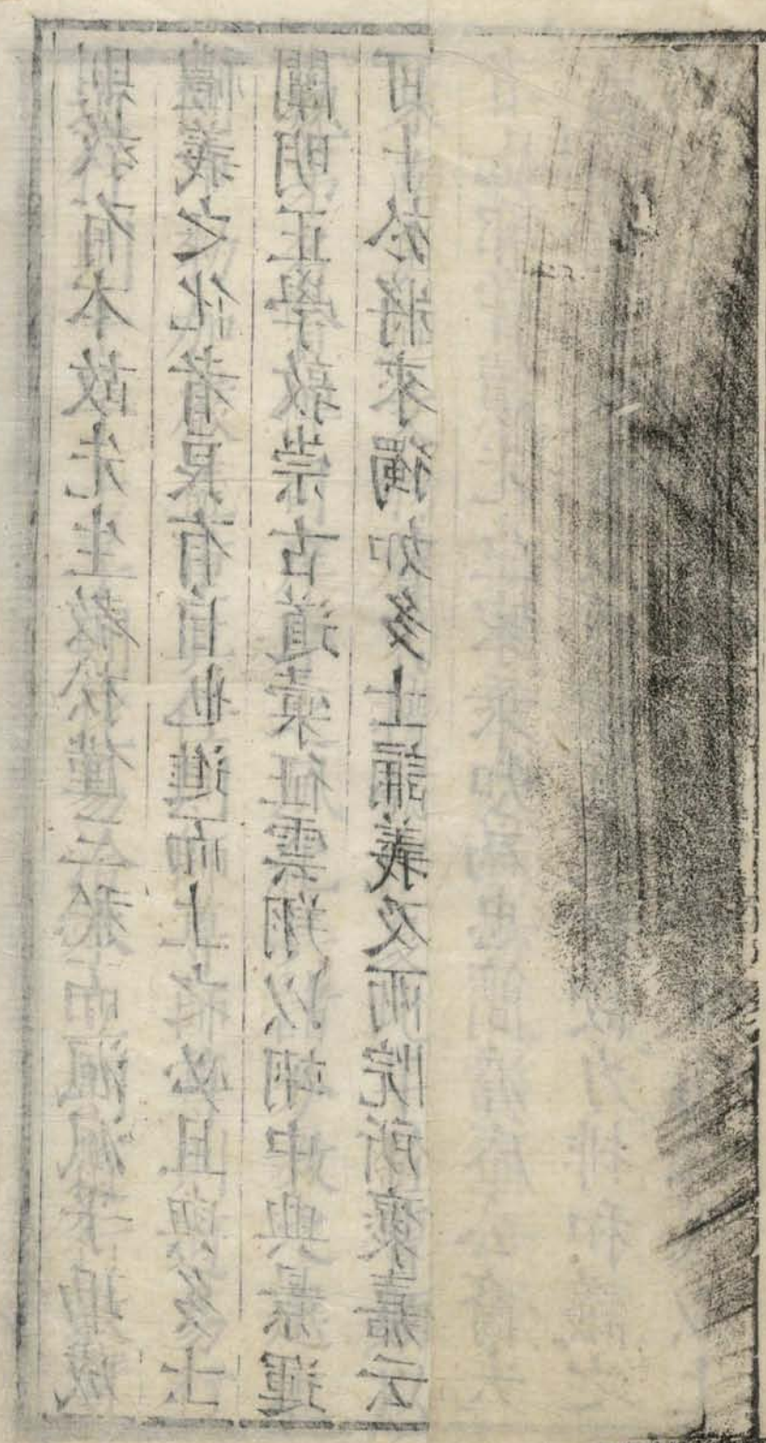
要發之由衷予乃益信曰夫先生者可不謂粹然古貌質行君子能爲人師者耶未幾而學院印臺某先生鹽院[illegible]某先生後先行部至松二先生者皆一時之選也其所差次名實評隲庶僚若懸衡鑑乃於先生則直署其志行清脩表裏如一檄有司章采倫物以風之而多士相慶得師重嘉兩院之旌能也欲須撰述以揚休光盖盛舉也余聞之先生出豫章名家其鄉理學淵藪無論往哲即近世諸名碩遞與余皆得

師且友焉而因里俗多賢占生才之盛知先生所繇被服於化者深矣先生又或以余臭味之同不遺葑菲屬多士徵予言爲序予曰多士亦嘗志古之學乎三代建學立師匪直以文辭已也庠序學校本之身心敬敷式和其歸典則以人治人無過求也由表至裏無二致也故教雖多術陳藝人殊而要以斥浮去僞一返於本實此治古之世士行敦而師道立自蘇湖而下立教者類尚靡文學者習其師說以爲固然至出

服官常率相沿爲矯飾虛名而遠本實故伺上若首鼠罔下若掩群幸獵進取以爲得計俄而技殫恒卒於敗何者志行不脩而表裏殊詭之效也天下之治又安望其逮古哉先生以表裏一致之養爲士師模庶幾行古之道者而松又東南奧區文物聲名擅懿中夏比年銓曹類以巍第名賢俾司庠序之風紀其諸分教之選近例申勑加嚴盖重其任則師尊師尊則道易行道行則士孚士孚則化易洽本立則道行敦實

則教有本故先生教松僅三稔而渢渢乎助成禮義之化者良有自也進而上之必且與多士闡明正學敦崇古道彙征雲翔以翊中興景運可卜於將來獨如多士誦義及兩院所褒嘉云者已耶嘗讀先生家乘知爲忠簡澹庵公裔夫忠簡抗章宋季以斥檜近之奸諛力排和議之非是一時耿光照耀千古論者目爲三代以上人物而考亭朱子謂可與日月爭光盖忠憤激烈與天壤始終皆其由衷者爲之若先生者誠

本家法所從來者淵乎遐哉又不獨以鄉之多賢而已故於多士請益重欽嚮之私云



崇蘭館集卷十四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內姪唐之屏
唐光啓校

記

遊古赤壁記

辛亥季冬莫子理楫還自岳陽泝大江而北過嘉魚又北六七十里過大風陰霾四塞驚濤撼空榜人恐疾抵舟岸得不殆有頃天反風晃朗

呈霽褰帷而左則有頳石瀕江屹屹椎峙蔽若
列墉俯瞰不測延袤距數百武其面勢峭平如
引繩而削也莫子睇視久之念嘗道黃訪蘇長
公所遊赤壁見謂無奇而古今識之不磨藉令
茲石遇賞長公誠得一當赤壁其於取類不尤
肖耶乃起扶策行稍狎居人問之則各往往言
周瑜困曹瞞處而證以樵豎往來時得遺鏃沙
礫間及指北岸里名烏林明曹兵嘗是戍守又
懸崖鑱額存焉相傳出異人蹟莫子益恠之爲

[illegible]峻披蒙茸而上務窮鑱額所從則竟長公
法也而署之曰赤壁云獨左方就湮僅有與弟
字隱隱見莫子爲憮然嘆曰嗟乎嗟乎吾得之
矣嘗聞長老言蘇子瞻賦赤壁乃黃之赤鼻山
非真赤壁也余今所覩不幾遇其真耶按誌赤
壁之戰吳師濟自截險而西江流宜南北其折
而黃則乃東西流又史載烏林爲當時焚舟處
宜核而居人遺鏃之訛倘所謂折戟沈沙云者
非耶惟是子瞻賦後談士輙附會焉其在嘉魚

者遂不著亦貴耳而賤目矣余舟所次爲石頭驛廢趾士大夫舟過者候人不供風或引去而徒隸且莫以聞故能窮赤壁所在而有至焉者寡矣余茲行也出不測之險非有夙誠而昔賢勝遊遺蹤千載一旦幸或遇之豈非天哉會日且晡月亦旣望余與彌極稍復解維縱焉浩乎中流宴色無際星河倒影掠棹而行還視赤壁矗如支機斯境殊詭似非人間而視黃之觀不啻萬之矣夫以長公平生好遊所過名山川必

籍之嘗手輯地埋拮掌圖甚辯余嘉其勤而赤壁瀕江爲蜀道之所必出第弗深考而猥以赤鼻當之有是哉蓋至達士寓言其稱海外三神山誠誕而君子不非之彼人情固各有托也余意長公於鐃石稱與弟云者固嘗偕子由來表赤壁所在章矣而賦作於黃要以卽事寓言不害爲情之所托俟好古者之自定也余斯遊也則惡敢弗識焉

重建鄉賢祠碑記

鄉賢祠之設雖國典不著要以義起而輔經制之闕軼莫有重斯舉者松自有郡來祠之額初止二俊已祀三賢已乃復增廣之三賢別祀他寢而祠合二俊祀止六人起漢魏迄元及當代之英抑又滋倍夫東南境壤禮樂奧區風氣日開人文彌著上下千載所繇損益盛衰蓋漸磨之勢也祠故在文廟西嘉靖壬辰太守長沙熊公某始徙而東制仍庳陋又踰今三十年法應祔者未議也庚申冬今山西按察司副使范陽史公某來守吾郡踰二年所功用既興爰及稽古禮文之事釋奠而退有事鄉賢進諸文學相與考論文獻籍其人入祔又念祠壞弗葺神罔是憑非所以稱崇奉示民有禮也乃戒從事括諸羨贏以待經費度地所宜列之堂序潔之齋庖餙之丹雘秩之等威執物具張規制大備工不更朔而訖時惟孟冬歲祀攸舉公率百執事來觀厥成一時章縫之徒濟濟蹌蹌覩禮器景懿範而揚令儀者非所奉之子孫則先民之来

雋咸相顧言曰某也歿而其言立某也歿而其行彰生有令名死有彝典夫非爲善之報與又莫不曰賢則祠之不賢辱矣吾何脩而得齒於斯且無辱乎故是役也敦往勸來崇名著實德之於風莫疾乎斯政之大端也學博徐君某等既贊其議因率諸文學來謁余言勒示永久夫崇德象賢式廬表墓先王之厚道也後世推其意有奉先賢於東序祭鄉先生於社之文至若序與社之所不能及者得從吏議別爲室以俎豆之則今鄉賢祠之設是已而不著之令甲何哉昔先王以德行道藝造士則士皆其選而賢之稱無聞叔世教衰民幾無行然後賢者始重於鄉而推崇之典脩其始曰序曰社其後曰釋奠曰配享曰廡設不足而益以鄉賢濫觴甚矣故議禮者慎之而吏或弗省以爲具文一切承襲之訛曾莫是正且或惑於毀譽之議牽於好惡之私差次顯微之迹賢者不必祀所祀不必賢妄意可否無論至公譬市兒嬉戲作食黠者

據上賓而孱豎奪糈一何其無禮也卒令彰癉之法湮激勸之機泯先王之道其幸有存者寡矣然則公斯舉也於維典制植世教功豈微哉宜頌而美之辭曰

茫茫松壤南國是荒毓英峯泖長發其祥如彼鄒魯人文熾昌或表閭里或揚國光惟德不朽奕世其芳儐茲俎豆公侯是將從以多士翼翼蹌蹌錫匪繁庶榮匪袞裳秉彝攸好服之無忘祠宮載葺輪煥有煌聖居伊邇宛彼宮墻若授之几若升之堂陟降左右靈永有藏往者是慰來者是匡僉謂東吳斯文未喪史侯爲理敷教洋洋彰善癉惡褒忠顯良培枉而直易澆而龎靡晦弗晰靡弛弗張迺崇斯構表望於鄉財不帑費後匪時妨傳徵遺愛詩詠甘棠方斯允嗣休烈無疆

貴州開科記

國家統天應運闡化維風捐益文質登崇俊乂每三歲大比天下士由兩畿各省上之春官曰

貢士因地署名犁然別矣惟是貴州所貢士附
錄滇南以登蓋百七十年於茲未變也嘉靖十
有四年
天子始下貴州撫按憲臣及各臺諫臣奏乞令
貴州開科之議於大宗伯其畧謂古者國有附
庸謂不能自達於天子而推附於大邦以致畧
焉貴在國初視滇若附庸宜也承平既久文命
誕敷罔間遐邇凡厥椎結左衽之俗薄海而外
莫不輸款內嚮至自重譯顧比于藩服貴雖僻
左自掌之職方建之方伯達帥若郡邑吏畫之
井疆設之戍衛制之征徭則與滇等省未始以
其限於要荒擯弗比數獨士之儁者格於令甲
附滇以登詳於議法而畧於斂材此臣之所未
喻也夫木托蠅附曲士猶恥其名矧全省之彥
乎願
陛下采臣言下綸音廣賢羅振疏遂令貴得自
開科姑爲制額而削其故於滇便大宗伯題覆
議合

上可之於是勑下憲臣移檄所司鳩工庀材鼎
新厥制爰立貢院脩官僚峙廩餼慎關防精校
閱百需咸備裁定解額凡若干名丁酉秋當鄉
試期諸從事咸轝如制録其士之入彀及文爾
雅者獻上余得而覽焉彬彬乎一省之全録即
中州文治莫能專美何必滇夫士生斯時可謂
幸矣攸既竣省僚諸君屬余記其事嗟夫余嘗
考古輿圖蓋貴自漢興受印爲西南君長固與
滇並稱當是時貴號精兵十萬而滇衆僅餘二

參其孰雄長要以習尚之移漸漬彌衍遂以成
俗非天性固然夫機智才敏則人人同攻文而
文攻武而武誰則限之藉令貴用其衆易干戈
而俎豆之專力於其所不足則以十萬人之夥
欲以有爲滇且不敢望貴又惡得少之語云十
步之内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古賢聖
之佐往往産自羌夷戎翟而爲王者師辟珠璣
玳瑁犀象産不中夏而中夏賴焉誠貴其聚也
貴豈儉士哉　國家方闢通都列廛市君駔儈

而聚之將以鈞奇士今至矣余故於貴開科之議竊再拜稽首爲　皇明得賢頌云

重脩関王廟碑記

京師團營閱武場西故有漢壽亭侯關公祠葺自正德己巳御用監太監張公今提督團營內官監太監高公實重新之屬余記其事或曰雲長勇略蓋世川嶽遺靈當有存者古師行而禡田狩則祭於纛今觀侯祠宇所在而歲時閱武則有事焉夫非神道設教之意與余曰不然夫勇略云者一將之任也力稱貢育捷言慶忌料敵決勝則首孫吳皆是其選顧未聞千載之後祠而奉之感人心而不解若侯然者則勇略非所以槩豪傑明也昔者侯嘗統萬衆橫行中原攻曹仁降于禁斬龐德威振華夏曹操用兵若神且擬徙都以避其銳能見於天下矣至下邳之執臨沮之擒容不免焉藉令論於成敗且當用爲侯譬而惡覩其志貫金石泣鬼神浩然而常伸者乎要以士抱咫尺之義擇地而蹈動附

所安沒齒不更其守者在忠智之一擇也炎祚既衰群雄並起當是時天下不知有漢久矣操襲霸世之餘烈以尊主爲名提衡而向諸侯附已者忠背已者賊人心即未忘漢亦莫知漢之所在也故以一時人才憑軾而遊分仕列國各務爭雄不相臣主至或覬強弱持兩端甘心佐逆效而尤之者一何紛紛也侯獨超然閎覽定交羈旅得帝室之胄而委身焉其於扶綱常正出處義槩凜凜已暴於天下與日月爭光矣及

爲曹氏所得獨引漢恩甚厚爲言嘻此侯之漫辭也即本始所爲必與漢而誅賊者此其義豈惟張遼等諸人所不及知雖操亦曰彼各爲其主姑遂之爾乃固未識侯心也使侯之去曹徒以不背漢恩故則操亦可謂有恩於侯矣獨何報之淺而不避決死以歸漢乎以操之奸而愚於此侯不獨忠蓋亦智矣白馬之圍斬一顏良以啚操而實攜其交余重爲侯悲語云兵莫惜於志侯以其必去之志憤發於一傳刃之能誰

爲爲之孰能聽之侯獨有心故足悲也今侯廟貌儼然而骨已朽其不復能握紀律揮戈戟磔人而折馘不待智者而辯也乃英爽在人尸而祝之罔間逖邇及若學士大夫之徒讀史至侯行事莫不洒然變色易容想見其人願爲執鞭者此豈以威名重哉盖義之公於人心不可解也彼歲時閱武禋祀攸崇令介胄之徒駿奔在列以作其効忠敵愾之心而伸大義於天下俾知億萬年生氣之在天壤間不以存亡息其爲教夫豈微哉是則二公作述於後先而建祠崇祀之意可以覩矣祠正殿爲間三前後殿爲間六左右廡左右神厨各六重門繚垣丹碧輝映工始某年月日至某日凡三閱月而落成云

梁文康公祠堂記

明贈太師梁文康公祠堂在廣州郡城東南其地負番禺左白雲面流帶郭巘崿爭奇盖嶺表之巨觀百粤之區奥也梁之子孫以公嘗憩於斯祠而奉之走狀數千里徵予記余惟公一代

儒碩弼亮四世計安社稷偉然殊勳法應以勞
定國之文當記於功宗秩之元祀而獨議宗桃
倫司祝示子孫守毋乃闕與抑亦猶古象賢之
遺聚國族而訓之其爲報德敘功之褒典且固
有在也初公仕
憲孝朝列在侍從會海内父安未盡表見正
德之季蓋多事矣當是時逆瑾擅權斥不附已
者公載貶抑瑾敗復官尋預密勿
武宗駕幸宣大已趨南征公爲輔導累疏諫諍
周旋險阻易危爲安還自劾罷弗許未幾受遺
定策奉迎今
上於興邸入正大統乃毅然乞歸此公立朝始
終之槩也夫由今而觀公行有三難焉其始貶
秩本由忤瑾蓋好奄疾非其類於君子適遭固
然惟瑕纍既萌不少摧挫終爲瑾忌再謫而南
於觀守難一極諫巡遊雖公大節時則東萊毛
公敬所蒋公方在事胥匡之義公亦何辭至嘗
獨諍於廷孤立無援累日不得旨迹廩廩矣於

觀忠難二人情出險即安見幾引決如公陳乞於
武宗返蹕之日中智或能爲之至今
上嗣極不言功伐退身江湖能令
上重違其志而遂之於觀勇難三嗟夫大臣身係國重輕百辟是憲使進退出處之迹一詭於正即有他樹非完行也易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盖難之也昔甯武子智於始而愚於終非操行變也伊尹稱於聖之任

及復政厥辟棄若敝屣豈可以寵利拘之哉我求古人公不是愧已今祠在公里而令聞洋溢乎海内即千里誦義猶然嚮臻矧著存之義於其後人顒顒祼將日警心目思保忠孝家法於弗墜不有恒宇其曷萃而聯之此祠之所繇作也祠爲堂二顏曰兼美曰養德以揭　制辭爲樓曰　賜書貯　累朝誥勑餘爲庫室爲兩廡爲土神祠爲齋宿所爲宰牲所爲子孫環居之室爲歲時供祀田畧備祠成而有飛燕羣集以

萬計時謂公撫治之祥其子姓著者曰挹曰救曰輸曰敕曰紹曰純等夥不勝書而徵余記者中翰君孜也

濬河墩存耕倪公祠碑記

在祀典有以死勤事云者顧其事不著至以勞定國之文則系之國而後知烈士殉名無論天下之故苟有惠利於一鄉一邑而以身扞當世之罔無所辭夫莫非事祀以義起可也閱自近歲若吾郡與府與膳正存耕倪公者不殆於其人哉公世家新塲新塲海上巨鎮其東有五龍墩又東折而南北爲諸竈港及龍游港衢錯其間而鎮之西曰馬路港者實受海潮之入自黃龍浦達諸港溉農畝以鉅萬計而商人藉通醯艦取贏不啻斯東南之大利也正德之季諸港就湮僅以形辨川壅淤若蹄涔而商旰之胥困非一日矣歲戊寅部使者成公至理鹽政議興水利則莫諸港先而難其任使時公甫弱冠俶儻有義聲爲運丞徐君紹先所知上其名成公

因署公董其役公卽毅然任之朝夕行營海上躬胼胝親奔走爲趨事者倡一切恩怨置弗聞不越月工訖引水內向數十里間彌望皆沃衍而商艦殷輳農甿樂業賴其利至今先是有司苦錢法不行公爲畫策以通錢法已掌鄉賦代貧民歲逋若干輒棄責已憤各塲蕩竈不均白上核狀立均之人蒙其惠以故義問溢於閭閈群情嚮臻而斯役之興呼吸易辦事聞成公喜甚檄有司以禮旌之會郡守曰某者不任衙次

成面數之柰何以歸然大吏曾智慮不一義民某若也守因恚公而害其能比成去括誣訟者文致之竟宛郡人士哀其冤比吳去亦反之攻五龍墩曰濬河墩而建祠祀公其上所以報也嘉靖間祠毀兵燹踰數年爲萬曆改元而公之聞孫光祿君邦彥還自解官稍營里第因携堪輿家楊生俱舟過濬河墩夜宿光祿君夢公與而至從以四人威儀肅肅入揖公公指以示光祿君曰此四老者忠孝節義人也善事之且若

無念鄉人所以俎豆我令得與此屬不朽非幸耶光祿君覺具語楊生則楊生者業已夢與君符因相顧咤愕而光祿君以公之靈將或已慧也乃卽舊趾鳩工庀材一新廟貌規制畧恢於前而更爲別室以祠四人協公夢也祠成屬莫予記其事夫古稱亮節生有功德於世而溘殞非曩其神恒烱不寐必或歸之彼蒙介鼓濤之說其有焉亦宰物者所爲微顯闡幽而示民幻也舉世皆夢獨公事可異哉要以輿論之公無

德不報斯理之常故詳公祠所始且爲倪氏子孫告俾知倪之日競所自發祥儲祉錫羨方來者公力與焉不可以弗識也光祿君儼然避席而謝曰善夫子之稱物也報德示公率祖廣孝一言而二美具邦彥敢不佩與退而勒之貞石

沛縣磚城碑記

沛徐屬邑自漢始著其地高原巨陸滙泗阻河四方之貢賦軸艫達京師者道沛無虛日以故民多樂業趨什一之利邑稱阜殷舊無城郭當

承平時四郊無警可幸安居一旦盜起倉卒則
閭左騷然蔓難圖矣何以故中有可欲而當孔
道也豈千百年來無一良有司謀及城守盖任
事之難也嘉靖壬寅邊圉告急所在戒嚴前令
王君某始築土城以備不虞顧地卑土疎横潦
時集城輙圮及周君某爲令慨然嘆曰夫圖大
而惜小費舉事而忘永圖非政也沛可晏然土
城已乎既而曰民未知惠弗可勞也於是賑窮
甦困平賦節財闢荒撫流鋤梗植良務脩其政

教以示民惠行之二年民和歲豐利興弊革曰
民可勞矣乃聚沛之三老與其秀子弟于庭議
磚城事咸曰唯唯君乃白諸當道若部使者某
監司某咸可之檄諭吏民召陶暨梓度工程材
陶之薪則徵諸計畝木之材圬之灰石工之餼
廩則出諸公鍰董役則簡諸幹勤令具而後興
事費不民歛時不農妨趨役子來如治私作始
丙午季秋訖丁未孟夏僅朞歲而告成延袤仍
土城之舊垣高二丈四尺基厚二丈五尺顛半

之雉堞凡千四百二十有七爲臺八座置鋪舍一區爲四門東曰長春南曰來薰西曰永清北曰拱辰西南勢稍下爲石門以瀉水中樹鐵鑪五枝衛城有濠捍河有堰登而望之則屹然巨鎮據淮上游彭城芒碭諸峯相比肩立使沛之諸山若增而峻水若闢而深者非茲城也乎哉城成魯寇適張禍延諸邑而沛獨恃以無恐民咸曰此周君賜也又方甃石時土崩者三而役者輒先警弗及人尤異之以謂君誠所感云邑

愽朱君偕縉紳及諸章縫之徒胥謀鐫石紀其事而以文屬余嗟夫城之係於政也大矣春秋書成城不一而獨城邢無貶辭盖其慎也使信不孚民財詘舉贏非時用衆則大咎必歸焉若是則城果易爲乎哉是役也衆和財裕使之以時得新城之道矣雖春秋固將是之君子以知沛之永逸也

董氏世墓記

董氏之墓三曰世墓者總紀之也董子宜陽盖

謂莫子曰不腆余宗遡自六世祖官一官一生仲莊仲莊生遺安公思忠思忠者宜陽高祖也寔大董氏墓在楊涇之原公及配宋氏合而公子怡竹公以和與配江氏葬從昭怡竹子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介軒公倫配謝太宜人合葬竹岡之阡其仲子爲先大理少卿府君恬配先妣喬夫人繼室先妣唐夫人葬從御史公阡宜陽喪其室楊氏卜兆斐門塘北原而宜陽幸須沒齒此其域也初喬夫人亡先府君壓於兄恢

墓位宜穆故喬夫人葬以右而虛其左及恢效格於異議弗果昭葬而葬其季弟愉於府君越矣府君擬別遷喬念歲久難之卒之日命宜陽苟得地而厝則以唐夫人祔而合衣冠之葬於喬時宜陽尚幼而先夫人唐義不獨安故府君葬仍竹岡二妣咸祔及楊氏效復以異議弗獲從先塋宜陽既得地斐門欲遷先考妣以成府君志而稽之卜筮詢之長老咸弗與事遂寢使先府君有遺憾而宜陽弗克相依栢下以正其

終罪也悲夫自仲莊公而上墓湮莫考由遺安公至宜陽凡五世三墓矣他日世遠情疎委爲狐兎之區者有之宜陽是懼願先生一言以詔來裔俾明先志而世守焉莫子曰唯唯夫墓之制古不封不樹等威弗詳自周官墓大夫令國民族葬而掌其禁令正其位則昭穆之分始嚴然爲父子相繼者云爾其兄弟相及特通於有國之君後世師其意施之族葬至爲圖說以齒昭穆非經制也即子孫得祔於祖考亦緣人情爲之而合葬非古於禮有初如孔子少孤不知其墓則若斧之封豈必防祔哉故凡禮不得爲而以義起者聖人弗禁何則骨肉復歸於土惟神則無不之仁人孝子推其爲親體魄之安者著存於無不之之神其誰曰非孝昔叔孫豹論不朽要以立德爲上而保世受氏守其宗祊不與焉意獨至矣董氏於松稱聞家或謂綿綿兆域濱海隩區風氣宜有所鍾而不知世德淵源忠孝家法所自垂禎儲祉保大定傾者誠在此

不在彼也子孫嗣之展其墟墓則思其親務繼且繩以期無忝是光前人休烈而歲時瞻掃潔烝嘗謹扃護灑淚松楸而還謂能守也不已末乎余廣董子之志爲記

五城六學記

嘉靖三十六年部使者仰山先生尚公奉　命來江南攬轡疇咨迹遍諸郡議闢建革銳志舉凡疏上檄所司爲東南樹千百年之利甚設先是倭夷入寇阻海爲穴乘虛內向數郡騷然

公曰藩垣不設盜之招也已入驅之於計何及乃行營海上度要害繕堞崇墉輔車相倚起柘林並川沙而北曰吳淞所曰孟河屬之陽舍凡四百里爲五城用武既久俗上首功士鞮講藝學校廢墜吏漫弗省公曰古者釋奠而訊馘禮樂詩書以資論帥豈以軍旅故廢俎豆哉乃按視諸學宮圮者振而新之於郡則蘇州邑則華亭而常熟而丹徒而丹陽而金壇凡六學云初公令下或難之曰民既勞止驅而役之其誰與

者公曰無恐召募之卒休而食於官者可使也
又利於民其疇弗與或又曰時則方詘不貲之
給伊誰任之公曰不然贖罪之鏹可發也民義
斯舉其誰不供奚儉於財辭決行之居無何五
材集百堵興役不時妨財不帑費未朞月功訖
焉東南氓庶樂於有蔽也歌曰誰爲長城捍東
海寇來莫窺功永賴士樂於有聚也歌曰峩峩
黌序公則飾之多士斯皇公則宅之於是其屬
諸郡大夫及鄉之三老豪傑咸聚而謀曰公惠

吾民又迨吾士矣世有殊尤偉績可著不朽而
典闕弗載後將何稽乃命莫子敘其伐永之嘗
誦詩王命南仲城彼朔方知周家中興之烈實
基於此及若魯頌述僖公之德首脩頖宮又知
魯俗右文以存周禮而波委於洙泗僖公之力
與焉何則文事武備政之大端也文莫大於興
學官武莫嚴於固城守有一於此春秋猶將與
之矧其兼乎東南諸郡禮樂區奧雅不習兵而
裨海環之實邇倭患以煩縣官即今日東南之

邊鄙也先王之制綏服內揆文教外奮武衛安攘形錯國乃乂安況當寇患方輯庶政維新所望當宁賢豪材資文武以備將來良甚饑渴而公閎覽昭曠量劑緩急一舉而畢茲役使士民詠歌其德不倦即南仲於周僖公於魯功烈豈足侔哉公名世之資蜚英河洛褎然舉首以辛丑進士久歷臺中諳於經略宜其出而有爲功用彰灼如是忠不佞不能奉揚休美第耳目所迨成績較然者亦既與國人均沐其賜敢不承諸大夫命識之

陸氏義學記

今之義學古家塾也其名學何通稱辭也亦猶曰國之有學也云爾曷義之協諸義而協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先王之制塾與庠序列非家之所得私也是故在庶人則各廩於恒產之入在公卿大夫則有世祿之詔家得爲塾而塾皆仰給縣官義之名未立也自井田既廢民產無恒仕不世祿而公族之子孫至無以自

業其支屬遠者乃有迫於凍餒流離而莫能相
援欲驅而之善得乎於是士大夫之仕且賢而
望於族者出深惟先王收族之仁不忍爲吾宗
者之寢以凌遲若此也議振而起之爰卽家塾
潤飾其制羣族之子弟教焉而稍捐常祿之贏
以待經費此義學所由名其於推廣先王法意
以俟來裔於無窮莫有善斯舉者先哲范文正
公實創爲之越數百年而再覩者今陸氏也陸
氏之在東南其世閥之盛視范埒矣自宣公靖

歷而下迄今十有六傳而爲刑部郎中胥峯公
公舉辛丑進士考光祿公兄司空公伯子今太
僕君仲子今臬憲君兄子今職方君代爲聞人
顯榮累葉而族屬之登譜牒者凡五百餘人卽
范弗及於興事也値其時矣公且雅慕先哲風
志古之道旣割俸入置族田以賑其族貧者又
卽族田所積益已貲別置田三百餘畝議興義
學延四方學士博聞有道術者爲經師令陸氏
子弟咸就學焉其師生廩餼束脩筆札之費悉

取給於田實與族田之規相待而成教養並臻施爲有序事誠偉矣學仍天心書院之故即公季子鄉進士君脩業發軔之區也基廣若干畝中爲某堂爲某樓爲某閣祠某其諸師友偃息庖湢廩廥之所咸脩而天心其總額也陸之子弟樂育於斯思永公義儼然造余俾記其事曰昔署書院者執事實有賜焉今義學矣亦惟執事詔之吾黨之幸也余不佞既悉公建學之義於諸君而因感學建天心書院者爲諸君勗之曰夫天心云者識陽復也羣陽之積於卦爲乾君子以終日乾乾法天行健而不息所以成學也故曰學猶植也不植將落又曰學猶鍥也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語不息也公弟胥涇比部君余同年也嘗語余以先光祿公之課諸昆曰有程既中程則識乾於籍以勵之而諸昆之課其子弟亦然此不息教也諸君體此君其則顧其義而思陸氏家學淵源所從來者誠志乾乾不息於學以承厥緒將公

之休澤俾爾子孫世世保之頌公義者莫大乎是諸君勗哉諸公屬余言曰惟唯請退而銘諸座隅時萬曆改元夏六月也

見賢堂記

大宗伯平泉陸先生養高林泉超然晏處常以勝日巾車遊憩雲林梵刹間與盡輒返郡西曰龍潭寺者先生少所讀書處也意尤適焉時則名理之士有若某某等及高僧野衲一數輩雅從先生遊徵會有期揮麈暢玄多所證悟因相與卜寺之左偏搆堂一楹塑先生像而嚴事焉顏曰見賢則又以余之習於先生而臭味或有近也請爲記余逡巡避席而言曰余聞之大道之世俗擅可封不相事使而君子恥爲獨賢叔季風漓民彝無行乃始有差次賢否相推敭爲名高者非君子之上願也先生玄默好脩龍蛇其德與道逶迤不爲羣行明矣而諸君子竊竊焉欲俎豆賢人奚當也豈其景行嚮琢意無窮已匪此無以志羨墻乎則是後也固人情

之不容已而語之所稱聖人不禁者若此類非耶庚桑子居畏壘之山其民相與祉而稷之陶元亮爲遠公物色時時設酒欲一致焉以重東林之祉彼兩人者皆信一世之賢豈樂乎杜德之不深令衰度見如避影而之日中必不然矣獨柰何不能以人情免耶今先生德尊行成三朝譽望通籍四十餘年立朝者財十之二三時一召起即嶽嶽以直道正氣砥柱頹波當塗之人聞其風而心折望其貌而氣消者屢矣及其

鴻飛冥冥一舉千里雖三公在望不能挽其都門之轍退而考槃在澗履不越疆澹泊閒靜孌孌倫以用其所不用而卒無盤乎養其所以待用總之涉世之迹若水之入水風之入風而一無閡礙或謂先生之學有助於禪解者良多而不知其趣道誠深實函百氏之指而一之而中有獨詣者淵乎微矣紳紲之士能見先生於方之內而遺其外緇衣參學之流能見先生於方之外而遺其內皆各見其所見而不見其所

未見則目睫論也而獨索之聲聞色相之似溷以崇事之未儀此庚桑子南面而不釋然而面公所爲攢眉去之者也昔有蜀僧能塑其師之像者良肖師叱之曰若善塑性不善佛性今諸衲子有技若蜀僧者耶然是者不可以事爾師其謂先生何余交於先生久竊謂有以得其緊而退復爽然自失也異日者儻杖策而西入閩黎境坐靜照軒試與諸君一理前語披所見而相質焉其於先生夫孰得勝相也

秋日泛泖記

癸未季秋十有八日余將西遊長泖從余者馮友子潛宋友初陽蔡友幼君馮友咸甫董友元宰沈友侯璧而余子是龍與焉晨發顥氣蕭森風日澄朗鼓枻安流水光如練卓午至湖口水漸廣衍風從西南撼空逆波而來頃益厲舟斂蕩不得操乃移泊叢葦亟兩漁舟至度所容舟可三人遂分曹攜榼與俱而以前舟從漁子雅習櫂力挽上之出入巨浪中若履平地余不

能止因亦忘怖而諸友狂生顧益喜引觴飲數行飲輙放歌聲琅琅沸空兩舟相聞扣舷赴節恍乎牛渚袁謝之逢不知風濤之在前也俄及長水塔院二僧從山門望而呼曰漁舟耶既見則驚曰客貴游奚冒險至是而余亦爲憮然趣諸友登岸僧肅之入啜茗已欲起步會澍雨不果僧曰第需之是宜遣風頃果霽風亦良已四望烱然返照在戶余興乃發携諸友遍歷庭廡出沿新築環堤觀放生臺還叩精廬其東阻深

[illegible]聚衆衲其北毘盧閣貯經藏及諸作者篇翰咸在焉登罷仰視浮屠巀嶭霞表余先諸友攀躋而上龍兒扶杖謝卻之上二階而周覽泖中諸勝具在目中背指郡城氤氳微靄間九峰離立如戟及若姑蘇諸名山最高者亦隱隱見而余念觀止矣即更臨絕頂庸何加卒乃下返憩齋中日且晡山僧啓香積熟菰米羹蓴進之諸友飯畢踞胡床坐有善名理者互爲主賓相問難甚辯比就寢則復聞風濤怒號視前異

甚震薄之狀身如御虛樓閣如飛動諸友譁起而定殊未有以愉快者有間一友忽從外至大呼曰月出矣忍負諸余弗信推戶視之則四營寥寥天無纖翳氷輪颺水金碧映發光芒射人眉宇可鑒諸友乃始劃然拊掌而云所愉快者固是耶索飲至醉而余第復入成寢起晏溫因後諸友飯顧見案頭染翰淋漓則諸友記遊什也而僧亦具冊余進余漫應之既各興盡解維欲東念所不足者誠得少假昨風之半而加於

歸舟則幾順乎語未發涼颸颯然西來縱以片帆勢如奔馬不瞬而抵湖口及福田禪林休焉於是諸友介龍兒前謂余宜記其事嗟夫余慨覽遊之興感而以莊生之喻大年槩斯遊於人生涉世之迹其爲險夷順逆欣戚所遭豈異哉一晝夜之卜爲晷幾何而衆變之狀殊四時之氣備藉令委形所托日履坦途如昨晨發之適而於觀無奇亦造化過睫者之一班爾必若過此之備諸物爲境屢遷溯千古於旦暮然後可

語非常而斯遊當之豈非幸哉余雅佩莊生言而還徵以諸友之談空若或開余又知凡昔所覩影事也而余言贅矣

碑紀

御史中丞西蜀張公靖皖紀事碑

皇明隆慶六載御史中丞西蜀張公奉　命秉鈇江南會所部皖郡兵變建議戡定之於神國體甚大其事足紀云皖故濱江要害郡也先朝專勑守備武臣駐其地督衛所諸官兵日夕邏江上以備警法至周慎矣歲久而敝邏卒不備盜廼身自爲盜皖遂爲盜藪積且有年會近例嚴捕盜令而皖獨白晝殺掠如故延及郡城旬而三劫居民當道者論罷郡守更置之則以查守代守奉當道者檄跡盜而盜乃邏卒也主名二百人黨羽無筭莫可誰何則姑建議城卒與江卒更番示均勞逸實寓潛消意云行之數月盜警果息而武弁之分轄江洋故嘗與邏卒賄而相蒙者無所得利嗾忿滋深顧未有間

會懷寧邑尉司夜巡杖一城卒則故江卒也奮臂起挺尉隙自此構而武弁首禍者夜誘故江卒畢集爲危言激之曰柰何挺尉業已抵法旦且不免曷不遂大逞等死耳且有十一相全聞者響應即昔所相蒙思亂者也乃聚而曰吾計必反顧羽翼弗張柰何則誘其寮之司屯政者召屯卒納之城合千餘人既而曰兵且集矣器械弗具柰何則誘其寮之司篆者啓公帑刀戟人授之一器諸武弁者迺遂申飭之躬率以往

旗纛神祠爲歃血盟蓋其年閏二月七日之夕也旦日叛卒白其情守備守備弗禁則群躁而前撻邑尉執郡倅聲言入刼郡藏嚴拒之不果則竪旗幟乘城大呼金鼓動地恣行攄掠不嗛輙奮擊殺人燬居廬詭稱郡激變驛報遠近張皇城晝扃不啓要郡中公移不爲通當是時張公銜督撫命蓋未下車也甫乘傳經蘄黃行且抵皖界聞變則兼程馳進以是月十有一日抵皖界邑大湖諸武弁不虞公猝至膽爲之奪城

乃啓會九江兵使者張觀察以單車臨之而叛者稍輯然皖士民洶洶莫必其命則見以爲幕府且至填撫我而公方期會前幕府於南都須代乃得當一面權而又不忍去危城失士民望乃身擁一旅從皖下邑桐城陸道亟馳南都而以所携家衆休舍皖城時母夫人在行間皖武弁偵相告曰太母在是幕府必無意督過我矣遂不復逞而郡士民始帖席公入南都則敎然倡議以謂法不可假且非獨一郡憂也江南諸

郡實肩觀望而令得縱謂紀綱何時大司馬石首王公操江御史中丞儀封張公兵科給舍大冶周公巡江侍御沔陽楊公皆議與公協公南啓篆亟上其事于　朝具列變所由起其略謂指揮某造謀首禍指揮某擅發軍器指揮某擅調屯軍守備某觀望故縱及叛卒渠魁某某輩故皆江洋賊黨憑藉武弁叛亂法所不赦云會守緣故事詣臺謁公受約束公密進而筴之曰此屬即暫革面其心固自危又多爲耳目知余

跋且行謀絀矣有如亡命復逞江上爲之柰何若宜出其不意先處置以須　朝命毋生得失守唯唯公又笑之曰余授若檄余奉　勅得逮繫四品武弁彼叛卒渠魁從便宜亟捕不者勦密爲之所毋踈虞守唯唯公又笑之曰余再授若檄撫諸脅從盡宥弗治若渠魁既得亟出此揭之通衢令無恐守唯唯諸所指示具有成畫時三月五日也而兩檄方屬草未及授守會有先入構言鑿守者禍且叵測守即以是夕間行出南都公聞之捻腕曰守行而檄不與俱事殆矣彼安所操以擒叛會懷寧丞護公家室至公即手兩檄與丞誡囊以出密授守守從龍江關得檄亟馳還郡則首禍者果復以訛言鼓叛卒謀大逞守悉遵公方畧先期密遣壯勇跡叛卒首惡物色之遂以是月十有二日部署民兵外隊使衛倉庫截要害固城守張聲援咸事事而以曩所屬跡叛壯勇分捕遏諸市猶有敢格鬬者守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勦捕若惟所便

則士民協力咸進生得賊二十餘名皆公疏中所列無一脫者而黨羽猶未解守復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脅從弗問盡散去而諸武弁杜門匿莫測所爲守又出檄示之曰幕府固命我繫逮若如　勑旨則諸武弁咸自繫投獄凡此種種等畫皆公耳提面命守者也時武弁有詭托以運糧行者捕及之於淮即庇者多方公弗爲貸居無何而

王俞公前疏命錦衣官校械繫諸武弁　詔獄而以叛卒屬公訊治戮於市傳首諸郡昭示天下公因請特建置應天兵使者駐節江上弗復以九江道遥制之自是法度寧一寇警晏然何啻皖郡即江南諸郡賴之其爲國家規久遠蓋如此會守以浮議并械　詔獄公慨然疏救之其畧以爲夫安慶府知府查志隆敏才強力剔奸愛人前者擒叛而士民扞衛及今詔逮而老幼悲號賢聲在郡邑公論在　朝廷宜特宥之爲任事者勸疏上守竟事白不奪前官優調守

雲間有循良之績如忠因得詳皖事而嘉公之能抗直舉賢也公聞敎然動色曰余固才守然豈庇一守哉爲　朝廷申直道惜人才爾即守居常頌楊公伐不啻口出而語及白已事輒自挹損曰辱在彊事遑恤其軀職之不供實負公德斯兩端者忠益交賢之有古祁奚叔向之風云公蜀之銅梁人張觀察岳浙之餘姚人查守志隆浙之海寧人　論曰紀法何可一日不振哉古之帝王宰制萬物役使羣衆所賴以維持其間必有執事之臣定傾於談笑之間指顧而收成算者洵非紀法所賴耶當皖始發難時公未在事也有如循守常轍弗蚤馳進填撫之事固未可測已而捕叛時有如弗蚤決筴專信任守即百守安能展分寸哉已及事見功定而守囷　詔獄有如弗爲疏鳴其冤無論守殆矣於國是何有哉公籌畫于事變紛糾之會收功百全爲國家脩明法紀外不敢玩內不能奪斯舉誠偉烈也可不謂忠與才合膽與智并文武全

器屹然社稷臣哉及若開誠布公保護善類非
休休大臣孰能當此者乎公勳庸滿江南去後
所在見思靖皖蓋其一事云

松江府節推吳公悟齋紀功碑

悟齋吳公以嘉靖甲寅來推松郡甫下車會倭
夷發難盤踞柘林以窺內境而郡守方公時且
卧疾公攝城守奉巡臺檄監軍則乃未明視事
日不遑寧乘城旅宿戒登陴者殊死守募巧匠
作雲梯舂杵治火炮佛郎機鉛銃諸器教士弩
射矛槊必習屯之四郊以脩聲援而寇勢逼其
士女趨保於城以萬計或議鍵關止之公曰城
外非吾民耶以民與賊而抱空城爲守幾何悉
縱之入入而無居者爲擇閒曠地舍之又城隘
民衆壅汚蒸染因大疫公四啓水關便輸薪藥
者因其歸舟以穢滯出之又多置藥餌躬行視
療疫良已郎土諸路兵過吳門總臣張公計犒
逾時衆大譟及至松撫臣周公屬公除備公度
水道所由就福田禪林外立營堡令土官以兵

至者各署部伍舟人導之入以次受犒惠均而費不冗諸營帖然客兵素擴悍剽掠即不異寇公用贊畫者言爲好語結其酋長數輩日率之以徇於郊刁斗相屬酋或弗戢呼其長縛治之迄終事無敢犯者比張公移鎮境上有親兵取人一縑公鞭之數十張怒讓公公不爲動徐對曰公用兵以安民也忍庇兵殃民乎張愧而止明年四月寇猝至攻城雨甚城崩西南隅餘數丈人情洶洶撫按兩周公倚公急公盡撤屯戍

第以箭弩數十人扼其衝兩公危之公進曰兵多見弱稍示之暇彼將不虞且淖濘安能登即登從高殪之易耳兩公謝不及時內徙之民薄城而居類以苦蓋公慮爲火箭所及亟撤之而陰識其姓名於屋材夜選卒運之城外以爲木柵扞修城者卒且股栗無敢前公首馳一騎出南門皆從之平明柵畢三日而城完復以柵材還爲民屋則固昔所識也賊知我有備棄而北走將突南都公建議曰欲窘賊所如顧方畧何

如耳第決震澤水斷松陵道賊能飛渡耶當事者從之急檄吳江令泄湖水出平望趨澱山湖嚴以水兵塞諸隘賊果由鵝李道平望阻水不得進徘徊一堤中自相蹂踐我兵出其不意先後遮擊之斬首三千餘溺死者無算此王江涇沈家庄之大捷語備倭者快之至今而本始所爲緊公首謀也夫松固國家財賦重地百萬生齒所繫安危計甚啟要以幸生承平咏歌勤苦靡然乃能上輸國服下恤其私以稱樂土自倭夷作難民不知兵儒吏愕顧城之不亡者綫如累卵公起自諸生赴義倉卒出入危城躬履行陳三年不寧食寢督視戰守辭指激揚臨敵制變所至見奇固溝壘爲金湯作廳弱爲貔虎障敵全吳保寧畿輔厥功茂矣及事既定大吏蒙璽書之褒將士受不貲之賚而公保障之澤在吾民者闕然未議也今去松廿有餘年而蔽芾興思中和矢須獨有人心未泯之公在於是畎畝遺黎紳約士庶若王君遷喬董君傳教張君

正蒙董君傳史沈君道光等偕其三老子弟凡若干人屬莫如忠撰次其事碑而求之如忠固有道義之雅於公又釆自輿誦義惡敢以不文辭公名時來浙江仙居人以嘉靖癸丑進士由松郡推入刑科給事中言柄臣不法事遣戍嶺表隆慶建元　詔起行間洊晉南臺御史中丞閱視江防竟以忤時家食尚需　簡命云詩曰

茫茫海甸皇輿奥區鯷壑以東列島攸居軿羅異珍招集市賈蠢爾黠奴嘯聚爲伍肇自閩甌

黷于吳會偏隅沸騰狂棼蒙蓋犿犿豺虎咆哮門屏伏莽決藩未備是乘時惟吳公控扼勍阻英略無前丹忠自許我城弗完恃公爲防我旅弗振恃公爲強陽春或噓如母如父勁秋或肅有劒有斧遵餐匪亟動期萬全以戰則克以守則堅遂殲群酋絕其飛走賈不易肆農狎于畆禁暴底寧功孰與媲天錫孤貞篤我　明基威震百夷光施終古奕奕豐碑來者是覩

傳

孫省祭傳

孫省祭者名鏜山東莒州人嘗爲掾曹需選銓部未逮例得省祭還里云省祭爲人負氣不羈習於騎射有四方志挾貲商吳越間吳越人未之奇也嘉靖甲寅倭寇騷掠東南民罹荼毒松郡瀕海爲甚當事者思廣召募以議攻守而省祭倡義來謁具道所以願戮力殲寇及輸已貲助兵餉爲奇節狀郡侯方公廉嘉其志而見之於叅政翁公大立公試之藝蹶張超乘趫捷異倫所佩刀雙衆莫持舉運若飛翼公曰壯士親酌飲之會諜者告急即以省祭往時官軍方陳而兵憲任公環素忠勇先登爲賊所窘省祭望見疾呼馳冐賊圍脫任於難由是名籍籍聞吳中矣省祭又自使人還莒括其家遍募嘗所推結里中兒爲已附率多響應郡人恃以無恐而省祭氣亦倍有輕敵心居無何賊黨從郭西燒民廬舟渡泖滸省祭奮袂起曰是可蹙而擒也即前以數輩從馬逸突出賊後逆戰竟日矢盡

弦絕後援不至還及石湖橋半渡遇有伏摧墮之省祭雅不習溺拍未抵岸而賊艘四集矛刺其腹矣遂死死之日年三十四後軍興其尸歸有司以禮收之道路欷歔多泣下者莫子曰余聞省祭名心壯之念其人齊產也習在騎射藉令得以其長橫行平原間而御以善將者其所樹聲伐直此哉乃興事未竟而以僄然之軀蹈險以死所謂不能盡其材者與然省祭商者而志於公利以趨人之急無怪此其義與弦高之犒晉師卜式輸財助邊同量卒之以身殉名廩廩若是庶幾哉古稱節俠者非耶而或以黷於見可憤不及謀其身爲省祭病此何其與於巧利首鼠自全之庸而責捐生者以苛節也余哀而爲之傳俾裒郡乘者有考焉

林氏女傳

林氏女出松名族父恕仕浙江溫州府同知母龐氏女自幼端靜頴異溫州君嘗課二子藝女侍側日記誦兼兩兄程因盡解孝經烈女傳及

諸書指義能屬文其諸刺繡織紝俎醯女事之工弗論也年二十受楊氏子道立聘逾三月道立患疹卒仆聞女毀粧垢容食蔬衣縞遘疾幾殆居歲餘父母將許他聘乃截髮明心以死自誓其兄士博數慰止之女謝曰自幼見兄讀書操觚爲文道古節義事何烈烈也而今爲婢子謀獨柰何易言若是兄復謂曰禮男女將婚有喪辭曰不得嗣爲兄弟盖古重醮而不重聘女在室從父禮也且以姊才誠得一當高門用相夫教子顯顧不偉與何沒沒也曰不然誠若禮云何律有悔婚之刑吾今之人從今之律且夫以劒許人者歿猶復之矧身許乎天地大義焉可負也語間温州君泣進之曰癡兒固甚其若父母之心何吾旦暮人溘先朝露念汝目不瞑矣女前泣曰父自愛兒業至此遑惜餘生兒所爲忍死徒以親在即不幸所自計者豈須大人慮哉辭甚决家人相顧欷歔知不可奪乃遂之今歲丙寅女年三十有二事聞當道檄有司以

禮褒勸温州君奉告先祠酌而命女曰悲汝終身孤苦矣雨泣不自勝左右觀者千指無不人人沾顧而女坦無感容曰吾志固是豈其安貞之節有素定者而君子以占其終宜論次爲傳云

奠子曰林生士博盖從余遊其言女事始末甚詳至一時相與咨問之辭可著典訓非嘗涉書史明禮義之助其疇能如斯而或以女所爲不緊於中庸故君子罕言之乃余覽前載如衛文

適齊太子中道聞訃之事皎然列矣惡在其罕言也夫世變風靡士行弗逮彼有特立姱節出於閨闥之媛而不亟揚之其何以植軌昭勸而挽沈瀰之末流乎林女之事厲用婦貞聖人復起當不擯於春秋矣

旃奚子越人傳

越人有生於僻左之鄉習奏絀之俗不恥不脣好型曼其容殊惟其服而適於市掉臂超距滑稽放言狂若巫覡目眇無人又時用其穿窬之

智見懷金過其側者攫而有之終身肉食因自喜曰吾技足矣不耕而無貧窶之累日事恣睢而莫誰何此得於天者豐非人可學而能也由是君子羞與之俱不肖者逢其好佞卒莫之返

弟子二人侍睥睨徘徊其側而不忍去潛心願學者幾二十年耳無聞乎雅頌之音目無見乎威儀之節反而諭之乎道其不相入若夏蟲語氷強左袒以蔽晷也有憫善長者見而哀焉開示方便引而置之大都其俗則工執藝士獻規

經緯先生磬折相嚮而九流文學之徒扶冊橫經敦詩書道六藝者咸彬彬也於是其一弟子睇視久之竦然改容恍然若失膝行泣而前曰吾生來於教而冥於行以爲師道誠足矣故不復進而慕乎其上乃今觀於大方若揭日月而行令矇者視瞶者聞膠滯於固陋者嗒然而喪吾也乃退而痛自創艾思去其故即乎新檢律乎繩約陶鑄乎工倕一日而爲善士帝賚百祿享之無窮而後反顧其徒昔所珠且悅而溺焉

者不啻一吷也而彼一弟子猶訑訑然長驁不返羈縻而弗悟詆今之拘樂昔之縱持弓挾矢軼而之野盤桓以嬉冀或懷金而攫之徼福於倖獲而命不越人若也竟老莫遇憤懣以斃焉旃夷子曰世所稱人品高下厥始殊絕豈大逕庭乃其究爲成與虧或相千百何哉其智弗相若能鏡所習善不善與否而已二弟子師同而趨異或以善變竟或以不善變終一念之趨也非豪士之雄勇於擇術者孰決其機哉今之君子其不若越人之斃寡矣余爲之傳示規警云

論

禮刑合一論爲秦中作

嘗誦孔子所稱齊民以刑免而無耻齊民以禮有耻且格而嘆爲政者操術之不同卽感人淺深亦異也雖然斯孔子不得已而言之也禮刑之辨自後世始嚴於古則否語云失禮則入刑禮刑一物也聖人之治天下嘗緣人情爲之節文以教民禮有不率則脩刑然而未始具官也

是故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各繇爲士以教祗德唐虞以前未之有改也周官六卿分職總之以禮名書聖人制作之意蓋其微已世降風漓民僞滋起仕官之途於轄有所不給故岐禮刑二之而禮官之設始備至於議禮則復多其文辭繁其苛節使民畏禮甚於畏刑故禮有所不由而刑之犯至不可勝詰聖人者不得已而嚴爲之辨以明取捨之極至美林放而論禮讓爲國乎何有其慨然志古之道思挽衰世之末流慮深遠矣關中者三代之故都先王禮教猶有存者自嬴秦播虐李斯以督責佐之吏道相師爲一切欘掇刻深鷹擊毛鷙之政以謂非是莫可鉗民之口而已亂乃其効何如矣漢興號易以寬仁而郅寧趙張之餘烈竟猶襲秦所謂積威約之漸也夫尚氣堅勇力斯俗從來久矣昔人謂結繩之政不可以治秦即嚴斷刑辟日爭其民於箠楚力鋸之間且不能禁而欲議於禮當必訕笑以爲迂然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其曷

與有終也大哉有宋鉅儒橫渠張先生之爲教也其在諸儒間顧獨以禮云夫禮之於教非自先生始乃先生關中產也當其時必深有槩於俗以爲匪禮莫可與易者獨何疑於今乎如忠無似承乏玆土所職法理惴惴焉惟弗任是懼而方下車詢於其俗則見以爲勇悍健鬬囂訟成風蠭涌日熾雖以一時賢士大夫爲之表儀猶不能化心甚嫉之已而察其故又各往往積釁甚微轉相誣訐動創大端或饑饉流離誤扞

文罔蔓及無辜者不可以一二數也則復重哀矜之曰民愚至是豈其恒性然哉教養之不素先王之禮弗講也夫禮至則不爭故治爭莫若以禮區區之心輒不自量思與一二同志及秦之縉紳先生文學之徒咨諏化源損益文質推本人情興起禮教酌古制宜於民可行者申飭以國朝典法日擾其民而訓之以明失禮入刑之教如是而有不率乃奉法從事雖不敢覬古刑措之効庶幾哉於止沸去薪之道未必非

今日之急務也忠誠懃然不達於政實賴一二同志及諸縉紳先生文學之徒將或開寺俾得轉聞當道議而行之以惠吾民忠不勝幸甚因著論以質云

正名論

衛太子蒯聵得罪於父靈公出奔晉靈公卒國人以公命欲立少子郢郢辭而蒯聵之子輒立趙簡子送蒯聵入之衛拒弗納其後九年衛欲周孔子子路問爲政所先子曰必也正名先儒論之詳矣或曰孔子得行於衛則必立郢請於堂或曰國人立郢時使輒能逃之聵必無意復入潘友恭或曰輒固當逃然不爲拒聵故朱晦翁至近世大儒王陽明復爲之辨曰謀人之國而遽欲廢其君非理也無乃聖人盛德之感當令輒有惕然悔悟之心涕泣走迎其父致國而請戮者而群臣調其間聵亦當底豫其竟也輒不失爲有國而得隆尊養之孝于其親則情之正理之安也一舉而爲政於天下何難矣噫誠若斯言

固大聖人所作爲而衛國之福也余甚願覩之弟考其實竊謂有不然者時至春秋力爭是尚殺戮相踵史不勝書此衛之已事也當瞶之劫悝反國也輒不亡幾及而輒跡瞶之所在則加兵焉攻戚之後誠得而其心而父子之倫數久矣其事難以卒計也必若需以德化恐目攝而害其成者至而瞶在外且不可以須臾夫子縱得之輒能得之蒯瞶乎能復得之群臣百姓乎皆事之不可必者而欲盡如吾願則魯不女樂

楚不子西齊不晏嬰而吾道之將行也何必衛然則正名之云夫子幾漫耶抑將以嘗衛也夫衛之欲用夫子豈亦惟瞶是急而姑先之以子路在夫子量而後入之義有不容苟者時則孔文子圉實專衛政而子路爲圉家臣衛之私其所習也夫子固欲介諸子路以觀文子之俯仰能爲吾用否耶而輒如悔過必或見於幾微故因由問以爲衛謀蓋嘗之也使由能繼其志必且以夫子之指入諷文子以聯其交而出譽諸

朝以爲夫子重此由之責也而率爾見忤乃以爲迂則由異時死輒之心其蔽已甚而夫子之志孤矣自古成大事者不獨恃吾有可爲之具而又必度其時有可與有爲之人夫子蓋三適衛不能忘情焉良恃衛之多賢可與有爲也時則甯遫逝矣而圉固存圉靚夫子首以攻疾問而國之大事晏然而懷其安夫子已見其微及退而與由語又若是則衛事去矣卒之衛不果用夫子而夫子喟然歸魯終焉吾甚爲子路憾而正名之云雖謂非漫也不可得也然則以夫子之道而卒窮於衛過化之謂何而世儒揣摩聖人之意抑又漫耶噫不然君子之於天下也惟爲所當爲而成敗利鈍不與焉衛之政舍正名無可爲者然必度其時何如而後以理策之即立郢而可悟輒而可此不可以空談也如以過化存神之說律天下以必不可成之功則聖人之道詎不若被權謀功利者之爲效顧易且速耶自正名之言出而萬世之以論治者準焉

然後天下之彝倫常植而吾道至今不廢孔子固曰是亦爲政盖不待得國而治之乃爲見諸行事也

孔子爲東周

孔子爲東周儒者畧之傳疑久矣豈不曰使仲尼無意于天下不宜誠有是言而苟志吾道之行則何興慨於公山弗擾之召求其說而不得或比於居夷浮海之寓言而姑畧之畧之者疑之也吾信聖言若蓍龜而衛吾道若干盾終不敢謂孔子無故而漫爲之辭亦不敢謂君子量入之義借寇資而可爲也春秋之法書叛書名者罪無赦人臣無將據邑以畔將莫大焉而孔子獨寬公山氏之誅召之則欲往何耶余考其世究其事終始而知聖人之大權要不可以淺庸之見窺也當是時三家專國魯幾無君而公山之辭發難於陽貨嘗執桓子而囚之其以費叛叛季氏也非叛公室也而危逮公室以冐投鼠之嫌此其意不無恫疑虛喝而莫能自决者

然豈不足於其黨乎而溪孔子之及思道不相謀夫安取而來孔子則幾有間矣故曰夫召我者而豈徒哉孔子誠一入費倣過化之賜於片辭儻卒散其黨以緩公室之憂此與脩德來遠而罷顓臾之伐同義孔子豈有愛焉如不可也則以其不磷且淄之素皭然於去就者策之必豫而因得其狀以聲請討之師固已目無公山矣故又曰如有用我者我其爲東周乎余味其語夫用我而曰如有云蓋庶幾魯之君臣遇也豈用於公山哉然則東周之謂何語東征也周公之業莫盛於東征故多稱於世而魯有三家猶周之有三監也孔子夢寐行周公之道詎忘一日釋憾於三家顧三家之罪未議而復有公山氏者跳梁其間攻毀之勢不得不先公山而不以桓子見仇之怨無如公山何故後三桓而以公山爲事此夫子欲往之意也然終不往而以是歲用於定公爲司寇攝相似則乃首却費人敗公山於姑蔑墮三都誅亂政者以寒三家

之心蓋至是而夫子之志始較然暴於天下而用孔子者果公山乎即東周之業豈止計一公山之可以謝魯乎在孔子時魯方式微昭公厄於乾侯哀公奔命不獲而定公當兩公之際危如綴旒不能制三家之命雖孔子在事柰何欲乘見可之會至創大端以危魯念獨可中立群雄間履正而不援昭德蓄威以須遲久而時時有所刺譏以驚悟之故於桓子獻懿武叔之倫往往油然與偕開其補過初若不知其罪之浮於公山而彼三家者亦自忘其不肖景盛德之儀形若或銷阻其邪不斧鉞而慴者斯孔子明夷涖衆之微權度時可爲如是而爲魯謀甚忠故終定公之世夾谷成禮汶陽歸田令行俗革道不拾遺隱然重魯於九鼎而亂亡之禍獨免於三家斯孔子之力也藉令定公稍復自振志於有爲任賢弗貳以終一變之功則孔子東周之業獲竟於三桓者煌煌乎揭日月而行於比隆周公何難哉而卒弗果吾道之窮也即桓子

且病猶指魯城而嘆曰是國也幾興矣而不興者以吾得罪於孔子也語云人之將死其言也善不誠然乎不誠然乎余讀魯論至是爲憫然欷吁不忍卒業而慨空言之存雖畧之可也

論方正學先生有後

夫先正正學方先生之死也豈不傷哉先生之骨良朽而百世之下有不誦說其義仰止欷歔淚搖搖承睫者非人情也今夫世其家者傳之子若孫謀非不永矣至魯玄而後所不知何人且或罔念爾祖而篤于先生若是則所謂途之人也人生有後與否奚問耶予第論其世以窺先生之心即身可使捐而固未嘗不有後願也

靖難之師

成祖以奉天吏而先生業輔建文仕禁近多所畫策爲法受惡義亦何辭先生既以其身委命而痛惟不祀乞所哀憐之親于天以綿一綫之系其誰曰不然先生父克勤爲濟寧守被誣祇罪先生嘗伏闕上書欲以身代會父殁乃已當

其時藉令先生卒死父其何暇死君要以死父則死君則死其值適爾而猥以天下故遺其親忍也謂移孝何先生著脩德篇語作善必昌其後恒理不爽而嘆人之莫爲子孫計信斯言也作善孰果於先生而所以自計則否得爲顧其言乎予故曰有後者先生願也以先生之願有後而知世所傳託子之事宜不誣顧法禁之初群情悚讋先生之秘莫敢發者故久湮泯而後駸泄以彰始言録先生家時尚書魏公澤蔽

其幼子既有言先生嘗託其子於人余是以免予覽謝文肅公所著先生有後詩及鄭端簡公志遜國臣始末可異焉而天台葉文學瑮博雅士也廉狀特詳乃抗言先生裔實在松而以其先依余因冒余姓撰述家多宗之豈傳疑之言久而後定若此類幾是夫非千古之一快也哉或曰當靖難師之既渡江也事無可爲矣先生誠於斯時得早自裁若周自脩之就義當不至族而子何以託爲噫不然

高皇帝威德在天下建文初服猶能令其諸侯而神武若
成祖諸將在外且嘗有扼其鋒者先生固即死不寧濡忍旦夕冀或伏義入援者幸覩此而後目瞑至無如何則乃視死烈烈若彼夫豈有愛乎且以先生所處迹廩廩矣即自裁亦族不得與自脩諸人等託子之事無亦逆知其必至而策之甚豫故耶不然何一時機事之密而窮治所不能及也余氏族以千指夥不勝書自予所

習若南昌司訓君寀海寧丞君塾伯仲其人長者彬彬詩禮宛乎故家風從語先生事憫然低回如不欲出口蓋其慎也予心傷之而重悲之故米遑竟所云而獨退爲論著以俟君子

崇蘭館集卷之十五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館甥陳夢庚
陸彥章校

與張半洲周石崖二公書

昔在先哲嘗以衰絰上執政書切論時事誠不忍以越禮徵嫌而後天下之慮也孤儼然在疚自惟卑鄙不敢與出位之思而目擊時危欲効之明公以附先哲之義者不任區區惟明公登

之夫海寇之嘯聚我境壤屠戮我生靈以貽明公憂與士民之謁款明公者諸所畫策詳矣孤不敢摭拾以聞顧當道諸公方議合兵峙糗約日而發以期殄殲念惟此舉不細有如萬分之一計不旋踵將誰任之孤之所爲大懼也夫兵有貴精以寡制衆云者此語猝然奇中之機勢若掩群非大師克敵十而圍之五而攻之之正也諜者言賊黨蔓延且以萬計必若得當而後從事此爲服君所謂用衆之時而鈎竿鐔蒙須

之喻也今所恃者獨狼兵一旅而徵發之額不過千餘即矯捷殊倫此以金注而沮澤險阻又所未閑彼夷情譎詐出奇設伏以誘我軍使不得成列而以數騎馳忽出吾後輙得志焉此非狼兵長驅之技所得而施也矧衆寡之形已自不埒而欲輕動豈事之完乎孤以爲狼兵且至必姑款之以養其銳而急議招集鄉兵以爲嚮導合浙兵以資應援主客形錯動以萬全然後乃可圖爾或疑鄉兵取具閒左一有司事爾而

浙兵限於統轄必若藉爲我用則嘗籌之矣議者曰寇從瀕海馬跡諸山越浙而來由浙不能遏其上游漸致剽掠吾境而甘心焉以相督過似已乃獨不知禍患之來當究本始碎諸晉人代號號不晉佐而虞之怨爲得其情乎且疆事有職又安見夫受職於守土之以先已後人爲嘗乎如是而欲合與國之從令爲我用必不然矣爲明公計何不煩咫尺之楮咨行浙省撫諸臣掾近歲言官奏乞浙直事宜有急得相應

援而合兵以殲唇齒之寇誰則不供彼即憨然秦越我視不與其憂獨不虞昨歲寇自青村突走嘉禾幾及胥溆此實已事之鑒浙能嫁禍於直直亦能嫁禍於浙是浙直之相爲傾覆無已也亦豈彼之便乎上尊　朝廷下諭利害引義正辭以好往如是而曾不若古一說士之功令諸侯拱手而聽命未之有也然則兵可不戒而集矣以戰則有狼兵以向導則有鄉兵以應援則有浙兵乃從簡別精銳嚴之將領受之方畧

分爲數支以左右翼以先後陳交發互至刻日而前賊黨雖衆有不暇爲計者縱黠夷叵測不能無生得失而我兵間出數道夾攻穰苴之法所謂不勝一而勝再猶計之得者也而况以全利乎此孤今日所欲急聞於執事者若夫攻守機宜奇正屢變視賊技所長臨事而應之猝發者又未可以更僕數也夫禦敵者不能遏之於方來而求得志於巷戰已爲下策而又甚焉殆已殆已近聞官兵出與賊遇有未及陣而亂未及格而奔其輿尸扶創而還瘢處皆着耳背或望而魄喪自溺沮澤尸相枕席水爲不流資寇以筏此皆不戰而北之明效也夫勇怯等死攘袂一奮且有十一相全而民愚至是何哉倉皇擐甲變不先圖望風披靡於是不給而何暇語戰此其故間諜不精紀律不嚴兵不擇帥而勸懲無從雖衆無所用之四者明公所宜加之意也夫寇穴吾境已久撲滅之期苟不乘茲決策期必竟之春來草木萌甲水深土淖伏莽之戎

攻守俱敝蔓難復圖方厪明公憂矣今爲明公計者曰寇在浦東宜退保浦西寇掠松郡宜退保蘇常寇逼蘇常宜退保畿輔此一時苟且偏安之見遺民以資敵勢不極不已也將衛腹心必完其湊理避鄰犬者還走則及焉薄海之區孰非吾土著土之姓孰非吾民豈有棄其所必守而能守其所必及者哉願明公之擇於斯而無以俗捱也昔新垣衍謂魯仲連曰凡處此危城而不去者皆有求於平原君者也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於平原君者也奚處此而不去也夫魯連天下高士誠不忍獨謀其身如衆庶之爲乃亦其倜儻奇畫所以策秦者定也今既不敢爲衆庶之爲又無能盱衡搤腕出吐一奇附魯連之節徒晏然處此相慶於無虞其不爲新垣衍之睥睨而誹笑者幾希孤不佞輒敢攄其拘曲之見於下執事亦恃明公在事當不異平原下士之緊也倘遂察其衷不斥其僭賜採行之於迨時蕩平之晝卒濟於艱誠不獨孤一人

之幸也

與翁見海公書

如忠鄙未能遠謀分不敢出位顧災及剥膚爲終梓過計度今事勢最急者敢悉其蒭蕘爲足下陳之夫今爲倫寇之說者莫兵食重然明公暨諸執事悉心經理以濟時艱其爲兵食計甚悉而兵每不足於用供億輒告匱何哉以直隸事體與閩浙異而吾松事體與蘇郡又異也夫閩浙用師既久人自爲兵可資捍衛而直隸久安戰卒焉有警必仰客兵故遇變倉皇先聲既詘及擇帥統兵而來又輒需選觀望恫疑虛喝以爲故常是以各路召募至自山東湖廣兩廣宣慰司等處者絡繹於途供億無算往往兵集寇退不發一矢不血一刃而牛酒郊勞賞賚虛糜十不贍一如此不已雖竭民膏脂以爲兵費竟何益哉且各處遣兵徒取充額半雜老羸而內地無籍之徒竄名其中者不知其幾勢不得盡核之而業已移文又難中止爲今之計當

何如哉夫客兵不利於召募而猶可因用其力者則有一焉願明公圖之也聞募兵之在道者轂擊肩摩灘然蝟集而寇雖已退餘孽未殲兵未可以撤也鄙意欲於募兵至者當乘其銳以是嘗之而陰勒其能否就中疏別精悍甚者不貴多人得量留二三百名無發少分養兵常費給之而休以近地用脩城守或益以僧兵數百久地方主着之民奮義可使者總署一支酌所宜帥時嚴訓練暇則巡行郊野以觀險要一旦寇發不測客兵未至可姑驅此出應少挫其鋒及大兵既集仍令退守城隍以固其根本庶緩急有恃可割每歲募兵十之二參而足矣郡邑居民久困登陴松江守禦所老弱軍餘不踰百什談有姦細起於中外卒然有須如前所云者其可少乎嘉定太倉等處自三沙之警沿海者民習於戰陣非若吾松素未有署名在官若此輩者急則仰客兵耳此又吾松事體之異於蘇郡者卿之三老有言各團鄉勇之俠不無躍然

賈勇能以一人格殺真倭數百如已在官某某其黨尚夥倘可盡籍其人責以水陸巡哨或有願自團結以衛其鄉者設法聯屬而聽之即此可與蘇之耆民等而兩郡相爲犄角與見在邳兵坑兵各就所在得論功伐而革其互相觀望之弊此皆可以厭伏其心而用其力即閻左之發皆勁卒也又何必客兵之藉哉此兩端者願明公早計以備將來雖未即語戰有以愉快於今而猶堪議守常恃無恐也不知是否

荅呂侍郎沃州

昨荷瑶函之辱隨有報書當已徹覽茲復荷教言知門下於樂道之餘兼多撰述誠切羨之夫文章正宗之續編僕平生正苦其繁蕪殊謬於西山先生之旨至於尤竊恨者以西山先生之見之卓而於古人論文本指尚覺隔一谿徑未敢遽質所疑於有識也夫文以載道其言出自拘學若孔子則曰文以足志又曰辭達而已矣夫文者言之辯而有理緒之謂也易觀乎天文

以察時變此理緒之辯乎經緯者也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理緒之辯乎德業者也彼各有當爾如必求文於發揮性命之原潤飾太平之烈而後爲合轍不已隘乎故六經載道亦即載事者也諸史載事亦即載道者也百家技藝各載其學術純駁雖不同科而槩以達辭足志云爾則惡可廢也西山先生之見則異是取之必求其說理析之必歸於引經必差次仁義必摽駁儒墨而後曰文彼文莫近乎秦漢而先生自

先秦策士之言各成其章者多擯不載至左國之取又似濫觴而不精皆僕之所未釋也夫文章與時高下先觀其氣之醇漓定其格之今古而片言合作咸屬品題文斯倫矣若但泥於載道則自六經以來文闕有間而至宋儒訓詁之言出其語性情心體特詳焉若曰文在茲矣即賈董韓愈氏之作僅以數語合道而俾存其不屏棄者幾何此其說之未暢者也西山先生之意毋亦以爲文壞於六朝故所選取正矯昭明

文選之弊舉其言之支而麗者盡削之似已然有文選所遺而正宗未盡入有文選之不可盡非者而正宗削之抑又何故至叙事議論之疏別近世有辯之者僕以爲非獨叙事議論之過於疏別而以辭命與叙事議論析而三之尤不倫也豈不曰辭命不當例以文士之言故特揭諸其首而不知辭命乃文章之一體與疏奏封事論贊記序等分爲體裁則可而與叙事議論之凡例等可乎即辭命中亦孰非叙事議論之互見乎蓋凡史之記事皆叙事也其記言皆議論也此二者已足該文之義而必參以辭命幾於贅矣僕自屏跡蒿萊嘗一究心斯藝今皆忘之因尊諭所及不覺中熱於見獵然斯於門下抑末爾僕所欲請益者當不啻是也惟亮而終誨之

與蔡白石書

忠之獲侍公教自逆旅傾蓋接席論文財一再覯乃忠之私心瞻竚者異甚平生而神交雅素

又不虞公之誠有意於不肖也曩歲因敝鄉馬君幕參之任江右奉書起居媿澤藪沉淪無足仰煩記注而公一聞齒及名字欣然念之趣使跡馬君所至立取其書蓋急於不肖如此也既乃仰塵誨函兼惠佳集舍弟如德乞假還自京師辱寄聲相訊因詩示懷而書抵郡侯堯山臧公諷以豫章禮士之節爲不肖先以謬相重公之用情益已懃矣夫公聞世名碩領袖斯文學士倚以聲引若忠者其至謝且遜安所置數猶然睠之不遺誠懼海內之儁凡辱公知而於賢且睠百之於忠者豈吐握之所能給如不必盡然而聞出於殊尤之遇又忠之所不敢承也忠自違別來偃臥巖阿躬耕東海餘十五六年耿耿心期不敢自棄於教督而志逐年衰貧與病會罷駑窘步鞭策何任昔人有云學宦兩無成斯言誦之獨堪自悼不敢以聞於公也公方致位台階兼資文武才賢俊於當路望主幸其同時海內駿駿向太平矣擊壤康衢

以安耕鑿亦沮溺之徒禱祠而求之者也北首依依望風延想不任爲情伏惟台亮

寄包蒙泉戍所書

足下任道秉直偶忤於時積釁因緣遂致困厄聖天子仁孝重根本之地奸廻誣訐遂得乘間入之天與善人耶耶孤忠終然見察當不令銜冤泯默終老西鄙也第初構難時人情洶洶懼臨不測幸而得寬其責實出萬一可以爲難臨岐跋望行塵堪爲隕涕別去聯跡杳然得附應

公書來乃聞尚未至衛經途艱涉勞苦備嘗所賴足下雖出巨族乃習勞茹苦險夷備嘗風霜自保且至彼又多故人之依聊足相慰足下平生慷慨動慕古人試論其世若鄒陽賈誼庭伯賈生之流往往直躬見擯卒暴於時惟戀闕懷荃古今同調君夫窮愁俟命試徵在今如　先朝陳公選岳公正劉公大夏王公守仁輩皆以忤志權貴以遭嚴譴而伯安發跡龍場淵源問學蔚成鉅儒尤其較著者又次則如近歲足下

行部滇南高用脩楊子讀書談藝之風亦足自見於世願公財擇而審處一焉夫乘時席勢以取功名者中才之守也負俗遺群以崇令名者通人之軌也足下欲自奮於功名之會而適遭其窮則負俗離羣乃足下令名之日庸何病焉故曰霜露既零貞木乃見鉛砂百煉始就兼金君子所以委心順逆之境而獨觀昭曠之原孳孳行仁義不懈也至乃以宇宙爲逆旅以浮生爲委化以窮通得喪爲適來處貧賤而日休之夷狄而不棄阽於流亡而不動其中者於釋氏談空之旨柱下達生之言亦足沉玩而有助焉願足下廣宅厥心以永終譽無徒抑鬱投荒之日羈束無聊也孔子曰伯夷叔齊求仁得仁又何怨足下自今惟成仁是務而卒然之遭如仲尼幾阨於匡人孟軻見毀於臧氏則大聖賢容不免焉亦安所遇而已疇昔祿期勗之皓首其察與否付之蒼蒼執手何時長言當哭爾

與陳中丞我渡

如忠惟頑無狀自捐盛明庶或見詧於當世名雋不猥隨俗之妍媸即長往而甘心焉此意蓄之餘二十禩而知海內宏朗卓躒之賢有如公者蓋欣欣願爲之執鞭而出處之迹先後差池既乖投分之緣終鮮同朝之願獨所遇縉紳先生聞公於不肖之蹤若深有槩乎平生而不蒙鄙夷誠不自分其謭劣安從得此於門下也邇歲黯於涉世不量而入當途無汲引之懷遊顧乏同心之彥萍蹤偶幸承乏浙藩尋與病會既已投紱將歸而聞隼旟且至武林願少濡滯得因望見履絇然竟不果業已歸臥深山念無復影響之相及而朝恩借吳公適馳節江介塡撫東南則蓬藋之蹤所竊衣被以畢其餘生者不啻踰望而士大夫之從吳門來者又輒道公延訪之及憫然加志於卑菲不異古國士之知益深悚亥然不敢用爲報謝者蓋於所尊引避宜爾知不蒙督過之也日犬子是龍祗奉臺檄卒業門墻還自吳下仰勤芳訊彌動神情又知昔

者郁生素卷之遺實奉台指且於灰命之禮復有不敢怠廢者僭裁尺素一奉起居蓋區區聞問謁款之儀固不似神交昭曠之獨契又知公之待儻賢於儻所報公者矣

與侯二谷書

憶與兄別如星散蓬飄莫知抵止所不隔者獨有耿耿心期時占夔寐爾客歲江上值永嘉朱生便曾附數語相聞倘徹左右當共欷歔出處之踪終始垂異吾兄斯言不虞乃遂爲讖然其中有甚難爲言者安得聚首一共吐之耒路馳驅磬折隨人靦顏俗狀兄謂儻不能於昔而顧乃獨能於今耶所切幸者入淛來一二故人在境相望伊邇倘有縮地之緣敢後豫章荆州之義會方蒞任覊縻職守悵莫往從兄倘有懷不惜要稽吕之期乘王猷之興除榻西湖敬遲高軒爲旬月遊晤儻誠待此可以枚綏飄然矣天佑吾曹餘年健在又假之緣忍負良覿當不令終始睽携如隔世而不相及兄深長念之

又

來教云前月曾蒙寄書所不知何人並未獲接怦怦心動祗益人思張海方山人詩思翩翩殊逼風雅且嘗遍遊海內諸名家又得一訊相知蹤跡乃其人出自東甌漸磨有自信如尊諭所云掄梗梓於鄧林之野而求柴胡桔梗於睪黍梁父之區宜其良矣惜也來當逼歲朔易方殷草具茅茨闕然館穀第令吳生馮生爲之介紹賡酬稍遍縉紳敝邑楊宰雅以好文見器親數存之時爲下榻亦山人之能有以來之耳茲當解維而南僕徒好切緇衣無可以資行李如何如何吾夾雄篇嘗從梓集一覩其全而片玉之輝未蒙洒翰竟何由誇示同好以爲獨握驪珠行者匆匆有懷未罄

復二谷書

四海離蹤憂傷終老參商永間于兄謂何昨歲承乏貴藩念以逋棄之餘遄回世路原非素心獨喜故人在望庶獲繼見握手論心一理廿年

之緒及既莊止遥計津途邈矣天末便知斯願不從而長往之志決矣抵舍來巖棲閒寂無驛使之因以爲長共含情終杳音耗豈虞令親張西山先生來自甌粤忽拜雙魚之附跫然喜溢空谷回春又得進西山訊動履遥忖心神不殊晤對劃然長嘯而欲狂此真一奇也不知吾丈發書時亦料弟且遽獲玆珎不當大愉快乎西山丰宇清朗書法端莊曾額宸居再華相第絕技可欽惜蓬扉苫蓋不堪澤潤之施而稍爲延譽畧遍諸紳絢間計亦可以少副遠遊而報命故人矣至區區積素欲更僕左右者終難介諸西山兄會之以臆可也

復侯四谷書

僕自交於令兄年丈則聞足下才名雅矣第雄篇大撰未覩厥珎竊深景慕昨馬水部以趨庭入郡則持足下書及所刻集灕然貺余如獲拱璧此於通家義分或軫道情以爲四海兄弟有如僕者不令卒業門墻幸快一斑之覩無乃闕

焉故不惜夜光暗投與世共寶若諸蒙者可與於文章之觀瞻者可與於咸韶之聽則幾誤矣展帙莊誦文類斑揚詩遵王孟兼長具美可信而傳學術淵淵益爲君家伯仲歛衽矣張山人雅遊伯仲間稍出法門便稱高足茲當返棹敬附起居其於金錯之遺竟乏璵璠之報又多愧也

與皇甫百泉書　時遭武弁之侮

屬者聞儉夫肆虐犯及輿臺初呀然以疑既而

啞然爲之不平乃固未悉其始末如傳至入梓之備悉烈也誠若云爾其係士紳之體豈趣小哉以足下高賢而蒙斯侮孰不攘袂願爲雪之顧於足下何有也吠堯之犬彼愚何知神龍泥蟠行制於蟻事固有然君子理遣之如巨川之納潢潦願足下始後此而弗竟也徂歲更春俗絓紛沓不能走一价馳慰左右日過虞山擬還道吳門得與足下晤言坐消滯慮以暢新悰索共觀梅鄧尉以成勝遊會從他邑取間而還耿

耿停雲渺焉靡及輙敢勒狀馳价以聞伏惟鑒
亮舊蒙惠我禪棲江行二集輙爲友朋借匿遂
令篋有亡書坐乏珎賞不惜更惠一帙尤切望
之夫暴客能掠足下貲去幾罄然於足下敝帚
耳胷中武庫其出愈奇猶足以資貧窶子乞未
匱辭也願足下寶之

與王鳳洲書

足下照徹性靈敏合神授曩從都門晤遊每誦
篇什輙一憂然瀕歸荷贈章之辱緣書蓬頭爲
好者携去斯珎遂離葆笥而光芒獨着人目不
識可再煩記室一檢原稿見寄以振空谷之音
否足下昔懼家難識與不識咸切憫之况在朋
遊寧不永嘆顧踈庸自投紱來跧伏荒野幾與
世違即鄉閭慶吊往來或與或否直是無心非
有疏別已慙徐孺子之風不敢以嵇生爲解也
第方足下在疚則固與何大壑兄相期遣吊比
大壑使發而僕偶滯山庄不及相報以成其辠
輙又自信區區謂宜暴於足下而竟廢斯禮則

已迂甚足下不當望僕以爲誠薄耶日過虞山還道崑邑逢望賢廬耿耿中熱緣有他絆促歸未果私願茲謹勒狀顓价齎上束芻瓣香待命寢外倘蒙屬之司儀引致令先公墟墓焚告初忱庶比越人之禮於將軍文氏子乎亦僕少藉以逭其辠者幸甚

復王大理書

向奉別時會道體新愈輙相恩擾殊不自安計文旌就道舟中酬應稍稀會即康適既而有北來人言公行且入都台候倍佳及犬子書回云已躬覩峩冠鼎鉉之班色動朝野喜慰何如日承翰教下頒如拜拱璧仰悉高情於軺車初稅之餘即軫踈庸之念非道誼至篤何以能爾東尾云云慙悚慙悚犬子荷引翼素懷業至都下正恐其不重檢默以騖多岐來長者誚讓乃復蒙過爲游揚益之虛譽恐聞者謂出門下品題便相浮慕彌遠本實媿如之何鴻便謹書起居并謝來教熙朝遘遇賢哲明揚惟公若時奮庸

以綏駢寵

與同僚王鳳洲大叅

敬啓忠因去冬沍寒行役歸感痰火寒濕之疾弱體不支難以供職邇曾上疏告乞致仕一面具呈撫院乞爲轉奏續奉吏部照會將原疏立案行令仍出供職而蒙撫院批呈温辭慰留不勝感激柰緣賤恙沉痼勢難復出視事相知者幸教之曰非得撫院之疏吏部必不准覆以忠病勢狼狽若即飄然引決則撫院必憐而爲之題奏矣然斯於忠所不敢出者爲忝撫院一時遇知若未明懇而遂去之不惟仰負德厚而於出處之迹亦屬未明故忍死滯留已再具呈屬同僚代稟但恐一時未蒙見察念無可從中委曲爲賛一辭者惟雅辱門下道義相信能詧其情輙敢仰屈移玉一借鼎言爲忠稍明夙昔之心與今既決之志必蒙撫院見允轉奏使忠幸歸骸骨又得正名義而行生死願幸畢矣夫忠之菲劣宜擯於時豈待數數因追憶當年始乞

南曹之故及後二十載心甘畎畝之由惟門下照之矧今既迫衰遲豈未忘系累　矯情飾僞爲起趄濡滯之迹復靦顏就列而不疑門下其謂何伏希台亮必遂懸懇感戢不宣

與王麟洲

日者偶過山庄晡歸見尊刺失迎殊極悵惘隨踵謁舟次復不值而還違濶之懷迄莫宣展柰何柰何抵舍發所惠近梓瑶篇誦之卓爾大家作者避舍至遠壬之文切論小人情狀言言中竅剜心刺骨有韓公子之深而隱語方言兼賈長沙之核端令白馬摧鋒雕龍讓辯聞者悚汗一警頹風又足下撰著之一奇也僕竊欲申之片辭附遺蒙訓媿無子厚筆力又未遑爾一笑

與吳川樓書

惟昔薄遊祠部會足下觀政同曹以邇光霽固已心竊偉之而不敢以樗朽自托也別二十年足下譽益起造述益雄每因尺牘流布想見音徽計足下遺迹視我擯之交籍久矣吳貞石歸

乃具道高風且以畝畝沈淪之蹤尚溷昏吻足下斯義知與俗殊而貞石探囊出所與珠玉灑然至前良共玩賞又一快也因公後還謹附起居遂申謝臆外舊作數首漫録無章倘函求正感英在御混以駢鳴彌增慚恧倘於投報之義幸來教益何如

與茅鹿門書

別兄十六七年意氣形神脩然著目而盛衰壯艾容與時移鬢髮間白於兄猶用爲異矧衰遲之狀顧影自憐如不穀者又可爲兄道哉所不變者金石論心要之白首當使友道之敦傾蓋非邇千古非遥又安用致慨於百年之委形也僕自投紱來烟霞浪跡樵牧爲徒露冕高車飛沉永隔不謂野人之蹤尚徹聞於左右非兄誠加憐之時挂齒頰誰復有此因憶昨年接迹都門會忘其陋馳好藝文要以兄輩韞奇發藻籍甚一時附景依聲竊深嚮慕辟如巴人和歌郢

鄣學步總知伎倆賈誚大方矧自違別以來轉

益踈頑遂捐鉛槧蓋宦學無成昔賢是悼竟成俗物友朋見譏兄謂我何猥以故人在望苕霅名區曾不能撥棹相從一果王猷之興尚得爲有意味不詭於汗漫之期耶兄才猷譽望蔚爲代英宜効當年之用猶然窘步天路載上不容久孤於世如僕更何言哉雖然屈平有云進不入以罹尤退將復脩吾初服兄誦斯言久矣山中靜業才體兼長主盟斯文非兄誰任其次繕性葆真怡神昭曠啓西來之秘藏托柱下之玄言亦足玩世逃名而忘情於得喪之境士焉往不獲志哉近有持稷下之談入謁兄所而格於閽人者還言遥從屏間窺兄當罷晨餐偶親細務若有慕乎伐檀之詩所稱士必食其力而可者而弟謂以兄平生道力其於用志之專當必有在而乃屑屑若此其信然耶抑亦不得於謁者之漫辭也弟巖栖廿載二頃就荒歲入纔輸井稅室無羨贏然不敢用爲怨悔志儲擔石以待婚嫁者誠拙薄計無復之亦豈嚴奉疇昔之

教於左右而信速貪之言過至不難立稿而可爲耶硜硜小人拘滯猶昔兄其有以廣之否也令似卓犖不群英標競秀行且頡脫振其家聲僕兒多劣鞭策不前幾欲遣侍函丈一望餘輝恐於受教之地未堪趾履門墻以代將命尚容尚容

又

不會良久每形夢思神與飛越且自武林聚首時計海内同心凋喪總盡況迨今又餘十禩存亡之故尚忍屈指耶我丈抱道沈時造述日益深純神日加王豈天留吾黨一二輩俾永永雪之姿表後凋之操其畀於造化固厚耶而僕非其質至如兄等何以承之也嘉禾禪林之集僕謂門下負卓爾之才操斯文之柄以名海内有年既已總百家而無之所未竟者獨此語云子以是始亦以是終僕爲兄願之矧諸公者類皆志明斯道求友一念千里濔然眞曠古之良覿僕非敢自外柰適值子女之緣有必不能舍之

遠適者此來价所覩也嘗憶昔遊浙時猶得與門下一二燕見即二谷遠隔東甌再書相期不果西湖之約以爲悵然今僕之去兄僅不百里而徵發不赴兄不當望僕以爲誠若是恝甚於僕之望二谷耶幸謝諸公倘斯念未弛他時更訂初盟則執鞭弭而從者必僕也會龍溪諸公間統一叱名不悉

又

昨蒙檇李相期極知良晤羈冗之候不能遠出遂負心期且不謂此後便寡會晤之緣也弟齒日邁矣吾丈能念之否追慨我生不辰適與世路嶮巇相扞終始而以門下褎然人羣亦令齟齬當年半同斯厄此意惟兩人自知而忠之心跡又以不能言不敢言而闇曶不暴者多所恃以自見於世乃獨平生競競末節或可以信相知然至久而漸湮又時方矜勢能而羞貧賤踽踽之夫無所從訟而當塗顯號豈惟不有莫生且將不有茅生矣而吾丈乃益僩然彊毅返臞

揮戈能自振於末銳登先作者之壇以不朽爲
功業斯意遂竟雖生與共世而不挂牢籠則視
奄奄丘壑之蹤又較然別矣日者令似少君俄
復騰躍接武青雲以觀海內不惟藉藉英聲取
償於長若之悼而令天下知威鳳之產必鵷鶵
夜光之孕必老蚌其爲增輝世德嗣美無競之
緒者不益愉快於鞭後之一着乎不肖弟造
物者既令爲此拘拘而孱劣諸兒終鮮一綫之
望至龍兒困遊京師方懃凝睇近來情悰可知

一夜漫漫獨何時旦如靦顏披對吾丈何奇樹
懷人瑣枝景秀通家契誼抃會情均輒裁短啓
願人馳賀伏希鑒亮不宣

與吳霖寰書

追惟昔者四海風期天涯萍聚廢曹並出郊之
騎綴唫申卜夜之懽豈惟其事已不可再即其
人俱星散天涯回首風烟恍疑異世此意應共
恨之弟初投紱還山良切鼓棹山陰之興而與
兄相望道亦非遥向聞年伯計報擬一趨吊得

乘此握手晤言柰稍濡滯會老母遘疾沈淹越
歲亦罹憫凶哀毀之餘遂曠斯禮迄今寇亂紛
紛益成阻絕瞻戀之愫敢後故人每從敝鄉徐
長谷一訊起居而已近見令親家南江先生道
尊翰中有中江遂忘我耶之云一爲隕涕非故
人誠時置我於懷寧復念至於此適南江使便
敢附尺函一布前語南江與兄通家世好及慕
高誼得附葭莩第其令子長成議婚之期勢不
可緩初殉尊意未忍令愛遽過敝地業已僦居

留都以便相迎而來命欲更卜廣德似非其便
南江屬弟轉致左右倘可俯從初議大善如不
得已亦不敢過違第百所規度稍就簡約令其
易從此亦有至情者一僭及之恃兩家知好故
也此時兄當以作送踐玉趾於敝地實奉晤良
緣竊幸竊幸夫以違別餘廿年含意多莫宣展
而乃及他人室家慮以奸媒妁之權又大噱爾

復朱鎮山少宰

惟昔濫迹南宮陪儐俎豆與海內之雋居嘗志

虞友尊賢以明趨舍而從宗伯南野歐老先生所獲覩於公其儀度之偉辭令之懿所謂目擊而道存者無何天曹以客部辱公忠竊不自量以爲得侍同官可幸投分而同官之徒其慕公而樂相下者皆彬彬質有其文乃椎默無庸如不肖者初未有紹介先容之階頡頏相高之節足以自固於門下而公特察於儕類數加存之若深有槩於平生此其故非鄙之所及知也當是時聞當道嘗有所擬注於公至勞唇吻猥叱

忠名以自代此一二相知者所與聞而公未嘗以言於忠乃一念推轂之衷良獨厚矣而忘不肖之非其質又安知聞者之竟忠亮而不殆於有求之迹耶其在今日第可還質公一慨耳忠自奉違顏範隨以毋病扶侍南還因遂乞外財得遐荒比至途半毋病增劇上疏陳乞投紱迴車偃卧兵樊躬耕東海餘十五六年曩昔貴游雲泥迹迥不獨踈庸之性固與世違而遺迹棄我容有如昔人所云者誠不虞公特厪記注千

里緘辭俄振空谷之音也沉淪之蹤既謝微名
兼昧學術遲齡冉冉日迫窮途計於世已矣所
竊幸者我公方躋鬥鉉樹勳當年上荷　主知
下係士望海內駸駸向太平河清可俟儻及扶
杖觀之不啻足也謹書起居無任瞻跂

上荊川先生書

忠自去秋謁拜先生于太倉不值而返留柬屬
孫守奉達知徹尊覽矣嗣後遣犬子是驥迎候
毘陵不遇而返聞方攢冊治裝且有尊恙犬子
歸道之即擬鼓棹躬謁一罄訊問之私而以冗
奪少選會敝鄉楊昆南掌科則言先生于仲冬
望後已渡江矣悵望殊深莫能追隨杖履奉餞
江滸大非素心春首忽病肩疽沉淹床褥迄至
于今廼發瘡瘍無慮百十兼患目疾不能出戶
已三月餘忽有來言隼輿已駐維揚而時事未
寧方勞石畫懃宣武畧還賑流移啓處靡遑江
南黎庶二年之間得賴安枕匹夫匹婦知頌功
伐此先生　許國之忠素所蘊蓄良不負矣忠竊

聞尊恙久而未平顧益增劇良以過於憂勤而殉　國家之急故爾天啓哲人所係于天下後世者重甚願倍自珎用其所未盡當以身係社稷安危達可行而後行之區區一方似非各賢畢智委身之日也伏枕不能奮飛泝瞻情倍不覺僭言

復王龍溪先生

伏念先生親承師旨爲儒喆主盟悼道無傳求友之轍幾遍天下忠每獲從晤遊先生於論學之暇時及詩歌之道與夫書法之片長授東於忠者無慮一數牘忠未敢以應也先生幸教之曰子得無以詞翰小技無關於道不聞孔子之云游藝耶余方與子游息於斯何莫非學而子余靳謂何忠益唯然避席而謝曰先生教我教我然終不敢聞命者葢先生之所采擷乃忠方用以爲悔者也忠嘗學藝不成而以無聞老切自創艾平生虛敝精神曾不若學道而無得猶不失爲聖人之徒語云藝成而下士於志道據

德依仁未之有獲而獨曰藝云藝云亦足醜也忠侍先生餘三十年每見先生不絕一切玩好即投壺弋射博奕之細或時親之而因以嘗諸其徒者屢矣此孰非循循善誘示之易從以觀其志將進而引之於道之心耶忠不敏雅於數端一無所能而每至先生語學輒欣然嚮之即自惟質性所近而於此一事若未敢以終棄者即荊川先生亦教督之者屢矣然竟不能廣擇術之明果必爲之志有所請益於先生者其蔽有三一曰膠於意見二曰安於昔疑三曰淆於俗議而其尤未釋然者見世有能道先王之言而沂陽明夫子之學以爲吾道固是而竟其所就不入於空踈則流於狂肆又或摽其名而昔其實者不爲無人則鄉黨自好者宜羞稱之而忠自年未四十能超出三蔽之關卓然不爲俗學阻喪者未辨是心也因遂漸染世好或以平生精力用於所不足爲往往而有至自信不惑以爲安身立命之原亦惟務逡逡獨行守狷焉

之志求爲鄉閭寡過之人不啻足矣而於大人體用一原萬物同體之實學闕然不講若抱希芑之珠而捐諸途倀倀乎求於幽室忠之所用爲海者此也子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衛武公年踰九十尚求箴警於國中區區之心夕惕不寐竊欲效是故不敢以平生之既誤者扱若屠龍喜同見猶自獻於長者之側也先生向遺忠書有曰此是足下一大轉身之機又知先生於忠加念尤切弟昔人云吾目暮途遠故倒行而逆施之忠聞道不早又不勝其速化之心亦欲先生開示方便不惜凌節而施俾忠猶及餘生竊其緒論以自淑不勝幸甚而於俗議之消令學道不若好藝之蔫者由今而後其庶免矣若夫意見蓄疑之未敢以質者竊欲更僕悉之於前不敢隱也先生其何以振教之使行先此奉復餘容次第披臆伏惟慈鑒不宣

答張浮峯書

戊戌追隨 廷對從羣聚間偶窺吾丈一節爲

之曼然於中誠有合者而區區之情時或未悉於高明即吾丈亦竟未詧不肖何如人也無何乞南遠去迹間飛沉遂無復望見顏色已乃聞吾丈道術淵源日益光顯爲學士宗惜不及負芨門墻以酬景附不肖顓蒙素乏善基任質師心常自念平生庶期無擯於君子而此意隱默孰與照原比從郎署再疏陳乞投紱還山閉關循省先後廿年日滋固陋晚乃間從海內一二名碩側聞緒論以藉師承而志所願好又或支

離於佔畢玩弄於辭章率敝精神罔窺性命漸迫衰遲疇昔無窮之心已矣已矣近從令親家龍溪先生語及心事戲欷感慨悵然以悲茲又仰承吾丈雲翰遥頒道離合之蹤惜流光之邁惓惓引翼情溢於辭誦之感悚其語學脩樹立云云即賢達若吾丈猶然用以爲歉而況淪渺陳人孟浪浮生者尚何比數耶春間令姪過敝邑卒然旅覯信名族之英令親魏子雖抱末藝而來其人宛有士概又皆吾丈道德漸漬而里

俗多賢之徵魏子別歸敬附起居并申謝臆龍溪先生秋間有過雲間之約倘道駕能乘興與偕士望之一快也

與唐一菴書

忠伏海濱夙欽道範畏糧負笈百里非遥正惟樗劣素乏善基不敢望見顔色昔從荆川師及郡大夫臧堯山敝同年吳霽寰毛鹿門諸人傳示規誨竊被餘輝未緣覯止尚負懸衷日者蒙不鄙夷恍辱瑶函兼之寵貺知公雅素以此先人者蓋稀濶矣至垂金石之篇猥及蒭蕘之採益占誘進感戢彌深忠歛衽莊誦徙切嚮欽顧瓦礫弁珎殊慚仰賛方將圖之而病疽病目日親藥物謝去筆硯久之因稽請教并竿牘之禮亦竟闕然公倘未鑒斯故不謂僕誠妄人耶悚憒悚憒潘大夫還聊附鄙私先代荆請即旬月間賤恙少瘳得勉撰數語就正高明以終初命不敢論于工拙也

與唐禮部凝菴

不奉光儀者數年矣豈勝馳注昨歲忽聞高捷不勝欣忭益以吾丈儁才異倫自當穎脫而倍憶我先師以名世之才天人之學不盡宠用益弘積慶之源而濬發於吾丈縉紳交慶實百代斯文之景運也是時聞且與吉士之選得讀書中秘而日者始知榮擢儀部昨因陸平老行偶與論及意當聚首一堂矣近會鳳阿姜先生乃知陳乞家食以養譽望者復已踰年山人索居寡閒傳疑之訛一至於此媿如之何坐是久失奉賀至以二三百里而遥隔歲不能一通音耗罪已罪已僕衰謝之蹤終老無聞浮生可嘆因思我先師學緯國華道宗來儁而溘殞蚤歲不令大馬餘齡終藉陶鑄以出門墻豈家學淵源幸附私淑者將復於足下有快覩耶願共勗之以慰顒望鬱滯滿懷安得執手班荊一悉於足下恨之恨之

復洪靜菴書

曩寓京師會吾丈以南戶部即奏績入都一奉

顏範念今士大夫能獨持耿介毅然嚮道不惑如吾丈者誠得一數輩表正縉紳間以扶宇宙之正氣即天下治矣而弟實顓蒙寡識自顧無奇不即自振於齒力未衰時以成取友尊賢之業所遇海內之雋猶或謬矜其愚有欲引而進之於道者亦往往自捐忘歲月之易邁前書爲吾丈陳之者直是肝膈悔悼真切之衷匪佞匪佞來教云云亦自信株守硜硜與吾丈所在卓躒以弘善世及人之澤者平生實未體驗到此

徒知視投綏如弁髦以厄窮爲獨善正如鸒斯分止槍榆而不知世有橫天之翼也吾丈其謂忠何聞道旆指嘉禾即擬趨侍一傾積愫意且決矣而盛伻來言是日仙舟當發約會姑蘇姑蘇從敝地泛泖而北不二日可至第泖行之險僕昔嘗之猶爲廩廩故不敢偕盛伻行而從他道紆廻又不相及是以踟躇中止誠切瞻馳人生會晤之緣良不易偶也吾丈斯行便當正色立朝以熙宏業人言今方朝政清明君子嚮用

斯賢達立功之秋草間之人誠不知其果否而所願頌於吾丈者實惓惓也辱貺腆儀附以新刻見教種種具佳筆硯久荒慙莫請益至徵及噩漫之技倆謂有可録者則多媿矣外附菲儀殊慚報玖幸叱入之

與郡大夫論許一菴何麟窩祠鄉賢書

忠聞崇德象賢先王之盛典榮死者於前勸生者於後所以礪世風使民德歸厚也故功宗之記法所當祭國有常經而無文之秩以待夫不應於法而以義起者於是有鄉先生歿而祭於社之文若曰一鄉一國之善士云則今天下郡縣鄉賢祠之設是也夫以一時俎豆餘榮身後禮文之末要非修已者所覬至於師牧之責以臨民上崇奬俗化之機端係乎此而非所以取具靡文者先儒有云死者猶封其墓況生者乎亡者猶表其閭況存者乎此言周道所以興也何則俗化之本容與推移民愚罔知從上攸好彼覩夫行泯而名湮生無益於不朽而治缺於

遠遺欲驅而之善在中才未有能振者也忠仰景前脩弗敢邀引竊聞鄉先進原任湖廣僉事致仕一菴許公原任涇陽分教致仕麟窩何公之行無論其他即卓然耿介不汚脩於家者童而習焉要之白首如諸生所載列去今逾數十年令讀章句直道而行之人心固在也弟以官秩罔顯後嗣式微久曠祀典時論慨之邇者督學翠巖黃先生采自輿論檄郡附祠鄉賢此翠巖先生善政之可紀者會郡大夫劉沂東奏續

北上貳郡王翥亭署事未幾尋亦迫於入覲以故文移在案未即舉行茲者伏遇先生莅政來寅恭秉素百務咸熙尤注念於表率風化以先治本此誠千載一時也忠疎庸自廢分甘畎畝事關政體不敢出位有言顧犬馬之私樂觀化成以效芻蕘者惟此不蔽所知或可徵信輿論先生倘原其僭而存之以備詢訪如其不誣乞秉此維新之會速賜舉行發揮潛德之光無令終泯以成翠巖先生之志而竟沂東翥亭二先

生所欲爲則大善矣故輒喜而贊之勿罪其僭

與張雙鶴論王戴兩家解仇

吾松禮教醇俗二百年來爲東南首稱至如白谷王先生雲溪戴先生者雅以行誼稱於鄉偶因細事釁起旦隸忤此兩賢且不當深辨其是否以滋好事者之議也顧吾黨薦紳義關一體比諸鄉鄰有鬬似不同情故昨於尊召不敢爲閉戶計遂扶策以從及既至不知諸公已有定論輒進迂說無當事情然僕與二公交等耳豈敢妄有嚮背以徼居間之權顧以理而言吾輩所當爲惟此而賢如二公責以行古之道謂其必能故不忍杜口斷舌慤然視之以成其僭爾夫今兩家之爭不已必俊決乎於有司如稍有軒輕又不相下是兩家之仇終不可解而以吾士大夫之體猥聽於吏議此非所以訓也故鄙意欲強二公所難首屈雲溪步屣率子弟之賢者爲古肉胆負荆之事令曉然於途人而薄責子弟於白谷所用償疇昔衣冠之辱然後再拜

謝過而白谷亦造雲溪謝失言之咎而後兩家之客各屬觴起爲壽則其氣自平而於二公皆盛德事也籍令聞之有司必嘆服不遑安所汚其文墨至所爭尺寸於得失尤微讓之可也割之可也如間田棄之可也豈必較勝負於彯繖鼓唇吻於胥靡而遺其大者哉昔漢魏其灌夫皆大吏也郄起請田以至禍延家世誠不忍其恚而廉藺相屈呂范解仇古今交賢之二者是非執事所悉也倘遂以余言轉聞兩家於風俗之關不細如何如何

與周觀所書

忠從縉紳間聞稱當世有道術者則知景慕公而蹤跡紆阻不獲早投義分以承教益尋以親故自甘樗朽解組還山會公按節江南臨貺敝境一時安攘大計弘濟艱難厚澤弘施貽爲永賴此忠平生快覩自忘其陋而願爲執鞭者也公亦以道誼相知繆加引汲數懃惠顧時采芻蕘至箋疏上陳誤叱忠名雖捐棄餘生志無妄

覬而辱公甄錄德厚若斯人生有情敢忘知己
再逾年公且奉　勑督學江介使節重臨丕振
皇風文教翕習忠益踊躍願觀之會校士方嚴
不敢通謁而豚兒是驥頑蒙初學伏荷兼收及
小价領台諭回又知舍姪是騏亦以生故意良
屬之並署黌校此兩端者不啻雨露之施於物
自本達枝而餘潤波流沾濡淪洽何公之愛人
無已如此也銘刻銘刻昨忽聞尊堂太夫人之
訃義合束芻絮酒躬奠几筵適病臥未能越疆

恐遂因循廢禮輙敢先具香帛菲儀爲吊無任
闕然即日當齋祓鼓棹而南匐伏廬下荆請積
愆也

復邑侯周三泉先生因叙別

足下亶哲韞英雅志聖學蒞邑以來數就余有
所論難而間徵以師說則三五劉先生與念菴
羅先生實同里閈此足下師友淵源所自也足
下嘗與二先生論學甚悉因屬余一言以附交
警之義余未有以應也茲當遠離余惟所以辱

雅素於足下於別宜有贈敢終默焉已乎因取二先生之言而卒業焉其畧念蓌嘉足下有驅俗闢塵之志而深味乎洗刷一語以爲作聖之階三五就足下淡泊寧靜之言欲進以精一執中之旨皆格論也余竊謂驅俗闢塵云者是閑其外至以養其中澹泊寧靜云者是固其內守以應乎外其語內外猶二也豈二先生之言偶詳於詢問所及而未槩乎聖學之全歟聖人之學語內而未始遺外語外而未始遺內故曰無內外無將迎曰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蓋不必於驅俗闢塵而令塵俗之莫吾累不專於澹泊寧靜而求動靜皆歸於定焉如是而已矣佛氏務根塵是滅而莊老之教歸於清淨無爲然卒以弊者由中有意必岐內外物我二之而不可與適道也若夫士志乎聖道將以經世酬物而規規焉憂外誘之吾擾務獨行自潔以爲高安在其經世酬物也且應感之故日交於前如影迹之不可惡而逃之而以人心之靈置於空

虛無用之地如稿木死灰然此不可明也如必塵俗之遺然後從事於內以求所謂澹泊寧靜者其存幾何此先儒論學欲即人情事變求之又曰舍人情事變則無事矣余嘗佩誦斷言而未知所以用力也日蒙足下屬余書敬義夾持宇揭諸聽治之堂余乃恍然悟曰足下於趨道益深矣夫敬義夾持昉於晦翁答張子敬夫書謂靜之不能無動猶動之不能無靜交養互發功乃周遺故敬義夾持不容間斷斯言也於發

前聖之蘊以明體用合一之學精矣足下特表而出之日警心目此其意誠不忘典學於應酬倥傯之時而隨事觀理莫非身心之實益其視昔驅俗闢塵澹泊寧靜云者豈足下於二先生之指篤信力行而別有懸悟者耶余復何以贅之足下治吾邑卓有殊蹟邁古循良要爲學術之餘於吏也而余姑就夫嘗所辱命足下者繹而復之以相規警不識有當乎足下否也夫念菴先生往矣直不令與聞之而三五先生固存

願因足下而有質也

徐覺菴書

昨盛仲自留都還獲奉瑤函之辱重以賜貺之遺感甚感甚念忠樸散無庸久投荒野自分與天上故人永隔飛沉因積歲乏竿牘之通乃不意跫然之音迹至空谷安取而得此於足下古人有云昔我同心友高舉振六翮不念携手好棄我如遺迹斯言之慨古今共之因令賢達無彈冠之慶而窮交多按劍之疑以方公心何啻千里顧慙諺劣才乏通方志違膴壯平生株守僅寡鄉曲之尤或見察於君子而識慙坎蛙量盈鷽鼠聲名文物不覩有年俄承部檄被以一命自知伎倆裁割無能即勉攝衣冠稍從事於交際已如越人之蒙章甫動多拘攣而況服官常操簿牒能自鞭策以求寡過於群居文法之所其將能乎兢惕劬劬恐負知已用是逡巡未能自計邇承教督以遄赴嚴程仰知至情已稍戒行李忽懼小婿之變弱息無依私情繾綣益

復惘然欲稍處分未能即奉簡書之義所賴憑限稍緩當不至違誤以厪公憂謹書報謝伏惟亮之

與耿楚恫書

伏遇明公以天挺之豪日新聖學風勵士類薦紳文學投紱景從葢吾東吳文教自吳公言偃得聖人之緒爲百世師而煥焉中興闡揚光顯者實於明公望之也某自巖居入督子弟出集友朋未嘗不誦說斯義私淑休風而聞高情垂注不果擯遺亦往往傳之同好迨昨歲一奉台光嘿而未有以請也乃神領獨至豈古所謂目擊道存者非耶邇蒙校士海邦犬子是龍仰荷優錄進之門墻所領規誨又出藝文而上其於受賜誠不獨爲進取之階感戢感戢茲輙有啓者忠幼弟縣學生員如爵先君皆棄時方在襁褓先君嘗命忠以教養之責至其脩行苦學不惟舉族昆弟視以爲程實通邑士人所共知也柰齒漸就長坎壈無成昨與案試偶病作失指

不沐見收僕懷無任耿耿雖知憲臺至公不敢
輙以私瀆顧於公側且係親季而忍不以鳴將
安所罄之計今尚有遺材一綫欲令挾策而從
倘按節所臨得容與試視其藝業若猶可教幸
賜收録以希進步實忠所以愛切友于而上藉
寵靈以報命先君者也幸惟矜其罪而加察焉

與王少月民部書

憶別芝標忽逾五稔瞻泝爲懃令岳力菴公借
重來丞吾郡載見載道足下叱名不肖意頗惓
樗朽再箱明時如鷃鼠飲河分涯已竭進止久
速之義容就高明質之自秦入浙涉河渡江歷
巉巇而知世路之難吊遺墟而興千古之慨感
寓欣戚豈異人情至如尊諭以晤遊攬結之餘
或有助於山川之勝則惡敢云近讀公教片辭
中的日詣淵微前書定品定論之評當有獨觀
其深者日隣遲慕後會難期顧安從一參論議
之末可以相司而無憾乎蹙伻北上聊附尺函
奉復以謝高誼幼還羈冗據案倉皇未遑詳慎

伏惟亮之

與陸五臺書

昨歲從關中還深欲一奉晤教而冗迫不及既入省廨擬特遣役馳候門下則初至碌碌漸抵歲暮而當途者不量衰遲疲於奔走會方議以賫表之役相加意况殊惡遂曠於禮適因王龍溪相顧附書起居不知於何時得仰徹也茲既竣事北還袍痾殊劇業已上疏乞歸爲九峰終老之計趨侍几杖當有日矣葢僕昨出山時曾一取决於公正恐鄙庸故吾有不宜於世者公不少露幾微而及出見耳目非是尋已悔之忽忽二載以至於今信山林骨相無補明時獨堪爲知已者搤腕一道耳近奉部行勘合有需賢之舉當道下之諸司人心多屬公者恐僕當還山公復冲舉終阻會晤之緣如何如何先此謝辭倥偬不悉

與陸少宰平泉書

弟自吳門解維行次潤州計洛藩之補　命下

兩月而部牒未至相遲久之恐其逕往楚中而士夫有言兩司事體有不待憑至可莊任者然於弟廢棄之蹤禮進之義不當如是是以需選遲報不得不徐徐云爾今已遄發計次月初可至河南境上遲齡非棄符之年懶性多忤俗之狀厚公介念聊以相聞令姪虛谷尊舅昨過姑蘇適值冗次相失不及追從殊歎殊歎聞公尚未出省視事陳乞之意已亟倘不得已當視體中果安與否以爲尊裁若不肖者則方眩自計語至公大出處益惘然也

與何大壑書

踰年之間造物者既收吾兒尋聞令愛之變而未幾殃及慈親哀號籲天五內催裂天禍孤罪一至於此恨不即死復何意人間遠承注念慰諭綢繆旬月三至每接尊翰百念俱集祇益悲酸大疏果遂所請仰欽高致益復戛然弟初此舉實爲老親危疾恐旦暮棄孤莫報終天情非獲已視兄超然閎覽脫屣聲利卓越恒調尤世

所難不謂出處之蹤終始同心偶復相類也日
者海隅遭警寧處靡遑未知稅駕兄海上舊居
亦爲倭奴往來傳舍半成灰燼可恨可恨在京
過諸當道時望疇咨石畫以期殄殲庶有返其
室廬之望爾

與陳雨泉書

自吾兄過敝郡一覩顏色忽復相違咫尺吳門
不果乘興以奉晤遊似非與吾丈一時共挹珪
組汗漫相期之本指也別來聞譽望日崇著述
益富新正擬叩精廬縱窺藝苑因得相索觀梅
西嶺揚舲震澤以慰素心敢因吳山人先之兄
能爲弟一下榻乎五湖年兄別來舊疾得無少
瘥至當相期造訪以追三笑之蹤成十日之飲
兄豈有意乎吳山人工詩爲吳川樓徐龍灣諸
君雅重吾丈倘拉貴境同志相與唱酬以傳好
事誠大雅之一振也

與俞是堂書

忠巖居浪迹曾再過錫山跂望賢廬嘗擬叩閽

一覿光儀窺著述之閎覽名園之勝而皆以事趣歸未果斯願犬子從外家還倫道猶蒙記存顧犬子踈頑不知其執禮長者之側當作何狀幸教進之茲因吳山人海門至貴地希謁門下屬弟先容山人善詩理以吳川樓書來訪忽漫別去莫能留之豈其緼抱固奇必遇知音乃盡宣泄也大集久出未得領教爲歉向見友朋中傳至喬三石年兄著撰多吾丈訂讐竟已梓行否昨耿學院携其全稿至錫想曾就質吾丈貴邑新刻羅念菴集倘可爲弟覓寄一冊何如千里命駕披對有時不盡

與王仲山書

昔年晉拜會吾丈方精脩戒語不得一申積抱以爲大歉別來聞道履冲和日萃休祉而時從相知間驚覩墨竗更鉅麗閎肆乃知強脊力王神氣之符而平生玄學之助也況令似危科顒發籍譽荀陳吾丈所以鞏其後者視攝生家專以御氣葆眞厚諸其躬者又大徑庭矣健羨健

羨弟巖居餘十年來日成離索蒲柳易衰百念
成燼與吾丈久不相聞餘生無可指狀吾丈亦
能垂情及茲否曩兩留縑素奉瀆詞繪二玅以
爲世珎計不可得偶憶尊教云有王遵巖贈弟
詩扇久客記室欲檢擲不果茲因吳山人海門
入謁附書奉領倘可遂因山人返乎相去二三
百里而遥感舊興思忽如異世後會未期寶界
靈峰飡霞長騖仰睇高蹤如在霄漢也吳山人
雅善詩歌四明之雋試與進一談當有助於寥
廓之思幸弗格於閽人是望

復宋西丞陽山公書

伏承隼旟蒞只開府東南江介戢寧島夷獻馘
折循之績嗣美甘棠澤藪遺黎竊均衣被客歲
恭遇行部郡中得從縉紳之列入覩輝光俛仰
形神依然可想第樗朽之蹤巖臥來久日與樵
人傖父爲徒至攝衣冠肅長者便踈禮法以辱
貺臨無惑乎顏闔媿見魯使而子產幾失之然
明公當用爲韈然也違別經年無足齒狀日從

山中取公前後大刻詩篇往復涵泳以擬心神不敢以無聞而忘規警野人素業獨此而已恭聞晉陟台階士民抃會未由蒲伏入賀鈞臺辱禮幣先之兼承鼎翰悚反倍增犬子入都當必趨謁函丈不避冒昧謹書起居以甲報謝

寄大司成同野郭公書

如忠東海鄙人也平生寤寐時哲即無竢接軫而游班荊而語如閣下命世特達卓然人羣之譽其爲私心嚮慕非一日矣嘗憶承乏浙藩雖門墻在望爾時抱痾持牘鞅掌風塵未幾得告而去卒無由一覯神宇以爲闕然比來越在田野自分淪廢之踪與世疎濶不敢以區區聞問末禮脩誠所尊不勝嚮往閣下體道服義斯誠有年會方柄化賢關教養多士即其廣厲指發咸得所開益以觀厥成將有大裨　聖世文明之治者竊倚杖竢之日者猶子是鯤卒業南雍日親陶鑄荷曲成之德加於疇伍近傳講業之餘數蒙齒及卑末蓋太丘道廣未遺寥廓之懷

而聲流空谷則已聞跫然而喜矣敢因便翼惜布下私爲猶子申謝極知僭冒終踰分涯不惶悚

與陳文峰中丞書

曩年隼旟行部威宣惠流利澤百年口碑在道至如不肖忠者海濱鄙人安所比數而荷公特察於儕類中道誼情深載懽推轂於不肖亦既遇矣乃出而再不售者臺下得無目以燕石而誤蒙葆笥之懽耶媿甚媿甚都門聚首再承燕

私浙省過從處成遠別不自意潦倒情蹤計安丘壑遂與我公終始睽攜且不識公之入柄樞衡可幸旦暮令寓內益覃休澤潤及枯鱗否也茲因郡大夫王懋軒以內艱還蜀取道荊衡天末雲烟有懷知已敢脩尺牘遥奉起居王大夫縉紳高品蜀産名流遺愛在松去思籍籍異時者如崇之俎豆則公爲南面大夫亦當在四配之科今且憫然衰疚萬里驅馳時例方嚴甚艱行旅惟公憐才好士素篤由衷而區區之私仰

丐彌切又恃見知不能槭默倘乞鈞威導之檄羽俾得江舸安流長途無恐又公懷我遺黎及其父母之弘造也

復徐龍灣書

瀕海陳人無聞終老計與足下別且有間又隔千里豈意寂寞之濱忽承芳訊重以腆儀感悚交集足下之才之美古人與稽而方馳海內之遐心搜幽人之逸跡所爲獨亢詞宗士不虛附者良有以也緬惟禮曹同事之雅小齋握手之

驩未嘗不神越左右庶復遇之近會貴鄉錢掌教道隼旟將指雲間當令泖峰增色而竟不果約惘悵何如獨近得青羅館集時一披誦聊慰欣賞而已所命諸額懼堊曼無奇莫自効於左右柰何柰何先此附謝尚容圖之

與張三峰方伯書

忠生瀕海去公井邑不百里而遥又碩德高名籍籍人口其於嚮慕之私非一日矣浪迹三十餘年所至輒自劾罷會公方經營四方吏道相

左無緣一覯耿光北自歸田遂與當世英賢益復踈逖恭惟隼旟南指蹔借名藩湖山勝遊公餘攬擷於文章之助爲多忠追惟舊蹤政如望塵而媿前驅方辟易不暇敢覬高賢之逸迹乎茲以犬子援例事當叩鈞臺諸凡仰祈一軫鄉誼曲賜照拂感荷不勝

楊夢山中丞書

忠嘗側聞長者之風願竊景範久矣即毘陵士大夫之賢者頌公神明之理著於爲邑時猶耿

耿識之且無論所在揮霍敭歷中外章灼似今也忠昨啣命關中備員司臬出都時則薦紳交慶知得公以爲依歸曰是能主盟斯文憐才下士不以片長見遺子往有遇必矣詎意祇奉嚴程稍緩驅策而隼旟遄駕已入晉陽獨口碑在道及諸僚寀章縫之徒藉藉焉誦義不倦忠益私心嚮慕媿無緣侍几杖持吏牒以趨下風也寥寥短什以附諸寮之末辱公手懃裁荅大篇書箑重以縑遺皆踰涯分又恍然服公高誼知

昔者所聞之不虛也奔走長途久乏鴻便因後
謝音不勝瞻注茲適抵舍弛負遇有北來便使
敬布短函少申銘刻瓊瑶之報在所尊亦不敢
仰瀆惟垂慈鑒之

復張崌崍中丞書

如忠謭劣無倫其於生平寤寐當世賢豪未嘗
敢後如公大雅碩望曼然絕羣每從縉紳間遯
聽徽音或因片牘之傳幸窺撰著即無竢把握
慇懃之懽而景附聲依良有日矣都門逆旅偶
因邂逅得邇手儀竊念疇昔之所神往願交而
格於迹之不相及者幸快萍逢此慈明得御之
秋中郎倒屣之日也而額額風塵倉皇相向竟
無從一寫欵誠旋各舍去公其謂不肖何嗣後
投劾長往分與世疎而公寥廓之懷猶然記注
於菲末比奉鼎劄委曲諄純缺然循省感怍交
深恭惟公峻陟端揆保釐南服二十年公輔之
望少慰蒼生而此方凋竭實厪神理令草澤餘
年優游太平之樂幸甚幸甚皖城事竣顒望旌

麾東指伏瞻道左以展惓惓契濶下私日企之也豎兒是龍幸沐玄風佇聆聲教曩隨按院吳門以病不及旅進輙蒙品藻榮踰分涯賢公子玉質芝標淵源家範當益崢嶸未獲覩瞻爲歉程朱繹旨不肖爲諸生時嘗竊討研以須就正其於揣摩褊陋之識未足以當公之一吷也承索聊以應命幸裁教之賢即過庭之餘願併以相質

寄吳寤齋書

曩歲僕之再出殊爲孟浪蓋不量世之無意樗朽而栖栖欲售於時與新進相徵逐此達者之所耻也故即决意長往甘老深山至於公之碩望倚重朝野自不能爲俗所抑故蹔安其位而睇觀雅志於榮進亦似甚慵相知中有洞悉之者乃今時事遷易是非毀譽則有大謬不然何哉公第安之古人以浮生爲逆旅窮達爲適遭此不肖用以自慰者敢爲門下効之亦知昭曠高懷當無待區區裨益也邇來敝鄉風俗大壞

士氣寖微非復疇昔公涖地方時景象耕鑿之餘日期寡過獨堪離索已矣已矣因舍親董元定感造就之恩顓人遠候爲附一函以道夙昔惟道履幸甚無恙區區鄙私猶欲與公汗漫期於九陔之外以畢平生衰齡倘堪驅策一果天台鴈蕩之遊則披對清風當有日也不識天假斯緣否

再復吳寤齋書

曩聞隼旟過郡隨覓仙舟所在言多二三竟杳蹤跡及至扶策遄往必一瞻承而舟發已二日矣愴怳何如公之德愛久係去思此邦之人方培植甘棠以需舍茇而以形跡小嫌遺彼赤子虛相知引望之懃宜有餘懷以懃雲翰因憶不肖昔未浙遊時頗嘗間歲一鼓西湖之棹而自浙遊投劾之後此興便已索莫恐舊識物色以煩應酬矧吾松地褊而郡人念公三載深厚之澤方切去思則公此來之欲泯其迹者當萬之於不肖矣呵呵忠沉臥深山日隣遲暮惟是五

嶽漫遊之興平生未償竊欲躡屩潛行一訪鴈
蕩天台之勝此於方外之遊因得復瞻懿範則
不敢以混迹朝市爲嫌然不識能果否也張山
人來幸奉瑶函極知軫念感戢不勝山人以公
及所厚敝同年侯二谷書來無能爲相重惶悚
殊深因其還敢附起居不勝靦縷伏希加念爲
幸甚

慰唐次梁書

夜來奚及賢廬里中驚悼僕切隣比尤倍恒情
念公賢達固窮兢兢晚節宜爲造物加矜而乃
有此謂天道何頃奉謁聊相慰藉見圖書盈几
多昔從宦所海内諸名公贈言採自烈歟犁然
具存公且云某平生家無羨貲所寶獨此急則
計負而走尔余益服公高義誠重相知與世之
寶金玉者用心大小其何如矣承教謹復一布
眷然之悰餘容面盡

與陸平泉書

昨者遠蒙使臨忠適以婦翁殯事過山庄失拜

翰貺比歸始獲覩之極知罪歉盛儀業已賜及
度無所歸因權拜命顧衰遲誤豪掄齒豈敢當
賀於親知故一無所受而在吾丈又未敢以例
辭因匆匆久稽脩謝媿如之何尊翰辱教督以
遄發而友朋從留都來者必聞記注之懃忠之
心曲吾丈所洞察區區出處之致非吾丈又誰
質之蓋忠自廢棄十五六年來分安樗朽不敢
以再進之幸必之於時有所希冀而世或未忘
偶畀一命之寄於分溢矣顧衰憊之久沈病相

仍復多豚犬之累近遭顧婿夭亡弱息無依未
遑寧處凡此所遭信命之薄以致進退逡巡不
能自決且頹曠之蹤久踈文法雖拱揖拜起之
儀動多拘攣有不宜於俗者而況服官常操簿
牒以承迎大吏之側欲無獲戾其將能乎凡此
幸吾丈虛心原照而裁教之使弟得仰附名德
不失其故步實大願也近聞陳乞大疏當事者
閣不題覆蓋在尊官清局近地賢關固鉅人碩
望所宜暫養經綸造就人才以弘德業之階也

南來相接者或言尊顏視昔稍減實切懸懸要是思歸一念屢疏不遂抑鬱無聊而然然業無如何盍姑盡祛此抱以廣心志而迓天和進退出處之權握之自我又何以介介爲也至禱至禱

寄陸宗伯途中

榮行倥偬不能毫髮一展鄙私遲景多懷彌深瞻戀明公茲出當遂大展經綸以光德業吾道伸矣芻蕘所未効者念惟時事危疑人情叵惻倚公調劑其間平生學力舍此無可施者此中神用固非不肖所敢仰窺而竊見近來諸老非盡無耿耿志於立業之心第資稟稍偏圭角一露其於酬世宰物究所施爲便失之千里而名爲任事者或輙引狄梁公以自附雖時未之許顧以理而言假令將來國事人情其流視今甚者則有狄梁公之志而用其長以濟之即聖賢不易也宋儒謂蘇子瞻能短王荆公而不與子瞻之果不爲荆公至誦程明道先生之言曰青

苗之禍皆吾黨激成之耳時甚蹙之然則士君子處世之權輿可知而彼曲士獨以緣飾其陋故去之千里公廿年之養矚然在人望崇而位愈極世方偉視之矣此行或稍見機徵令賢不肖各得其所即非所以用其潛消默運之神而永底格心康世之績者僕所謂有梁公之志而用其長之日也骨肉至情臨岐懇惻不知是否幸台亮之

復三泉吏部書

僕巖栖廿載自愧無庸不復求齒於世山木以不材壽區區私願實竊似之不意當途軫念淪棄謬辱披掄載濫　國恩承乏楚臬一時交知必且以爲廢材復起晚節驅策或有可覩而不知老馬長途已非其任操鉛再割伎倆何能因憶門下以膴仕之年載試劇邑而當時遊刃餘地逸足絕塵其所振刷已偉然信英賢之建樹非衰遲所敢庶幾也瑶函遠貽計自七月念有七日其去僕除補　命下甫三日耳葢門下

垂注之切誨諭之懃其急於不肖可想也至謂揖讓儀節切中鄙人之病盖僕久臥丘樊漸疎文法兼以孱軀自恕苦於作勞磬折爲容力每弗逮而心實自謂良已勤禮非敢毫髮漫漶自底玩世之辠如公心神雅契脫畧於形骸之外者知能貸詧其在他人果孰亮之况有秦越異視任其漸悪膏肓而不加砭劑者又孰從而詔之哉頹齡劣狀將復勉出從人可指之疵宜不止此倘有善蒙相示過蒙相規者不惜特振廸之以無忘道義之素感當何如感當何如

復周柳塘書

巖居再辱來教雖從一時諸生荅問之言然開示詳明傍引曲証要歸於易簡忠也衰憊無庸未嘗問學得與聞此亦爲頓開茅蔀矧諸生之雋者乎第語中有未盡釋然者不敢蓄而不宣以負高義且執事鋭志[illegible]方相切劘期以共明斯道以惠來學此其秉心之公虛已之量必不果持獨是之見以標門戶爲名高即蒭蕘可

以自獻也敢疏別其說試商確之一來教述丁學傳云昨日王龍溪在此曾云士人且將舉業丟下一二年先去理會身心之學却好執事以爲此是龍溪因病立方聖人教人只一事初無舉業聖學之殊若使習舉業者能將聖賢言語一一反身體驗則舉業即聖學也其言似已忠竊以爲龍溪之言爲看舉業太輕而執事之言又看舉業太重遂略相忤不知舉業一節實國朝制義而父兄師友所以訓其子弟者孰能廢之假如鄉舉里選之法雖取以德行道藝然其自閭胥族師以至升諸司徒詔廢置于太宰其間節目繁多容亦不無去取榮辱之係如今科舉差次得失之迹也又如秦人以律令教士令以吏爲師士生其時苟不爲沮溺避世之徒舍是無由仕以行其志者況　國家設科取士原責以明經通達世務以施于用豈意其將剽竊辭章獵取青紫以自壞之故晦翁嘗言舉業壞了多少人夫不罪之人而罪之舉業可慨也已

今之學者誠能于務舉業時知去明理義淑身心就中領悟聖學之緒則舉業自做學問自明不相悖也又何必棄彼而就此哉至如來諭曰如此則舉業即聖學如彼則聖學即俗學斯言於理良近而辭若有未融何則舉業聖學此不可對舉而言理學是千聖道統真脉舉業只是一事舉業但可對做官治生用兵百工技藝等事說而學問乃總主張之使諸所爲事事合于道者雖不相離而實不相雜故舉業得學問以

張主之則身雖做舉業事而志未嘗不在聖學便曉得從佔畢行墨之外別求其至者餘可類推矣故言舉業不妨做學問則可若言舉業即學問似少失實主故程子云學者一月之中即將十日幹舉業餘日即可爲學此其甚不得已之言亦可以見舉業聖學之實爲兩事矣象山講君子喻於義一章全以舉業相証不過因人易曉者以誘進之非故合兩事爲一近來前輩乃有爲二業合一論者則贅矣學者自斥異端

之外於尊德性道問學處紛紛尚費辭說而又將舉業混入其辨何時已耶竊意今之設教者且須將舉業聚集來學即其常所講解者先令暢然通曉待其餘力疑問從聰明特異有善根者因文解義引而進之於道以免驟聞之駭而潛移其故習使知尋向一邊庶幾聖學可明而有得于先儒以舉業教人之微意矣如何如何一來諭云仁者之壽不必壽考即聖人至今不死便是此言見得一死生齊壽夭處甚高陽明

先生亦云顏子三十二而卒至今存焉雖不爲此章而發亦足以相証矣然僕意尚疑此乃是推廣言外說仁者壽第二義而於孔子說仁壽本指似少差也大凡君子道其常而已矣仁者之壽孔子蓋道其常如中庸言舜大德必壽君奭言天壽平格無逸言三宗壽考皆是實事道其常也至如回之夭蹠之壽乃值其變爾常者理也而變者氣數之適然然雖曰變亦是宇宙間時有者故變亦常也且如天道福善禍淫而

單豹以終身行義死于虎其爲福耶禍耶此可以通於壽夭之說矣蓋聖人所知者壽夭不貳而已而他無庸心宜壽而不壽聖賢所不諱也孔子於回曰不幸短命死矣所謂不幸者非氣數之適然耶而未聞強以死爲不死也至尊教謂顏子過一日便頂得別人數十年此言甚快可爲世人膠膠擾擾枉過一生者深省至曰今日一時聚會精神意氣若不間云云未敢信也執事又引袁府尊云松江風俗太奢似不可長

而責吾輩以崇朴雅挽浮靡爲衆庶倡斯言甚善即亦時政所急也乃鄙意竊謂俗化之原自上移易民愚罔知此不可以空言說而吾黨不腆之望又安取表正於鄉而敢聞命也古稱循良長吏率先仁儉以臨其民故以令則易從以禁則易止彼賢士大夫第樂贊而奉行者爾矣詩曰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效夫詩稱君子非即今紳絇之士其所則而效者耶而示民不恌實在公等足下未之思耶且松俗之敝非自昔

固然一切往來燕遺之侈靡乃至今而始甚足下覩末而遺其本泥涉世之溷迹而不察其大繆不然之本情亦惑矣鄙見如斯願遂轉而聞之袁公祖倘令深究化原而毅然爲移風易俗之政以固松民之元氣吾黨倚杖而觀之矣

寄楊鹽城羅山書

明公文治施於吾邑甫及期而以憂告捐吾士民去不惟一時銳然雅志未竟弘猷即吾士紳眷焉借寇之懷及區區株守平生願奉教益之愫亦未由申寫左右以爲悵然不自意明公之加惠久而不遺屬者使至辱翰惠珎梓之頒拜嘉卒業俛而興思門下於斯義益蔫斯事益精如駿足之不可躡景而追也而近從縉紳間稍聞鹽城之績又不異吾邑之頌聲第不識異時者可令瀕海之區再被甘棠之澤否陸伯生以雋才誤扞時罔有識共憐得公依歸知不落莫欣慰何如

與王靜泉書

違別十載馳想爲勞執事志道有年今處師範
復以之嘉惠後儁甚盛讀訓語諸篇可覩也僕
老矣於斯學無所發明晚有一二迂陋之見惜
不得與執事商之一菴遽逝哲士無徒殊爲長
嘆若龍溪則猶一再相過頗多論難顧安得更
僕從左右悉之兩令似儁才異倫邇來何竟落
落不即振起豈亦牽於他好如吾兒龍之誤耶
茲因敎懷使還附候并謝外舊刻經古一部不
識可與門下治書舉子一訂是非否

寄唐凝菴

姜鳳阿使還曾附小刺起居違濶情悰頗悉於
此其後偶會鳳阿又面及之知已轉上記室矣
惟是踈頑曠禮竟不能顒仰一布區區則誠罪
歉足下能復加察否耶日者得展賢書見令似
長君褒然優録此足以占吾丈學術淵源益引
箕裘之緒而令先公弘朗未竟之家聲將光顯
世世能不令人扑會稱慶哉僕逼衰遲兒曹終
然墮落凡於取數無一似人吾丈能念之否也

茲勒短函附以菲儀叱名臺下一申賀悃伏惟
尊鑒

範於持牒旅進之時則見以爲明德淵度信士
類所憑而有不志潔身修思布在位着附離聲
光者非人情也乃不肖獨秉狗曲之見以骸骨
請者凡三數牘上而不已至辱慰留教督凡三
數檄下而不回者忠雖顓蒙知其不可也翁不
惟不加譴訶而代奏一疏實同薦剡孤負明德
忠亦何辭夫士抱一節者不可槩以大義嘗獨
苦者難以諭諸人人忠實有心此難更僕爲左
右數之也夫無故而輕棄軒冕於 國恩未報

之日逃榮而甘寂以爲人情之所難匪迂也則固也身去而議其後者隨之忠非誠樂乎此有道者試加憫焉忠常貧賤而甘心矣入山以來日就離索輙擬病間以野人之蹤一叩鈞臺道感臆恐涉可駭是用只且日者忽有來言綸渥自天且將入柄樞衡隼旟發有日矣方擬執羈旅從徯於携李姑蘇之境幸復望拜車塵以謝知己念山林浪跡當避冐昧之嫌而人生有情難遣獨此故一奉書畧陳懇悃葢以一楮之虔代無窮之臆也惟翁垂察而念之

謝浙督撫谷近滄公遠遺題額啓

日者祗承鈞惠垂賁衡茅署額表鄙陋之孤衷幣儀溥駢繁之濊澤念忠侍翁之日淺入山之迹深竊觀今世當途之賢號爲憫窮好士而懃吐握之懷者類多假簀成高吹飈既爇故已不失望於後來之雋而天下歸以知人之明誰復有慮急見捐德施不報恢恢汪度上超千古有如翁者耶僻遠之蹤未敢蒲伏叩閽仰頌明德

實抱區區向承鈞命撰證類本草序文謬陋之
識於發明聖典既非所任而以我翁重刻本指
漫然揣摩終隔谿徑故昨遣价走謝遂附揭帖
欲仰探指示以便卒業而去价茫不解意不待
叱遣遑遽趣歸致令忠負踈緩之罪殊極悚惶
然不敢數數復請輒爲任臆敷陳補綴成篇聊
以塞責仰
聖皇之餘緒有類管窺思鈞委之靡堪忽如虫
須中多詞不達意尚蓄擬於燕說之訛語不成
文須假寵於郢斤之斲彌深媿罪統祈鑒涵

與蕭漢冲內翰

往走于役道楚僑寄陳乞辱尊先翁悃愊之愛
異甚恒情迄今三十年餘未嘗不慨然興懷於
昔游也甲丙之歲從三楚賢書識二難姓字意
必龍駒鳳雛能高于門者參商世路聞問未繇
疑喜交集昨犬子是元幸獲邂逅留都猥蒙俯
念疇素推屋折行令得望景前茅借資上駟竪
子憒何幸焉浣懈殊極曩辱華緘下訊及里中

有上春官者還道門下拳拳記存日書抵元兒
復軫念遲齡再恩唇吻夫叔世澆漓晨別而夕
忘者比比豈公純孝特殷謬以走寄文舉世世
通家之誼故襟期意氣不戒而孚第迂拙如走
夫安取來盛雅於高賢若此也遥諗塤篪並奏
登對大廷榮名兢爽二宋所謂錦標終屬鶺鴒
原者已無足數金石宏編鼎彝休烈自茲爛焉
蓬藋陳人與藉光寵兼聞昆季間相爲師友馴
行孝謹不啻建慶賢賢相肖世其家聲又寓内

所罕睹者廩焉欽之走跧伏邁軸夙深景企慵
病逡巡往往與便郵相左不得通竿牘之敬偶
因惠齋公祖北上肅此寓賀以謝仲君持節臨
邊曾竣事未統惟省鑒瞻晤無期臨楮增結

復陳楚石侍御

別後聞公兩以意外之變駐節德州竊深懷念
隨從懋軒公祖處附函奉候知公役往來必無
誤爾久之乃聞懋軒云前書計此時方可徹楚
石公則誠昧濡滯之故矣昨見邸報知榮擢禁

近信公道在人固應未泯可爲善類勸然且未
遑脩賀而先承鼎翰之頒益感不遺又中多崇
篤義分之言豈勝欣慰栢臺重地風紀攸司內
肅百僚外糾群牧非端亮高朗之彥莫能任之
則用人者之愼於掄材也濵海舊邦實深倚庇
願公益弘遠猷嘗平生之學術爲吾道光區區
私願不任瞻注草略一布情悰云爾

寄范岫雲比部

曩徼二天之庇實萬恒情奉違以來久踈問聞
敢忘去思衰遲多病重以向平之累垂白波波
每一捉筆數與便郵相左懷眷何如先生敦大
勁爽秉節蹈道仁明並篤華實兼收蘭臺青瑣
補闕論思宜効當年之用而俛膺恒調偃息薄
遊黃流玉瓚兩失所處衆爲先生缺望僕妄謂
不然先生尚玄守雌方將收視返聽棲心冥寂
高華冷局原無軒輊且也風雅自命金陵佳麗
千古名都仙曹休暇柱笏白雲一咏一嘯便足
千古宦有巧拙先生樂用拙矣何所不媮快也

隔遠無由一奉清塵以暢玄論念之念之犬子
就試貴部敬裁尺素一致欵忱區區之私非敢
如流俗浮慕道寒燠而以爲禮者惟台鑒不宣

復曾確菴中丞

高主政從西蜀來承念一時同官之誼片言傾
蓋之懽情極周厚若望僕以一別各天遂杳音
耗似非人情者然公視不肖即紕漏無庸而區
區景企私衷敢漫不相師遂捐有道以渝金石
耶顧僻左之區終鮮鴻便近張崌崍公還蜀亦
欲因之寄聲不果迄今悵惘至如高君同郡異
邑實昧平生非承公札之頒何由得先訊問耿
耿相懷有蔵諸心贅而已茲聞隼旟南建威振
百蠻拓地千里樹古未始有之殊勳揚
主上威德於無外大丈夫磊落施爲固當如是
且以蔚然儒碩爲學士宗若我公者而復有斯
快文武吉甫實紹前聞其視蓬藋之士白首一
經徒竊太平之餘澤而無能以尺寸見者不亦
恧乎大舉蕩平之後　朝議必將煩公還集流

亡殄殲餘黨旦暮徵入保衡以福天下不識於
入朝時當取道江滸一駐旌麾令僕得望見前
旄否也緬懷蜀道萬里而遥珎貺琅函漓然並
至相懷之什放辭璚琚令人竦讋至讀遣奠浚
谷趙公文並列賤名永勒金石倚玉之誚益復
赧然高主政來備詢台候天啓哲人翊我
皇祚諒非偶然令似英歲已荷　國恩尤爲曠
典遥拜稱賀喜倍恒情敬因還役率爾裁書一
道胷臆罔知倫次瞻竚何如

謝巡江林侍御繳還驛傳書

伏遇鈞臺按行諸部一切詰慝鉏奸釐弊興利
爲東南計者既已載之口碑比者目擊時艱條
上荒政能令　聖明加隱元元遽發綸旨以活
數萬黔黎之命視諸當途公實首事則益令人
矍然矣堂翁確菴誼高德厚不遺素交必欲相
要一過白下而屬公先之遠煩惠舟移檄致粲
受薪意良懃止而鄙情饑渴敢憚馳驅第念索
居來久麋鹿與羣即強攝衣冠猶爲之誚而猥

煩當路嘉招儼然下賁能不忸怩藉令停雲之望莫已私情陸可蓬累水可一葦敢辱榜人以冐非分二檄本當留之几案長奉德輝恐虛尊渥輙敢封還無爲郡邑有司所聞而加譽也幸謝故人勉崇令猷以慰知己往從之願梁甫非艱顧忖孱軀所任已矣已矣使還勒束一布腹心伏枕增悚

復李兵憲及泉書

伏承鼎翰兼辱貺遺並深珎感公之嘉惠東南釐弊興廢功用數年咸可頌列永遺去思而虔鞏犒謙居德彌下又令人懼然也蓋忠自投紱巖阿來近歲所遇賢明監司以經綸學術著如舒公繼峰徐公魯淵及我公者一時褎然之選相繼爲東南扶極否之運而三公之有意於不肖則又畧同卽不肖所以仰佩公通家一念之懃者耿耿衰遲自慚莫効不識何以獲來終教之也榮擢浙藩風謠伊邇音耗易通益竊慶幸聞旌旟當復道松得拜塵道左一暢別悰甚慰

俟之俟之

嘉定邑令書

足下雋才初試劇邑三月有聲未得走賀琴堂一覿光霽尚覬政成波溉隣對更切頤禱茲啟故廷尉丘茭川先生學行志節士論共推邑乘可覆平生不治生產囊橐蕭然是以物故未幾而後嗣困窮顛頓已極且所居下區自均則加賦後業盡荒圮廢著償公力詘不支三子皆流亡糊口於外不知所之獨季子曰集者孑然貧儒株守墟墓草衣木食忍死弗去冀無[illegible]宗志可哀已且其人學醇行脩能爲古文詞復究心於白沙陽明先生之學雅有端緒信後來之雋也詎意孤立零丁閭里加侮往年將渠總戶丘員署報糧役在臺即今人離家破救死不贍行道所悲恐迫於嚴逮亦致逃亡并茭川一髮之系而絕之誠爲可憫昔人有云廉吏可爲也而不可爲當時有清名子孫困窮衣褐而賣薪則丘子之謂矣惟足下仁明蒞政庶務方新

下士憐才恩先煢獨試以僕言參之詢訪如果不欺特賜蠲豁以延先宦餘脉實善政首務也僕與嘉邑既殊疆井而於足下又昧平生且素安蹇拙不敢與聞戶以外事乃不揣而有是瀆者蓋芟川鄉試癸酉實與先君同舉通家誼分目擊其宕實切痌瘝而情事之真又吳中士大夫之所共悉當有先僕入白左右者倘沐垂神鑒念之容特申頌言以揚休美

與倪雨田駕部

追惟疇曩嘗借鼎重佐理海邦遺澤在民口碑籍甚而道義相成之雅復優厚於士紳若不佞其尤荷甄陶不以衆視者歲忽云徂頹齡日邁憶與門下更僕語者爲何而退自捐棄終罔發明慚負慚負公嘗稱令安福時得人似今大通參三泉周先生者不啻言偃之重滅明太丘之禮徐孺也僕嘗謂之知言而茲且共事南中名賢類聚當益闡明聖學以翊儒宗斯文切幸第不識回首江雲若忠碌碌亦猶俯懃記注不擯

諸溝壑之蹤遂忘規警耶茲因鴻便折簡陳辭一道契濶不勝甘棠蔽芾之思伏惟尊慈鑒念不備

與林石洲學道

某當入浙時所遇賢士大夫則多籍籍稱公而慶僕之得所依也及既就列獲親懿範則有恍然目擊道存之思焉第奉教未幾結靷燕遊衝寒祗役不惟孱弱所不能任又恨與公覯止之不早而違逖之太速也愴矣浮生聚萍何有解維東棹回首成遥既抵吳門人吏辭歸聊因布謝其於款惠綢繆祖道綣懃之愫槩未有悉伏惟亮之

與徐仁齋都閫

函冶吳鈎東南具美執事椎畧得無似之而僕以桑梓相隣又仕同省也幸甚幸甚昨見餘峰公稱執事素所蘊蓄蓋偉然者流僕無能佐幕下之籌令吉甫文武並列於世則誠媿之而公視　國家百年養士以儲材武必有所寄以取

償者勉策勳庸實慰願望昨解舟荷祖餞之辱人吏還布此一發其狂知公之側不當以婀娜婉孌之語聞也

荅董潯陽宗伯

忠竊追念昔在郎署時獲與一二同志數從公游間以文藝相質難道義相切劘蒙不鄙之無能輙引進之嘗切感戢迨公以鴻漸之翼日陟崇華而忠伏荒野幾二十載一時貴游俱成夢寐即於生平景慕如公者亦重自棄捐不能時申寒燠無任闕然且也世路嶮巇斯文多厄如公保衡夙望鬱爲國楨亦且偃戢經綸獨翔霄漢係蒼生之思若忠無狀而尚以衰遲出扞世綱躄躠風塵思自振於淪廢之後以希寥曠之蹤不已恧乎入浙即擬作書承候一布素心日羈簿牒拈筆未遑曾屬鹿門兄一道此意未識嘗澈左右否茲復有齎表之行於例不得辭免嚴冬戒期且將遠適益無由一申契濶於門下而猶煩遠存周稱溢分令人感媿彌深使旋欲

脩尺牘奉謝值行李倉皇意不宣展容竣事南還當圖良晤非假便於期會之行後則相期於五岳之行蹤以畢平生耳

寄趙麟陽南冢宰書

忠以道義之雅得齒門墻舊矣而踪跡踈濶缺然竿牘之私知能質信於左右非敢爲倭也追憶燕郊設祖高誼溢於杯酒間而浙藩再覩聚首無何飛沉異路竊念忠伏在田野不能有所表樹以報相知而於當世賢豪貴游率不敢以區區芹曝之誠獻取附離之皐乃數從友生所耳屬公於不肖若不忍加擯慨然時發知已之言可謂信其平生而不以形骸之穢遷情矣感戢何如方今天王明聖羣龍在朝共講太平之業而公以命世之才主盟斯道師表人倫俾忠得漁鈞地畢其餘生即不勝幸甚茲以犬子是元肆業南雍久曠歸覲幸且卒業欲求於署歷衙門得便乞假而事屬嚴轄輒爾仰塵倘伏鳧重量署所宜令可計日南歸父子受賜渥矣

復潘笠江公書

伏惟公解組黃扉怡情綠野東南士類咸樂依歸自媿陳人未得一奉几杖以瞻光霽誠缺事也適會海上朋儕數詢台候康勝方迓駢禎敢走一价馳捧尺函聊奉起居外承頒至素卷媿鄙拙無可求正是用久稽而又不敢虛長者之命率爾捉筆漫塗呈覽益雕刻無工即或可媚時俗而以索鑒大方即窮伎倆此實區區之素良不似公昨所品題也匪倭匪倭

與張原靜解元書

違別餘二十載追惟曩都晤遊原靜英年僕方膴仕今僕老矣勉役風塵未休而以原靜之才宜早掇危科乃厄其進不即振拔何耶或言原靜適來博涉技藝志有所分且以取數爲造物忌然耶否耶嘗與貴同年王方城言及欲寄聲相規而王遂不祿茲過上谷遇貴同年張守問動定亦同方城之言爲切嘆久之念僕以雕蟲伎倆竟誤平生迄靡及悔宇宙內事所責於士

者尚多鉛槧之好特其緒餘古人不自滿假良有以也僕羈縛塵纓殊無久志後來之雋非原靜而誰聞且赴會必取道上谷[illegible]其郡守貴同年附此廿年睽濶之蹤原靜從天涯覩我尺素必咤爲夢中物矣一笑一笑

與西亭世子書

別後奉書隨蒙下訊入關擬歷周秦故都流覽山川陶寫沉鬱或有所得庶幾遲暮之志將有托焉而業已趨期遂投忙局日理程牒求免愆尤奚暇復操鉛槧攻藝事與高人相應和哉悵甚悵甚向來道況何如行時蒙寄馮少洲書渠啓緘內有儀狀因問所從生憶臨岐蒙送郊坰此時出書生辭以幣儀不便附帶仍歸台從獨承空扎而行冗中想憶未真公能記憶否也敢此附叩乞於還教及之以復少洲萬萬向瀆大教未蒙終惠遲之遲之諸惟睿察

復西亭世子書

往來洛藩率邇懿範輙得通訊問輸欵忱於左

右而公於不肖亦蒙不以衆視握手班荆數從
會晤斯意良懃不勝感戀別後投紱還山五歷
寒暑自惟出處始終匪陳力之義不敢自負
於明時以悖君子之教而樗散無庸分甘止足
計已終老巖穴因與世違昨曹大行回忽枉瑤
函千里慰存非公好士素心月運於天下安從
跡至瀕海之區也感戢感戢茲因漳河劉生行
敢附尺楮申謝諗聞宏才碩望上隆　天眷下
範宗潢淮南東平之風豈足專美諭及春秋大

傳旨義以鄴架金櫃之遺編尚或闕佚而搜諸
農家圖譜之固知難以復命矣呵呵

復江操張游東書

思昔祗後都門覿邇台範幸假温顏時分末席
則凡大廷之建白密勿之論思動闔天下之故
者輒有槩於綢繆杯酒間而心偉公負荷之隆
爲　國家安危倚伏益不待讀疏辭累牘洋洋
灑灑聲動朝野而後爲之斂衽也忠嘗承乏藩
垣薄遊汗漫陳力莫效自捐盛明因老巖壑甘

焉緬憶舊游豈特如公冲舉之駕不復敢幸望
清塵即凡碌碌問津之徒有不遺迹我視而來
金玉之音者或寡矣迺者隼旟蒞止督撫東南
下車未幾忽軫傾蓋之悰遠屏緘題重以珎貺
念忠貺朽之秩過蒙噓拂使向春陽爲賜榮甚
豈勝悚反豈勝悚反夫戎事國之大端計資安
攘而東南瀕海三江爲夷寇出沒之途雖四輔
完區實同邊鄙今之江防與他省總制之責畧
同 聖明特簡畀公俾定領弭亂以遺萬全竹
帛奇勲此東南父老負杖而願觀者也拜使而
退聊附感悰不宣

復抑所唐太史

公負絕類之才邁種之養所謂騶裏飛黃過都
歷塊一日千里者猶然局促數年而後以奇見
然於覩者已愉快矣不佞雅從士論聞公誼至
高欽嚮有素屬以賢良之對上當 帝心褒然
舉首簪筆承明俾懷瑜握瑾者彈冠而吐氣益
信名不虛立士不虛附也吾郡人文耆然宇内

殘膏剩馥足以沾溉作者及出而與海內角登壇奪幟抑又寥寥今幸垂老而得之耳目忭慰何如聞延登以後種種作用居然先輩典刑學術益以醇懋自茲醞藉日深地望日起將來踐要柄樞翊祚　明聖大副衣冠萌庶之望爲國朝名碩最即鄉邦有厚幸矣若風雅之業家握靈蛇而天祿石渠尤懸黎之合浦足下尚友淵宏行進而道古不佞則何知猥承置吻也傾耳令聞以永來譽碩足下努力自愛使發脩謝倥

傯不莊

寄周三泉通參書

奉別來久不惟我丈論議淵源不可嚮邇即骯髒丰神冲和邑笑且不復瞻覩如昔侍几杖時所存者獨皤然溝壑之委形尚餘沒齒耿耿一念知長者不以髮而棄我也暴歲嘗憶瑾函頒自京華已復承使問遥通於里居之日似猶不忘箴警而猥以流俗人目之又惡知不省之竟負斯義也公自養高迄今再起而歷崇階當日

月之際不識所醞藉所注措近復何如魯因倪
甫田公道公居鄉義槩不啻減明之風令人彌
切臻向且悉龐俗多賢能共成亮節視敝鄉僻
左雖承過化餘澤而呰窳習偷漸乖大道士以
俛首殉俗爲周容非復弦歌之舊里欲於此自
見求無失其故步不亦難乎近又聞公借重留
都日與縉紳之雋講明聖學以弘繼往開來之
功甚盛因憶公昔與劉三五羅念菴諸名賢論
難往復語猶恍然能識之邇來當益神詣倘有
緒餘可以裨益僕之未聞者幸無金玉爾音也
茲因邑生楊振之遊學入都附申起居一道契
濶生以博士家語從不肖相周旋頗知向往幸
進而教之尤荷尤荷

與大司空舒繼峰書

如忠淪洳無狀膺年嘗試銳意問學欲有所淬
礪以求樹立而素乏善基罔知攸適越自疇昔
之襜恭遇先生隼旟南下行部至松忠從旅進
獲覩光儀心切山斗既乃一再謁款蒙賜燕私

披示德機指迷道岍語輙移晷泠然會心始知先生詢有道者得理學之緒於儒喆之淵藪爲來雋宗而猶若深有意於不肖感念之迄今第別來日遠師承幾成離索舊學遂罔顯聞而獨側耳於賢達出處之蹤及再發經綸之槩抑何其磊磊落落也儻所謂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耶草間之人無復敢望見履絇希謦欬之遺響而日者郡別駕鄒少江公祖來一見首道垂注高情不遺卑鄙有國士之知至親灑箋辭再煩唇吻欲采擷蒭蕘一當晤對遥忖公心何其愛人無已之真切至是也時且不避冒昧錄有舊作勗志俚言一章叙創艾之本情丐友朋之規益特以報命鄒公詎謂遂假吹噓上塵台覽不惟登之几席俾免覆瓿而鼎函珎貺儼然先之捧牘囬環挹損冲襟溢於言表令人慚思竄葦奚報謝之敢圖第虞門下望忠謂不相師而果自棄以虛德音因退而齋沐敷衽一道悃臆敬奉起居區區禱頌之私伏祈台履駢禎崇

勲炳列以熈奕運而佐階平俾海隅擊壤之庸
得安耕鑿終荷甄陶於未塡溝壑之日甚大願
幸伏惟鈞慈鑒之

復滕少松操江

不佞跧伏過軸於霄漢耆碩心許而交一臂者
不復以赫蹏道殷懃爲日久矣至聞當塗柄用
得一海内名賢未嘗不舉首加額爲世道慶况
桑梓筦鑰之寄耶先生人倫冠冕朝著典刑敭
歷名藩所至以勲伐表見不佞自起家田間時
已耳熟荆州而恨投分之晚乃今廟堂軫念吾
土借重閣下以大吏持憲秉越儼然臨之誠東
南一砥柱龍門也而不佞株守栖遲浮沉里閈
與田野父老負杖而歌太平卒卒未能通其嚮
往廼者隼旟蒞止機務方殷而遽忘位分之尊
假名德之重念忠朽廢遠辱椷題重以腆貺遥
頒俱非其量留都根本重地兵戎樞轄要機而
公稜威所嚮安攘措注先聲已馳自兹而往當
令萑苻無警海波不揚以保江介全盛之區免

主上東南之顧時論久定會且不次延登令海內士民共沾休澤即野人亦藉此有漁釣地矣遥望台垣勒函恭謝惟爲　國珍重以副天下衣冠萌庶之望不宣

復傅兆野父毋

昔荷　朝恩茂簡明德惠我黔黎足下下車來即以靜定綏來之效用底輯寧及單車赴召行李蕭然籍籍口碑已極拔轅之慕而隼旗言邁受計甘泉承車服之褒綸迈星軺於江介俾樸朽之庸再望清塵扶携道左以頌德化之成無任顒幸茲因旋使聊布尺楮追候行膝以謝瑶函之辱時方寒沍握琯陳辭未遑詳慎統希鑒原

又

昌翰遥頒諭以作事東南收功西北之說理固有然而以忠所覩竊未釋於斯言也夫東作南訛號生物長養之區而成歲功者必稱朔易豈不以山水皆源於西北而曼衍融結常在東南

此兩說者俱存之可也蓋變易隨時虧成異數天道恒象人亦宜然古稱特達不羈之士易地而列功名者其值適爾夫寧以方隅限若彼徵發而期會哉足下蘊籍誠奇才局誠設投之所向焉往不宜即海濱僻左百里弦歌要爲過化之地未足展其經綸而方榮膺茂簡簪筆腰章當日月之際誠欲有所建樹於功實之收豈其微哉然則如前所云猶信而忠老矣且固東南倚庇之民乃爲西北畫如是建欤之勢知事西北之必迨我東南也惟足下圖之昨柬奉答計當已徹覽茲因再命僭附狂言極知冒昧餘容從三老之末齋沐脩辭折會稱賀爾

復蹇兵憲理菴書

忠生平汗漫宦學無成不自意溝壑餘年乃遇蒙有道長者建隼遥臨先之謦咳念昔祇役都門嘗承一顧之雅記注懃悉恍如夢思我公下士之縣即海堧樗朽猶不遴遺矧志存康濟東南氓庶有不怙丕冒之恩者乎公勳望隆於朝

野經畧著於旬宣輿頌訇然忠荷鈞陶末由恭
脩尺一特申景嚮之私展函拜惠惟深感悚而
已行部在邇瞻迓有期附使叱名不恭統祈台
鑒

又

不佞越在田間辱寵異之日久矣自惟衰廢氣
類非倫何以仰槩神情而荐辱慰存斯其誼至
高不能萬一報稱也北門鎖鑰方藉明威俄獲
開府之報重爲愉快非獨喜公晉秩寖隆抑亦
爲秩益隆爲德益溥爾方圖致嚮往少申緇衣
之頋不謂翰貺儼然先施繾綣諭常彌感長者
植性自天不難施德而報者倦矣施者不忘益
不知所處柰何

與陳後梅

僕樗朽無能辱足下推通家契誼及幸締葭莩
之故惠好加殷真同骨肉而虔鞏謙撝詡詡相
下又出自賢達冲襟直不似流俗論交以燕婉
爲懽而已至如入臨僕御出譽士紳數勤唇吻

余及此不特足下洵有是心即不佞饑渴素懷朝夕左右者不啻同之亦有以見亮否也昨榮行忽慢不以相聞既覺而後馳送道左則已莫追歸而悵然自是亦遂伏枕經秋日成離索且知下車之初不敢以聞問寒燠之末儀仰溷神理念以道義相許之素遡聽徽音則吳越壤接談善政而矢中和者輿頌訇然朝發而夕至何慰藉之深也大都今之士大夫質行脩於家而政事飾於吏可記循良者是爲獨難彼暴豪之雄塗民耳目騖徵逐爲意得者於足下蔑爾頑竟此以燿當年之用爲鼎鉉階僕倚杖俟之賤軀別後方起色而溘遭先弟之變意況摧愴無聊承鼎翰眷存不啻携手作慇懃語至柬末憫其衰憊示之諷規如不得揮魯陽之戈回崦嵫之曜賜我餘生者非深愛宜不及此僕何敢不佩之使旋索書據案作答語漫無倫聊附暌曠之忱云爾

與浙總督方采山書

明公當代儒碩士望嚮臻蚤歲幸介紹於南泠
蔣夫得邇清輝遂投義分都門結軫遊顧彌殷
當是時公方髫歲忠未二毛日羨飛騰彈冠交
慶自謂斯緣將白首要也無何公既分符出牧
不果中秘之留而忠浮湛薄遊尋蹈江湖之跡
自是升沉隔矣而猶憶舟過魯境仰勳記注百
里遣使辱之芳訊錫以玄圭斯意周厚知不遜
遺而忠計睽違以來便果離羣自揆明德則誠
慚負不識公於朋遊既刊之籍歷舉平生亦嘗

影響於況淪之蹤否也公擅雕龍翱翔藝圃舊
矣每從海內人士論傳尺牘間窺一斑而巨麗
宏編未快欣賞以爲闕然茲會集旗鎮越保釐
東南密邇鄰封良竊沾被而忠自入山念嘉禾
壞接稍令兒輩占籍誅茆其地而將老焉於公
治境實黔黎之遊寓者也茲因二豎就試武林
謹令造謁庶徼寵靈得賜提攜一覩堵屋實竊
願也如時倒方嚴亦不敢請幸鈞栽之

復馮文所學憲

山林枯稿之夫與足下夙契神情頗同臭味嘗憶昔走風塵回車嶽麓分甘長往終老一丘直任疎頑動乖大道世方詆之無庸戒爲覆轍詎意足下方膺鏡當年令聞籍甚乃亦遽薄華簪投劾飄然終已不顧此其事尤難足下所謂懷寶櫝藏匣劒千金者耶僕不免爲保燕石而已屏過而譽之媿甚媿從之而往俗未果少選當圖趙謁非介諸小阮則扶笈龍兒願期十日之留一發千秋之慨足下倘許之乎

寄邵梅墩

忠生不辰再上迍邅遂甘長往終老蓬蒿慚負知已其於疏名　上前亢言當塗之側者遡公推轂本情不啻似今已也呵呵當薦陟台垣保釐江介功用彌著譽望增崇巖壑孤蹤益成睽阻空懷馳慕若眛平生良可慨已茲聞隼旟南還儼然苫寢忠竊誼分當命駕千里効絮漿之敬於尊人凡涟而病艱跋履顏遣一价攝帛載

書告虔廬下衰殘久捐鉛槧此義亦不敢以文之也惟鑒原

與汪少泉年丈

奉違台顏幾二十載雲泥跡逈聞問音踈知自捐門下久矣昨犬子是龍歸自燕都道公於當途坐間誤煩齒及曲借周容第自竄伏草野永謝世緣豈復有足仰當記注者惟切鏤之心瞀而已恭惟門下碩望宏猷淵源學術經綸茂著勳與道俱爲時論所歸入踐持衡以弘康濟揆諸人情恐南都地勝不足久滯高蹤爾起居之敬緘臆未申實切瞻泝偶舍親董文學卒業成均翹首金陵停雲在望輒陳悃愫不任依依文學於弟葭莩至親卓有聲稱爲東南名士雅志振翮青雲不在樗散之列倘署歷事諸曹令獲趿履門墻以沾陶鑄實慶遭逢幸推通家契誼一賜提携然僕方通問候遽及私情知文學素蘊固奇宜蒙盼睞云爾呵呵

馬通政松里書

如忠淪廢之跡再錄明時亦冀以駑蹇自見上酬感遇下謝友朋豈虞忽抱沉痾投劾而去殊乖出處當擯於同志久矣至如公者定交傾蓋良慰平生敢忘瞻佇顧自嚴臥離羣益滋其放凡居常應酬聞問之節闕然莫脩如貴境一時相與諸名公皆隔歲緘恍曾乏尺素中謝非特負耿耿於公而已公獨不鄙不惟不加訶譴又辱存之恭承使命於三百里而遥真如憂思知昭曠高情超然形迹之外感戢何如聞結屋西河日與緒山龍溪講德相難以光聖學此於吾黨安身立命之原志垂不朽者功多於白首鉛槧涸思雕蟲欲以文辭見萬萬矣欽羨欽羨來教有晤遊峰泖之興蓬扉日啓擁篲俟之客歲龍溪公有書至以春首相期而竟不果僕亦曾復書促之倘公遂與階來惠我多士俾不肖得聆玄論起之沉痾亦空谷之夫所爲屬耳於跫然之音者也頻致二公共此良覿勿孤顒言溽暑方殷嗒然塵几得進來使訊問起居附之報

謝亦意外之一奇也

復李五華少叅

登封之約至少林聞台駕已發意興索然況峯巒障雪磴道難攀因遂息徒蘭若索侶緇流稍覓淨緣信宿而發亦足以宣暢鬱抱而窮獨往之蹤矣比入關中百務紛仍應酬靡給秦中素號劇臬非孱劣所堪會少須之竟當拂衣長鶩結好雲阿以畢遲齡耳伏承名作千里馳伻投惠瓊瑶流輝僻左獲此當爲世珎非特可以炫美關河掩先秦之作者而已啓緘抃會拜賜神兢敬附尺函用申虔謝別時荷諸公高誼莫由仰報復承斯舉益不能堪煩公會間統一叱名是望

與錢推郡漸川書

別後承使命隨有荒刺復謝想能達矣入關擬有餘暇得畢令岳南翁序文以酬宿諾而一至即就羈紲日理程牒不給久要之誼果若是平春初殊有投紱飄然之志倘得取道貴治會晤

有期茲顧後奉書承候并啓外蒙取去書經鄙
見一部緑更無別冊不知可得櫛歸爲犬子發
家否其四書程朱繹旨秦中士子頗多索觀無
以應之向承教云永成睢州之間有翻刻者倘
果然得因去後還帶數部以應索者何如僕昨
承乏汴藩遠滯都城無分毫之補於境内別後
有聞不惜示之得

與童公覲進士

日聞得雋禮闈榮名籍甚吾道不孤無任欣躍
久擬奉書申賀抱痾未果而會尊翁老太造仵
入都芝標在望比首依依緣適從令弟子敬所
得之而行者遄發遽遽莫知所裁又恐失此益
成簡瞶聊復折柬叱名一布馳鬻伏惟鑒亮容
更圖音驛之便齋祓脩廈遂輸積抱爾外菲儀
不敢云賀布之别函慚悚悚貴同年抑所親
丈處猝未遑脩敬乞於謦欬及之

復梁兵侍鳴泉書

如忠材識顧蒙久妨世用濫籍餘三十年而在

事者壓不數載長往之蹤因於深山野人良習而海內賢豪寡所景附自昔銜命入關得侍公遊則斗嶽之瞻曼然希遘風神意氣傾蓋成驩忠於斯時亦自忘其陋方嚴事公求所匡益而公所以虛懷於不肖者異甚恒情顧駑蹇之資不任鞭策自入關來已有眷然初服之志會方地震上下惶惶不敢以請而又不欲變斯志以竊廩餼於明時未幾則公陟晉藩忠亦南轅忽晨星散矣及既投劾還里益與世違天上故人遂成秦越獨時時占之夢寐彷彿形神而固不敢以影響聞問之通有覬於當途貴遊久矣日者犬子應貢入都會公方陟鼎鉉籍甚犬子仰瞻威重初未敢懷刺門下以給掃除忽蒙先枉車徒存之委巷至懃清問猥迨末微意極肫篤重以翩翩雲翰珠吐雲涯恍然下賁再拜開緘如承色笑於疇昔摻袂慇懃時也浣慰何如竊惟　聖明新御羣哲彙征以公偉然碩望倘遂戮力勛襄期奬王室俾令問殊勳所至彰灼尤

海濱傖父顧覩昇平禱祠而求之者也狂悖離
群卮言無當辱公先之耶布感臆而已

復王陽谷兵道書

伏自明公建隼東南海濱奠靖忠衣被而忘其
賜久矣秋杪冬初擬躡屩褰糧一叩鈞臺以申
景企而適以冗奪悵惘殊深茲懃咼翰采擷鄙
言忠雖不文敢爲長者避席第念華宗世美非
一斑之見所能仰窺萬分又內有曼然大撰及
名公鉅篇如覩嬙施而嫫母慙色聞韶夏而巴

里慚音因復逡巡幾負嚴譴茲敢莊誦原録檢
括緒餘稍綴蘩蕪以弁珠玉惟公賜覽而正之
庶免重慁宗壇少塞嘉命爾犬子是龍載擯棘
闈淹留都下不惟仰負陶鑄且莫藉慰朽懷辱
清問及之具仞德厚惟有銘之心膂而已

與董栢山

昨忽漫爲別闕然河梁執手之殷懃即不佞衰
遲簡禮亦門下挹損過情不容親朋一申契濶
耿耿迄今念門下以現奇異倫曾不一耀當年

之用而格於恒調僅佐州符切恐流俗以白眼相看俾無以自見既而承鼎翰遠頒道欝悒猶昔始而呀之已復倍詢還伎知地方清簡俗厚民淳殊無持牘趨走之勞足稱吏隱而最喜者長吏賢明禮遇優厚頗協寅恭毫無形迹之間此實仕而得安其位之始願而門下有焉視毅懷之丞上饒首懼斯厄者大徑庭矣幸門下安之迨時陳力以籍聲稱以階寵命僕即碌碌未填溝壑當倚杖俟焉以功名相勗幸勿如來諭云云輙興桑梓之思也使行適賤恙謝筆硯不能久滯行者一申覼縷卒卒布此延首惘然賢郎掩扉靜養闔宅清寧寒家賴庇諸豎無恙知尊念及之云爾

與宋遜菴憲副

昨隼旟過梓里雖獲時奉顏色柰簡書夙駕未遑沃領德音殊用耿耿豫章名勝之區又當才賢振寀之會門下乘時吐抱榮鏡當年以炫耀鄉邦之望僕誠跂而望之自齋回遥荷誨函兼

承蕃錫殊感記存來命及陳五岳公所索鄙書
媿塞漫之技非所以溷高明又冉冉餘齡抱痾
來久纔一搦琯便作眩暈縱勉勒尺箋猝不能
隨後以返因憶昨歲郡倅楊公嘗持五老命至
隨附報書而今來柬不及恐爲道理相左竟作
浮沉以煩後命爾公於會間可一理此語否

與季鴈山

向承從豫章遠頒書惠極感眷存且念及小犬
寸進通家契誼藹然見之而令孫遊泮大慶亦
嘗脩薄敬於令似親長乃不蒙鑒入尚負區區
比時還使遄發正值賤體抱痾因循不及一脩
謝剌迄負慚惶茲因遜菴公役之便聊布悃心
不勝馳戀公冉分麾輿論知杜旦暮當有超格
大拜取償璽屈者握手披襟可倚而竢不盡頓
言羅近溪公集聞已付梓何因一快私淑也

與盧元宇書

屬者兩承手教知足下相念之深謙牧之厚志
趣之卓良慰老懷因思今士大夫固有養不素

定既已涉世末流淪濡且久及偕榮進藉資氣
盈便多失其故步而足下誦義安貧廿有餘載
一旦振拔褎然人群令稍意得謂窮居之養何
廼來書所云隱然傴僂循墻之懼遥忖高明豈
學幾聞道不欲以一第槩其平生異時大受之
基吾茲卜矣廷對高等猶有館選可期然須推
轂得人不宜有所意必失此則含香題署之班
亦古先名碩所發軔也寄回試卷卓特古雅佳
甚佳甚聞欲同燈窓他稿梓行倘先寄惠令子
弟輩矜式何如

與陸伯生秀才

昨承教謝謝茲啓先哲何禮部大壑君係陸宗
伯平老同年之極厚者而於不肖爲髫齓交小
兒是伯實婚其女皆執事所知也遺孤何雍之
羸然病軀家事凋落吾兩人者曾以其糧役事
各言於羅山父母公前殊蒙矜憫顧以一時未
可破例若有待然不意公今履內艱實何子之
重不幸恐失此遂莫可解異時爲累當不止於

破家故何子復懇之平老及不肖此在平老實存孤至公至仁之心即不肖亦有情不容已者昨進吊公倉卒不及致辭念惟執事雅荷公知當必力疾往吊聞平老借重轉道此意於公側得併注神一叱賤名實何子緩急之倚而在執事亦不失爲至公至仁之用情也特愛故及

與龍澄淵郡丞

公聞世俶儻之才雙淹枳棘公論未平要以君子之道爲龍爲蛇屈伸顯晦當觀於昭曠之外且聞姑孰之績復效矣此如揭日行天所至輝徹豈能蔽之敬羨敬羨昨歲小兒是龍過吳門時會道駕瀕發禮愛有加未申報謝茲適內弟華邑庠生唐咨伯者乃貴同年唐純宇之弟苦志積學名士也曾蒙李太府葵菴公試取領案春夏來偶爾病瘧郡錄科舉時不得與遴選即今赴考遺才以入貴治念公在郡率爾叩謁公倘柄校閱懸衡之權得賜維持一爲振拔或他有機會幸借吹噓俾得入觀棘闈以冀滄池之

奮亦公東南遺愛而桂林之一枝也不肖平生不敢妄言薦士實係至親又恃雅誼故爾僭冒照之不宣

與盛南橋書

海內弟兄凋零且盡相去不百里而遥如魯靈光之巋然存者吾兩人足當之矣迹雖踈逖心實比隣昨扁舟繫纜燈下晤言曾不一瞬然視古人之返興盡猶謂過之第此行情悰出不獲已非追從朋侶徘徊勝遊之日以故還棹不敢再謁門墻瞻泝之私徒極中切亦計公之愛我不能恝然顧賢達素交高視域外誠不以杯酒慇懃之故眷眷於離合之蹤也第雖冉冉遲齡興復不淺異時稍須犬子事定更圖鼓棹而南遲公於風涇兩境之交晤對風神徜徉烟水之區一申契濶亦奇遘也不識門下能果我念而不以萍浮湖海適值視耶使至承瑶函珎翰之頌益深感媿先此附謝篝燈猝布不任區區

與丁敬宇書

不肖與足下迹若踈逖而景慕之私不啻比隣時從龍溪先生處聞道履知擔當正學卓爾不羣及觀其近刻與足下相發難語又如親承謦欬於一室之間欣慰何如也日者大子入試道經貴治書回語足下禮遇周厚更煩齒及陳人夫不肖沈淪之蹤日同蕭艾顧安取而辱有道者存之感踰分涯何能已已欲因小兒致謝會其入都相左停雲在望良切依依輙裁短函以附鴻便一布音塵明四海同心有千里而應和者足下以爲然否外具粗扇四柄漫附鄙言上覽不惜教之

與馮勑齋書

日者使還荷鼎翰之頒知於不肖之蹤尚懃記注感戢感戢公以茂儁久淹下僚柄衡者當有憐才至意閒局遠氛讀書談道殊足自娛以需超拜此非恒調所能限也望之望之令似英才偉器蒙不鄙夷時以藝文下問相與甚殷足下家學淵源因可槩覩而僕空谷索居之況亦藉

以不落莫矣令弟英雋之才不肖雅所欽仰別後杳不能通片劄亦不復蒙少置諸懷枉一言之教此得無我棄耶相見幸爲叱名

答萬履菴書

辱公道誼未嘗不盟於心其不敢通契濶於左右者直是樗朽自捐且亦不復敢以眷然相念之懷有虞於左右也瑶函下貺感悚信之春茗之須良慰渴嚮即不異躬奉音徽於几杖之側也陽羨仙區馳情良久向苦負俗實有裹糧千里選地卜隣之思曾於前書抵公及之然有間矣而能煩記臆其語此於片言然諾之堅豈叔季交態之可同語耶忠也涼薄不堪八子之魔實著鬻產年來已罄囷乏買山之資竟負初心職此慚媿何如慚媿何如拜使返命祇極瞻馳抄秋恭候軒車一道海濱令峰泖增色奉教有日茲不贅辭

答吳貞石書

來教云云不惟能廣鄙陋之懷亦足占兄近且

進於道矣僕猶性狹中凡遇物感糾纏耳目非是便多厭苦益於煩惱妄想境界未能超脫故不覺胷中罣礙無灑灑洋洋自得之意正僕平昔用爲兄規者而名言及之真所謂同病相憐也至於一切嗜好世緣幾已勘破十之二三即攝生繕性家必用此爲務而況有進於是者俟面悉之說夢之喻誠爲可噫要之夢之非夢耶非夢之爲夢耶試作如是觀又當大噱也科頭就沐使來率爾作答欲釐所云已忘之矣

寄王元美禪闈書

不肖於足下契誼相期迥出煙霞之外至衰憊廢禮不知人間固有一種眷然不容解之情而經歲不得通片劄之問於足下不知爲何然是者念足下悟道精脩亢迹埃塩凡夫俗子望爲天人不敢以垂朽之齡希躡景之芳躅端自暴棄影響寥寥不知者當以爲誠負高誼僕非敢如此也足下平生學術表著榮競當年而末路翻然遂超名欲能舍世間深重因緣識窮千劫

氣雄萬夫即此一着夫誰與侶神將甚之鄙雖
罔罔能不艷歆俛復思之古之仙流聖侶應有
夙緣且聞師眞嚴戚媿濁之庸根氣綿微恐
遭擯外是以遥景聲光不敢嚮通即爲故人相
聞作語亦覺屏氣莫宣竟不知如僕等者他時
老入涅槃骨將安朽足下先登道岸普度衆生
尚能以友朋一綫之愛稍加援手振之墜淵否
不肖凡心所未已者浮生落落既已萬不如人
而晚境庸騷八子爲魔計窮搶石且無論就中

可冀有樹以不墜先世之緒否也又奚暇料理
餘息識悔自艾冀修因果於他生耶足下又何
以教之因風延想勒狀起居併及漫辭一申契
濶杪秋氣爽賤體稍康或能扶杖涉遠期叩玄
闇望見頰色耿耿私頲如何如何

謝劉羅陽侍御

東吳文獻哲匠遞興至如足下獨詣深湛標趣
古昔褰然大家者近鮮其儷僕嘗手尺牘之傳
而思覩其全以廣一班之快者良甚饑渴豈堪

千里神交忽來金錯令人驚喜益踰分涯意者足下披掄之及或軫末微偎以不眥之珎投之幽室幾成按劍莫鏊揄揚媿不似桓譚之信玄經托相知於特達也因范中方伻去謹裁尺一少申謝私開歲春和會從中方鼓棹吳門幸及叅承顏範以慰平生且聞詩篇亦將就梓計可請益以酬嚮臻

復李葵菴學憲書

空谷索居有懷名德忽承教札恍若從天珎感珎感公柄文中原視雄宇內青莪棫樸化始周南疇昔經綸之抱茲焉試矣第松人遐想依依至今計何由更借旌旟開府江介一慰野人瞻佇之私也赤璧鄙作偶因林邑幕行聊以侑函不意過煩注神更加表章爲山靈點媿汗何言況林行倉卒倩筆作書頗多訛謬如候人作侯蜀道必出遺却出字一時不復是正遂加封識以恩高明益負罪莫可逭爾倘亮而削之貞珉無令讀者掩口爲愛何如

與徐魯源書

某謝陋闇於學術每聆玄論一浣蓬心弟竿旗往來倏忽不有寧居即抱平生就質之疑而性苦遲訥非誠得燕對從容無由尋繹舊聞以求新益用爲悵然獨念昔人所云目擊而道存者則竊領畧大教於言表實不敢與庸衆齒以負誘進之懃也勿庵稿三儒類要二種名言夙夜諷誦足當藥石惟公終惠之俾無以耄而自棄也

與胡梅林年丈

久違台範景仰殊極恭惟吾丈以經綸卓犖之才當安攘艱大之任頻年勤瘁積有勛勞既已澤覃黔庶道康世屯矣而何誦瑶函乃猶虔輩讓揄於古不朽之事若歉然以功名自許而托遜辭於立德立言顧有意於謝劣無庸欲引而俾附於君子是何言哉正惟吾丈有功而不德斯德之盛者也欽仰毋從荆翁師聞語高誼未嘗不嘆賢英相遇之適協心同道之公天為蒼

生意有在矣弟潦倒丘樊忽焉遲暮仰祈台庇
苟畢餘生端有若昔者贈詩所云而違別逾歲
音耗窅然弟之踈頑益復悚憒聞吾丈玉體比
亦違和情悰愴恍蓋憂国憂民之志良獨殷矣
弟闕然未能馳奉起居殊弗稱吾丈所推同志
同門之誼數蒙眷存者偶因舍親吳節推之任
道出武林必當叅謁敢附短劄一布私情

與吳學愚年丈

僕之獲交於足下非旅遣卒遇傾蓋之歡念以
剪劣辛附同第同官又通家也僕本孤蹇無偕
早歲受知於尊岳老翁閣下惓惓道誼汲引之
殷豈在一時得志諸君下哉而僕寡昧自捐每
安貧薄無以自振於紛然爭騖之時幽冥之中
實自翁德以令日人情觀之何啻千里此足下
所察也而事改時移亦不能有所感激以附酬
知之義足下視僕誠為碌碌庸妄人耳雖然僕
豈其人哉僕豈其人哉僕投紱巖栖餘十年矣
迂滯猶昔竟莫有自見於世乃聞足下方崇令

德倡道江瀆橫經之徒履滿户外此有經綸之抱而不得試者所謂繼往開来以明儒者之功也僕雖衰且老矣耿耿心期畏粮涉遠與吾丈握手欷顔一道情故或有日也

再與吳學愚

弟沉卧山庄寡聞時事近獨得之傳者謂令岳翁閣下固有子而混迹緇流近乃歸復弟初未之信然然竊念若果爾是天道也方擬作書遣迅門下而忽從吳貞石所奉来教云云躍然驚喜知其事真矣夫趙孤不及不祀臧孫有後於魯古今斯理還覩可徵且以綴琉既絶之餘而忽有一綫之續連城壁在合浦珠還覩者拭目生人之幸固莫有大於此而吾丈及諸立孤者之高誼又可誦也竊念令岳翁於如忠一顧之恩自方伯樂而忠退慚駑蹇未有以堪故平生碌碌自持不敢輙有附攀之迹以辱令岳翁而至區區犬馬之私未嘗一日而昧今覩其事固吾黨汴惠交賀之日也吾丈猥以相聞得毋亦

云爾乎聞此孤生而岐嶷質性穎異鳳毛麟種宛有令儀既已讀書從師進取可待倘遂允協夢禎蜚英妙齒奮跡明時以光令岳翁不墜之緒而廣其報主未盡之餘忠乃所切願也慎保護之忠日憐遲暮兼乏他長莫有為効助者寄去門生所刻書旨吾丈誠舉授之俟其稍鮮時一發難未必非進取之資而振耀家聲之筌蹄也如何

與吳貞石書

別後再辱鼎翰且知吾丈方入都倥偬之時而惓惓於故人之念此實弟踈庸舊習之所不能者也感戢既已趨省之後人事漸定相當多得休豫西曹政體并諸應務視他曹原簡以吾兄名藩敭歷之才處之真覺投刃餘地虛靡繁文然見往時凡出補郡長吏外及藩臬有聲者往往出自荊曹乃知吾丈所以養其游裕以需大試者正在今日其無以耳目所感而生厭苦之念也弟中歲投綏亦冀返其初服長驚深山躬

把犂鋤與農甿為伍庶幾山人本色而自倭亂驅入城市便有問遺慶弔往來雜遝紛〻酬應迄無寧時風俗日靡本實益喪徵逐浮沉罔知稅駕然中稍異便多見尤自嘆此生當役役塵勞中竟乃老已始知禪侶之期出世老氏之尚玄脩其皆有所厭苦而思托以逃焉猶勝於憤世惡生而無從訟也小山兄行竟不從便道一還梓里不得執手為別諸緒縷〻伏惟台亮

復中丞彭可泉蔡草亭書

思謭劣自捐無所比数顧嘗厠朝紳之末逖聽賢聲神情向注知明公爲名世之雋久矣茲當海寇竊發騷掠東南明公仗鉞以臨飭師授律動有成筭虜不足平而昨蒙下詢將來備禦之策益荷謙撝不遺葑菲顧忠等猝然淆亂之辭適成聚訟何能仰賛訏謨而又不敢以一已拘曲之見泯默懐慙以負明德謹摭緒論所未悉者條列別揭敬布下執事惟垂神閎覽亮其出位之罪有所可否為賜多矣

與尹介石書

厓山信宿傾蓋披心別去天涯有懷耿耿竊惟人生所能閒者世之古今地之遠近而惟道義相與有曠世為感千里比隣者以僕自附於公益信公亦有同然乎自嘉魚還接省中諸君語及高誼知僕乎生之有遇焉僕入山靜業頗適上慰慈眷下翕友于覺人生至樂終在泉壑乃知曩所談大厓兄弟高風信獨觀昭曠之原無慕乎外者也惟公知已敢為一道

與王白崖書

忠廿載林卧碌碌無庸如公道望憂寐久矣茲以頹齡蹇質復齒明時承乏楚中獲隨哲軌私幸何如夫以野人麋鹿之群尚承教督勉策其愚以赴簡書之義矧龍驥風雲之逸跡何緣忽勤故園之思乎已而聞且榮擢又知入洛有期竊慶候吏還先此附謝

與林梅墅書

忠棒檄散材誤收盛代柳陽之命方娓未勝而

咼翰遠頒過蒙奬借益復赧然楚臬多賢深慚倚玉若公山斗素切瞻依相見匪遥尚期規誨

與莊石坡書

忠林棲廿載麋鹿爲群海内英遊獨切神往兹以丘壑之蹤分甘長騖而猥蒙明時齒録承乏楚臬獲邇英賢豈天涯萍聚之緣固有素定者第自顧無長對珪增恧進退之計祇益逡巡辱遣候吏遠臨仰承教督敢不自振以副鞭驅

與樊北萊書

久欽台範未遂瞻承兹以丘壑樗材誤收聖代備員僻左幸厠高賢顧劣駑不任鞭驅恐負教督耳恭惟門下道譽卓爍風紀宣揚政成之效即如来教所云門下固已獨優僕何能當之也江漢依依德星在望晤對有期不盡

與徐鳳竹書

接咼翰漫憶曩時一瞻芝宇遂隔參商重自怠捐久荒尺素乃蒙存注契誼藹然非公盛德雅情敦崇古道何以能爾犬子昊龍過外家輙辱

賢橋梓教愛惓惓不以衆視每懷感戢公以字
內宏才臺端舊望柄文應運任道匡時三楚士
紳依歸何幸忠誤蒙　聖明齒錄復瞻一命雖
獲披拂玄風以終教益而操鉛再試自顧無長
於出處之間尚昧自計承奬借踰分敢不力振
以報相知

與陳我渡大司寇書

自翁試嘉邑時獲嚮逾風槩嗣是睽隔二十年
餘會台轄浙藩幸踵芳躅亦竟莫從罄款以待
下風恒懷耿耿既又恭逢建隼東南則沾教治
益親矣辱時勤置吻函貺駢臻猶能仰憶誨督
之餘音柰樗散無庸分投廣莫而桑榆景旻餘
燼成灰因不敢通名姓於神霄紫極間以涉冒
昧即今值翁登崇鼎鉉典憲留都引領數百里
而遥蓬累之蹤豈不願果往從之一展鄙愫乃
竟積懶成僻空回寸腸視昔人千里命駕之誼
何如也汪度如翁即不屑督遍亦比於妄人置
之耳詎意犬子是元就試台臺復誤蒙奬與特

賜首錄賃傭燮下殊媿品題益不知其所繇矣
勤啟奉候少伸感謝之私無任悚又

與陸五臺大司寇書

客歲仰承教礼下須依然道况不果擯遺敝鄉
俞副郎行曾有竿牘之申一道契濶其于平生
傾汪未能萬一仰宣茲者復以犬子是元舊歷
華貴曹卧引入試適會嚴轄所臨瞻望宮墻儼
然仰止謹裁尺素遥奉起居此子質頗可進先
是殷翁后汀陳翁我渡相繼典部俱屬優録甄
陶而角蹶不第困頓迄今雖其立志未敢衰而
年已漸長追念長兒不禄曾軫道懷為不佞加
憫而桑榆妄覬未忘取僕于此曹茲負笈而往
首令叩謁臺下以希作養倘蒙我翁垂察而進
之試如可教得賜提携俾有進步則終始造就
之恩沒齒啣也恃道誼深愛一伸至情悚憒

與姜鳳阿

忠竊侍下風願操几杖之日久矣昨玉趾俯臨
敝境僅得一奉光儀於禪林几刹之間何快覩

之辛時蒙訂盟為天目善卷諸勝遊翩〻逸軌猶可想見別去遽聞蒲輪詔起已義然鼎鉉之班卒無復見履絢矣歉甚翁以鴻鉅全才受知明主方弘名世之勳而璚枝弓冶復有佳胤以嗣蜚聲造物於斯可謂時歛而全畀之矣不佞衰殘株朽自擯明時而黃頭歷齒溷若群猪無足比狀陶令有云天道苟如此且進柸中物不佞舍此又安從頌哉

與張崌崍

閣下以經綸學術帷幄神機保障生靈誅夷叛亂為国家肅紀綱匡社稷功施吳越遺千百年奠靖之休東南士民情均佩頌會　聖明新眷晉陟台衡方將秉鉞建牙拊循濱海而忠也孱軀沉卧不獲拜塵道左稱賀戟行在望莽負氷競茲遇客從武林來者道公方還旌幕府須代從容正門下士樞衣燕見之時柰以賤名嘗通省籍廢棄有年猶然資章甫入境迹涉只且是以不果僭勒亟辭顓人攝告初虔無任悚憒

答高南洲表弟

僕處金門弟淹外服弟還秘省僕卧山林出處之迹終始懸殊用不獲覩顏色者五載矣承教勗以達生御氣之說且謂已有所得秘弗終示尚眩津途然斯技者在山人謝却世緣所當究心而吾弟恐未之暇何不悉剖真符投之所好俾得假篾登岸君亦兄為學屠龍而無用也

謝都下同鄉諸老見遺壽章啟

忠以滿壑之蹤狗馬之齒幸同棄梓獲厠輿[illegible]

猥蒙諸老先生呴沫陽春籍名月旦過而存之又過而與之沾榮黼衮之褒假寵絲綸之筆若欲振之餘輝令比人數者聞命辟易無任慚皇且不知介紹之因夫安取禮而來此於門下也忠德薄數屯百憂駢踵伶俜穢狀西老徒悲故於一切親友以相慰藉至者槩不敢承而千里同聲儼然臨貺重踰瑶華則乃辭弗獲免退而展緘莊誦瑩然巨篇業已在握縱無能懸市千金誇之閭里敢忘藏副十襲傳之子孫百拜緘

辭謹謝冒昧

答董元宰

客歲携別郊闉心逐懸旌而北日計足下以蘊奇時發大快觀光遥慰友朋之望已聞一入都門才名大振九流避席千里絶塵行將大對交戟之間褎然舉首可賀也近領翰諭賢書之頒神益馳戀柰徂歲及春日處病鄉悵然停雲至艱促筆一寫忱抱因缺問聞小壻赴會行時托致聲曾及之否禮闈捷報在即當拭目以俟

寄蔡敬齋中丞書

某惟舊遊武林得奉光儀於期會追趨之日接餘懽於慇懃杯酒之間斯緣何幸而公於不肖亦殊不以衆視猶耿耿心目也跡迥雲泥因成睽左聞旌旗蹔展梓里久已釋禪匡濟須賢鈞衡虛席羨之羨之適舍親曹景坡剖符名邦得邇賢範偶談高誼景若斗山百爾咨詢必首耆碩倘不惜開心吐抱令得奉以周旋有所表樹豈惟公嘉惠鄉閭之德厚亦吾黨疇昔同心之

一快也不任瞻依因書布悃

答王後陽書

別後再蒙垂念茲復荷鼎翰惠貺之頒知畎畝遺黎猶然不擯於大雅豈惟德隣之幸抑亦氣味之投耶東海政聲朞月籍籍行將邁古循良以膺側席之簡僕沉淪猶昔衰謝侵尋沐罷巾車時時出郊望郭門而歌梁父饁稼行畦而還倦即欹枕一望停雲計與足下執手道平生者復何時也使旋附槭申候兼布謝私豈勝覼縷

復龔玉淵書

疇昔合并深荷道誼世姻之雅忽漫晨星思不可任而門下所以惓然於違離之日又若是厚矣厚矣遲齡冉冉誰復念之數枉注存乃獨一世外交也展緘百感進來使訊起居又知投紱以來閉關謝客時復偃息科頭坐忘神往豈向來脩持道力益復精進而區區世味弁毛棄之者疇能爾爾耶萬深名居非淺襟能測鄙作復命不足以來教益詩扇二柄附往幸覽而置之

鳳泉令弟邇來何作能復相念否外寄扇二柄
聊代候柬幸轉致之

復陸阜南書

僕自年來貧病相仍不聞世事即盛伻之任必
於臨發之日始知匆遽作書不盡覼縷獨有感
頌無窮之臆而已日承鼎翰累牘雲幣盈筐知
公軫念良慇若何云報小女孱弱未堪伉儷勉
承令兄老親家及我公雅意苟簡結褵隨力所
至箕帚之役殊媿德門況邇冒寒疾幾危頗費
調護近始即安尚艱步履未効婦道而先遺尊
者憂虞鄙抱不寧職以是倍耳使行聊具菲儀
奉將謝敬諸不宣悉伏希鑒原

與倪東洲納言書

再入都來仰荷道誼之愛終始不渝欵惠慇懃
獨異常格感戢曷勝夫以公海內英賢敝邑何
緣得嘗借重照臨以聆弦誦然而民懷孔邇士
切歸依迄今加恩於舊邦者公情固未已也別
後以三月初旬至吳門即欲歸展梓里爲長往

計而以行時誤罹賊累於藩屏因復入浙會長途馳驟觸冒風露抱痾不支雖勉親吏牘而神已馳於峯泖間矣媿以廿年淪廢復齒明時再濫冠裳浮沉無補而福薄禍侵恐先朝露故敢疏乞骸骨感公夙誼率布謝私緬惟公在禹台之司專出納之命下通民隱上達宸聰欲叩帝閽須通政府區區情懇亮沐照知併乞叱名於貴僚李公之側兼借吹噓速爲上徹得早逾還山之願當擊壤以頌甘棠而沐休澤無量也

伏枕布啓無任竦慚

與陸五臺吏侍

伏聞隼節已於月之初旬啓行台斗之光晃被朝野昨奉翰諭垂貢知揖讓謙撝之雅志而蒼生引領士頌階平實於是行卜之矧東南數年來極否之運以公蹔偃經綸靜觀良久所望耆碩醇儒之功遂弘匡翼以濟時艱即衰憊無庸若忠者猶思搤腕誦說於行塵之前以効菊蕘

之一得柰病廢頹然僵卧氷雪不能出門縱抱
區區亦已踈矣輙敢顓价馳候屬紹介於片縑
以代面晤知停傳之餘望塵投謁者轂擊傍午
而以蕪言仰溷神明借一盻於下濟媿又甚矣

與萬楓潭年丈書

奉違台範計且四十年來想憶吾老丈招飲錫
山時酬答牋書指畫形勝之概宛然在目便知
異時榮業不凡其後過楚伏誦所題公館中温
泉二絕佳甚因停傳久之爲賡賦二首益思其
人則愛且傳其撰述而謬附於同聲然此意獨
何由悉之於公也茲聞眉壽冲融贅力強毅猶
爲諸同年兄弟中魯靈光不勝欣忭弟巖栖株
守日逼衰遲所謂無從訟之者視高明天淵矣
令孫以箕裘世美家學泓深當馳騁青雲尚爾
蠖屈而一念純篤必欲取友海内以成令名尤
後儁所難也第念以老丈爲之祖令似思默爲
之父而乃遠違膝下求所未必獲之益於人人
誠謂明珠在懷而索之途者矣因其歸奉書承

候不任瞻馳伏惟鈞亮

復查紹亭書

奉別來久緬懷甘棠遺澤濊甚東南此邦士庶猶然識之至禮意優渥施於不肖忠者私心感戢亦不敢猥後於衆也顧自投劾還里日就衰遲抱痾侵尋因曠於禮至聞問未儀所自効於門下者缺然有年罪無所解日者郁生歸自武林忽持雲翰臨之兼荷雅貺足仞記注高情惓惓猶昔則忠罪狀益暴且積而莫知所解矣嘗慨我公譽望卓然人羣多所著列不知安從忤俗令撫壯英猷未獲一竟於世因知樗朽若忠者宜無所致數矣瞻沂之餘畧陳心贅所命皖城記功碑不知屬稿爲誰特俾卒業附以賤名此於爲役事逸而功與焉僕何竊幸第恐采擷誤加莫重斯舉捧牘而退爲稍竭其愚多所商確復介郁生還求是正彌增狂悖之惡至起居燕私竟非更僕莫罄也

與蔡龍陽書

自武林辱頒鼎翰忠亦纔一脩問嗣後瞻望風
神音塵伊阻者踰三年所即巖藪閒人猶然以
踈頑曠禮矧雲路高蹤周遊劇省鞅掌王事豈
得分俄頃之暇垂軫天涯煩罄欬之及耶而屬
承翰惠恍然臨之僕衰遲日隣溝壑安取獲此
於左右洵不以久而解乎感怍感怍公遲回久
外直道不逾公論彌彰爭光日月雖暫緩朞月
持衡之命其於取償必且倍之雖然此非所宜
黷聞於有道之側慨忌者之無奈天定何一舒

狷憤而已

與李毅懷書

教翰下及仞知吾丈精白一心以爲地方以共
職業且知所以不諒於所不知者之由然士君
子恪守立身當官之法求吾無負於世而世不
盡孚亦事之常而賢者所不免此外一着惟有
審己量力脩人聽天未必亭毒之公將終不與
善人也勗之勗之僕向來衰疾頻仍諸無可狀
方今之時崇勢利薄清脩而遲邁如不肖者見

時事多與踈頑相左不知與吾犬握手道契濶當於何時每讀來劄一慨噫之而已盛伻行值疝氣作苦不能具書聊以復命

與張壺梁文學

奉別良久曾因門下士殳生奉書并附鄙作於左右想已徹覽然且經歲矣昨於所寄范中方書中見齒及不肖意緒良懃知足下之能篤於久要記存若此感何可言皇百泉公高誼玄風雖屆耆齡而溘尔不祿同志興嗟即不朽之業亦既爛焉而乃郎尚扞文罔未白恐泉臺目不瞑爾一嘆一嘆茲擬躬將絮酒以臨几筵因得謁欵於一二相知者而歲暮氷霜僵卧難出又恐襄事且及姑遣价先之幸一引玖几筵爲望春和倘能躡屩一道吳門奉晤顏範可期也

復劉文學

久別方劇馳想日聞大試擯於有司殊爲不平及承翰教兼得尊作一展誦之整絜明暢體認精深實時義之極佳者猶當梓之以式多士而

乃竟置之後列不知當局者一時何見而溷兼
金於砂礫辱文綺於泥塗其偶眩之耶抑忍之
也俄頃得失適數之逢行鼓餘勇以收再發之
奇登壇大帥勿遽為小屈阻喪幸足下勉旃

崇蘭館集卷十七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弟 如爵
男 是龍校

雜著

嘉禾頌一首

今上御極之二十有八禩玄化熙洽湛恩龐隆天鑒厥衷寵綏珎渥諸福之物殷輳駢臻皇皇乎揚靈宇宙邁迹黃虞軼 聖壽於嶽齊衍

皇輿於地久爲億萬年無疆之休端在是矣乃
者上林表瑞嘉穀呈祥是日某甲子中官某等
恭進一莖三穗瑞穀五本一莖雙穗瑞穀一百
一本　上覽而異焉謙若不敢仰承庥眷者臣
工喜起咸侈其事乃作頌焉其辭曰
赫矣　皇明齊聖穆穆景運郅昌華夷賓服惟
帝鑒歆寵綏斯祿靡祲弗弭靡禎弗屬慶雲天
垂祥麟郊牧波溢醴泉獸馴白鹿矧伊民天賁
若草木碩穎碩堅繁殖嘉穀其嘉維何同生殊
族鼎列岐分葳蕤離陸誰則尸之惠彼亭毒雨
露流膏滋液滲漉若噓而成若苞而育民食是
充王委是稽汙邪既盈甫田既足黍華陵巔再
賡再續一哉
皇心虔鞏謙福讓而弗居薦而弗黷百爾臣隣
稽首駢祝願陳六符以告司僕

孝烈皇后謚冊

伏以　化基周姒千齡啓洛渭之祥德儷殷辛
九內溢椒蘭之祉冊母儀而克優四德載耿清

光翊
帝道而燕及羣黎郅隆景運此終古頌刑于之
範而　淵衷切感逝之懷者也俯激臣衷宜考
終而秩禮仰稽古典合稱謚以祈　天恭惟
大行云云坤道重維月華繼麗祇　神靈於有
統賛恭默於無爲婦沐　章慈益申思婣之敬
功扶　天造彌修代順之虔下蚕館以躬親爰
資黼黻　扈玄丘而眡視用恪蒸嘗道倡關雎
內外頌肅雝之政化成麟趾本支開千億之祥

宜享遐齡配無疆於地紀乃捐宸寵溘委化以
仙遊痛切臣民其如喪妣恩銜壺饋無所籲天
懿訓攸存忠眷尚勤于永訣夙寧靡惑靈明尤
萬於　淵衷德允配於二南名實垂于千古緣
人情而定禮準輿論以伸恩　徽號有加維中
外追崇之義尊稱無異表華夷共戴之心

海表同文冊引
明天子握紀乘離統一夷夏海隅出日窮髮雕
題文身裸袒之國咸効職貢稽首闕廷時嘉靖

廿有八年秋恭遇　萬壽昌期日本東夷僻在
泱漭之區要荒之外梯航萬里重譯來賓仰中
國之有聖人祝鴻圖於億萬禩時同官客部郎
中雙臺林君寔當賓禮之司進諸夷使於庭率
槃辟雅拜式禮不愆君呀然異之念天生才罔
間僻左豈其中容有含英蘊奇者伏焉令譯諭
而授簡以觀之卽又罔不欣然蒲伏伸紙濡毫
小繪雜卉各附品題辭翰翩翩有頃盈帙林君
驚喜持示莫子莫子覽而嘆焉曰休哉孰謂皇
風之漸被也果封域能限乎彼倭夷者產自海
外蕞爾之區苟有血氣卽雕刻黼藻之工中土
弗過豈非難哉昔成周諸侯來朝史氏采風述
事爲王會篇唐顏師古襲之爲圖以貽後世覽
者榮之楊雄好持鉛槧采殊方異語以聞多所
裨益矧我　國家混一區宇道冠百王風行逖
邇而林君毓材中秘摛華藝林雅志好奇作賓
四門以文教來遠俾海外絕域得與聲名文物
之觀甚盛斯舉也豈亦猶古史氏之遺乎因題

其冊曰海表同文歸之

乞致仕疏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臣莫如忠謹　奏爲患病不能供職懇乞　天恩放歸田里以保餘生以全晚節事臣由嘉靖十七年進士歷禮部祠祭司郎中於三十年二月內陞授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赴任間隨以母病不能前進疏乞終養吏部覆臣致仕待親終病痊堪以起用有司奏來本部定奪是時臣得遄歸奉母湯藥延及年餘烏鳥私情不勝幸慰未幾母病奄棄臣衔哀毀瘠僅存殘喘終喪之後日掩蓬蓽以奉蒸嘗因絕意進取不意銓曹誤採言官累疏援臣於淪廢之餘復還原職尋遷至今官臣以草茅賤品樗朽遲齡叨被　國恩實逾涯分因自循念古人仕爲乘田委吏亦必思所報稱以求無負朝廷臣遭盛明早竊一第先後計家食餘二十年而在事之日僅五六稔濫懸名籍未報涓埃乃今又蒙肉骨吹燼荐沐寵榮誠得一竭

駑蹇有所仰酬而後返其初服以明無能之效故聞命踊躍涉履遭廻栖栖三載懼芹曝之志未暴於時而燕石之譏不免於世也豈虞山澤之癯福盈禍會客歲從齎表入賀　萬壽竣事而還緣臣舊患痰火兼中濕氣隆冬艱涉觸冒風露邪侵腠理二疾交攻晝夜呻吟卧不貼席臣列在右轄百務與聞勢難帶病視牘恐復久而不愈將來誤事罪過必多是臣以硜硜之義株守平生出而背之喪失其故步亦臣之所不忍也反覆思惟豈勝跼蹐輒敢具疏上陳懇乞聖明至仁並育俯念末微勑下吏部容臣解職復還田里使沈痼之軀得就醫療而鹿豕之迹終老丘樊生爲擊壤之夫歿正首丘之禮臣志終始畢矣不勝啣恩殞越懇祈之至爲此具本專差承差夏承春親齎謹具奏聞伏候

勑旨　附本司回咨并勘合緣由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患病不能供職乞轉奏賜歸田里以保餘生以全晚節事准本司右布政莫如忠咨開本職由嘉靖十七年進士歷官禮部祠祭司郎中陞授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赴任間因母病告乞

終養吏部覆職致仕待親終病痊堪以起用有
司奏聞本部定奪職得遄歸奉母以全烏鳥私
情踰年母故職毀脊執喪服闋家居幾二十載
抱痛終天絕意進取豈期叨荷國恩收職於廢
棄之餘復還原職遷至今官此職所當竭其駑
蹇夙夜勉惟圖報涓埃之日也自隆慶二年八
月十三日到任來競競奉職庶免愆尤而力不
從心病與命會緣職舊患痰火兼中寒濕不時
舉發向猶勉支自去冬齎　表入　京隆冬艱
涉觸冒風霜竣事南還前病增劇而猶自念右
轄務簡苟可帶疾辦理庶或毫補素飡不敢遽
言求去已經稟蒙巡撫都察屹賜假調理在司
不妨政務職於斯時猶冀病日就瘥庶竭其愚
以期將來之效詎意調理月餘病勢轉增淹延
床褥而尚親吏事未免有誤文牒以益罪愆實
切惶悚理合咨煩呈請撫院特賜轉　奏俾積
痾殘喘得遂還鄉而畎畝餘榮猶有晚節此實
職始終幸願而本院垂軫曲成之仁也爲此除

一面具本差役到京奏　進外合咨本司煩爲
轉達其清軍事務仍煩併呈別委等因到司准
此擬合呈請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另具書冊理
合備呈伏乞照詳施行　隆慶三年六月十三
日奉　欽差提督軍門谷　批發本司呈詳本
司右布政使莫　患病緣由奉批本官才識操
履文學政事俱稱表表時方需賢豈容高蹈既
稱有恙准暫調理痊可即出視事此繳奉此擬
合就行爲此合咨前去煩爲遵照施行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痼疾難以供職懇
乞轉　奏仰祈　天恩憐賜骸骨還鄉事准本
司右布政使莫　咨開一職先爲染患痰火寒
濕等症體弱不支已經本年五月內上本陳告
致仕一面具呈　本院乞爲轉奏外續奉吏部
照會將職原本立案行令仍出供職及奉　本
院批職申呈獎借慰留辭極諄切職義當深懷
感激即出力疾視事以報　國恩於未朽之年
奉期會於遇知之日詎意先於六月內給假在

司重肩傷寒病篤氣血益虛痰火愈熾怔忡驚悸晝夜不寧然猶分犬馬之軀未忍自棄勉于本月初一日扶疾勉復出司供職不意纔攝衣冠出對吏民入揖僚寀俄覺勞瘁眩暈欲仆支體痛痺絕不禁衆所共見病勢至是若復淹延不惟曠廢職業且將有性命之虞情極迫切合再具呈　鈞臺伏乞憐察特賜轉奏令職得解任還鄉以親醫療倘不材幸全於廢棄而殘喘苟延於衰遲則自未填溝壑之年莫非感戴國恩之日也爲此云云

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痼疾難以供職懇乞轉奏仰祈　天恩憐賜骸骨還鄉事隆慶三年七月初五日奉　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　批據本司呈詳右布政使莫如忠患病緣由奉　批本官資深望隆不但地方藉賴旦夕即有重大之寄何乃堅志高蹈如此仰該司勉留果偶尔疾作安心調理勿再動他念也咨行間本月十五日

奉　本院批據本官呈開本職身患痼疾乞容骸骨還鄉等因奉　批仰布政司查議報奪繳奉此該本司看得本官淵學宏才質行坦度歷歷各省聞望素隆涖任兩浙猷爲益懋理財得平允之體清戎著不擾之聲廣咨詢以達民瘼惠行愛洽秉清白以率吏治懦立頑廉郡邑仰表儀之端職等藉相觀之益偶感時氣因觸舊痾委頓踰時疾痛殊憊職等勉留甚切而本官病勢日深力懇退休情非得已合無體念本官歷任以來魯効勤勞因病在告並無規避照例題請容令致仕倘以人才實難年力尚堪准令於原籍調理病痊之日有司奏　聞起用伏惟　欽裁施行緣奉　批仰查議報奪事理本司未敢擅便擬合請詳爲此今將前項緣由另具書冊同奉到批呈二紙理合備呈伏乞照詳施行須至呈者　軍門谷　批閒得本官病稍愈矣且再安心調理如果病勢一時難痊該司另報浙江等處承宣布政使司爲病疾難以供職懇

乞轉奏仰祈天恩憐賜骸骨還鄉事蒙欽差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批發本司呈詳右布政使莫患病緣由奉批本官抱病既非旦夕可愈而求歸之情又甚迫切仰候題請明文至日行繳巡按浙江監察御史周爲方面官員患病乞休事奉都察院巡按浙江四千五百三十六號勘劄准吏部咨該本部題考功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吏科抄出提督軍務巡撫浙江等處地方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谷題稱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莫患病緣由批仰布政司查議報奪該本司查得云云等因臣惟國家之於臣下云云欽此到部看得右布政莫學問閎深才識醇雅云云患病乞休情非得已既該巡撫官具題前來查有前例相應准理合候命下移咨都察院轉行浙江撫按衙門行令本官回籍致仕痊可之日有司具奏起用遣下員缺先行推補等因隆慶三年九月初六日少傅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楊等具題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擬合就行爲此合咨本院煩照本部覆題奉欽依內事理欽遵施行等因到院欽此擬合就行爲此合行本院依奉查照施行奉此擬合就行爲此仰司抄案呈堂查照依劄案備奉欽依內事理即便轉行本官查照欽遵准令回籍致仕痊可之日有司具奏起用施行毋得違錯不便抄案依准呈來右仰布政司經歷司抄案

陳言稿

隆慶巳巳春余以浙江右布政使齎表至京偶即兩年行役耳目所逮草疏欲上一言所知吳伯材見之撫其出位且謂所言無關大端欲令無上時余亦有歸志遂已之而還從途中道上乞歸疏焉回視前念則誠漫矣因棄稿篋

臣聞聖主防患于未然哲后燭幾于已兆夫天下之患常伏于未有可患之時忽則將及而天心仁愛人君每昭示非常以儆動之是故變而或兆之祥危而或投之安者廼天以特與人君而人君所當仰承不怠者也虞書之言有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凡勑天以致治者乘其時故脩先具而患不能入燭其幾故正常勝而邪不能奸此古聖哲之辟所以光昭德聞而常享太平者也臣不敢遵舉姑以近事儆之北虜之爲患中國自五帝三王所不能懷畏而漢唐宋之君窮天下之力以從事于征伐而卒莫得之相當我祖宗驅胡元北之而餘孽之遺猶頻後世慮　先皇帝在位日久以臣所覩記曷嘗終歲無邊烽之報乎至

陛下即位甫二載昨歲迄今九邊貼然狼烟屏息虜不南牧河套爲空宇內改觀易聽以爲太平可與此非　陛下元德隆神功感化之速國運昌熾之符者耶臣所疑者竊惟春秋謹災

異之書而漢儒著其事應咸可還觀洪範庶徵王省惟歲此不可以朝夕之安計也臣在關中目擊地震之變居人覆壓死以萬計他如天鼓鳴銅炮轉殞沙雨雹之報旁午沓至而邇者山西又以天崩地坼男化爲女聞尤詭異螽出古所罕有其爲干陰陽之氣而傷天地之和非無由而作也假令天災不爽則不宜反以兆祥若狃於目前之小康而謂天變不足畏則春秋之作聖人以誡世也此可不爲深長思哉臣昨詢

士人從西北來偵知虜情者言虜非誠遠遁不敢南向也方引騎沙漠並隴右踰甘肅出掠迤西番夷故且無意內境又言其部落有在西偏欲連而合之意未可憫也斯二說者雖出一時之風聞脫果尔則不問其歲月久近及往來何途之從能不爲邊氓苦兵慮哉夫鷙鳥之擊必匿其形川壅而潰所傷必多臣不敢以虜之方匿且壅爲可喜而切疑其將擊且傷之爲可憂也雖然臣熟觀之此不殆於天心仁愛

陛下之至既以非常之變惕之于前復以無虞之形休之于後而使國家得徐圖萬全之一時也哉何以明之臣昔在關中見諸將吏今日以失律聞明日以立功贖勘劾之報未竟薦推之檄已傳士馬之物故未讐徵發之羽書已至垣墻朝葺而暮突轉餉左支而右吾嗌不及反兵衣不遑解甲而門庭之寇又報矣夫馳坂者車不轉轅格猛者計不旋踵其勢迫使然也何先事之暇圖今時則異然矣折膠無敵士得息肩

城堡無所傷殘錢糧無所虧耗不發一矢不缺一鎗將領無容變置紀律得以申嚴於興事也是丘陵而累纍之也穢蓑而刈穫之也樸琢而丹雘之也孟子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此之謂也臣聞

陛下嘗臨朝而歎患山後之迫近諸邊乎勑將吏以用命而諸小大臣工仰承德意疇咨幃幄以謀弱胡者備矣臣在秦梟奉有題准頒行勘合轉閘各道劄下諸郡係廷臣之所建明及撫

按憲臣之所陳列者夥矣或目而數札或目而數十札臣手不停披目不及瞩而各道及諸郡之奉行而有成效與否實未嘗有開白之文移幾於虛文應上非臣工之敢如此也或事善而未盡施行或欲行而絀於財格於勢限於土俗之不能相通已行者或未上聞而不可行者不敢以請也臣謂今欲一鞏邊務以振起事功非必別立章程以滋議論也第頃

陛下勑諭各該衙門檢括諸臣之論議凡奉

旨通行天下者令各撫按憲臣藩臬有司及邊閫督撫大臣文武將吏類得裒緝裁酌具以實聞除所謂絀於財格於勢限于土俗之不能通者特賜報罷以應古人臣敷奏復逆之義而存其已見施行或可行而未暇凡有益於邊務者令在朝大小臣工復加裁定申明而潤色其缺著之令甲以期必然之碩畫以贊中興之令猷臣切有望於今日也夫今天下樽俎之籌畫日詳而所未聞者邊兵之實虧何以足之錢糧之

實耗何以益之也臣嘗稔諸關中將吏而知戍兵之寡弱所在皆然間有一二鎮兵號素驍勇者而力罷於徵調之番更陣亡於應援之不繼昔稱賃市傭而戰今并市傭無可賃者矣昔欲汰老弱之無庸今并老弱無可汰者矣虛名掛籍什不五存束藁乘城有同兒戲然而歲額之輸邊自若臣不知其解也要以將吏之掊克日甚逃移之紀律不嚴積弊之相沿極不可返損兵耗財之源未必不由於此臣在浙藩所理清

軍知軍政之法壞非復祖宗之舊矣夫樂因循者以清理爲紛更事姑息者以僉解爲虐政板籍之漏脫莫考軍產之鬻廢無存逃匿者胥里相蒙憚于發覺強或挾軍資以勒詐弱或擯於族而不收反令僞名濫餼紊亂宗支弊端難詰而諸條議者率爲一切苟簡之法欲救之於末流曾不深原其本始邊伍之虧自若也臣愚以爲欲戎政之肅清昔年清軍御史之專勅不可以不復也財賦之匱天下所同而東南爲甚以

關中言之各省之輸邊及境內之歲額百計取盈而不足而自宗室繁衍祿米不充至越關伏闕露宿巷譁迫切已甚爲有司者能坐視其剝膚之厄而弗之援乎然邊餉不可借民賦不可加此難以卒議也至諸有司葺一城垣備一器械儲一賞格卹一災袗輒稱乏財而昨歲廣中被兵責逋於浙浙嫁諸直會庫藏胥竭未償一緡如貧窶子困責而立稿而諸郡之告菑更急賑卹之策束手空談膏屯靡究此財不足之徵而在江南視浙尤甚矣臣江南產也於知之習焉非復昔所稱江南者矣夫蘇松者素號富饒自倭夷滑亂吏罔恤民閭左爲墟儉歲相仍流亡日甚且稅額之重天下所無而加以侵漁利歸於巨滑埋沒籍去於奸胥會計之盈縮民不得聞煢獨之無告有司不暇卹往往以錢糧出納登耗之權獨歸之胥靡與大吏之治文書者關節潛通迹如鬼魅有司以爲故常而大吏不得聞民無所控訴此由上下之勢分懸殊諸郡

之統體不一每一興事從中裁總調停者無其人故獘穴從生情多壅隔臣以爲昔年督糧參政之特設不可以不復也或謂江南既有兵巡以兼錢糧之務無庸更設專官殊不知數郡邑之程牒浩繁與撫按各院之倚辦蝟集一江南足當他劇繁之省而盡責之兵道其能給乎今之議者凡言裁一冗員汰一冗費則輒稱善而語及增置必以爲迂濶而傷財然臣前所云二者又非必增置爲也臣見近差各省查盤御史

僅以數員而遍天下此不係歲例盡即准其數及所兼省分俟查盤事竣即易以清軍之勑得便宜從事豈爲濫乎臣嘗以河南參政督理京糧曰京糧云者特空名耳所轄實爲京師百什市賈守蕩秣之直錢糧不逾數萬故事原從太倉斂散而後乃部以山東河南兩藩司官特一時之權遂相沿而不變向嘗遇缺各以其省一郡倅攝之不啻足矣若此等令得裁省一員以爲江南諸郡錢糧設特轉移間耳奚不可哉且

諸省查盤御史之差知非得已盖
陛下登極之初覃恩海内詔免隆慶元年田租
之半而司農告匱勢不得不取償於各省在官
之羨贏今幸邊警承平歲餉之輸免於倍出倘
司農度可支平歲乞將已查而未解及已解而
未盡者仍貯各有司庫藏而籍其數于司農以
待有旨輸之京師奚不可者若復嗣有羨貲庫
貯彌溢則如前所云地方各項不時之需令有
司得題請間發不惟免一時輸輓之勞又令天
下知
陛下與民公利之意傳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者也如此而幸假以二三年之間邊圉輯寧如
故錢糧益裕兵伍益充諸凡有爲益得舒徐以
圖萬全之畫則虜在目中而我
祖宗之光烈可揚　先朝諸名臣經略之迹可
次第而舉矣設有虜寇一旦之虞匹馬隻輪蹂
我疆場蕩平之策豈是患哉臣竊以爲使天下
頌

皇上威德邁古帝王至於光天之下而常享治平者斯誠千古之一時

陛下所當昭圖者也雖然臣所言者外臣事也而未聞乎大廷之議所計者隨世救時富强之效也而非所以仰窺帝王經世之訏謨與臣幼而學之以自獻於今日者也臣自南來從天下藩臬臣入賀　萬壽詢于在廷之臣知

陛下仁聖恭儉學懋緝熙視朝聽政郊社必親駕幸辟雍經筵日御宴賚無不賢之費遊觀無

經始之營恩禮優於御臣精明著於臨決此數者皆大聖人所作爲而迂衡之盛節也藉令

皇猷益兢永肩始終唐虞之治豈足難致而諸臣于

陛下一動之少慾一費之偶濫則輒盡言匡不敢隱默者此正以必爲堯舜望

陛下懼九仞之虧於一簣也昔舜造漆器諫者盈廷武王受奏召公致戒卒之頌舜者曰四夷來王頌武者曰四夷咸賓蓋臣言有進於前者

以此而蠢茲庸酋有不稽首款塞以厘今日之憂者哉區區之忱不勝犬馬倘
陛下誠賜采擇勑下諸司得賜施行以保勑天圖終之宋烈則天下幸甚萬世幸甚

公移數條

陝西等處提刑按察司按察使莫　爲明刑輔教善俗宜民以光時政事照得周官法制比閭其族什伍其民而聯屬之民生其時不在田畝則聚族師閭胥之庭不治稼穡則聞德行道藝之訓故能漸靡成俗鼓舞移風下無梗化之民上有措刑之効詩書所稱非虛語也職材質凡庸學術踈陋起自淪廢投以劇繁關中爲極邊之省臬司係刑獄之官夙夜圖惟未有絲毫之補簿書填委慙無剸理之能近奉明文徧檄諸司條列便宜以裨時政職到任日淺咨訪未周大之邊務軍機處難遥度小之利源弊冗迄莫更張獨有區區舊學迂踈之談欲挽世道澆漓之習雖籌畫無資於外攘而事理稍切於內寧

況職所理刑名實匡政教蒭蕘有見敢不敷陳切照陝西地方土瘠民貧俗悍健鬬輕生赴死慮乏遠猷誣訐因緣動干大辟讐殺起於睚眦盜刼逼於饑寒波及株連經年囚繫轅攀轍卧竟日呼號職嘗愀然愴心俛焉抑首斯俗之敝難與有終意者教化未施典刑徒具禁網日密禮意益踈風俗陵夷蓋由於此職雖未達治體竊嘗辟之如禮亂繩急則難解若止沸鼎遏則愈揚善治之方莫如更化近該在京都察院須

行勘合題准事例及節奉本院案驗令民行保甲之法責之捕盜規義倉之制儲以賑饑准本司議檄下有司之日久矣然而未盡舉行此非法之不善乃輔法之無具而民弗從也盖保甲云者政以治之之謂也義倉云者養以遂之之謂也獨所謂教以化之者尚未申明職以爲議古之道損益文質以輔保甲義倉之法使民樂趨莫如教以化之之便也職嘗學禮考諸國家典章輙欲酌古飲社讀法之制示民有禮勞來

勸相三令五申俾耳目漸濡久而成俗庶乎知方有勇保甲之意不失其初既富且教義倉之設不爲靡文爾昔者關中鉅儒橫渠張先生以禮爲教藍田呂氏之約亦嘗驗於其鄉此在地方尤爲已試之効也職謹按　大明集禮揭其綱領節其儀文畧訪橫渠藍田兩賢之遺意要之可行者條爲數事以俟君子不識於時政果有裨益士民果相稱便與否伏乞鈞裁

諭所屬各府州縣人民檄

照得本職領劄前來備員總司專掌刑名捕治積奸巨惡鉏强扶弱以安地方知守三尺飭紀法而已但自職到任以來已及兩月看此間風俗大槩因地瘠業貧又爾民習性頗悍錙銖計小訟鬬易興一時忿爭便相讐訐但求一時取快不慮誣告反坐之條及獄禁難脫棄子拋妻離鄉別井之患一投法網雖悔何追其或因奪地爭田離間骨肉或因言語嘲戲便致殺傷或故殺子孫圖賴人命或捏稱賍証誣陷賊情遂

使詞訟繁興聽理不給縱加刑戮犯者益多此俗相沿雖良有司不能遽寢其風鄉賢士夫卒難大變其俗以此觀之善非民之所好也惡非民之所耻也刑法非民之所畏也覆宗滅家非民之所顧也此豈吾民之性本如是哉有甚可哀憐者世道澆漓積弊因襲自童至老不聞禮義之言入市出鄉但慕強梁之利鄉校不設禮社不聯親黨恩踈比隣義寡釁端易起法令難行早夜思惟非民之罪與其治於發覺不若禁於未然與其過於鞭笞不若詳於教誨與其威以鈇鉞不若動以羞慙職不自揣竊願考諸前賢申明國朝禮制及奉新行勘合事例議擬通詳寓保甲於鄉約之中附義倉於鄉社之內以聯屬其民總以講讀律令爲要務使民知失禮入刑之訓漸靡成俗日與維新蓋生今泥古雖若無益之靡文起敝維風未必非救時之急務區區伎倆誠迂濶虛談與今之仕而用心於大者誠爲有媿但欲姑與爾民守此訓言以期久

効無非欲回爾心志教爾子孫出爾罪愆保爾身家之至慮也永念之無忽故示通知

鄉約議

周禮爲比閭族黨周鄉之制令民相保愛助救賙賓不獨以法度整齊之是以其民可使而教化易行也後世師其意嘗驗之一方者莫如藍田呂氏鄉約之善而藍田關中屬邑也故鄉約之行莫宜於關中今國家一新令典議下諸省欲行保甲之法余竊以爲行保甲之法而無鄉約以聯屬其間未有能率者也蓋保甲者令民十家爲甲甲有長百家爲保保有正一人爲盜則十家連坐失盜則百家追捕法誠善矣然民未覩弭亂之形而先畏連及之罪將亟求去其名之不暇欲法立而可久不亦難乎爲今之計欲行保甲莫如寓保甲於鄉約而損益呂氏之議稍以禮樂節文之順導斯民以動其樂趨之願則風俗日歸於厚而保甲之法可不令而行矣今條列約規於後夫鄉約云者其目有四其

人有都約正約副約中之名其籍有入約書善紀過之録月朔爲會直月掌之有讀約會食之儀令彷其意爲保甲之法大率以十家爲甲甲有長百家爲保保有正有副保正一人就百家之内擇年高有德爲衆所推服者一人爲之保副二人次之甲長十人又次之以此三者代約正約副約中之名另外用直月二人於每保甲九名内輪序爲之週而復始每月兩會或於朔望或各從便以定二日爲常而附以讀法之儀

別以書善記過之籍如後圖　開載云云此鄉約中寓保甲之規可行者也至於捕盜之責行法之初且勿嚴爲之令但能自捕獲盜解官者重賞之失盜而不知情者難遽行連坐之法彼地方巡捕官兵民快之有禄及食於官府者所責何事而先以追捕之令擾累平民且啓扳指讐害之弊也必至審據知情窩藏同謀等得實則自有本犯正條罪之無赦蓋在腹裏地方居民衆多遽行一切之法恐傷善類故須調停其

間以寓寬嚴之權惟近邊地方及山隘僻左之區禁網須密或連村落盡爲盜藪可議練兵輯捕之舉者則在有司隨宜設法處之不在此例其保甲內訪有膂力無本業願出身報効者公舉報官爲之廩餼以籍兵伍駕馭而用之此亦捕盜之一助待其習服久而情意聯禮義閑而忠勇作他時弭盜之方足兵之政亦自可不勞而定矣

里社議

既行鄉約則不可不脩里社里社者收合人心之大端也周制百家以上則共一社記郊特牲曰唯爲社事單出唯爲社田國人畢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報本反始也又曰令仲春擇元日命民社其社之大者則二千五百家爲之小者則二十五家亦爲之各樹其土所宜之木以爲之主至我　朝洪武禮制凡各處鄉村人民每一百戶內立壇一所祀五土五穀之神專爲祈禱雨暘時若五穀豐登遇春秋二社行春祈

秋報之祭此也今議每鄉保甲會中作鄉社堂一所內置五土之神五穀之神牌位前築一壇露而不屋春秋社日先期直月請知保正以下至期出牌位于壇上集衆同祭鄉若無壇姑就鄉會所祭之祝文曰云云

社飲讀律儀

執事者設卓案于東楹讀律席前次引讀律者正衣冠升席展律于案詳緩讀之畢起立拱手坐者皆起立拱手讀律者揚言曰恭惟 國家憲章先王明刑弼教期協于中爰用古禮屬民讀律凡我長幼尚敬共夙夜毋干彝憲以忝祖父言訖斂律降席復位（位在堂下衆賓之列）賓主復坐酒三行止此禮俗相交之遺意以神道設教聯屬其民而訓之者也又祭畢會飲據 國初禮儀雖止賓主復坐酒三行止至呂氏鄉約所載有少長以次就坐盡懽而退之文則更通乎人情以洽懽宴但不可至醉飲喧嘩以壞規約耳

義倉議

既行鄉約鄉社則義倉之法不可不行昔隋度
支長孫平奏立義倉而宋朱熹社倉之法實彷
於此要皆爲凶年賑濟之備然今民出粟似非
本情所樂而待賑濟時則獨及被菑之所未見
目前均利之便若令欲行之使民樂從還須於
賑濟之外并議社祭社飲之需及鄉約中患難
相恤之需朔望約會時應少備茶水菓核之需
鄉約里社所備椅卓器皿什物之需俟積有盈
餘可因特建社倉之需此等皆不可不爲豫處

者也蓋民凶年饑饉之望固切而豐年晏樂之
情則同欲貧富之均沾在豐凶之恒足議將社
倉所貯計以十分爲率就中量留二分別貯傍
小窖以待各項支用使民曉然知上之所爲積
貯者其於先吾之急與樂吾之生者如是則好
義之心自萌輸公之念自切而義倉不以爲厲
已矣但各項須皆籍其數於官府以節出納以
謹管鑰仍從保甲中擇其衆共推舉家道殷實
行檢端方者主之而常穿清箅稽查使不至冒

破侵漁及啓爭端乃爲可久此社倉之法實通於鄉約里社保甲之中而不可廢者也近奉朝議行義倉之制欲令民量出穀以爲儲備此亦成周社田畢作供粢盛之意而隋唐已行之事也若患使民出納之非便請於每歲錢糧會計中原有積穀賑濟之額此即可派作義倉之儲他或公有附餘庾有陳朽可多方量處以爲出舊易新之舉者畧倣朱子義倉之制行之尤善凡在有司處置得宜而已

大明集禮總叙

士庶冠禮

古者冠禮唯士獨存後世之所謂冠儀皆推士禮爲之也漢晉以來士禮廢而不講至於唐宋乃有士庶通禮雖采士冠儀文然失之太繁今以文公家禮爲準而定士庶冠禮有官者公服帶靴笏無官者襴衫帶靴通用皂衫深衣大帶履櫛滆掠其筮日戒賓醴祝之儀一遵儀禮具著于後以爲今日通行之制

筮賓　戒賓　陳服器

加冠　祝辭　醴　祝辭

字辭　冠者見拜　醴賓

謁廟

庶人昏儀

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而嫁此庶人之昏禮也周末越王勾踐欲蕃育庶民使男二十而娶女十七而嫁自後庶民子女十五六之後皆許嫁娶

國朝庶民昏儀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昏娶先遣媒氏通言女氏許之次命媒氏納采納幣至期壻盛服親迎主昏者禮賓明日婦見祖禰畢次見舅姑壻往見婦之父母今具其儀以著于篇

冠服　禮物　納采

納幣請期古有問名納告朱子家禮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親迎有故聽以媒氏往迎

品官有同牢儀茲附親迎後

見舅姑　與品官禮同

見祖禰　與品官禮同無廟者設位於中堂

壻見婦之父母　品官無之

饗送者

喪儀　總序

孔子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又曰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盖生乎天地之間者有貴賤之異而父母兄弟夫婦長幼之親則無以異也故五服之制無間乎上下禮經所載公卿士庶之禮多可通行

盤盆巾櫛　靈座　銘旌

棺　服次　功布

大轝　灰隔　墓壙

賻贈　木主　初終

小歛　大歛　成服

弔奠賻　擇地　祭后土

葬　虞　卒哭

祔　小祥　大祥

禫　奔喪　改葬

士庶品官同　品官家廟

周制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庶士庶人無廟祭於寢

國朝品官廟制未定於是權倣朱子祠堂之制奉高曾祖禰四世之主亦以四仲之月祭之又加臘日忌日之祭與夫歲時俗節之薦享至若庶人得奉其父母父之祀已有著令而其時享於寢之禮大槩畧同於品官焉

祠堂制度

祠堂三間外爲中間中門外爲兩階皆三級東西門門以內西階階下隨地廣狹以屋覆之令可容家衆敘立又爲遺書衣物祭器庫及神廚於其東繚以周垣別爲外門常加扃閉祠堂之內以近北一間爲四龕內置一卓高祖居西曾祖次之父次之神主皆藏於櫝中置于卓上南面龕外各垂小簾簾外設香卓於堂中置香爐

香合於其上兩階之間又設香卓亦如之若家貧地狹則止爲一間不立廂庫而東西壁下置立兩藏遺書衣物東藏祭器亦可地狹則於廳事之東亦可 以上係

大明集禮所載掇其綱領節其儀文以俟君子共有風化之責者損益以未文公家禮及我朝丘文莊公家禮儀節行之以爲齊民倡文公家禮昭然閭里童孺之所日誦說而曉其義丘文莊家禮儀節一編士大夫家多有之不

具列

軍政議

浙江布政使司右布政使莫 爲申成憲酌衆議以裨軍政以便遵守事照得 國家軍政之設法例甚明不惟欲令邊近軍伍充實須慎勾稽抑且原犯情罪重輕各有倫要其始立法處之無不善者而奉行日久漸至廢弛惟在申飭舊典救弊補偏令可持守而已而好議論者類不深原其本徒欲救之未洊詳於情之可原而

畧於法之所不容遣紛紛興革祗益弊端未敢
備舉姑即近日耳目所及者言之如嘉靖三十
年題准自本年四月二十五日以前逃亡者許
其改編近衛以後日月逃亡即係捏故希改之
徒清出逃軍仍解原衛不許改編例甚嚴也而
議者欲將各省逃回之軍俱改本省自後凡遇
見問未解者皆得改附近衛所充伍夫古者流
宥五刑各因罪爲遠近　國家充軍之例實倣
於此若不問其原犯情罪輕重悉令改近則人

懷僥倖之心而犯者益多矣此豈可以爲法乎
舊規設有逃軍之官以專理軍政自布按兩司
清軍道而下府則有同知一員州縣則有州同
縣丞一員欲專其任也而議者欲革州縣佐貳
而盡以督理清查之責歸之掌印官夫清軍之
務文移往來元未嘗不由府州縣正官而後得
至於清軍官是正官元無不總然必更有專職
而後體統相維責成有自今不擇官之賢不肯
以嚴激勸而徒欲盡廢之則官盡冗員而正官

之事且不勝其劇今日之議革他日又有議復之者矣軍政條例明載今後軍士如丁盡戶絕挨無名籍三次保結回申者軍衛有司各另造冊繳報又嘉靖三十年題一欵慎住勾以重軍額除宣德四年以後弘治十八年以前逃故軍人在營無丁而原籍又係丁盡戶絕挨無名籍者經勘五次以上許容住勾其正德嘉靖以來雖稱經勘五次不無年代未久扶同漏脫之弊不得槩同則住勾之令止爲處丁盡無勾者設

也向來有司奉行不實者則或有之而未嘗不引以爲例今議者以爲新見有欲將應住勾軍人自永樂年後正德年前戶絕者有司逕自申覆不必復拘里遞以滋煩擾夫軍源冊名之改磨埋沒者弊不勝窮而查冊申報上司盡出吏胥之手其間設有姓名都里移易影射可疑者若一槩不拘里遞而逕自回覆權將獨安歸乎是吏胥又專里遞之利而或與相通爲奸矣又條例祖額軍役不許將戶下軟弱人丁私自往

來輪當務於本戶內精選壯丁一名常守充役其戶丁五年供送軍裝果有老疾等項方許勾替又凡各處起解軍丁并逃故正身務要連當房妻小同赴該衛着役若止解隻身官吏依例拿問委無妻小者勘實止解本身此亦一向遵行例固在也而議者曰今後補役務選壯丁不許往來輪當勘將無妻者止令隻解不許遺累里甲代娶此不過襲舊之空言爾獨不知今日在伍軍人之冒批回籍及原籍戶丁供送軍裝之真僞俱不能辨而乃令輪當之弊得籍口供送軍裝雖欲其輪當得乎軍妻之有無多買脫隱匿其見解者類皆顧倩丐婦搪塞一時不可勝詰於此不能嚴爲之法而徒開無妻隻解之條以示姑息殊不知例曰委無曰勘實之云其指嚴矣若濫用之則軍豈復有連妻解發者耶已上四者皆係以前各守巡道或據各屬官一斑之見輒塵聽於撫按兩臺行布按二司兩清軍道姑各調停而議覆之矣然職猶有言者要

之天下有治人無治法治人之不擇雖百變法而弊日滋於政無益也今之論者以清軍爲間局而職清軍者以覈實爲刻深故取辦於吏胥之檢閱據信於結勘之往來而有司之不肖者又或緣之病民朘以爲利使奸頑之巧脫得肆而無辜之受累滋多弊至今日極矣於此不務責成以求奉行得實而獨於前四者講求之此職所謂不探其本而救其末流者也今閱兵部頒至清勾之單類多永遠額軍之缺伍而補解

軍丁在逃者十無四五至於新犯充發正身軍之逃亡者十無二三此非永遠額軍之獨樂於逃而新犯正身之偏能守法也此有說矣蓋永遠額軍之缺者彼處或已有在衛人冒頂其名而猶妄勾以致本戶冊籍歲久無查至回覆三四次而勾單仍住者殊不知永遠額軍既已立業聯親戚長子孫於彼及雖有勾鮮至衛者徒爲冒頂者益財賄幸而脫歸又爲他日一逃軍矣其稱在逃者不過營給該衛取裝批文回還

一許索本戶其實以還衛爲家雖強留之不顧
久住也而里遞或假其名首告官府以爲科斂
小民長解之資實非額軍本情而在軍卑有名
者要皆前所云妄勾者居多也況求遠額軍之
子孫皆罪由祖父情實可矜惟今新犯正身之
軍皆罪犯深重典法不容而以其機智易於爲
奸藏匿又多親故或經年解發未繳批廻或至
衛營謀計相容隱或商通長解捏故脫逃或該
衛未有名籍而不勾原籍既已解發而不問故

新軍正身之逃亡難知而其罪狀則視求遠額
軍及新繼軍丁之在逃尤可惡焉若不嚴爲之
令至使法不足懲而犯者益衆此職所謂詳於
情之可原而畧於法之不容逭者也以職所見
如前二者欲振起軍政而一新之惟在申明舊
例不爲虛文使人知振肅期於必行嚴惡惡之
條而去其病民之實此今日之當議也夫清軍
之法責在有司重矣題准事例清軍官員不許
別委敢有故違及所屬阿順營幹提問參奏而

軍衛之責放軍士有禁給文責軍回家有禁逼累新軍在逃有禁占軍肩糧有禁逃軍三次有處死之條隣里窩隱逃軍有充軍之條逃軍窩家有充軍之條長解違限有充軍之條隆慶二年奉到撫按兩院案驗奉　欽依內事理嚴行各府州縣掌印清軍官凡逃軍除事遠人亡必不可勾者不計外餘以十分爲率少五分者照例住俸少八分者指名參奏起送赴部降級調用全無勾解者參劾罷斥其有完至八分者特

爲薦揚撫按每三年將各清軍官員通行查覆其各衛解到軍人臨審係本軍奸頑自行脫逃者查次數照例枷決調衛處死若係衛所官凌虐科索以致逃走者照例降調重治已上各款皆屢經申明而近奉兩院明文亦已通行遵守矣但援三年之例特考其成若非時輯而屢省之何以振起其怠職意擬將清軍之務除各掌印官總理與守巡道所至地方各立法稽查外其上承司道之委而下爲州縣之表者莫倚重

於府同知而府同知乃專坐郡城遥制各屬以清理之務專委州縣清軍官而文移往來取辦於結勘之常套彼軍之逃匿非與人有甚大讐郤者誰樂越境告鳴而州同縣丞勢不能行文或任情而枉蹤此上下縣絕而以空文相應也職謂府同知倘果無別委羈絆使得時常行部所屬地方須務節約不得帶領多人以靡供應歲一再周務據勾單備查軍源冊籍及各戶丁譜牒來歷親自研鞫以通民情仍嚴告訐之令開自首之門訪窩隱之積弊究結勘之扶同審軍產之有無與供送軍裝之應否先爲三令五申與之爲期自其日始審得實者決然以法從事悉如前條例所載初犯杖發着伍再犯調衛三犯依律處死而隣里之窩隱及轉遞他所者發附近邊方及烟瘴地面充軍期於必行勿爲姑息仍令州同縣丞得覈里遞之奸府同知得訪州縣官吏之弊及兩清軍道各守巡道得時開注有司之廉明不職者以聽於撫按而加奬

餙焉其各府州縣兵工房吏之承行軍匠者欲遵照本院近行事例令清軍道於各吏轉叅給由亦得行查該吏清出軍匠曾否已及分數如役內有勞方准起送如是則上下體統相須各相策勵不爲虛文而軍政乃可理也或疑三次逃回之處死似於太重則又有說焉夫凡觀律例當細玩其義而無泥其辭誠如會典所載則凡內外守禦城池軍人在逃者皆同此例矣至嘉靖十一年之申明則又更詳其曰今後鞫問逃回充軍人犯若係原犯死罪免死充軍者仍問死罪處決雜犯死罪以下充軍者務要審究次數明白一次二次者改發極遠衛分充軍三次以上者比照雜犯死罪准徒五年發邊方照徒年限嘹哨滿日仍回原伍操差夫曰充軍人犯曰原犯云者實爲犯罪正身而言而與求遠繼祖之軍有間矣曰原犯死罪曰雜犯死罪則與輕罪引例充軍者又有間矣此須酌量祖軍所犯情罪之重輕以爲法例寬嚴之當無令宜

衰矜者被刑而踵奸頑者得志則於會典既不相背而於近例又實相蒙此用法之權衡也至於今日逃軍之憚於發覺而樂於窩匿者其情則復有在不可不爲之處夫軍政爲地方害者莫甚於僉解故一軍之充發則戶丁里遞至歛括百金以爲娶妻盤纏押解之資里長則科甲首甲首則科小戶里之貧富不同而僉解之多寡不一或一里全無逃亡或一里數名連解連逃而不已者有之故解一軍而百室之科派靡寧完一单而終歲之追提難結無恠乎遞里之巧爲隱慝以苟旦夕之安不畏罪及窩藏而畏室空杼軸柰何清理之法其能行也職查得嘉靖四年題准一欵令各處里遞編上中下則定爲解戶輪流管解周而復始止令管解繼補戶丁并新充軍犯其逃回正身一次二次者照例的決遞解該衛不許累民管解三次者照例處決另僉戶丁解補據此例則僉解止於繼祖戶丁及新軍之二頃其永遠額軍之逃回法例雖

嚴然生長各衛而暫歸不過索討盤纏心未嘗忘生長之處直不准其批文驅之出境而已不必更煩會解也又十八年議爲通融之法如解糧之格每縣該畫里若干排年若干清出應解之軍若干不拘該畫有軍無軍每一畫解一次依都編會每百里貼銀五錢中間隨糧之多寡以爲定解之等差因道途之遠近以爲徵派之分數則戶或三分五分既不苦於盤費之難措都隨九軍十軍又不愁於管解之偏累如是而復嚴窩藏之令開自守之門則彼既不見有解軍之苦又豈肯自陷於窩藏之罪哉此法之行最爲簡當而向無奉行者未必不以爲里遞之原無逃軍者不當爲別甲別畫而出辦況歲額錢糧之編派尚稱匱乏而復加以審編軍解之規民何以堪似已殊不知一里之偏累既窮勢必波及他里而軍解之偏累不處則錢糧之會解漸致乏人輔車之勢爲累均也又安得顧彼而廢此哉職又惟軍政之浩繁如前項所引各

年條例因革同異相牴牾者甚多難以枚舉而有司之奉行者或引用而不詳或泥法而不通其意反滋疑貳以生弊端無惑乎今日議者之紛紛也欲乞通示各屬須監前人立法本爲祛弊至意今後凡引條例必參酌其題准先後之序求歸於情罪至當以爲用法之權衡申覆之成案更乞委一任事者備查軍政所載兵刑二部都察院議覆允行各察院衙門者逐一次第籌畫定爲求例令有司知所遵守則庶乎法意詳明邊伍不至乏人奸胥不得假借而軍政有裨矣區區一得之見不勝僭冒伏乞鈞裁

河南按院成徵試録序報啓

憶自分道京城之日始獲仰瞻繡衮之輝恭送出郊別旌旟於道左尋聞按節動山嶽於洛中緬惟屬耳密坐之音爰有校士序文之委職自風塵祗役久與鉛槧相違媿乏蕪詞以汙賢録慇懃後命承千里外之嚴程汗漫前期啣兩月餘之宿諾顧述作之指未奉鈞裁蕪蔓之詞終

成遥度勿登簡帙以損明威無任惶悚

陝西勘過邊情緣由

蒙批據靖邊潼關二道勘過邊情原招批行本司依蒙隨即會同右布政使馮　看議具帖奉報間緣招長抄録稍稽致來後命其事未奉面承止據原案輙妄議擬及各叅語一加潤飾雖於罪狀稍加明悉而事關大辟懼濫非辠遥度空文恐乖情實其應留應革應復應贖處終屬未詳容行問過銜門纖悉具由到司酌議另報

內有情罪本重而以未奉叅提難作招頭者姑仍其舊不知是否統候鈞裁

附各叅語

叅照延綏東路叅將充爲事官李某居官庸鄙付性貪婪索偏裨之銀靦顏大帥尅師行之餉重失人心扣賣達馬以肥家侵收草價而入已積該贓私在案罪無所逃擬以永遠充軍法猶未盡屢提不至　明旨尚屬抗違而衆証既彰訊報即同成獄況靖堡筆架城之失事傾陷城

池龍州平山墩之統兵殺傷人畜事在別卷律有明條先經多官勘問既明呈詳本院批允已結似茲各罪俱發相應并究施行先任定邊守備令補延綏遊擊及充為事官高某禦寇無能存心更險計陷主將以迎敵乃復退縮而潛逃罪不容誅人所共憤均當首論者也先任鎮守延綏等處地方總兵官右軍都督府都督僉事今降調大同副總兵郭某既任元戎殊乏勇略遇警無料敵之能臨陣有輿尸之辱所當重究

者也先任延綏西路叅將令陞定邊副總兵謝某延綏遊擊將軍韓某尹某既承調遣不即策應合兵自衛大失軍機延綏鎮中軍坐營都司綏德衛指揮僉事馮某進搗巢穴不相機宜既無斬馘之功難逃損兵之罪高家堡坐堡榆林衛中所納級副千戶楊某責任一方防範不密致賊突入官軍被傷中路叅將營中軍綏德衛納級指揮僉事鮑某庸才尸素濫列中軍聞敵而畏怯寡謀應援而稽遲無勇均當究治者也

再照原任延綏巡撫今回籍聽勘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某既當鎖鑰之司屢報烽烟之警人情何賴物議有因原其心跡本無回邪究其施爲似多乖戾雖邊事之因循已久而重臣之經畧何存所當議處者也

總督王公帖 余辱舊雅於公余承乏總司適代其後常以手柬來故荅

職以巖藪沉淪重荷明時甄錄才同負軛莫効長驅器類操鉛罔裨載割恭遇臺下以不世出之倫當大有爲之日隼旟高建行收分陝之名熊板西馳獨仗入關之策統六師而籌幃幄首百辟而奠華夷方瞻彝鼎之勳未申輿頌乃荷褅袍之念與沐謙光職也執吏牒以承休實切帡幪之望奉官常而肅憲庶無鰥曠之愆愚未有知細柳之雄圖莫賛盛難爲繼甘棠之遺澤徒存敬因胥役趨期敢附緘辭道悃

三司會請巡按房東

惟朱衣行部風馳八郡之聲玉節趨　朝春動三河之色念睽携之在即赴期會以方來駐幰

旗亭日届上元之節張旃原隰筵開北海之樽
願奉台光聊申餞悃雖簡書計日獻納之席久
虛而物候乘時宴樂之心宜倍幸紆遄駕勉副
輿情

總制王公徵序報帖

深惟鄙庸得備下吏無能輸陳力之效以沾下
濟之光顧分冰兢拊膺芒負邇者仰承疏稿下
頒耿耿籌邊偉畧至誦禁條明示洋洋振寀訏
謨入覩鑑衡出惟明弼依然手澤儼切羹墻至
於寄興公餘吐奇珎什共成欣賞益竊歛袵且
多寓都教和佳篇及當總臬優游寓興方吏牒
糾紛之日有逶迤休沐之風尤非拘學蕪陋所
敢仰希往轍也卒業之餘勉贊蕪語庶承嘉命
因吏布聞

浙江督撫谷公校詩報帖

伏承本院未察職之蕪陋猥以先達江峯呂公
遺稿行令詮次將圖重梓仍欲去繁存要以求
其傳此鈞臺所以景企前脩而報塞知己之心

甚盛美也第念江峯公當代作者其詩若文又經鉅公品藻所存類無不善者而今議更精選摘其純粹之尤不以務多爲貴顧斯後之濫必其識見稍能升公之堂而窺其際者或可以仰贊一辭職非其品敢於自誣力疾承命師心任臆漫爲校讐剖析瑕瑜以倫裁擇蓋所能竭者蓼蕘一得之愚而所不敢必者智慮淺庸之限也謹開列凡例於左仰祈鈞照

復彭草亭蔡我泉二中丞集議禦寇事畧

邇者海寇內侵民罹毒烈明公以保釐之責議圖剿滅夙夜靡遑且虛心延訪以集衆思此凡有一得者所當披瀝無隱之時也而況憂切剥膚不容泯默者耶夫談何容易語守須期萬全而務近者缺於遠猷語戰須計必克而輕事者疎於料敵按圖泥紙上之陳迹遥度據道聽之浮言明公之所茹納而姑存之者多矣要以傍觀拘曲之見豈真有加於權才敏識身親其事而憂其憂者耶今據見行事宜仰勞神用虜設

將困就擒有期而將來防守之畧闕於一方者敢援所聞以復明問幸惟留意焉

一一體統　東南沿海地方自汀漳溫台寧紹以至杭嘉蘇松等處境土相接利害之形互爲脣齒然以地方各有界限故賊勢往來爲患不能相恤也合無浙江督撫　奏請勑書得帶管蘇松沿海地方與直隸撫按操巡衙門協同行事或重直隸巡撫操江勑諭得調發浙江應援之兵或設江淮督府重鎮一旦賊發東西互相策應指使如出於一庶事有歸攝緩急相須矣又令各院所臨地方得兼蘇松浙江者惟巡鹽御史而沿海居民苦於寇患不得其生莫甚於竈戶若議召募鹽徒惟此輩訪緝爲詳誠使處置得宜責成於鹽運司巡司官之賢者於所在地方虛心募選亦不無可用團結以自爲守如不足則巡鹽御史以地方被害之故移文浙江巡視巡撫衙門法得議調溫處精兵遥援存恤居民以完國課此則難以限於封域爲辭矣

一核軍伍　金山衛七所各營堡墩塘守禦軍伍之設俱有定額今逃亡過半而墩臺倒塌守哨徒寄空名一旦寇至本衛軍伍既乏又懾於先聲動無全利亦其勢也合無行令軍衛有司稽查原設各所旗軍若干見在食糧若干缺者即不能一時清勾要見餘下額內軍儲作何支消查出量給堪用軍餘或令本衛權於附近民間即張堰曹涇新場下沙有鹽徒地方召募精壯人丁暫時頂補另開名色帶操倫用及不許

影射役占靡費錢糧以俟清勾至日另處則不必借用民兵爲衛而兵自足矣其墩塘倒壞者照例軍三民七議脩完備復其原設戍守名數仍暫分撥民間應犯發徒罪之人與各軍人相兼守哨以准驛遞擺站照舊分設千百戶等官時常點閘不務虛名一有賊船在洋即時舉火相近衛所勒兵策應庶弭患於未然而爲力易也此外有舊設本衛戰船四十隻歲調太鎮嘉興三衛軍人戍守事例亦須查於何年議革或

可脩復之則軍伍不至空虛而守衛倍嚴矣

一募勇敢　諺云天下熙熙皆爲利來未有舍利而能順導民愚出其死力者也承平日久武備廢弛東南尤甚其間不無慕義勇敢之士緣無用于時而又不能俛首耕作以食其力故或散爲惡少之雄或集爲販鹽之輩沿海地方所在有之今海寇猖獗正用武之時此屬若不召募在官不無意外乘機竊廢之患合無一面張掛告示懸以重購凡一應軍民人等如素習武藝及有謀略者許自投到官試驗果實仍令親識人等保結厚爲撫養備用外其疑畏不應者須設法示信啓其樂趨之願務得實用不爲虛名則不患無慕義而至者而就中奬勞一二以勸其餘此在紇轄之有方耳况召募之舉行於有事之始人心尚壯至寇發之久則沿海居民首懼其害離散難集處之之道又當倍加委曲蓋愚民趨利之心甚於畏法而捐生之恐甚於失利此不可以不知也

一條障塞　劉家河口海寇出入之門雖空闊難守然無棄而不備以延寇者也誠得相宜多設鐵鏁浮橋連絡其間實以土石用巨木樁柵築斷多集水兵戰艦及用地方豪族數家統領之或總轄之以有職官吏時嚴防禦截其來路上海除議築城外須設屯戍哨船遏其渡浦如有從各灘塗泊舟步行散漫村落入境者自吳淞江迤邐而南而西以至金山衛沿海一帶處處可來不特劉家河爲總路口也合無相宜於各團處若中前中後所地方添設鎮兵使賊不得泊舟抵岸此爲第一要策至於由浦而上欲逼郡城亦有水陸二路陸路必由龍花涇當相時委官督率本地方團伍保守截住之其水路必由黃浦須於各浦口如周浦閘巷龍华港鹽鐵塘泖涇等處亦要設置樁柵務令牢固用水兵每若干人鄉村則置以木處團伍附城則置以四門方廂團伍各給軍械多備火器如佛郎機等排列外向見賊輒發仍令綱戶總小甲

開報各網戶可得五六百艘分泊要轄亦給以糧餉令腹內巡司等官督率之此輩習於水陸亦可蹔資以備緩急者也

一處快壯　本府境內雖有備倭各衛所衙門近來軍伍虛耗全不足恃一有警急盡賴快壯出力本府正德初年二縣共設快手八百餘名民壯五百餘名每名歲給工食銀一十二兩後因承平無用盡行革罷所存者華亭二百六十名上海二百二十名纔十之二三而工食止每名八兩此在平時已爲優厚而不可與從事於有故之日也況今見在人役率多稚弱市傭專利勾攝而慮不及於拒寇遇事調發則派及餘丁而所得工食不償又何以出其死力是下以虛名應上而上以苟且愚使其民也竟何益哉今當多事宜暫爲區處先將見在快壯委的當官員從公閱選如果長於武藝有膂力者照舊留用餘不堪者退而易之名缺別議增益稍倣正德年間之例比之今數量加一倍務在得人

各開注年貌脚色收貯在官時常點驗以防代
替仍照例量添工食以養其力而時嚴演習以
作其氣庶兵威振厲而調遣不至乏人也其各
巡司弓手年來亦多奸民包占宜畧倣快壯事
例一加精選或留或革分設各司以備暫時水
兵借撥亦可節省靡費期於實用矣
一設團伍　國家承平日久沿海地方悉皆阜
蕃村墟市集彼此相望昨賊寇刼掠所至一空
良以素無禦備卒然遇賊各自奔逸不相救援

以致賊勢猖獗莫之敢攖也合無行令軍衛有
司各於所屬地方除城中有官軍民兵防守外
其城外方廂居民無城池可恃者須設法團結
義勇以張聲勢以禦不測至如各鄉村去處亦
須各擇勇敢知義一人爲長精選少壯數十或
百人與之統領製造器械時常演習如有賊至
本村團長率所領併地方居民與之抗敵仍報
前隣近團長各率兵策應斬獲一體論功如失
機悞事者治以重法庶幾賊勢不至長驅地方

有所倚恃也

一擇將領　今之所謂將領率皆紈袴世官罔知兵革無事之時應名備數一旦有警束手無能此中欲責其實用固難其人而亦武備久弛兵力寡弱素不見敵一旦驅之禦寇雖孫吳不能將也豈特乏材之患哉矧近來論武弁者往往以逡巡儒雅爲賢而不取夫慷慨相豪之氣且有司亦據是爲考覈之差而平時禮待多混賢否及監司輒以承迎諂屈見容小事註誤遵

譴而於校閱武藝賞罰懲勸之大者反畧而不嚴欲將才出其中難矣今須盡懲前弊務於作養得人以充帥領則不患無異等者出以資不測之用也夫今蘇松邊海民素孱弱迫於倭寇即與西北胡虜之患不殊往歲濱海土賊騷掠東南一時實賴總兵湯慶者戮力以殲醜類保障江南功賞方行而好事者已議其後謂小寇無足當大功此何以厭服其心爲將來勸耶即今有事之日誠得若人者議復海防重鎮授以

江淮戎寄相宜調發又何憂於倭寇哉此當道者所宜留意也

一昭激勸　賞罰者激勸人心之大機今或賞限於經費之贏縮而罰限於無生殺之權不此之量而徒爲空言以責當道之不能示質劑于民者迂也然兵之所恃以取勝者在賞罰亦不可無隨時區畫之術以誤事機竊見近者倭寇掠境村落之民有賈勇斬獲赴有司者初以錢糧掣肘或未能厚償其功既已觖望而返顧其室已遭寇毒其於得失之較何如自是無報斬獲者矣所徵義勇及應援官兵中間有一二奮戈先登者餘皆環視不動則賊勢衝突力屈而死固也以死勤事古猶得應祀典而今所以收之者至淺鮮矣民亦何樂于赴死地湮沒而不聞自是互相觀望無力戰陣亡者矣今明公爲國救民虛心延訪之始當以此爲鼓舞人心之要機勿謂虛名無補合查從前斬獲敢與賊抗之家優加奬諭而因用其黨以充召募此即係

已試之兵其陣亡不開者表其名氏撫其家屬撥有司以禮遣祭或臨而哭之使民曉然知上以逸道使之而不忍其陷于鋒鏑者如此有不與親上死長之心而奮義以應上者否也其臨陣奔北者若遽以軍法從事兵法久廢之餘難以驟倫然亦須一一查出量爲懲戒或記其過以責後功或覈奏其奸以明紀法則人心知儆而懦者有立矣

一處經費　前項事宜皆須豫處錢糧以資經費東南徭役軍需載在賦役冊者已有定額而獨未及境內有警不時之需故近當有事之日每一動支錢糧輒候文移往來積以旬月以致緩急無倫賞罰失時皆是故也合無自今爲始除起解錢糧之外其餘歲徵各項銀兩量其緩急可節他費以待軍興者量爲之處或於常年會計存留或於均徭銀差或於濟農倉未經賑濟年分錢糧扣出約得每縣各歲貯若干別開一項以備緩急需用是在司國計者之權也又

訪得經收錢糧積弊莫甚於三倉之扣省夫收放派數自有定規有等無籍之徒攬當公務通同胥吏多派三倉而收糧粮長亦利三倉影射各將民之膏腴侵入肥已及事發追併甘罪充軍經年繫獄不結希圖遇赦及變賣家產詐害無辜或至衛脫逃以爲故智所從來久矣錢糧數耗軍儲不乏弊端由此今欲革之合無每歲嚴限收糧人役務要三倉糧完報數然後追併起解錢糧則奸頑計阻而財用恒足矣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世濟録引

世濟録者馮生大受哀自鄉評其家世懿範可誦而傳者也曰恩者生大父通叅公曰行可者生父光禄君也通叅公嘗仕南道御史抗疏世廟詆權貴論死而光禄君方稚齡伏闕刺血陳情願以身代艮悼　上固念御史寃又感君疏也御史是以免得譴戍雷陽尋赦還會　穆

廟登極晉秩今官以壽終有司舉祀鄉賢褒忠也當是時公諸子方穎出而君領庚子鄉薦籍甚即晚從薄遊非其質也乃固以孝廉徵膴仕且未艾夫非移孝之日耶莫子讀世濟録爲咨嗟嘆羨之不能已焉曰古稱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父子之恩不可解於心信斯言也是故臣死君子死父自衆庶憑生者視若奇行姱節稱難矣而純臣孝子誠得而甘心焉則自其無所逃不可解者爲之寧詎遑身後計慮以徼福而要譽哉卒之行成身遂而福與名附焉則必有天者以佑其衷而秉彝之公其在人心不容泯也余觀通叅公義槩廩廩榮哀始終而光禄君不愛毀膚以代親然身與名俱立者其本始所爲宜未及此此可以觀天人之際矣馮生者雅以藝事從余遊敦行好脩宛然忠孝家法此豈亦天之所授以亢馮氏者余無以益之故於斯録之辱不辭而引其端

姚氏正名録引

治山姚君應期郡聞家齋幼爲其兄龍泉君時周後而祖其禰友荆公非禮也既而悔之會且譜族告於先祠更名時正別號憶荆始與龍泉以兄弟齒去僞稱而念其兄家嗣不可以無後也令少子應訓後之君於余弟鴻臚爲姻家萬曆改元歸自浙介余弟來乞言申其志余甚韙之曰夫姚君斯舉也有禮哉越序不經糾之以禮不祀非義輔之以權令友荆得正其禰稱而龍泉不失爲有子由其道宗法可明而儁者謂正名之當先何必衛余聞之孟僖子補過君子也謂其能講於禮也若姚君者即講禮之不豫將不得爲能補過乎余故善而樂道之

紀北上稿引

北上稿余友張君濟之謁選京師紀行作也君好古博洽尤善聲詩吾鄉談藝之士如君雅尚不惑晚益醞奇厥儷鮮匹先是客留都著南游稿既梓行是編則張子玄超董子子元詮次謂可並傳也屬余引其首昔張平子賦二京垂示

不朽乃其搆思積十餘年始成君茲撰述雖寓興一時未究所蘊然歷覽南北凡山川都邑之巨麗感慨鬱暢之情悰亦已槩具使加積歲之勤擬賦如二京又安知其見賞同好者將不與昔人爭衡也

跋平胡凱曲

宮端泰泉先生黃公倡道嶺表海內宗之尺牘之傳士類爭購是刻擬庚戌虜犯都城王師凱旋之曲也作於先生家居傳自其門人中翰梁君余三復之渢渢平幾雅矣漢以來鐃歌鼓吹弗道也是歲曲成師果聞捷盖廊廟訏謨遙度於萬里之外若赴期會然即古名將弗逮又誠不獨以辭焉已也如忠藿食無庸視公東山高卧望係安危胡可比數而遐景令猷顧獨神往於其矢文德歌太平有味乎其言也爲擊壤和之

觀風圖詠冊

今侍御仰山先生尚公蜚英洛汭振望臺端海

內人士想慕風裁久矣會江南被寇民困未甦
已亂救寧朝議非公莫可嘉靖丁巳春公乃奉
天子命來按諸部夙夜靡遑勤宣德意賑民疾
苦免鼕廢務功實茂焉越歲竣事還朝吾郡章
縫之徒如姚子簣輩間採民謠載之行事詮次
成帙題曰觀風圖詠思永公德垂之無窮如忠
曰善夫斯舉也亦猶行古之道與古稱觀風者
非特觀民已也而又觀其所以使民者何如俗
化有本自上先之碑言諸物感莫疾乎風故觀化
於民而俗之淳漓可知已觀風於俗而政之得
失可知已先王之教陳詩以章教故誦十二國
風而其時之君臣上下治亂興亡之迹炯然可
知後世斯道微矣自雅亡風變則俗化之趨愈
下余深慨之今觀風圖詠之作錄公善政諗哉
洋洋可誦廊廟蒸幾古陳詩之遺然公志負廣
濟其爲東南安攘至計終歲之間疏言　上前
者凡數十事皆民社利弊宜建且革者而今所
表章僅是於公德業豈足槩乎余懼民逸忘勞

安而忘始詠膏澤而不知所自至令公伐湮莫可徵然則觀斯帙者不亦可以想見其盛乎宗伯毅齋孫公既爲之敘而余推述者之意附之末簡云

題王元美懷素草書

余雅好懷素草書時從搨本摹繪其形神端倪其變化終莫能得之已從朱司成象玄聞有千文真蹟在司成姻家姑蘇陸氏欲往索觀弗果然好事者以余良好之從覔賡本進余覽輙棄去冀遇其真焉至是仕浙右轄王元美以叅藩來出所携諸玩觀余而終及此卷稍葆笥秘之期三日而後發余病弗能往也元美乃遺余廨中竟日披對如握驪珠不忍釋手其點畫變態意匠縱横初若漫不經思而動遵鉶範契合化工有不可名言其妙者余爲霍然而起信古今名品固自有真宜秘弗輕發而不知司成云陸氏所藏與之更誰雄長也覽已志之

文裕陸公書跋

陸文裕公儼山先生書法雅宗趙松雪晚鎔李北海西晉風格宛然其存足傳不朽人言先生平居雖尺簡裁荅必精鉛槧必工結構即於所甚暱者造次應之不廢也其用力盖懃如是今觀東濱朱君所藏諸帖信哉而秦君鴻臚後沙東濱婿也實彙緝成卷以備珎賞則公雖往而神標輝映已在二君氷玉間矣

跋漢川賦

上洋劉生賦漢川爲郡侯黎公贈以質於余生意愍矣生在黌校以文學最侯所拔也宜德侯而賦以美之顧其稱物不倫至以漢川少滄海若幾於誣及觀侯汪度涵育即滄海不加焉雖曰漢川因侯而勝可也夫吞若雲夢騷人之誇詡固然而未有病斯言者何也昔曾子比德江漢而遺滄海亦猶曰江漢原也海委也委以源而致大則漢川之喻遠矣生乃益自信遂携以贈侯

跋沈鳳峯臨刻章草千文

莫子覽鳳峯沈大卿摩勒章草千文而嘆其誠志於古也夫語器者豈必商彝周鼎哉而鑒者良之以謂近古而制作之本可原也章草起漢史游雖稍解散隸體乃其波磔遺矩宛然猶存伯英右軍顛素諸以草聖名家者又章草之變也而卒莫不受法於是其母乃亦古彝鼎之倫與先生平生工草書既已遍諸名家而遡流窮源不忘本始復有是刻益臻墨妙余爲歛衽而幸書契以來古文廢興所繇庸有考於斯也

書焚笛詩後

莫子曰余誦曲江錢先生贈沈孝廉焚笛詩而嘆孝廉誠志於道也孝廉雅好笛及悟易於師承一屏前好而攻易卒以專經名家云雖然孝廉視笛誠藝也廼通靈感物暢志滌邪之功古未始少之有如因笛以求元聲因元聲以求先天之蘊即去易豈遠乎馬季常用解易爲漢經師而不絕斯好良有以也易幾焚於秦火幸以卜筮之書存夫卜筮於笛等藝也而笛以藝焚

易以藝免天下幸不幸所從來久矣吾不能起孝廉於異世爲理前語必且大噱而笛奚以焚哉

跋蘇東坡小像

余嘗得蘇長公戴笠著屐小像盖疑長公自雷適廉時景況作也寫自趙松雪氏余誠戢而愛之今閱是幅爲鳳樓秦先生架品更奇乃知余向所得臨筆爾夫長公一代奇雋偃蹇忤時恭承嚴譴於涉履之艱備嘗之矣讀其詩云當門倒碧井浣我兩足塵嘗爲憫然念之若鳳樓先生者豈亦有憐才慨噫之情乎不然何雅好所托偶余契也

呻酒解

余昔遊關中問酒之名則桑落爲著至是客有以呻酒餽余者亦關中品也余嘗而甘之何論桑落而後悔其遇之晚也呻之義以飲名可無煩盃斝獨卓管甕中翕而取之時其耗挹水注焉以度贏縮水漬成酒機相灌輸飲罄而貯常

盈舉数而序不亂津津乎者玄蟬之吸露而無捐於廉偃鼠飲河各充其量也不洵爲酒德頌哉余喜止客及所與偕來者凡爲大賓三初筵既竣斯釀乃陳客殊饜之命嚼無筭時則陪儐者或不任嚼儼然眴余而詈曰子實擇禮大賓在是匪觴之稱而呼之褻無乃不可乎余曰唯唯否否如子之云則孅趨鞠膬盤辟雅拜而以爲容者余非不知也然酒客之貺也而敢弗供毋乃使客謂余已曰無褻而實褻之貺乎夫禮有初古刳樽而柸飲非賓禮之初耶禮則不愆奚飲之擇傳曰苟有明信潢汙行潦可薦於神明可羞於三公而况君子合賓主之交享用玄酒以佐大烹質而有文菲不廢禮明信孰甚焉而云不可何也於是陪儐者起謝曰我過矣我過矣我乃不知亡於禮者之爲禮也微子詔之余惡覩乎大方而以負鼎非聖飲瓢毀賢之惑終矣再拜避席而退賓飲如初

湖社摶虎圖解 爲顧箬溪劉西坡張石川諸老作

湖社文會也而以搏虎聞於事奇矣而爲類抑何悖也易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一時群公足當之矣謂虎兆之祥其不然乎然虎之文以革卒不免見搏而群公闇然丘園之賁終身處休而不嬰世網知變矣余閱斯卷三嘆焉因爲之解

題篠菴贈言

余生也晚及從張大夫石川先生遊覿德考源繇尊君天方公而上代有聞人及是先生出其從祖篠菴公在告應召所知贈言一卷觀余故家文憲宛然具存矣蓋石川先生嘗以比部郎終養尋亦詔起致位卿貳其出處之迹三世一轍豈不奇哉敘篠菴者以東山安石望之余惜天方公之志弗竟而石川雅負時譽著述名家其遊諸當道間爲東南倭夷畫策雅有經畧爲當道所欽藉令再召而起入當一面其勳烈之光於家世者又何可道也因識卷末以復云

觀菊小燕序

余舍貯菊數藁於品無奇於封植非善也然猶

以好菊聞客有索觀者爲徐奉化長谷董上舍紫岡陸山人三浦三君者凡再造余而余亦遲久之相見甚驩頃之張梟賛西谷謝他約訪余至何內翰柘湖還自海上至周山人明涯從吳門卜居於松亦至遂成賓主七人余乃爲鷄黍具佐以羹蓴泛以落英舉觴相屬誦陶令之高風悲屈平之亮節俛仰千古感慨係之飲各至醉信奇會也夫人生聚散之跡忽如萍浮或終歲遥憶而當垂或曠月爲期而不偶道或紆迴

而不相從至或後先而不相值皆事之不可必者而意外之逢屈折符合群賢畢集遂果勝遊由前所云數者之不可必一朝而獲所願豈非奇哉因悟造物者之爲吾徒其屈伸來往消息盈虛如泡影夢幻之不可執而迎也而無心者遇焉若乃以委形爲吾有以將迎爲物先以貪天爲己力如是則雖人事之近聚散俄頃可以告語而要質者猶然不能得之而況造化之微哉諸君以余言爲達可與語命而斯會之有益

於觀誠不獨以菊也既叙感發所由退各有述而同志之不果從以詩至者咸繫焉適周君南淙持卷至故書

酬張贊臬二首　索居林畔戶常扃種得黃花遍小庭爲愛幽芳宜晚節還將服食制頹齡相知有曲憐同病舉世何人解獨醒自笑年來無別好惟堪蕪植老畦丁

江城搖落報深秋爽氣朝來宿雨收連騎翩翩成劒合清言一一比珠投霜含晚翠簾閒映風度寒香酒上浮不是柴桑素心伴何緣同好在林丘

酬徐奉化　十年投迹向江干零落交知會面難室遠何期星忽聚家貧惟有菊堪飡仝疎舊學緣多病得齒幽人爲罷官筋力喜君猶健在花時索共幾回看

酬董上舍　頻年不復賦秋悲秋盡江城昨始知身向閒君寧論拙客來問字已無奇中厨黍熟焚枯後小閣尊開釀菊時聞道窺園猶懶性肯携唸與過東籬

酬周山人　早將名姓挂幽人跡是問雲不繫身數口移家歸計薄片言傾蓋結交新黃花有約惟須飲白墜無媒且自珍世路悠悠俱逆旅不妨憔悴老江濱

酬陸山人　藉甚憐之子安貧獨宴然身常携藥物手不廢卷編過我成三益名林媲七賢今年寒色早白雪在歌筵

潘恭定公像贊并序

吾邑上海潘恭定公名恩字　起家進士歷中外幾四十年累官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夫既請老徜徉林皐者又二十年所再晉秩至一品壽垂九齡而伯子　仲子　皆籍通顯以祿養竟公歿公文章勳業之隆煜燿寰宇

載之旂常自族黨鄉邑以及朝紳心宗其德迄無間言可謂身極人道之榮五福斯備家承世濟之美百祥來集其得氣也完其用物也弘其食報也遠我求其選寥寥乎誠古今之稀覯者乎公往矣余幸托末契有懷哲人儼然覩公之遺像彷彿其平生而爲之贊曰

謂淳代今已邈胡先生之若朴謂濁世難爲清胡先生之獨貞孰遘遘其逢出應綦隆端揆正色晉陟上公孰降厥祥爰生甫申天游物化還爲

星辰坦禮容而無昔謁乎春陽之委和取素節而弗阿凜乎冬水之嵯峨履貴能恭發盈知溢以保其室養辨惟默秉心淵塞乃完其德蓋公之出處關氣運安危係朝廷懿範表閭里哀榮備生死肅乎冠裳宛乎清揚蔚然者文明之章冲然者盛德之光洵一代之偉人而三事之遺良者耶

禽憲周叔夜像贊

是謂吾友叔夜耶何土木形骸龍章鳳質居然古人謂古稀叔夜耶何冠進賢何拖豸繡不傲不放禮遷亦閑豈偶符其貌與字自餘不盡符耶抑又有符者其歛昔歷落七不堪耶其色絶喜愠耶其陋巷長子孫耶其尊生而數奇石髓耶至其仰師猶龍委順還化即稽公有不能盡符者耶

書程鄉德政碑後

此陸公程鄉德政碑也文徵仲重書勒石應規入矩和宛茂密乃并得循吏之情性真世寶也

傳稱于公後有定國貴盛以爲積善之報夫于公爲一掾力不能遂所平反至定國爲天下平大其聲施而後取償所未盡更數世滋倍洵非偶然者程鄉公以循令著至其子若孫顯榮累葉而今大司寇五臺公初亦以令起家乘時布德卽宰天下如是縣矣程鄉公之緒又焉可竟哉要以陸氏世載其德自積而自收之陸氏固未始用之也植本深矣徵仲之所稱述其尤不愧者耶司寇胤子基忠奉而葆笥之諸賢之有所論著如徵仲者凡幾皆以附驥而名垂則余與有幸矣

書吳峰越隴冊後

太師徐文貞公薨於家訃聞天子則有贈謚之冊綸諭之音朝著大僚百爾士庶則有勑撰之文議上之疏及若在野獻黎禰帛絮漿素車轂擊而來者則有哀誄之些焚告之辭籍之司書備矣是編爲公之門人郁進士伯純裒諸風謠之出於鄉人以授靷者俾歌

而祖公者也忠聞之隣有喪春不相里有殯不巷歌自从閭而上有相保愛助之義而死喪之戚其重於鄉乆矣矧光嶽孕靈桑梓於是令德考終有若公者其係人思惡容已哉余生也晚幸齒公里而從薄遊乞身嚴穴者先後三十年來事公之日莫如鄉居乆而區區固陋幸察於公者亦自鄉居爲獨詳蓋公以經綸餘緒還表俗化王盟斯文余每旅進有謂多所就質即未嘗不充然厭心裨益聞覩迨公末年造諸紳總

署之同志相與討論聖學月旦有徵則首今陸宗伯而以余濫焉餘二友曰某某者業先不祿公實携余兩人哭之哀曾未幾何公且淪逝則今之入而哭公爲道喪悲者余義亦何敢後也故因陸宗伯有述而竟其指以慰鄉人之思若夫吳峰越隴云者公怡命也公嘗著詩自見有居吳還浙之語蓋慧自異人此其事幾幻儒者難言之而要以天地逆旅委形逆旅彼三生輪轉之說或不盡誣則惡知夫今之羣而輓公者

其爲吳歈耶越唫耶而論公於鄉之爲寄耶歸耶夢耶覺耶蓋聞諸孔子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識也余則泠然深省焉

大中丞阜南陸公塟録序

大中丞陸公塟録者公之子廕君彥楨卜期塟公而裒次其所以爲塟者也塟何以録稱紼之役俾與嘉觀録之以識愛之斯録之禮也識先綸言紀殊遭也　綸言何以首　諭祭文而次勑誥紀其死哀于　朝者而追遡生之榮篤其終而有俶者也維　皇錫命卿士詢謀宗伯司空之二疏所爲列也爰咨爰度于彼皇華中丞部使之連章所以徵也公是具私感興于是乎繪而像之像有賛肅肅乎如在之思也以賁幽封厥有銘石以式行道厥有露碑以永信傳厥有傳記以累勳伐厥有誄詞以發幽潛厥有事狀以摭遺忘厥有逸編煌煌乎代　帝藻者太史氏也稽令甲者司封氏也懋簡爾勞不顯厥世俾爾弗有諼也郁郁乎掞之國華則謙撝鼎

輔續擅宗工心誠好之俾爾有令名也累累乎紀之家乘則賢不避親情不抑孺惟其有之彰爾謀之臧也録備矣臻四美焉繹　寵圖報則作忠祗範思服則啓孝覽褒示勸則廣教跡稱附實則訓誠君子謂是録也不洵爲平原氏之大觀也與哉足以塟公公子于是乎知禮故序

屏銘

世咸務通而若以塞其塞與通心罔回直辟彼太虛爲溥爲蝕茫茫坤與乃疆乃場天地之當匪翕弗闢曜靈環周昏旦消息宜鑒茲哉顧爾德宅用晦而明守白以黑内嚴外方敬義時勑我我表儀立民之極

題海嶽道人卷

海嶽道人者莫知所從凡三叩余門伺間跡予及之雨立不能遣問何欲得非丐予施乎曰非也吾所欲者誠得公片牘而葆笥焉於施溢矣因出所携卷觀余則諸贈言道人者漓然盡海内之雋也予方謝鉛槧聊展卷濡毫題名其上

以識一奇而語之曰道人好遊矣若所爲侶者洪崖安期之徒而所急者素書鴻寶之編也夫安取文士之末技而紛紛然謁之以謬相重爲道人則又投杖整襟磬折前謝曰公實教我雖然以公之達又惡知吾非洪崖安期者流而公言之非素書鴻寶耶翻然長嘯承卷而行

爲董子元遺上海相知諸君

昔戴安道獲營剡上宅始遂幽棲江文通望在半頃田可以論隱皆一時之勝事貽千載之美談竊念友人董子元海上名家吳中善士承先大夫清白之後有向子平婚嫁之繁矧罹變之餘遂致漂泊比緣瞶疾絕意明時顧鷦鷯未定于一枝使松菊徒懷乎三徑乃者吳門袁考功鳳洲王觀察或以通家托契或因傾盖同心共損已貲倡爲義舉爰有海上昭曠之士道誼之交慨許經營代爲典守庶可資於數畝猶未備乎一廛余適過存子元之墟因悉諸賢之雅堪爲擊節願効執鞭誦盛美於片言瞻德輝於百

里知然諾之無宿賴閭黨之多賢更借吹噓遍遺朋好盖衆舉之功易集而垂成之緒可因似無傷惠之嫌亦猶行古之道其在敝境已有別盟茲將掠美於乞鄰非敢徼權於他邑倘幸陳孺子得安負郭之居罔俾杜少陵終抱無家之嘆共成勝事各載芳題

募建玄帝行宮疏

道家者書稱玄帝爲北極教主本虛危之宿水德之精誕於王宮功成翀舉匡扶剏運利濟羣生天人之際不可誣也及觀萬方崇奉有赫厥靈禱祈輒應至如我

成祖皇帝六飛渡江時旌旗蔽空而下顯助稜威遂匡大業因建聖殿於名山勑大吏歲主其事則神之福國祐民彰彰列矣松人士尊信者衆大都於闤闠建祠禮之向未有專祠也宗伯平泉陸公有地數武於城北郊遂之墟度神所止施建行宮以便香火雖緣神道設教之義寔爲生靈祈福銷祲衍鴻庥於世世也因方僧慧

理持戒來吳命董其事既已秉志虔誠鑄完聖像茲將卜吉鳩工鼎建祠宇夫神司北極方位攸宜負郭帶丘地當區奧豈惟川嶽之英所共護持亦足以增郡城之一勝也顧土木費繁勢難卒辦凡仗十方檀越量力捐資共成盛舉予惟世所稱因果報應之說渺莫可徵有不避涉履嶮巇捨身毀膚廢幾遇之者矧邦之秩典示民有經而廟貌惟新皈依密邇所須劾助者貴爾豈非輿情臻嚮而樂觀厥成者乎因慧理同請爲辭普告以贊玄脩

西禪興福寺新建大藏經閣募緣疏

伏以三乘開宗藉金經而演暢十方護法賴寶閣以莊嚴誕啓勝因宜資廣募竊惟內典明心印證如來本相真詮渡劫超登法衆迷途譯寫盛於齊梁肇成小果鐫繡宏於　聖代普錫良緣貯以報恩清淨之區典諸宗伯台卿之重上方珍籍靡什襲以希聞下界全編鑒百朋而罕購法華莫轉貝葉誰翻幾承衣鉢燈傳那知經

戒律藏賴今　宮諭林公首倡義舉特憫經殘
樂蠲學士俸貲摹置禪宗大典部素卷爲五千
牙籤裝束列朱函以八百芸草鈐封錯弘寶以
駢羅御金輪而廣運疏源性海覃福利於恒沙
彈指宗門轉情塵爲覺路實借慈航而渡彼岸
分巨燭以照昏衢者也鎮山殊品允宜石室精
緘卓錫荒郊媿乏高臺嚴奉遂於本寺後基擬
建藏經大閣上撐牛漢下攄龍潭望九峰控三
泖厥西北之壯觀連谷水逼茸城盡東南之勝
覽旋諏福地永護靈文所願廣發善心共成盛
事紹休風而種德乍開奇識道場溥利澤以施
財大起香花法界名公白業皎然與日月爭輝
佛地琳宮歸乎與乾坤同久

城隍祠疏

郡隍祠者蓋呵護一郡以柄威福實與有千四
百里民祉之寄非他玄宮貝像等也自昔回祿
之後百爾草創使廟貌簡畧弗稱崇奉茲遇邦
伯王公顧瞻有懷與其寮兩鄭公詢謀克協將

因萬姓之共仰以還百年之舊觀有道紀朱某者聞命忭惕直下承當顧以大工之鮮興恐非一力之易辦尚須高品同種善根故隨緣喜施樂事贊德者士庶之心也奉法祇役妥靈表虔者道紀之事也是舉也上尊國體信經始之當詳頫若人心知落成之孔易余生長茲土詠歌太平竊藉神之莊依舊矣而適有感於良大夫一時德意所嚮是亦崇禧錫極之雅政於義未可緩也敬書簡末以誘羣生

族譜序

國有史故治亂興亡之迹著家有譜故垂統繼理之緒明史載世家則猶曰國之譜也云爾譜亦名乘則猶曰家之史也云爾其義一也家不可以無譜前有盛而弗傳後有美而弗彰故保姓受氏守其宗祊者莫辯乎譜牒而譜牒之重於世曷始之自宗法之廢始之也夫人生必本於親親必傳之子推而廣之自祖爾而上至千百世綿邈不可考自子孫而下至千百世所不

知者何人皆一體也一體則無不愛如手足頭目之相爲脩也乃至有秦越肥瘠仇讐骨肉反唇睚眦起於同室曾不若途人然者何哉夫獸群則角鳥羣則啄已嚮其利惡知仁義斯俗化之漸磨然也聖人者出乃立爲宗法以明親親以叙昭穆以篤父子及若族燕有文族飫有禮凡爲收放合離返薄歸厚以明一體之仁也宗法廢譜牒興譜牒非古也愛之斯聚之矣聚之斯籍而求之矣此獨非聖人意哉予宗故聚華亭而華亭之以莫著姓者不少槩見比予竊祿從海内士人遊或道姓氏偶同則心怦怦動若欲推而附之者至窮之於不可徵悵悵若失也是獨何心哉因恍而悟曰吾不能吾昆弟庇而暇及吾宗乎又暇求之四海之廣乎則能見於遠而不自見其睫者也乃退而稽諸古作斯譜明族系之傳論著其軼事貽諸昆弟共焉以備家乘吾子子孫孫尚相與世守之夫余宗未蕃且有先世之澤在固未至仇讐骨肉悖德若斯

甚者而陵夷之漸義或掩恩他日服窮澤斬勢不相及其不至如秦越肥瘠視者幾希余爲此懼故因譜成謹序之以備規警

右爲譜圖二自贈經歷府君而下各因世次遠近聞見詳畧爲小傳如左

贈經歷府君諱文通號樂善起家力穡由邑西鄙胥浦鄉内徙谷水坊居焉課子勝以儒業顯得　勑贈如其子官卒葬城北二里涇之和尚原配孺人趙氏

經歷府君諱勝字景剛別號悅清由郡庠生應正統六年歲貢仕止虎賁左衛經歷　勑封徵仕郎其懿行不可詳予從大宗廟覩遺像崇嚴美髭髮若生疑其風度盖傑然也而族長老或以爲雅工詩畫尺牘流布爲好事所珍嘗有繪魚獻之　英廟亟蒙褒賞至今士夫家得傳片牘葆笥若百朋云生洪武辛未歿成化辛卯享年八十而卒配孺人陸氏生洪武辛未歿成化戊子處士府君諱昂字德顒別號梅軒隱居不仕性

跅弛雅不事生業故自經歷府君後業亦不振
而子昊一軒府君乃籍籍藝林矣時稱莫氏尚
書學經歷府君開其源一軒府君道其流而啟
承其間者處士也其然乎處士生永樂癸巳十
二月初六日卒于成化辛卯三月十九日享年
五十有九歲配鍾氏生永樂乙未歿弘治辛亥
東昌府君諱昊字宗大別號一軒娶嚴氏繼娶
強氏生子六人府君蚤歲雋穎以博學贍文辭
爲諸生推穀負笈之士雲集蔚有聲稱歲貢成

均以尚書中癸卯鄉試第二名而再上春官不
第尋授山東東昌府通判居職以廉敏稱數見
甄別脩馬政以甦民困民德之而意獨耿介不
平耻鞠膬詭隨以事長吏居無何抗疏歸老日
從耆英之社增修德業表正鄉閭歲時飲射有
司折節禮下之數就訪以政事缺失多所規益
性孝嚴事母鍾氏服勤色養夜禮星斗以祈母
壽垂白不衰課諸子動遵禮度懿範肅然平生
持正凜凜辭厲望威浮輩歛衽敬憚乃獨雅務

積仁樹德振人之危多隱善間語諸子云兒勉之吾觀于天道莫氏澤殆未艾後其有亢乎叩所以曰第須之終不言年七十而卒卒之日郡守鄞金公聞訃于途不返駕臨之過指里門謂其僚曰是翁者可復覩乎相顧泣數行下耆英爲解社云生于宣德十八年五月十五日卒于弘治十七年十二月十六日子六人嗚呼予以所聞吾祖事而慨夫世道澆漓方務比權量力較微於衡纊而士匪遇其時席世資挾顯赫雖有

善者且以勢重輕而吾祖乃獨振起淪藐不假勢能之榮克自表著豈不卓然獨行不回者哉今觀于鄉而斯道亡矣果時爲之耶抑存乎人耶吾有感于先進

泰字汝嚴號南耕東昌府君長子東昌君之未仕也泰力田服賈以調劑緩急色養稱孝而毋嚴氏蚤歿子惟泰遺亦絕憐於東昌君晚乃得諸季穎出共亢其宗而泰既致饒溢儉不苟一介曰吾所爲清白吏子孫宜爾懿哉言也業儒

雖不竟然好古博覽語前代所以興亡故甚晰
潛心老氏去其刻深而善用之故尤有心計嘗
推結其郡之良爲里社以鄉飲禮賓於有司性
不嗜酒亦不令絕每歲時爲釀以召昆弟族黨
則必期酣暢遽遽言笑分夜無惰容於藝尤精
於醫專業者鮮及而晚復進於刀圭吐納之術
疑有獨秘者故其衛生甚厚身不上中人腰不
逾再握而晚節冲融廣眉烟目丹吻飄鬚望之
若仙年七十有八無疾而終

費令北溪公諱節字汝和既歿弟之子如忠具
狀率其子再拜乞名言識諸石矣而譜可無述
諸公於行二與先君及季父柔皆東昌府君繼
室贈安人強出而公椎木晚開以例補國子需
選廿年躬親農圃樵魚之業數匱無以自資或
諷之仕仕當有常祿乃就選銓曹初爲易州判
官調繁平度三載陞費邑令又六載致其仕歸
歸未逾年卒壽五十有八云爲人性寬弘坦徑
無他腸醉輒拊掌笑歌嘗語人云生何必營營

夫人各有一天耳故平生於世無忮求冲然自
適所至爲政務賑窮招移節用愛人爲本嘗以
大吏旨按宗室豪竪奪其田之民攘者還給以
千數漂賊結里中豪行掠横甚前吏忍不能制
公至則竟根株芟薙之有殺人於市者主名不
立禱而夢告之故罪人斯得衆服其神監司以
他縣吏不能治文書命公往攝之往輒立决而
歸功他縣吏故又以誠長者稱君宦廉介耿耿
考績如京師民無老穉咸輸錢爲貲公拒不納

追擲行輿挈而覆諸地復集復如之因厲聲曰
咄而欲溷余晚節耶目左右辟之烏號而散故
歷宦十載歸計蕭然歿無以爲殮悲夫夫貧而
仕仕而卑卑而有立計不及其身者於末世幾
人哉如公可以爲難矣其細小詳誌狀中不叙
敘其大者

贈禮部府君諱愚字汝明號省軒東昌府君第
三子少以慧聞授書一再過目輒終不忘角丱
遊泮長益穎脫而東昌府君蚤世成立楚楚御

史竹坡朱公器其才甥館之已而携太安人還故居歷艱茹辛以自給顧彌銳志研討博涉羣籍及諸博士家言喜從經生論難同異而于天官象緯皇極律呂之學尤所究心同學鮮及文日益邃領正德癸酉鄉薦轗軻數不得志於禮闈乃退而明隱思脩身刑于家以自見首課諸子日有程躬孝友以率先之雅尚約節寡嗜欲志爲天下奇男子事而鄙詭隨淟忍之庸又欲裒古名言撰成家訓以示來軌嘗曰君子達則有民社之憂窮則有宗祊之憂是無可暇逸時也性沉毅敏達料事始終輒中每正容舒氣時然後出語迎刃解紛以故有司折節相下士類嚮欽用能翼覆其宗祊垂三十年無內釁外侮云平生好義推誠不欺急人之危誨其不及多所培植而不求知名業師呂某卒於京傾囊館殮之而以其櫬返館賓袁某病革出所存硯田之積若干屬之曰强爲某嫠孤數年計比袁卒歲自資其嫠孤良厚而孤竟夭乃索其疏屬貧

士其後之而歸所遺緘識宛然也故人韓某暴病卒諸孤艱立力賑之得不墜俄而召語曰若父有橐於斯盍携去其孤愕弗省恭之曰老奴其不與聞耶已而知果然遂歸之時不肖孤方在抱每從屏間闚其獨步於庭口喃喃語必曰死者復生生者不媿云姪孫隱卒慰其婦死殉會事聞議下旌死者義不後族人倡而令婦泯稱凡此皆其隱也事詳別記狀及陸宮詹誌中嘉靖丁未子如忠以禮部主客司主事考績得

敕贈如今稱配朱氏封太安人子四人長即如忠次如信如德如爵生成化丁未卒嘉靖壬寅壽止五十有六悲夫孤如忠既涕洟捃摭先府君之平生以附圖譜而申之曰吾先子志行益可紀彰彰如是使得稍附青雲之翮耀用于當年其規爲夫豈僅此而乃賫志泯没又不克享有遐齡以俟三釜養膺章服榮豈非憾哉先子亦嘗孤語云吾父承累世休澤甫振而未宏吾有志而弗逮以傳至于汝則既寖以昌矣毋寧

使自汝而絕乎孤聞而愍然惕息也再拜籍之
以備規警

柔字汝強號宜蓮終國子生年止五十有一卒
如忠泫然而嘆曰嗟夫叔亡而知叔之重吾宗
也吾聞積累將昌之緒必有勇任通方特達者
出而緩急藉焉叔其人哉叔其人哉叔生質兼
人博聞能辯仗義耿耿智圓意豁好推心置人
腹自兄弟急難至於婚友咨謀苟義激於心憤
形於色不避艱險爲之而張弛操縱動中機宜
當其解紛於杯酒謔浪之間決疑於立談然諾
之頃其氣可摧折哉而要以行多中慮固有分
人而人德其施役人而人忘其勞拂人而人忘
其怨者士相謂曰莫氏爲有人云故終其身門
祚肅然外侮阻喪使吾宗重於九鼎此其人可
少哉而今亡矣慕之者苟不固仁厚惻怛之心
以出之而徒欲用其長得乎平生懿行種種有
文當無令泯焉姑著其節堅以告來者

魯生五齡而失怙諸昆子字之乃克有立長而

顓蒙愿恪或曰學以魯得也故魯名汝得字而
自號恪齋學竟不就去而明農敦行孝悌自憤
少孤事生母李儒人服勤備至傷諸昆淪逝父
視省軒君弟訥病先歿計聞夜半號走會城已
扃負寒沍水伏而行乃達其天性篤厚如此然
素羸弱賴醫藥久持顧日憊竟亦弗延享年五
十有　先是嘗爲母經紀後事而乃先李歿疾
革趣具所親或前曰即弗辦母孺人之木可需
也時既瞶矣聞而遽呼曰吾生不能養而死奪

吾母具無寧投水火之安耶言已而逝隨得他
木美相當者以時殮人謂孝感云其子如質嘗
泣語如忠是事而狀其平生以誌屬如忠未有
以應也會譜成志其大者如此云
東昌府君子六人訥最幼而貌肖東昌君東昌
君歿諸昆咸奇而愛之北溪君親爲句讀日程
之學性慧夙成長而多病以例補國子生諸昆
廢著鬻產資焉既卒業歸會火延焚其左符所
司拒不復録訥窘甚省軒君毅然携之走留都

泣訴當路其畧敘先人遺孤燕毋李非此不食
即有擯棄者寧以已代辭甚悲時甘泉湛先生
爲禮部尚書聞而憫然曰若兄弟異母與而友
愛若是世有閱墻而讐視者何心哉遂如其請
故莫氏兄弟益以敦睦聞而訥竟早世又不仕
無所表見獨弱冗時常語人云余諸昆若南耕
之勤儉比溪之寬宏省軒之貞惠宜蓮之直義
確齋之誠愿余未有逮焉而竊願兼之卓哉志
也其器固已緒見使天假之年所就惡可量哉
而溘收其良以死惜也其後側室以遺腹生子
如廉配趙氏守若已出劬劬守志不墜其家聲
而如廉竟夭既三載趙氏乃擇族姪是琳後之
是琳庠生趙亡實慎終事服承重豈亦訥亡未
斬之澤與訥字汝仁別號近齋年止三十有二

譜後録

莫氏上世不可考如忠所知者止九世祖正二
府君正二生慶一慶一生貞一貞一生文通文
通生經歷府君勝經歷府君生處士府君昂處

士府君生東昌府君昇如忠大父也東昌府君生子六人長泰次節次先君諱愚次柔次魯次[illegible]而爲孫屬者凡十有 人未艾也聞之東昌君博聞好古常從異人授書閉戸探索左右莫窺也既而嘆曰世稱神仙黃白祕幻語不虛哉吾知而不爲惡夫遁天之刑厚身而病心也且卒目左右亟焚毀異書毋以惑後人左右猝不及請悉聚藏書火之而莫氏譜牒之逸職以是故如忠慨焉爲裒序世次稍訪故實據所知書

之而于東昌君始詳耳目之所逮也上焉者雖有書而弗詳其曰貞一曰慶一曰正二云者蓋檢自邑版僅以名著則又畧矣悲夫由經歷府君而下單傳者三世余宗大宗法未亡而亡於從姪隱故令所述上自九世祖下至子姓凡弟皆得書隱雖歿而名存以大宗而成人也餘或蚤世而不係大宗及爲殤者皆不得如隱例及若如忠嗣先子爲繼別法當祖先子以推之無窮是後譜之所由作也族凡弟如欲各爲譜以

自考則予例具在可以義起云嗚呼古之爲譜者多矣至或本裔於夏禹或衍胄於高陽凡以明錫姓之原錄其可信者而世或不師其意惟遠之務窮則孤有所未暇也

九世孫如忠謹識

故勑封先太安人朱氏行畧

先妣太安人姓朱氏廣東僉事竹坡公女初竹坡公爲怡善倪公館甥配倪孺人無子生女四而太安人長竹坡公擇所宇先省軒府君遂亦甥館於朱時太安人年甫十六會先大父東昌公卒太安人從先君匍匐歸執喪盡哀先祖母強安人稱難以爲真莫氏婦也既終喪復如竹坡公倪孺人所數年強安人殁先君因携太安人歸遂不復如外氏是時東昌公遺産薄先君終鮮賴藉攻儒行甚辛既已單路藍縷力支儉歲與太安人共之而太安人亦甘約節食麤衣垢以佐先君忘其異於在室時也時太安人女娣三咸適豪族比歸寧率珠襦翠翟競華侈以

相詡太安人視之泊如也無何省軒君領鄉薦而孤業成童竹坡公則嘗進孤摩其頂顧太安人曰是兒當吾宅相好育之於是太安人之心始有所慰矣而愈益念孤覬有成先君延師太安人供具必力孤所善諸同學兒字之若子比稍長從經師授經或會友脩文具食務腆而不令孤知所自有古斷髮風以故孤得黽勉卒業嘉靖甲午舉於鄉越三年戊戌成進士太安人聞報喜曰余先人宅相之云有以哉是歲冬孤

之官南虞部奉太安人俱尋分署真州因奉太安人之真州孤時缺中饋米鹽醯醬之細皆倚辦太安人而真州署當孔道多貴遊往來一切授餐經費不訾故事稍斂諸舟戶及頌邑里孤至亟下令罷之而無已當止餉者太安人則出菜菓腊肉携自家者爲葷具進而客亦驩有廉其故不忍舉案者是時孤心不啻安之而忘太安人因亦闕然甘旨之養罪也罪也君歲餘先君遏真州迎太安人歸孤亦陳乞省覲踰年先

君歿孤服除久之以太安人命入謁天官補禮
部主事秩滿得　勑封太安人如今稱無何太
安人朝夕念孤遠違忽疾作數月不痊所親或
密寓書述太安人語曰吾病非藥石能愈即見
兒瘥矣孤捧書涕泣遂乞假歸而太安人愈因
奉如京師會虜變洶洶太安人迄不寧居且不
習土風疾復作幾殆孤嘆曰此非所以居毋矣
乃力請外計奉太安人歸而得貴州提學副使
道左不可以奉太安人俱既抵家業具疏陳乞

而太安人聞之不怡罪孤曰兒以余故棄官藉
令余憤不食汝得爲孝乎其遄往孤不敢違泣
別太安人行行數郵則止而使人伺太安人安
否反之者三比及岳陽夜夢太安人忽心動弭
節浹旬而伺者亦至報太安人且念忠疾作至
嘔血數升孤驚怖仆地曰孤知母心孤知母心
盖不能一日去孤而第遣之官非本情也乃遂
回車上疏乞終養格於例乞致仕得　俞旨以
歲壬子春抵舍奉太安人如初而太安人或病

或否神益衰憊延歲餘不起以甲寅三月初二
日卒嗚呼痛哉孤恨薄遊數載既無厚祿餘貲
奉太安人一日養而徒令涉履勞苦非遑卽安
今幸投効里居得力耕以具菽水而天禍孤罪
殃及吾母溘爾背捐卽裂腸殞軀莫贖矣他尚
忍言哉太安人秉質醇確至老不異處子心雅
好施與見人疾苦慼然若切於膚不悛推賑處
宗族姻婭和而有禮族黨賢之敬事惟謹次子
如信出繼先伯考費邑令北溪君巳北溪有子
太安人趣携歸於北溪析産時戒不毫染待庶
子如德如爵自襁褓撫摩以至教育終始心誠
肫愛無異所生二弟用克成立以孝聞此皆太
安人萬於天性之大者平生坦無他腸動無遂
事不私橐一錢孤自爲諸生歷宦迄里居拙於
生産遇緩急太安人時脫簪珥質劑以爲常然
未始語孤也孤少羸弱多病太安人哀鞠倍異
恒情病劇爲籲天幾絶孤幸出九死以至成立
視猶嬰兒每食飲卽盤盂著咮之檢滌必關其

手業已遣矣心惡其不潔輙趣覆之易置乃已
孤間少別赴里中招囑問之使踵至歸稍踰期
則卜筮之矣孤用是平生不敢遠遊以貽太安
人憂而薄宦數年祗役南北自非奉太安人俱
則太安人無日而寧寢食及不憂且病者嗚呼
孤忍言吾慈毋哉孤忍言吾慈毋哉太安人生
弘治庚戌閏九月二十七日距考終之辰纔六
十有五齡子四人長即孤如忠娶富氏四川副
使春山女繼楊氏山東副使五川女再繼唐氏

侍御子泉弟女次如信國子生娶姚氏工部郎
中南汀女次如德國子生娶韓氏次如爵生員
娶曹氏繼娶包氏侍御蒙泉女女二長嫁王諤
夫婦俱夭次受凌某聘孫十人是龍生員娶顧
氏是驥聘李氏餘皆幼茲將卜兆奉太安人柩
啓先君窆合焉痛惟吾母懿行凡爲婦道母儀
施於壺饋以祚吾宗者甚列不可使湮泯而弗
彰行將乞銘其墓非介名言先之無以徵信於
論著故敢抆淚摭拾其畧泣血百拜以聞孤誠

荒迷不次仰惟執事者邦之名碩鄉之表儀史筆如椽言爲世法而於交分知孤尤深或因而知吾母敢介諸一言爲重俾得乞　銘以明母賢以圖不朽孤實受賜沒齒感德也

烈婦張氏事狀

華亭莫隱婦張氏行年十九歸隱踰年隱病婦劬劬左右忘櫛沐寢食隱疾革謂婦曰若力殫矣且未嗣宜自計勿以余故若苦也婦前泣曰安得爲語如是脫不諱者吾義俱殞寧忍獨存無何隱卒婦悲不自勝俗焚死者故衣婦遽投烈焰左右掖之出比屬纊以身蔽棺計必殉又不獲遂屏粒食朝夕哭不休父母舅姑患之數就慰藉第應曰諾食至前終不入口父母察其病令醫視之輒厲聲曰奚視爲死吾寧耳其姑強之飲藥悲咽不出語徉取藥飲飲輒以帳蔽有頃器罄矣比進食亦然如是越日左右恠而伺之乃盡覆諸床下家人知其終無易志不復強也旬日密顧其侍嫗曰人云七日不食死矣

我不食旬日然猶生何耶嫗不解意答曰賴水飲耳卽又絕水飲塡之五內毀裂噫氣不屬竟死死之日呼其侍婢前曰余志庶無辱矣其若爾何就義凜凜顏色若生莫如忠者隱之從季父也嘗隨諸父昆弟後入奠婦哭之哀聲徹閭巷行道欷嗟多泣下者余徵諸宗黨內外隣比及諸鄉縉紳先生稱烈無間然而嘆曰人性之善也其不信哉陰教匪廸動而中倫卽男子稟剛中嘗學問者殉義從容或弗若之矣余於婦

懿甚詳不敢以親避爲述其亮節既暴於公彰彰者附之家乘嗟夫隱歿莫氏之不幸也而猶幸不腆余宗因婦以盃著然而婦之志悲矣

崇蘭館集卷十九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姪 是鯤 校
男 是元

墓誌銘 附墓表碑銘

明故福建建陽縣知縣雲川張公墓誌銘

公諱某姓張氏字孚一別號雲川其先汴人宋南渡徙浙之臨安元季有諱某者避兵華亭因家焉以易學教授生徒三傳至東海先生始起

家進士仕終南安守生六子其仲廣東按察司副使後樂翁娶凌氏封恭人寔生公公自少淳蔫無童心授業塾師即勤苦不奪它好學用夙成年二十四以儒士領正德丁卯應天鄉薦迄嘉靖戊戌凡十一上春官弗第公嘆曰始余以弱冠越黌序舉於鄉乃今遲晚弗售非業勤懈先後殊也命夫因謁選銓曹授山東淄川縣令公治淄川務先敏惠上下宜之先是邑徭不均由吏闇不盡下公遇編更第據所上等以次召

庭立標識之目誠愿者一數輩猝引前詧里中消息狀輙得實而徭稱平劇寇劉思敬負嶮剽掠積歲弗獲公至設方畧躬督捕磔其首而散之有以仇家誣鴆人論死者五訊不服當道檄公往立辯其寃邑蝗祠八蜡禳之出境因募氏掘蝗子斗給穀三之明年隣邑菑而淄獨以免庚子山東鄉試徵公外廡所得士多知名壬午將考績會凌恭人喪奔歸乙巳服闋補令福之建陽建陽當閩浙孔道賓游絡繹供具日繁悉

倚辨坊里公下車自上裁之第歲出絡羨時賓至犒徒御有差又罷私廨百需出於莞庫及書肆之擔揭輸官故有程者蓋建俗饒多冗費故公動以約矯之國奢示儉之道也然亦用是無以饜覬望之心某官某以部使者撥行縣私恚公爲蜚語聞部使者會部使者遷去所過屬邑輒厚遺比入公境獨觸望遂深銜之疏劾公當調公聞之嘆曰直道事人於黜固也焉往而可免乎遂解印綬歸士民遮道留之不得公乃遂

歸杜門課子餙躬範族晚節益脩暇則檢括遺書肆力觀覽喜作小楷或署書咸工閒爲唫詠與能詩家倡和成帙題曰漁樵雜興云公在閩以勤事致疾有瘥歸八年爲嘉靖乙卯疾復作增劇至九月二十二日卒詎生成化甲辰正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三配湯氏刑部主事公晃女繼胡氏子男三長德瑢府學生娶金氏千戶鏡女次德瑄聘何氏知縣珏孫女次德瓘聘周氏鄉進士頒女女五長適太學生曹鍊次適

太學生葉紹祖次適泉州府學教授唐堯賓次適楊繼簪次適徐御史宗魯子丕訓夫張氏自東海先生崛起節槩廩廩薦紳先生能言之而獨以草聖傳非其至者及若後樂公兄弟能世其家蔚爲儒林冠余交其子弟咸彬彬有故家風而雲川公凝然古貌望之知爲端人總其平生有不軌於義者寡矣此固植自其性而漸於世澤豈無自哉厥子某等卜明歲丙辰正月二十四日塟公鳳凰山祖塋之次而以余友西谷張君狀來請銘因附公垂絕詩一章毅然達生全歸之指可誦也余於銘公其何辭　銘曰引不必重知産之良售不必讐知韞之光宦不必達知德之臧其臧惟何秉塞彌章世有哲軌彌熾而昌鳳原膴膴神明所藏

故承德郎江西瑞州府通判八峰施君墓誌銘

松郡以治尚書學雄諸生者嘉靖初稱施君八峯先生余始覯君貌甚都顧任達自喜而踈禮

法及觀之數年忽反而約之矩矱恂恂乎卑論
如弗勝盖敏德之符也余既心異之君殁其子
某某乞余銘諸墓而奉鄉進士少玄朱先生之
狀來少玄薦論君子也又師事君久其撰次不
虛焉余益以重君銘惡庸辭君諱用字子中世
家松之第八峯因自號八峯曾大父天澤大父
浩父泰皆有隱德母王氏寔生君君生而穎異
長益醞奇鄉先進定菴曹公器之十九補邑庠
生與今相國存齋徐公雅並稱譽因相交善督

學使者至校藝諸生必置君殊等與相國齒而
君亦厚以功名自負既乃坎壈弗售嘉靖癸巳
由選貢偕吏計之京遊太學比卒業歸馳驅復
二十載更四試竟弗第君嘆曰丈夫生弗逢世
可竟蓬累泯沒不効一命乎庚戌謁選銓部授
江西瑞州府通判盖優之也君之官約已自持
緣飾儒術捐貲給士作室庇囚訪先達之後表
賢士之塋究其施爲率稱有禮至視篆建昌督
稅高安並以廉慎聞數膺臺奬縉紳大夫交賢

之謂宜亟最君績以勸吏治而考部用蜚語殿
君當別署或恠其故君怡然曰某起寒士階尺
寸嘗濫食廩人素飧名郡重負　國恩於黜晚
矣願得巖栖谷飲而甘心焉遂不謁部乃投紱
歸相國念其才遺書止之第報曰吾獨宜爾辭
決而行比抵舍日程二子藝泊然自適郡大夫
以鄉飲賓之僅一再往已欲齒耆英爲里社弗
果居二載病卒嘉靖丁巳十一月三十日也距
生弘治甲寅六月初九日春秋六十有四云君

平生好古博雅自六經子史下逮稗官野語率
通其指義爲文務平實而戒雕刻尤喜攻聲詩
嘗授經諸弟子諸弟子彬彬多知名郡中治尚
書學者率多推轂君矣性孝友與人恭不以貧
故薄於親不以既裕忘示子孫儉皆君讀書學
問之助也而晚志譔述多弗究悲夫君先娶翟
氏生子一早殤繼娶戴氏生子三長亦殤次即
九方郡庠生娶醫官唐堯典女次九川禮部儒
士娶提舉陳鵷女女一適郡庠生董承烈孫男

一孫女一卜以某年月日葬鍾賈山之陽　銘
曰孰生之而或靳之儒行安所施也孰斉之而
或毀之良吏安可爲也皦皦者數奇闕闕者慶
遺俾爾子孫永有依也

明故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司僉事屏岡金
公暨元配劉孺人合塟墓誌銘

福建按察司僉事屏岡金公以某年月日卒於
正寢子士印等將啓公配劉孺人竁合焉以張
大夫狀余謁涕涔淫跽請曰先君質行寡與幸
附於婚姻知先君者無如先生習幸憐而賜之
一言先骨且不朽余聞而憫然曰諾夫余辱交
於公竊不敢自外言公之志以慰於幽者固余
責也廼稍檃括其事如左而並劉孺人得書公
諱定字汝濟其先固松之唐行里人自高祖廷
玉謫戍營州中屯衛占籍三世迨公膴歲重瓜
瓞之思故今復爲郡人廷玉生愷以次子純貴
封刑部郎中封公生紳晉府學諭學諭公生瀛
娶於郝有丈夫子二其長即公公生而岐頴自

襁負時能以指摹所見字稍長不好嬉弄被服
揚趾如成人金氏自中丞公獻民別駕公綬方
伯公純運使公濂率繇尚書取上第至公而徙
業易蔑有師承多所自得善易者不能難竟用
易補博士弟子公方世守清白幾不振及劉孺
人歸而脫簪珥以資公課誦每夜分篝燈熒熒
佐以女紅不輟公術業得益進已酉舉順天鄉
薦又十年己未成進士除泉州府推官即諳法
家言多所平反會島寇起瀕海去泉且遠公顧

危之白其守增雉堞儲糗糒募丁壯乘城爲守
俄寇果至旁郡無不蹂躪泉獨收保晏如諸長
老更相謂曰微金公吾儕不魚肉虜者幾希方
寇薄城軍有脫巾而譁者衆錯愕無所出公緩
頰數語害利惴惴受約束惟謹當道廉公才檄
監諸軍務軍士或掠平民以當首功公輒訊縱
先後全活無算暇則間造諸生陳說經義有不
給爲助膏火諸生後多顯聞屬郡守闕又檄視
篆郡獘蝟集公捃束六史以惠文埽之若刷一

意拊循瘡殘甫起值旱魃公齋祓跣禱甘霖立
澍諸長老復相謂曰微金公吾儕不爲焦螟者
幾希諸臺使旌薦累牘召拜南京監察御史以
釐弊興利爲已任南中多勢貴時扞文罔公一
切裁以法亡所假借不能無盭跛會遷福建按
察司僉事公蒞閩則益持風裁耿耿猶昔要爲
平生負氣骯髒意忤弦發不能珠圓丸轉踽踽
鮮諧又居泉時寇未平日夜拮据備警不交睫
者閱月目爲之眥自是眥益甚遂浩然投紱歸

浮湛里社云初公纔髫丱父府君與母夫人後
先捐館含殮靡弗誠信苫居慟毀幾不能持撫
穉弟愛而能誨駸有成矣卒以夭公哀之竟其
身每念未嘗不爲隕涕女弟笄將歸篋且窾捐
劉孺人筐筥以實之劉亦無所恡凡公之歷官
有聲諸好行其德劉與有力焉始歸雲間葺先
中丞之廢居居之稍置畝畊爲伏臈計然多堵
滷而橐且罄懸矣公固陶然不屑也家居好學
神仙冲舉事時延緇人丹士叩玄祕訪化術箋

繹參同外典務搜窔奧閉關結跏調心鍊氣謂可乘虛御風去來罔閡摽名玉籙長揖喬丘往往夢遊十洲三島之區覩仙靈窟宅焉溘罹微恙翛然賦詩有頃而瞑了無罣礙豈其精詣至道類尸解出神者耶其於玄學自許平生非陽浮慕之已也語曰觀其死知終始公之大輟可睹也公生正德辛巳九月初三日壽六十有一孺人生嘉靖甲申正月十一日先公十七年卒壽四十有二子男四長士華娶孫氏鴻臚元江女蚤卒次士印國子生娶王氏太學省宇女次士卓娶何氏太學鳳巖女次士章娶李氏比部郎南湄女女五長適主政王松川子嘉祥次適大叅楊檜村子汝詢次余子是元繼室次適驗部高南州子季惺俱劉孺人出繼娶張孺人無出次受文學何參宇子維嶽聘側室張出孫男四長與稱餘尚幼銘曰

駿發自燕軼群駪駪持斧被繡簪筆批鱗直躬見憚履德乃馴越在外服秉憲甌閩晚謝珪組

栖遲隴畝爰徂南邦以正丘首遊神太虛委形何有終古斯藏展也嘉偶

故鄉進士歷齋姚君墓誌銘

嘉靖丁巳六月二十日鄉進士歷齋姚君卒其友莫子良臨之爲欷歔出涕也嗚呼哲人云亡朋舊淪喪豈不痛哉夫才如姚君令適逢世於獵華顯夫何難不則以君所養宜壽又不則以君之仁宜有後而三者舉弗讐天祐善人其難諶矣悲夫君弟卿率所後二子逢元振元以君壻鄉進士張子德瑜狀來就莫子問銘莫子曰余惡忍余友之善弗章也余惡忍余友之善弗章也敘之曰君諱臣字子隣歷齋其號世居華亭淺沙里曾祖澄祖以忠父理理秩將仕郎是爲東野翁先娶王氏生子山巒繼娶李氏生君暨弟卿君生而穎異童時能屬文從故南京兵部郎中曹公祠榮授尚書曹公才之今封禮部主事高先生國容雅愼許可一見君以爲遠器妻之兄子歲乙酉試督學使者光山盧公煥補

邑庠弟子員而一時同補者纔九人君遂知名無何君東野翁憂服除會郡大夫長沙熊公宇崇右文學君益見奇一時儁士多樂與之友則莫子瀔焉乃以旬脩文會訂傳離經交相切劘相繼領拔而郡中尚書學彬彬盛焉始此丁酉君入試應天酌酒臨江慨然驤首青雲之志是歲果捷高等而典試事者宮諭江西江公汝璧洗馬江西歐陽公衢二公録君卷既自謂得士又偉君嫺於威儀每從儁衆中目之因籍甚會

主司者以策問忤　旨被逮諸在選者咸懼不免君獨怡然或問故君曰人材之生當爲世用造物者固優之成而溘摧喪焉必不然矣未幾果用言官奏許在選者得卒業南雍君至南雍益交海内之儁以輔其志稍復究觀當世之務思見諸行而屢試春官弗第庚戌業已署名格於制額又弗第君曰已矣遂絶意進取檢其笥遺稿屬壻德瑜曰勉之若嗣吾志而日與其弟卿怡怡色養觴祝爲毋孺人驩癸丑當入試欲

無行而孺人強之行行輙返及抵舍孺人病矣
踰月竟弗起先是東野翁之歿實罹寇患君終
身恨之語輙悲絕又悼孺人之奄棄而養弗迨
也憂思惋抑日不自聊晚用堪輿家言思啓翁
窆更善地奉孺人合焉涉險阻被霜露庶幾遇
之迄弗就遂遘疾終悲夫君平生任誠蹈軌孝
友性成與人重然諾見義飈舉疾惡弦發拯溺
賑窮仁以爲任雅尚約節而遠紛華終身不好
嬉戲盖篤行君子云君生弘治乙丑九月二十
六日比卒年五十有三配高氏國子生國華女
生子多不育其曰逢元兄山子曰振元弟卿子
女三長適太學生郁直卿次適先正東海先生
曾孫鄉進士德瑜次受監察御史馮君恩子時
可聘葬以是歲十一月十一日墓在郡城北余
山之原　銘曰才必達與而或嗇之德必壽與
而或摧之仁必有後與而或靳之於理之恒則
具是宜於數之遘則具是奇脩者闕與報者舛
與茫乎邈兮莫知其爲而爲我銘將安詔兮悲

斯人而有斯

明故恩例儒官漸川李公墓誌銘

漸川先生李公歿三閱月其子刑部君伯春奔歸自京師既卒哭卜兆黃浦南竹岡之東原葬有日手次先生事狀率弟仲春叔春匍伏余謁泣且道曰先君平生義甚高而功用弗僅試即孤忝竊一第又未及徼錫命爲先君榮茲以士喪禮從事惟是墓中之文幸附不朽者孤切私願無窮敢以恩執事余聞而憫然念之又嘗稔於先生知刑部君之言核乃按狀誌之曰先生諱得祥字元益其先楚荊州人宋端平末諱邃者仕浙西漕丞避亂海上竹岡里因家焉迄五傳而至恒軒公觀觀生壽官賓竹公學以誠長者稱里中娶金氏名家女生二子先生其伯氏也自幼以穎異聞嘗從諸父老觀於鄉社容止顒然有巨人度識者器之年十七補郡博士第子員當是時從兄冬官大夫南湄君有聲諸生間先生與之遊出必方軌居必聯業時譽翕然

先生因銳於學良苦遘疾幾殆自是稍捐鉛槧
楗關習靜事養生家言數年病愈有司憐其才
強之應試試輒不第嘆曰已矣命夫余幸有子
即自樹者其嗣吾志乎乃悉胠篋發所藏書授
刑部君而自爲逍遥遊慕濠梁竹林之適頃之
刑部君舉隆慶庚午鄉試越明年成進士郡大
夫觴先生於廬先生以縫掖見大夫曰郎君貴
矣猶儒服謂國典何乃援　恩例授先生儒官
知非其好曰爲章服階爾先生爲人雅負意氣

善善嫉惡植自其性弦發不留而孝義肫篤尤
著於宗黨母金以暴疾歿猝不及厚葬恨之終
身語輒泣下奉賓竹公以上壽終先生業六褰
哀毀踰禮扶病總理襄事纖委必親子弟請攝
之弗許曰必誠必信吾不與將誰攝乎自是益
瘁病益增劇至水漿不入口杖而不能起曰吾
乃今目可瞑矣言已而卒弟徵祥從先生問學
長爲延師捐貲業之諸不令與經費會倭亂掠
徵祥去號泣不欲生既釋乃已女弟早亡賑其

遺孤不遺餘力嚴事從兄竹沙君及南湄君若
父師名之必唯教成從弟恩貢士安祥勗以共
亢其宗從兄元武被搆逮獄奮袂直之弟元仁
者以謹愿聞割束脩瞻其乏其諸疏屬緩急赴
若救焚罔避嫌怨而要以禮教爲坊恩不掩義
故子弟皆嚴憚之業故貧不苟一介褐衣蔬食
泊然寡營人有以機利之策進者笑而卻之歲
饑至無宿糗所善唐大行左溪故長者欲遺之
粟而畏其嚴第諷以微言遽正色曰子廸休矣

余若友者豈以備荒歲哉子廸左溪字也聞先
生言大慚謝出曰真崛強男兒也無何唐避寇
道卒號且馳拊其棺曰喪吾碩交盖傷雅所與
善良以道義相規益云少爲里大姓陳南田館
甥陳欲厚爲奉給麾不受曰終不以奩資故喪
丈夫守及從他所見蔵鏹若干加覆而去陳覺
之益重先生其後陳困於役逮理數歲先生身
出雪其寃陳且死猶執先生手曰曩見君輕財
固知其能仗義也教刑部君兄弟雅有義方程

業而暇日以忠孝廉節訓飭之俾務躬行而薄
世俗支蔓之語刑部君始第遺書戒曰兒果嗣
吾志矣得無識吾言乎又曰作好官不如作好
人顯晦者時名隕辱矣又曰士重始進辟女在
室幼而施鞶人未有疑之者及笄且字則伺者
得指其瑕瑜矣盍慎諸先生名言可著典訓者
甚夥不具載總其實豈若是碌碌爲士白首章
句而無可表見者乎先生生正德癸酉卒萬曆
乙亥享年六十有三娶陳氏生子男三長刑部

君伯春娶周氏繼娶顧氏次仲春娶袁氏次叔
春娶戴氏女二長受何一鵬聘先卒次適顧大
有孫男二繼庭仲春出繼庸伯春出孫女二俱
幼嗟夫史稱獨行君子則高季次原憲而不以
俗矜勢能之榮貶余誠慕之及誦先生之義即
才弗究施乃獨砥行劼節孳孳好脩亦既較然
暴於世古人與稽矣矧刑部君行業方蒸蒸起
異時者將益崇令伐階　寵光以榮賁先生於
幽固未有艾斯沒世之偉稱也又奚啻系之獨

行焉已哉是宜銘　銘曰謂天盖高靡善弗彰
謂士固窮靡鬱弗昌振振爾裔來者斯皇窿窿
爾丘逝者斯藏

明故通議大夫南京刑部右侍郎覺菴徐
公暨配淑人宋氏合塟墓誌銘

隆慶庚午三月二十日南京刑部右侍郎覺菴
徐公疾終正寢公冢嗣中書君球卜是歲十月
二十七日奉公柩合先淑人宋氏塟鶴塘涇之
北原而率弟琰琳衰經徒跣余謁雨立號戶外
甚哀余攝衣出揖客問故則余徵者公及淑人
墓中文也而載給諫方川龔先生之狀於櫝余
義弗忍辭敘曰公諱某字子明初號望湖已更
達齋晚乃更覺菴世爲華亭風涇人始祖某洪
武間以累善聞某生某某生樂善公某始城徙
豐樂橋南卜世滋大寔生復齋公某侍郎考也
由復齋公而上三世並以侍郎兄少師公某貴
誥贈一品而復齋公益以行誼著於鄉兩丞宣
平寧都有惠政邑人俎豆之至今初娶林夫人

生南州君某繼娶顧夫人乃生少師公及西湖
君某而侍郎公居其季髫年即警敏不群能文
詞長受少師公指授精脩業術期必爲聞人而
志交天下之雋由郡庠生補貲入太學嘉靖癸
卯試太學冠多士是秋領順天鄉薦丁未舉進
士時少師公官已少宰會當選吉士或勸公就
選公曰昔宋曾肇以兄布秉政而請外某才劣
曾公遠甚乃敢冒榮進耶竟不就戊申補兵部
武選司主事尋署本司員外郎事癸丑陞駕部

郎中前後六載日究心經畧以釐弊興利爲已
任先是摘發卒伍漫不實覈卒善亡重爲閭左
困公奏乞飭明例處勾單增置住勾籍以稽登
耗大裨戎政至今行之是歲改尚寶司司丞乙
卯陞本司少卿尋改光祿改太僕轉太常丁巳
陞南京大僕卿尋改光祿擢南京大理公初爲
太僕志脩圉政百廢振舉廉得丞貳驗收息馬
率視部檄遲速而部從事又率循歲至不至爲
故常無畫一吏因得奸乃檄諸郡得不俟部劄

驗收而部從事以爲已侵譁弗服公白其狀大
司馬奸者具慴時論韙之在光祿處官如家均
節出納市猾有倚巨璫爲蠹者執而法之寶坻
歲辦薦新魚故有額中官入且十倍正色諭而
罷之爲廷尉三年讞獄無留多所平反條上恤
獄十餘事
先皇帝皆允之著爲令乙丑陞南京工部右侍
郎督脩內外城蚤夜行營呰筭銖悉自摶埴圬
曼之劑量咸籍有經省歲計大半未幾考績

詔廕一子丙寅改南京刑部右侍郎公在刑部
如在大理志存欽恤所全活尤多會今
上登極入賀道還疾作因疏乞歸吏部議覆其
畧謂公性資爽剴操履清嚴功用方興而以病
免據懇宜姑遂之病已有司狀聞起用公因得
歸歸踰年疾愈時少師公亦陳乞致政還里方
相與朝夕怡怡樂也而公乃奄忽已矣惜哉公
爲人任誠篤於孝友狀稱其揭所居之堂有曰
不忘先訓師事其兄云者公志也惟雅負直諒

意忤輒發不能毀方猥隨俗之好惡人有過面
叱不阿然中無滯留至善有可稱欣賞特甚性
尚儉素既爲大吏緼袍傳體攻苦食淡至仗義
施捨則怛無吝容平居未嘗關節公府而見謂
一方利弊及時政所以失得則抗言當道而不
辭嘗重先達石湖吳公之清脩而吏呼其門毅
然代償其逋稅郡西葉方伯盖賢者而歿已久
爲葺坊表其名憫倭亂立功死事諸臣及貞節
婦女之不辱者列其名於有司而首捐貲爲建

祠助歲計租入奇羨以賙族黨及所識之貧不
能業者有差置義田若干頃籍之學宮爲諸生
贍里中黃橋圮當急湍溺者多死捐俸五百脩
之此皆公行事之大者余以狀所載列還質不
虛哉而爲之喟然慨也夫君子表微世有迹瑕
掩瑜而善泯弗稱者多矣如公所爲要歸於隱
厚而中庸之士憚其嚴纖嗇之倫景其儉又惡
覩夫恢恢者得爲表微乎哉公配淑人廣西大
叅宋樗菴公女居室時事樗菴公及母李極孝

其歸徐也宋方競而公尚爲諸生母泣送淑人曰以事我者爲人婦何患不宜第徐氏儒素恐汝不饜藜藿爾淑人前泣曰兒孱不諳婦道卽甘苦後人能安之敢以遺親憂故淑人歸甫三日悉屏新婦衣親井臼奉姑嫜惟謹顧夫人甚宜之公讀書夜分淑人佐以女紅不輟已念公太苦脫簪珥資之遊公乃得卒業太學及公貴淑人受安人封迄今贈而公猶悼之以脫簪珥之德也庚子顧夫人遘疾會南洲西湖君已先

歿少師公在宦邸公亦應試入都淑人獨侍湯藥不交睫解衣良瘁而顧夫人竟不起一時含殮喪祭淑人實先公營之悉如禮淑人所生惟中書君是後莫有舉者曰廣嗣吾心也而止此柰何廼爲公再置側室生子多舉矣所親或言淑人曰勝多愛分子多財分鬧之乎宜自計淑人曰不然夫多勝則事任多子則族昌奚不可也言者媿色性不喜華靡既受封常衣布素或諷其已朴淑人曰昔者吾父家故饒所乏豈紈

綺而今無尺縷遺矣服美何爲且以夫子清操而吾用布素終不令子孫可繼乎時以爲名言淑人從公遊無何病作增劇公方以駕部即朝下歸宴溫而淑人歿弗及訣矣癸丑七月十六日也公時甫強歲竟不載娶蓋還葬淑人十有八年而公逝云公生正德癸酉五月初六日卒年五十有八淑人生正德癸酉七月初二日卒年四十有一爾嗚呼兩賢並耀享齡不遐傷哉余並著之明中書君兄弟世澤所藉者遠也子

男五長卽某中書舍人淑人生娶吳氏鄉進士少海女卒次某爲西湖公後受少師公推蔭恩生娶李氏郡文學憶山女次某官生娶常州白氏光祿少卿仰菴女俱側室俞出次某聘李氏衡州知府雲亭女次某尚幼于出女四長受南京吏科左給事中張白灘子某聘次受順天府府尹宜興曹雲山子某聘次受德府良醫正姚冶山子某聘次受廣東按察司副使王弘宇子某聘受張聘者俞出餘皆于出孫女二一受鴻

臚寺署丞無錫安膠泉子其聘一尚幼　銘曰

奕奕宗嫡三命而俯嶽嶽誕英不茹不吐厄全

匪榮玉毀曷故道豈委迤公志則苦德儉而光

言宅而溥罔曰知希達者貴我婉彼淑媛公侯

之佐懿則令辭於後有祚鶴涇之陰高原膴膴

勒遺並哀來者是覩

明故詰封太恭人常母龐氏墓誌銘

湖濱都閫常君勳母太恭人龐氏病卒宦邸勳

匐乞扶襯還奠格於例遣子志道代因計於余

以銘屬夫常君在武弁裒然儒雅所交與多海

內知名而千里馳劄以太夫人墓中文余屬其

意勤矣余何能辭按狀太恭人父貴母張氏故

金山閭家太恭人生而頴秀卜相當貴諸姑有

適千戶侯錢禎者取鞠之而都閫父明威將軍

貞菴公雅以材武爲閫師表公傑所奇故太恭

人歸常實自錢氏而賛之者表公也常之先起

靖難功隸籍金吾已乃徙金山雖世席勳閥而

羈旅力單菑路藍縷艱於立業至貞菴將軍未

競太恭人歸則乃蚤夜拮据昏作以給百需姑
魏恭人在堂時鬻簪珥具茸脆之養將軍奉表
如京師公費故約念無以卹居恭人謝曰勿以
兒女故累風雲心乃反出織紝私羨資之其勤
苦如是故將軍平生雖屢匱乏而志常倜儻歷
官四十年未始營總內務恭人助也初舉子是
爲都閫君雅勗以勉振先緒親詩書擇明師友
脩忠信恭讓之行都閫用砥淬夙成癸巳代父
職甲午武舉於鄉是歲請　誥封太恭人比歸

選鎮兩所載領漕務太恭人輒以廉勤奉公誡
之故都閫所至有聲數被臺薦而縉紳先生與
之游者籍籍稱恭人能教子云辛亥都閫總運
湖藩竣事因擢湖藩僉閫時先將軍已歿而都
閫喪其室獨幼子在抱莫可慰恭人者因迎養
宦邸道值懸帨之辰都閫出所謁諸名家詩歌
侑觴爲壽賓御雜遝時謂極榮丙辰都閫晉今
秩恭人喜曰汝家世受國恩汝復能振先業吾
無憂矣獨不令而父見之言已泣下丁巳遘疾

卒於湖藩都閫衰毀踰禮轝櫬東歸督撫大臣給傳以行塗旅即安隆冬利涉可謂福履始終矣恭人生弘治庚戌十一月二日卒嘉靖丁巳十一月十日享年六十有八以卒之明年某月日合葬貞菴將君查山之阡子男三長即勳娶李氏繼娶林氏王氏次照熊皆夭女三長適千戶袁安次適貢士張泮次適翁指揮子時苗孫男一即志道松江府庠生孫女二曾孫男二曾孫女一恭人懿行其纖委詳狀中余弗叙叙其大者盖汗馬酬勳剖符永世振微中葉允資內賢常氏有功於國而太恭人有功於常氏矣繼往詔來以賛陰教而輔女使之闕於太恭人可少哉宜銘

銘曰綿綿常裔英烈斯皇婉婉母儀不顯其光維烈云何國用是匡維儀云何家用是昌匪直士行厥有婦臧配於宗工徽音孔將查山之域誕發其祥俾爾錫羨與國無疆

明故中憲大夫福建漳州府知府景坡曹公墓誌銘

萬曆庚辰六月廿三日漳州守景坡曹公卒于官明年辛巳公之子沆藩洳筮日治塟干溪之原而奉大參華陸姚公狀來請余銘余與公居同里閈有世姻情誼故敦執手無何遂成今古銘何忍辭按狀公諱銑字子良別號景坡裔出宋武惠王其後避亂徙華亭勝國時有提舉彥明者始著姓干溪里數傳至芸閣公豹登弘治己未進士子孫相繼以儒顯而公大父麒以例授七品官生子六人最後懷松公珏實生公而出繼其伯父南坡公南坡因子貴得贈兵部武選司郎中暨配姜氏宜人是時懷松公暨配張氏亦以公疏請得贈章服與南坡公姜宜人同蓋異數也公生而穎異童時已屹屹如成人比長就學補嘉善邑庠生試高等應廩餼而諸生以籍趾排之公笑曰吾豈濡升斗水活邪聊階此進耳遂以貲遊國學絕不問家人產而殫力鉛槧不間寒暑嘗以所爲文就余品隲即亟稱之弗加喜間一指瑕輒虛心受焉至數易稿余

以知公之器遠矣未幾舉戊午應天鄉薦時瞿文懿公景淳號人倫之鑒實典試事公出其門籍甚後數上春官不第則復僦居吳山僧舍讀書其中雖抱痾艮苦不廢佔畢歲才一二省其家竟登戊辰進士觀政吏部嘗奉使犒邊因習知邊務利弊有經略心已授行人司行人凡三奉使不辱命所至餽遺絲縷不入于橐今上改元癸酉陞兵部車駕司主事會　議親郊所陳鹵簿大駕衛戍廐牧郵傳諸務紛劇應之裕如及所司館署建置繁興調發無害東戊同典武科會試是年轉武選司員外晉本司郎中先是武弁需選京師者或積歲不得署至窘甚乞食于途公在事秉公肅紀疏滌淹滯選法稱平當宁將大用之而以閩瀕海諸郡數警欲得才局幹練之士卧而治之戊寅秋公乃領符出知漳州府事漳俗故獷狡健鬬胥吏夤緣舞文公摘發如神執其尤法之自是莫敢犯者郡多治賈舶啟湊輸羨於官以待經費不貲公至

悉裁之以塞利穴關市肅然乃召其鄉之三老豪傑諭以敦行務本若父兄之導子弟屬有邑庠生某以小郄詰訟連歲不解逮至公第霽威爲好語曰若儒生耶而嘗儒衣冠道仁義稱詩書耶乃甘械繫與囚奴對簿鼓唇吻必勝謂所學何令若悔禍捐忿而以儒謁吾且改容禮之何忍庭辱至是言已其人感泣謝曰某誠愚抵於法公則有賜而生我乎嗾所與爭者羅拜求寢乃悉取讞牘焚之凡公爲理於率先教化多

類此者已郊與省試入闈矢心甄別得士陳文選薦第一餘在選者斌斌咸知名自是撫按監司諸大吏益賢公而公亦方盱衡吐奇思大展布無何而寖疾矣疾既革諸僚若屬吏入視之有頃卒罄其橐至無以爲歛時海道副使張君名川漳浦邑令朱君虞峰實捐俸賻之經紀其喪甚力而仲子藩聞訃馳來亦病幾殞復藉兩君調護得不死而奉公柩歸時漳之縉紳先生扶老弱郊祖者轂擊於途莫不涓涕相向曰天

乎何奪我賢侯之速耶其得人和如此初公未
第時備嘗艱虞稍負氣不能受睚眦顧盻於人
及既貴乃務折節爲恭所遇海内賢豪傾身下
之故自登朝及敭歷中外率有譽於紳絢間至
其居家孝友尤出性成甫十四喪葬南坡公以
知禮聞而奉母姜宜人愛敬純備業已出繼南
坡其事同氣兩兄武科鄉舉雙槐君鉉今同知
兩淮運事芹泉君鉷愛敬甚殷而撫幼弟後松
君鎛迄成立待諸猶子不異已出則兄子庠生

江嘗爲余泣誦之此公篤倫懿行之大者其諸
收族之恩睦隣之厚賑窮之施甚夥不具列盖
公坦度雅不務殖而一念好義動能爲人所難
故竟其歿室無羨贏多所逋負而平生卒未嘗
以匱語人幾於達矣公生正德辛巳七月初八
日距卒之歲享年六十配劉氏封安人邑令眷
拙公女子三長沆府學增廣生娶庠生李人惠
女次藩縣庠生娶鄉進士李秉銓女皆劉出志
學彬彬克紹公羨次泖方業儒娶上舍李承儒

女側室許出女一適張重薦側室潘出孫男五
沆出者曰粢曰檠檠聘冨氏藩出者曰樂曰釆
一尚幼孫女二沆出一許聘甲戌進士支華平
大綸子椿齡藩出一許聘刑部主事徐鴻洲三
重子禎秩銘曰
謂賢位讎兮而以刺郡止謂才命達兮而以勤
事死亭毒毋仁兮既覃厚矣虔劉毋亟兮何嗟
及矣浮生旦暮兮天地亦逆旅不盈其躬兮將
在于其子干溪之封葱兮蓬兮而魂返斯而魄
歸斯而所不朽恒于斯矣

明故太醫若谷楊君暨配周孺人合葬墓
誌銘

余昔偕故叅藩楊崑南遊諸生間則識其兄之
子若谷而貌逡逡然言洒洒然幾儒也別有年
而若谷太醫矣因稱太醫君太醫君諱楷字正
之若谷其號先世家汴已徙臨安始祖曰彥才
仕元太子洗馬至　國初曰國寶載徙華亭遂
爲富林著姓五傳至博菴公溥以仲子銓崑南

先生貴累贈中憲大夫江西按察司副使而伯子東溪公亦以子樞細林先生貴贈文林郎延平府推官娶俞氏生丈夫子六人而君於行五自幼穎異從長者質大義了了業見奇不售去讀古方書爲太醫院醫士會父東溪公病且老而兄楫樞弟校並治舉子莫持門戶者公意屬君君不忍違悉捐進取念入總家政窮蚤夜拮据自呰筭絫黍纖嗇之務咸身親之上代東溪公勞而彌縫其闕下佐諸父昆弟專業蒸蒸以

科第興緊君負荷之勤隱然楊氏家督也而復諳於大體孝友性成事無巨細非東溪公命不敢專歲計出納籍上東溪公咸有經不以私廩先國稅室焚身冒烈焰奉先世木主出之他無所急細林先生未仕時被誣逮理君憤欲以身代扶疾對簿必白之弟校早世力營喪葬撫其孤不育計無復之痛幾絕其諸義周賑族者夥不殫述用是細林子中丞君豫孫雅重君又德之以其父急難故父事君不衰當是時楊氏家

勢椎郡中而君獨安布素嘗戒子弟以盛衰更
事毋怙侈以玷清白風及見耳目非是則復愀
然嘆曰吾宗其有憂乎未幾中丞君歿門祚寖
微有司署楊氏逋稅以千計苛責之君盡出私
橐代族人輸官不訾因携家徙苕霅已走金陵
歷覽名山川之勝殊好之忘返而諸子馳逆之
歸則復額其齋曰偃息而日鍵關習靜其中與
至或召所暱縱浪爲娛以消滯慮一切戶外短
長有若君嘗所料者置弗問而識者固以窺君

之志悲矣配周氏恩梅處士女以孝敬勤儉聞
與太醫君共貧者十五年躬織紝脫簪珥以相
君不給良瘁而澹不祿先君而逝者四十有二
年君生弘治乙丑五月十一日歿萬曆戊寅二
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孺人生正德丁卯十
月初二日歿嘉靖丁酉十二月二十六日享年
纔三十有一云子觀孫國子生聚選貢張荻江
女女適葉士傑皆孺人生次女適朱之屏繼室
曹氏生次子臨孫娶張上舍與川女繼娶李氏

巽泉女側室羊氏生幼子同孫聘趙氏敬泉女
側室周氏生孫男二孟奎仲基俱觀孫出孫女
六出自觀孫者二出自臨孫者四觀孫等卜君
辛之歲十月八日啓周孺人窆 原合焉而
奉芳洲俞大夫狀請莫子乞銘泣道君治命曰
吾生丘壑畸人無善可狀而獨蘧蘧沒齒庶幾
不謬於古人得附名公一言不朽幸矣莫子聞
而傷之夫史稱逸民不甲獨行君固宜銘而如
君云爾則余豈其人哉爲之銘曰

夫生有涯去來適兮夫天難諶盛衰忽兮亶明
且哲燭幾先兮遊方之外維何及兮俾缺而全
昌爾後兮孰天而壽還爾匹兮彼高而臭尚寧
爾宇兮

杜隱君墓誌銘

杜隱君諱某字子靈別號平梁其先正獻公九
世孫英發仕元南容教授歸隱海上而從弟宗
原以洪武初中詞科爲太常贊禮郎晉禮科給
事中海上始知有杜氏曰勉夫者宗原弟也實

營周浦塘子孫家焉顧未亢自勉夫子禧禧子
清清子恢竹坡公世業農而恢子泰汝寧公獨
倜儻有心計志服賈挾訾客曹魯間曹魯人稱
長者用廉賈法倍取贏焉歸娶徐孺人生隱君
而公未厭遊竹坡公則撫隱君教之謂曰予家
世顯於儒及棄而農文棄而賈乃其效固弗讐
也若勉爲儒乎因程隱君佔畢有所詰難不能
荅乃造膝令對句以觀其志隱君則復爲田家
言公嘿然良久第曰令兒異時持門戶稱克家

子幾是哉無何竹坡公卒汝寧公哀之過亦卒
而隱君才十五齡煢煢失怙奉母徐居里中豪
易其孱也而槖故饒計兼并之逐逐焉必嗛而
後已會邑編署諸徭豪以危言恐愒曰若急賄
余不則中以劇役隱君爲弗省也者卒及而當
主計輸布萬京師至則中奄誅求過刻汰其半
歸取償於家以千數而廢著且罄蕭然窶矣是
時隱君既有室年且冠也猶左挾冊治儒右握
筭走縣簿額額不得休卒以困捐鉛槧焉而子

瑞安君業離襁抱日英英有聞豪乃謀寢而隱
君得以其力脩田間業躬率僮僕皸瘃作苦闢
草萊而耕家復起比隆慶壬午瑞安君薦於鄉
隱君則喜曰有以夫吾祖之以儒顯望余而弗
迨也將在吾子乎於是益自喜爲節俠孳孳好
義不私其財首謁墟墓表識之賑其宗祊收姻
黨之貧弗贍者或代償其逋存賑嫠孤雖仇弗
念脫人於厄而貸之金卒墮其欺無悔也從弟
之市沒君千金以空券復友愛如初海決善溺

積死無筭爲損善田近浦者瘞之凡隱君懿行
如瑞安君狀所稱列要爲仁者之度而君子知
隱君有以用其力之所入非纖嗇機利自封者
矣隱君嘗題枕戈寢苫於室以自規言足起懦
爲十字銘飭遣子仕遺有令名憤倭夷毒寇擬
條上當路書語疆域要害應援主客兵之形可
著廊廟若此者夫非嘗學問之助耶而隱君所
不爲儒者第未遑褁縫掖冠側注孅趨鞠靡爲
容爾迹其平生奚憾哉隱君先嘗患疽而以割

肌解膚之術愈再踰年瑞安君方貴乃以疾終正寢是爲隆慶六年二月十三日距生弘治甲寅十一月初五日享年七十有九噫如隱君者亦既福履考終矣矧榮袞國典且當有待以貴于幽耶子時登卽瑞安君娶顧氏女一適趙世選孫男二長獻璋娶周氏次獻璠娶顧氏曾孫男一彥良孫女一瑞安君聞訃卽第奔歸卜以萬曆元年某月日奉君柩葬璠溪祖塋之次而涕姊屬子銘　銘曰棄農而賈可爲也而不可爲棄賈而農可爲也而不可爲吾安卜居匪儒曷歸吁嗟乎蠻則績而蟹有筐其父儒慕而子爲珥貂行不于其躬俾爾後昌

李母黃孺人墓誌銘

黃孺人者故荊府典膳雲浦李公配國子生嘉祥母也嘉祥弟昭祥南京工部屯田司郎中實孺人生而爲伯父龍浦公後孺人效格於制服令喪孺人者國子生也國子生卜以嘉靖癸亥二月十日奉孺人合葬雲浦公沙岡之阡衰絰

杖跣余謁請銘而工部君爲狀言哀以思有禮矣余交李氏兄弟自弱冠又孱陵莘之親余將於此乎觀禮敢弗銘孺人墓哉按狀黃海上著姓也孺人祖節四川長壽縣尹父泰浦陽先生郡庠生兄剛東昌郡博孺人自少穎異精女紅過目懸解敏捷兼人毋顧蚤背嘗代理家政即操切井井具婦儀及歸李會姑張孺人病床褥孺人居未及旬即屏紈綺執井臼翁恒軒公少其孱止弗苦之孺人前跪曰娶婦承家耳姑且

病婦實有責其敢以勞苦辭恒軒公喜語張孺人於是張孺人知新婦能悉出筐鑰委以家務而孺人既承姑委乃愈益任蚤夜拮据常身先婢御而後責成故廢務靡小大咸辦恒軒公則愈益喜曰昌吾家者必婦也張孺人病既久左右鮮當意者孺人躬進湯藥調飲膳竟三載張獨宜之時雲浦公以孝著蓋孺人耿云雲浦公性嚴數督過諸婢媵以事孺人輒前温解或引咎固謝多得釋雲浦公起家儉然乃好容樂施

孺人兩順之銖金尺帛不妄費而賓至供具必豐公有所與或脫簪珥佐之其諸族黨子女不能婚嫁公收以屬孺人咸得其所而公幼弟賓竹君某德撫字恩尤厚賓竹君且老猶母事孺人所以報也雲浦公先歿孺人每懸帨晨戒子姓弗爲壽至嘉靖辛酉八袠矣工部君方在告與兄國子生固請孺人舉觴舉觴乃召國子生謂曰天畀余年足矣惟汝兄弟並荷國恩而以余故忘所報効余不懌獨此又召工部君曰汝身係兩家胤又委質於朝無庸煦煦效兒女子不吾忍其務移孝爲忠即遄往吾願也國子生工部君受教而退心搖搖未能決乃自是孺人遘疾逾年遂終訃聞無問內外親黨妯娌妾御臧獲輩莫不哭之哀至有指某息孺人業所活某藝孺人教所工某衣孺人手所紉者悲夫孺人生成化甲寅六月八日卒嘉靖壬戌四月二十日享年八十有一生子男二長即嘉祥娶宋氏繼鄧氏楊氏次即昭祥出繼不敘女二長適

張太守合齋子元昌次適陸太守孫成憲孫男四逢春遇春 序生近春迢春曾孫四繼善繼美繼仁繼信工部君狀曰昭祥不類不能如伯兄能養母氏而令生別其稱殁降其服昭祥恨也乃余第考國子生需選且及不肯出覬一命以後救水稱孝矣而工部君謝病自心喪雲浦公迨今九載志薄榮進凡以孺人淹也余於孺人存殁奚憾哉爲之銘曰孰產連理乃岐而分居者志養出者譽聞賢哉壺懿寔揚德芬其德維何克孝克勤自室徂家時靡有扞亦既壽只榮哀孔殷沙岡之阡有窿其墳彼拱者木樹棻及枌下有令毋以從夫君振振來裔徵余斯文

倪光禄配唐氏墓誌銘

唐儒人者光禄署丞上海倪君配也既卒葬有期其子甫義甫英以父光禄命奉李郎中南湄狀來乞銘余與光禄同娶於唐有葭莩之雅稔聞孺人賢雖年不躋壽享不迨榮而行脩於閨儀譽孚於閭里可列而訓也余曷敢蔽諸誌之

曰孺人父我泉先生其母喬氏世居華亭金滙塘弘治中名元善者舉進士爲兵部郎中寔孺人曾祖子姓日蕃以顯今監察御史伯咸先生孺人季父也孺人生而顙異祖蘆溪公愛之謂我泉曰使此女男也不當高吾門耶我泉擇所宜字因歸光祿君而光祿系出夏黃公先世有仕國初都御史者四傳至光祿父新溪翁業益振故唐與倪兩氏皆以世裔雄海上而孺人歸倪年甫及笄即閑婦道有故家風事舅姑甚謹

姑沈孺人病卧三載得孺人而瘥曰婦實壽我孺人顧益竭力侍湯藥具甘旨時其喜怒順之如是者十載中外以孝聞光祿初爲邑庠生及卒業成均雖家已饒裕而經費不關其手事成倚辦孺人孺人操切并攻女事以佐之分夜不輟至婚喪大故區畫尤詳所御布素不厭葱薤一粟不布無妄費是自光祿無內顧憂得專力問學尊賢處友幾成令名顧數就試不第孺人輒引義命慰藉之至訓督其二子則復稱舉

光祿志未竟者俾咸淬礪多彬彬有興矣嘉靖癸丑光祿論選之京孺人奉姑以居會倭夷入寇里中譁爭走孺人獨以姑病相依計且俱斃因仰天號曰天乎柰何絕吾姑耶頃之辛耜舟濟及抵城城戒嚴弗內姑病增劇而歿孺人抱屍晝夜哭極哀行道酸楚竟棺斂如禮然自是亦遘疾忍死以須光祿歸與終喪又踰年光祿方受官孺人奄逝矣悲夫孺人生正德乙亥五月十九日卒嘉靖丁巳十月二十五日享年僅

四十有五子男二長卽甫義郡庠生娶都司斷事張雙鶴孫女次卽甫英鄉進士娶兵部郎中曹公濮陽孫女女二長受東海張先生孫鄉進士德瑜聘未昏而卒次受浙江提學副使范君中方子允升聘甫義甫英十以其歲月日葬孺人黃　泥涇之新原光祿命也　銘曰存欲偕老亏或愆之期歿欲追養亏莫慰毋慈茫茫天道亏爲成與虧知天之壽亏可與道幾就亢倪宗亏孺人之遺新原膴膴亏藏以俟之

太學生董君光裕妻李氏墓誌銘

李氏者華亭脩竹鄉人山東按察司副使海樓公日章女太學生上海董君光裕婦也卒年三十有五君哀之著悼亡詩十二章貽余辭指悽惋而囚乞余一言銘諸墓夫董故松閭家至君益以文學交縉紳先生間復解名理談心性之宗閒證於輪廻因果至李氏事可異焉初君之聘於李實副使公孟女封恭人董出而以夭歿公念兩氏世好又憐君孱弗忍攜而恭人方娠公心許脫生女當續董氏子姻至大期爲嘉靖七年戊子二月十日果生氏竟婚董君而孟女嘗患瘍耳後有瘢至氏生亦有瘢其處良肖家人惟之以謂亡者復生即李氏亦時時言董君妾自未離母娠已許作君婦其語涉隱莫可詰而性好脩持通曉釋偈若懸悟然先卒之數月忽散財更衣自治終具董君惡其不祥氏曰第需之至某月日吾當逝比疾革數問夜漏下刻幾何從容起沐合掌趺坐念佛號數過尋化去

爲嘉靖四十一年壬戌十二月二十三日卽與
董君語當逝期不爽於是衆益惟之信氏有再
生緣也董君爲余語如是至君從兄子元長者
狀李氏行亦云而子元他譔明君前身故嫗也
事並奇傳郡中狀又稱李氏三擧子不育嘗爲
董君稍置妾媵君念可幸無墜宗祧義不復娶
以明婦賢卜其年月日曆李氏芟門塊北而自
爲生壙其左君詩有云西方他日願同生所以
識也夫佛氏畔道儒者弗載至三生化石之事

於理有無不可知余獨慨董氏夫婦精行皈心
並遵斯教其究也婦以是貞夫以是義於九疇
彝倫之叙乃有裨焉此其以余惡能究論哉因
董君請錄其著者以表俗化附之異聞若迺氏
之懿行脩於壺儀施於紝佩爲女爲婦敬順始
終可列而訓者甚夥不具論氏諱某字某生女
一適府學生戴大和　銘曰匪生之戀兮曷還
爾形匪寂之甘兮曷殲爾英生之無生寂之非
寂兮吾於理乎焉憑吁嗟嫒兮樂茲爭土兮居

者靡貳殁永寧

陸三湖誌銘

嘉靖丁巳四月四日三湖陸君卒君之胤子如山等卜以是年十月二十九日葬君六磊塘之先塋奉董君海觀狀來請曰昔者先君獲侍先生遊知先君者宜莫如先生今不幸大故惟是先君之墓銘敢敬以辱竊附不朽拜且泣余亦爲泣嗚呼余自束髮讀書與君友迄今餘三十年往事恍然在目不敢謂不知君而遽忍銘君

哉君諱世榮字子仁三湖其別號也世居華亭始祖福言生敬一敬一生興一興一生樂善徙居長壽橋族始著樂善生昇昇生智智生簪爲雲林公君考也雲林公嘗業儒有醇行而酖沈孺人出著娃以壺懿聞故君生而漸於家範多焉甫成童記誦三史知屬文作字必端楷與其友莫子同授尚書學於褚春墅先生所卽砥礪以禮自匡同學生有過相切責如老師然爲同學生所敬憚而春墅先生亦大奇君弱冠補郡

産生益強學問能推誠虛受信於交游間籍甚
華之陸率祖平原或以謂君君輒謝曰予胡敢
附古人顧二陸才華宣公經濟真後代師余不
敏敢不標趨古人言如是而已歲某甲子督學
御史裁菴楊公校士江南時號嚴明置君高等
授廩而博士學官至者有所推薦士率文以德
行曰君君事雲林公沈孺人愛敬備至有疾籲
天期以身代君喪致哀必誠必信不以貧故廢
禮焉伯父雲谷公應貢不仕奉養之終身族黨

行以千指感君德無間言念幼育於外氏迨長
不忘外氏恩其爲諸舅氏執禮甚恭常以身與
其家難而於表兄沈子新相友愛若同袍子新
無嗣乞後君季子君始難之而不忍違卒許之
子新婦又拖育他姓女君承其志擇配璧嫁厚
資之婦翁早世迎養其外姑竟歿不衰蓋君性
敦木近仁故自其持身及家無問內外親黨歸
於厚人以爲難第學行如君者於猶取科第以
階顯榮宜不難致而乃屢詘鐵試無能一吐胷

中之奇自見於世而命殞中年此士林所爲太息也君生正德戊辰四月十九日距卒享年僅五十云配何氏子男五長如山府庠生娶陳濟女次如阜亦庠生娶許從善女次其心即所後沈子新者次如岡聘司訓王志喬女次其陵聘鄉進士顧學仁女女一適邑庠生史筆孫女一尚幼　銘曰維士樹行若彼力農是穲是蓑厥有歲豐歲則是豐士也固窮回以仁夭毅以禍終不云耕也餒在其中行脩報薄命職其逢磊塘之封世澤所鍾不於其躬子孫其逢

封太孺人盛母宋氏墓誌銘

余弱冠時嘗過其友今侍御定宇宋君第白砂里里有著姓爲　贈文林郎南城兵馬副指揮西洲盛公其配太孺人侍御祖姑也時西洲公亦飯余每供具輒精腆余問所從侍御因具言太孺人內助賢甚悉踰今且三十年而太孺人卒子鶴慶府通判際時卜以某年月日葬太孺人　之原合西洲公墓奉侍御狀來乞銘余

既雅聞太孺人壼懿而又因鶴慶君之賢徵毋
道焉乃不辭而敘之曰太孺人姓宋氏父廷用
母凌氏其歸西洲公也會姑蚤世事繼姑陳孝
養備至是時翁悅耕公總家政太孺人實相西
洲公恢其業比至析産則勸公義讓諸昆而務
薄取以成孝友名然獨佐以勤儉一金尺帛非
公命不專業用滋裕中歲無子爲公置側室顧
氏生際時周氏生明時躬勤鞠育無異所生稍
長勉以務學親師厚爲館穀夜或冓燈伴讀熟

芋栗瀹茗飲佐之煦煦相勞苦嘗病目幾矇不
廢也以故際時器蚤成恂恂執禮有大雅之風
尋職金吾擢今官即未竟所就而名行蒸蒸視
制科起家已足相埒僉謂西洲公義方之教則
然而不知慈範之有助也太孺人既以鶴慶君
貴受今　封稍謝家政屬産二子顧氏有女厚
貲以歸晚推羨贏贍宗卹隣賑窮賙急專務施
德類不惜貲以故屬纊之日行道悲歌里舂不
向非感德深至能然乎太孺人生弘治壬子四

月十七日距卒嘉靖乙丑七月念四日享年七十有四子男二長即際時娶孫氏次明時娶陳氏女一適秦子其孫男一世臣孫女一　銘曰

婦道無成乃亦有終無成無遂繄惟夫從有終有度生貤寵封兼斯二者宜懿聞之無窮

明故處士濱桂路君墓誌銘

路生琦以問業從余遊嘗道其父濱桂君之懿行義椎樸誠長者君歿而琦卜以歲癸丑十二月十二日葬君運鹽河祖塋之次奉余友張子月鹿狀來乞名余雅聞君名而復介于余友義惡能辭按狀君諱昭字永宣別號濱桂先世爲汴梁人宋建炎間曰忠者授職華亭因占籍上海家焉其地今名路家匯路華橋沿君姓也曾祖璵祖某父忻號隱軒娶陳氏實生君君少孤獨奉母訓從師講藝駸有成而困於徭役弗竟廼天資醇篤率性師心每與道合事母陳孝常所與遊多學士雅馴持家勤約稍盈於貲念惟老氏厚亡之戒好爲義推賑窮乏伯兄某仲兄

某相繼歿兄子曰璟曰球君皆子字之教督以成從兄戚無嗣歿爲棺殮姊歸曹氏妹歸石氏兩家咸以鄉賦長嫠著賴公代償其逋先娶於陶病卒外氏式微君割田爲贍繼娶姚迎養姚母厚其終亦如之里人周蓮汀衛湘於君世好貧爲營室歿卹其孤隣家有美田便君所請鬻者助而遣之曰乘人之急而利其有吾不爲也以故里中義君俗歸於厚有不平者得君居間無不解紛君病或爲禱祠願以身代臨其喪極

哀悼焉君生成化七月十六日卒嘉靖癸丑三月十七日享年六十有三子男一卽琦爲博士弟子員娶太學生潘君某女女三長歸進士澗松唐公孫郡庠生昌德次歸郡庠生朱君某仲子允賢少歸新昌令劉君某季子文起嗟夫余觀濱桂君之懿行所可知者類若斯之倫而身隱名湮俗將神於大閑而令閭巷之達終身慕義無窮於風化移易有足述者若斯之倫而身隱名湮俗將安倣余誠懼焉故於君特誌之而又爲銘之曰

德施者龐璞全者昌靡翕弗張爾後有亢靈原永藏

故浙江按察司知事王屋張公墓誌銘

吾郡有張玄超先生者騰聲藝林紳裾誦義之日久矣其歿也無識不識莫不相訃欷歔傷其哲萎有典刑之思焉而公之孫孝廉君篤孝繕緒懼世德寖湮而又痛父九韶君早卒弗及為公闡揚休懿乃雪涕余謁奉太史唐元徵氏狀請銘以余與公雅相善能知公也余惡能辭叙之曰公諱之象字月鹿一字玄起別號王屋先世有鐵一者自嚴陵徙上海之龍華里家焉由鐵一而下七世為餘姚令杰八世為萊州府同知地及公大父湖廣布政司參議萱九世為公考順天府通判文洲公鳴謙及從父慱野令鳴岐淵源名閥簪冕蟬聯鬱然盛矣而公少負穎異父文洲公及母李宜人絕憐之謂亢張氏者必公也而公固曠覽不群於一切蜉蝣世榮意殊易之而竟諸生及卒業國子屢試弗第乃慨

然嘆曰命夫天遂不與張子能終窘張子不朽
業不以勢而彰者乎自是下帷發憤專力治古
務博總群籍囊括百氏勒成一家言與海內士
別建旗鼓而馳斯誠偉矣迨其潛神積思久而
神詣時發之詩若文其詩爾雅冲澹興寄寥遠
有魏晉風其文閎深奧衍出入東西京不作晚
近語及若緩頰盱衡攷據前聞剖析疑義雖當
世宿學皆自以爲不如即單辭片楮傳之好事
又無不視若拱璧爭購爲奇此公平生建豎之

較著者洵足不朽矣而以跅弛不呰省困遊稍
從祿仕爲浙之藩幕非其好也當是時諸監司
大吏率視偉公折節相下不欲煩以簿書而公
亦因得時乘休暇幅巾竹杖駕一舠嘯歌武林
山水諸名勝區以吏隱自命無何會御史某者
任苛政爲聲虐使公公不可遂以歲丁卯飄然
投劾歸歸而閉門却掃室常磬懸殊安之而期
必竭其平生以竟所撰著或縱群籍几案間分
日研討至不能布席對客嗒然班荊趺坐而已

晚歲卜築秀林山麓其地多悎石危泉烟扉月榭叢竹茂林因公而勝者公自是益屏跡城市有司以賓飲强之纔一往即謝卻不再所著書有剪綵翔鴻聽鶯避暑題橋猗蘭擊鞞佩劍林棲隱儡秀林新草諸集所輯有詩學指南韻苑連珠韻學統宗楚語楚範楚林楚翼賦林七萃太史史例史記發微新舊註鹽鐵論唐雅同文類聚詩紀類林等編鞫不勝紀其所交與盡寓內賢豪若先輩金陵顧中丞華玉吳中蔡翰林

九達文翰林徵仲王太學履吉皆公所嚴事而金陵許太常仲貽吾鄉徐奉化伯臣何翰林元朗何祠部叔毗董太學子元朱太學邦憲吳興茅憲副順甫濟南馮憲副汝言東粵歐工部楨伯黎秘書惟敬輩以雄文高調塤篪一時無不推轂公爲交譽者四明豐翰林存禮天才豪宕意少許可誦公詩擊節稱善久之武林方憲副思道避逅公太學廡舍未明聞語異之及晏温識面驩然定交古歙許相公維楨聞公名時其

入都造焉公未起直叩其榻前一見語合握手如平生其爲諸名流所雅慕如此公素貌侵傴僂若不勝衣而禔身處家動遵古訓嘗憤流俗諂附焰熱反傳咸意著叩頭蟲賦以見志又憤後雋稱詩者多謬古而師今爲談藝篇以規之居常評隲臧否耿耿不阿曾不少假唇吻於暴豪之徒而遇士臭味偶同即虛懷延譽不置里中有不平事慷慨扶義直之不得則或終夜咄咄忘寐族人以貧故有鬻其女豪家者傾囊訟

于官必歸之乃已何翰林遺孤反噬於黠奴出身力援卒置奴於理所知董子元以才不祿匍匐臨之哭失聲聞者感悼此又公篤於交誼之大端也先是巡撫陳公我渡廉公行誼爲白其無妄而檄有司以學行俱優扁其門巡按邢公知吾行部至松高其義數存之里巷爲置買山錢若干比卒之前一年上洋顏令君議脩邑誌而難其人禮聘公公時已寢疾而令君意益虔公乃力疾往再閱月而書成其紀載博雅義例

精詳一時目之實錄而公自是亦不起若有待以畢志云公卒之歲爲萬曆丁亥正月朔距生正德丁卯十二月十二日享年八十有一配唐氏墓在望湖涇之原葬卜是年四月二日將啟唐孺人之窆合焉子七人女五人孫男十四人孫女九人曾孫男三人曾孫女三人並英特婉順而其長嗣雲門元孫齊顏俱領鄉薦他奮起膠庠振厥家聲者濟濟未艾也諸名字嫁娶具見太史狀中不著嗟夫公以宏才博雅望重一時其於稍自抑貶以諧世好豈必後人而曾不能徼再命榮建石畫於當世及弱冠操觚要之白首而又不能一奏公車之牘來掌故之求志誠悼矣然當舉世方務夸矜勢能之榮而獨以鴻文鉅藻放辭瓊琚爲藝林望冷與靦然懷尺組岌塵冠而遊者一得相當即公考妣所稱能亢其宗以錫羨來裔者於取數爲孰多當有能辨之者余論次其可知爲誌而系之銘曰

器無恒量玉毀瓦存木托而茂蠅附而奔卓彼

明懿貴匪位尊學窮玄指思入妙門既咀其華亦尋厥根縱橫騷雅搜羅典墳掩藻先士垂型後昆栖遲衡宇含和葆淳其文霧隱其變泥蟠勒銘幽宅永賁泉原

故文林郎郯城縣知縣墨江陳公墓誌銘

郯城令墨江陳公歸卒於寢者十越月其子大廷大道卜日治葬御史涇祖塋之次而奉龔給諫方州先生之狀來請銘曰傷哉孤先子之瞿瞿平生也而號不加顯惧[illegible]惟是窀穸之事

願附一言於先生俾永之余慨焉憶公諸生時交也不辭而叙曰公生少負穎異垂髫能屬文授經先達宋大參樗菴先生雅見賞識尋補博士弟子員督學使者閩習齋丘公人倫之鑒辛卯閱士至郡時余與公異庠而試並選首受餼因定交公益精詣繼宵晝不懈英聲駿發郡太守長沙熊軫峯良器公而措其困遊也爲寘畝畎若干資之學既成丙午序當貢公憫其次者某幾耄也讓之又明年戊申乃始入貢京師例

可得博士而鄉長老徐太師時典大宗伯署諸生之宜咨送選部者視偉公誡忍勿小就必強入畿試試果捷順天巳酉鄉薦公誦斯義盖沒齒云然乃復數奇數對策弗第公撫然曰丈夫生弗逢世無寧徼一命榮以頴見而溪齷齪終轅下駒爲遂謁選得郯城令郯故凋瘵上洼洳不耕多流亡公屬其父老問民所苦招徠之課之墾闢竟成沃壤民知樂生先是徭稅無法民無所約質公顴畫一令戶各給牒而與之明稍

沿江南之故民爭輸納便之有論城旦贖鍰不脩嚴月械繫者公憐之不竟責以他羨爲代償多所全活黠生某者殺妻以誣其友賄而具獄公廉得實按其罪遠近稱神俠少年有徵逐鷹犬鶩六博結客報睚眦者橫甚里中側目而獨事母以孝聞公偵其然猝逮至庭數其罪箒掠具楚衆意俠少且死公忽呵止曰若惡稔矣而猶知有母若心未死也余念仇季智之寬陳元卒爲善士脫貰若以活若母將無悔禍耶俠少

涕泗被面碎首謝至不能出語遂釋之後果改
行焉僚幕王子燿素愿坐浮言失上官指下之
獄幾寘于法公察其寃爭之力得免有郵吏持
金爲公壽者辭曰例也公叱而麾之嘆曰誰與
墨者之以賄例也而吏猶口實耶鞭之出自是
苞苴弊絕公庭肅然盖公涖邑者僅踰年而諸
部使者旌賢之檄無慮一數下總憲衡水傳公
方疏其名以聞而公忽引疾解綬歸矣歸之日
士民遮道留之若離襁褓迄今爲俎豆云公脩

容白晳性開朗無媕阿論事輙中窾不骫於是
非然仁而愛人雅務約節數致羸數推以賙窮
乏性至孝送往事居咸度於禮歲時必懸二尊
人像哭之哀膴年猶未舉子子字兩甥教養恩
倍竟歿不衰迨踰強仕始舉大廷絕憐之凡計
偕北上者四必攜與俱曰舐犢老懷聊復爾爾
本之大廷之器夙成而公竟有子者盖漸漬所
從來也公自懸車來十二年所而林居無他好
惟日縱觀圖史集古方書自娛鍵關息游無高

門縣簿之謁有司延致鄉飲謝不能赴曰王猶
王殘病人安敢顛越大禮公之淳謹可覩已公
諱志元字三卿先世出晉韻川陳大丘裔五世
祖徙汴勝國時始徙華亭曾大父曰樂善樂善
生敬菴敬菴生怡桂配盛氏爲公考妣公生正
德辛未三月二十六日卒萬曆壬午正月十三
日春秋七十有二娶孫氏側室袁氏有男子二
人長即大廷國子生孫出娶馮氏廷尉南江孫
女次大道袁出聘何氏司隸訥齋女孫男一尚
幼孫女五長受汀州守季雁山孫應泰聘次受
漳州守俞新宇子聘蚤卒次受比部張蓴湖孫
序愿聘次未字次受漳州守陸白齋子萬舉聘
俱大廷出夫公振微起約席世資而拓之好行
其德且也仕卑而志伸不難引退有可念者矣
系之銘曰

弱齡醞奇譽髦斯匹摘藻離
席珠待辟晚上
公車分羊被檄那生薄遊周任陳力迨賦歸來
徜徉泉石散帙投閑巾車御疾綏履考終窀茲

玄宅爾後有亢振振奕奕我銘詔之俾未憑翼

勑封孺人徐氏墓誌銘

孺人姓徐氏世爲華亭脩竹鄉人大理寺左評事漸川董君元配故河南道監察御史南湖徐公女以評事君貴得　封孺人云初御史公娶葉氏生孺人幼敏慧有至性御史公儒貧時孺人辟處圭竇雅乏傅姆之訓宗婣文物之觀而夙閑内則以淑女聞間窺御史公課藝文多所懸解因通於孝經列女傳諸篇善伺父母起居食息委順其意御史公鍾愛之念必得佳婿乃字而嘗與評事君父靜軒先生以學行齒膠庠間相友善因視偉評事君於穉齡欲得爲館甥未幾御史公成己丑進士出宰峽江且行數過靜軒先生申前盟評事君乃就婚於徐而御史公嚴之重客數戒孺人以善事夫子且曰得壻若董生當不後人矣孺人守結襹之訓夙夜敬恭捁据婦事以佐評事君於學歲時遣人起居靜軒先生伺燠寒進脩灑有常先生悅而安之

曰眞董氏婦也庚子評事君試南畿會御史公使閔道江上得君所試藝讀之躍然曰吾不意別子有頃而探詣至此乎請遺之二謙以識更末聽鹿鳴也語聞孺人俄而果兆報至孺人輾然顧左右云榮進固有命乃獨不負家大人物色差足慰耳居有間靜軒先生春秋高而御史公諸子且傈然矣孺人一日謂評事君曰君有子職妾無能佐以蘋蘩報君父事吾兩尊人德也婦道謂何而令翁側終無問寢食者乎評事君曰諾固吾志也孺人遂請於御史公隨評事君歸得奉靜軒先生養益虔而躬操井臼絕無貴家風其諸細大量劑盈縮之節織紝絲枲之務蒸嘗脯醢醪醴之需必飾必精而靜軒公病且卒一切藥餌棺斂諸費倒篋力營有評事君所不戒者其待宗戚有禮御臧獲惠且嚴能得其力孺人惟浣衣澹食如約時而益拓其家以大用是評事君既屢上春官不第者五謁選授歸德推官以孺人從孺人在歸德持內肅然日

進蔬水至門擊拆爲盤盂隔垣以輸僮奴毋得相授受推官職讞理每退食孺人時問所决獄狀輙諷以矜恤無深文即評事君奉牒訊他郡訟及視所部邑篆數往返亦如之以故評事君得專職業治以最聞屢騰薦剡戊辰恭遇

上建　東朝覃恩中外應令格孺人是以封迨評事君拜今官孺人念父母老矣弗果從而評事君且倦遊官大理不三月謝病歸尋致其事方與孺人計安林壑爲偕老期而御史公葉孺人相繼遘疾孺人委家政往侍湯藥竟弗起痛之幾絕嘆曰天乎奚甫匝歲而奪吾兩親之速耶自是抱愴鬱鬱不甘寢食者久之亦病卒爲隆慶壬申八月十有二日也距生正德甲戌四月六日享年五十有九云子男二長傳緒府學生娶翁氏信豐知縣豫堂翁君女後孺人六年夫婦俱夭次元顒娶陸氏禮部尚書平泉陸公女二子皆側室徐氏出也先是評事君艱胤嗣孺人有隱憂聚內外族黨之子若女教育之長

婚嫁之去而厚資之者一數輩既而曰吾所爲此凡以廣慈鞠寄目睫娛爾千百年而遥爲董宗一綫計脫未就而殞目且不瞑矣乃始禮配徐氏入室連舉子而孺人顧復之不啻已出人尤以爲難評事君既卜萬曆庚辰十二月十有三日葬孺人南錢竪羅涇祖塋之次而率子元順奉張憲長受所先生狀來拜且泣屬余墓中文葢評事君嘗爲余語悼亡之戚良厚因詳其內言及見傳緒博學高才爲造物者忌切傷之而今元順迄俊朗振起未艾能世其家然後知天之既定而孺人於董祚有大造焉宜誌而銘之銘曰

謂孝必婦兮而孝女多有之謂賢必配兮而賢莫如母慈兼萃四美兮曾是以爲無儀雲爲車兮霓爲裳仙之媛兮逝徜徉墓木拱兮靈永藏錫繁胤兮俾無彊

明故大學生源泉唐公墓誌銘

公卒子咨若等奉鄉進士杜君狀乞銘於予〻

內子為公弟之女而杜君咨若之姻家也於知公習等爾予惡敢以不文辭迺按狀而誌之曰公諱自明字教甫別號源泉先世家汴宋建炎中將仕郎貴一扈從南渡居白砂里入　国朝族以繁五世祖璟生玉玉生墉以子禎貴贈駕部主事墉生祚授七品散官祚生太學生僎娶戴氏繼楊氏是生公公自少端重寡言笑敦士行弱冠事經義補博士弟子應例卒業太學會考妣繼逝重帷並存迺撤業供喪葬潔治滫瀡

克承燕貽考歿時伯兄異母叔弟繼別季弟少孤女弟在室咸倚重公而公為均產寧居教養貲送振孤營葬曲盡其情至族兄弟子姓之賢者愛勉有加嘗自以衣冠世裔夙夜砥礪其子若孫使彬彬庠序間攻文循矩矱公得端居約素料理賓祭不墜其家聲盖翹然鄉丈人之賢者然以中無畦町不能俯仰人晚被誣橫窘撫百端竟以理雪然公自是抱快快殆矣垂歿以敦睦成名為子孫囑戒作佛事曾不及平生感

憤之言其襟度夷曠識大體如是公享年六十
有五配李氏禮部郎中宜散公女子三咨若邑
庠生娶蘇氏御史一齋公女咨禹邑庠生娶顧
氏州判頤真女李出咨益娶吳氏儼谿女側室
顧出孫九汝謙娶錢氏汝誼聘李氏汝讓汝諒
汝訥俱咨若出汝諤聘顧氏汝詢俱咨禹出汝
慧汝智俱咨益出孫女八長適庠生杜宗翹即
鄉進士時騰子次受庠生張震伯子重宣聘餘
幼子惟公生朴茂椎訥與世無競固自其性然

至於收族厚倫承家啓後咸中矩則此非嘗學
問知禮義之助弗能也唐氏以右族稱海上簪
纓藉藉未艾如公所繁以倍養元脉篤祐宗祊
者其功可少哉是宜銘銘曰　用以拙藏慶由
善積世變滋多作德恒逸碩人鞏固信銘徵石

贈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太
安人錢氏墓表

贈承德郎禮部主客司主事菊泉方公太安人
錢氏今奉　勑巡撫南畿都察院　都御史雙

江君某之考妣也主客公歿二十年矣而太安人又先公十四年歿既皆有名公誌銘及是都御史君宦既達方氏益有聞泝德考源慶流綿邈都御史君念不可無述也乃具狀自系世滋蕃及事軼宜著者加詳屬余表諸墓道而以厚祿之弗迨有餘悼焉夫都御史君於追遠厚矣余惡敢辭按狀主客公諱某字某別號菊泉其先嚴陵人後徙杭之錢塘始祖某

高皇帝時徵明經以試賦爲選首聲籍甚數傳而至公之祖某授新城醫學訓科因家新城而公考綠坡公某爲邑弟子員以學行聞與弟鄉進士浦季父鄉進士銓相頡頏爲名高竟弗第由歲貢歷邵武建寧學官娶吳氏生子某某並邑庠生繼娶孫氏實生公而公生十歲喪妣建寧公憐之重督楚用弗克竟於儒乃其志耿耿彌兢不墜其家聲兩兄賴以卒業建寧公卒於官匍匐走二千里迎櫬歸葬事繼妣邵氏以孝聞雅好讀祖方書間從異人指授醫奇中有能

名造者踵接然乃未嘗責報或聞之故曰吾家
世儒籍令能潤飾其業所施惠直此耶今於藝
至淺鮮即幸有濟且媿無以得當敢望報乎聞
者知公長者而公平生爲行近厚率自其性然
人以故德之曰是後將大出已而課子都御史
君學果成舉嘉靖二十年省試辛丑第進士里
中相慶曰天道於公草矣都御史君初授南康
府推官謁公別公誡曰汝既仕任職則無忘吾
所命名矣又曰推理所議文罔其極慘苛漢循

吏傳可念也都御史君載拜受命居南康政有
聲既二載迎養公至未幾公疾作且革會都御
史君奉檄召喜曰兒勉之爲吏以治行徵能用
吾教矣吾可以瞑遂卒是爲嘉靖乙巳七月念
一日詎生成化辛丑十一月六日享年六十有
五越七年辛亥用都御史君考禮部主客司署
員外郎事主事滿得　勑贈如其子官而太安
人　贈如今稱太安人者邑著姓錢公倫女有
內則年十五歸主客公即閑婦道善事繼姑邵

能當其意主客公兄弟五人皆異母而太安人中調之用成公孝友名人亦因以謂太安女丈夫言能爲人所難也太安人生弘治壬子正月十二日卒嘉靖壬辰十月十三日年纔四十有一云初主客公娶羅氏卒無出繼乃娶太安人生子男三長卽都御史君次倒貢生某女一適某孫男七曰某某某某某某某其曰塤基並邑弟子曰城尚幼夫余不識主客公而嘗從都御史君同官祠部察其志行固迫然下之迨君出守吾松

研亂寧民功施保障又數年以巡撫至疇咨大計先軫民瘼思造我東南卽於都御史君未究施用本其義方慈訓之所從來爲國家誕哲育材以資緩急功誰與歸而主客公承儒裔累葉憤志弗竟所爲孳孳務積仁樹德以亢厥世由今觀之不亦允顯哉不亦允顯哉余故爲表將就其里金芝山之阡揭示來者俾永有攷云

明故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墓表

廣西太平府知府貞石吳公殁其子瀛孫之麟

謂余雅知公以墓道之文屬余喟然而嘆爲墨
公平生表之曰夫世衰道喪士行卑卑若貞石
公所謂直躬好義俶儻自喜雅不羈俗者非耶
公諱梁字伯材別號貞石先世由閩之崇安徙
居華亭至公考竹坡贈刑部郎中母李氏贈宜
人生公公自少食貧苦志弱冠爲諸生客余外
家余從外家識公已益習當是時郡中同遊若
莊子玄肖包子元達元愛及公兄子子信等咸
以茂才望於鄉而余亦濫竽其間率莫不推轂
公籍甚有司目之異倫而公方抱冲襟務挹損
退然常有以自下至閉門課藝博綜窮掇視其
曹功獨倍之諸號頴捷者不及也歲乙未應選
貢入都舉順天鄉試高等譽益起公始訝然自
信有長驚遠馭心遍交海內之雋即諸海內之
雋所居鄉一切謠俗汙隆山川委隩人才名物
之盛衰好問孳孳語必更僕務通于當世之故
見諸施行而公之才局且一變矣及久踬禮闈
憤弗試曰吾卒困于此無以自見乎乃謁選天

官授邵武推理爲推理則恪恭任事知無不爲慨然以功名自許所從臺憲臣糾察吏治鉏梗植良諸畫策語詳各薦剡中而議軍興芟劇寇郤賂遺三事尤著會課最陞刑部主事晉員外郎郎中用諳於律令持法平同舍郎推公老成爭避席而部尚書甚任之遇大獄疑弗決者輒屬公訊有金吾巨姓者橫抵法介於要璫爲居間恚不能得之於公嗾群璫伺公入朝薄而辱之幾及公決眥前以兩手持兩璫者欲訟言

上前大譟璫股栗獸散而公法竟不爲撓凡公莅官卓躒風猷可紀者類是而才局又一變矣及若太平之遷當途者嘗書抵公勸駕或因以謂當途誠愛公才乃其故有不可知者而公第不受牢籠蒞郡甫三月毅然抗疏歸歸葺舊廬海上日親圖史覽先代治亂興亡之跡及彙宋儒理學格言成帙日誦討焉曰斯吾假年寡過心也公與人交不設城府不侵然諾常直舉胸臆示人無隱而惡曲謹苛節呫囁附耳之容恤

人之私効忠告款款遇有以過告者初若搤腕不能降而退常服義或加以非禮身當之不避斧鑕而趨人之急若飈逝之不留常以力穡起家至歐窶稍贏輙捐以布惠憫病涉者所築橋梁並張溪屬之金山凡二十所嘗曰士固不當事機利計彯撇若商賈之爲彼椎懦無庸甘長貧而稿者齪齪侏儒子也吾耻之因斯以言當公食貧未遇時恂恂儒雅初若無奇及養辯藏勇之久如刃發於型以用其所不足則乃進不

隱賢退不降志烈烈慕豪舉如是夫人才局於治淺深之致詎有量哉語稱居養移人公惡謂是無亦其自少至老籍友朋嘗學問所繇變化氣質之符耶行年八十有七而綽約如嬰兒無疾而終或疑其僊遊嗟公即不僊要爲達生委化晚而趣道之深當有進於昔者英爽蘧蘧不疑

故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大壑先生碑銘

君諱良傳字[illegible]　顯

高皇帝時自君高祖志清君諱清者出贅柘林

李氏家焉子孫碩蕃遂爲里著姓至君考靜軒
君孝生子三人長良佐光祿寺署丞仲良俊南
京翰林院孔目其季君也君鍾英茂裔騰聲稺
齡敏叡夙成餘力該綜擇賢處友志期立言童
時補博士弟子員邑令永豐雙江聶公奇之召
置門下風勵諸生總角應畿試弱冠拔貢京師
建康東橋顧公關中西玄馬公忘年定交爭相
延譽庚子領鄉薦辛丑舉進士分宜介溪嚴公
在禮部知舉案署及君喜曰是吳下兄弟知名

者干將鏌鋣其一至矣當是時君寔與仲內翰
君才名等埒先後察孝廉哲軌齊驅英標競爽
羣公賞識仲必與焉以故所至籍甚稱二何云
君筮仕行人司行人兩使宗藩式禮不辱擢刑
部主事以儒飾吏讞獄多平乞改南京禮部儀
制司主事陞祠祭司郎中恪守章程刷靡振敝
故祠祭所隸動關勢家君欲裁之而大吏沮撓
弗竟其志乃喟然興嘆鑒周任陳力之戒高邴
生薄遊之節抗疏陳乞投紱言歸時年四十有

士通都大夫下至閭里徒御咸庶稱難謂古鮮儷此君出處之概也議者或以行人多官禁近而君獨郎曹仕宦萃貴京朝而君投閒散務進者白首郎署而君不終日遂疑窮通所值迺忤於時而本其恬澹寡營寔成於性故能脫屣榮名甘心嘉遯飲食宴樂薄取世資假麴蘗以寄沉冥託二氏以逃名跡君之雅致可覩於斯矣年五十有四疾終正寢相知交計感涕山陽之學哀辭傷其哲萎相與謀曰君行誼雅馴韻宇

崇蘭館集卷十

雲間莫如忠子良甫著

男是甡是彥校

行狀

故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冨公行狀

公姓冨諱好禮字子超別號春山其先河南洛陽人從宋南渡家華亭祥澤里高祖以誠曾祖

禎祖綱父洪是爲雪峯翁以公貴封工部屯田
司主事贈四川按察司副使毋丁氏封太安人
贈恭人雪峯翁九舉子不育晚得公絕憐之不
忍程於學公年十三侍翁入城府過學宮覩師
儒文物欣然慕之翁因留公假館就學而旦暮
從所君來課其業時鄉大夫憲副艮庵張公視
偉公屬其季子應隆教之應隆名士也公從授
毛詩學有端緒矣十九補邑庠弟子員正德庚
午舉應天鄉試庚辰中試禮部辛巳第進士授
工部屯田司主事嘉靖壬午奉使榷稅荆州荆
州榷務於國課特重而機利易趨奸積莫詰公
至悉披其蠹條奏法所不便於商宜復舊制者

上允之著爲令居三月丁內艱乙酉改刑部浙
江司主事丙戌丁外艱已還職庚寅奉命慮囚
淮揚壬辰陞河南司員外郎尋陞本司郎中時
有京師惡少某以事抵法公執而論之惡恚甚
匿詞衣督閒潛入大內疾呼自列舉朝怔愕爲

公危之而公車劾奏不報事竟寢則上密遣中使廉公故清慎所按獄不冤也癸巳銓部議擢公開封守會御史馮君恩言事忤冢宰下獄坐死公爭之力冢宰嗾之因不與開封而改守重慶先是公嘗夢家萬山中及被命道出江漢過荆門下巫峽覽峨眉青城諸山之勝歷歷如夢中事而公平生宦蹟竟以蜀終夫人出處之際豈非數哉又豈嗇公者所能使之然哉公在重慶以敦本實崇教化爲務察孝廉有行誼者表其廬或優之廩給卹其婚喪歸其孀子而於梗化甚者乃始一懲之暮月政洽俗歸厚焉重慶所屬州若縣凡二十賦額故繁因爲弊藪公至始爲畫一之法第給券於民而與之期民信之輸稅如市吏莫敢奸蜀府與都司劉永昌以事訐奏　上命給事中御史各一人按其獄累月不決當事者檄公往往立訊之十日而獄具聲籍甚凡七登薦剡陞本省按察司副使提兵建昌建昌者西蜀極偏雜夷難治公攬轡慨然有

用夏變夷之心務威德並用因其俗弗擾之境有大渡河故諸葛武侯渡瀘處每夏秋行者觸瘴癘多死公閱險阻鑿山湮塹起海塘堡數百里屬之省城三閱月而成孔道行者便之諸衛初籍井鹽以給兵餉久而鹽丁亡去官軍豪者專其利吏無所責稅急之則變生公知其然第署諸豪者家官與之符令煑鹽如故而以數限之因計應給月餼准其課額令下聞者咸自安而亡丁多復業公於仕官興革之槩大抵然也

三年巡撫李公欽特疏薦之會屬吏以殃民見訟者公致於理而省僚某爲造請不得因銜公孽其細傾之於部使者是歲辛丑當大計天下吏公遂飄然投紱歸既抵家日寄傲泉石自號峯泖主人與其鄉薦紳先生數輩爲耆英社云郡有均糧議公與太守馮公力陳三鄉之分反覆數千言而相國存齋徐公時爲少宰亦條其事書抵公公持以示有司議遂不果公所居鄉號爲積荒賦繁徭重民多轉徙公倡輸義田助

後鄉人賴之公練於事以直諒爲有司重而未嘗干以私用是見禮其殁而邦人有典刑之思者英爲解杜云公方面豐願推才曠度立心制行喜正大而惡險陂尤樂道人善遇事不平輒攘袂赴義人以是多之所交與盡海内之儁若宫諭嘉禾屠君應埈尚寶毘陵白君悦通參崑山張君寀宫諫毘陵唐君順之皆以通家契誼數從晤遊赴期千里或相與探奇選勝輒以鉛槧隨所至有述曰前入蜀稿曰後入蜀稿曰遊太嶽記曰遊峨眉山記方梓行而晚從方士談神仙之説殊好之時時閉關澄慮專氣守中沾沾喜曰吾道自足難語人也已竟不驗嗟夫彼衒家流語長生久視誠誕顧以公之長厚幾仁者獨不足壽乎余於天道誠惑之矣公生成化丙午卒嘉靖辛亥享年六十有六配張氏累封恭人子男三長于文光禄寺監事娶屠氏即宫諭君女次于德娶張氏故尚書莊懿公孫女次于仁娶顧氏故尚書文僖公孫女女三長適莫

如忠提學副使次適張承祖監生郎憲副艮庵公之孫次適白啓常禮部郎中即尚寶子孫男一可大郡庠生孫女二先是公疾革命其子千文等曰余殆已矣知余者莫如相國存齋先生宜乞銘余墓矣小子識之公歿其壻莫如忠適解官歸捄其棺哭之而于文等道公治命相嚮哭因俾如忠狀公行事曰是亦先公之志也如忠不文無能以其言增飾公美而嘗侍公久於其行事詳焉敢不拜著於篇俾于文等

捄贊鉅公先生倘獲一言之祝以復於幽豈惟富氏子孫榮之將如忠所以終始存亡公而明子壻禮者亦容假寵於斯謹狀

勅封文林郎翰林院編脩志梅林公行狀

公諱某字某別號志梅其先陸姓世家華亭里名文伯者公高祖也文伯生全以高年賜冠帶全生庭訓庭訓生蘭是爲馨翁馨翁娶林氏生子三公其季也公生三月而孤其舅氏宗大公浩以丈槎軒公命收公子之時宗大室王

生女二而無子愛公若已出公遂鞠於外沿林姓焉甫六歲槎軒宗大公相繼沒王與姑陳氏皆寡居計非公無倚病則相與持抱泣曰嗟天乎不爲二嫗餘生存此弱息耶公既稍長當林祔之衰而能入奉二母出持門戶王患痞日夕侍湯藥不甘味不解顧而二母尋亦相繼沒公終始二喪咸度於禮王所生二女公姊也公實鞠嫁厚資之尋擇產便利挈去殆盡弗問已而皆窮乏來歸則復割產以居衣食之公既出繼而陸毋林沒會陸氏亦中落兄伯仲皆蚤世公獨執喪甚悼返柩故里披荆棘躬版鍤合馨翁墓葬通波塘之原因舉伯兄嫂二喪仍購田以贍墓守而收業其兄子孤貧不能立者二人嗟夫公以一身係兩姓宗祀而皆當式微又所遭皆死喪流離之戚乃能維持調護其間不遺餘力使二姓如綫之脉咸賴不墜公之孝義稱里俗者以此公性清嚴謹如其貌憤不能容人過或應口輒發中無滯留尤不能隨俗俯仰佔佔

譽人而聞人已譽亦惶謝若芒負治家尚儉終身布衣蔬食至賑窮賙乏則無所悋然亦不求人知嘗歲潦出行阡畝見隣人田爲愁家疏其竇者第爲塞之而不以告其隱厚類是居常稍親書史喜談說古人嘉言懿行嘗録古文辭如出師表義田記等數篇成軸懸之室中唫誦不輟課諸子靜夜篝燈危坐間舉所誦習勵之曰汝曹讀書豈必徼榮達以高吾門即不媿古人志行足矣及子樹聲以會試第一顯行義卓然而樹德舉於鄉志業方兢則又輒喜念曰良踰吾望然未始爲意得也年四十五而配孺人沈卒誓不再娶有勸者謝不忍聞晚因諸子固請爲內一勝曰是取奉孟攝巾帨足矣不忍違吾志也諸子間以復姓踧而請泫然曰吾自襁豎受林氏恩當吾世而爲此非義然陸氏本源俟汝曹徐議之嘉靖某年以子樹聲貴得　勅封翰林院編脩日尊顯矣顧益自斂迹蒔園刈蔬充然自樂鮮入城府人不敢干以私郡大夫有

蒞任三年而從入奠公寢覩遺像乃識公者縣令罰坐法者金爲公壽謝返之巡撫夏公檄郡爲其子樹聲建鄉魁坊以歲祲辭免時有司采士論數徵公鄉飲不赴會遘疾卒疾之前一月遺書京師子樹聲讀之心動即上疏乞歸省未抵舍而公疾革顧諸子曰吾平生不媿者此心汝曹能念之吾且目瞑矣指案間一篋曰吾所若遺惟是及歿啓視則遺誡一編諄諄於立心砥行睦族厚隣仕爲良臣處爲良民毋朘人已

肥數語他無及也噫是可以觀公始終矣公卒之日爲嘉靖壬子四月六日距生弘治庚戌三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娶沈氏贈孺人先公卒子男三樹芳樹聲樹德女二長適奚日新次適張紹孫男三壑國子生埜庠生元壽女六人曾孫男二人女四人樹芳等卜以是年某月某日葬公葑澳塘西祖塋之次啓沈孺人窆合焉將乞銘於當世鉅公先生勒之貞珉以圖不朽而樹芳等謂友人莫如忠雅辱游與能知其家

世很屬之狀且寓書曰夫爲人子者先人已歿而省其容有一不似非親也先人有善而述之有一不似非親心也芳等雖不肖不敢以飾詞溢美恩下執事以傷先人之心惟執事圖之夫如忠不敏無能脩注記之役以侍銘公先生采而交公諸子間良胥義不敢誣善以沒公平生敬述所聞可考信者爲論著其畧如此云

龔侍御考西荷公妣陸孺人行狀

公諱某字某西荷其別號也世居上海俞溪之南高祖某曾祖某祖某皆脩隱德而某倜儻有大度好施與里中德之奉恩例冠帶考某號隱翁遊邑庠以學行聞娶陸氏生公公生而敏慧長受學於鄉先達宋可葵先生先生器之曰若吾友也及長補邑庠與陸宮詹文裕公爲友督學黎公校士並擢異等亟嘉賞聲稱亦相埒從遊雲集而當隱翁家落又迫於官府之役公學遂弗竟時共惜之初公生十二年而母陸病且卒執公手曰吾生惟汝實無所遺禦溪之左有

田數十畝吾勤苦相若父所置也善保之公泣曰諾及長隱翁繼娶瞿氏瞿無所出甚愛公而公事之亦盡孝瞿頗不得於隱翁側室韓氏雅當翁意微有形迹之隙公周旋二母間服勤調護耦俱無猜韓生二子一女公友愛有加時其婚嫁經理甚悉凡爲順適隱翁以慰其遲暮者特至焉已復挈陸孺人手授盡歸其弟卒使讒間摧阻家慶藹然鄉稱善族公可謂能處人所難矣性慎重簡默動而有度雖遇倉卒神氣益閑御諸族子弟以禮有過正色道之期於必從至恤其患難則不避艱險以故族子弟咸憚而懷之課諸子若孫親爲句讀不以寒暑廢間舉鄉士紳之賢者曰某孝行聞於家某忠義著於國以爲訓誡亹亹不倦其慕義如此而晚年悉以所學授子愷及姪情等曰汝輩好爲之予平生歷艱茹辛冀以志業見而天靳吾與然龔氏世有休澤其在後之人耶配孺人蔣氏故司諫蔣公季子女也年二十歸公會門祚式微中匱

數窘文隱翁性剛而二姑志垂於中蓋西荷公之難處者於孺人爲尤難乃卒能委順推誠恭執婦道日潔羞髓奉舅姑務得其懽其於韓二子一女服食豐約咸視已能辦要歸於厚終無間言暇則親女事率先婢御及下課農業夙夜靡遑備保咸得其所歲入取贏推贍宗族之貧者無悋故西荷公羈於公役或累月居外而得無內顧憂以孺人佐之也西荷公歿孺人訓飭諸子家範益嚴或咨嗟感嘆繼之以泣述西荷公所以望於後人者督子愷永念之愷學成舉丁未進士令慈溪尋授監察御史孺人聞之始囅然曰是足慰乃父於地下矣然聞先司諫嘗云臺諫耳目之司良不易稱也吾重有憂乎愷留京師期月而憂孺人疾既覺心動方乞歸會兩淮監醖之命因行抵東昌而孺人之訃至矣西荷公生成化已丑十二月初六日卒嘉靖壬辰四月念一日享年六十有四孺人生成化辛卯八月初九日卒嘉靖辛亥十一月二十九日

年八十有一子男四長忱次懷早卒次愷次悌女三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十二長大化庠生大倫大价大伸庠生大器庠生大偉大生大偉大儒大佐大傅大傚大儆孫女五長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次適某孫男八女四莫如忠曰余自弱冠交於侍御君侍御君嘗道其家世從聞西荷公及孺人之懿詳焉庚戌之歲侍御君方授官而余補外君握手欷歔非孺人故弗道余爲憫然久之既別去而君乞歸之志

決矣有以哉君立朝無何其風槩在公論而余悲其靡盬之節永言有懷於公及孺人之弗逮有深悼焉茲合葬將乞銘於立言鉅公而涕泣以狀余屬余不能辭敢摭所聞並爲論著如此立言鉅公庶或是徵固侍御君廣孝以圖不朽之心也謹狀

鄉進士五泉董君行狀

君姓董氏諱充大字汝化別號五泉其先汴人從宋南渡來家海上今上海縣竹岡里也世行

在尚書王文肅公先德碑高祖某起家進士仕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以諸子貴累贈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祖承事郎某生子三其仲河南都司斷事某娶宋氏爲華亭名族寔生君君生而沈敏凝重秉有至性紏從斷事公遊南雍授學故給事山陰徐達夫蒙養夙成迨長卒業今司訓錢公振之之門學益邃刺經發藻蔚然成章年十九會督學使者山陰蕭公鳴鳳試郡諸文學得君文奇之以示兩邑令令尚書永豐聶

公豹故御史莆田鄭公洛書咸稱賞首署君名爲邑庠生時蕭公命題有曰董子度越諸子而君名適兆公愕且喜進君曰是有數耶第勉之何患不逮古人自是君譽日起凡試藝有司輒占高等已歷內外艱稍淹抑弗售而君彌勵所未至窮日夜研討學遂成嘉靖庚子鄉試應天故大學士張文隱公今大司成龔公實司文衡閱卷至君丞稱佳士龔公讀所對策識其卷曰經濟才也可以自慶矣遂列名第六梓其義

及論以獻時吳下士莫不歆豔君謂二公並褒然天下選首士所景附而君由以知名其於振翼青雲之上以階顯榮無難矣乃竟數奇五上春官弗第而君志不爲阻其敏於學無異少壯時又好究觀當世之務凡刑獄錢穀兵防禮樂之名物亹亹論辯冀必見之施行而溘焉遄暮漸垂其初乃復推繹遺經勉課諸子長曰傳性學行卓犖爲通儒次曰傳教領壬子鄉薦志業並茂蓋君善教朝夕督楚不懈之效也然君抱奇蘊英終抏其運而二子方起又不少須以覩其成傷哉君性孝友持父母喪甚悼時方窶甚傾產以營善木必得乃已庶弟四人斷事公歿咸以屬君君撫愛周至長爲延師授室俾有樹立並遊黌校居無間言母弟某少與君齊名久淹諸生抱疴積歲值寇變逋遷葦廬共處歿爲棺殮撫其婺孤加愛尤篤焉斷事公之歿門祚中衰內外多故遺有積逋公命廢著償責而君獨拮据綳縫入持門戶出禦外侮備嘗艱難業

卒不廢總理內政規畫尤詳一屏聲色綽綽之
習歸於朴素用以勤儉復振其家初君伯祖大
理少卿某於諸從孫中愛重君嘗稱之曰今之
賢子弟他日賢父兄也至是人謂確論云君與
人居任質推誠語不妄發至評論人物揣度事
變意所獨會則搤腕而談即能言者鮮及張文
隱公有云若董子所謂闇然日章者也信夫雅
重廉隅不苟一介嘗善邑令曹某有託以關說
報百金者君謝曰若謂客取重邑令將因以爲

賄乎遂絕不與令往來計偕北上遇寇於途中
取貲去墨吏欲緣爲好究一客戶出鏹幣盈庭
以歸君視非已物峻卻之其後吏竟以是敗
而君無所染其器識操行之槩可覩也已生某
年月日卒某年月日年五十二配王氏生男四
人長即傳性府學生娶唐氏次即傳教鄉進士
娶奚氏繼高氏次傳中聘莫氏次某女二長受
南京吏部主事高南州子某聘次尚幼孫男二
曰某某君疾且革遺命諸子曰昔雲岡先生以

國士期我誠不虞已今日也然非先生莫可乞銘吾墓矣於是子某等以某月某日謀葬君沙岡西之祖塋而以莫子如忠有葭莩之故猥屬之狀將乞銘如君言莫子憫然不能辭爲具論君平生而申之曰夫余嘗觀西漢之士多以經術行誼著顧其人未必皆顯而卒施於後世者凡以師友淵源相先後爲聲引也士脩於家有如董君終身篤志慕義無窮而卒老一經無所表見乃其自慰於幽獨以遇知時哲冀托不朽之言視踰華衮有足悲者儻當世鉅公誠知君而志且銘之以敦始終之誼豈惟辱貺董君將以稱於世曰士貴知已亦賢達之所以歿寧也

明故勑封文林郎廣西道監察御史一默宋公行狀

封君姓宋氏諱蕙字國芳別號一默今廣西道監察御史賢之父也五世祖道宜道宜生德政德政生愛筠愛筠生前津公配金氏生封君宋氏世家華亭青村之北其地瀕海方五十里前

此未有顯者迨封君自少脩行力田毅然課子
賢以儒業三易塾師禮待優渥親程課誦夜分
乃已里中浮薄或誹笑以爲迂封君第曰是未
可量也異日亢吾宗光而里者惡知非吾兒也
侍御君承其志日競於學文行蒸蒸卓有時譽
里中昔誹笑者至是始交譽之會有芝產於室
數十莖歛穫嘉禾瑞麥各數本客入賀封君第
又曰是未足異也吾聞天之降祥於人也有德
則兆無德則否於是務增脩其德慕義強仁先

公家之急而役私槖墾蕪田以益賦疏涸洫以
惠民續斷橋以通往來鑿義井以濟道汲其他
損貲折券排難解紛赴人之急者不可勝紀也
嘗拾得遺金廉爲鄉人朱姓者以壻逮獄從富
室貸金行免遺於途亟召還之時朱方以失金
憤欲自盡而遽見還喜甚持半爲謝封君笑曰
若何愚耶吾苟利此何如弗言朱姓感泣歸率
妻孥日夜焚香祝天以祈侍御君貴而侍御君
果以其歲甲午舉於鄉越甲辰取進士第時人

以方古還帶遺事云侍御君初授新昌令便道歸覲封君最以奉法愛民諄諄不置侍御君拜而識之治以最著丙午迎養封君於官所無何封君不懌曰我無功德於國與民而竊冒祿養此不可以久居也遽促歸邑父老追送之有拾山梨野蔌獻者卻不受亦不與之面事載太僕呂沃洲先生文巳酉侍御君膺召命丁母孺人哀憂不果行服闋封君督赴選部壬子春拜令職奉命按部陝西封君遺誡曰御史天子執法吏非盡刻深鉤棘是賢欲爲小民伸冤抑以輔法也所閣生靈視昔宰一邑異甚蓋慎之侍御君既竣事還朝爲乙卯夏三載考績例得推恩封君而先數日部院業上其名當復按部山東幾弗迨乃　旨下則陪者行得考績推恩封君咸謂異數而封君又適就養都下躬拜命於朝步履鏘鏘衣緋佩玉觀者咸羨或播之文辭曰不圖復見周官養老之義也丙辰侍御君按部西蜀封君誡諭如在陝時以故侍御君歷兩

省並有聲稱封君教也先是倭夷入寇浙境去淞尚遠封君即語人曰亂且及矣瀕海之區其爲墟乎於是亟徙城居而聚族黨之不能徙者築室青村城中處之又於新居之偏度隙地若廬數十楹以待鄉民之避亂入保者未幾寇至所賴全活甚夥里中惡少乘寇退竊取封君儲粟數百計獲而捨之曰亂離之後吾不能推食解衣以賑流亡而令爲盜何忍又置之法卒弗竟蓋封君平生好義每念不忘類此丁巳秋忽遘疾少差會侍御君得代還過其家奉封君懽僅浹月復病增劇以戊午二月八日卒於正寢詎生成化十一月二十二日享年七十有二云配吳氏先封君歿　勅贈孺人子一即侍御君娶金氏封孺人女適盛鶴孫男二長邦乂國子生娶刑科左給事中楊允繩女次邦交娶福建行都司斷事何應福女孫女一適張璉莫如忠曰余與侍御君自弱冠遊尋以南北畿同年鄉薦爲通家因雅識封君迨其徙居郡城又與余

隣甚睠也余觀封君質性敦龐冲襟古貌與人藹然中無隱忤或酒杯碁弈狎而忘機以爲庶幾古所稱無懷氏之風者及考其行事率歸於長厚如其人哉如其人哉慶衍後昆還集純嘏雖當易簀之頃而萬里戒期及承永訣要非偶然之故矣侍御君謂余能知封君屬狀其行事如此

誥封曹夫人行狀

曹夫人者都察院左都御史笠江潘公配也夫

人歿其子山東按察司副使甚四川布政使司右布政使某南京光禄寺署正某以都御史公命將治葬而

天子念都御史重臣夫人宜有卹典用禮工二部議　賜諭祭　壇給帑鏹三百營窆宅如制蓋殊恩也　命既下卜兆陳涇之原祖有日某等蒲伏就莫子如忠泣道夫人之懿俾爲狀將介以乞銘謹撰次其畧曰曹故世家宋樞密利用之後播遷江南占籍海上曰天津公者以行

義著於鄉配張碩人亦出望族寔生夫人夫人生八年而失怙夙閑母訓以慧善聞先是有望氣者道吳松江上睥睨曹氏墓久之謂其居人曰異夫斯若斧者之爲誰氏封也而有貴徵其兆於女子乎居無何夫人生又夫人五齡忽嬰劇疾諸醫罔效客或自他所造門請曰若家不有女病耶無恐遂出懷中靈藥一丸與飲立有瘥且曰是女異日當大顯好育之言已謝去莫知所終天澤公神其事嘗謂張碩人曰兒生不

凡必慎所字而可會都御史公先娶包夫人踰年卒父贈都御史頤菴公毋錢夫人爲擇良配而錢與曹故姻家錢夫人因習知夫人賢而介所親請即張碩人亦聞都御史茂才也許之歲戊寅夫人乃歸潘年十七爾而都御史大父默軒公猶在堂頤菴公仕儉三釜闕然所以爲養而都御史方治儒退而謀諸夫人咸室家之急夫人委順其指拮据攻苦以資滫瀡奉不給則脫簪珥繼之都御史用是得專力於學以壬午

領鄉薦癸未成進士筮仕守祁州則奉錢夫人就養夫人朝夕扶將敬恭靡懈尤以勤儉率下不廢紡織業如平居祁俗故不嫺紡織而聞都御史所自助廉狀慕之有請以爲式者都御史入言夫人出而須其式於民令閭巷婦女得相效習不半歲機杼之聲徧於境內而祁民遂足於布如吾松君子謂季敬姜既貴而績以教民勞夫人有焉而都御史之爲政視公儀休賢矣居二年都御史以治祁異等移守禹州夫人從之禹州明年入爲南刑部員外郎夫人從之南都旦暮諄諄以德業相勗有鷄鳴之風歲戊子錢夫人捐館夫人與都御史喪之哀念姑早逝而已不得如崔母唐夫人之孝以爲憾云比都御史服闋出僉廣西按察司事奉　勑提督學校則頤菴公春秋高而都御史以南粵道遠重曠定省欲無行夫人曰固也孰與君赴簡書義妾留奉養而忠孝兩得焉都御史曰諾乃行夫人事頤菴公曲盡婦道先意承志如事錢夫人

頤菴公宜之忘其子之不在側也當是時頤菴公總家政都御史與弟別駕君松崖秋官君滬南光祿君訪齋同釜而爨未忍析居妯娌時聚一堂夫人褎然表衆婦雍睦之範絕無間言時謂潘氏兄弟以友于令名夫人宜家之助也癸卯歲都御史爲山東按察司副使會當事者以他郄激怒

上謂省試録語涉訕連逮監臨以下官而都御史在逮中禍且叵測夫人當匆遽時第相慰曰妾聞禮義不愆遑恤乎人言君何愆之有以扞吏議

主上明聖必貰逮者而君與焉妾謹守舍中俟之矣比至京果見原薄其譴如夫人言聞者擊節以謂昔許允婦能度魏帝之明而以其夫免夫人卓識豈異於斯然都御史自是得左遷及終頤菴公喪有間賜環載轉藩臬大吏晉中丞擢少司寇大司空大司寇御史大夫則夫人亦由宜人再封夫人尊顯矣而虔三命益恭之戒

兢兢飭節以布素終或言其太約謝曰世有忍貧如山巨源婦而以其夫三公易介乎言者媿服初都御史教諸子雅有義方夫人實相之自諸子童時每從經師授書歸必親課卒業至夜分而時從燈下治女工相勞苦有古柳母丸熊之慈其後諸子學大成憲副君右使君相繼取巍科而光祿君亦起監胄從仕矣則夫人日訓之以惜名行建功業期毋忝忠勤清白之家聲至訓諸孫亦云且曰若等生長富貴不見爾祖未遇時事及余所共嘗者易漸驕侈可無深長念哉憲副君由令兩邑擢南道御史將之官夫人謂曰吾家世受國恩今復試若劇繁者再而後徵入耳目之司不已重乎其必無負所學以圖報稱可也右使君嘗督漕淮上夫人家居每遇疾風甚雨必北向拃會籲天曰編氓百萬人命懸於漕儲舳艫在道而脫不虞無言兒子奉職無狀謂國計何及右使君竣事還拜堂下首問糧艘得無恙乎而後即安盖夫人之識大體

如此即古崔玄暐毋申國夫人亢子以當官之法闔闥微言可著廊廟豈賢於是哉夫人平生少疾歲戊寅四月十五日偶以微恙涉旬而終詎生弘治十五年壬戌十月二十九日享年七十有七云子三長某甲子鄉舉乙丑進士今憲副君娶云云次某己卯鄉舉壬戌進士今右使君娶云云次某起詹事府錄事今光祿君娶云云孫男八云云孫女四云云曾孫男三曾孫女三云云莫如忠曰余聞曹夫人之懿類若質行無他奇然槩以詩書所稱往往而合乃知婦道之貞即操行萬殊要歸於經德而無儀之可名矧夫人者以令妻壽母終始於榮名祺履之坦途其所表見宜獨是著亦猶丈夫仕而當世願爲良臣之心也厥惟初載神甚之符如兩異人事則豈天祚潘裔篤生夫人而復祚夫人令享有純嘏此其事非偶然者耶諸子用弁言首而予存之明古洽滑履武之祥即公侯好俅多有焉若夫抽彤管之編揚徽音之烈以彰示來軌

則固有待而非余辭之所能贅也

明故誥封宜人曾母袁氏行狀

宜人姓袁氏　誥封奉議大夫禮部祠祭司員外郎希山曾公配今知松江府事郡大夫如春之母也郡大夫先任禮部祠祭司員外郎考績宜人業　誥封安人迨今上登極覃恩乃加今封云曾氏自石岡公其仕潮陽縣貳娶熊氏生二子長山東道監察御史元山公其石岡公因得贈如其子官其仲其即希山公初石岡公爲仲子擇婦曰吾宗故宋學士文昭公後令爲臨川西田里著姓亦既有元矣又吾兒才誠得族望埒曾及女稱其嘉耦者而可於是隣邑豐城郡岡袁公某仕衢州郡守爲邑聞家配甘氏生宜人石岡公卜之兆遂娶禽焉是時宜人尚少以婉慧聞及長閑毋訓益務脩婷脩女德即女御等竟日不聞笑語聲事父舅岡公毋甘安人孝公喜曰女善事我必善事人矣及歸曾爲嘉靖乙未則姑熊已即世

宜人痛之孝養石岡公特至時時從婢御侍公者伺寒燠食飲所須每進輒中室或不給至罄父家奩貲繼之乃固不令翁知也久而翁廉其故則大賢宜人嘆曰有婦若此曾氏其昌乎希山公在黌序褎然諸生間業日競一切內政咸倚辦宜人宜人早夜拮据自蒸嘗宴享百需以至米鹽井臼之細必身親之與希山公居執禮恭甚有古舉案齊眉之風希山公治家嚴宜人恒以寬濟之欲有言於公必俟公色定從容起

諷諭之多所匡益而公竟數奇屢試塲屋弗售勉就國學則諸子者方相繼穎出嶄然露頭角矣公喜顧宜人曰兒曹可教吾志所未逮將無取償於斯乎宜人喻其指乃益經費佐公延師授粲課諸子藝日有程即嚴冬盛暑不輟或諸子業不中程而希山公督之過宜人則復前解曰豎子孱不任督譬若治棼徐乃理解爾其善節宣勞逸以成公義方之教類如此宜人慈祥仁恕自其性成睦於妯娌厚於宗祊戚屬下逮

臧獲之賤咸有恩視人疾苦若切恫瘝或脫簪珥赴緩急未嘗以匱辭故一時稱毋賢者合內外踈戚交口無間然至於慈鞠劬勞視諸庶子不異所生尤宜人大節彰彰列者也先是郡大夫官行人奉使　韓藩已齎冊立　東宮詔使南直隸兩廣江西開讀咸得展其梓里爲宜人壽及擢禮部主客司郎中之明年癸酉聞宜人疾即陳乞歸侍湯藥奉起居者踰年而宜人病良已乃大夫念之不置無意復出至乙亥秋希

山公固遣就道即宜人亦曰兒聞靡盬之義乎吾幸已安其無效兒女子態徒眷眷吾側也大夫奉教勉復之京補儀制司郎中尋拜出守廬州之命遣力迎養宜人宜人不往第返誡曰兒專郡矣　國恩在上民命在下奚不是急而以家爲大夫不能強會方改任松因如松甫閱月爲萬曆己卯春正月二十日而宜人之計至矣惜哉宜人有子曰如衢者業舉於鄉不祿曰如阜如衛咸雋才夭亡宜人痛之所自致疾與鬱

鬱竟其殁者獨此然以大夫之光孝暨第如川者亦方捷省試而餘未有艾也則宜人榮哀之倫亦既無憾於幽矣宜人生正德丙子四月十五日卒萬曆戊寅十二月十八日享年六十有三子八長如衢舉嘉靖辛酉卒次即某登嘉靖乙丑進士任今官次如川舉萬曆癸酉次如阜次如衛俱庠生早世俱宜人出某某側室某氏出某某側室某氏出孫男二某出孫女一某出適某人子郡大夫之聞宜人訃也號痛幾絕不能杖起入吊者而獨蒲伏就莫子如忠泣道宜人平生如前所云且曰不肖某罪惡實及母而復額額走四方至弗獲親含斂悲何忍言而幸承乏松及侍其鄉老先生之著碩雅不余擯頗爲母乞銘諸墓而以狀溷執事先之倘遂因得請亦猶曰此仕松之效也母靈慰甚而於不肖未殞之餘息且獨無恔乎如忠固重大夫以其才施於松未幾即訇訇有聲而惜其方銳之志欲爲松樹諸不朽者迄未就乃獨憫然孝思其

篤於宜人若是又足悲也故於大夫命無所辭如以蕪漫之言足當運斤者之郢質也則何敢云謹狀

封宜人楊氏行狀

宜人楊氏今封奉政大夫工部都水司郎中竹窓周君之配湖廣按察司僉事思兼之母也楊氏其先自諱某者仕宋太子洗馬自後代有聞人至東溪君欽爲伊府典膳以仲子臨江同知細林先生貴贈文林郎延平推官東溪有隱德配沈孺人以淑慎稱寔生宜人宜人因漸於閫範自幼言動造次皆有度而性復慧善能解文辭如孝經內則列女傳女誡諸篇莫不悉其指義大父愽菴君鍾愛之屬子東溪君慎所字而愽菴雅善封君大父西隱君見封君而器之西隱君之子興國主簿一山君因以父命爲封君納采焉宜人既歸封君時年十八會周氏中落歲儉幾不支宜人謂封君曰妾幸獲侍夫子將共立業而令生事若此不早爲計能坐視覆墜

乎夫子誠有心妾不難鬻簪珥爲助封君然其
言以告西隱君西隱君大說乃悉以家事屬封
君而宜人拜姑嫜甫三日出操井臼執婦道若
素閑既乃晝夜拮据作苦躬紡績以易薪粟一
切內外百需公私逋負咸倚辦焉而周之族黨
籍籍稱宜人矣時西隱君與一山皆在堂而祖
姑戴孺人姑顧孺人兩世皆繼室宜人周旋其
間伺意指同異調護之各得其懽朝夕供具未
嘗以匱告有竭力奉滫瀡而已不厭糟糠者兩
孺人念以貧故獨苦宜人議盡廢著三分之各
爲爨以糊其口宜人前泣曰毋爲爾也夫人有
子孫縱貧不能養而令自爲爨何面目立於世
乎新婦願卒服勤畢此生有不繼者夫婦爲傭
以具糟粥無所辭兩姑感悟乃止宜人事西隱
君無異事一山君西隱君得風疾不能飲食封
君捧盤盂以進宜人佐之左執餐右代箸乃得
食如是數年竟其歿一山君嘗語人曰吾固知
新婦孝乃又成吾孝也封君有戶外之務不能

決者入言宜人宜人計可否揣成敗輒中以故封君所行寡尤怨於人里中以德厚歸封君則必本其內助之賢也宜人平居與婦女言必稱往行如夏侯令女孟德耀奉天竇氏蔡人之妻孟母陳孝婦等以爲訓誡隣有節婦宜人雅敬之數餽遺最以無改行焉嘗曰書云牝鷄晨鳴惟家之索吾平生不敢私貨財及私假與爲專行者惡夫婦人以賢知驕其夫所謂晨鳴之婦非倡隨之道也治家尚嚴雖惠於御下至子孫

有過則督讓無所容嘗謂僉憲君曰自吾歸汝家辛苦相汝父僅能不墜其世以奉蒸嘗汝惟績學勵行更大有樹無忝爾家世稱善人後真吾子也汝舅以文學名於時欲求賢師殆無以過盍謹事之盖謂細林先生也故僉憲君自總角卒業細林之門與其子今禮部郎中朋石君同事筆研聲稱並起皆舉丁未進士人謂僉憲君幼學外家固當宅相而宜人知人之鑒亦不可及矣宜人性安儉素居宦邸不廢織衽常服

澣濯衣謂子孫曰吾非有靳於是顧見比者鄉閭子弟席資寵爲汰侈非家法耳僉憲君宦遊所如當別宜人輒訓之曰昔崔玄暉之母盧夫人能使其子卒成令名可念也汝能爲清白吏無異窮約時即吾願足矣不富貴慕也故僉憲君所至以清慎聞宜人教也宜人家居疾革僉憲君行部黃州忽心動不安席者浹旬而計將至之日舉家少長亦達旦不寐事竟兆豈宜人之生聰明不類凡女子其死亦有異徵者耶宜人生弘治丁巳四月九日卒嘉靖丁巳九月十二日享年僅周甲子云子男二長即僉憲君思兼娶張氏封宜人次思齊娶沈氏女適陸世德歲貢生篤之子孫男五紹芳紹德紹元紹節紹文孫女三長受南安太守張東海彌之曾孫德瑋聘次受工部侍郎張賓山電之孫恩生元聘次受方伯沈西津侃之孫希望聘甚年某月某日卜葬宜人於蔡成涇南祖塋之次僉憲君以封君命將乞銘鉅公以圖不朽衰絰扶杖涕洟

詣余俾狀宜人行嗟乎余自識僉憲君觀其志節取取古人與稽以爲才生不偶所自含英孕奇當必有毋儀之賢如宜人者及君爲予道其故始詳且曰惟子之言質將徵信於撰著其無辭夫愛之斯録之矣君懼宜人之懿泯而不録宜無弗用其愛者而詮次之後乃及蓺蕘則其意當必有在而予言之足倫採擇與否又未敢必於大方之家也謹狀

誥封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郎董公諱體仁字公近別號海觀今少宗伯傳策考也其先汴人宋南渡徙吳家海上竹岡里歷元迄　國初曰官一者公始祖也官一生仲莊贅韓氏以代婦翁某白冤死京師人多其義生二子長思賢贅錢氏因沿錢姓今廷評志學其後也次思忠遺安公寔大董氏遺安公三子長怡竹公諱真有隱行怡竹公二子其仲介軒公諱綸舉天順

公行狀

甲申進士仕終南京河南道監察御史有聲生
六子其四守菴公諱懌素廉直持高節薦經明
行脩謁吏部不屈罷歸尋舉弘治辛酉鄉試仕
歷磁綿兩州守所至持氷蘗多惠政嘗發分巡
僉事某奸因自劾致仕已蒙　恩進階奉直大
夫爲族黨所敬憚於公祖也守菴公二子長諱
繼芳邑庠生有淳德早卒追號惜齋公以孫少
宗伯貴貤封三代贈通議大夫南京工部右侍
郎配張氏贈淑人寔生公而惜齋公之歿也公

纔十有四齡綿州公撫之時綿州既辭官四壁
蕭然顧益持耿介視族屬諸顯貴若饒於貲者
蔑無有也而獨務教督公以古人自期所課藝
日有程不中程不休公亦因自淬礪籍譽諸生
間弱冠補郡庠弟子員試有司輒高等郡守順
德何公以國士遇之時時手其文語人曰是清
白吏子孫也宜有亢然公益以禮自坊非旅進
不守謁守愈益重公未幾張淑人歿又未幾綿
州公及配馬宜人相繼歿公哀毀踰禮勉襄三

喪遘疾幾殆歲餘乃起羸然也而猶不廢強學
務成綿州公志然乃屢蹶秋闈又廩食學宮久
當序貢公再讓窮交兩生他行誼淳古類是先
後督學使者如臨川章公古蘄馮公衡水楊公
咸人倫之鑒至輙下部符勸學以德行旌公丁
未竟膺貢己酉上春官因就北畿試已卒業南
雍而少宗伯是歲舉應天明年庚戌成進士越
壬子公又以南雍選首再試應天不録乃嘆曰
吾業不後人而竟齎志命也遂絕意進取而少

宗伯適自太常愽乞告歸公日與探究先賢問
學古名臣奇節善行及國家典章廢置所繇而
少宗伯因杜門不涉外事父子間隱然精脩有
師資之義焉及少宗伯再出公誡之曰所貴學
者要以報國致大義若宦路升沉人情贊毀俄
頃事爾少宗伯仕刑部郎因論時宰不法事被
逮拷掠備至詞氣不屈尋譴戍廣西南寧衛輿
情嘸嘸懼無以慰公公聞殊不爲愕第曰兒素
癯得不死報國尚有日也客有相訊者引歐陽

永叔縱令得罪而死不爲忘親之語復之聞者
咸服君有問畏糧躡蹻涉數千里視少宗伯戍
所心摧摧初若弗怡及至見少宗伯無恙甘貧
讀書蕭騷一室則喜曰吾志也不謂兒踔厲之
節乃能順變處窮如是能善養矣吾復何憂遂
別去時粤人士尊事少宗伯學行因亦尊事公
如父師扳轅留之不忍釋云公歸數年會奉
世廟遺詔召諸言事臣還少宗伯拜命公益喜
曰非特見獲忠褒即子亦以遲齡幸及覩此白

今而往余曩所云報國之日於父子餘生豈有
愛乎以故少宗伯所至謦謦正色立朝雖歷險
夷顯晦不少渝也蓋成公志云　穆廟初少宗
伯業自郎署歷卿寺已乞南由工部侍郎改今
官數年之間會　朝廷屢以大慶覃恩公三膺
封典初封承德郎刑部廣西司主事已加封中
憲大夫太僕寺少卿已又加今封配宋氏封淑
人而少宗伯因得推恩祖父母贈如其封蓋異
數也公方歎然自視有偃僂循墻之思時仲子

傳史亦已捷丁卯鄉試季子傳文弱冠試學宮
高等公輙誡之曰吾宗代有聞人抑士所貴者
節行爾大兒雖與世落落然有古人志焉吾爲
汝曹願之若榮名於世駒隙爾曾足爲此生軒
輊哉公於見道之言貽爲義方者每若此故不
惟少宗伯用以光昭駿業爲世名卿即二昆志
行方競翹然士林矣公誠樂此以順天年而人
亦以純嘏願公未艾也今歲甲戌春偶疾作考
終正寢爲二月十有八日先是少宗伯以被誣

待命還里會仲弟會試禮部未還乃率季弟傳
文朝夕侍湯藥盡瘁疾革少宗伯籲天乞以身
代弗獲哭踊不勝幾絕毀瘠之容吊者不忍視
而嘆近世士大夫家稱居喪有禮若此者可以
訓已公至性純一質行恂恂尤篤於族黨婣舊
嘗罄產代償叔逋免其力役贍養以終其年嫁
一姊一妹及若從昆弟遺孤外家嫠寡之無依
者調護之尤厚其諸窮悴故人待公而賑如里
俗所傳及諗於其族黨者可歷而指也公耻鄉

俗浮靡雅崇儉素如爲諸生時居不華屋食不
重味坐無雜賓家無黠僕持門戶尤飭動稟紀
法而行族子弟有過面數之不少假必改乃已
尤不喜徵逐出御巾車大吏之入境及郡邑大
夫禮其門者不廢歲時謁謝而已諸凡戶外事
稍涉非義遠若負塗絕弗通謁縱屬切已務宜
直者寧以理遣不屑濡迹公庭也盖公雖翛然
古貌與物温恭而耿介中嚴雅不同俗即少宗
伯大節廩然一成於性而樂與人善意獨肫肫

若與公均劑而相成然者盖盛德懿範所從來
也少宗伯在禮部端已率物官舍肅然乃有市
黠非嘗之感少宗伯憤發於義爲名節閑而事
謬本始且浼及公一時縉紳大夫鄉黨士庶咸
抗言明之而公弗爲動第貽書少宗伯曰見此
舉所發不差古人所謂當怒而怒非激也又曰
以汝平時自信不阿寧免今日然不教汝易方
爲圓士誠各有重也嗟夫繇斯兩言公之志已
足較然暴於天下矣卒之心迹久而益明所司

議

上白其狀甚辯竟奉　俞旨公無所黜而於少宗伯大臣之體若鳴呂之無失重焉吾於公始終奚憾哉公嘗設教諸所授經出其門者彬彬然質有其文公歿咸識之不倦其諸識與不識誦義無間言又可以觀人心之公矣公配宋氏卽淑人故大參樗菴弟處士先生女也子男三長卽少宗伯傳策娶李氏累封淑人先名臣憲使李公家孫洞溪先生女次卽鄉進士傳史娶胡氏庠生胡君女次卽傳文郡庠生娶李氏憲副公從子國子生某女女二長適庠生俞咨皐憲副俞公從弟次適國子生何一鵬傳策傳史俱宋淑人出傳文側室王出孫男九人傳策出者一曰高明疹殤一尚幼女一適庠生李自約國子司業李君從弟傳史出者男二一曰玉樹聘陸氏禮部尚書陸公從子國子生陸君某女一尚幼女二一受僉憲咸君男應科聘一尚幼傳文出者男一女一俱幼公生正德丁卯十二

月初三日比卒享年六十有八云少宗伯卜以是歲甲戌某月日葬公[redacted]之原手録公行實率二弟詣如忠作狀之如忠憶爲諸生嘗從公研席遊時同遊者凡一數輩公於齒長而行業亦衰然儕類中咸共推轂余藉切劇爲多而因獲覩守菴公傑然偉丈人也業老矣猶手著時義日千言爲公範而持論侃侃聞者爲之斂衽當是時望屬公異甚卽少宗伯亦日有聞矣余因以卜董氏世澤淵源宜有大蔵爲俗化勸而果及覩少宗伯之亮節撥揭出九死一生以匡國是令海内仰其聲光於上承公志視世之屢屢然以箕裘之嗣稱孝云者大逕庭矣而天之生公又豈特爲董氏昌裔之錫已哉故云

祭文

同門同年十七人祭房考張貢所先生文

茫茫分野南極滇池碧鷄金馬含英蘊奇篤生先生會茲昌期遡源考德粤惟先公兩朝耆碩八座登崇有美伯氏馳聲藝圃輝映雙珠填篪

迭和惟我夫子明膺風聞英標玉韞令德蘭芬
藹談傾坐摛藻軼羣始薦於鄉褒然首舉櫛生
一鴞孔融是與尋謁南宮翱翔魏闕晁董陳辭
籍甚朝列尋居郎署改命銓曹職叅六典司鑑
百僚雍容彤輔密啟山濤校士禮闈聿持文柄
登明選公黜華從正梁公桃李於斯爲盛濟濟
彙征志輔王室良會靡常畏途多窒三上仲容
一麾乃斥藩臬優游振揚風紀公論駿彰會虛
當宁名高謗興道消咳多忌帝念孤臣放歸桑梓
投紵浩然視猶敝屣縱心域外庶幾平予蒼生
望違東山不起尚須樂志永賁丘園不盈其位
或假之年天不佑善溘殞大賢嗚呼木壞山頹
謙德不福絳帳已塵卷衣已復太丘云亡有道
無祿斯文永哀命不可續某等才謝珪璋器慚
楩梓濫蒙采甄厠名國士慨自入官迄今逾紀
迹若萍浮互有轉徙或投藩鄙或邇王畿或司
專閫或守舊蹊顯晦不一處志則齊籍湜指教
忍負昌黎譬諸斗岳是瞻是依庶幾風夜服膺

弗違何期代謝始願終乖德音猶邇訃音倏來
瞻容莫及報德何階嗚呼我懷古人惟徐孺子
千里束芻以哭知己汝南孝廉六君並起宣公
卹居耦俱無貳矧余有衆四海同心銜恩感遇
并爲一忱治任築室道阻且深聊因洞酌遥拜
敷祗明靈不寐來格來歆

祭吳石湖先生文

嘉靖某年月日我明荆府左史石湖先生吳公
卒於家越月某日鄉之縉紳大夫某某等謹以
柔毛剛鬣清酌庶羞之儀致奠於公而告之曰
嗟夫古之君子其歿而係人之哀者亦各有從
矣盖子産亡而鄭人廢杵羊公歿而峴首銘碑
此功之著於民者而其民哀之君山鎩羽高雲
敬通摧翮風穴此遇之阨其才者而才士哀之
賈大夫以長沙殞命衛洗馬以豫章不祿此年
之弗究其志者而志士哀之乃若其功不必可
著其遇不必可悲其年不必可憫要以隱約行
義表正鄉閭存有令名歿遺永悼如古陳太丘

郭有道之倫者異哉所聞然於世教則惡可少哉求之自今於公覩矣公宏才宿學奮跡巍科仕竟藩僚位弗酬德吾無所譏其功中歲懸車丘園養晦巧宦非性貧窶是安吾不復悲其遇膂力聰明順真逸老上蹟耄耋正命考終吾不復憫其年獨以公之重厚恢恂植自天性終身篤行曒然不緇海內鉅儒淵源師友讀書談道稽古立言嗜學矻矻迄於沒齒俾鄉之三老後來俊髦景企餘風廉頑惇薄流波斯挽俗化繫之即古所稱陳太丘郭有道云者公何愧哉公何愧哉夫太丘之殂群僚揮涕有道之卒巖穴興哀矧盛明風軌遂邁東都吾鄉士紳雅高行誼逝者不作袭我典刑此其爲情又焉異昔乃相與介茲羞醪會奠公寢爲辭告焉知哀之有從也尚饗

祭婦翁春山先生文　有序

嘉靖三十一年四月某日莫如忠自解職提學貴州副使還蓋吾岳翁四川按察司副使春山

先生即世五閱月矣柩在寢未葬忠入哭之因憶昨歲被檄走萬里就翁別也翁已病卧裀蓐猶進忠語欵欵而忠行因數念翁憊矣然不謂遽至爾也及忠從楚邸陳乞言旋計侍翁伊邇而翁遽捐我遐逝乃悟昨語欵欵者之爲永訣也悲夫忠自髫齔托於婚姻佩翁子視之愛餘三十年余内既已中夭而當遲暮復與翁爲人世無期之別又數月而始獲哭翁於寢余情愴悼其何如哉敢具牲殽酒醴之奠抆淚爲文以告而敘翁平生哀之其文曰緊天降靈惟哲覃厚淵毓其泓嶽增其阜高朗性成器弘行懋邦榦斯良天衢斯驟撫壯揚靈奕奕蒸蒸試工惟叙象刑惟明爰剸蜀郡晉握憲衡文翁之化相如之名遘此昌期卓有令譽會歷台階奮揚當宁憸人間之構以蜚語投紱飄然林泉燕處諳於閱世譬彼太行嶮巇安極晷促意長游心物外慨當以慷式歌且放恬乎徜徉跡瀰海岳題富縑緗當杯中聖遇博亡羊翁志有托聊以和

光啓有胤緒蘭芷琳琅承家韞玉緯國令章人
美翁祉天之所植靈筭沖融方躋耄耋溘遽云
殂罹此荼烈閭里摧賢耆英喪哲知與不知嗟
咨載道謂曷彼蒼憖不遺老矧余子壻怙昌情
親通家累葉申之婚姻稱齡見奇許以國寶比
潤慙倫啣恩罔効傷哉早歲室子捐帷女蘿中
斷言念獻欷帷翁惠眷存歿匪殊余父事翁翁
子視余庶幾沒齒長侍音徽歲月淹忽事與願
違翁已淪逝余迺來歸翁魂靡返余歸疇依堂

廡昨是言笑今非塵豪几杖曜掩泉扉臨風眞
塋溳涕沾衣惟靈弗昧余言表徵嗚呼哀哉尚
饗

祭唐荆川先生文

於惟先生秉宇宙之正氣挺川岳之孤英一言
一動可貫金石可質神明一出一處民用是望
士用是程辱不以貧賤故安貞苦節遺俗而獨
醒榮不以軒冕故忘家報　國盡瘁而捐生蓋
畏天悲人志康世屯立言明道功多聖門者也

嗚呼無窮者先生之心方振者先生之業卒殞者先生之命不朽者先生之名忠自弱冠挾策神京偶蒙品藻雅竊師承遡及門之有日慚竟晚而何成惟德音之在耳庶終身而服膺曾違別之幾何溘求隔乎幽明予懷愴怳延首涕零攝束帛以遄往跪敷衽以叩靈嗚呼哲人逝矣木壞山傾是非千載孰觀其深哀哉尚饗

祭陳後岡先生文

惟靈鍾川岳之秀兮撫景運之昌夙蜚笑於翁冠兮倏鵠舉而鸞翔志希顏而慕軻兮藝軼馬而追楊既含葩以擅藻兮亦入室而升堂縉紳羨其籍甚兮學士軌其遺芳允休明之國寶兮方登薦於珪璋曷中道其隕穫兮溘委化而摧藏豈造物之忌姱兮乃喟焉而逢殃孰有知而無情兮不愴怳而奠傷蹇余材其何述兮嘗趿履於門墻回負轅於一顧兮登輪囷於明堂意未竟其先厄兮羌握瑾而流亡函余悰於十載兮慙余禮其未將肆懷舊以歷墟兮感涕淚於

山陽謂速朽其達人之志兮奚未返乎故鄉莫悲乎君之志兮將窮也固士之常撫遺孤以增慨兮悼斯文之將喪九原緊其不作兮聊臨風而奠觴

祭婦翁楊五川文

某歲月日子壻莫如忠謹以牲醴之奠告于山東按察司兵備副使五川楊公之靈曰惟公儒哲之裔川嶽之英賢科濟美膴仕騰聲水部分曹南宮振藻東閣延賢西樞秉要風雲之思瓊琚之編氣椎當世目視無前言危見尤才高賈忌節鉞投荒兵戎是寄公非其好解組來歸冥冥鵠舉弋慕何爲甘寂遺榮閉門謝侶著論潛夫寓言秋水學將年競道以約伸仲長樂志原憲安貧公之高風今鮮其儷謂壽且康百齡可俟胡天弗弔溘收其良蘭摧玉殞士紳奭傷太丘懿行孰表而宣茂陵遺稿孰緝而傳清白遺風煢煢胤嗣箕裘未弘公目猶視忠生蹇拙氷玉慙方外家宅相竪子何當婚姻之依悼亡之

嘆終始幽明斯緣已幻百里奔訃來哭公靈余言有既余衹曷傾嗚呼哀哉尚饗

祭座主廖洞野先生文

維嘉靖三十年歲次辛亥十一月朔越四日貴州按察司提學副使門生莫如忠以之任取道於蒲由故翰林院侍讀學士洞野座主先生之故里造其廬存其子而墓拜焉謹陳酒醴之奠而致告曰於惟楚甸皇輿奧區孕英衡嶽豬委洞湖斯皇誕哲式際昌圖文章黼黻然鉅儒

爲國之寶爲士之模天曷不吊中道云殂摧翮風穴窒步天衢章縫悼切宣室恩虛矧忠淪藐風造賢羅採芳及菲掄材逮樗義存知已明霜敢渝山川紆阻衙悃未攄茲當被命萬里戒途哲人其萎歷此故墟室塵絳帳里閭籃舉江楓黯慘墓草蕃蕪魂招靡返目渺愁予披蓁設奠有涕漣洳

祭董海觀文

嗚呼泖峰毓秀寔誕哲人行高振俗學博空群

持以挹損秉茲麗淳古心古貌師表人倫如珠
藏淵如玉韞櫝世德繩繩益培而滀造物舒徐
予善若靳薄施于躬適昌厥胤惟宗伯公曠代
人豪士依矩矱國倚忠勞有開必先繄公之教
帝嘉義方郅隆其報越宗伯公蹔展梓里祿養
從容高堂燕喜慶者在門吊者登几天不憖遺
山頹木毀疇昔論心予方弱冠砥行脩文惟公
是憲復叨世雅彌敦友善杖屨追從相期汗漫
音徽伊邇風流遂空斯文是悼言返無從酹此
椒漿哭于寢宮靈乎不昧庶鑒予衷

祭楊抑齋文

嘉靖庚申仲冬丁亥旦抑齋先生楊君之櫬還
其友莫子如忠迎哭諸野又入而哭諸寢矣越
九日丙申謹致牲芻之奠載拜酹酒而傷之曰
嗟夫余聞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至執栽培傾覆
之說以律古今天下而有疑焉故雨露之施不
以腐草朽株而不及而雷霆之摧折則不必偏
物日求其瑕釁而得當焉何哉夫理有固然有

所不必然事有可測有所不可測而後亭毒之用神古今天下則既虧成消息其中而莫知所自殆造物者之大較乎不然則如君者宜壽而卒弗延宜有後而嗇且及其子謂之何哉余與君交自北角知君爲深媿無能以其愚有所裨益君而君或以余爲不欺庶相與有終也而君竟已矣嗚呼悲夫君有孫在抱三世一綫行道哀之而況爲友生者乎如造物之卒歸於常也則君之忠鯁當竟暴於世而以其後之人食報於幽者將復有在君其慰哉君其慰哉尚饗

祭何栢湖文

嗚呼文敝東吳繫公特起問學淵停才名嶽峙擅藻摛辭遠追左史雅尚在茲矻矻自喜憤詬世紛去若脫屣睥睨宇宙疇爲知已揆惟譾劣締交昆季義附兼葭契要蘭芷解組後先遺榮樂志天靳緣慳此艮懿季溘殞俎仲奄淪逝愴往哀來言念終始舊雨盟寒高風誰倡廢慰于幽立言不朽既返而虞乃登玄夢耶真耶

達者一視尚饗

祭曹雙槐文

惟先生之明懿表閭黨之醇風遵素履之矩矱
秉和易而克恭振樹屹其倜儻穠度坦其朴忠
慨時事之孔艱海濱罹於寇凶欲廓清以拯溺
贊籌畫於元戎啓胷中之武庫戮鯨鯢于幽宮
夙宣勞于國事夫遑恤乎瘁躬舉賢科而弗第
名空記乎功宗方沾恩以叙用胡一疾而遽終
志有事於四方乃反真于太空余桑梓之伊邇

締親誼之彌重式容與以燕好慰晚節於歸農
何歡悰之未畢倏聞訃而冲冲悵音徽之莫覿
渺仙路之焉窮奠椒漿以申辭冀微誠之感通

祭少宗伯許龍石翁令嗣文爲部同僚作

維嘉靖某年月日通家侍生某某謹以牲肴酒
醴之儀致祭于某某許先生之靈而申告之曰
惟靈纘箕裘之緒兮稟川岳之英志撫壯而方
昌兮器高朗而夙成謂皇穹之司造兮覃脩齡
以畀哲曷美好之弗終兮有憑應而尚缺摧鳳

毛於風穴兮窘驥足於天衢璧言蘭茁其蕭艾兮
玉不薦於瑶琚長逝者其可作兮霜露凄其既
零感余義於通家兮鬱忉怛乎余情蕙殺馨其
盈俎兮椒蘭旨其在尊惟神則無不之兮恍英
爽其若存駟玉虬以來遊兮覽瑶都之綺麗儼
容與以趨庭兮慰椿華之遲暮靈亦有子紛璺
枝兮允祖武之克繩作求懿其雲仍兮靈亦可
以無憾於冥冥尚饗

祭董朗洲同年文

維嘉靖二十九年歲次庚戌二月丙申朔越十
有八日癸丑年生莫如忠謹以束芻牲醴之奠
敢告于故河東鹽運司判官前進士尚寶司司
丞兼翰林院五經博士董朗洲年兄先生之靈
曰惟靈業未竟其志兮位弗稱乎其才攬琦瑰
將焉售兮紉蕙蘭而蕭艾也豈美好之弗祥兮
將士窮之固恒也憶天衢之並驁兮摧矯翮於
長風倏流亡以捐殞兮鬱忉怛乎余衷余衷甘
偶未置君懷兮匪明哲之故也感存歿以盡亡

兮墓宿草而猶哭也尚饗

奠何氏室女文

嗟嗟令女天道仁耶將亭毒虔劉不能無私老耶吾德薄不能吾之子庇敢天道尤而以令女之生所自培德深厚如而父而不能庇汝不死謂造物無私然耶否耶吾不得其故而反思之吾子與令女生並迥異少而能慧若老成人不相期而相似也此其爲尤物不見忌於造物者自古難之吾又惡敢漫爲無益之悼終[illegible]